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六冊目次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四十卷（宋）林之奇撰　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卷三十四配清鈔本）　〇〇一
書蔡氏傳旁通六卷（元）陳師凱撰　清鈔本　五八八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四十卷

（宋）林之奇撰

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卷三十四配清鈔本）

尙書全解四十卷內府藏本

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穎、號拙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之奇辭誠家居、博考諸儒之說、以成是書。宋志作五十八卷。此本僅標題四十卷。考其孫畊後序、稱脫稾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十得二三。書肆急於鋟梓、遂譌以傳譌。至淳祐辛丑、畊從陳元鳳得宇文氏所傳書說拾遺手稾一冊、乃康誥至君陳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僞續。又得葉眞所藏林李二先生書解、參校證驗、蓋爲四十卷。然則宋志所載、乃麻沙僞本之卷數。朱子所謂洛誥以後非林氏解者。此本則畊所重編、朱子所未見、夏僎作尙書解時亦未見。故所引之奇之說、亦至洛誥止也。然畊旣稱之奇初稾爲呂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毋乃畊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自宋迄明、流傳旣久、又佚其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經解、竭力購之、弗能補也。惟永樂大典修自明初、其時猶見舊刻、故所載之奇書解、此篇獨存。今錄而補之、乃得復還舊觀。之奇是書、頗多異說。如以陽鳥爲地名、三俊爲常伯常任準人、皆未嘗依傍前人。至其辨析異同、貫穿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雖眞贋錯雜、不可磨也。屢經散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刻摯、有足以自傳者矣。前有自序一篇、述尙書始末甚詳。然舛誤特甚。漢書藝文志已明云古文尙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不立於學官、而用僞孔傳序藏於家之說、併謂劉歆未見。儒林傳明言伏生壁藏其書、漢興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而用衞宏古文尙書序使女傳言之說、併謂齊語難曉、尤其致誤之大綱。閻若璩諸人已有明辨、茲不具論焉。

予遊廣州與孫雅好區諸君從事於務本齋南海
孔氏以三十三萬卷藏書樓之圖籍出售諸君爭擬
其書之華予亦東西十數種此書即其一也十數種之
後往此為家為諸君選之誤此雜於四庫鈔本院
無者其殘本無印本書其見此履其書手回此不難辨版
古體校之宋槧亦已佚其三十四卷如此鈔回之瀾如
姜夏恒之按徐健庵氏彙刻通志堂經解林解亦闕
卷三十四多方一篇殆即以為祖本林解並是
本原據以其藏書寄大收藏述乾隆間四庫館
闕假道從永樂大典中搜出多方一篇補足林解
始有完書據宋本葉詳而復核之此本乃知鈔
自毛氏者也而篇謹全書皆刷印後未閱故低獨三
十四卷用墨筆書於中從宋本墨筆補寫作
偽者無此但心此一誤也三十六卷亦皆有朱筆讀改之
氏所藏宋槧本校勘者所比非偽者無此
本亦能完善之精寫耶多方一篇此後未藏書家
據庫本過錄補入此鈔以完其舊物之舊故亦無一
存物此不一讀此較為優本諸君裁之審眾所望
日予言不妄遂書之以志快是甲辰孟陬蘭跋

尚書全解四十卷

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穎號拙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之奇解禄家居博考諸儒之說以成是書宋志作五十八卷此本僅標題四十卷考其孫畊後序稱脫稿之初為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十得二三書肆急於鋟梓遂偽以傳偽至淳祐辛丑畊從陳元鳳得宇文氏所傳書説拾遺手稾一冊乃康誥至君陳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偽續又得葉真所藏林李二先生書解參校援驗釐為四十卷然則宋志所載乃麻沙偽本之卷數朱子所謂洛誥以後非林氏解者此本則畊所重編朱子所未見及夏僎作尚書解時亦未見故所引之奇之說亦至洛誥止也然畊既稱之奇初稾為呂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説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毋乃畊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自宋迄明流傳既久又佚其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經解竭力購之弗能補也惟永樂大典修自明初其時猶見舊刻故所載之書奇解此篇猶存今錄而補之乃得復還舊觀之奇是書頗多異說如以陽鳥為地名

三傳為常伯常任準人皆未嘗依倚前人至其辨析異同貫穿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雖眞僞錯雜不可廢也屢經散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有足以自傳者矣前有自序一篇述尚書始末甚詳然舛誤特甚漢書藝文志已明云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不立於學官而用偽孔傳序藏於家之說併謂劉歆未見儒林傳明言伏生壁藏其書漢興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而用衛宏古文尚書序使女傳言之說併謂齊語難曉尤其致謬之大端閻若璩諸人明辨甚不具論焉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序

左宣教郎秘書正字兼權中書舍人林之奇少穎撰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胸中或以甲之說為可從以乙之說為不可從以乙之說為可從以甲之說為不從如此則私議鋒起好惡關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為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惑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渙然而明矣書孔子之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凡三百二十四篇為尚書斷近取遠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為尚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無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偽泰誓一篇為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

者二十五篇又別以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隷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覇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覇僞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嘆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隷書至唐天寶間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者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有伏生之書與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聱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宗肜日均高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同公誥命然而艱易顧睠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者如大禹謨胤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

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衆中故有難曉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所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汨之矣

時自兒時侍　先君舒江官舍郡齋修刊禮樂書　先君實董其事與益國周公誠齋楊先生書往問來訂正訛舛甚悉暇日因與言曰吾家　先拙齋書解今傳於世者自洛誥以後皆訛蓋是時初成門人東萊呂祖謙伯恭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錄十無二三書坊急於鋟梓不復參訂訛以傳訛非一日矣　先君猶記鄉曲故家及嘗從　先拙齋遊者錄得全文及歸方尋訪未獲不幸先志莫償時早孤稍知讀書則日夕在念處閒汩汩科舉業由鄉選入大學跂步困於是者三十餘年淳祐辛丑僥倖末第閒居當次得理故書日與　柳齋今觀文陳公　虛齋今文昌趙公參考講求掘起請益　柳齋出示　北山先生

手蹟其言居官婺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萊嘗吾少侍親官於閩從林少穎先生學且未知　先拙齋授書之由時　柳齋方閩六經疑義尤加意於林呂之學　虛齋亦做朱文公辨孔安國書畜本旨時得互相詰難其間凡諸家講解搜訪無遺一日友人陳元鳳儀叔携書說拾遺一集示余盡飽其表姪項細書云得之字文致家蓋字文之先嘗從　拙齋學親傳之藁也其集從康誥至君陳此後又無之遂以鋟本參較康誥酒誥梓材召誥皆同鋟本自洛誥至於陳與鋟本異其詳倍之是益信書坊之本誤矣當令兒輩作大字本縢出以元本歸之然猶未有他本可以參訂也又一朋友云建安書坊余氏數年前新刊一

本猬之三山林少穎先生尚書全解此集蓋得其真刊成僅數月而書坊火今板本不存矣余亦未之信因徧索諸鬻書者乙巳仲春一老走賜來街袖裝冊入門喜甚揖余而言曰吾爲君求得青氈矣開視果新板以尚書全解標題書坊果建余氏即倍其價以鬻之以所縢本參較自洛誥至君陳及顧命以後至卷終皆真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誥以後果偽矣明友轉相借觀以爲得所未見既而時暫攝鄉校學錄常君真里之書儒嘗從拙齋遊其先世亦從　拙齋學與東萊同時又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示較之首尾並同蓋得此本而益有據驗矣嗟夫此書　先拙初著之時每日補正經自首至尾

一遍雖有他務不輟貫穿諸家旁搜遠紹會而粹之撿括詳盡不應於洛誥以後詳畧如出二手今以諸本參較真贋曉然信而有證可以傳而無疑矣書解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本然承襲舛訛竟莫能辨柯山夏氏解多引林氏說自洛誥以後則畧之僅有一二語亦從舊本往往傳訛東萊解只於爲貢引林三山數段他未之詳東萊非隱其師之說蓋拙齋之解者東萊不復解而惟條暢其義嗟夫書自安國而後不知其幾家哉　先拙齋裒集該括自非及覺用心如此之勤用力如此之深殆克成書而傳襲謬誤後學無從考證哉　先君家庭授受中更散亡極意搜訪無從得時恪先志又三十餘年旁詢

博問且疑且信及字文私錄又得余氏新刊全解又得葉學錄家藏寫本稽驗新故訂正真贋參合舊聞而後釋然以無疑嗟然而始定然則著書俟後豈易云乎哉䣵既喜先拙齋之書獲全又喜 先君縣丞之志始遂顧小子何力之有抑天不欲壓墮斯文故久鬱而獲伸歟不然何壁藏汲冢之後出也淳祐丁未之歲石鼓冷廳事力甚微學廩粗給當路諸公不賜鄙夷捐金撥田悉有所助三年之間補葺經劃石鼓兩學輪奐焉新書板舊帙缺者復全於是慨然而思曰我 先君未償之志孰有功於此者吾 先世未全之書豈容緩於此者實爲子孫之責也乃會書院新租歲入之積因郡庠憲臺撥緡之羨漕學遷清俸公給之餘計日命工以此全書並經之梓字稍加大匠必用良板以千計字以五十萬計釐爲四十卷始於己酉之孟冬迄明年夏五月而畢是書之傳也亦難矣哉求豈苟然哉舊本多訛䣵僭次兒駿伯重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今爲善本庶有補於後學淳祐庚戌夏五嗣孝孫迪功郎衡州州學教授兼石鼓書院山長䣵瓘書

觀林君耕叟序述其
先王文全書始末兩世訪求志亦苦矣先是抑齋陳先生爲僕言閩學源流閩教甚悉迺知始於紫微呂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承心學拙齋著書多而於尚書尤注意即少穎先生書解是也然自洛誥以後傳者失真世不得見其全書爲恨先生之猶子諱子沖登癸丑科爲南豐簿會分數盱江再轉爲丞僕頃在庠序尚及識縣丞公於丈席縣丞公在盱據勘遺文多矣獨於拙齋全書散逸之餘訪求而未得不幸齎志以歿又數十年先生之孫䣵始克纂輯豈其書之泰阨固自有時邪拙齋雖不克竟其用而傳聖賢之心壽斯文之脈其功大矣縣丞公紹述志世其學而略不獲施於用至䣵而全書始出以傳惟拙齋之學卓然光明久而益昌何庸繪畫䣵字耕叟爲衡州教授曾祖先生甫三世其孜孜問學多識往行好修者也君子曰無忝厥祖

淳祐十年七月既望後學盱江鄭鈞拜手書於湖南漕司湘山觀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一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虞書

堯典

昔在帝堯

昔在者為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為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鄭氏云昔在者使若無先之者唐孔氏云昔在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此說未是書始於堯典云昔在帝堯謂書無所先堯典可也至冏命言在昔文武豈書亦無先之者乎五帝序云惟昔黃帝去丞

則地正與此同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漢孔氏曰言聖德之遠著其說甚善大抵說經之體貴不費辭如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雖多亦奚以為哉是以古之人其說經也以約為難不以多為難昔孔子之解經其言愈約其意愈明如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但於本文外加二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詩意昭然如日星又何必以多為哉如孔氏云聖德遠著聰明文思聖德也光宅天下遠著也一言之間豈不簡而盡哉大抵聖德當其妙藏諸用之時而觀之運於無聲無臭之間不可得而見所可得見而形容者惟其顯諸仁而已聰明文思皆其德著見於外而可見也其視明其聽聰其文煥然其思湛然此四者之充實於一身而其輝光所至塞乎天地之間蓋其德之著見於外而可見者漢孔氏云聖德遠著可謂約矣於約之中有深義存焉學者未宜以淺近而盡書也

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

遜遁也春秋夫人姜氏遜于齊公遜于邾其義蓋出於此遜于位非謂遁逃而去也蓋厭倦萬機之務將使舜攝行天子之事而禪焉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堯典之序首云將遜

于位讓于虞舜者蓋二典皆虞書也虞書記舜之事而推本其所得天下於堯故序其事於堯典實為舜典張本正杜元凱序左傳所謂先經以始事是也

堯典

此二字史官之舊題也古者序自為一篇故史官以此二字為題孔氏既引序冠於篇首因存而不去其篇謂篇首既書堯典而又存此二字則為衍文當於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下空一行曰若稽古帝堯乃為得體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若稽古者孔氏曰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王氏云聖人於古

有可稽者有可若者李校書推本古文書以曰字爲明越與
召誥越若來三月同此說甚善當從李校書之說程氏云右
稽古者史官之體發端之辭也史官記載前世之事若考古
某人之事言之下篇云若稽古帝舜若稽古大禹若稽古皐
陶皆謂考古某人之事爲如此也蘇氏云史之爲此書也謂
吾順考在昔而得其爲人之大凡如此蓋此篇若稽古某人
下皆有曰字故二公之說如此其說比先儒爲優然而凡皆
虞書也虞史謂堯爲古可也禹皐陶其時尚存亦謂之古可
乎則此說不通若從周官唐虞稽古之文以稽古爲堯則下
加曰字又爲難說如允迪厥德皐陶之言也謂若稽古皐陶

曰可也故勳重華文命以下非堯舜禹之言而加曰字則其
義不行此說爲難折故當闕之以俟知者放勳李校書曰放
者大而無所不至也禮記曰夫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
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
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鄭玄
云放猶至也謂堯有大功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
乎民無能名是勳之謂也此說甚善孟子以放勳曰勞之來
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屈原
曰爲重華而陳辭孟子屈原既以放勳重華爲堯舜之號而
後世以類推之遂以文命爲禹之號然允迪不可爲皐陶之

號其說不通世人多疑之諸家之說皆不然某嘗謂鄭少梅
曰史官作史之時蓋以是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人因史官有
是稱遂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號然允迪不可爲皐
陶之號故不可以爲稱正如子貢之稱夫子曰固天縱之將聖
又多能也蓋稱夫子之德如此後世遂稱夫子爲將聖與此
正同

欽明文思安安

史記曰堯有大功於是推言其所以爲大功者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所以爲大功也大抵
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而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

曰濬哲文明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德夫子曰溫良
恭儉讓皆稱其德之著而言之也欽明文思者蓋言堯帝之
德著見於外其行己也欽其遇事也明外則有煥然之文內
則有淵然之思此言與序大抵相同然序則言聰明文思此
則言欽明文思蓋史官使於文體而序述也前言聰明者言
堯能分明邪正得處舜於側微卒授以天下故言聰明欽與
下文讓于虞舜文勢相接此言欽明文思者意與下文允恭
克讓相應皆隨宜立文非有深旨於其間也孔氏云安天下
之所當安然下文黎民於變時雍方是安天下之所當安者
此謂安安者蓋言堯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安而行之非事於

勉強修爲君子所謂性者也

允恭克讓

唐孔氏云在己既有四德其接人也又信恭能讓允恭者謂恭出於誠實非於聲音笑貌之間如文王所謂懿恭是也克者能也經稱湯居上克明爲下克忠又曰克寛克仁詩稱文王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皆謂能其事也彼有望壓雅拜揖尾乞憐非不恭也允恭安在隱公之遜桓于鴻之遜弟非不遜也克讓安在恭而允讓而兒所以獨稱於堯之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即所謂光宅天下也立政曰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

四表四海之外也格于上下謂上際于天下蟠於地也曾氏曰光被四表則與日月合明而照臨之功無不被格于上下則與天地同流而覆載之功無不及此說書之大抵論聖人之德必推其書見者言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寛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則人之所共聞而共見也至如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則非史官所得形容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前既言堯之德其見於克實輝光者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可謂極其至矣此又言其舉而措之天下事業者也克明俊德大學曰自明也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此二說不同而李校書以謂前既言堯之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矣不應於此重述其德也遂以孔氏之說爲是如經言俊民甸俊之類皆謂俊德之士也大學之言漢儒所作斷章取義去爾此說是也唐孔氏言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事使之助己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此說大體是也九族當從夏侯歐陽氏以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孔氏傳謂高祖玄孫之親非也蓋高祖非己所得而逮事玄孫非己所得而乙見若必謂非高祖玄孫之親但據其族

條出於高祖者則但本宗族亦何以為九族哉其既睦之九
族若總已本宗之一宗則其睦也亦不廣矣若以謂父族四
母族三妻族二則兼及他族而本族亦在其中則所睦者豈
不廣哉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
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
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
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謂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
姓二也蓋敦宗睦族之道必備內外之親晏子曰使吾父之
黨無不乘車者吾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妻之黨無有凍餒
者敦九族之道固自此始百姓者百官族姓也不謂百官族

姓而謂百姓者但舉其大數而言唐孔氏曰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故言百姓據于堯亦云百姓者蓋是時上世帝王子孫
其得姓者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此說不然五子之歌曰萬姓
仇予豈唐虞之世始有百姓而至夏頓有萬姓哉平章者平
章百官之業職而照臨之後世以宰相為平章事蓋出於此
於變者唐孔氏曰其萬國之眾人於是變化從上而和云於
者嘆美之辭也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與詩所謂於論鼓鐘
之於字同當作於字讀竊謂當從子和之說如詩人稱頌武
德曰於穆清廟於緝熙敬止於鑠王師同此言堯治功之成
故以於變言也時雍者孔氏云是以風俗大和程氏曰化成

俗美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親九族言以親九族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不言以者曾氏云蒙上之以也九族言既睦百姓
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不言既者曾氏云蒙上之既也上言以
親下言既睦上言協和下言於變時雍此蓋古史交互立文
以見意無異義也夫九族者堯之九族也必得明俊德之士
而後親者李毅書曰親親治之始也然所以至於治者非賢
人其孰能任之後世用非其人而父子不相保者有之況九
族乎此說甚善如漢武帝用一江充而太子諸王皆死至於
之禍唐明皇用一楊國忠而一日殺三子使其當時用董仲
舒張九齡輩豈有此禍哉此章蓋前之所言者謂堯以誠明

之性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而又能舉天下之賢才而與之共治故能施於
有政蓋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者也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故能施於有政蓋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故親九族則九族睦矣平章百姓則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矣　夫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時克爾邪使夫子之得邦家亦若是而
已矣

乃命羲和

程氏曰前既言堯之克明俊德始於敦睦九族以至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又言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熙庶
績而事之最大最先莫若推測天道明厤象欽若時令以授
人也天下萬事未有不本於此蓋人君之治天下惟此二端
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
官明天道以制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論堯之德盡在於此
矣自帝曰疇咨以下著其事以見堯之聖此說甚善言黎民
於變時雍繼以乃命羲和與周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下
言乃立天官冢宰乃立地官司徒之類同唐孔氏云乃命羲
和者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
說堯任賢惟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待雍之後方始命

之此論爲當羲和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
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
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
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
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
降格揚子雲曰羲近重和近黎是以堯之羲和即顓頊之重
黎是也蓋羲承重和承黎唐孔氏云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
自重黎謂羲和爲氏族則不然如下云咨汝羲暨和則似名
矣非氏族也王氏云散義氣以爲羲斂仁氣以爲和日出之
氣爲義羲陽也利物之謂和和者陰也羲和即人之名安有

陰陽仁義之說哉此不可行也

欽若昊天

孔氏云昊天者元氣廣大也欽若者敬順也爾雅曰春曰蒼
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鄭氏謂春氣博施故以廣
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
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王氏云天色可見者蒼
蒼而已故於春言其色氣至夏而行故於夏言其氣情至秋
而知故於秋言其情不位正乎上故於冬言其位皆鑿說也
孔氏云六藉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於其時稱
之此說甚善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曰

昊天仁覆愍下故稱旻天自上監下故稱上天據遠視之蒼
蒼然則稱蒼天此說與孔氏合最爲得之

曆象日月星辰

致欽若昊天者必有其法曆象日月星辰此其法也曆數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以日月星辰之久近紀
歲月之先後也象者璣衡也所以參考日月星辰之行度也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者四方之中星也
角亢氐房心尾箕爲青龍凡七十五度斗牛女虛危室壁爲
玄武凡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凡
八十度井鬼柳星張翼軫爲朱雀凡百一十二度共爲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則日月所會也正月會於亥其辰
爲娵訾二月會於戌其辰爲降婁三月會於酉其辰爲大梁
四月會於申其辰爲實沈五月會於未其辰爲鶉首六月會
於午其辰爲鶉火七月會於巳其辰爲鶉尾八月會於辰其
辰爲壽星九月會於卯其辰爲大火十月會於寅其辰爲析
木十一月會於丑其辰爲星紀十二月會於子其辰爲玄枵
星與辰一也據其人之所見而言之謂之星據其日月之所
會而言之則謂之辰鄭氏以星爲五緯辰爲日月所會十二
次者則以星辰爲二然而此論欽授民時寧取乎五緯之義

敬授人時

孔氏云欽紀天時以示人也蓋天時尚不定於曆象則人事
無由興故先曆象星辰而後欽授民時也薛氏云周建子
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夏建寅人時也堯之所授爲人事而
已以建寅之月授之故曰欽授人時此說雖近似然而改正
朔始於周時堯舜之世無三正之異故春秋疏舉鄭氏曰正
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而以其說爲不然謂古惟用夏正惟
商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觀此說則薛氏之
說亦不可用矣據人時但言民時也史記作民時其義蓋通
自分命羲和以下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
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
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
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分命羲仲　　申命羲叔

分命和仲　　申命和叔

此一段皆是觀象作曆之法所以定中氣起閏餘也蓋必先
莫亦隅測時氣齊歷刻候中星而又驗之於農事之早晚物

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
推也學者於此不可以他求惟求作曆之法而盡得之矣分
命申命孔氏乃命羲和以下注云此舉其目下別序之以是
知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即前之羲和馬融鄭玄王肅之徒云
乃命者爲天地之官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兼四時於
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此說雖近似然上文言乃命
羲和而下文言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之命乃是詳言曆象日
月星辰之事非如周之六卿有治教禮政等之異也前言乃
命後言分命申命皆是錯綜其文以成義也羲仲羲叔和仲
和叔猶曰仲突仲忽叔夜叔夏是也

宅嵎夷曰暘谷。 宅南交

宅西曰昧谷 宅朔方曰幽都

此所以莫方隅也蓋作曆之法必在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躔度欲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躔度者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之地爲表識東曰嵎夷西曰昧谷南曰南交北曰幽都四方既定然後可以候日月之出沒測星辰之運行而曆象之法自此起矣古者設爲土圭之法以測日景土圭之景七尺五寸景之中也日至之景尺五寸短之至也丈有三尺長之至也其法必於地中之所日中之時施圭以度焉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西則景夕多風日東則景朝多陰據此則下文有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則是土圭測日景之法於堯時已有之矣欲求天地之中者苟不先立土圭以測日景準定四方之地何以定天地之中此蓋作曆之始也嵎夷青州之嵎夷也在正東故東曰嵎夷南交孔氏云夏與春交王氏云南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故曰南交此說不然於東西曰嵎夷曰昧谷皆地名也不應於南獨言其萬物相見之時其說爲不類蓋南交即交趾也案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地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其來尚矣又曆象欲知日月之食不食每於此候之唐一行云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據曆當食半弦自朔方至於交趾候之不見

是以知南方爲交趾無疑矣交趾在南方故曰南交宅西者隴西之西縣也在正西故曰宅西幽都舜時之幽都也在正北故北曰幽都也四方既定矣然後可以候日月之出沒測星辰之運行以起曆法曰暘谷昧谷孔氏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蓋嵎夷之方日出之地也隴西之方日入之地也據其地而言之則謂之嵎夷謂之宅西據其日月出沒言之則謂之暘谷謂之昧谷將欲賓出日而餞納日故先定暘谷昧谷之地也幽都堯都幽冀在九州之正北也南方有宅於南交故不言曰也

寅賓出日 寅餞納日

賓釋文如字讀而徐氏讀之曰儐據孔氏云賓導也則音儐者是與儐相之儐同如賓出日餞納日蓋將以候日晷之早晚以驗晷刻之長短也寅敬也賓之餞之非實有賓餞之禮也唐孔氏云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出也導以引之因其入也從而送之各以其所宜立文其說是也帝嚳曆日月而送迎之即此法也

平秩東作 平秩南訛

平秩西成 平在朔易

陰陽四時之氣運於天地之間造化密移莫不有序乎秩平

在者平均次序在察之蓋所以候其氣節之早晚如後世分定二十四氣之類是也孔氏於南訛云訛化也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於西成言西方萬物已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於在朔易言歲改易於朔方平均在察其政則是以南訛西成朔易皆謂天時也至於論東作則謂歲起於東而始就耕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則此一方獨以農事言之按下文厥民析方是言分散以就農此但謂萬物發生於東方耳非取於農作之義也惟曾氏以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為證此可以補先儒之失矣

敬致

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其說不然若以為敬致其教則何獨於南方言之以是知敬致者當是致日也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曰日官居卿以致日則敬致者致日之謂也蓋曆法欲候日月之出沒此以昏旦見於南方之中星以定晷度之所至謂之敬致與寅賓寅餞同但其文勢有先後耳如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謂日在營室有昏有旦者此所謂賓出日餞納日也謂昏參中旦尾中者卯此所謂敬致也賓日於東餞日於西然後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可得而知也敬致南方之中星矣然後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可得而見也此二者可得而知然後分至之氣可得而定矣故繼之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為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亢而入於酉地則初

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氏此說則是鳥火虛昴當分至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其何謂四方中星哉王子雍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日短仲月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季月也此說並與曆家偶相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氏皆不知曆家有差歲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歲法以古曆之元入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求之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月

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曰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蓋仲春之月日在昴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爲春分之氣故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仲夏之月日在星入於酉地初昏之時大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日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爲夏至之氣故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仲秋之月日在心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虛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爲秋分之氣故曰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仲冬之月日在虛入於酉地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方是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爲冬至之氣故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春曰日中秋曰宵中蓋互文以見日夜之分也春曰星鳥夏曰星火秋曰星虛冬曰星昴者蓋四方躔度之星以名言之自角亢氐房心尾箕至於井鬼柳星張翼軫凡二十有八以日月所會言之自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至於玄枵凡一十有二以物象言之則青龍玄武白虎朱雀凡四作典者欲備見故互言之春秋言殷冬夏言正者亦猶春秋謂之分冬夏謂之至也分至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然猶以爲未也而又以析因夷隩驗之於農事早晚故繼之曰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

厥民析　厥民因

厥民夷　厥民隩

孔氏云析者言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因者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夷者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孔氏此說不然也於夏既言老弱因就在田於秋又言與夏平則是三時之辭甚言無異非說經之體也程氏謂夷者平也秋稼將成農事將畢民獲卒歲之實心力平夷安舒

也厥民隩者漢孔氏云隩者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胡氏謂不然以謂若如孔氏之說當作奧字讀爾雅曰室西南之奧孫炎曰室中隱奧之處據陸氏釋文云於六反馬云隩煖也冬寒民集隱煖此說爲是既定民事之早晚矣此以爲未也猶考物類之變化

鳥獸孳尾　鳥獸希革

鳥獸毛毨　鳥獸氄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孳尾者孔氏謂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希革謂鳥獸毛羽希少
改易毛毨謂毛更生整理氄毛謂鳥獸皆生耎毳細毛此
蓋萬物之微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不期然而然爾故
作曆者觀此則候天時之早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氷獺祭
魚倉庚鳴鴻鴈來之類者是堯典之遺法也至於是則分至
定矣分至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然後閏餘又得而
起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
中氣則置爲閏蓋閏月之置在無中氣之月中氣未定則閏
餘亦未得而定前之所言皆爲定中氣而作既定中氣矣故
以閏餘譜之夫作曆之法雖始於定中氣本以置閏曆之置

閏其事爲大故更申言之咨者胡氏所謂訪問於吾此說未
然如咨汝羲暨和咨十有二牧皆勑戒之辭安得爲訪問於
吾哉據此咨字只當訓嗟蓋發語之辭與詩所謂嗟嗟臣工
同二字蓋通用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者作曆之法蓋作曆之法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月之行也日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過半
而與日合一歲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
日之行也日一度其爲十二月以三百六十日是一歲所餘
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以五百九十二幷二
百三十五是一歲日月所餘共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
二十七十九年年十日爲百九十日又十九箇八百二十七
爲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
日以幷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
今爲閏月得七閏每月二十九日爲二百三日又七箇月餘
各四百九十九分合爲二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
分除之得三日共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是一章
之數二十七章爲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章會統元
運於無窮此四時所以定而歲功所以成也四時定歲功成
然後百工可以允釐而庶績可以咸熙也允釐百工孔氏以
釐夫允治百官爾雅曰熙興也郭氏注引此庶績咸熙爲證

則咸熙者衆功皆興也蓋中氣不正則閏餘不正閏餘不正
則雖欲釐百工熙庶績而無以致力今也中氣定則閏餘正
閏餘正則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蓋不期然而然爾當堯
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爲生民之計可謂急矣然堯不
先命禹以平水土命稷以播百穀命契以作司徒而首命羲
和定曆象正閏餘者蓋中氣不正則曆象無得而定茍三年
而二月則必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而差三月則於
以春爲夏十有九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如欲百工之允釐
庶績之咸熙不可得矣雖有益稷皐陶之功果安所施哉惟
天時既定則人功由是而施堯之治無先於此耳邵康節云

日月星辰光則之江河淮海高平之其意不殊此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疇誰也五子之歌曰予將疇依揚子曰疇克爾咨嗟也時咨
嗟誰也若時者孔氏曰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
而程氏謂是老倦求聖賢以遜帝位之意故放齊以胤子朱
對不與上文相連其說是也而王以若時登庸若予采相對
爲言謂疇咨若時者咨順天道者也疇咨若予采者順人事
也此說則非若時登庸以謂順天道如皋陶謨曰咸若時同
命曰若時衆厥官豈亦咨順天道也哉疇咨若時者誰能任
是登庸之任蓋將授以天下也故齊曰胤子朱啓明孔氏云

胤國子爵唐孔氏遂以胤侯命掌六師爲之舜不爲證夫虞
書上采堯事爲舜典張本則必推本舜之所以得天下於堯
使朱果胤國之君則其事不應載之堯典其文全無所係也
史記作嗣子丹朱其說是也蓋堯將禪位諮於群臣放齊以
常情授之父子相傳古今之通義也故以胤子爲對正如漢
文帝欲衆有德以陪朕之不能有司請曰子啓最長敦厚寬
仁請建以爲太子正此意也胡氏曰自古以來父子相繼故
齊薦子於義爲宜若有太子而不繼君位别求本以登庸
授之人情豈關至此哉以嚚訟遂堅堯求此論付之丹朱而
謂之胤子朱按漢志堯禪舜使其子處於丹淵誤矣胤子朱

啓明者故齊以其爲人開明敏悟可授以天下也然放齊雖
以丹朱爲可用而堯獨知其不可於是疑怪之曰嚚訟可乎
謂朱之爲人口不道忠信之言而且好爭訟不可以當此大
任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
行舟朋淫於家此又見其嚚訟矣夫丹朱嚚訟而放齊謂之
開明宋博士曰嚚訟生於開明君子順開明之性以爲善可
以無嚚訟小人因開明之性以爲不善適所以爲嚚訟而已
矣嚚訟可乎下文無所結者蓋將爲舜典張本矣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象恭滔天

疇咨若予采謂能順我事也程氏曰此別一時求人之事也
驩兜曰都者堯既求人以順事驩兜將薦共工故歎美之曰
共工方鳩僝功共工者蓋官稱也其人方爲共工故驩兜薦
之之辭曰共工方鳩僝功蓋方鳩僝功共工之職然也既爲
共工而又薦之者蓋堯求熙疇百工之職驩兜之薦將使堯
大用之方鳩者孔氏云能方方鳩聚見其功據此方字多與
湯湯洪水方割大禹謨皋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同皆
是方始之方而先儒皆以爲四方之方則失之矣僝功者孔
氏云僝見其功唐孔氏云僝然見之狀僝之訓見無所經說
文云僝見也史記云方聚布其功布功者是功之可見也僝

之訓見意者亦將有所出雖堯將舉其人方且鴟張著見其
功而帝不知斯人不可以若予采故又疑怪之曰靜言庸違
象恭滔天言此人不可當大用也靜謀也言與之謀則能言
試之以事則違戾爲不可用如堯稱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
可績則用之而不可違也象恭者肇音笑貌之恭而非恭也
滔天者據此文當是時貌恭而心實滔天而滔天二字說者
不同釋文云外貌恭敬而中心實包藏凶惡莫測蘇氏曰滔
滅天理曾氏云滅者天之道也汨沒其胸中之誠故曰滔天
審如是說則與下文浩浩滔天語意迥異夫與之言滔天一
也豈容有異哉史記作似恭慢天孔氏云貌象恭敬而心傲

狠若滔天而不可用也則是與下文滔天爲一貫然而洪水
之爲害際天所覆滔滔皆是謂之滔天可也象恭言滔天其
說有理而難通故齊唐以謂古者竹簡容二十字自象恭至
滔天始及一行故傳者誤書滔天二字然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若以己意而增損聖人之經此近世學者之大患
不可爲也

帝曰咨四岳

四岳孔氏云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唐
孔氏云平秩四時之人因主四岳之事此說可信據舜典有
云歲二月東巡狩至於東岳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

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覲四方諸侯而
考制度其首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夫其考制度既以律
曆爲先則四岳爲羲和四子必矣索古岳之人必用羲和四
子者程氏云古者天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以主
其時之政在堯則四岳於周則六卿之職統天下之治者也
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遂以星曆爲工伎之事而與政分
矣此實至當之論而李校書據春秋外傳謂羲和爲司馬氏
之先四岳爲申呂氏之先遂以四岳爲羲和四子大自古帝
王及列國世系其班謬錯雜不可考信者蓋多矣如羲和即
重黎也而太史公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則是此數子既爲司

馬氏之先又爲申呂氏之先又爲楚羋氏之先則後世安所
適從哉按左氏昭公二十九年稱少皞氏有四子曰重顓頊
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羲和亦不得爲一族
之羲和乘以爲一族則司馬氏申呂氏羋氏同出羲和重黎
亦或有此理也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
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曾氏曰衛之詩曰淇水湯湯鼓鍾之詩曰淮水湯湯江漢之
詩曰江漢湯湯故傳曰湯湯者水盛貌言其逆行而沸騰之

謂也詩云蕩蕩上帝又云蕩蕩無紀綱文章則蕩蕩者言其
泛溢無畛域之謂也孟子言善養氣塞乎天地之間而謂
之浩然之氣則浩浩然者言其汗漫浩然無涯涘之謂也此
論咨是蓋堯將訪問能治水者則咨四岳言洪水之害曰湯
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言此大水逆流而沸騰方且爲
害謂其泛溢然無有畛域山之高者則懷而包之陵之卑者
則襄而上之汗漫浩然而無有涯涘也浩浩滔天者言浸
幾天也洪水之爲害如此則斯民之被其害也爲甚故下民
其咨此咨與民咨胥怨同孔氏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
四岳有能治此大水者將使治之故曰有能俾乂於是四岳

同辭嗟嘆薦鯀也僉曰於鯀哉以謂鯀能治此洪水之害也
夫謂之僉曰則四岳爲四人也春秋外傳云姬姜之亂出於
禹四岳而曰一王四伯謂之四伯則四岳爲四人也必矣既
者必欲爲一人故韋昭曰四岳官名掌四岳之事爲諸侯伯
故曰四伯此蓋未嘗深考書史所載而曲爲之說既曰僉曰
又謂之師錫則四岳爲四人無可疑者何必曲爲之說哉四
岳雖同辭薦鯀以爲可治水而堯知其不可用故疑怪之曰
吁咈哉言其人違戾而不可用也所以違戾不可用者以其
方命圮族而已方命者孔氏云鯀性狠戾好比方名命
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以方字爲一義以命字連圮族之文非

語辭也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云方猶放也謂放棄不用
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其說可通圮族者程氏云毀敗族
類傾陷忌刻之人也如左氏傳云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
頑舍之則嚚即此所謂方命是也傲很明德以亂天常此所
以圮族也岳曰异哉异已也异哉言已矣乎孔子每言未見
其人必曰已矣乎如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又
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皆嘆其未見其
人也此岳曰异哉謂其當時之人未有賢於鯀者也故曰异
哉試可乃已薛氏曰可以治水則已無庸其蓋四岳之薦鯀
治水堯知其方命圮族不可用而四岳之心未足以信此故

謂其可以治水而已安可以方命圮族而棄之哉四岳既以
鯀爲可用堯勉而從之以順四岳之意而試之也故繼之曰
往欽哉蓋順四岳之意而試之也夫堯之聰明既知鯀爲不
可用而四岳之請又從之者李顒曰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
違於下故不得不副側然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此論甚當
九載績用弗成者鯀以方命圮族之故堯勉順四岳之情試
使之治水然以歲月之久至於三考而不能成謂之弗成者
非無功也但無所成耳唐孔氏云鯀之治水非無小益衆人
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乎三考之無成衆
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鄣洪水而殛死得禹

能終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但不能
成功故誅殛之此論甚美然未若程氏之說爲盡程氏云舜
禹未顯當時之人其才智未有出鯀之右故也四岳舉之雖
無成功見其所治非他人之所及惟其功用有序故自任以
彊暴狠戾圮族愈甚故惡愈顯而功不能成矣當時大臣衆
之天下信之而其才力又過人者則堯不得不任之矣使其
當時大臣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矣此說得之矣静言庸違
象恭滔天與夫九載績用弗成之下文無所總者爲舜與誅
四凶張本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

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
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
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帝曰欽哉
此序堯將禪位於舜所以爲舜張本也朕在位七十載孔氏
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
老將求代此論堯之年數不知出於何書然而在漢之時去
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孔氏必有所據而云朕在七十
載而年八十六則老期倦于勤矣將使四岳代己攝行天子
之事故曰汝能庸命遜朕位猶言陟帝位也王荊公曰自下

升則曰陟自外入則曰巽汝能庸命巽朕位謂汝能庸我之
命居帝之位攝行天子之事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堯雖使四
岳庸命巽朕位而四岳辭讓不敢當故曰否德言己之不德
適所以辱帝位也說者以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
帝位則謂四岳只是一人以堯之禪位不應讓於四人也夫
既以丹朱啟嚚訟而不可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
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
父也梁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諸侯王昆
弟有功臣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謂楚王梁王淮南王皆秉
德以陪朕正如堯之欲禪位於四岳也謂諸侯王宗室昆弟

有功賢臣及有德義者皆舉有德正如堯之使四岳明明揚
側陋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爲四人哉曰明明揚側陋者蓋四
岳既辭不敢當帝位堯於是使之舉其所知貴而群臣賤而
庶民苟可以當此位者則將受之也史記曰悉舉貴戚及疏
遠隱匿者蘇氏曰明其高明揚其側陋於是四岳同辭而稱
虞不言岳曰而言師錫帝曰者重其事也鰥者無妻之稱舜
年三十尚未娶故曰有鰥在下薛氏曰舉舜而言其鰥者欲
帝妻之也此說雖可喜然據下文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即
是妻舜之事出於堯之意將試舜以所甚難者若以有鰥在
下爲信則是以女妻舜者出於四岳之請非堯意也夫岳舉

毛刊本作怛

舜於側微之中未知堯之用否而先請以女妻之半人情也
竊謂此史臣增加潤色之辭因堯以女妻舜遂加有鰥在下
於上以見其未發稱正如湯誓泰誓稱予一人當桀紂在上
湯武濟否時未可知豈宜遽稱予一人也哉竊謂皆是史官
增加潤色之辭學者以意逆志可也虞氏也舜名也而或者
乃以堯舜爲謚故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或明曰舜淵
泉流通曰禹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自周以前
蓋未有謚以堯舜爲謚者皆是附會之說也四岳既舉舜以
授帝位故帝曰俞然其舉也與曰吁者異矣予聞如何然我
亦聞之其人果如何也司馬文正公有言曰舜自修於畎畝

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所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
堯之所難也或者以堯有子聞之言竟欲禪舜故以禮讓四
岳四岳不受而乃授於舜此乃史官潤色之辭也因堯以女
妻舜遂加有鰥在下故孔氏於明明揚側陋注云明舉明人
在側陋者信斯言也則是堯之意欲其舉舜也於有鰥在下
注云舜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乃不得已而
舉之信斯言也則四岳固不利於堯之禪舜也夫古之聖人
作事直己而行無曲折使其果欲禪舜則直禪舜矣又何
必以禮讓四岳而爲此不情之事乎蓋堯聞舜之玄德而未
知其詳故問四岳之薦而審其何如四岳聞舜之賢方稍爲之

過後堯之問而遂舉之耳故程氏云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
也堯將禪位固宜先四岳四岳不可當乃使明揚其可當者
而或者多疑以爲四岳可受則命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夫
堯以天下之公器授人豈宜獨爲之哉故必先命大臣百官
以及天下有能過己者必見舉矣更相推舉乎將得最賢者
然後授以天下曾氏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堯得舜而
納於百揆則前此百揆之官未備也建官惟賢時無百揆則
官無統於四岳四岳之賢於羣臣可知矣想其德未足以定
百揆故但爲四岳而已則於膺命有所不能亦可知矣古之
人自知甚明其所不當受者雖與之天下不受也此二說者

足以補先儒之失堯既審問四岳舜爲人果何如故四岳曰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舜所以可
授天下者此也瞽者無目稱之蓋舜父名曰瞽瞍詩曰矇瞍
奏公則瞍亦無目稱也以其無目故名曰瞽瞍猶云昏瞽昬
眉之類史記云盲者之子父頑母嚚象傲則舜也父母之無目
也審矣而孔氏謂舜父亦有目以其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
謂之瞽唐孔氏云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
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則是身有痼疾非善惡之事
瞍云盲者之子欲何所見乎此說非也四岳舉舜於側微之
中故特言其爲瞽氏之子也若言其惡則下文曰父頑母嚚

家微已見之矣不應於上獨言不能分善惡也夫言之為病
疾固非善惡之事然有目而瞽猶可言也無目而頑豈不愈
難言哉父頑母嚚象傲謂舜之家有此三惡也其父則心不
行德義之經其母則口不道忠信之言其弟則又傲慢而不
友有此三惡而舜則能克諧其家以孝於父母烝烝乂不格
姦此實人情之至難也烝烝者曾氏云烝如烝之浮浮之烝
盛德之氣可以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故曰烝烝乂不格
姦謂烝烝於乂而不至於姦惡也據此言烝烝乂不格姦則
是舜未登庸之時瞽瞍與弟已能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矣
彼謂父母使舜完廪捐階瞽瞍焚廪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

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
二嫂使治朕棲者此蓋為章傳聞之誤也四岳既言舜能克
諧三惡烝烝乂不格姦以此為可授以天下而堯猶以為未
也且曰我其試哉將欲試舜以考其行迹也其所以試之者
以女而妻之也女于時則孟子所謂二女女焉者是也曾氏
云以女歸人謂之女春秋傳曰宋雍氏女于鄭莊公又曰晉
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皆非為之妻也故獨為蓋古者士
庶人一妻一妾舜以堯歸之二女其一以為媵非皆為之妻
劉氏列女傳云舜身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以是知二
女一為嫡一為妃非皆為之妻是以謂之女而不謂之妻觀

厥刑于二女刑法也與刑于寡妻之刑同唐孔氏曰舜家有
三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蘇氏
曰舜之所謂艱難者無難於此釐降二女于嬀汭者王氏以
釐降為下嫁此說亦可通然而以釐降為下嫁則是此一篇
所載惟及乎堯之妻舜而不及乎舜也刑于二女而使與舜
典慎徽五典之文相接甚為不倫故不若從孔氏之說云舜
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而不若曾氏之說為尤善曾氏云釐
理也降下也二女之備理之使有別故曰釐帝女之貴下之
使不驕故曰降嬀水名也汭水之北也舜之所居在是也時
舜未登庸也雖帝女之貴必使之從夫而居孟子所謂使二

女事舜於畎畝之中者是也嬪于虞者如大明詩云摯仲氏
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蓋行婦道於虞氏也以其
地名而言之則曰嬀汭以其氏族而言之則曰虞舜其實一
也舜既能釐降二女于嬀汭堯曰欽哉美舜之辭也曾氏云
動容周旋中禮者聖人之欽也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者此
其為欽但可以揜塗人之耳目若為在室而與之居者則不
可欺也故能釐降帝女而使之嬪于虞非動容周旋中禮以
刑之則不能與於此夫四岳之薦舜將使堯授以天下而其
薦之者不言其他而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堯之試舜將授以天下而其所以觀之者不觀其他

而惟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者蓋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一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舜典　虞書

堯典舜典皆虞書也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舜典序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考其文意若終始相因之辭也蓋堯典終於四岳薦舜堯妻之二女將授以天下接於舜典歷試諸難以受堯之禪故其序如此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舜典

側微者孔氏云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又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以是觀之則知舜之其居側其人微一匹夫耳而史記書世本帝系以爲堯與舜同出於黃帝黃帝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如此則舜者黃帝之八代孫蓋帝之族姓也豈有帝之族姓而謂之側微者哉左氏傳載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信斯言也則是自瞽瞍而上皆有國邑以相傳襲尤不可謂之側微也故當以孟子及書序之言爲證歷試諸難者自舜典而下是也舜之釐降二女事

之至難矣難於此堯將授以天下固斷然無疑矣而將協天
人之望故歷試焉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堯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典曰重華協于帝二典相因
而成書也蓋堯舜之德充實光輝之德充塞於天地之間初
無異也而史官紋經緯錯綜以成文體故於堯典先言欽明
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而後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蓋言堯有
如是之德故能有如是之光輝也舜典先言重華協于帝而
後言濬哲文明蓋言所以有如是之光輝也以其有如是之
德也是皆錯綜其體以成文以見堯舜一道非善形容聖人

之德美者豈足及此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程氏曰濬深宏之哲睿知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溫粹和也
恭恭敬也允信義也塞實也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
者而稱之遺其所取不必同也故堯曰欽明文思夫子溫良
恭儉讓要之皆是聖人之德美也稱之足以見其為聖譬如
論玉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要之舉其
一則足以見其為寶矣此說甚善而王氏以謂堯曰欽明文
思者成德之序也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者修為之序也
故於堯則言性之所有於舜則言學以成之此鑿說也據堯

山李校書已言其非矣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玄德也岳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此所謂升聞也自慎
徽五典而下是所謂乃命以位也孔氏曰玄德謂幽潛潛行
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蓋謂修之於此而升聞於彼也莊
子曰以此處上聖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允會子曰舜之德之感為天下君善事父母所致也劉晏
曰舜耕而田者相避釣而漁者相與當是時口不設言手不
指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此皆玄德之證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慎徽五典而下合於堯典帝曰欽哉
之文共為一篇至孔安國壞壁中書始釐而為二加乃命以
位上二十八字由是始為二篇雖釐為二篇然慎徽五典之
文與帝曰欽哉之文辭意相接其實一篇也故序言歷試諸
難為中言乃命以位蓋堯試舜以難事凡歷數職皆能其官
也慎徽五典司徒之事也為司徒而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
宅百揆叅膺庶載之任也使揆度百事而百事莫不時序賓
于四門使與賓方岳諸侯之事四岳之職也賓諸侯於四門

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睦如詩所謂有來雝雝至止肅
肅是也凡此所謂使之主事而事治也納于大麓所謂薦之
於天是也烈風雷雨弗迷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
孔氏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此說不然周官曰唐
虞稽古建官唯百內有百揆四岳則是當堯之時官無尊於
百揆者大錄萬機之政非百揆而何既已納百揆矣又納于
大麓必無此理說者以謂麓地名也既禹貢所謂大陸既作
也又說者以謂麓泰山之足若梁父之類然經無明文不可
得而見據上文愼徽五典而下既是主事而事治此必是主
祭之事但不知大麓之祭果何祭也王氏云古者易姓告代

必無是理蓋之世代綿遠大麓之地與夫祭於大麓皆不可
考惟孟子使之主祭之言爲可憑爾然烈風雷雨弗迷有二說
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無有迷錯愆伏王氏因之
遂以謂風之烈而雷雨弗迷者則陰陽不失序可知矣太史
公以謂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而蘇氏因之遂以爲
洪水爲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
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此二說
不同太史公之言涉於神怪然而以理揆之亦有未安夫自
愼徽五典而下皆試舜之事則納于大麓者是亦將試之試
之時使入山林川澤安知天之必有烈風雷雨而視其迷與

不迷乎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則合乎百神之說但既曰陰
陽和風雨時則不應又有烈風雷雨也程氏曰無烈風雷雨
之迷錯其辭亦不順惟孫博士推廣王氏之說曰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所可推者陰陽之氣矣陰陽已散而生風至於烈
風則陰陽之極也陰陽薄而成雷陰陽亨而成雨雷雨則陰
陽之極也陰陽之極多迷而不復常則爲物之害聖人在上
德足以當天心雖風之烈而雷雨不至于迷而害物則陰陽
之不失其序此說極通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
弗嗣

既以歷試皆舜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矣
於是攝行天子之事而陟帝位者焉故且曰格汝舜格來也
猶云來汝說也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孔氏云汝言致
可以立功三年矣蘇氏言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
事其措置當耳而其成當何如者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
蓋唐虞觀人之法必先察其言然後考其成功之稱否而加
黜陟焉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曾氏謂
以事考言之道以理言之則底可以勤言之則考不害績積
不害考此說雖然本書之意也詢事考言底可績猶行之必
可言言之必可行豈有考與績之異哉王氏云讓于德者有

德之人也弗嗣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蓋以舜之命禹宅百
揆而禹讓於稷契皋陶命垂作共工而垂讓殳斨伯與命益
作朕虞而益讓朱虎熊羆命伯夷典禮而伯夷讓於夔龍蓋
濟濟相讓者唐虞之風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既不獲讓矣故於是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攝行天子
之事也上日孔氏以謂朔日王氏謂上旬之日曾氏云所謂
上辛上丁上戊之類此二說不同據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
文祖大禹謨言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此上日宜謂朔旦
特史官變其辭而云爾猶正月朔會謂之元會元會亦朔日

也豈有受命于神宗獨用朔日受命于文祖獨不用朔日乎
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令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為朔日也
元日既不必為朔日則上日亦不必為上旬之日也曾氏以
謂舜之受終其日不可以不卜卜之而朔日不吉則用上旬
之日下言用朔日蓋朔既吉不須用他日此說雖長然而世
代久時異不詳不可得而考曾氏之說亦不敢以為必然之
論受終于文祖者舜受堯之禪終於文祖之廟也受終而不
言舜者蒙上之文也王氏見此文不加舜字遂以謂堯受終
于文祖李校書云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亦當屬之堯矣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又曰舜相堯二
十有八載始堯命舜云汝陟帝位而又言受終于文祖則是
自此以後堯不復有庶政矣此論是也文祖堯之太祖也薛
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此論當矣然而
所祖之人不可得而知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
顓頊而宗堯舜與大禹謨皆虞書也既是虞書則所稱祖宗
必自虞世言之神宗即堯也神宗為堯則文祖亦可指為顓
頊然而去古遠矣不可以為必然之論唐孔氏云堯之文祖
不可得言此蓋慎言闕疑之義先儒忠厚蓋見於此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者察也蓋與乎在相易之在同璿璣玉衡漢孔氏傳云王

者正天之器可運轉者正後世之渾儀也璿璣者以璿為璣
也玉衡者以玉為衡也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象可以運
轉之玉衡橫簫也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
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辰曾氏云步七政
之軌度時數而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
陵歷闘會盈縮控守者也蓋璣衡之所見者皆其軌度時數
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為變異此說是也渾儀自漢以來相承
用之以至於今實唐虞之遺法也沈存中云天文家有渾儀
測天之器置於崇德以候垂象蓋古之璣衡也熙寧中予受
詔典曆考察星曆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

窺管捩之凡歷三月極星方當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窺管即玉衡也璿孔氏云美玉也王氏云美珠謂之璿唐孔氏從先儒之說以璿爲美玉則從左傳瓊弁玉纓爲證珠氏從王氏之說以璿爲寶引列子有玉者方流有珠者圓折之言古詩云玉水記方流璿原載圓折穆天子傳云天子之寶璿珠以是璿爲美珠此說不同然後世之渾儀既不用珠玉而用銅爲之則古之璿璣或以玉爲之或綴珠於上皆不可得而知孔氏云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此說不然夫舜既受堯之終于文祖之廟矣乃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審己之當天心與否使其七政有失度則將柰何古之人

授受之義自不然也使其不當天心不符人望則不授之而己既已授之而方且察天心之當否進退無所據矣孔氏於烈風雷雨弗迷下注云明舜之德合於天心則是舜未受終以前已當天心矣至此又曰審己當天心與否其說亦自相違矣舜之受終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蓋既攝帝位則將巡狩於方岳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也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堯之曆象日月星辰命羲和之四子方且考四方之中星而已至舜考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熒惑星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二百五十五太白星日行一度鎮星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雖七政之躔度其多寡長短之不同如此故必以璿璣玉衡然後立法無差忒矣而王氏云堯典言曆象舜典言璣衡璣衡者器也堯典言日月星辰此言七政七政者事也堯典所言者道也於此所言皆器也事也此說殊不然夫堯典所謂曆象卽舜典之所謂璣衡也舜典所謂七政卽堯典所謂日月星辰皆在其中矣豈有道與器與事之異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程氏云猶後世作文者言於是也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皆以攝位告也類者孔氏云攝位事類其說不然周禮肆類造上帝注云類祈因郊祀而爲之並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也非常祭而祭告於天則其禮依郊祀而爲之故爲之類武王伐商類于上帝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皆求當祭是也謂之類上帝者以攝位告天及五帝蓋五天之說起於漢而出於緯書詳於鄭康成康成之說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五行精氣之神也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協光紀孔氏謂告天及五帝皆本於此而王肅諸儒皆以爲不然王肅之言是也古無二王家無

二主尊無二上天即帝也帝即天也二猶不可況於五乎天蒼蒼而在上不可得而名言也自其形體而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必欲指其孰為天孰為帝抑何不思之甚也然而有曰昊天上帝又有曰五帝五帝者趙伯循曰凡禘必及於五帝者五帝之功多遂為於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太皡等是也以其功高故歷代肇於四郊而祀之次於天帝此說甚是類于上帝但謂攝位告天矣而曰告天及五帝此皆漢儒之失禋于六宗禋者精意以享之之謂也六宗先儒有九說孔氏曰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辰也水旱也而歐陽大小夏侯皆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孔光劉歆謂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也賈逵以謂天宗日月星辰地宗河海岱馬融曰天地四時鄭玄以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司馬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其說近於馬融而孟康謂天地間遊神也紛紛異同無於聚訟惟張髦謂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王氏程氏亦皆從之而二蘇獨取於孔氏而為之說曰謂古者交祭天地必及於天地間所謂尊神者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蓋與類于上帝為一禮耳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

于上帝者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所謂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也祭法所叙即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者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此說為得之而謂從祀天地諸神之壇位則不然大舜之以攝位告是亦即其常事而告耳若以為從祀天地則泰壇坎壇之類皆當合為一處恐無是理也三昭三穆然愚亦知其不然者蓋七世之廟自太祖而下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而宗之如云周之六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為六宗則七世之廟皆宗古無是理也而蘇氏謂受終之初故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齋七致之前而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觀之則張髦之說雖近似不可從也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孔氏以九州名山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群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此亦本于於祭法而為之說也

輯五瑞

欽五等諸侯之瑞也按周禮玉人云天子執瑁圭以朝諸侯鄭康成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

子錫以命圭圭頭斜鋭其冒當下斜刻之其刻長短廣狹如
圭頭諸侯來朝以圭授天子天子以圭冒之刻處冒此圭頭
其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有不同則圭是僞作以是知諸
侯信與不信猶今之合符也又曰天子以瑁冒天下之圭則
與公侯伯之圭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
知所以齊信此說爲盡舜既居攝輯諸侯所執之瑞以冒之
驗其信僞爲之更始也

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

既月盡一月也程氏云既月則四方諸侯並矣遠近不同來
者有先後故以既月而日日見之非如常朝會期於一日也

此論甚當四岳則盡率方岳之諸侯群牧則各率其方之諸
侯以從四岳猶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於是始見四方之諸侯也

班瑞于群后

言既已合符矣於是頒而還之使歸其國也唐孔氏謂此瑞
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
君之始此說固是然謂與之正始則可與之正新君之始則
不可咸丘蒙曰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孟子曰此
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
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蓋舜雖受終于文祖其實攝行天
子之事未嘗正名以爲新君使舜正名以爲新君諸侯皆改
爲舜臣則將何以處堯乎孔氏此言正齊東野人之語

歲二月東巡守

孔氏云既頒瑞之明月乃東巡此說不然據上文云正月上
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輯五瑞而後曰既月乃日覲四岳群
牧頒瑞于群后則是覲岳牧而頒瑞者二月之事也孔氏於
覲岳牧頒瑞以爲盡正月内故以此新頒瑞之明月夫苟頒

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何須更加既月乃
三字曾氏知其說不通遂爲之說曰覲岳牧頒瑞二月之事
也而此猶言正月者正朔三而改堯正丑舜正子舜未改堯
正則載二月者正之二月也猶周官凌人言正歲十有二月
同意此說雖順經文然改正朔之事出於周時唐虞夏之世
惟以建寅爲正未有歲與年之異若周禮之所言也曾氏之
說本不可爲據竊謂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故加歲一字於
其中蓋前一年群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考制度於四
岳來與覲岳牧頒瑞同在一年之中歲二月東巡狩者巡
諸侯之所守也必以歲二月東巡者朱博士曰天子巡守必

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則之乎東夏則之乎南秋則之乎西冬則之乎北而又以地言之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自北而歸京師亦其理也此說盡之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岱者東岳泰山之别名也以其爲四岳之長故謂之曰岱宗柴者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既柴而望秩其序然也時邁之詩曰巡狩告祭柴望也蓋巡狩之禮如此望秩于山川者望于山川而必秩之者蓋有當祭而不祭者有不當祭而祭者與其品位之高下牲禮之厚薄莫不各得其所也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

肆與肆類于上帝之肆同蓋於是始見東方之諸侯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蓋所以考制度也漢孔氏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此說爲備而唐孔氏所設甚善曹氏之說尤詳可以補正義之未備者曹氏曰治曆之法協時月爲最難又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然時之爲九十日常有餘故四時之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當期爲有餘月之爲三十日常不足故月一小一大而有十二月或但三百五十四日而已則當期爲不足四時當期爲有餘十有二月當期爲不足故協之爲難也如此并時之有餘月之不足而協之故十九年而七閏謂之章二十七章謂之會三會謂之統三統合爲之一元時首月者月首朔者之時月之朔由章會至于統元則至與朔合焉此之謂協時月時月既協則日不可不正蓋日在天爲度在曆爲日則時月由此猶焉故正之此說爲盡舜之巡狩也必協時月正日者春秋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受百官於朝蓋古者天子諸侯國皆有掌曆之官天子曆官主頒朔於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之曆則不得自爲曆必受曆于天子之國以其曆頒授於萬民堯既命羲和四子定閏餘而四時成歲矣故舜之居攝則巡狩而考制度於四岳考制度而先言協時月正日

者懼時月之有差也周室衰巡狩之禮不講天子不頒曆於諸侯諸侯亦自爲曆哀公十二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冰杜元凱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無冰爲災矣周不頒曆而魯自爲曆當其無也則至再失閏及其有也則欲致兩閏以求合舜之考制度而先協時月正日者蓋慮此也

同律度量衡

律者十二律也六律黃鍾太簇姑洗爲陽蕤賓夷則無射爲陰六呂大呂夾鍾中呂爲陽林鍾南呂應鍾爲陰十二之氣同類娶妻隔八生子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

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中呂十二律既備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樂成焉度者所以度長短也千二百黍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謂之五度量者所以量多寡也千二百黍爲籥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謂之五量衡者所以知輕重也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謂之五權同律度量衡者所以齊民信也老蘇權衡論云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

必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爲之富商大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較之西鄰則若十指然以此觀之則舜之同律度量衡其急務也夫命羲和四子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至舜巡守考制度於四岳而又加之以同律度量衡者班孟堅律曆志云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加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蓋律曆之法同起於數落下閎曰律容一籥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以是知律曆皆自數而起既自數而起故度起於黃鍾之長量起於黃鍾之籥衡起於黃鍾之重由衡生規由規生矩由矩生繩由繩生準而天下之制度舉不出於此矣堯曆象之時制度已備舜之時不過同之協之而已以此觀之則四岳爲羲和之四子明矣

修五禮

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也唐孔氏謂歷驗此經亦有五事類于上帝者吉也百姓如喪考妣凶也群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禹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其意蓋謂當堯之時此五禮已備亦不必如此分別也要之人之交接不出于五者而已上言同律度量衡此言修五禮者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也伊川云五玉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

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差紊故巡守所至必修明之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圭帛皆使合禮也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也孔氏以五玉連上修五禮之文故唐孔氏謂不言修者蒙上之修字也此說不然夫禮固有因革損益謂之修可也五等諸侯執圭璧來朝於方岳之下不過正品秩而已何修之有張横渠以修五禮爲一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爲一句蓋得之矣按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其短長之數皆如其命桓圭長九寸信圭躬圭長七寸穀璧蒲璧皆徑五寸此之謂

五玉三帛孔氏謂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
黃按周禮典命諸侯適子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之
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據此文但有諸侯世子
公之孤執帛之文而不言其色至於附庸之君所執則全不
見於經而孔氏云屬者孔氏采摭群言古人忠厚信以傳信
疑以傳疑彼其於三帛所然明言所執之人與其色其與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同稱摯不致疑於其間必有所據而
云耳鄭氏謂三帛者薦玉也必效三者之帛高陽氏之後用
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此臆說也夫既
已言五等諸侯所執圭璧於其上而又言薦玉帛於其下文

豈不重復也曹氏以爲皮帛羔帛鴈帛其說皆不通二生者
卿執羔大夫執鴈是也一死者士執雉也自五等至于一死
贄皆其所贄之物量其貴賤輕重以寫其等差而已非有
義理於其間王氏曲生義訓皆從而爲之辭穿鑿爲甚如此
等說皆無取焉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之惟五玉則禮畢而
復還之者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
而重禮之義也五器卒乃復亦猶是也而王氏謂諸侯有不
誠臣之義復之所以黜之也其說非也有曰五瑞有曰五玉
有曰五器其實一也蓋史官之變文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岱宗禮畢則南巡守以五月至于南岳其祭望秩于山川以
下皆如岱宗之禮八月西巡十有一月朔巡禮亦皆然曰岱
禮曰西禮曰如初皆史官之變文也北岳禮畢然後歸于京
師蓋一歲而巡四岳也胡舍人則疑之以謂計其地理考其
日程豈有萬乘之尊六軍之衛百官之富一歲而周萬五千
里哉此說殊不然叔恬問于文中子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狩四岳
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文中子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夫惟
儀衛少而徵求寡故國不費而民不勞元朔六年冬十月勒
兵十餘萬北巡朔方東望嵩山登中岳少室東巡海上還封

泰山禪梁父復之海上並海北之碣石歷西朔方九原以五
月至於甘泉周萬八千里夫武帝儀衛可謂多矣徵求可謂
衆矣尚能八月之間周萬八千里而舜則儀衛少而徵求寡
豈不能周歷萬五千里乎胡氏之說不可爲據既巡四岳而
歸於是告祭于藝祖之廟藝祖即文祖也或曰藝祖或曰文
祖特史官之變文也春秋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
唐左氏曰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
禮也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禮也用特者用特牛以祭也薛
氏云格廟用特其禮儉也廟禮從儉則度可知矣然儉其用
度而后可以巡狩此說爲善據此云巡狩四岳既畢然後歸

格于藝祖用特則是一年而周四岳然後歸也鄭氏以五月
禮華而歸仲月復往夫一年而巡四岳胡舍人尚許其地考
其日程而謂不能周歷萬五千里若巡一岳歸至于仲月復
往則一歲間周數萬里此必無之理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孔氏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此說不然諸
侯朝于方岳之下於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
備言之矣不應於此又言之也鄭氏云巡守之年諸侯來朝
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分來朝京師此說乃得
之周官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

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
近之不同耳胡氏既疑舜之時不能一歲而巡四岳遂以五
載而巡守謂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羣后
所以四朝也五載之中一歲息駕行李往來之費皆可省之
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岳之下而未嘗朝于京
師也必無是理五載一巡守蓋言巡守於方岳之下以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以至于如五器卒乃復之事而諸侯來
朝京師則有此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三事也蓋
諸侯來朝則訪問之使陳其言既言之矣則明試其言以考
其功功之既著者則庸之以車服此但不止一時之事一人

之身於其來朝敷奏以言使試其功使庸以車服蓋待之以
歲月之久則其未來朝也敷奏以言其既來朝也則歲考其
功功之有效者則報其車服蓋是總衆諸侯而言之於朝有
此三者之事也庸無格則承之庸之庸同蓋言通用之也采
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
之玄衮及黼此車服以庸之事也而王氏必以周官六功之
說於敘勲則引王功曰勲於此則引民功曰庸夫六功之說
出於周官以是而見于先典舜典之言非正義矣至知其說
不通則遂別而求合於敘勲則曰功歸於王於此則曰六功
皆曰上之所報以民功爲主蘇氏所謂人本無病病從藥生

此類也然唐虞之用刑賞有黜陟謂之明試以功是有其勳
也若其由而宜黜者鮮矣罰不足道也以舜之三考黜陟而
分北之止于三苗而已則宜黜者少於此可見此說爲美傳
先舜臨民有五蓋言唐虞之治惟此五者爲臨民之政所謂
五者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之謂也蓋苟以封建爲國則巡
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舜五載一周四岳覲諸侯考制度
定禮樂以一四方之視聽其間四年則使四方之諸侯分來
朝於京師考試其言行而黜陟之於是諸侯皆奉天子之政
令莫敢有異議者此其所以爲唐虞之治也及成周之時設
官分職雖號祖述唐虞然而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則其

法已不如唐虞之盛來遠之後此禮皆廢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朝覲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大併小而周道廢矣不可復振論者不探其本如柳子厚則以封建爲不可行此蓋未嘗深考唐虞致治之績也

肇十有二州

典之所載雖紀舜事而先後不可以相屬此又言舜既使禹水之後更定疆界分天下爲十二州也十二州者於九州之地擇其疆理闊遠者又增置三州先儒謂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蓋周禮職方氏載九州有幽并而無徐梁爾雅載九州無梁青而有幽營先儒於此三者參較禹貢而於九州之外又得三州焉曰幽曰并曰營故遂以此足爲十二州然而世代久遠是非不可得而知焉融云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此說雖善亦是本職方爾雅而爲之說未必有據然近之矣

封十有二山濬川

孔氏云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封大也按左氏傳云封豕長蛇則封固可以訓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取其大者以爲鎮若揚州山鎮曰會稽荆州山鎮曰衡山之類耳先儒之說未爲無據然封十有二山而言大十有二山則其文爲不順據左氏傳曰將善是封殖易曰不封不殖則封

之爲言封殖之謂也蓋洪水既平後封一山之最大者凡十有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如九山刊旅者謂凡九州之山皆得刊木而祭也濬川者洪水既平不可以不時而疏導之也唐孔氏謂禹之治水通計爲十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始封爲十二州也竊謂去古已遠時月之詳不可得而考然學者於聖人之經但求其意而已至於時月則不可從爲一定之論如禹之治水其時月最難考信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云舜之擧也殛鯀其擧也興禹又曰鯀殛而禹興祭法曰鯀障洪水而殛死觀此數說則是鯀既殛于羽山已死然後擧舜而治水也益稷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則是鯀既死之後禹終三年之喪既娶而後治水也則舜攝之元年安得洪水之功畢乎觀此則是治功畢當在舜居攝以後數年也然舜之居攝次年則巡守諸侯考制度使洪水未平則此禮亦不得而講也觀此則知治水功畢又當居攝之前而孟子又謂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凡此數說求之皆齟齬學者當闕之

象以典刑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王氏云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法象魏是也此說比先儒爲長蓋王者之法如江河

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畫以示之使知避之苟不畫以示之
使知所避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周官司寇正
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懸象刑之法于象魏使萬
民觀象狀旬而斂之此則唐虞之象以典刑之意也而說者
多以象刑為畫象刑其說皆出于大傳與漢帝之詔此說雖
近似然以象刑為畫而解象以典刑之句其辭為不吻而
象刑亦有難治者荀子曰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
是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
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
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蓋

氏又論世俗以為畫衣冠異章服為象刑豈非舜典而誤
歟此說有理

流宥五刑

此蓋象刑之目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流宥五刑者王氏
謂制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蓋人之罪有被之五刑為
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故制為流法以宥焉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鞭作官刑者以鞭為治官之刑也扑者教刑者不勤道業則
撻之唐刑法志曰唐用刑有五一曰笞笞恥也罪之小者則
加鞭撻以恥之此舜典所謂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持也

可持以擊之此舜典所謂鞭作官刑是也要之此二者皆鞭
撻之刑有輕有重之不同其曰官刑教刑者此本據大凡而
言蓋教刑多用輕者故以扑係之其實二者皆通用也

金作贖刑

蓋謂人有過誤入罪與事涉疑似者使之以金贖其罪孔氏以
謂黃金而唐孔氏謂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用黃金但少其
斤兩令其與銅相敵後魏以金為難得故大辟之罪其罰千
鍰贖銅三百七十五斤然或用金亦不可得而知之也

青災肆赦

自流宥五刑至金作贖刑此象刑之目也自鞭作官刑至于

青災肆赦蓋量人情之輕重也昔者聖人雖設為常法然必
原人情之輕重然後用其常刑故從刑弱於無刑使過誤者
得罰金而赦此者必不赦君子不脩於無辜小人不至於苟
免人將遷善遠罪日趨於君子之域此則刑期於無刑之謂
也青災者不幸而入於罪戾也李校書曰周官司師之職者
事代王受青災青災古語有是罰猶言天作孽云耳其罪非
已作或為人罣誤而入于刑猶論語所謂雖在縲絏之中非
其罪也如此之人其情在所可恕故其過速而未獲則肆縱
之已獲而繫囚則赦有之也春秋言肆大青其實蓋本諸此

怙終賊刑

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此說不然夫以賊刑爲刑殺之則是聖人用刑所以賊人也左傳載叔向之言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杜元凱云三者皆死刑昏墨賊殺與怙終賊刑文勢正同蓋怙恃其惡者與終不能改者與賊害人者皆律家所謂情重故刑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孫氏云史官既言舜用刑之目於是又言其明德慎罰恤刑之意曰舜之用刑也欽哉欽哉是刑之爲憂恤哉言其哀矜憂恤之至而戒以爲舜語非也此說爲是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官既言明慎用刑於是又論誅四凶之罪以見其用刑之當也共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之於幽州幽州先儒謂在州境之北邊也驩兜黨共工其罪同故放之于崇山崇山者先儒謂禹貢無崇山未知其處蓋在衡山之陽蓋者疑之之辭也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貪冒無厭不恤其民故竄之于三危三危在雍州也鯀九載績用弗成違戾圯族益其故殛之于羽山羽山即徐州所謂蒙羽其藝也流放竄殛皆是屏之遠方也左氏傳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

也而有放流竄殛之異者孔氏曰異其文述作之體其說是也凡典之所載有一言而再言之者則必變其文如既曰正月上日而又曰月正元日而又曰正月朔旦既曰五瑞又曰五玉又曰五器既曰文祖又曰藝祖南岳曰如岱禮西岳曰如初北岳曰如西禮及此流放竄殛皆是經緯其語以成文體非有異義也殛鯀于羽山說者多以爲殺之遂舉洪範鯀則殛死之言爲證是不然使鯀之罪果在所當殺則直殺之矣何必殛之于羽山洪範所謂殛死者正如後世史傳言貶死也　大祖皇帝讀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　太祖之言可謂得聖人之意矣蓋舜

之制爲流法以宥五刑四凶之罪可謂大矣而止於從殛竄則於舜之世死刑未嘗用也史記云以見舜之盛德云耳四凶不誅於堯世而誅於舜之時何也程氏曰四凶在堯之朝知其惡之不可行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堯何因而誅之及舜登庸於側陋之中而居其上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幽州崇山三危羽山皆是裔之遠惡之地左氏傳云投諸四裔謂之四裔則亦猶是四處而言非必有東西南北之異也太史公曰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竄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孔氏因此說遂以幽州爲北裔崇山爲南裔

三危爲西裔羽山爲東裔夫四凶之罪貫盈而不可赦放投
於遠惡之地而絶之其何以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哉孔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是寄于中國而可以變
於蠻貊無是理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者蓋既當罪而天下心
服之也據舜誅四凶在於歷試之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
山濬川在命禹平水土之後而作典者載先後之辭如此者
蓋史官因言舜之明慎用刑遂援其誅四凶之事以爲證非
謂先肇十有二州而後誅四凶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言舜之居攝二十有八年而後堯死也殂落死也蓋人之死也

魂氣歸於天故謂之殂體魄降於地故謂之落百姓如喪考
妣言百姓之失堯如失父母也孔氏云言百官感德非也夫
百姓有指百官而言之者若堯典平章百姓是也有指民而
言之者若論語修己以安百姓是也此百姓蓋指民而言之
言堯之德及於民也深且久其崩也百姓如失父母無天不
無遠邇皆然非獨百官而已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指其地而
言之則曰四海指其人而言之則曰百姓其實不異也而王
氏云聖人之政其施不能無厚薄則其報施之義亦不能無
厚薄也此蓋曲生穿鑿無義理也夫謂百姓如喪考妣者非
是處苫塊寢如居父母之喪也但謂憂愁不樂也惟憂愁不

樂則於三年之間遏密八音此蓋相因之辭無有臣與民之
異也遏絶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人心歡樂則八音之奏和悦而無有厭斁苟其心
一有所不樂則雖八音陳于前而心不在焉不知其爲樂也
堯之崩也百姓哀慕如喪考妣至于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
蓋至誠所感自然而然非有刑政以驅之也竊惟堯舜之世
有後世不可跂及者二事雖驩兜共工之徒皆世之所謂大姦
大惡立於其朝者惟不逞其姦而反爲世所用此其所不可
跂而及者一也堯老而舜攝者二十八年堯以天子之尊不
復以庶政自關而退處於上舜以匹夫之賤攝行天子之事

歷年如是之久而讒間不生及堯崩舜率天下諸侯以免三
年喪然後即天子之位内外大小無有纖毫之隙者此後世
所不可跂而及者二也且如唐明皇肅宗父子之間及肅
宗即位明皇處西内而程元振之徒一肆其讒間則父子之
間不啻如仇讎堯與舜初非有天屬之親而舜能率天下以
事堯使斯民戴堯之心無厭斁及其崩也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四海遏密八音此其爲難蓋本於蕩頑嚚刑二女也抑子
厚智不足以知此且謂堯不能使民忘之不能以天下授舜
舜不能自係於民不能以受堯之天下且謂如喪考妣三載
四海遏密八音乃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辭此蓋以一己

之私意測度聖人者也子厚之心術蓋可見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舜典　虞書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月正即正月也李校書曰月朔或謂之朔月詩所謂朔月辛卯是也月吉或謂之吉月傳所謂吉月朝服而朝是也以此觀之則月正之爲正月也必矣夫學者之於經惟本於求其意而已不必區區于物色牝牡之間如二典之所載皆史官變其文以成經緯苟得其大意足矣如必較量輕重而爲之說則將不勝其鑿如舜典言舜受終則曰正月格于文祖則曰月正必欲從而爲之說此王氏之所以有即是月而後有改之論也元日朔日也朔日而謂之元日猶人君而謂之始年謂之元年也舜既終三年之喪於是始告廟既告于廟然後即天子之位也自此而下皆紀舜詢訪群臣之事也詢于四岳者所謂謀于四岳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其所以謀四岳之事也唐孔氏云告廟既訖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爲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爲已遠聽四方也恐遠有所壅蔽令爲已悉聞之此說甚善蓋四岳之職主於延衆賢以待上之所求爲天子之耳目也故天子咨訪詢問之如

典所載者多矣此言詢于四岳亦咨訪詢問而求賢也闢四門者蓋所以廣仕路也孟子曰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惟其闢四方之門則天下仕者皆願立于朝矣明四目達四聰不言四明而言四目者皆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則咨在外之十有二牧也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則是十二牧者在外主諸侯者也惟其在外故其咨之之辭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

元而難任人此皆在外之辭也食哉惟時者民之粒食當使之各得其時也李校書曰疇惟時亮天工惟時有苗弗率皆以時訓是食哉惟時亦應訓是而先儒乃謂當如敬授民時之時者句自此絶則訓字當異此蓋與直哉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柔遠能邇者孔氏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舉問邇可達在茲是先邇而後遠也而孔氏謂安遠乃能安近非也李校書曰能者耐也古者能耐同字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其意蓋以能邇爲耐邇者若俗所謂忍耐得事恐亦不然耐能二字字通而義分以能之字爲耐之字則可以能之義爲耐之義則不可謂

能邇爲居上以寬可乎也其爲謂下文言蠻夷率服而上文曰柔遠能邇則是欲柔遠者當先能治近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能邇之道也惇德允元者如武成之惇信明義蓋進德而用之也德者有德也元善人也曰惇曰允厚之信之之謂也而難任人者遠不肖而遠任人也任人佞人也佞人而爲任人者蓋其所包藏不可測知也謂之難者遏絶之使不得進也進賢而用之遠不肖而遠之則內治舉矣此蠻夷所以相率而來服也蓋自古蠻所以敢侵陵中國者皆由守土之臣不能用寬厚長者之道行優游寬大之政以忠信鎮服蠻夷邀功生事開邊鄙之隙者衆也故舜命十有二牧其一

言曰食哉惟時又其一言曰柔遠能邇又從而申之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知所先務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稱舜曰者所以别堯也蓋自此而上稱帝曰者皆堯也自此而下稱帝曰者皆舜既終三年之喪格于文祖然後即天子之位而稱帝也書之所載其于名分之際最爲謹嚴蓋懼其涉于疑似有以起後世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疑其遂稱帝矣故于命禹作司空則稱舜者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如成王幼冲周公攝政則疑于遂稱王以令天下之人故作書者於多士則曰王若曰至于宗周則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

公雖居攝凡有號令皆稱成王之命也其於命名定分之際謹嚴如此而後世猶謂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又謂周公負黼扆南面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上此蓋未嘗深考書之所載而妄爲之說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者謂有能奮起其功以廣堯之事見於已試之効者將使之宅百揆也蓋舜未即位尸在位者所以言事皆堯之事也薛氏云帝載猶云王事此說未通謂帝載爲王事則可舜自稱其事爲帝載則不可既求其見于已試之効者故以熙堯之載言之使宅百揆者將使之居度百官之任猶後世之爲宰相也唐孔氏云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此說是也蓋

舜受堯之禪而其實尚居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代堯總領萬機之務耳而帝堯之在位固自若也堯崩三年之喪畢然後舜告于文祖之廟而即帝位方詢于四岳求其可爲百揆者以代己之位則是舜居百揆之官凡三十餘年而後禹代之蓋名分之際不紊於一則雖堯之聖不能一朝居也亮采惠疇孔氏云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此說未通謂疇咨爲誰則可謂惠疇爲順其事者誰且與上亮采爲一句則文勢不順據上文有能則是誰之義矣而下言誰其文亦不與重復王氏云亮采者明其事也惠疇者惠其疇也此說雖勝然以疇爲惠其疇而引周易疇離祉爲証以爲百工者百揆之疇也百揆得人則百工皆疇離祉矣以疇離祉證疇之義而又以離祉爲說迂迴甚矣于鷟謂亮采者輔相之義與寅亮天工弼亮四世之亮同爾雅曰亮左右也以是知亮有輔相之義亮采者輔相朝廷之事疇如九疇之疇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惠疇此乃宰相之事也載事也采亦事也既曰熙載又曰亮采者蓋前之所言熙堯之事見于已試之効也後之所言者則將責之以將來之效以亮舜之事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既求其熙帝之載見于已試之効者於是四岳同辭薦禹曰伯禹作司空蓋禹於是時以司空居平水土之任已有成績矣故四岳舉之將使舜自司空擢升百揆之任也薛氏以百揆爲司空之職其說失之矣僉者然其所舉也既然其所舉於是稱美其平水土之功而勉之曰惟時懋哉懋勉也惟時懋哉謂惟勉行居是百揆蓋於是從四岳之請而使之宅百揆之卯特拜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禹拜稽首盡敬于君也讓于稷契暨皋陶所謂推賢遜能也稷官名也契皋陶皆稱其名而稷獨稱其官者唐孔氏云出由禹意不必著義其說是也俞然其所推之賢也汝往哉不許其讓也聖人以

公天下爲心一有廢置必與衆共之未嘗徇一己之私見舜之元德修于畎畝之中堯已聞之矣然必至于四岳舉之然後妻以二女攝之以位協之以天人之望而後禪之則是其事若出于四岳而非出于堯也舜既即位當時之人有大功者無出于禹之右則百揆之任非禹其孰宜之猶必詢于四岳至于四岳舉之然後稱其前功而命焉則其事亦若出于四岳而非出于舜也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于此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孟子曰禹既疏爲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

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觀孟子之言則是稷之播百穀契之敷五教皆在禹平水土之後未即位之前而舜乃列於九官之次者舜將使禹宅百揆禹讓于稷契暨皋陶將使舜以百揆之任授之也舜既不許其讓而以百揆授禹矣而稷契皋陶之位皆已至無可遷者但稱美其前功申儆之而已曰稷者時居稷官也棄稷也時居稷官故禹稱其官棄其名也故舜稱其名曾氏云棄者以誕置之隘巷寒冰平林爲名也黎民阻飢者衆人之艱在于飢此蓋指洪水未平民方艱食之時言之也播時百穀以濟乃烝民者汝后稷之功也謂之后稷者蓋雖在朝爲公卿而分土胙民爲諸侯尊而君之故稱后稷蓋當是時稱后非獨后稷一人如呂刑所稱伯夷降典禹平水土皆可謂之后而後世亦稱夔爲后夔又皆尊而君之之稱也百穀者所播非一種故曰百穀生民之詩曰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又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惟后稷之粒食烝民所播非一種故謂之百穀蓋舉其多而言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亦謂洪水未平民未知教之時言之也百姓所以不親於下者由五品之不順於上故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

矣五品五典之教皆言人倫也自其可以爲萬世常行之宜而言之謂之五品自其設而爲教言之則謂之五教其實一也但史官異其文耳左氏傳與孟子論五典皆本於舜典而其文不同左氏傳云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二說皆本於舜典而其文則大同小異竊謂左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爲盡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蓋人倫之道盡於此五者契爲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容忽而不教者哉當

以孟子之言為証汝作司徒者言汝為司徒之職謹布五教
於民其有不率教者又當寬以待之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秉彞之性人之所同有也其有坐
於喪其秉彞而亂人倫之性者未必其中心之誠然也良由
教化有所未明習俗有所未成則其固有之性逐物而喪矣
惟教已明習俗已成將見復其固有之性矣故舜命契為司
徒教之以五典其有不率教者不與賊寇姦宄之徒同陷皋
陶之刑又令寬以待之開其遷善遠罪之路而納之於君子
長者之域也在寬者孟子所謂勞之來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漢韓延壽為馮翊民有昆

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民表率不能宣明
教化至令有骨肉爭訟此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是兩昆
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不敢復爭仇覽為蒲
亭吏人有陳元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曰前過舍
見廬落揔整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有所未至覽因
至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卒成孝
子惟其待之以寬則五教可得而敷之矣契為司徒在禹平
水土之後至舜之即帝位凡三十餘年矣而舜申命之言猶
有在寬之語則其待之之厚也至矣堯舜之教民其優游不
迫如此宜其盡拱坐視兆民之阜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
皋陶作士亦在舜未即位之前此亦申敕之而已矣蠻夷猾
夏王氏云在周大司馬之職當舜之時以士兼之其意以謂
舜之時不立大司馬之官其有蠻夷猾夏則使皋陶治之此
說不然夫蠻夷侵亂邊境將用兵以禦之即不用兵以禦之
邪不用兵以執之則何以隸皋陶之刑如其用兵以士官為
將帥古無是理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典之所載惟有九官姑
以見其得賢才而用之以兵致無為之治耳非謂所命之官
只此九人也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在啟時有六卿則當
舜之時安知其無司馬之職而必以為兼於士官乎然而舜

告皋陶則曰蠻夷猾夏何也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州
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錯居境內冀州揚州之島夷青州之
萊夷淮梁州之和夷是也惟其與吾民雜居于境內而能肆
為侵叛以為吾民之害於是使皋陶辨華夷內外之分以法
繩治而時叛其尤桀黠者而誅之耳漢光武受南單于降處
之內地其後晉失與辨風俗雜揉駁母以成東晉五胡之
亂良由不能辨之於猾夏之初也
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寇賊姦宄乃吾民之犯法者也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姦
宄說者不同左氏傳以謂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此說未知

執是安之姦宄亦是寇賊矣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孟子
所謂不待教而誅之故隸于皋陶之刑汝作士士理官也五
刑墨劓剕宮大辟宥服者服其罪也孟子所謂善戰者服上
刑也五流謂五刑不忍加誅則劃爲五等以宥之宥宅者安
其居也蓋刑而當其罪則刑者服其罪流而當其罪則流者
安其居也五服三就孔氏曰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
夫於朝士於市其說出于國語然經言五刑是五刑皆然也
若以謂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則是皆于大辟之一
刑也又墨劓剕宮必不然也孔氏以三就爲朝市原野又以三居
爲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此說尤爲無據夫四

裔流于四裔蓋在九州之內今謂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無
是理也王氏云行刑者或就重或就輕或就輕重之閒此之
謂三就流者或居遠或居近或居遠近之中此之謂三居此
之謂三居此說爲善蓋欲皋陶原情而定罪耳夫欲刑者之
服其罪流者之安其居則必權人情之有宜輕者有宜重者
有宜輕重之中者其流罪有宜居近者有宜居遠者有宜居
遠近之中者皆酌之以人情而不背戾于法此所貴于惟明
克允也

惟明克允

理官惟明故能允也允信于人也蓋欲刑者之服其罪流者

之安其居非信于人不可欲信於人則在乎明足以察人情
之是非而善權其輕重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
歟蓋唯信于人者爲可以折獄非其明足以有察則安能片
言而折之哉故片言折獄非唯明且允者有所不能也舜命
契爲司徒敷以在寬命皋陶作士敎之以一言曰明契與皋
陶以是能其官未有出于一言之外其言可謂簡而當矣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
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謂能順我百工之事也禹氏云司空兼理百工之事蓋禹既
由司空以宅百揆於是又求其可爲司空以代禹者也周禮

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鄭氏云百工司空事官
之屬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
百工者唐虞以上謂之共工鄭氏此說亦未盡唐虞之世雖
謂之共工然亦謂之司空伯禹作司空是也僉曰垂哉四岳
見垂能任百工之事也據上文言疇若予工下文僉曰垂哉
則是所詢者亦詢四岳而僉曰者亦四岳爲之也而不言咨
四岳者蓋史官櫽括其語以成文以使文勢上下互相發明
也垂有創物之巧精于百工之技藝故四岳薦之使總領百
工之事蓋其所制器歷代傳之以爲寶故傳所謂垂之竹矢
是也以一矢觀之有以見垂於百工技藝之事無不精以一

垂觀之有以見舜之時百二有司莫不稱其職也舜曰俞者然其所舉也汝共工猶言汝后稷播時百穀帝使居是官也孔氏見文無作字遂云共謂共其職事審如是說則與堯典所稱者乃爲異文無是理也據下文汝作秩宗古文亦無作字但云汝秩宗與此同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孔氏以殳斨伯與爲二人非也禹讓稷契皋陶三人也則曰讓于稷契暨皋陶伯夷讓于夔龍二人也則曰讓于夔龍此之所讓與禹正同然中加暨字則其爲三人也無疑矣殳一也斨二也伯與三也帝曰俞者然其讓也雖然其所讓然殳斨伯與又未若垂之善於其職故使往諧其官也

帝曰疇若予工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又求掌山澤之官自上下以其地言之自草木鳥獸以其物言之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舜既命稷以播百穀又求掌山澤之官蓋此二者皆足國用之本也僉曰益哉四岳舉益爲可堪職當禹治水之初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禹得而施其功則是益之職其掌上下草木鳥獸亦[illegible]久矣至此則復命之者蓋前此雖烈山澤驅禽獸是時禹平水土之職也益但爲之佐耳至是方正其爲虞之職也按周禮云大山澤虞中士四人下士官八人中山澤虞下士官六人下山澤虞下士官四人益之爲虞宜亡山一澤之虞蓋爲衆虞之長也作朕虞猶云若予工也或以益爲皋陶之子是未必然據伯益即伯翳也其後爲秦在春秋時浸以强盛使伯益果皋陶之子則秦乃皋陶之後也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使皋陶猶有後于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之甚也按史記云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卒封皋陶之後于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以是觀之則益與皋陶不得爲一族也明矣讓于朱虎熊羆孔氏亦以爲二臣據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伯虎仲熊既爲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爲二人矣朱待士云殳斨伯與三人也故言暨以別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暨此其爲善禹讓于稷契皋陶伯夷讓于夔龍故舜或稱其前功而申戒之使義爲典樂納言之職而垂益所舉數人無所遷擢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其所命者不但此九官也然既然垂益之讓則于此數子亦必命之位但史文不備耳太史謂舜以朱虎熊羆爲益之佐理或然也然典之所不載不知太史公何從而得之耳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舜于是又求典禮之官此卽周官大宗伯之職也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此所謂三禮也典禮之職吉凶軍賓嘉之事雖無所不統然實以郊廟祭祀爲主故但云典朕三禮蓋人君盡其孝敬以事天地祖宗則民德歸厚兹實禮之本也伯夷名臣其氏族則不可知先儒引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此說不可信且國語旣以姜姓四岳之後矣而又以爲伯夷之後其說自相戾韋昭遂謂卽四岳且經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爲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則伯夷之爲姜姓雖先儒有所據而云亦未可信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宗當時禮官之名也國語云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屛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以其名姓之臣故謂之宗以其率舊典故謂之秩秩常也周以禮屬宗伯卽此所謂宗也漢以禮官爲太常卽此所謂秩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寅也直也清也此三者所以事郊廟交于鬼神之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正而不諂清者潔而不汙能夙夜盡此三者則神之德感矣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齋浴者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之謂也汝往哉往哉汝諧往欽哉是皆不許其讓而使之往踐其職也文雖少變意皆不殊必欲從而爲之說則鑿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此則因伯夷之讓夔而使之典樂教冑子也冑子謂元子以下公卿大夫之嫡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則治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而此職也古之仕者世祿不可以無教之人而襲父兄之位故必令冑子而教之唐虞三代之際仕于朝

者非天子之族類則世臣巨室之家其起于耕稼側微者乎不過數人耳豈其時世家之子皆賢而後世爲不可及邪惟古之所以教冑子者有其具也然而教之必典樂之官何也古之教者非教以辭令文章也惟長善救失以成其德而已惟將以成就其德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自興于詩至成于樂此教之序也先王之作樂必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本之情性樂之所以生也稽之度數樂之所以成也蓋樂之設非德于聲術而已將使人導情性之中和而反之于正故必本之情性自直而溫至詩言志歌永言所謂本之情性也雖本之情性而形之于樂洪纖小大不可以無

法故必稽之度數聲依永律和聲所謂稽之度數也學記曰
學者必有失敎者必知之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敎也者長
善救失者也自直而溫以下皆長善而救失之道也直者易
失于不溫和寬者易失于不莊栗剛者易失于虐簡者易失
于傲此敎者之所當知也使之能直能寬能剛能簡教者則
長其善不溫者不栗者虐者傲者則救其失大司樂曰以樂
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與此意同益其直能溫寬能栗剛
能無虐簡能無傲則中和祗庸孝友矣直寬剛簡與皐陶言
九德洪範言三德其大意同其先後多寡之殊本無也意必
欲爲之說則鑿矣

聲依永律和聲

此言歌律之序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詩言志言之不足
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長也永言長言之歌者
人聲也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累
累然端如貫珠此皆人聲之發也人聲之發有洪纖小大則
有宮商角徵羽之五聲焉聲之洪而濁者曰宮其次曰商聲
之纖而清者曰羽其次曰徵其聲在洪纖清濁之中者曰角
人之聲有此洪纖小大則樂器依之而作焉古者作樂聲歌
于堂然後樂奏是所謂聲依永也聲有洪纖小大苟無以爲
之準則大過于宮者或至于濫而不宮小過于羽者或至于

宍而不成此則樂不和矣故必以十二律而和之十二律以
黃鍾爲本黃鍾律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鍾長六寸
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太蔟長八寸凡三律皆全寸而無餘分
自太蔟而呂以至無射生中呂其間九律皆有空積忽微蓋
古人之作律也其意以謂聲無形而樂有器器必有數而聲
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
始于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八寸一
黍之多積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
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于度爲之多寡之法而著之于量
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于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
又總其法而著之于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于黃鍾然
後律度衡量相爲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可以制律
四者既同而聲必至則樂和矣蓋律有常數數有常度而聲
有洪纖或不則予凡凡之謂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雖其以律和聲音益所以八音克諧也八音者金鍾鎛也石
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鼗也木柷敔
也此八音者其聲名不同必以律和其聲然後洪纖小大各
得其宜苟有一音之不和于其間則樂之合奏必雜而不諧
和故曰無相奪倫樂之合奏聽者不知其孰爲金石孰爲絲

竹酒善如羹焉使食之者徒見其和之美而不知其孰爲鹽
孰爲梅
神人以和
樂既調矣奏之於郊廟則天地神祇祖考之所歆樂而神莫
不和矣用之燕饗鄉射而臣民之心無不和矣幽而神明而
人無有不和此韶樂所以爲盡善盡美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蘇氏劉氏皆以爲益稷脫簡重出蓋方命夔典樂而夔遽言
其擊石拊石致百獸率舞之效非事辭之序也而益稷篇又
有此文故二公疑其在後以理觀之義或然也然筆削聖人
之經以就己意此風亦不可長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
則寡尤此實治經之法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此亦因伯夷之讓而命龍以作納言也觀顏淵問爲邦孔子
曰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舜命九官至於使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則治
道于是乎成矣而乃命龍以作納言其命之之辭則曰朕堲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此正孔子答顏淵問爲邦之意蓋自古已
安已治矣而安所以至于危亂者未有不由于小人變白爲
墨以是爲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爲戒也堲疾也

史記曰朕畏忌讒說殄行畏忌者堲之謂也讒說邪說也殄
行殄絕君子之行也震驚朕師則其言僞辯替惑流俗也讒
說殄行之爲害其端甚微究其所終則必至于惑流俗之視
聽至是而後堲之則無及已矣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此其
所謂邪說也爲我則至于無君兼愛則至于無父則所謂殄行也
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此所謂震驚朕師也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且納言之職宣王之言而達之於下傳下之言而達之於上
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夫讒說之可畏也如此舜不
弁於舜周之刑而待以出納喉舌之官待之如此其寬者蓋
讒說殄行之人必其小人之有才者也小人有才而疾之太甚
舜之于刑辟起其自新之路則刻覈太至而彼有不肖之心
矣故舜必以寬待之開其遷善遠罪之路而不至于小人之
歸矣益稷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
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
之此正納言之職也宣上之言而達之于下所以教之也採
下之言而納之于上所以觀其革與不革也至于教之不改
而後加誅焉此舜待庶頑讒說之道也惟允者言出納王命
必以信也春秋時秦與晉行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敢向曰暴晉不和也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
晉國猶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遒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
所謂道二國之言無私者允之謂也讒說殄行之人類多變
詐不實將欲化之無他道在待之以誠而已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而康王以畢公能正色率下使之保釐東郊
此——有因四岳之薦而用之者有不因四岳之薦因人之
讓而用之者有遷其舊職者有不遷其舊職者有讓而後受
者有不讓而直受之者各因其實而已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自詢于四岳至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各隨其職而戒之至此
又總而申勑之也正如堯典既已分命申命羲和四子各主
一方之政矣而又總而申勑之曰咨汝羲暨和而下是也二
十二人孔氏云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并四岳●
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其意蓋謂稷契皋陶皆申命不復勑戒
之此說不然夫稷契皋陶是申命四岳十二牧豈非申命者
哉而又勑戒之也稷契皋陶是申命此說不通故或者欲以
四岳爲一人并九官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四岳之非一人今論
之詳矣朱氏謂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而但有二十
二人者其間或有兼官故耳此說爲通周官有三公六卿有

侯伯而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入
言之則六人而以職言則不止于六人也蓋有以三公爲六
卿者有以侯伯入居公卿之位者故雖六人而實兼數職也
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言二十二人者蓋或
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又居九官之列者
世代遼絕皆不得而知也欽者使四岳十二牧九官各敬其
事也所以必在于敬其事者以其所亮者莫非天工也亮有
輔相之義與亮采惠疇之亮同皋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所謂設官分職者凡以代
天工而至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工者故以亮天

工言之史記作惟是相天事尤爲明白既以申勑九官十二
牧遂以三載考其功而觀其職之稱否也至于三考黜退其
幽升進其明而加賞罰焉若周官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
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
治而誅賞之此即唐虞考績之法也然而其制已密不若唐
虞之寬也考績之法既行故衆功于是皆興也夫以舜之明
使端本于上禹皋陶稷契與其一時賢臣佐治于下而其衆
功必待于考績而後興况德不如舜臣不如禹皋陶稷契則
考績之法可廢也而後世此法雖存徒爲文具而無實效殊
可惜也考績之法既行衆功皆興所未化者三苗而已三苗

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蓋負固不服之國也前已竄其君于三危矣然不滅其國不更其嗣至是猶未從風舜未忍加誅也於是而為之分別善惡其惡之顯然者則黜逆之其善者則留之唐孔氏云惡去善留使分背也是也總自古聖人所以化服强梗者其政常優游而不迫則雖甚頑悍者亦將同心向化如周之遷殷頑民式化厥訓亦不過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亦此分北三苗之意也而鄭氏以謂北即竄于西裔者復不從化故分北之此說不然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則是所竄于三危者當洪水既平之時已丕敘矣蓋彼之所恃以負

固不服者三苗洞庭之險耳既已竄于三危矣果何恃而為亂哉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

此只當作一句讀蓋舜居于側微者三十年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共為三十堯崩居三年之喪畢而後即帝位五十年而崩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孟子曰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以三十有三載并十有七年是在位五十載也是舜崩之年蓋年百有一十二歲兩書載舜之年數蓋如此而太史公曰舜生二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之事五十九而堯崩其說特異于經當以經之言為證

陟方乃死

孔氏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於是漢儒遂有舜葬蒼梧之說至今蒼梧之地有舜廟塚存焉世以舜為真葬于蒼梧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於鳴條孟子以謂卒於鳴條漢儒以謂卒於蒼梧之野其說已不可知矣況揆之而理有所甚者夫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當行巡守之事舜既老期倦于勤而使禹攝矣則巡守之事禹實行之蒼梧在舜之時其地在要荒之外舜已釋位而使禹攝矣豈復巡守于要荒之外而死死而葬于蒼

梧之野以是禹率天下諸侯以會舜之葬于要荒無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司馬溫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此說為得之陟方者猶云升遐也乃死謂升遐而死猶云帝乃殂落也韓退之謂乃死者以釋陟方為言耳夫作書者自釋其義無是理也而蘇東坡乃以謂為書傳章句之言此說亦未是楊子曰黃帝堯舜殂落而死無陟方乃死文勢正同豈亦書詩章句之言哉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自汨至[illegible]是姑凡四十有六篇皆逸書也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以强通而孔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

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於別生分類云生姓也別其族姓分其類使相從於汨作云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始興於棄飫云棄勞飫賜也此皆是順序文而爲之說未必得書之本意正如序詩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亦但順詩名而爲之說未必得詩之本意也而孔氏云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暗射無以可中而孔氏爲傳復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得而知也此說甚善王氏解經善爲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曲爲鑿說以通之其間如占蓍教射者常矣而於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又王氏之所長而爲近世法者也二

典皆虞書所作其言簡而盡輿而明而後世雖有作者無得而及之矣南豐曾舍人曰昔唐虞有神明之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既約其體既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哉併與其精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具也使通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与是特豈獨任職者皆天下之選哉其操簡執筆而隨之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若曾舍人此言可謂善觀二典矣蓋虞之治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而其史亦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四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大禹謨　虞書

虞史既述二典而其所載義有所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二典之所不載者以爲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三篇凡盖備二典之所未備者非如舜典之初上接堯典之末也盖舜典之末已載舜死而此三篇答問之言皆舜未死已前之言也然文勢雖不相接而其意實相屬堯典載四岳薦舜於側微之中先妻以二女既爲舜典張本矣故舜典之初即載歷試受禪之事舜典既載禹宅百揆之職繼舜之任

而其本末未有所屬也故大禹謨則載大禹居攝帝位乎百官若帝之初然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此其所以謂之虞書也然左氏傳舉皐陶益稷之言若皐陶邁種德地平天成數納以言等語皆以爲夏書凡盖孔子未定書已前傳寫之誤之以爲虞書者豈其出於孔子之所釐正矣據此三篇皆是舜與禹皐陶夔益之徒相與都俞賡歌之言而其事則止于禹之居攝受命徂征有苗猶未及夫禹即帝位告廟之事安得以爲夏書邪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大禹謨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盖舜

之所為治者禹皐陶之力居多皐陶以謨顯故曰皐陶矢厥謨
矢陳也禹以功著故曰禹功厥功皐陶大禹之功皆可以為
萬世法以是事舜舜猶以為未也於是又從而申之申重也
皐陶之謨顯矣舜申之使敷其功若所謂時乃功懋哉是也
禹之功著矣舜申使陳其謨若所謂來禹汝亦昌言是也皐
陶有謨矣而又有功禹有功矣而又有謨賛帝舜之之敘也
先言皐陶而後言禹者此非有所輕重取與其間蓋先言謨
而後言功事辭之序也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其序之所以
總言三篇之意也然一序而分為三篇者蓋古者編竹簡以
成書竹簡所載不能多也故必析而分之既已析而分之則

必取數字名其篇以為簡冊之別故此分為三篇者徒欲以
便于簡冊而已非所謂大禹盡在第一篇皐陶謨盡在第二
篇也漢孔氏云大禹謨九功皐陶謨九德此則拘于篇名也
叙以本篇所載而為其謨也予竊謂不必如此三篇之中凡
出于禹之所言者皆大禹謨也何必九功凡出于皐陶所言
者皆皐陶謨也何必九德九功九德固可以為禹皐之謨而
禹皐之謨非九功九德所能盡也謂之謨者如舜之有謨言
之于此而可為萬世法也

曰若稽古大禹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自耕稼陶
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蓋自其既即帝位而言之
以謂之帝自其未即位尚在耕稼陶漁之時而言之則謂之
大舜蓋史稱於大禹者蓋此書主為舜而作自舜之時言之
禹尚為臣未可以君天下之辭而稱之故曰若稽古大禹

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當與下文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曰相繼續文命上
一曰字史官曰也下一曰字禹曰也不言禹曰者蒙上之文
也史官謂禹之文德敷于四海之外無所不及也此即禹貢
所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也史
命既已敷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祗承于帝帝者指舜而

言之也其所陳謨以祗承于帝即后克艱厥后以下是也先
儒言外布文德教命內以敬承堯舜其意以此二句亦如堯
舜二典之稱堯舜之德爾以此二句為稱帝之德則下文曰
字無所屬矣史官記載其體自有不同者堯典舜典其名曰
典典則必記載其德大禹謨皐陶謨其名曰謨謨則必載其
功如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是皐陶之言也然皐陶謨載皐
陶之言至大禹謨則加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二句者史
官欲見禹之文德教命既東漸西被暨于朔南然後陳謨以
祗承于帝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則禹之謨也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必在難之於先而後獲之于後也故乃乂黎民敏德此其所以致此者必在為君者難其所以為君為臣者難其所以為臣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君盡君道則難其所以為君矣臣盡臣道則難其所以為臣矣君臣各盡其道以之立政則民乃乂以之教民則黎民敏德曾無甚難者世之人徒以舜之為君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遂以舜之治天下優游無為曾無所用其心殊不知舜之君臣其都俞賡歌於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為戒惟其君臣之間皆不忘於克艱茲所以享無為之治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禹既以克艱厥后陳謨而告舜舜于是然其言謂能盡克艱之道者惟堯為然而猶不足於此也允若茲者猶曰信能行此也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堯之治至于人之有嘉謨嘉猷則皆入告于上而無所遺伏草野之中有賢者則皆願仕於朝而無遺其萬邦又已咸寧則其治之可謂大成矣嘉言罔攸伏若可以無事于詢訪野無遺賢若可以無事于營求萬邦咸寧若可以無事于憂恤而堯之心猶以為未也于是稽于衆以詢其政治之得失有未至者則舍己從人而不吝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無告謂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皆哀矜而不虐之困窮謂士之失職者皆任用而不廢之極四海之間無有一士之失職者無有一民之不被其澤然後為能盡君之道則是后克艱厥后惟堯足以當此言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美辭也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此說不然夫舜既即天子之位則凡群臣之稱帝者皆指舜而言也如禹曰於帝念哉曰帝光天之下皐陶曰帝德罔愆皆指舜而言也夫當

舜之時舜謂堯為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為帝則舜宜何稱哉張橫渠曰此美舜也因舜歸美堯故益亦歸美於舜此說為得之蓋舜既言克艱之道惟堯能盡之於是益言舜之德既如此則其於克艱厥后之道蓋亦優為之也廣者洪之至運者通之至惟洪故能廣惟通故能運薛氏曰廣如地運如天廣則大矣而無不載運則通矣而無不周此說盡之矣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即廣運而為聖神文武之德也蓋舜之德既洪而能廣通而能運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是德也自其大而化之而言之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知而言之則謂之神自其威而可畏而言之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於

外而言之則謂之文聖神文武即廣運之所發也非於廣運之外別有所謂聖神文武也而王氏則謂乃聖乃神所以立道乃武乃文所以立事先聖而后神道之序也先武而後文事之序也審如是說則是道之外復有事事之外復有道既有道之序復有事之序使道無預於事事無預於道此王氏恚天下之術之原惟舜之德自其廣運而充之至于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故皇天於是眷顧而命之起於側微之中玄德外聞遂以受堯之禪奄四海而君天下也盖謂舜之廣運之德既已修于畎畝之中升聞天朝上為天之眷顧下為四海之感戴則其克艱厥后以合於堯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

已先儒以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知其然者盖舜自匹夫而為天子則其所以為皇天之所眷命奄有四海而君天下非其德之廣運不能至於是故可言也堯繼世以有天下則其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固其所宜也又何言哉此張横渠之說所以為善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盖既稱美舜德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遂以上為天所眷命下為四海所愛戴則其於后克艱厥后之道固可以優游為之矣禹於是又從而戒為帝之德雖為天所眷命然天之禍福吉凶本無常也人能順之而從道則天應之以吉其或從逆而不復順道則吉將變而為凶是道也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盖有不期然而然者其言舜雖有廣運之德尚在乎兢兢業業盡其寅畏之志然後有以盡艱克之道盖益之言所以勉之於愚始禹之言所以戒之於愚終或勉之或戒之皆所以成就君之德舜既不以廣運之德自居而虛己求正直之言禹益之徒不以君之聖明忘其箴戒之意君臣上下相與圖治孜孜如不及此其所以為唐虞之治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禹既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於舜益於是申言所以儆戒之道當如是也吁嘆辭也嘆而後戒者將使聽者審其言也畢

命曰四方無虞乎一人以寧虞度也謂四方晏然無可度之事也夫惟四方晏然無可度之事則危亡禍亂所自萌也故當儆戒而無怠如皐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盖一日二日之間危亡禍亂之幾至於萬數可不戒慎恐懼乎

罔失法度

盖方是時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坐視天民之阜夫何為哉惟守法度勿失斯可矣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君臣無為是以致治矣而小人之作為者必肆其私辯欲盡取前世之法度紛更之時君世主不悟而入其說往往至於危亂而不自知如漢之武帝唐之明皇皆坐

此也周公相成王已致太平之治作爲無逸之書以戒成王
而其終篇申儆之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無
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
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此卽益戒舜之言
也舜大聖人也益之言簡而盡成王中才之主也周公之言
詳而明而其意則一也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罔遊于逸者謂不可爲無方之遊也罔淫于樂者謂不可爲
已甚之樂也任賢勿貳者謂任賢不可使小人貳之也去邪
勿疑者謂苟知爲小人則決竟去之不復致疑於其間也所
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在於疑謀勿成也自古君子小人
並仕於朝廷之上小人知其必不見容於君子往往造其疑
謀以惑人主之視聽苟人主不察而使其疑謀得成則小人
必得志君子必受禍矣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群枉之門使人主不能破疑謀於未成
之間則任賢豈能勿貳去邪豈能勿疑惟其使小人疑謀勿
成則是非賢不肖洞然明白如大明之升天無有不顯也此
百志所以惟熙之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此言爲治者旣不可違道以干衆譽又不可咈衆以從己之

欲也蓋自古無道之政必出於此二者班孟堅曰秦燔詩書
以立私議王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蓋若
秦者是所謂咈百姓以從己欲者也若王莽者是所謂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者也雖其所爲不同而其以致亂亡之道則
一也夫爲治者旣不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又不可咈衆以從
己之欲然則將奈何惟上不違先王之道下不咈百姓之欲
則兩得之矣王氏以謂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則可咈百姓
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盤庚是也蓋人之情
狃之則譽咈之則毀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卽咈百姓
以從先王之道者也此說大戾夫盤庚將遷都民胥咨怨而
不從盤庚不强之以遷也方且優游訓誥若父兄之訓子弟
至于再至于三使之知遷都之爲利不遷之爲害然後率之
以遷焉何嘗咈之以從己哉夫王者之安天下必本于人情
未有咈百姓而可以從先王之道也此說甚牴牾於聖經矣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苟能行此數者盡其儆戒之意而繼之以於心無怠於事
無荒則豈惟中國之治哉雖四夷亦將來王矣無怠無荒猶
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聖人之治夷狄聽其自來而信其自去
未嘗招之而使來也苟修於此者旣盡則彼將梯山航海而
自至非有爵賞以勸率其前又無刑罰以驅於其後無怠無

荒而彼自來矣此唐虞之世禦戎之上策也大舜大聖人也
益既稱其德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遂為皇天之所眷
顧奄四海而君天下矣彼失法度淫於逸游於樂任賢貳去
邪疑疑謀成與夫違道干譽咈衆從欲殘荒殆怠之事蓋中
材庸主之所不為也益之智豈不知舜之心不至于此然而
諄諄告戒惟恐不及者蓋聖人雖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其
兢兢業業者實未嘗忘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孔子曰德之不
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夫孔子之
聖豈有學之不講豈有義之不徙而以是為憂乃知聖人顛
沛造次未嘗敢忘儆戒之意舜之德盛於淫泆荒怠等事雖

不至於此然而聖人儆戒之意蓋未嘗敢忘此益所以拳拳
為舜言之而不已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
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益既諄諄告戒其所以啟迪於帝之德禹遂言德之施於有
政者此蓋為治之要也然而告於舜而曰於帝念哉於者歎
美而言之帝念哉重其言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言聖人膺
天明命為民父母其所以兢兢業業日新厥德不忘儆戒之
意如益之所言者皆欲美其政也而其所以美其政者無他
欲以養民而已夫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謂之六府此天地之

養萬物者也聖人裁成輔相使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
革土爰稼穡六者不失其性謂之惟修正德利用厚生謂之
三事此則聖人體天地化育之德以養萬民者也孟子論王
道之始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
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此
所謂正德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養生喪死
無憾此所謂利用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此所謂厚生也使此三者施之
天下而不失其和故謂之惟和六府修三事和則九功于是
惟敘矣謂之惟敘者非謂六府之修先水火而後金木土穀
也謂之惟和亦非謂三事之和正德而後利用厚生也但謂
九者皆不失其敘而已王氏謂以惟序為六府三事之序故
以土治水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為用以火治金以金治木然
後金木為器以木治土以土治穀然後土穀為利楊龜山曰

不然神農斵木爲耒揉木爲耜耒耜之利以敎天下蓋以木
治土然後耒耜之利非土能治穀也洪範曰土爰稼穡與水
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一也謂能治穀者非
也此說爲是然邑山陳知土能治穀之爲非而又曰五行相
生以相繼相尅以相治相生爲四時之序相尅爲六府之序
也夫旣以相尅爲六府之序則自水治火而推之亦將以土
治穀矣此則流而入王氏之說而不自知也九敘惟歌者六
府修三事治其功德皆可歌也功德旣可歌則功成治定不
可以有加矣惟在不倦以終之也故繼之曰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九者皆得其敘則天休滋至吾乃寅畏以享之此戒之用休
也其或不然則天威將至而凶敝禍亂自此生矣故督之以
威而避之也勸之以九歌謂九功之德旣可歌矣則遂以九
功之歌諧之聲詩發揚蹈厲以自勸如此則九功之敘無有
致壞之時矣戒之董之勸之皆人君自戒自董自勸也古者
作樂歌以象德舜以象功舜之爲治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至於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則其功德皆已盡其善矣故其樂
象之而韶樂遂以九爲節周禮大司樂曰黃鍾爲宮大呂爲
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雲門之琴瑟九

德之歌九韶之舞奏之宗廟之中若樂九奏則神鬼可得而
禮矣蓋舜之韶樂升歌於上者九德之歌合樂而舞於庭者
九韶之舞韶樂之奏至於鳥獸率舞鳳皇來儀者原其所以
致此者則本於九功惟敘而九功之所由敘者本大舜之德
施於有政然也以此觀之則韶樂之舞盡善美豈苟然也自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於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此則箕子所
陳洪範九疇而謂之天乃錫禹者但洪範之書箕子衍之而加
詳焉耳其實不出乎此數語學者於此數語而求之洪範思
過半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曰俞然其言也地平天成者地旣平矣則天功可得而成
也蓋陰陽四時之運天施之地成之洪水橫流泛濫於中國
地旣不得以生天雖施之而生之之功無自而成今地旣平
矣則天功可得而成也所以地平天成者由六府三事之允
治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謂之六府此六者天地生物之府
也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三者聖人修人事以贊天地
之化育也六府三事旣治豈一時被其澤哉蓋萬世永賴焉
之功也禹旣言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者謂舜當戒之董之勸之使勿壞也舜於
是稱美其功言汝之功雖萬世亦將賴之于其可不盡儆戒

之意哉觀箕子以此言演爲九疇而其書謂之洪範者大法也謂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舉不出於此書以洪範之書觀之則謂大禹之功萬世永賴時乃功者豈溢美哉哉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言舜將禪位於禹之事格汝禹者猶言格汝舜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言舜自格于文祖踐天子之位至是蓋三十有三年矣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并堯之喪而數之其即位也蓋年六十有三至是年九十六矣其年在于耄期之間則方厭倦于萬幾之務

矣蓋言禹當不辭其位以總朕之衆蓋將使之代已以總攬萬幾之政也傳曰老將智而耄及之言老則昏昏則耄也舜年九十六禪位於禹當未禪也蓋猶朝諸侯巡守方岳總攬萬幾之務及其既禪也天下之大事猶所關及命禹徂征敷文德舜干羽格有苗皆舜之所有也雖及耄期之年而其德不昏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自朕德罔克以下正如舜與所謂舜讓于德弗嗣也典謨所載其文簡其事備蓋其爲體或詳於此而畧於彼或畧於此而詳於彼以互相發明如舜終于文祖而下則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至告祭于上帝百神覲諸侯巡守方岳之事無所不載而禹受終于神宗之下則惟記一言曰率百官若帝之初觀此則在璿璣玉衡以下不言而可見矣舜禪位于禹禹讓于臯陶舜不從其讓而更授禹禹又辭讓至于再三然後受命于神宗其載之詳如此至於堯之授舜則惟記以一言曰舜讓于德弗嗣觀此則知舜之讓也亦將有所咨問辭遜若禹之于舜也典謨所載其辭不費類皆如此朕德罔克者禹謂已之德民之所弗從臯陶遠邁其德其德下洽於民而民懷之禹自以爲不若臯陶也德必稱其遠種者蘇氏曰種德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德也近朝種[illegible]暮收則其

報也亦狹矣臯陶之種其德也造次顛沛未嘗不在於德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此施盡之矣漢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必高大閭門令容駟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夫于公治獄無所冤信有陰德矣然而遂高大門閭以望子孫之興則知未能無利之之心非所謂邁種德也臯陶之作士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其德可謂大矣不期其報而民自歸之此其所以爲難禹讓于德無以易臯陶矣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言帝之所當念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薛氏以禁於皐陶邁種德之言而為之說曰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之至也則雖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茲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者其辭令也允出者其情實也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茲在茲及其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允出茲在茲禹既以是稱皐陶之德因以是敕舜也曰邁種德者其德不可以一一數也念之而已念之至者念與不念未嘗不在德也其外之辭令其中之情實皆德也而德不可勝用矣薛氏此言其論

念釋名言允出在茲之義可謂曲當其理然上文言帝念哉下文曰惟帝念功皆是禹讓于皐陶之意因以教舜而念哉念功皆爲念德則是此乃禹稱皐陶之德殊不見其讓于皐陶之意與上文朕德罔克文勢不相接故薛氏說雖善而非書之義也孔氏王氏皆以此爲讓于皐陶其說是也然而意亦未頓于竊謂禹之讓于皐陶也蓋以謂我之心念其可以受帝之禪者惟在于皐陶舍皐陶之外而求之餘人亦無及於皐陶者則可以受帝之禪者亦惟在皐陶故名言于口以爲在皐陶允出于心以爲在皐陶謂已之反覆而思之卒無有以易皐陶者猶下文舜謂禹曰毋惟汝諧是也惟帝念功

者言皐陶之德見于功者帝之所念而俾以位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舜因禹之讓皐陶於是稱美皐陶之功而勸勉之也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政言民皆循理率教無有干于正者言不犯法也民之所以不犯者則以皐陶之作士能明五刑以弼五教故爾古之聖人所以制爲刑辟者非期于多刑人多殺人以爲威也凡欲以輔吾教之所不逮而已出教則入于刑出刑則入于教使民皆趣於五教而刑爲無用者是其聖人之本心也皐陶能體此意故其用刑也亦非期于深文峻法使民

無所措手足也其所期者惟欲使舜從欲以治而已欲使舜從欲以治要在使民不犯于有司囹圄空天下無一人之獄群黎百姓皆協于大公至正之道使人徒知契與伯夷之教而不知有皐陶之刑此舜之盛德惟皐陶能推明其意而見於治功者然也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伏于下而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

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觀此則知刑以弼教期于無刑其聖人之本意也蓋百官有司之職各職其職業而使其職無曠然後為能如百揆必能熙帝之載不能熙帝之載則為曠職矣稷官必能播百穀不能播百穀則為曠職矣共工必能使百工各盡其能不能使百工各盡其能則為曠職矣虞衡必能使草木鳥獸各遂其性不能使草木鳥獸各遂其性則為曠職矣以至司徒之於敎秩宗之於禮龍之於納言必欲皆修其本職然後為無曠也惟士之一官乃獨異於此要在乎推明聖人所以明刑立法之意使民不犯於有司囹圄空虛天下無一人之獄其官若為虛設者然後為能其官此皐

陶之德所以為萬世治刑獄之法也時乃功懋哉者言其既稱其功又勉之使懋其職業之亦猶使禹宅百揆禹讓于稷契暨皐陶舜既不許其讓則更稱三人之前功而勉之也然禹之宅百揆以讓于稷契暨皐陶此惟讓皐陶而不及稷契者按史記稷契皆帝嚳之子帝嚳崩而摯立摯崩而堯立堯立七十年而使舜攝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終堯之喪三年而後即帝位即帝位而後命九官當命九官之時稷契蓋年百有餘歲矣舜即位三十三年而後禪禹當禪禹際此時稷契之徒蓋已死矣使是時讓存則其讓之固當所先也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舜既推美皐陶之功皐陶于是推本其所自以謂非舜之盛德則已亦不能成此功也蓋有司之所守法令而已至于操縱予奪權其輕重之宜以濟有司之不及者則在天子惟皐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好生之德推之于上此民所以不犯于有司也帝德罔愆者稱帝之德無有愆過蓋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也既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則有司得以奉公守法無所顧望阿私以行其志矣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者此謂操之上者既無繁苛之法則施之于民必無暴虐之政矣

蓋惟簡故能寬也漢高祖入秦關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按堵如故由其簡故能寬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皆舜以忠厚之德濟有司之所不及也人情莫不欲愛其子孫其所欲者則惟恐子孫之陷入其中及其所欲者則惟恐不能遺其子孫故聖人之政本於人情故罰弗及嗣以謂父子之罪不相及而賞得以延及於一世以此見聖人之用刑賞之法本於人情伸于用賞而屈于用刑也宥過無大謂過誤所犯雖大必宥猶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刑故無小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猶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蓋聖

人制刑辟所以待小人長惡不悛者而非爲君子不幸而入
於其中也小人長惡不悛者雖小罪亦不可苟免則世之小
人者皆有悔過自新之心而君子入於非辜雖大罪亦在所
赦則君子有所依賴不爲小人之所誣此聖人所以制刑罰
之本意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樂
夫君子之有功不忘小人之有罪也潁濱曰君之與民其遠
近之勢大小之分故不待夫爲之爭尋長之是非以勝之與
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上與
其不使名器之僭孰若使之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
之意斯言盡矣與其殺不辜者大辟之刑疑而赦于上其罪

可以殺可以無殺不殺之則躍其實有罪而不常之刑殺之
則恐其實無罪而陷於非辜此意有可疑而不敢決者而以
讞於上舜之意則以謂斯人也其罪在於可不可之間與其
殺無罪而陷於非辜寧縱有罪而失於不經也此大舜不忍
用刑之意也自臨下以簡至於寧失不經則舜明慎用刑而
致其仁愛之心至矣盡矣不復有可以加矣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如是則民自不犯法矣揚子曰秦之有
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之嚴刑峻法既
已負聖人之法度矣而有司又從而負其法度焉此刑獄之
所以繁也舜旣以好生之德垂拱於上而皐陶又能推明其
意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此所以使民不犯於有司也雖
不犯于有司而原其所由是舜之威德所致也故舜雖歸美
於皐陶非皐陶之所敢當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皐陶雖不敢當其功而舜則以謂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至於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如其所欲者如此苟使有司不能
推明其意則已雖有好生之德亦曰洽于民心故謂之曰所
以使予從欲以治至於四方從化靡然如風之偃草乃汝之
功皐陶歸功于舜不敢自有其功舜不以威德自居而又歸

功於皐陶更相推美其功德之盛考其實未有一言溢美
於其間其君臣相與以至誠如此唐虞之治所以歷萬世而
不可企及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
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

舜禪位於禹禹讓於皐陶帝雖獨美皐陶之功而卒不許其
讓也舜於是遂申命以攝位之事與舜典汝徃哉之意同但
此爲攝位而言兹事體重故其誥戒之辭詳焉則來禹者猶
言格汝禹也不言格汝禹而言來禹者蓋史官變其文也降

水當從孟子作洪水字其說曰降者洪水也蓋謂降水者洪水之異名而說文降字洪字皆音胡公反以是知此二者不惟義同而字亦通用也而先儒從經文作疑降爲種之降同其說以水性流下故曰降水此說不然水性下流固得其性矣惟其逆行此所以爲害也降水儆予帝謂天以洪水而儆予也堯之洪水說者皆以爲當堯之世有如此大變異也惟胡文定公之說曰堯之洪水非有以致之蓋自開闢以來水行者未得其所歸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蓋其意以謂堯世洪水之害乃事勢之所激非忽然而有也此論甚當夫其水害既出于事勢之所激非忽然而有而舜則以爲

降水儆予者蓋聖人上畏天戒下重民命未嘗敢忘戒懼之心雖實事勢使然而聖人之心不以爲天災而忘所以儆天戒重民命者故謂之儆予而不敢忽也夫使人君苟無儆戒之心則雖天災之顯然可見者猶不知懼又從而爲之辭以自解免者如漢武帝謂旱爲乾封彗爲德星如此則棄人事應天者廢矣司馬溫公曰人君之所畏者惟畏天若不畏天何事而不可爲者哉堯舜之洪水其所謂無妄之災也而謂之儆予蓋自盡其所以畏天之意而不謂我無以致之也唐虞之治實基于此成允成功謂禹能體舜儆戒之意以成此治水之功也自古聖賢舉大事定大難未有不能成允功也

蓋成功非難成允難允成於此而功成於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商鞅之於秦惟能徙木以示信故令下之日一國之民無敢違者夫商鞅豈真能信哉假而行之其效且如此況禹以至誠惻怛之心思天下之有溺者由己溺之故信而使勞其民民雖勞而不怨則其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蓋可指顧而辨也惟汝賢者言無若汝之賢既有是功而又勤于邦儉于家不自滿假此人情之所尤難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克勤於邦克儉于家之實也不自滿假執心謙冲而不自盈大也言禹有如是之功而退然若未嘗

有功者故勤于邦儉于家不自滿假者皆不居其功也惟汝賢者言無若汝之賢也賢者能爲人所不能故賢於人也此又申前之義而無結文言禹有是能矣而不自矜也雖不自矜而天下莫與爭能有是功矣而不自伐也雖不自伐而天下莫與爭功故今日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矜則與之爭能伐則人與之爭功矣至於不矜不伐又誰與之爭邪夫成允成功非難有是功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然後爲難禹既有是成允成功之美而又有是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之德此舜所以勉其有如是之德而遂嘉其有如是之功也故繼之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萬章問於孟子曰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予懋乃
德嘉乃丕績則其所以示之者可謂至矣故以是卜知天命
之所在而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言天命在汝汝當終陟元后
而爲天子也是時方命以居攝未即天子之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之際發明其道學之要以相畀付
者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不得其傳歷代聖賢所以相傳者不得盡見然以堯
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而觀之則知湯與文武而下其所以
相傳者蓋不出諸此矣此實理學之淵源而諸儒之說各有
不同蓋聖人發明其心術之秘以相授受故其言簡又必有
聖人復居默而識之自得於言意之表非訓詁章句之學可
得而知也雖儒雖各以意形容而聖人之意終於不可盡果
何人也足以知此姑援諸儒之說而臆度之其中與否不可
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苟於其既發而爲私欲所勝則將發而不中節矣夫所發者
既以危而不安則未發者亦將微而難明誠能惟精惟一以

安其危則喜怒哀樂中節而和矣所發者既和則未發之中
亦將卓然而獨存矣故能允執厥中此蓋與中庸之言相爲
表裡自堯舜禹以至孔孟所以相傳者舉不出此學者不可
以不深意而思之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又戒以聽言之道也無稽之言不考於古也弗詢之謀不
稽於衆也仁人君子之言上必考於古下必稽於衆故其用
之可以爲國家天下之利苟非此二者則是專己自用以濟
其私爲國家者小用之則小害大用之則大害無邊所謂譸
張爲幻者是也故舜以諄諄戒禹謂守盈保成之業惟在於

遏絶此二者之萌而已故使之勿聽勿庸也曰謀曰言曰聽
曰庸此蓋隨宜立言非有深義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此又言君民相須君不可不畏民民不可不使愛君先儒謂
可愛非君民可愛者豈非君乎又謂可畏非民君可畏者豈
非民乎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則民叛之故君畏民也
正如北風之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赤莫赤於狐黑莫
黑於烏也所以謂可愛非君者以衆非元后則無以奉戴故
曰衆非元后何戴蓋民無君則亂故民愛君也所以謂可畏
非民者以后非衆罔與共守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蓋君失

民則失國故君畏民也惟君民相須如此則爲君者其可不
敬其兢慎之意如下文所云哉

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
戎朕言不再

欽哉愼乃有位者謂當欽其事慎汝所守之位也欽哉愼乃
有位則不可不敬修其可願蓋人君於所願欲之事苟知其
可爲則在決意以行之其所可願而不能決意以行之則是
欲其所不欲爲其所不爲矣孟子曰欲無欲於天下而不以
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以是知人君之治天下於其願欲之
事不可不敬而修之敬修其可願則仁達於天下矣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者先儒以爲於上文謂四海之內有困窮之民
君當撫而育之言人君苟能勤此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與
夫撫育四海困窮之三者則天之祿祚當終汝身爾夫經但
言四海困窮而先儒增爲撫育之文其說爲贅薛氏曰舜之
授禹也天下可治矣而說四海困窮者託於不能以委禹也
此說雖於經文爲順然又未若王氏之說曰四海困窮則失
失民失民則無與守邦無與守邦則天祿永終矣此說爲長
此蓋申言上文罔與守邦之義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生而
不傷厚而不困持而不危節其力而不盡者惟恐四海之困
窮不能終其天祿故也舜之所以告禹者盡於此矣於是遂

言其所以禪位之事既有成命而不可改也惟口出好興戎
朕言不再者言己之出令宜之於口者其言善則有以出好
其言不善則有以興戎今之所以禪位於禹者慮之於心者
既定發而爲言矣不可以更授他人而再出命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
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禹於是辭讓不受謂受禪爲大事也當並立枚卜功臣擇其
可授而授之也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者舜又不許禹之讓
而爲之明言其不以枚卜之理也官占者謂帝王立卜筮之

官此先自斷其志然後命元龜以決之苟使不先斷其志而
徒取決於龜筮則南蒯之占雖得文王之兆亦無益也故洪
範之稽疑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
蓋人謀既盡然後可以稽之天命也禪位大事也舜之慮也
可謂至矣既先定其志然後詢之衆人而謀之而衆謀無不
僉同以人言既協則幽而鬼神無不依矣故其稽之卜筮則
協從而無所不吉矣正如洪範曰是之謂大同夫既協之於
天人之望已從而無所不吉矣故繼之曰卜不習吉習者重
也如習坎之習同不習吉者無所事於重卜也先儒謂以習
爲因非也禹拜稽首固辭者蓋言禹又不敢受帝之位也於

是再拜稽首而固讓禹古之人於賓主授受之際猶以三辭
三讓而成禮況於受天下之重輒敢易而為之哉故必辭讓
至於再三再三辭者皆出於中心之誠然也非勉强而為之
如漢文帝一自代邸東鄉讓天下者三南鄉讓天下者再此
亦知夫天下大器不敢輕受文帝所以致刑措之治其端蓋
本諸此若夫飾情釣譽為不情之讓以濟其私若王莽之所
為是乃舜禹之罪人也蓋毋者禁止之辭也止之使不能復
讓也惟汝諧者惟禹可以當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辭既不獲矣於是正月之朔旦受命于神宗神宗者堯廟也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大禹謨虞書
也所稱祖宗必止有虞之世而言之蘇氏云受天下於人必
告於其人所從受天下者此論是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先儒
云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此說固是然而以若為順則
失之無據此若字但訓如舜典所謂巡狩如初也蓋禹既受
命於神宗則其率百官如舜居位之初所行之事也其所行
之事即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下是也堯舜禹三聖人相
授而守一道堯咨舜之言即舜咨禹之言禹攝所行之事即
舜攝所行之事史官互文見義其言約而盡爾而不費使學
者深思而自得之可謂善敘事矣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
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
攝也蓋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尊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
有大事猶稟命焉禹之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其命稟
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而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其亦
稟堯之命而流放竄殛非舜之所專也而左氏傳載太史克
之言以為渾敦窮奇之徒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
不能去舜承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此徒見四凶之誅不在

堯之世而在舜歷試之時遂謂不能去殊不知舜之去凶實
受堯之命也典謨所載其文明甚特後世未之思耳三苗之
國左庭洞右彭蠡實負固不服之國也舜之誅四凶蓋始遷
其君之桀驁者於三危之地雖遷其君而泯其國更立其近
親以紹其宗祠至舜之格于文祖而即帝位至于三考黜陟
之後蓋三十餘年矣而苗民猶不之服舜未忍加誅也於是
分別其善惡而析居之及舜以耄期禪位于禹使禹居攝又
將三十年而苗民怙終其惡卒不從教蓋恃其土地之險謂
兵刑之所不能加也舜於是命禹率諸侯而征之所以討其
負固不服之罪而明正典刑也咨嗟也嗟禹而告之曰惟時

有苗尚不率教汝其率諸侯以往征之也禹乃會群后蓋禹
於是合諸侯而共征有苗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而不討蓋古者有負固之國天子致其討罪之辭以告諸侯
然後方伯連帥率諸侯而往征之諸侯雖能敵王所愾而討
罪之辭則必受之于天子不敢專也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而往征之天子諸侯之義是兩盡之
矣誓于師者誓衆以所為征有苗之意也有會必有誓自虞
以來則然之而禮記則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
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
而民始疑穀梁子亦曰誓誥不及五帝觀此言禹乃會群后

誓于師則是會與誓皆出于舜禹之時矣蓋合諸侯以欽承
天子之命豈可以無會有軍旅之事將徵衆以用之豈可以
無誓此允舜禹所以不能廢有會有誓亦何害于未施信而
民信之未施敬而民敬之而又謂誓者啟民所以叛會者周
民所以疑此徒見春秋之時盟會之煩詰誓之數而民不信
也則謂帝王之時亦然此蓋未嘗深探其本原故也濟濟有
衆衆盛之貌咸聽朕命咸聽朕誓誥之命也蠢動也此蓋所
以肇言有苗之罪也夫苗民之所以蠢動而不服者以其昏
迷且不恭也惟其不恭故侮慢自賢惟其昏迷故反道敗德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言其國亂無政而禍及斯民弃而不保

民既弃而不保是以知天將降之咎也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
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
惟其苗民之罪為天所斷弃故予以爾衆士奉天討罪之辭
以伐有苗之罪爾尚庶幾一乃心力其將有功勳以復于上
三旬苗民逆命者言禹率諸侯以征有苗至于三旬而苗民
猶弗服也漢孔氏曰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
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有苗所以生辭此說不然夫有苗之罪
在所當誅也久矣禹以是寬待之至是蓋五六十年矣文誥

之命威讓之辭豈有不盡苗安得以是而責舜哉而唐孔氏
云以大聖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誥之辭使之得生辭者
有苗數于王誅逆者雖以言服故稱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
其生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退而又不
復往更何辭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
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大聖人之遠謀也信斯
言也則是舜德益用師進退皆出於權譎變詐之謀何期聖
人之淺邪要之苗民逆命但是昏迷不恭耳不必從而為之
說益贊于禹者益是時亦從禹出征見苗民負固恃强不可
以威服也則以言贊佐禹欲使之班師振旅以德懷之也謂

德至於動天則將無遠而弗屆彼苗民者豈能終不服哉欲
德之動天則在天順天道之常理滿招損謙受益此實天理
之常也謂人之處心自滿者招損益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
喪厥功也謙抑則自受其益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
言此者欲禹以謙冲之德不與苗較苟順乎天理之自然則
有苗將自至矣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
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此又言舜之克諧瞽瞍之事以見德之至者雖其凶頑之人猶
可以化服之也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謂舜之居側微畎畝之

時也是時為父母所疾自咎其不順于父母故號泣于旻天
又號泣于父母蓋自盡其怨慕之德其所號泣于父母旻天
惟負罪引慝而已蓋引咎以自責不以為父母之失也孟子
載其言曰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于我
何哉此負罪引慝之實也惟其負罪引慝故供為子職不敢
不盡其力祗載見瞽瞍謂敬其事以見于父起敬起愛而不
敢怨也夔夔恐懼之貌謂恐懼齋莊愛敬盡于事親也惟竭
至誠以事其父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夫舜之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而其至誠實有以感格于上天之心則雖瞽瞍之
頑猶至于允若以是知至誠可以感格于神明也如此況茲

有苗之頑未至於瞽瞍之甚苟使禹以德懷來之彼將自至
何必區區以干戈而征之此益贊于禹之意也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薛氏曰昌言盛德之言也此益禹以益之言為盛德之言於
是拜受其言而然之遂為之班師振旅而歸也班師旋師也
左氏傳曰班馬有聲謂還馬也入曰振旅出曰班師謂班師
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禹既班師振旅而歸於是大
舜布文德以懷來之也大舜之文德何時不誕敷至是而後
誕敷者蓋責己自反不與苗較彼知聖人之大度足以有容

如此則泯然遷善之心油然而生此其所為誕敷文德也干
盾也舞者執之以為扞蔽明位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蓋武
舞也羽翳也亦舞也舞者執之以為蔽翳也簡兮之詩曰左
手執籥右手秉翟蓋文舞也言舜之格有苗不用干戈以服
之惟舞干戚于賓主兩階之間而苗民自至拜考此言蓋史
官形容舜禹盛德不用干戈以服有苗惟優服無事舞干羽
于兩階而苗民自至此形容不盡之意於言外非禹之班師
振旅而歸舜于庭以是為誕敷文德而望苗民之來也故曰
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禹既不用干戈以與苗較惟誕敷文德
以來之故至七旬而有苗自格格與有恥且格之格同言有

所感慕而來也夫唐虞之世聲教所被訖于四海之外不服者惟一有苗國而已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國之逆命何難之有而舜禹懷之以德待之以寛逆其君而不服則爲之分北其善惡而析居之分北而猶不服命率諸侯而征之亦不責其必至也又爲之班師能使之自服蓋自苗民始叛至于是凡五十六十餘年然後得其心悦誠服聖人優游寛大之政非後世所能及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四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五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皐陶謨　虞書

皐陶謨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謨如辰之有樸立之于此萬世之所取正也謨有二或出於祖宗之謨所以貽法于子孫如胤征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伊訓曰聖謨洋洋是也或出於臣之謨所以告戒乎君者大禹謨皐陶謨是也皐陶謨一篇從首至尾皆是禹相與問荅之言而乃謂之謨者蓋雖與禹相荅問其實陳於帝舜之前此其所以謂之謨史記曰帝舜朝禹皐陶相與語舜前此

説是也夫惟相語帝前故楊子雲曰皐陶以謨爲帝謨不曰爲禹謨也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典謨皆稱稽古而其辭則異典主於記載堯舜之事篇名曰典故於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於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此皆稱述堯舜之德也謨主於記載禹皐陶之言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下皆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而下皆皐陶之謨也名篇曰謨故即以其言屬於若指古之下猶言其謨之如此也然而大禹謨又增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二句者此見禹成治水之功聲教訖于四海然後爲帝陳謨也皐陶直言謨而

已故不載陳謨之故而直述其言也薛氏以文命敷于四海
為禹德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為皐陶之德至於下文禹曰
俞如何其文無所屬則謂其間當有脫文此蓋未深考典謨
命名之旨而欲以其體合而為一其說之不通則委曲遷就
而為己意蓋薛氏之於經過其說之不通則多欲變易經文
以為己意如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以下則欲
屬於五紀於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而下數語則欲屬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上皆拘私
立義輕議聖人之經不知古人多闕疑慎言其餘予嘗以
謂王氏於經失之泥泥則多鑿薛氏於經失之易易則多欲

變易經文以就己意蓋矯枉過直者此古君子之通患也允
迪厥德謨明弼諧此皐陶之謨也先儒以謂人君當信行
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以謨明弼諧謀廣聰明以弼
諧為輔諧其政上二字加廣聰下二字加其政然後成文皐
陶之言必不若是之迂也王氏曰迪道也允迪謂允當于道
苟以允迪為允當於道而下文又加厥德二字豈不為贅哉
要之此二說皆以人君之躬行其德故與下文齟齬而不合
予嘗聞之劉丈昭信曰迪如啓迪之迪如冏命曰迪上以非
先王之典是也言人臣欲以至誠啓迪人君之德則其謨不
可以不明謨不明則不能開陳道義以啓迪人主之德謨明

矣而欲弼人主之為則不可以不諧弼不諧則訐許太甚非
所謂優游厭飫而入之也謨明弼諧則事君之義盡于此矣
皐陶言此者將與禹推此以率舜也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
禹於是然其言既然其言遂問謨明弼諧之道當如何也皐
陶曰都者善其問也言人臣欲謨明弼諧以共迪人主之德
則當使人君慎厥身修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物格而
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
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
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古之所以明明德於天下始於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者凡欲以修身而已身既修矣則擴而
充之至於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無不可者然而
修身者又不可不思為長久之道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
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此其所謂思永也欲修身而思
永當以何為先惇敘九族庶明勵翼此其所以當先惇厚也
敘次也惇敘九族謂親親也庶明近臣也勵勉也翼輔也近
臣皆勉勵以翼己謂尊賢也蓋親親者仁之本也尊賢者知
之本也人君之治天下其極至於仁知不可勝用而其原則

必本於親親尊賢之二者通可遠在茲者謂修之于此而致
見于彼者在此二者而已中庸論治天下有九經修身也尊
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
人也懷諸侯也自修身至於敬大臣體群臣則其本立矣自
其本而推之無所施而不可堯舜之治天下禹皐陶稷契之
陳謨於君其致未嘗不本於此

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拜昌言曰俞則其昌戚之言也故拜而然之孟子曰禹聞

善言則拜蓋謂此也禹既然其言矣皐陶於是又推廣其女
而欲盡乎通可遠在茲之道者必在乎自尊賢之道而推之
以盡夫知之哲自親親之仁而推之以盡夫安民之惠然後
可也禹曰吁嗟歎之將使舜敬重其言而行之故嘆之也咸
若時者猶言若茲惟帝其難之謂皐陶之言如此帝當難其
言而行之也所以在於難其言而行之者蓋知人始於尊賢
自尊賢而推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則能官人安民始
於親親由親親而推之至於惠則無所不愛無所不愛故黎
民懷之此蓋所以推廣皐陶之言而發明其義也知人則哲
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則盡乎安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
備矣此其所以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壬也巧言令色孔壬謂共工也靜言庸違象恭故言巧言
令色孔壬言甚佞也與善言孔彰之孔同舜既流共工放驩
兜竄三苗矣而其戰戰兢兢之心惟恐又有如此之人復出
而為惡故未嘗敢忘憂畏之心禹則以謂苟能用皐陶此言
而盡乎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則不復憂畏如此之人矣共工
驩兜其大姦大佞在朝廷之上故以憂畏言之三苗為諸侯
在外故但曰遷而已蓋小人在朝廷之上者尤為可畏也不
言何畏乎共工而言巧言令色孔壬者蓋言共工之所為如

此其為可憂畏又甚於驩兜有苗也若但言何畏乎共工則
未足以盡其義也自先儒王氏皆以惟帝其難之為指堯而
言之獨張橫渠以帝為舜所以必從張橫渠之說者蓋以禹
不當謂堯為帝於大禹謨帝德廣運已論之詳矣而又四凶
之誅在舜歷試之時當堯之時雖知其大惡大姦然而未嘗
有可誅之罪故釋之而不誅非憂之畏之而不敢誅也苟以
惟帝其難之為指堯而言則是禹之意以堯未能盡其知人
安民之意故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壬審如是說則禹之言是所以貶堯非所以稱美之矣又
與帝德廣運異矣不知張橫渠之言為善夫所謂四凶為大

姦大佞皆在所憂畏此但言驩兜共工有苗而不及於鯀者
蓋所謂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旣以知人爲難皐陶又爲詳言知人之道以謂苟得其要
則其爲之亦不難也㩀龜山曰知人安民此皐陶謨一篇之
體要也九德而下至於庶績其凝皆知人之事也自天叙有
典而下皆安民之道也非知人使九德咸事而安民者未之
有也此說爲是中庸曰取人以身言必己之有是德然後可
以求於人也故曰亦行有九德謂用人之道必在復之於身
先有是九德然後可以求他人有德然求他人有德不可以

信其空言而遂以爲有德也故必言其行事深切著明者乃
可以信其德故曰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謂稱其人
之有德必言其人之所行某事以爲驗也如四岳薦舜曰有
鰥在下曰虞舜此所謂言其人有德也而曰瞽子父頑母嚚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載采采也蓋觀人之
法苟不求之於躬行之際而徒信其言語文辭聲音笑貌之
間則小人獨情飾僞得以僥倖而進惟取人之際必考其行
實則小人無所容其間也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
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禹於是問皐陶九德之目皐陶以九德之目而告之也自寬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彊而義人之德不出於九者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
之行也君子之德必至於成德然後爲行德而不至於成則
德非其德也寬而不栗柔而不立至於剛而不塞彊而不義
皆非成德也德之非成是皆有以賊其德而德不爲我有惟
寬而能栗柔而能立至于剛而能塞彊而能義然後謂之成
德德至于成然後可用也聖人備道而全美故其德無所不
盡自非聖人不能無所偏惟其有所偏故自古帝王於其一
時之人才必有長養而成就之因其所偏而長其善救其失

苟於九德之中而有一德之成則可謂之小成矣由此而積
至於九德無所不備然後謂之大成故觀人之道必于九九
德而察其人材之成與未成也寬則易失之放縱故必能莊
栗然後爲成德柔則易失之懦弱故必有以立志然後爲成
德愿則易失於朴野則必戒以恭亂者有濟亂之材如武王
所謂亂臣十人是也易失於輕忽故當戒之以敬順擾者多
失於無斷故以果毅戒之直者多失於不能容物故以溫和
戒之簡者易失於苟故必濟之以廉剛者多失於上氣而好
爭故必濟之以塞實彊則無所屈撓多不中節故成之必在
合義上九字者人之性質所固有者下九字所以成其德也

恭之與敬剛之與强其義亦相近此蓋隨宜立文唐孔氏疏
云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
理物内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又曰剛是性也彊是志也當
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强也剛彊相近
此說是也皐陶言此者蓋謂苟能以此九德觀其人才之成
不成全不全則知人之道無復餘蘊矣彰厥有常吉哉者言
雖以此九德觀夫人才成不成又必其德之有常者然後可
以爲德一作一輟未足以爲德也且以一德之常明之如霍
光可謂有濟亂之才耳而其爲人在漢武帝左右小心謹慎
未嘗有過是其能亂而敬而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
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此其亂而敬之有常者
哉武帝以是知其可用故其末年托以遺孤卒能擁昭立宣
不負社稷之寄彼於九德之一能守有常武帝彰而用之其
成效已如此況於九德咸事則其效宜何如哉皐陶以是爲
知人之要信彰厥有常哉此則德雖一動罔不吉也有徵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自宣三德而下又言知人之道見於官人者則是其義也而
豈嘗舍人曰以天下之才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以一
已之才爲天下用則爲天下用而不足蓋爲天子者毋有天
下之廣必能盡用天下之才兼收並蓄罔有或遺然後能成

天下之治故必用是九德之人自寬而栗至彊而義者無所
不收無所不受蓋所謂丘陵積土以爲高江漢積水以爲大
大人合并以爲公也惟其以是天下之才選爲天下之用則
雖天下之大不足治也至於諸侯則其地不若天子之廣其
民不若天子之衆故於九德之中能用其六則足以保其社
稷知其人民矣卿大夫之於諸侯又其小者故九德能用其
三則可以保宗廟此言所處之勢有廣狹則所用之人亦有
多寡也宣達也孔氏以浚明爲須明行以浚爲須於義無所
據按古文書浚明與濬哲字同則知浚明者是亦宣達之意
言卿大夫能日夜宣達三德之人使之顯明足以保卿大夫
之家日嚴祗敬者謂敬重其人也王氏以爲貌嚴行祗心敬
亦不必如此之分別也要之既曰嚴又曰祗又曰敬但謂好
賢樂善之心有加而無已也言諸侯能敬重六德之人與之
共事則足以保其諸侯之邦亮采者輔其事也諸侯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故其于六德之人必與之共事至卿大夫則但
宣達之而已言各有所當也據言三德六德但謂有九德之
中有三有六不必指定其德以充三六之數鄭氏以謂三德
自簡而廉以下六德自亂而敬以下信斯言也是直而溫以
上大夫之所不得有德而恭以上諸侯之所不得用豈非誣
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
此言天子官人之道也言為天子者必能於此九德之人兼收並蓄合而受之既合而受之於是敷而施之職位之間使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者蓋其所治者僉大則其所用者必盡天下之材也俊乂在官孔氏謂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爲馬鄭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要之但謂才無大小皆使之居官有職位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也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

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王公之尊賢必在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也苟不與是不足以盡其尊賢之意也皐陶論天子用人必在使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諸侯之用人必在夫亮采至於卿大夫但言宣達顯明而已蓋所處之勢然也俊乂既在官矣於是百官皆相師法而百工之事各得其時也孔氏云百官皆是言政無非政以時爲是又以是爲政無非此說爲迂百僚百工皆指百官也師師指其人而言之故曰百僚惟時指其事而言之故曰百工其實一也撫于五辰言使百官各舉其職以順此五辰之時則衆工皆興也五辰之說張諫議論甚詳其說以謂木生于亥壯于卯成于未此三辰者皆木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寅卯正木之辰而春之盛德實在也火生寅壯于午成于戌此三辰者皆火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巳午正火之辰而夏之盛德實在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成于丑此三辰者皆金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申酉正金之辰而秋之盛德實在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成于辰此三辰者皆水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亥子正水之辰而冬之盛德實在也土已載五行而寄王于四季則辰戌丑未皆土之辰爲蓋五行之時分而言之爲十二辰合而言之則爲五辰其實一也蓋百官既得其職以撫順于五行之時五行既得其

順矣則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草木茂此庶績所以其凝也凝成也自翕受敷施至于庶績其凝此天子官人本末先後之序也皐陶之論官人于天子曰翕受敷施固無可疑者其於諸侯局之以六大夫則限之以三此則學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泥其文於章句之間也薛氏曰古之知言者志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者膠于言而貴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安得謂之僭天子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矣此論善哉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
王氏曰天子當以勤儉率天下諸侯不當以逸欲教有邦蓋
天子逸欲于上則諸侯化之亦將肆其逸欲以盤樂怠傲于
下使有邦者肎肆其逸欲則生民之受其禍可勝計哉而其
源則自夫上之人以逸樂導之也誠使爲天子者泆然無營
清心寡欲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彼諸侯者
其敢肆其逸欲于下哉故無教逸欲有邦者此誠端本清源
之道也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幾政也言當戒慎萬事之
政也上文既言官人之道至于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則其治

定功成以常人之情當國家無事之時則易安于逸樂而無
戒慎危懼之心此則危敗禍亂之所自萌也故戒之曰無教
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一日二日之間而危
亡禍亂之幾至于萬其所可畏如此可不盡其戒慎危懼之
意哉無曠庶官言非獨天子當兢兢業業於上又當勤勉群
臣之在官者使之各恭爾位而無曠其職所以必欲無曠庶
官者蓋凡設官分職其所治之事無非代天之事也使一官
之或曠則廢天之職矣天子雖兢兢業業于上而百官有司
廢天秩于下是亦危亂之道也故皐陶之賡歌勅戒既曰一
日二日萬幾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其意蓋欲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以盡乎君臣之道而共保無爲之治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
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事懋哉懋哉
下文結天工人其代之之意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言民有物則性之好惡之情無非
出于天之所以降衷者爲君者惟能克綏厥猷而已人之生
也其人倫之典天也故其彝倫有自然之敘矣人君勑之以
爲五典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
信五者各致其厚蓋所以助乎天之所敘也謂之人生交際

之禮天已定其等差有自然之秩矣人君自己爲五禮以吉
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
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五者各得其常所以助夫天之
所敘也勑有典自有禮必在夫君臣共致其寅恭畏謹衷吾
之意然後可以施化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既曰寅又曰恭
又曰衷亦與所謂嚴祇敬同謂其寅畏之意有加而無已也
蘇氏曰此二者道德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者能致之若天命
有德討有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天命有德凡有德則嚮于
天道嚮于天道天之所命也人君于是制爲五服以彰之五
服鄭博士曰自衮冕至于玄冕自九章至于一章是也天討

有罪凡有罪者則悖乎天道悖乎天道則天之所討也人君
于是制爲五刑以用之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是也天命有德
討有罪施之于刑賞之間必在於君臣共勉于政事然後可
以勸懲天下故曰政事懋哉懋哉叙有典秩有禮則君臣同
寅協恭和衷以助夫天之所叙秩命有德討有罪則君臣懋
於政事以助夫天之所予奪君臣之間盡道如此則可謂能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以代天工矣此皐陶謨
淳爲帝陳謨也典禮言勑我自我而命有德討有罪不言我
者楊龜山曰典禮自天子出故曰勑我曰自我若夫刑人於
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雖天子不得而私焉此說

是也典曰五惇服曰五章刑曰五用而至於禮則獨曰有庸
者王氏曰五典五服五刑之所施非一人之身若五禮則取
於一人之身而楊龜山以其說爲不然龜山之說曰禮雖有
五而其用則非一如五禮上自天地社稷宗廟下至山林川
澤以及四方百物皆有祭焉而其儀章器物各從其類不可
以致詳吉凶軍賓嘉亦莫不然故曰有庸哉然焉融本則直
作五庸與五惇五章五用無以異然世遂難以折中姑兩存
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古文書畏與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孔氏以上一句屬於天
命有德言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必命之下一句屬於
天討有罪言天明可畏亦因民成其畏民所叛者天必討之
按呂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明與畏字相對而言明者
人之所彰也畏者天之所畏也孔氏既以明畏屬於天討有
罪矣故遂以聰明屬於彰有德言天之彰有德則用其聰明
而討有罪則不用其聰明者乎此說不通而王氏張諫議則
又以聰明主於典禮而言明畏主於命德討罪而言夫明畏
主於命德討罪無可疑者而以聰明爲主典禮則失之泥要
之二句只一意蓋所以總結上文而盡其義亦不必分說本
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正爲命有德討有罪

而言也言天之聰明能鑒察善惡故其吉凶禍福之應未嘗
有毫釐之差爲人君欲觀其聰明明畏無觀諸他觀之民而
已天有聰明之道而其聞見則付之民民之聞天之聽也民
之見天之明也天有明畏之道而其好惡則付之民民之好
天之明也民之怒天之畏也蓋公天下之聞見好惡而褒貶
則天之聰明明畏不外是矣是道也達乎上下者一理而已
下爲民之所以好惡向背者此道也上爲天之所以吉凶禍
福者亦此道也所以必在察乎民之意以參天之意此理而
達于上下本無有二民之好惡向背則天之吉凶禍福應之
如影響矣故有土者不可不敬如此敬于民則敬于天矣敬

于天則民歸之矣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自允迪厥德以下至敬哉有土臯陶之所以爲帝陳謨盡於此矣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申誥之曰朕言惠可底行謂我言順於理可底而行其意蓋以謂我徒能言之耳至於行之則在乎舜與禹也禹曰俞者然其惠可底行之言既然其言而又謂汝之言不但見於空言而已亦可以致行其功蓋欲勉臯陶以共行其知人安民之言也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者言禹雖勉臯陶共行知人安民之事而臯陶猶辭讓不敢當也孔氏曰我未有知未能思致其善徒來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信如孔氏說則曰之一字徒爲行文蓋上下文勢已足雖不如曰字猶成文義也張橫渠薛氏皆以曰字當作日字下文予思日孜孜相類此說比先儒爲優雖治經者不當變易經字以就己意然而考之于經大抵曰之與■多相亂如洛誥曰今王即命曰釋文一音作曰呂刑曰今爾罔不由慰日勤釋文一音作曰以是知日字曰字經文多相亂而此下文又有予思日孜孜與此思曰贊贊襄哉文勢正相類故張橫渠薛氏皆作日此蓋有所據而云非率意而爲此說故可從也贊贊襄哉者孔氏以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薛氏曰日夜建進不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蓋爾雅襄字惟有二訓其一訓除其一訓上既不可訓除而用爾雅訓故遂以訓上必贊贊上哉故其說不得不如此鄭氏雖知爾雅二訓不可從又以襄字訓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其說尤爲無據惟王氏曰襄成也思一一贊襄以成禹之功也按春秋左氏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杜元凱曰襄成也王氏之訓蓋出諸此此說爲善臯陶之意蓋以謂使我獨底可績則未能爲禹之助以成其功而已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五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六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虞書

益稷

伏生之書以舜典合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按壁中科斗書始釐而爲二廼舜典愼徽五典而下正與堯典帝曰欽哉之文相接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下實與臯陶謨思曰賛賛襄哉之文相接則伏生之書合而爲一者是也而孔氏必釐而爲二者蓋古者簡冊以竹爲之編次而成書所編之簡不可多也故文之多者一篇之所不能容則釐而爲二雖釐而爲二篇文勢相接亦不害其爲一也既以釐之

則必爲之篇名以别之於是有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之目此但爲簡冊之便耳非有義於其間也書序既有此二篇之目而孔壁之中舊文雖爲一簡孔氏安得不釐而爲二哉以是知伏生之合之也由是理而推之也孔氏之釐正之因其簡冊之舊也故簡冊之當從孔氏而以二篇之文相屬而讀之則當以伏生爲正名益稷者以篇首有曁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簡冊猶論語有顔淵微子孟子有公孫丑萬章篇名篇也而唐孔氏則謂二人佐禹治水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此則過論也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

此文與臯陶陳謨同爲一時之事其文當與上賛賛襄哉相屬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蓋臯陶既已陳謨于帝於是呼禹使汝陳其盛德之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禹既承命于是拜而嘆美以謂臯陶之謨既已盡善矣然復何言哉惟思日夜孜孜盡臣職而已臯陶曰吁嘆辭也臯陶於是嘆而問禹以予思日孜孜之事爲何如也楊子雲曰禹以功臯陶以謨當舜之時禹臯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其上臯陶

陳謨而不敢自矜其功禹成其功而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令以陳其盛德之言而禹乃謙遜不敢即承令而遂言之也其意蓋以謂臯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恐不逮其何以有加於臯陶故臯陶問其何如而禹但以孜孜奉臣職見於已試之效者而荅之也周希聖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禹之謙遜以謂坐而論道者必臯陶而已特作而行之而已此說是也自此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實禹治水本末先後之序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於是天下之民皆昏墊溺困於水災也四載說者不同孔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而史記及尸子愼子

漢書溝洫志所載無此大同而小異水乘舟陸乘車諸說皆同泥乘輴史記作橇尸子作蕝慎子亦及溝洫志作毳山乘樏史記作橋溝洫志作梮然而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輴與橇蕝毳一物也樏與橋梮一物也輴以板為其狀如箕用以擿行泥上樏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皆治洪水之時以此乘之以為跋履山川踐行險阻之具也雖其制度不同不詳見於經然自漢以來其說如此必有所傳聞也或者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兗州之功十有三載乃同則以為禹治水實四年而成功故謂之四載世多喜此說蓋其文數時會亦似有可信者然而四載止

治水而言謂之四載可也何以謂之乘四載乎又其乎數反覆緟語而不合蘇氏論之詳矣隨山刊木者蓋禹之治水自通障蔽始於禹貢之書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後言奠高山大川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蓋禹治水之初必先烈山澤驅禽獸以通障塞障塞既通然後土功可得而施之暨益奏庶鮮食益是佐禹治水禹當大水土未平民未粒食於是暨益教民食魚鱉鳥獸之肉而充飽也奏進也奏庶鮮食進于民也鳥獸新殺曰鮮故曰鮮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障塞既通矣然後可以施其治水之功使川澤之水各有所歸也史記以道弱水以下為九川蓋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沇也淮也渭也洛也通有九川然亦不必如此之泥要之謂九川者但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導之使之各有所歸也距四海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說者遂以導弱水入于流沙為西海黑水紋為南海後至于大陸以播為九河入于海者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然海之

量谷受衆流若如此說則是西海所受者惟一弱水南海所受者惟一黑水無此理也若以決九川為九州之川澤無所不決而距四海為江水皆歸于海則無所不包矣濬畎澮距川謂川澤之水既有所歸於是體理其地則為溝洫以宣洩平地之水使皆歸于川澤亦以為耕稼之漸也考工記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一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不

言遂濬洫而曰畎澮者蓋舉小大以包其餘也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則比其功役又倍于隨山刊木矣故所藉以
為衆庶之食又非鮮食而足也故于鮮食之外又加艱食焉
者薛氏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艱難而得之者也古者凶年飢
歲五穀不熟民無所得食於是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
藕以充飢者所得艱食即此類之謂也謂使民食鳥獸之肉
又加之以草木根實之類以足之也艱食鮮食則民無阻飢
矣於是又勉之以阜通貨賄以給其資生之具懋遷有無
有以之無也如魚鹽從山林材木從川澤是也化居者化易
其所居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使滿而去使滿而來其說

是也既然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
興農事而使其享其粒食之利粒食者五穀之食也民既粒
食則飢饉墊溺之患皆可以免矣舜使禹陳其盛德之言禹
謙遜自牧不敢以陳謨自居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
之時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于其間蓋洪水之初
浩浩懷襄下民昏墊而其終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其間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蓋欲君臣之間相成
警戒其兢兢業業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如此則國家之福永
永無窮矣鮑叔子謂齊威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管仲無忘
束縛于魯時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大禹之思日孜孜其意
如此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舜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禹謙遜不敢自居惟述其治水之
時本末先後之序以致其日孜孜之意而皋陶猶以為未
也於是然其日孜孜之言而嘉謂之曰汝之昌言可師法
所當為帝陳謨禹既不獲遜矣於是又陳謨以戒於舜曰都
帝慎乃在位此雖勉狥皋陶之意而陳其實所以申結上文
之意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其終也至於烝民

乃粒萬邦作乂則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治定功成
法度彰禮樂著晏然而視天民之阜安無可憂者然聖人不
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多難矣而君臣相與
焦心勞思以拯生民之飢溺既免有濟然人之常情安於無
難必將志其所可戒則驕奢淫佚之所自萌而危敗禍亂自
此始矣故禹之陳謨敢以一言曰帝慎乃在位蓋謂欲守此
盈成之業綿綿社稷無疆之休者惟在慎之而已董仲舒曰
堯舜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蓋為人君者苟以謂為樂
則將窮天下之欲以供耳目之娛故不能保厥位至于顛覆
喪亂而不悟苟其居是位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以敘其畏慎之意則其位之安如太山而四維誰得而奪
之即禹之言簡而盡若此可謂一言而興邦矣帝曰俞者然
禹之言深喻其儆戒之意孔子語顏回以克己復禮之目則
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謂欲克
己復禮者當如此也禹之陳謨盡于慎乃在位之言帝既虛
心聽之君臣之間不待問而辨也故又推明其義爲帝盡言
之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先後之序當如此也安汝止者言
安之所止不可以不安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詩云緜
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

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蓋人之所
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得以移之矣苟能
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外物曾不足以動其心如
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此實慎乃在位之本
也惟幾惟康其弼直言能安止矣又備盡此三者然後有以
盡夫慎乃在位之道也惟幾者言人君當戒慎萬事之微而
不敢忽也惟康者言當安靜天下之民而不擾之也其弼直
者言輔弼之臣當得切直之良而用之也自古太平無事之
世上恬下熙四方無虞若可以無慮矣及其禍亂一起卒至
陵夷敗壞而不可復收者其禍未嘗不出于三者爲君者每

安焉安而不悟危亡之幾禍之所自萌也好大喜功以擾斯
民禍之所自萌也人主好佞於上群臣致諛于下上下相徇
不聞切直之言者亦禍之所自萌也苟能惟幾以成天下之
務惟康以安天下之業又能使其弼直以通天下之情危敗
禍亂無自而萌而慎乃在位之道盡于是矣惟動丕應徯志
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自安汝止至其弼直
可謂能定矣惟其能定故動而有爲也則可以大應夫徯志
之民此其所謂能應也徯志謂民之於君聽望而應視儀而
動從上之志而樂從之也惟爲君者無以大慰斯民之望故
有俾庶而不從苟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則民固得所

欲矣故之徯志于我而我之發政施仁有以待應之孔氏曰
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傾命以待詩曰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惟動丕應徯志是宜于民人也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故有以昭受上帝之命天將命以休福受天之祐永
永無窮矣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其禁之則至于九州攸同
萬邦作乂天命眷顧錫以休福何以至此苟于此能兢兢業
業以慎乃在位如上之所云則固有以昭受上帝之命而天
之命以休福至于億萬年而無易是天重命之也天與帝之
稱雖異其實一也嘗考經之所載其稱天稱帝者大抵皆是
變其文以成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既曰丕乃震

思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既曰惟帝不畀又曰惟天不畀凡此之類甚多是皆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但須如此然後可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以休猶此但是不欲言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用休故變其文曰上帝必從而為之說則鑿矣故詳考此章之義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靜而無事也則君臣盡道於廟堂之間其動而有為也則天人協應於幽明之際定之於此應之於彼蓋不期然者此禹所以諄諄反覆為帝申言之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初必承衰亂反覆昏暴殆天授人

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弊指克窮之國於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恐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慎之房玄齡魏徵以其身之所歷而言之故于創業守文之難易俱有所屬若禹者親與益稷之徒跋履艱難跋越險阻以定洪水之難故其始之所言者無非所謂創業之難及其洪水既平帝方命之以陳其嘉謨嘉猷以為徹戒故其終之所言者無非守文之難蓋其意亦以謂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文之難方將與之圖之觀唐太宗之言則禹之所陳謨

本末首尾不煩訓詁而可通矣夫禹之陳謨其意不出諸此而太宗乃與之合若太宗者亦豈可多得哉帝曰吁者禹之陳謨蓋盡於此矣帝于是嘆其言而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非一人之所能為必資群臣之助也臣哉鄰哉孔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相成此說未通據下文云欽四鄰則其所指禹之僚屬左右前後所與協力以事君者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此蓋指禹而言也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為我之助也鄰哉臣哉言之不足又重言之也我自古人多重言之如疏哉疏哉時哉時哉歸哉歸哉以此臣鄰二義反覆言之以見致意之深也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自臣作朕股肱耳目以下此又申言責夫臣鄰之義也蓋人君當資群臣之助猶手足耳目為之用也自左右有民以下所以解釋其義也王氏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言作股肱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於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心之所欲為亦不能獨成其功要必資手足耳目之助使手足耳目之職發於外則心之思慮亦不能獨成故帝言此者必自夫群臣之助也予欲左右有民言我欲助我所有之民也此即孟

子所謂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謂我左右有民以教育成就之汝當輔翼於我也宣力即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也予欲宣力四方謂我欲宣布其力于四方汝當黽勉以為之蓋陳力就列人臣之職也故曰汝為至于左右有民則非人臣之事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天子之職也人臣但為之助而已故汝翼言各有所當也汝翼汝為申言作股肱之事也雖申言作股肱之事然而必欲以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汝明之為目汝聽之為耳則不可要之汝為汝翼皆是手足之用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觀視也予欲觀古人之象謂我欲觀視古人法象作服之制於天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是知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故謂之古人之象十二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為正其說以謂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黹紩也畫以為繪紩以為繡畫與紩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于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紩以為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其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于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于裳此周之九章也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為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為首虎蜼毳淺毛是亂毛故以毳為名此成周增損有虞氏之服制也鄭氏所言皆有所據而云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為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理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

服汝明結之予疑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耳豈其中雜入宗廟之彝樽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唐孔氏曰暑月則染絺為裳而繡之以為祭服豈暑月染葛而為服而冬月則釋而不用邪此其失二也而又以華蟲為二物以粉米為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氏曰性曰采施曰色言以本性施於繒帛蓋以為衣繡以為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按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自天子至於卿士

其服皆有差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周禮觀之則知唐
虞之制亦必有尊卑等差於其間作服汝明者恐其亂於上
下之分故使之明尊卑等差以示之也夫自天子至於士宗
廟宮室車服冕旒圭用莫不有尊卑上下之差此但言作服
者舉其一以包其餘若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
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舜使禹作服以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其意蓋謂如此而已自先儒以

來觀象以作服之等差所繪所繡之物雖有不同而論其所
以觀象作服者則無有異義也至王氏始謂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凡此德之屬乎陽者故在衣而作繪宗彝藻火粉米凡
此德之屬乎陰者故絺繡在裳辨物則知善之爲善知善之
爲善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則聖人之能成矣介甫害有
韓退之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
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王氏於經其鑿如此則其無補費
精神蓋又甚於韓退之矣故楊龜山力辨其非楊龜山既辨
其非矣而其說又曰日月星辰天象也山地之屬也服之所
以體天地也龍華蟲天產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行而在下

者藻火粉米地產也黼黻人爲也故絺繡在下此則流而入
　王氏之說而不自知是皆目睫之論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聞六律五聲八音則
　可以察治忽也忽不治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亂
　又在乎出納五言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聲樂之所自生生於詩歌
　之發於志者有詩然後有歌有歌然後有樂詩歌和則聲樂
　用之而無所不和詩歌不和則聲樂亦不和矣李札嘗觀周

　樂歌列國之詩則知其國之政若身親而見之故欲察治忽
　必在乎出納五言出納五言者爲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
　下若關雎葛覃之類上之風化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此所
　謂宣之於下也納五言者謂取下之言播於詩歌者以達於
　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舜之韶樂既和矣又使群臣
　出納五言以在治忽於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所以盡善盡美
　如天之無不蓋如地之無不載也汝聽言汝當聽詩歌以察
　忽也若汝明汝聽蓋所謂申結作耳目之義也五言即宮商
　角徵羽之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

僃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我之所言所行苟有違戾於道者汝當以禮義弼正於我汝
無面從我之違退有後言謂我違不可弼也蓋禹之所諭慎
乃在位者必在其弼直舜則答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此蓋容受其弼直之言也舜大聖人也所言所行爲
法於天下後世豈復有違於道義者哉而曰予違汝弼禹亦
大聖人也其事君盡忠亦可爲萬世法豈復有面從而退有
後言者哉而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君臣之間相與儆戒
有不得不爾惟其兢是事而尤不忘儆戒之心此其所以爲

大聖人也欽四鄰者言諸汝既弼我之違又當儆汝左右前
後翊與比肩以事上者與之同心協力以輔台德也汝既能
弼我之違又能欽四鄰以輔德矣其有不以輔弼爲意曲從
以順上之旨者是庶頑讒說之人也若不在侍者謂其所行
不在於是雖其所行不在於是然未可以讒說殄行之故遽
加之刑戮也則必盡其寬厚之道以待之此所以生其愧耻
之心使之遷善悔過而不忍納之於小人之域矣侯以明之
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此三者皆所以生愧恥之心也侯以明
之謂明侯射之禮以別賢否古之射者必設鵠王大射則供
虎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射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射則供麋

侯皆設其鵠古人之於射蓋所以觀其賢不肖其容體比於
禮其節奏比於樂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賢否邪正皆見於射
使之間庶頑讒說之人而侯以明之者蓋使知其不正而反
於正也撻以記之謂榎楚二物收其威也蓋鞭撻於其小過
使之記而不忘苟記而不忘則終身不犯矣書用識哉是以
書其過於冊而不忘此三者皆是不忍遽棄之於小人之域
故爲之皆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之心油然而生與樂
則生矣之生同欲並生哉蓋欲庶頑讒說之人並生愧耻之
心聖人所以待之既如此之盡則其間必有同心以向善者
聖人無自而知之則使樂工納言而颺於上以觀其心其有

格則承之庸之惟其長惡不悛怙終不善而終無遷善改過
之望者然後納之於刑薛氏曰論語曰有恥且格格改過也
承者爲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古者奉圭幣而爲之曰承格
則承之庸之蓋謂其改過者則薦而用之此說是也自庶頑
讒說至否則威之其客見於舜與其詳見於此此龍之職而
乃以命禹揔其事庶頑讒說必小人之有才者雖其邪佞最
爲可惡然苟使人君能以寬厚爲心爲之生其遷善之心至
其一旦翻然而改未必不爲一時豪傑之才推上之人素之
於小人之域而刻覈太至則彼以不肖之心應之矣自古有
志之士惡小人欲盡去未有不爲小人所中小人得志則國

家之勢遂以陵遲不能復振兩漢之末皆生此也舜之言曰
庶頑讒說則是其中非無小人之雖有小人而舜不與寇賊
姦宄同棄於皋陶之刑方且設為一官為之納言以待之如
此其盡故雖一時之小人莫不變心易慮歸於大中至正之
域善乎邵康節之言曰堯舜之世天下非無小人也是難爲
其小人也所謂難其爲小人者謂雖有小人而染於聖人之
教亦將變而爲君子此唐虞之世所以比屋可封而自三代
以下所不可企及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
帝時舉

禹曰俞哉然帝之言也雖然帝之言又以廣帝之意不以帝
之言爲然於是故曰俞哉與其他人曰俞者異也舜謂慎乃
在位必資於群臣之助汝當欽爾四鄰以共弼予達其意望
於禹者可謂大矣禹則以謂輔弼之責雖在臣鄰然而帝當
廣延天下之賢人使之居輔弼之任無以謂賢才止於此而
已光者充也光天之下者猶言普天之下數天之下也海隅
者四海之隅也蒼生者謂蒼蒼然如草木之生也黎獻賢人
在側陋獻賢也如大誥曰民獻有十夫于翼論語曰文獻不
足徵皆賢之稱也謂之黎獻者孫氏曰士大夫而上冕弁在
首則緇玄爵韠其色不同至於野人戴髮則但黎首而已黎
首之民謂之黎民賢黎民謂之黎獻此說是也凡此普天之
下至於海隅之至遠蒼生之至微其萬邦之內賢而黎首莫
非帝王之臣帝當思舉而用之也禹之意蓋言當時之賢人
或有處於版築耕釣之微而未仕於帝朝者帝當旁搜博採
而罔有或遺之使處輔弼之任以爲天子之助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
同日奏罔功

既廣求天下之黎獻必在於敷奏以言使陳其嘉言嘉猷以
啓沃於上既敷奏其言矣而又明其衆功以考其言事而責
其實用謂之敷納謂之明庶皆是兼收並蓄罔有或遺之義

矣謂言無所不納功無所不用也既敷奏其言明庶其功審
知其可用矣於是旌之以車服爲求天下之黎獻而登用之
也帝既廣求天下之賢才虛心以納其言責實以明其功而
旌之以車服其好賢樂善之心有加而無已則在位之人誰
敢舉賢而爲士以讓其所不如之人推賢讓能則庶官咸和
矣故敢不敬應於帝以弼其人主之違以致其耳目之
助帝苟不如是則好賢樂善之心昏矣故遠近布同日進於
無功苟遠近布同日進於無功則禹雖欲欽四鄰以致其輔
弼之功亦不可得也唐武氏無道於用人無所難不惟人得
爲士亦聽自舉其後開元賢臣協贊幾致刑措者武氏之所

收也及德宗好察多忌士無賢不肖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宣公論之以謂武氏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取士觀宣公之論若此則禹謂帝不時敘同日奏罔功者誠非過論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此言堯子丹朱之所以失天下者以規舜也夫禹之陳謨釋帝當廣求天下之黎獻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而又車服以庸其言可謂大矣而繼之以丹朱之遊傲虐以戒之者蓋自古太平無事之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其君未嘗無好賢樂

善之心其所以至於好賢樂善之心皆則從諂日進而不自知者未嘗不始於一日之慢遊也唐明皇開元中用姚崇宋璟之徒以致太平庶幾正觀之治一旦惑於女色荒於遊田之樂不恤國事其一時賢人如張九齡之徒皆屏於一時而不得志其用者惟李林甫楊國忠宇仙客數人而已是明皇一人也自開元以前而觀之則好賢樂善之王也自天寶之末觀之則好賢樂善之心無毫釐存於胷中原其所以致此者蓋本於一日之慢遊也舜聖人也雖萬萬不至於此然而君臣相與警戒之道不得不爾襍內翰曰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之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威靈當時人君皆不以爲罪而書之史策以爲美談此說是也蓋人臣之進言極其切直而無諱者此誠盛德之士漢溝洫志云堯禪舜朱處丹淵爲諸侯朱是其名丹乃所封之國蓋堯之子也無若丹朱傲者丹朱之不肖敝以一言曰傲也惟慢遊是好以下又言其傲之實也言丹朱惟慢桑之遊是好也罔晝夜頟頟者言傲戲而虐無晝夜也常欲肆惡無休息頟頟不休息之狀也古者小人之爲惡者必傲傲者必虐終風是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此州吁之所以亡者也罔水行舟言丹朱習於無水行舟爲能推於陸也論

語曰羿善射奡盪舟孔氏云奡多力也能陸地行舟此奡丹朱之類也陸地非可以行舟丹朱恃其力多推之於陸地而行之古者謂多力者舉百鈞扛洪鼎揭華旗謂他人之所以不能舉我爾能舉之朋淫于家謂妻妾亂而無別也丹朱爲堯之子當傳堯之天下惟其慢遊傲虐淫亂之故故堯不以天下授丹朱而授於舜此所以用殄厥世不能嗣堯之天下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此又言己之懲創於丹朱之惡起於一日之慢遊故不敢不

遲勉以事功也娶于塗山國之女也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
水蓋其娶妻甫及四日遂往從治水之勞以拯生民之急也
啓呱呱而泣孟子曰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言禹之治
水嘗過其門聞啓之泣其聲呱呱然不暇子之惟荒度土功
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毛氏曰荒大也大度土功之事也
晉重耳出奔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
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
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
遣之醒以戈逐子犯重耳之所以能成霸業者姜氏與有力

焉蓋未有沉溺於妻子之愛而能建大功立大節者禹拯生
民之難思天下之溺由己之溺不暇顧其妻子至於沐雨櫛
風腹無胈脛無毛而不以為勞其志如此舉天下之聲色嗜
好曾何足以易吾之此志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洪水未平之前上古帝王之世已有其制矣洪水之後下民
昏墊則五服之制於是地壞而無別禹既平洪水至於九州
攸同庶土交正於是輔成其五服之制以復其舊王肅曰五
千里者直方之數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
掌是禹輔成之力也至于五千里每服五百里五服二十五
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為千里也州十有二師者孔鄭之說
不同孔氏以謂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薛氏云
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
此師也哉以是知孔氏之說為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
諸侯為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下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相應其說為長而其所以為每州立十二師之說則為不可
信蓋其說以謂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禹弼五服之殘數
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
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
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蓋百國一師

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
百國在圻內合於春秋傳禹朝群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
之言而先儒王肅之徒謂禹之功在於平治水土不在於闢
拓境土地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聞焉以是知鄭氏此說其
附會雖若可從而其理則非但其論每州建十二諸侯以為
之師則其說可行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謂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也蓋自甸
服至綏服方三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荒服各一千里是
九州之外也自甸至綏每州建十二諸侯為之師要荒二服

每方建五人為之長此詳内而畧外也而其若干諸侯而置
一師若干種落而置一長則世代久遠不可得而知也矣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謂内之每州十二師外之每方五長皆迪道上之德而從上
之政教以有其功惟三苗頑凶負固不服之國不肯執功帝
當以三苗為念而憂勤於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禹
之陳謨有及於此蓋謂四海九州既已悉服苟使天子者不
能窒其利慾之原則情竇一開慢遊傲虐無所不至將見一
國叛之天下靡然日入於亂矣昔唐明皇之時海内無事四
方諸侯奉職貢於京師不敢有後者及其六一旦天子或於女

色侈心遂生忠直受疏讒諂並進朝廷之勢輕祿山竊發於
幽陵兩京陷没四海橫流雖李郭之徒盡其忠勇以圖恢復
之功而河北之地卒為割據之壞終唐室而不能復收舜之
時既有頑弗即工之三苗苟使舜忽而不念至於怠忽之心生
憂勤之志怠三苗乘間而起則雖内之十二師外之五長各
迪有功亦不足恃也禹之陳謨其言至此旨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王氏以謂禹言苗頑弗即工之事帝當念其罪而誅之也故
於下文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謂皐陶方施刑於苗
民惟明大勸人主以用兵豈禹所以愛君之意哉苗之凶頑

率六師以征之猶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哉此說為
不可用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至於帝其念哉則皐陶與禹
相與語帝前其謨既無餘蘊矣故舜併陳二人之功申美之
謂天下之人皆迪我之德者是汝禹之功也蓋非弼成五服
至於五千則無以建師長無以建師長則何以各迪有功此
蓋因其言而遂美之也皐陶又能方祗禹所敘之功而施其
象刑亦明於人之功罪輕重各得其宜也漢孔氏以皐陶方
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二句為史官之辭而鄭氏以為此乃
舜推美二臣之言鄭氏之說為長唐孔氏則以為此文上無
所由下無所結是不然自皐陶至此皆是禹皐陶相與語帝

前其陳謨既終矣然後申美二人之功而結之安得謂上無
所由下無所結哉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
皐陶為己憂觀二人陳謨如此帝美之又如此信乎孟子
之言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自此而下變言其所以作樂之功也其文當為一段不與上
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三十餘年其與禹皐夔益之徒相
與荅問者多矣夫史官取其尤彰明著為此數篇以詔後世
其言止於是而已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
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其文

勢相屬故薛氏以謂舜以苗民逆命率閫方敢厥叙而行法故夔又進諫言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致而況於人乎王氏則以謂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治功於是乎成矣故夔稱其作樂以美舜也凡此皆欲會同數篇所載以爲一日之言豈史官獨載其一日之言而盡遺其餘乎此理之必不然也理之所不然而必爲之說故其說皆牽合而不通今皆不取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享禮曰升歌淸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謂之聲歌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故謂之下管是知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皆堂上之

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皆堂下之樂也蓋樂之作雖有上下之異其實相合以成樂也孔氏謂戛擊柷敔所以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其說亦無所據但以意度之耳然其義則有可疑者蓋雖有堂上堂下之異其實一樂也其作止節奏必相待而成聲堂下既已設柷敔豈於堂上又設之邪則戛擊不得爲柷敔戛擊既非柷敔則搏拊亦不得爲節奏之用明矣沈內翰曰鳴球非可以戛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據沈意但以戛擊爲戛擊鳴球以搏拊爲

搏拊琴瑟意此說爲可矣至謂和之至詠之不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亦不必如此楊子雲長楊賦云戛滴鳴球劉良注云球樂器也戛滴拊擊也顏師古曰戛擊擊考也以是知鳴球固可以戛擊矣古語云拊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拊五絃目視雲漢則琴瑟固可以搏拊矣蓋樂之作聲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歌詠者但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歌人聲也鳴球玉磬也玉磬而謂之鳴球者案考工記云梓人爲筍虡羽屬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虡鳴鱗屬以爲筍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以其筍虡如鱗羽之鳴故曰鳴球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

此蓋謂樂聲和則神人和也祖考來格者非謂有神靈光景之接於人也蓋祭義曰其入室也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以是爲來格也據此作樂必是在宗廟祭祀之時此之謂祖考來格者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知有虞氏之祖宗蓋顓頊與堯也此之作樂當在顓頊與堯之廟然以堯爲宗則可以堯爲考則不可謂之考

則疑瞽瞍之廟以考爲瞽瞍則祖者瞽瞍之父也祭法之言又復不可信然舜受堯之天下而韶樂之作豈不作於堯之廟而作於瞽瞍之廟於義未安然其代遠矣不可得而考矣

虞賓者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虞猶微子爲客於周也夫丹朱之傲慢遊虐可謂難化矣今也感樂之和其在位也與大助祭之群后以德而相讓小人之無不和蓋可知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下管以下此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大司樂曰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是也鼗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還自擊所以出音柷者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

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而櫟之蓋樂之始作也則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謂之合止

笙鏞以閒

笙樂器也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笙竽類也三十六簧者謂之竽十三簧者謂之笙鏞大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相對而言蓋樂詠歌迭奏也案儀禮云歌鹿鳴以笙南陔閒歌魚麗以笙由庚閒此所以迭奏也

鳥獸蹌蹌

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夫韶樂之奏而能使鳥獸蹌蹌而和者蓋樂之所以不能感物者以其不得中聲也苟得中聲則小大動植無有不感格矣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況舜之誠德召和氣於上夔之典樂調中聲於下則韶樂之奏而鳥獸蹌蹌無足疑者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此又論其舞也蓋樂之作也九德之歌升於堂上者九德之歌衆樂依之而舞於堂下者則舞於庭九韶之舞也謂之簫韶者孔氏曰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以象鳳皇之聲故奏之而鳳皇來

儀其說不然案古文尚書簫字從竹從削箾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箾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削之箾注云舜樂名箾韶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箾者其字從竹從削之箾以是知箾韶二字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簫之簫故指籥管以爲細管之備而說者又謂編管爲之其聲簫然如鳳皇聲此皆曲爲之說非古書之本意今當從古文書以箾韶者爲舜樂之總名則得之矣九成者鄭氏云韶樂之作所以象治功之成而舜治功之成見於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其樂以九爲節歌於堂上者九德之歌舞於庭者則九韶之舞亦猶武王之功成於六故其樂以

六爲節也鳳皇來儀者鳳皇羽族之最靈者其爲物也治則見亂則隱不可求而得不可豢而養今也感樂聲而至舞於庭而有容儀也自古太平之世鳳皇出而以爲瑞氣後世或見於衰亂之朝者此蓋索而後獲非其自至不足爲瑞也歐陽曰鳳皇鳥之遠人者也當舜之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之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時也鳳皇適至舜之史因並記其實以爲美故世因以鳳皇爲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此說未爲允當周公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觀周孔之言云爾以謂鳳皇爲非有

道之應可乎若以鳳皇爲瑞見於昏亂之時則衛與帝王之瑞爲不足信矣歐陽之說不可從自祖考來格至於鳳皇來儀是皆韶樂之所感召也然於堂上堂下文勢各有所屬者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音合而從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而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又別於一時也論樂之効於字釋文無音當作如字讀據此當是變而起語之辭宜讀爲烏擊石拊石猶言戛擊鳴球也韶樂之作八音皆備而獨言擊石拊石者蓋五音〔聲〕之播於八音而角之聲其數六十有四其聲在於清濁小大之間而石尚焉其聲有清濁小大之間則尤難和者石聲屬角石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有不和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備韶樂之和而言之也此雖但言擊石拊石者其實總簫韶全樂而稱之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羽鱗可以謂之獸則鳥獸皆可總而名百獸也尹者正也庶尹者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非庶尹允諧在於百獸率

舞之後蓋言百獸鳳皇猶且如此況百官者乎昔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乃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亦格明而感人則庶尹允諧微而感物則百獸率舞原其所以感〔作〕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其樂之傳至孔子之時千有餘年而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以是觀之其感人者如此則知當時所感從可知矣觀孔子之忘味與季札之稱嘆之言雖極其褒崇稱美之辭豈有一言之溢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文中子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矣故考焉而皆當以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以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於一書也至後世簡冊繁多始分爲三詩始於商書始於唐虞春秋始於平王魯桓公之際而其原派皆出於書故自西周以前歲月之終始惟見於書此春秋之未分也虞夏賡歌與其書而並傳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三者皆合而爲一舜禹皐陶之賡歌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於書而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三者

皆出於一而後之學者各自分藩以立同異故學詩者不知有書學書者不知有詩學詩書者不知有春秋學春秋者不知有書詎以是爲學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學詩者當自此始庸者用也助語也孔氏云用庶尹允諧之致故作歌以戒安不忘亂據此一段乃是史官載舜與皐陶相與賡歌之辭上文曰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其文意全不相貫但其文有庸字故孔氏從而爲之說考之於理不通在所不取詩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觀舜之君臣相與答問於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於者

皆言之不足又從而嗟嘆之辭自帝庸作歌以下是皆嗟嘆之不足而見於詠歌也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旨語此所謂歌也舜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皐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此則道其意於詠歌之前也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者此舜言爲人君者不可不敕正上天之命蓋天難諶命靡常其治亂安危之命果有自敕而正之哉時既安矣危之所自萌時既治矣亂之所自兆時既安矣時既治矣此之謂時危萌於安

亂萌於治此之謂幾惟時者言順天命於治安已成之後惟幾者言參天命於危亡未兆之前此其所以能敕天之命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首稽首颺言曰

念哉

人君欲敕天之命惟時惟幾非人臣之助則治功無自而濟故形之於賡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蓋一人之身手足喜悅從事於一身以爲元首之助則元首爲之興起亦猶人臣趨事赴功以爲人君之助則人君亦從而興起百工熙哉者言百官之職亦熙然而興起也熙興也下言百工則知上言股肱者專指大臣而言

之也舜旣望大臣如此則皐陶於是拜手稽首颺言以奉之
承所歌之意也拜手者自首至手稽首者自首至地言盡敬
於君也颺者大言而疾曰颺皐陶旣拜手稽首而又颺言曰
念哉者蓋舜之所歌泛指當時大臣而皐陶欲使當時大臣
咸念夫帝所歌之意於是宣言於衆謂凡我同列大臣皆念
帝所歌之意故曰念哉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欽哉言凡我同列之大臣當率欽其上之命以興作其事業
又當愼汝所守之典憲無敢不欽也屢省乃成欽哉者謂夫

成之事則作之興之旣成之事則省之察之使無廢壞又不
可不欽哉率作興事愼乃憲則能敕天之命而惟時矣屢省
乃成者則是能敕天之命而惟幾矣皐陶旣與同列諭其所
以惟時惟幾以助天子敕天之命於是又續成帝歌以致其
規戒之意賡續也載成也皐陶之歌而續成於帝者蓋帝所
歌謂夫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以望於臣也皐
陶之歌謂夫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是臣之所以望於君
也以足成其意也所謂賡載者亦猶訪落之詩蓋在嗣王朝
於廟之時訪于諸侯之言必繼之以敬之詩然後其義乃足
故作序者於訪落之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於敬之序曰

敬之群臣進戒於嗣王也此亦賡載之意也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此亦以人身爲喻也元首明於上股肱良於下亦猶人
君明於上則人臣得以盡忠於上此庶事所以安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皐陶之歌旣及於此猶未足盡其儆戒之意故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者破碎而無大略也君叢
脞於上則臣懈怠於下故股肱惰則事所以墮廢而不成也
孔內翰嘗論此言以謂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
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
庶事所以康哉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

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
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皐陶明五刑敎刑之事舜不治
也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治也益爲虞垂作共
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相總百官自稷而下分職以聽
爲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
物生矣君不可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不勞
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此說盡之矣夫有虞之治所以能
冠百王之上者惟其君臣各任其職而已孔子曰無爲而治
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又曰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蓋君無爲而執其要於上臣有爲而致其詳於下

其治歷萬代而不可及原其所以致此者亦無出於賡歌之教語耳蓋由其嗟嘆之不足形於歌詠故雖曰不過數語然言有盡而意無窮使讀之者如聞諸絃歌發越之音可以一唱而三嘆也三百篇之原流蓋出於此學詩者不可不察也帝拜曰俞往欽哉若益拜受其言而然之自今以往君臣皆當欽其事而踐其言也禮曰君於臣則無答拜蓋至尊之勢無所屈也然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也皐陶之賡歌舜拜而受之豈亦以師傅之禮而待皐陶歟按大禹皐陶益稷三篇當時君臣相與都俞吁咈之辭史官取其深切著明者以為三篇垂於後世然

堯舜行事其本末既載於二典必為此三篇者蓋以君臣之盛德尤在於此故歟嘗觀唐太宗之為人父子兄弟之間閨門衽席之上蓋有不可言者然其所以致正觀之治至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者由貴勢好賢屈己以從諫而已然太宗克勵矯揉自力於善故也太宗豈真能好從諫者哉強勉而行之未必出於至誠而其所成就猶且如此是故當時史官述其聽諫之事以為正觀政要之書以示後世子孫亦以其能成正觀之治者有在於此故也知太宗之所以能成正觀之治則知舜之所以為大者捨此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三篇亦無以見之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七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禹貢　夏書

書有五十八篇其體有六曰典曰謨曰誥曰命曰訓曰誓此六者錯綜於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會而不可以篇名求之先儒乃求之於篇名之間其堯典舜典則謂之典大禹謨皐陶謨則謂之謨至於訓誥誓命其說皆然苟以篇名求之則五十八篇之義不可以六體而盡也故又增而為十曰貢曰征曰歌曰範雖增此四者亦不足以盡書之名學者不達古人作書之意而欲篇名求之遂以一篇為一體因知先儒所

謂貢歌征範增而為十益有不知而作之者不可從也禹貢一篇姑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名雖曰貢其實典之體也學者知禹貢為典之體則謨訓誥誓命見於他篇皆可觸類而長故堯典舜典大禹謨皐陶謨益稷禹貢皆是史官記載唐虞之際所行所言之事其事非有後先之異故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亦如邶鄘衛之詩邶地所采者則謂之邶國風鄘地所采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錄故不得謂之虞書而孔氏乃謂此堯之時事乃在夏書之首禹之功以是顯此過

論也使其不列於夏書之首而列於堯典舜典大禹皋陶謨之間則禹之功遂爲不顯乎世乎以此知孔氏之說爲不然

爲別九州

此蓋作序者言禹所以治水之事所底之績其大槩如此也孫氏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自堯舜禹以前天下經界亦分爲九遭洪水之時經界圯壞封圻湮沒禹於是正其經界使九州各復其舊如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是爲兖州東北據海西距岱是爲青州之類是皆高山大川分別爲九州之界也

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漢孔氏曰刊其木深其流此說是也觀益稷所載謂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此所謂隨山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所謂濬川也既隨山濬川於是人得平土而居之至於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雖之任土作貢蓋洪水既平故任土地之宜而制爲貢賦之差觀禹貢之所載者有貢有賦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也即此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自下獻上之稱獻其土地之所有以供天子服食器用之具如兖州而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先王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而已多乎什一則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則大貉小貉也禹之取民既有田賦又有貢

蓋者鄭氏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奉獻其所有故謂之貢蓋九州之內土地所生之物有可以供天子之服食器用必使之得以辨其多寡以充每歲之常賦以是知所謂貢者其實乃在於九等田賦之內非於田賦之外別有貢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九州之貢雖有上下輕重之不同皆不過乎什一此所以爲任土作貢也別而言之則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出包匭之所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民之總名也觀禹貢篇雖載禹治水之事如是詳而堯舜禹之取於民者實存於此書是可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故以禹貢爲名也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

按書之序皆言作某篇而禹貢獨不言作者唐孔氏曰以發首言禹句末名貢篇名足以顯矣然考諸篇凡序篇名足以顯者而又曰作某篇者多矣此說不通蓋書之文尚簡嚴文不欲繁故上既言作而下不復言作亦猶仲虺既言仲虺作誥下文故不言作仲虺之誥微子既言微子作誥下文亦不言作微子與此同也禹敷土者禮記曰鯀鄣洪水而殛死洪

範曰鯀湮洪水夫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故鯀執此以為治水之法故其施功也惟務以土而湮之障之夫洪水之勢浩浩滔天奔突漂悍乃欲以土而障之以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而至於奔突漂悍也故至九載績用弗成若夫禹治水則不然以謂水性潤下惟使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矣故其治水也惟務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不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而水得其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史官言禹之治水而其初之一言曰禹敷土可得發明禹之意也隨山刊木者以除其鬱蔽驅其禽獸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言九州之界未有所定禹既隨山刊木除其蔽障之後於是以其每州山之高者川之大者畫為界面以定九州之分域也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夫九州風俗之所以異者蓋本廣谷大川異制也故禹之所定九州之經界以高山大川為之準所以然者本其風俗之異也故濟河惟兗州專以大川為之界荊及衡陽惟荊州則專以高山為之界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則兼以高山大川矣於是自九州而下各別其九州之經界而言及治水之曲折與其

田賦之高下貢篚之多寡蓋前目而後凡也孔氏曰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說不然夫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於刊木之下冀州之上非序也則知孔氏之說為不然

冀州

冀州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地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而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水各自東北入海也蘇氏之說曰堯之河水為患最甚江次之淮又次之河水冀兗為多而徐其下流被害亦甚禹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此說皆未盡蓋禹之治其始也必決其懷襄之水然後導川澤之流而其所為先後之序其載於九州之後導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說夫九州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夫治水之先後不在於此也夫洪水之為害泛濫於天下其治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斬而導之不可拘

於經界之限也故自導汧及岐以至又東北入於河其首尾
本末各有條理蓋治水之勢未嘗不自上而導下自下而決
之於海史官條列備言於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
畫定界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禹貢自兗
州而下八州皆言經界而持冀州不言經界者別帝都也雖
不言經界以餘州而準之則冀州經界實存於其間兗州言
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言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言西
河自西河以西也冀州之域三面距河自碣石東北流入於
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則折而東
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于大伾則又折西北流兗州在

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而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南河之
北西河之東王制曰自東河至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至于
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界也此篇雖不言冀州之經
界而冀州境界亦可以互見餘州之間故禹貢之書所以獨
出乎千載之上非後世地理家之所能及也周官職方氏冀
九州之經界正東曰青州正南曰荊州正西曰雍州正北曰
并州皆是指周之王都所向之方而言之况以王都混同于
其間無所異曰河南曰豫州非持不能別王都之所在乃并
與九州所止之方無所辨別也此則職方之　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先儒皆以冀州既載爲一句而漢孔氏以謂堯所都先施貢
賦役載於書至唐孔氏又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
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據經但有既載二字而諸儒遂加
賦役載於書之意按兗以下九州之名之下皆爲絕句惟冀
州之下有此既載二字而下文壺口二字又無所屬唐孔氏
云於壺口之下言治者欲見上下皆治也其說亦陋此當從
蘇氏之說以既載壺口爲一句詩曰俶載南畝謂始有事於
南畝也此亦始有事于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故曰既載壺
口治梁及岐禹貢山川地理歷三代春秋至于今且數千年
其間地名既世代變易各有不同又其川瀆下流多所圮壞

無復考據唐孔氏諸先儒所載山川地理而附益之以班孟
堅地理志所載其意蓋以謂孔氏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
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班孟
堅據漢山川必當得其大槩故正義則引以爲據今姑依正
文所載而旁採諸儒之說以正其義是非取捨尚在諸友博
學多識而自擇焉某亦不敢自必也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
岐在雍州漢地理志曰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
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蓋壺口在河
之內乃屬於冀州梁在河之外故屬于雍州言冀州之水而
及于雍梁岐者曾子曰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

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屈北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横流别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所以獨言于冀州者以雍州之山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孔氏曰高平曰原今以為郡名故漢有太原郡岳陽者孔氏

曰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地理志岳陽者即太山之南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自出岳者經之下文所謂太岳是也山南曰陽太岳之南汾水之所經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夫河過孟門龍門而汾水自東入焉汾不以道則河亦失所經也故既載壺口而修太原繼之夫壺口曰既載而太原曰既修者曾氏曰經始而治之之謂載因其舊而治之之謂修禮記曰禹能修鯀之功則修之為言因其舊而治之可知矣壺口昔未嘗治也禹經始而治之故曰既載壺口太原則因鯀之功而治之故曰既修太原此說是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横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于衡漳地理志云河内郡有懷縣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王肅云衡漳二水名而孔鄭諸儒以謂漳水横流入河當從孔氏之說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勃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蓋此二水相合横流而入河也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之形南北為縱東西為横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縱而漳横矣禹自覃懷致功遂歷太行而北既得漳源而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則亦害于河流故也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書傳考究源流其說皆有依據比諸儒之說為最詳

學者能取信于先儒之說則思過半矣禹治水先後之序既見于下文導山導水之次矣而于逐州之下又各言其治水之曲折者蓋下之總載者惟著其首尾本末之大槩欲其脉絡相應則其文不可以詳故其文之所不備者則又于逐州之下言之欲使後世因逐州之所言究其水之所歸則亦會同于後之所總載蓋致詳于九州之閒而持其大綱于後則衆流各有所歸矣故逐州言治水之曲折蓋是欲聚一州之水于逐州之下使後世有所考據非謂先治一州之水使有所歸矣而後治一州也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故其所治自壺口至于衡漳皆所以治河流之害與夫别

流之入于河者爲之決導使之順序蓋于下文導河積石以
下載河流之大槩而其委曲則見于冀兗等州彼此相發而
治水之功可以盡見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

什一之法天下之中正也而其爲法莫本于堯舜之時孟子
曰欲輕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欲重於堯舜之道者大
桀小桀也以是知堯舜之道得乎輕重之中過乎此不可也
不及乎此不可也是以爲法皆得天下之中正而其定土田
之肥磽與貢賦之高下其遠近多寡强弱之差其存乎禹貢
之書商周取民之制皆損益此而已是知此篇所載田賦貢

篚之制正孟子所謂堯舜之道重則爲桀輕則爲貊其爲法
得天下之中正可以爲後世之所取則學者不可不盡心也
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
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
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蓋將欲教民樹藝與夫令地貢
斂賦必辨九州土壤之所宜土惟不同則所宜之穀亦不同
如周官職方氏荊揚州宜稻冀雍則宜黍稷之類因其土地
所宜而教之播種則其所收者必多也故禹於洪水既平之
後將欲教民粒食因而制田賦之差必先辨九州土壤所宜
以利民也然欲辨土壤之所宜有二曰白曰黑之類辨其色

也曰墳曰壤之類辨其性也先辨其色性之不同然後知其
播種之所宜如周禮草人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
麋渴澤用鹿以是知土地之不同其播種之宜必先辨其土
之色與性爲如何不可以一槩觀也冀州者色別其土則白
性別其土則壤所謂壤者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師古注漢
書曰太柔曰壤鄭氏注周禮曰壤和緩之貌其言雖不同其
旨則一也既物色其土宜則農事於是乎興故載九等田賦
之差於其下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蓋三代之取於民雖不出于十一
之制而其取之之法又不同一夫受田五十畝而以五畝爲

稅就其五畝之中挍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夏后氏之貢法也
一夫受田七十畝以七畝爲公田借民力而耕公田隨其多
寡而取之此商之助法也一夫受田百畝鄉內用夏之貢法
稅民無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制公田不稅此周之徹法也三
代取於民之法雖不同其數則不出于什一之數既不出于
什一而乃有九等之差者蓋九州之賦稅計其所入之總數
而多寡比較有此九等冀州之賦比九州爲最多故爲上上
兗州之所入比九州爲最少故爲下下其餘七州率皆如此
非是取于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鄭氏云田賦之差一
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九州一井稅五夫唐孔

氏破其說曰鄭氏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一
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
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孔氏之說甚善孔氏以謂此
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
定也孔氏之說既得之矣而又論上上錯則以謂一井一降
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
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此則又與前說違戾矣夫
孔氏既謂諸州相準以爲等級則是冀州雜出第二之時與
豫州比較自有多寡非出乎貢賦之時可以懸定也冀州之
賦出于上上錯者蓋冀州之賦較于九州爲第一而雜出于

第二唐孔氏曰多者爲正少者爲錯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
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
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上者以本
設九等分三品而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
上上錯也梁州之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
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
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孔氏之說是也夫九州之
賦體理其地者牧其田以授農夫校數歲之中以爲常矣則
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而九等之差亦不可易也而又有錯
出於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之不同不可必取於每

歲之常賦必時有所蠲以利民是以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
損多寡之不同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校
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
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焉
將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
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此言謂其有數而云將以救戰
國暴虐之弊政則可若謂禹貢之法爲不善則不可蓋九州
之賦既有每歲之常數而又有雜出于他等之時則是其于
凶年無取盈之理觀禹貢一篇然後知禹之貢法未嘗有不
善也禹之貢法固善矣意者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

於每歲之常賦又無雜出于他等之時此夏法之所以爲弊
也　本朝太宗既平河東制爲和糴之法是時斗米十餘錢
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改遂爲河東
世世之患夫謂河東和糴爲弊政則可若謂太宗和糴之法
爲不善則不可亦猶禹之貢法謂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則
可若謂禹之貢法爲不善則不可此孟子之言不可不辯
厥田惟中中
此又以九州之田別其高下以爲九等也鄭氏謂著其高下
爲九等王肅謂定其土地之肥瘠以爲九等而唐孔氏則以
謂若從鄭說則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者若從王氏

說則肥磽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則當以漢孔氏之說為正謂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矣于九州之土則以其色以其性言之至于其田分為九等之差者蓋自其發生萬物而言之則總謂之土故謂其色與性至于加人工而播種焉則謂之田然後可以九等高下言之也夫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其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遊畝所收之多寡而比較之然九州之間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則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也荊州之田下中而賦則上下田賦相較所差者亦五等其田賦相較所以如是之遼絕者蓋洪水既平之後民

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地闢地有先後人功有脩否不可得而均也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有如此之懸絕也其在禹之時必有說也自今而求之則不可得而見也而曾彥和袁思正之徒皆從而為之說以臆度之未必得古人所以輕重之意也徐州先田後賦冀州賦之獨先于田者蓋王畿千里之地天子之所以自治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載則非盡出于田賦也故以其文屬于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此所以異於畿內也貢篚之制自兗州而下皆有之而冀州獨不言者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于餘州也鄭氏此說必不然蓋特此州為治田出穀餘州獨非治田出穀乎非治田出穀則其所貢賦于上者果何物哉是知此說為不可用也曾号冀州之所以不言貢篚者蓋畿內之地天子之封內無所事于貢也蘇氏曰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意其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其不貢而多賦邪此說是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凡九州之載治水之曲折言于田賦之上者未定田賦而先有事於此者也言於田賦之下者蓋田賦既定之後而其功

乃成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者其功之成在於冀州之物土宜定田賦之後故其文勢屬於田賦之下不與覃懷厎績至于衡漳文勢相屬也恒水出恒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恒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河大陸在鉅鹿縣北此其皆出漢地理志也既從者從其故道也既作者水平而可耕作也曾氏云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在于禹貢田賦既定之後此說得之

島夷皮服

漢孔氏云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也此說不然夫茹毛飲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然也不必氶害既

平而後乃得其皮覩禹貢九州如九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
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織皮崐崘析支渠搜皆
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自
綏服之內皆有每歲之常貢至于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
也亦不責其重貨也間有欲効誠于上者則使之惟輸其所
有之物如蠙珠織皮之類是也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
曲之夷獻其皮服也蘇氏于揚州卉服云島夷所通至于此
州之皮服則云水害既除得服皮服是以此二句分為兩說
其自遠夷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

禹貢于逐州之末皆載其通于帝都之道孔氏曰禹治一州
之水既畢逆還帝都白所治孔氏此說未敢以為必然按地
理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則碣石者是負海之山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蓋遵海而入于河也冀州帝都所在禹治
水功畢而還白帝所治豈須遵海入河然後能至哉揚州不
言入于河者則是禹之欲至帝都必先由江以入海由海以
入淮泗由淮泗以入于河竊意當特必不如是之迂廻也鄭
氏則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若如鄭
氏之說則又不當叙於田賦貢篚之下也王肅則以凡州之
下說諸治水者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

涉之水名據禹貢所載乃是達於河之道非有往來乘涉之
事以是知此諸說皆不通而王氏又不以此句屬于逐州之
下而乃以貫于此州之上其說尤為乖戾惟周希聖謂九州
之末皆載其達于帝都之道蓋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
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
易此說得之冀州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
三面距河是其建邦設都之意實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
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于下言其所以達于
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于河為至蓋達
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然而青揚二州獨不言達于河者蓋

兗州之言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故青州直云達于濟蓋由濟
漯以入于河也徐州言浮于淮泗達于河矣故揚州直云達
于淮泗蓋由淮泗以入于河也既以九州之道達於河則其
翔于舟楫通于轉輸者無足疑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
蓋在冀當之北者達于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則必遵海
道以入于河然後至于帝都瀕河之地則徑自河以達于帝
都矣薛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
掖也　本朝祖宗都于大梁蓋所以取其轉輸之便自江淮
閩蜀而來者則道于汴河自京西而來者則道于蔡河自山
東而來者則導于五丈河凡欲至于京師者皆以達于河為

至是亦得乎唐虞建邦設都之意也

濟河惟兗州

自兗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別九州而曷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鄭漁仲曰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以荊山衡山之間爲荊州故曰荊及衡陽惟荊州濟衡者萬代不泯之山川也使荊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觀漁仲此言所謂得禹貢之意蓋由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皆可得

而考者由其以山川之高大者定逐州之界故也濟河惟兗州者孔氏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此兗州之界也孔氏於濟言據于河言距者唐孔氏曰據謂跨也距謂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北至東河也其意以謂據者其地不止于是距者則止于是而已此說得之濟字今文書作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氏班孟堅地理志皆作從水從𠂔按說文從水從𠂔字注云濟沇也東入海也而從水從齊字注云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東至癭陶入泜由此二字音同故後世遂以從水從齊字爲兗州之濟其實字訛也今當從古文書作從水從𠂔者爲濟州名曰

兗者古有經理天下以爲九州九州之疆理不可以無別也故州爲一名以別之其命名之意蓋出于一時之偶然其要欲辨九州之名耳不可必求其義也而巡注爾雅皆從而爲說以謂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曰兗兗信也餘州皆如此其說之是非蓋未可知然而荊州之爲荊原其意惟在于荊山爲界故耳蓋自荊山之外則豫州也而爾雅亦謂荊彊也其氣躁剛禀性彊梁以是觀之其爲曲說蓋可見矣要之學者之于經其義理之是非眞僞有以惑世者則雖毫釐錙銖之差不可不辨揚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氏兼愛摩頂放踵利

天下而爲之而孟子辨之以爲其極至於無父無君此則儒者之所當言也至於物之名數古人假借以爲別異此則不必辨也說者于十二律五音十干十二支之名從而爲之說凡此皆穿鑿附會無補于學者不如不辨之爲愈也

九河既道

此言兗州治水之曲折也河自大陸而北分爲九河以入于海九河之名則爾雅所謂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是也曾氏曰自徒駭至于鬲津皆是複名先儒以簡潔爲單名固不論矣爾雅所載但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爲異名

故分簡潔而爲二漢許商曰徒駭是河本道東出分爲八支審如許商所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爲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九河其一爲經流而其八者皆其支派也然據下文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其一爲經流以其八爲支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漢許商曰徒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唐孔氏云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以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理或然也孟子曰禹疏

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謂之疏九河則是禹之前既有九河矣遭洪水湮塞禹但疏而通之耳惟其疏而通之故謂之九河既道言九河皆已復其故道也

雷夏既澤

孔氏曰雷夏澤名周禮職方氏兖州其浸盧維鄭氏註云盧維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爲證瓠河經漯丘經雷澤其澤藪在濟陰城陽縣西北其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既澤陳博士云雷澤之水昔常散漫至是而聚也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湮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或導之而行或聚之而止順地勢之自然而已故無容私爲宜導而不行宜瀦而不聚其爲害也無所相異河既道澤既聚然後二者各得其宜此說是也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先儒並不著其水本末故孔氏曰二水會同此澤蓋謂同注於雷澤也按爾雅曰灉反入注云河流别出復還者說文云河灉水在宋據此二說則灉水乃出于河而還入于河非注于雷澤也沮水不見所出按地理志云沮水出常山元氏縣道安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然而常山非兖州之地曾氏云灉之下流與芒之睢水合灉濁而沮清合而爲一經所謂沮即睢水也然沮之字從水其字音睢

既音雎字不應與睢字相亂曾氏誤讀以睢字音雎故爲此說按左氏傳定六年楚莊王江漢睢漳楚之望也釋云睢七如反此可以與沮相亂然而又非與灉合流之水也以是知灉沮二水皆未可指定其處如先儒謂注於雷澤亦未可以爲定論要之會同皆異出而合流也是無疑矣周希聖云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爲喻其論甚善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既蠶蓋謂宜桑之土于是始有桑以養蠶也經曰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性惡濕也惟其惡濕故當洪水未平宜皆不得享夫蠶桑之利及夫洪水既平矣于是蠶桑之利始

獲故曰桑土既蠶然而九州之民皆賴蠶桑以為衣被而獨於兖州言之者蓋兖州之貢絲與織尤宜于此故于此州言之以見斯民之享其利也是降丘宅土丘山之小者兖州之地界于濟河之間平地多而山少當夫洪水滔天之時高山則為水所包民之避水于山者其害為輕陵則裹而上之民之避水于陵者其害為重兖州既居下流平地多而山少則民之被水之害比之九州為最甚今則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于是丘陵之民乃始降而居平地蓋居山之民降而宅土未足言也至于下流卑濕之地無所逃于湯湯之患者今降而宅土此尤可喜故于兖州獨言之

厥土黑墳

言此州之土以色別之則黑以性別之則墳墳者土膏脉起也左氏傳曰公祭之地地墳是知墳者起之稱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九州惟此與徐揚二州言草木者孔氏曰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按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之地則于草木為宜皇矣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兊以是知西北之地最宜于草木也至于東南之地沮洳卑濕則于樹藝誠非所宜竊謂此三州言草木者蓋此三州比九州之勢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遭洪水之害草木不得遂其性而至育其已久矣至是而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于三州言之以見水土既平草木得遂其性非謂此三州偏宜草木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厥田惟中下者田第六也厥賦貞先儒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蘇氏云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有不相當者蓋必有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故曰貞此二者不同當從先儒之說九州之賦相較而為上下之等雍州之賦出第六而兖州之賦不應又出于第六也先儒所以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者蓋參考九州獨無

下下之賦故此州治水最在後冀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此其說是蓋洪水之害河為最甚而兖州又河之下流其被墊溺之患比于餘州最為慘酷故雖能獲播種之功而土曠人希又卑濕沮洳之患未盡去是以樹藝之利尚非所宜雖田在第六而其賦比于九州為最少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

此謂兖州雖出第九之賦而猶至于十有三年然後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說者多以十有三載為禹治水所歷之年故唐孔氏云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蓋其役于餘州之賦若此其久也他州十二年

此州十三年馬融之說亦然曾氏舉高堂隆之言曰禹治洪水前後歷年二十二載兼是以鯀之九載并此十三載而數之爲二十二載也此說皆不然據此文承于厥賦貞之下而又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專爲兗州之賦而言也蓋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于餘州非所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功成也若果謂此州治水必至十三年而成功則其文勢不應在于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之下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州之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故貢此二物也有貢又有篚乃入貢之物盛于篚爲貢也古者幣帛之屬皆盛于篚蘇氏引篚厥玄黃爲證是也織文者錦綺之屬曾氏曰織文因織而有文者錦繡之屬不一故言織文以包之謂之織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八州之貢有多有寡之不同揚州荊州之貢爲最多兗州雍州之貢爲最寡者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强之以所無也雖有或多或寡然皆得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也浮于濟漯達于河顏師古曰以舟行水曰浮言泛舟于濟漯而後達于河也濟即下文導沇水東流爲濟以下是也史記曰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故穿爲二渠引河水北載之高地注曰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是也其一則漯川然二渠

之事不見于經難以考證按漢書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觀此文則是漯水于禹所流然未必禹所穿之渠也唐孔氏曰自漯入濟自濟入河周希聖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然按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此二說未敢以爲然要之此二水不必相通苟濟亦可以入河則亦可以謂之浮于濟漯達于河矣達唐孔氏曰從水入水曰達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捨舟而陸行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七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八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禹貢　　　　夏書

海岱惟青州

王制曰凡海内之地九州州方千里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此亦據大數言之未必九州之間每一州之地方千里無贏縮多寡于其間也如淮海惟揚州入淮至海蓋不啻千里以揚州而言之則于千里爲有餘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自濟距河自海距岱皆不及千里以兗青而言之則於千里爲不足以是知凡謂九州之方千里者未可以爲定數

也夫九州之地旣方千里而禹之分疆定界則不使每州皆有千里之界三三而九以合于九州方三千里之數而使多寡贏縮不同者蓋禹之別九州本以高山大川爲準旣必取高山大川則難以限于千里之地然而以九州之長短廣狹相補而言之則亦可以見九州州之方千里也管仲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室不可定以矩蓋物之不齊東北據海西北據岱唐孔氏云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觀禹以高山大川定九州之經界歷萬世而下雖有變更移易而禹之所奠者皆可攷也如青州曰海岱徐州曰海岱及淮其封疆之地旣各有所係矣至于爾雅不言青州者是青幷于徐也周官職方氏不言徐州者是徐幷于青也或幷于此或幷于彼而禹貢青徐之地係夫海岱及淮者蓋不可得而知也職方氏序青州則曰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曰淮泗其浸曰沂沭雖以山澤川浸定此九州之所在至于疆界之所至則惟指其所向之方而曰正東曰青州後世欲求職方氏青州之所在亦無所考據矣以是知地理之書自職方氏而下皆不如禹貢之善也

嵎夷旣畧濰淄其道

嵎夷卽堯典所載羲仲所宅之地也漢孔氏以謂用功少曰畧王氏曰爲之封畛也曾氏推廣王氏之意以謂嵎夷旣畧者言地接于夷不爲之封畛則有猾夏之變以旣畧爲封域其說比于先儒爲優先儒以用功少曰畧則必加用功二字于其下然後方成文義也禹貢之九州如冀揚之島夷此州之嵎夷萊夷梁州之和夷徐州之淮夷皆是此數州之境界于要荒之地故有蠻獠之民雜處于其地如後世蠻洞羈縻州郡是也此禹貢序治水之績與夫貢篚之屬則幷及之以見其地平天成之功斯無衆寡無内外莫不受其賜也先儒

以嵎夷萊夷和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爲狄名惟以島夷爲狄名而其謂水名地名者則皆不謂之夷狄之地是不然如春秋之時諸侯之國亦莫不有夷狄種類在其境內如揚拒泉皐陸渾之戎在伊洛之間羌戎皐洛氏在晉絳之間此類多矣安得指爲地名水名而不爲夷狄之地哉濰淄其道

按地理志云濰水出琅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其道者復其故道也此州雖近海然而不當衆流之所衝蓋河濟之下流則兗州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漢之下流則揚州受之故此州施功惟濰淄二水順其道以入海則其功畢矣蓋此州之功比于餘州爲最省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之土則色白而性墳至于海濱之土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也可煮以爲鹽者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齊管仲輕重漁鹽之權以富齊蓋因此廣斥之地也厥田惟上下田第三也厥賦中上賦第四也厥貢鹽絺鹽即廣斥之地所出也絺細葛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若蠯蚌蜆之類是也惟錯先儒以連于海物之下謂惟錯非一種此說不然夫旣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種矣又何須加惟錯二字于其下乎竊謂此鹽絺海物惟錯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木旣別是一物則此錯字亦應別是一物蓋如豫州所謂錫貢磬錯是治玉之石也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凡九州之貢從言于厥貢之下者是其一州之所出皆可以充此貢也或其州之所出者有至美之物則必指言其所出之地以別之若此州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徐州之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荆州之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是也畎谷也謂岱山之畎出此絲枲鉛松怪石之五物比於他處爲最美故以爲貢也觀禹之制貢所以垂法於後世非服食器用之物

不以爲貢也絲枲鉛松皆是服食適用之物無可疑者至於怪石則誠有可疑竊意當是時制禮作樂資以爲器用之飾于義有必不可闕者非是欲此無益之物以充翫玩之好也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人夫器與俎本皆適用之物惟其漆之雕之有以起後世奢侈之漸此所以諫者不止也其使制度之間有可已而不已則諫者宜愈衆矣舜禹必不爲也

萊夷作牧

顏師古曰萊夷者萊山之夷狄也按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邊萊人夷也左氏傳夾谷之會萊

人欲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此萊夷之為夷狄也明矣先儒但以為地名非也作牧者可以牧畜也蓋夷人以畜牧為業以射獵為娛故從其俗而言之

厥篚檿絲

蘇氏曰萊夷作牧然後有此故言厥篚于作牧之下考其文勢以萊夷作牧一句間于貢篚之間義或然也檿絲說者不同孔氏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蘇氏曰爾雅檿桑山桑也惟東萊有此絲以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陳博士曰檿絲出于桑絲不可織使萊夷貢其所無用之物則其受之為無傷也此數說不同據經文但言厥篚檿絲諸說皆以意度之不可指一說為定也

浮于汶達于濟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至西南入濟即下文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于帝都當浮于汶以達于濟然後由于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者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界也蓋其北境之接于青則以岱南境之接于揚則以淮也禹貢冀州不言疆境以餘州之所至而考之則知冀州在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蓋此所載地理最為有法其辭不費該括無遺非特冀州為然冀州之外八州亦有其山川之所至不言于逐州之間而見于他州者夫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之所至今其所載但及其山川之二境則是其所不載者亦互見于鄰州之間如荊及衡陽惟荊州及其南北之二境而不及其東西此則在夫讀之者以九州之境界而參考之然後可以參知其四面之所至故兗青揚荊豫梁雍皆為載其二面之疆界而此實不費辭也至于徐州則載三面之所至與諸州異者此又其辭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嫌于青州若言淮海則嫌于揚州故必曰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別其為

徐州之界然徐州雖言三面所至而其四境猶互見他州按爾雅曰濟東曰徐州是徐州之西境而水之所經也雖不見濟而濟在徐州東蓋可得而考若其長于記述豈能若是乎禹貢之書所以為萬世地理家之成說也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即下文導淮自桐栢以下是也蓋其發源在于荊州至于揚州之間其流始大而能泛濫以為患尤在于徐故此言之按地理志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然徐州之水以沂名之者多矣酈道元曰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

魯之雩門曾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者即此水也又武水出泰山武陽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出黃孤山亦曰小沂水許慎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是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此所謂沂蓋指蓋縣所出之水入泗之沂下文曰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蓋沂入于泗泗入于淮其原委相注故并與二水而言之其乂者言此二水者皆已治也蒙羽地理志曰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即論語所謂先王以爲東蒙主是也詩曰奄有龜蒙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言此二山已可種樹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者爾雅十藪曰魯有大野蓋此州藪澤之所在也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野大野也既豬水所停曰豬大野之澤往前泛濫今則豬水而爲澤也東平郡地蓋東原也底平謂致功而地平已可耕曾氏曰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則是水之流止與地之險易無所不見矣蓋淮沂其乂是水之流也大野既豬是水之止也蒙羽其藝是地之險也東原底平是地之平也流者止者險者平者無所不載則此州洪水之平蓋可見矣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此州之土色而別之則赤性而別之則有墳埴之二種曾氏曰周禮有搏埴之工老子埏埴以爲器惟土之膩故可摶可埏也墳者土膏脉起也漸進長也包叢生也徐州之地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爲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至于進長叢生故可書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厥田惟上中田第二也厥賦中中賦第五也厥貢惟土五色韓詩外傳曰天子之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其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　以白茅以社蓋天子之建社必用五色之土而徐州之土備此五色故使貢之也前言赤埴墳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赤色

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

夏翟孤桐浮磬雖徐州所貢非謂徐州所產皆可充此貢也然其所產必有至美之地所謂羽畎嶧陽泗濱皆其所產至美之地也羽即蒙羽其藝之羽羽畎羽山之畎猶云岱畎也夏翟雉也周禮天官夏采鄭氏注曰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又染入秋染夏鄭氏注云染夏者染五色也以是知夏翟者雉之具五色者也周官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故孔氏以爲夏翟羽中旌旄之飾然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

矣不但荏蒁也嶧陽者嶧山之南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
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陽即詩所謂保有鳧嶧是也孤桐
者特生之桐可以中琴瑟也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
之生以向日者為良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陸農師
曰梧桐性便濕地不生于崗引毛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
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則是梧桐生於山之陽最為難得
其孤生者又其難得之物也泗濱者泗水之旁也浮磬者謂
石之浮于水上者可以為磬也唐孔氏曰石生水旁水中見
石似石於水上浮為周希聖曰浮過也與名浮于實之浮同
雖惟泗濱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為磬據此二說其意蓋

謂石非浮物故從而為此辭要之不必須浮于水上然後謂
之浮磬之為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
以輕故謂之浮矣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曾氏曰成磬而後
貢之

淮夷蠙蛛暨魚

漢孔氏以淮夷二水名唐孔氏云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
水復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同此說鄭氏謂淮水之
上夷民獻珠與魚當從鄭氏之說按詩云保彼淮夷來獻其
琛則是淮夷不得為水名也蠙蛛者蠙即蚌之別名爾淮上
之矣當此洪水既平之後欲此蠙珠及魚之二物亦如詩所
謂來獻其琛是也

厥篚玄纖縞

漢孔氏云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此說不如顏師古之說曰
玄黑繒也纖細繒也縞鮮支也即今之素言獻黑細繒及鮮
支也曾氏之說尤爲詳明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衮
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入冠之以為首服
者也先儒以黑經白緯為纖纖縞皆去凶即吉之服縞亦為
祭服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則知纖
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服也記又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
縞又所以為燕服徐州之篚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

為玄纖為二物以纖為細誤矣此說又盡

浮于淮泗達于河

蓋言泛舟于淮泗以達于帝都也淮泗達于河之道二孔皆
無說蘇氏考據歷代事迹以證此言最為詳備蓋近世言汴
水者皆以為起于隋時故蘇氏辯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
于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按前漢書項
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
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洛汝泗
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
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之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而

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耳意其疏鑿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里餘間不可必知然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河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之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揚州之界南抵于海則是後世

閩廣數十州之地皆在于禹貢之分域矣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蓋以此五千里之地分爲五服也自甸服至于綏服每面一千五百里二面相距爲三千里此九州之內也綏服之外每方一千里以是要荒之服在九州之外也蓋禹五服以三千里之內外爲華夷之辨也然而以揚州考之誠有可疑禹貢甸服在王畿之內王畿南距于河自河至江一千里則侯服綏服之數已盡矣自江而南猶是揚州之界則要服荒服宜在九州之內然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則要荒之服又不得在九州之內此說求之于經齟齬不合當闕之以俟知者

彭蠡既豬

彭蠡在豫章彭蠡縣東蓋是江漢會處下文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於匯則彭蠡之澤蓋是江漢所會之處其延袤甚廣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即此澤也既豬者水既豬蓄于此不復汎溢以爲民害也

陽鳥攸居

漢孔氏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是之冬月來居此澤曾氏云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鴈是也冬日至而日北及春而鴈北向夏日至而日南及秋而鴈南向鴈之所居隨日所在故曰陽

鳥陸農師舉揚子法言云能往能來者朱鳥之謂之鴈一名朱鳥燕一名玄鳥玄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此之謂也考數說則陽鳥之謂鴈明矣陽鳥攸居謂鴻鴈來居於彭蠡之澤也諸儒之說皆同而竊有疑于此觀此篇所序治水之辭見于九州之下或山或澤或川或陵或平陸或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蠡既豬下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皆是地名而獨于此三句間言陽鳥攸居非惟文勢之不相稱然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夫雁之南翔乃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豈其洪水未平遂不南翔乎古之地名取諸鳥獸之名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氏昭公二十年公

如死鳥杜元凱釋曰死鳥銜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
名乎鄭有鴻雁在陳留雍丘縣漢北還有雁門入皆以雁之
所居爲名陽鳥意亦類此雁之南翔所居地名故取以爲名
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然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亦無所考
雖實疑其如此然亦未敢以爲必然也

三江既入

漢孔氏云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唐孔氏曰江從彭蠡而分
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蘇氏破其說以
謂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意度之耳不知三江距震澤遠
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此說爲是

而蘇氏之說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以予所見考之自豫
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
會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匯于彭蠡
以入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
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會於彭蠡則三江爲一至
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而禹貢猶有三江之名
曰北中者以味別也蘇氏蓋據其所見今之江流自彭蠡而
下但有一江故以禹貢之中江北江爲以味別鄭漁仲曰水
之入水緩者數步猛者不踰步間渾合而爲一豈得漢水自
大別與江合流至九江猶能辨得此是漢水耶以是知蘇氏

味別之說爲未可從據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則是禹之
時彭蠡之下有此二江也必矣蘇氏徒見今之江流合而爲
一遂爲味別之說蓋孔氏未嘗南遊也故蔽于所不見惟順
經文以爲之說蘇氏親見江水故蔽於所見遷就經文而爲
之說一則蔽于所見一則蔽于所不見其失一也蘇氏之說
雖失然而以三江爲有中江南江北江則其說可從蓋經既
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猶既有南河西河必有東河也顏師
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
所據而云耳蓋以此說爲三江雖未見南江原委之所注而
於經文猶有所本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

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
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迹也酈
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溢觸地成川故川舊瀆
難以爲憑蓋禹之舊迹其下流歷年浸久爲所漂沒者隨世
變更不可復考三江之說雖以經考之知其必有南江然而
不可指定其處如蘇氏之說也

震澤底定

逐州所序治水之曲折皆是列序其一州之水于其下非必
以文勢相屬如下文導岍及岐導弱水而下也而先儒乃有
此蔽如兗州言雷夏既澤然而考其源委之所注灘沮實未

嘗會於雷夏三江實未嘗入于震澤也然而經言三江既入而震澤厎定者蘇氏曰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之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此說是也韋昭注國語云太湖即五湖也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方圓五百里諸儒之語多與此同蓋太湖五湖震澤具區其名雖異其實一也而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則具區五湖又似不可合而為一唐孔氏以謂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亦順經文而為之說亦未必有所據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郭璞云竹之別名竹之小者為篠竹之大者為簜揚州有竹箭之利故當洪水既平之後竹之小大者皆得敷布而生也厥草惟夭者少長曰夭喬高也兗徐揚三州皆言草木兗之繇條徐之漸包揚之夭喬皆言草木之茂盛特史官變其文耳雖王介甫之喜鑿亦不能曲而為之說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孔氏曰塗泥水泉濕也顏師古云洳濕也蓋東南之地最為卑濕故也近世說者曰西北士大夫魏晉以前無有患脚氣重腿者江左以來故多有此以江左卑濕故也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者揚州之田比于九州最為下品如賦出第

七雜出于第六也顏師古曰錯雜出諸品既云上錯則是有所定而云非錯出諸品也田最為下品而其賦乃出于第七或出于第六者人工修也秦少游云今之所謂沃壤者莫如吳越閩蜀一畝所入比他州輒數倍彼吳越閩蜀者古揚州梁州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此二州之田在九等之中等為最下而以九州沃壤稱者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九第七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尚能倍他州之所入而況其上之數等乎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三品者金銀銅也鄭氏謂銅三色者非也瑤琨篠簜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職后祼獻則贊瑤爵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則知瑤者玉之次也此說是也琨按說文石之美者似玉則琨次於瑤蓋可見矣篠竹之小者可以為箭簜曾氏曰按儀禮樂人宿縣簜在建鼓之間說者以簜為笙簫之屬郭璞云竹闊節曰簜惟其闊節則其材中于笙簫矣齒革羽毛惟木者左氏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蓋齒革羽毛皆是鳥獸之肉可以供器用之飾者孔氏以齒為象牙革為犀皮以羽為鳥羽以毛為旄牛尾亦不必如此拘定也木

者蓋木之可以爲器用者亦不必指是楩柟豫樟謂凡木之貢皆出于此州也要之楩柟豫樟蓋木之最美者故先儒從而以爲言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島夷者南海之島夷也卉服者葛越也唐孔氏云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三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此說是也唐孔氏以島夷皮服爲島夷之人自服皮服非所貢也此言卉服亦非所貢此則不如鄭氏之說也鄭氏之說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按此文在于厥貢之下厥篚之上則其爲島夷之貢卉服者明矣服既爲貢則與冀州

皮服從而可知也厥篚織貝者孔氏云織者細紵也貝者水物也唐孔氏云魚有玄貝貽貝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按荆州云厥篚玄纁璣組璣不圓之珠也古者以珠貝爲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以入篚矣然而以織爲一物貝爲一物則織之一字爲無所屬經但曰織安知其爲細紵乎鄭氏曰貝錦名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此說是也蘇氏曰南海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亦一說也而其下文又曰其文斑斕如貝亦以成是貝錦爲證然今之吉貝木綿無有所謂班斕如貝者此說亦未從

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小曰橘大曰柚顏師古注漢書志云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貢之錫貢者待上之錫命而後貢非如厥貢惟金三品齒革羽毛惟木之類以充此州每歲之常貢也蘇氏曰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此說爲善鄭氏云錫所以柔金此州有錫則貢之或無時則不貢按揚州其利金錫則此州貢錫亦有是理據此文與荆州九江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其文皆聞于貢篚之間若以爲貢錫則非事辭之序故當從孔氏之說順流而下曰沿蓋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自淮而入泗然後由

淮泗而達于河也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曰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昔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蓋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淮通則何須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爲是之迂廻也哉按五代閩王審知以揚行密保有江淮每歲遣使者泛海由登萊朝貢于王夫淮之不通則必泛海由登萊然後可以達內治以是推之則揚州之達于帝都由江入海然後由海入淮泗也是禹之時江不通淮也明矣孟子生于周末去

禹之世為未遠而猶誤指當時所見之水以為禹迹自孟子而來至今數千年矣禹之舊迹湮滅亦已甚矣而世之儒者乃欲以今日所見之水而配合禹貢之書豈不猶膠柱而調瑟者哉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

禹貢有兩荆山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孔氏云在雍州導嶓冢至于荆山孔氏云在荆山惟此二山皆名荆故班孟堅有二條之說謂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則荆州之荆山也謂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此則雍州之荆山也以此二荆山名相亂蘇氏謂自南條荆山至于衡山之陽為荆州

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為豫州者其意蓋謂荆州之言荆者南荆也豫州之言荆者北荆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而以地理志考之其實不然此荆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荆州為北荆之荆則豫州之境界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荆州此說是也蓋荆之與豫亦猶岱之分青徐也荆及衡陽惟荆州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謂南及衡山之陽者蓋以衡為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謂南及衡山之陽然謂北據荆山則不可先儒以為據者皆跨而越之也若兗州曰東南距濟是越濟而東南也青州曰東北距海是越海而東北也此州與豫州荆山為界荆山之北則豫州也安得跨而越之哉故謂之北距荆山則可謂之據則不可江漢朝宗于海者江漢二水發源于荆州而其入海蓋在于揚州當禹之功未施揚州之下流既未有入海之道而江漢之源發于梁州其勢漂悍迅疾無所發泄而荆州實被其害故雖源委不在于此州之間然必使江漢朝宗于海然後荆州之民乃免于昏墊之患故于此州言之也據江漢之越荆州而來則必入于揚州之界自揚州然後注于海今于此州遽言江漢朝宗于海者孟子曰禹之治水也以四海為壑白圭以鄰國為壑彼禹之治荆州之水欲使荆州之民免于江漢之患而乃决之揚州則是以

鄰國為壑矣惟施功也隨導江漢之水于荆州然必使之朝宗于海而揚州之民亦免于昏墊之患此其所謂以四海為壑也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江漢相合以歸于海亦猶諸侯合而見于天子也故曰宗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亦此意也鄭氏曰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則過論也

九江孔殷

孔氏云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東合為大江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廪江八曰

提江九曰菌江據此數說皆謂江水至是分而為九曾氏則曰不然謂禹貢言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降水蓋洛水降水入于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渭曰過漆沮亦猶是也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焉故謂之會江合于匯謂之會者彭蠡所鍾二水別為南江故也江合九江謂之過者蓋其源有九則小于江故也如江分為九道則經于荊州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于導江當曰播為九江不應曰過九江此說是也曾氏此說既善然謂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以是為九江則附會牽強無所考據不可從也要之九江之

名與其地世久遠不可强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以入于江此則可以意會也鄭氏曰九江從山谿所出必有所據但以孔殷為甚衆似失其義此雖不言其名與其地據此孔殷當從孔氏之說孔氏云甚得地勢之中也

沱潛既道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荊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孔穎達云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言古人蓋知之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蓋此荊州梁州皆云沱潛既道故二孔氏有合流復出之說而蘇氏遂以味別之言為信夫荊之于梁相去遠矣而沱潛之水既合于江漢流數千里而復出猶可以味而別之必無此理以某之所見據爾雅曰水自江出而為沱自漢出而為潛是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于荊州者荊之沱潛也出于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不必有合流味別之說既道者言沱潛之水既復其故道也

雲土夢作乂

周官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夢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其澤跨江之南北按水經地理志諸書皆云雲夢在華容縣然此澤甚廣隨處得名不但此縣也孔氏謂其澤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地其說未然據經文以土之一字間于雲夢之間若從先儒之說于經文為不順當從王氏之說曰雲之土地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人有加功乂之者矣蓋雲夢雖總為澤藪之名別而言之則為二澤合而言之以為一澤左傳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昭公三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雲夢為二也王氏云爾者謂此雲夢之澤勢有高卑雲之澤則土見夢之澤則可以

作又矣然而史記漢地理志又皆作雲夢土宋作雲夢土則
當從孔氏之說矣此二說難以折衷姑兩存之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土惟塗泥者言此州沮洳卑濕亦與揚州同也厥田惟下
中田第八也厥賦上下賦第三也謂此州之土雖同揚州之
塗泥然其地稍高故其田加于揚州一等蓋荊州之地衆民
衆多培糞灌溉之功益至故能以下中之田而出上下之賦
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荊州所出之物大抵與揚州同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齒革羽

毛惟木而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然而揚州先言金
三品而此州先言齒革羽毛揚州先言齒革而此州先言羽
毛者孔氏謂以善者爲先薛氏謂以多者爲先此二說皆通
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齒革則是荊揚之所産
不無優劣蓋可見矣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顔師古曰杶木似樗而實漢孔氏曰柏葉松身曰栝杶栝柏
三木名也榦可以爲弓榦孔氏以爲柘亦不必如是之拘要
之凡木可以爲弓榦者皆是也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
所貢之木不可勝名也此州曰杶榦栝柏其所貢者止于此

而已此說是也礪砥砮丹山海經云荊山之首自景山至于
琴鼓之山凡二十有三山而驀山多礪砥者蓋荊州之所出
也礪砥皆磨石也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砮者中矢
鏃之用肅愼氏貢楛矢石砮砮蓋石之可以爲矢鏃者也丹
唐孔氏以爲丹砂王子雍以謂丹可以爲采此二說皆通
惟箘簵楛
鄭氏曰箘簵簵風也箘簵竹名楛木名顔師古曰皆可以爲
矢曾氏之說亦然曾氏云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府之垣皆
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
之所不能過也以此言之則箘簵竹之堅勁者其材中矢之

笴楛矢肅愼氏常貢焉則楛之材亦中矢之笴蓋箘簵楛皆
笴之良材也此說與顔師古同而孔氏但以楛爲中矢榦其
說未盡
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
漢孔氏曰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
下稱善箘簵楛出于三邦者尤爲有名故也三邦之地經無
明文難以考據按考工記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氏注云
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邦之故地歟蘇氏曰杶榦栝柏
礪砥砮丹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
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此邦之貢不以小大但致貢其名

斂而準其物易輕資致之京師此說不然夫所謂任土作貢者皆其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闕者故使準其本處所輸之賦而貢於京師若謂當貢之物準其名數易以輕貨致之京師正非作貢之本意也蘇氏以此爲底貢厥名之說比先儒爲迂鄭氏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尤爲無義據揚州之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荊州之貢羽毛齒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箘簵楛而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是此二州所出之物產大抵中原所資以爲兵器之用者晉文公謂楚子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皆君之餘也蓋中原

之所出者皆不得如此二州之精良故必責此二州者爲用以是觀之荊揚之壤所恃以富强者賴其有此而已故當天下之勢分爲南北之時據荊揚之壤者苟能嚴爲封境之備固守其物産之所出不使其波及于中原則以荊揚所出之物爲荊揚之用其兵革之堅利豈中原之所能及哉包匭菁茅孔氏以包爲一句謂包者橘柚也唐孔氏曰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按左氏傳齊威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則茅之有包自古然也以是知孔氏之說爲未然鄭氏云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之謂其包而又匭此說誠是

也若以匭爲纏結則非矣匭匣也菁茅供祭祀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顏師古云包其茅匭其菁以獻之亦不必如此分別孔氏以菁茅爲二物謂菁以爲菹茅以縮酒據菁即蔓菁也蔓菁處處有之豈必貢於荊州耶鄭氏以菁茅爲一物謂茅之有毛刺者義或然也

厥篚玄纁璣組

鄭氏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璣者珠不圓也組綬類此三物者皆入于篚篚而貢之

九江納錫大龜

薛氏云大龜國之所守其得不時不可以爲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于上先儒亦以爲錫命乃貢此則何以異于錫貢哉薛說爲當太史公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龜距冉長尺二寸然後謂之大龜龜至靈之物也所以決疑定策是國之守龜也惟其爲物之靈則不可以求而得不可求而得若責之以爲每歲之常貢則其擾甚矣故惟使九江之地有偶而得之若宋王之時豫且得白龜之類則使之納錫于上謂之納錫者與師錫帝曰禹錫玄圭之錫同意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浮于江沱潛漢浮舟于此四水也江沱潛漢其相通之始末不可得而見矣逾于洛至于南河蘇氏曰江無達河之道捨舟行陸以達于洛故曰逾于洛自洛則達於河矣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曾氏以謂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此二說皆相合然而蘇氏謂自江而逾洛曾氏謂自漢而逾洛此蓋爲差異然而以文勢考之當從曾氏之說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八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九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禹貢　夏書

荊河惟豫州

此州之界西南至于荊山荊山之南則荊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則冀州也蓋豫在荊之東北冀州之南而以荊河爲界以荊河之地而求之則豫州之界雖歷千載猶可考也如職方氏爾雅皆從正南爲豫州是徒載其北境而已載其北境而遺其南境使後世果安所考信哉所以後世地理家之所志惟以禹貢爲準如謂信安保定瀛莫深洺磁相西南盡

河之地爲禹貢冀州之界齊青淄濰密登萊及遼東之地爲禹貢青州之界宿泗徐州沂淮陽盡海之地爲禹貢徐州之界其他皆然蓋惟禹貢之九州則可以從世州郡如此配合而言之若職方氏爾雅則不可以若此矣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漢志云伊水出洪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洛水出洪農上洛縣冢領山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澗水出洪農新安縣酈道元水經曰伊水出蔓渠山洛水出讙舉山瀍水出穀城北山澗水出白石山此數說不同據下流之水分派別道遣

歷代陵谷變遷則容有不同而其源之所自出不容有異如
經之所載江水出于岷山漢水出于嶓冢後世言江漢之源
未嘗有異說也經文導洛自熊耳與岷山導江嶓冢導漾文
勢先後不同則是洛非出熊耳但其道之自熊耳而始爾雖
推此四水之源故不必求之諸儒異同之說雖有異同之說
不足信矣此言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下文言導洛自熊耳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澗瀍入于
洛而洛入于河也夫既于下文載導川之次矣而于此州言
之者蓋後之所言者欲其脉胳相貫苟不于此言則無以知
其在九州之界也惟彼此之相明故禹貢所載山川係于九

州之分域者皆可以按其書而覆其地也據伊瀍澗入于洛
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則以四水列稱者曾氏曰漢水
入于江江入于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
四水並流其源則異而水之小大相敵也

滎波既豬

滎波有二說漢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唐孔氏雖謂滎
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
遏豬不泛溢也據二孔之說則是滎波為一水也周官職方
氏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鄭氏曰滎是沈水也出于東垣入
于河溢為滎今之滎澤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波既豬觀鄭氏

之說則是滎波為二水名顏師古曰滎沇水所出今之滎陽
波亦水名一說滎水之波則顏師古蓋兼存此兩說然以理
考之既職方氏豫州川浸有滎波之二名則是鄭氏為有所
據但以其波為播則不可據古文書波自作從山從番與嶓
冢之嶓同意者鄭氏所傳本說以波為播故其說如此夫既
職方作其浸波溠而今文書又作滎波則是以為波字也無
疑矣安得以為播邪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曾氏引以為據
謂滎自河溢波自洛出皆有以質之此說又善

導菏澤被孟豬

孔氏曰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關

駰曰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之此說皆是
漢孔氏以在胡陵而唐孔氏則據漢地理志謂山陽郡有胡
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按說文曰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
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而漢志山陽胡陵云禹貢浮于淮泗通
于河水在南雖其字作河然以說文之言考之當是指此澤
與漢孔氏同然漢志于濟陰又云菏澤在定陶縣東又似指
此澤而言此二說難以取信今且從孔氏作在山陽胡陵徐
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按古文作菏字而說文並與之同意蓋
謂浮于淮泗達于此澤也然禹貢九州之末皆載達于河之
道不應于徐州獨指菏澤此當以今文書為据古者盟孟二

字通用孟津亦謂之盟津孟豬亦謂之盟豬蓋通字也此經謂之孟豬漢志謂之盟豬職方氏謂之望諸史記謂之明都其實一也其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近于菏澤菏澤水盛然後覆被孟豬亦猶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也周禮職方氏青州澤藪曰望諸即此澤也蓋職方氏之青州在豫州之正東故得兼有孟豬之澤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無塊曰壤冀州曰白壤雍州曰黃壤此州不言色者蓋其壤之色雜也墳土膏脉起也壚疏也顏師古云土之剛黑者顔氏云玄而疏者謂之壚言高地之土則曰壤下地之土則曰壚蓋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别而言之如青州曰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其田則第四其賦則第二又雜出于第一蓋九州之賦言錯者有四如冀州則云厥賦惟上上錯揚州則云厥賦下上上錯豫州則云厥賦錯上中梁州則云厥賦下中三錯蓋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雍荆所入之賦每得其常數惟此四州實有豐凶之年故其賦雜出于他等其所出于他等者蓋是總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為此九等之差也冀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苟冀州有凶荒水旱之歲其歲有所減除則反出

于豫州之下則是豫當為第一冀為第二也揚州賦第七梁州賦第八苟揚州樂歲田皆墾闢有所豐衍而梁出于第七則揚故出第六矣如是歲凶之年有所蠲減出於第九則與兖州相形必有強弱于其間故揚州厥賦下上上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而兖州則曰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皆彼此相形為高下餘州雖無有錯出者然以意逆志則凶年饑歲必無取盈之理以是知九等之賦蓋以九州所出之大數相較而成非是制貢之時有此多寡盈縮之不同也

厥貢漆枲絺紵

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枲則是漆枲之類此州之所宜也故制以為貢絺葛之精者紵顔師古曰織紵以為布而貢皆不可得而知也周官載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官以為征而此則貢之者蓋禹之時豫州在于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知冀州所以不言貢之意矣

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諸儒皆以纖纊為細綿然先儒蓋有以黑經白緯為纖者則纖纊之為二物亦未可知也治玉石曰錯文曰磬錯治磬之錯也揚子雲曰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蓋作器者必賴此以為用也荆州之礪砥所以治刀也此州之錯所以治玉磬也謂之錫貢錫命而後貢非每歲之常貢

也此州之磬錯與揚州之橘柚皆是待上之命而後貢然揚
州先言橘柚而後言錫貢此州先言錫貢而後言磬錯者曾
氏曰橘柚天所生也磬錯人所為也磬錯必待錫命使貢而
後為之故先言錫貢也此說牽強不如施博士之說曰橘柚
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也故言錫貢在後磬則與厥貢之文
嫌于相屬故言錫貢在先此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帝都
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孔氏謂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謂東據華山之陽者當是
跨而越之也此說不然河流導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
東至于底柱是河入華山之陰始折而東也雍州言黑水西
河惟雍州黑水之西盡雍州之境梁州不應跨越華山而至
于北也曾氏曰梁州雍州之西境皆至黑水惟華山之陰為
雍州其陽為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為畿而梁實
在雍州之南此說雖是然其謂梁之北雍之南以華為畿則
其說未盡蓋華山在梁雍之東若謂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
華為畿則得之矣班孟堅曰周改禹徐梁合之于雍青顔師
古云省徐州以合青州并梁州以合雍州蓋職方氏無梁州

故班孟堅顔師古以為合于雍然職方氏于青州其山鎮曰
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則謂徐合于青無足疑者若夫雍
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梁州
之川無一存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于雍乎荊州其川江漢
據江漢之水發源于梁州由荊而東以入于揚州然後入于
海今以江漢為荊之川則禹貢之梁州其與合于職方氏之
荊州乎然而未敢以為必然姑闕之以俟後學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在漢蜀郡湔道西徼外江水之所從出也
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漢水之所自出也江漢二水發源此

州當其泛濫漂悍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為水所浸
灌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二山
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以種藝矣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水經曰大河經富平城所在分裂以
溉田圃北流入河以是知灉水既自河出復入于河也以灉
觀之則知爾雅所謂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必皆是江
漢之水既決出而復入者荊州梁州之界江漢之所經皆有
別出復入之水故此二州皆言沱潛當夫江漢之經流既以
朝宗于海則其別出而復入者亦皆順其故道故荊梁二州

皆有沱潛既道之文也江漢二水跨歷二州之界綿亘數千里然後入于海經于此州曰岷嶓既藝沱潛既道于荊州則曰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于揚州則曰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既以二水原委始終之所經隸于逐州之下矣而于下文又申結之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一經一緯互相發明則江漢二水首尾本末皆可得而見矣其文簡其事備非後世地理家之所可及也

蔡蒙旅平

孔氏謂蔡蒙爲二山名唐孔氏亦謂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不知所在而鄭氏以謂蔡蒙二山皆在漢嘉縣按漢嘉縣即蜀郡青衣縣也順帝時始改爲漢嘉縣志青衣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蔡山曰旅論語曰季氏旅于泰山是也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唐孔氏以和夷爲平地之名不以爲徼外之夷鄭氏以謂和川夷所居之地鄭氏之說爲長曾本鄭氏說以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雅康州皆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爲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鎮此即和夷之故地也底績者致其功而可以種藝矣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云色青黑而沃壤據孔氏之意蓋以黎字訓黑黎既訓黑而此州獨不言土之性遂以沃壤二字而足其義據經但言青黎又安得有沃壤之義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既言青黑又以黎爲小疏則是黎之一字而有二義矣亦近于孔氏爲顔師古曰黎者色青而細疏比于諸說爲勝然以細疏而訓黎字未知顔師古果何所據爾厥田爲下上者田第七也厥賦下中三錯者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也故曰三錯曾氏曰梁州山多兖州揚州水多故其賦比九州爲下等或然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此璆字與天球鳴球之字通用蓋玉磬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鏤爲剛鐵則上所謂鐵不必是剛蓋有此二種也銀貴于鐵此乃先言鐵而後言銀者曾氏云蜀卭卓氏皆以鐵冶富擬封君蓋梁州之利尤在鐵故也砮石之可以矢鏃也與荊州所貢礪砥砮丹之砮同磬石磬也上文璆既以爲玉磬則

此爲石磬可知矣徐州之貢泗濵浮磬此州既貢玉磬而璆州又貢磬錯以是觀之則知當時之樂器磬爲最重其所以尤重于磬者豈非以其聲尚于角其聲在于清濁小大之閒最爲難和者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但言擊石拊石而不言金絲竹匏土革木者惟石聲最爲難和故也是以制貢尤詳于此也

熊羆狐狸織皮

漢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唐孔氏以毛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罽㩀二孔之說則以織皮爲一物蘇氏云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則是織皮爲二物曾氏

亦同于蘇氏之說而其說加詳焉曰地多山獸之所走熊羆狐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今當從蘇氏曾氏之說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鄭氏云織皮西戎之國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于京師者必道從此州而來桓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今其民猶謂阪曲爲桓也觀鄭氏之說則是以西傾屬于上織皮之文以桓爲非水名酈道元破其說以謂馬融王肅皆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言無他道也桓水出于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此水耳浮于潛漢而達江沔鄭氏之說殊乖禹貢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沔之文余考按諸書畧總緝川流注㳂之緒粗陳所由西傾至于葭萌而入于西漢水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届于晉壽界阻漾津遂南歷洄上穴迤邐而接漢㳂北入漾此則浮于潛而逾沔矣歷漢川屬于褒水逾衺暨于衙嶺之南溪川合褒水灌于斜川屬于武功北達于渭水是皆水陸之相覩川流之所經復不乖于禹貢入渭之宗實符于禹貢亂河之文酈道元此說最爲詳備至于蘇氏之說大㮣與此而其所援引尤爲有據蘇氏曰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東南亘水出焉亘入潛潛入沔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在

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以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閒絶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盖禹之時通渭褒爲沔也蘇氏此說比于酈道元尤爲有據盖雍州之達于帝都則必自西傾自西傾因桓水而來浮潛而逾沔至渭陸行百餘里然後逾渭以亂于河亂者絶流渡之也盖自西傾因桓至亂于河皆是此州達于帝都之道而周希哲曰織皮言其服西傾言其地服織皮之服居西傾之地者必因桓水

以通其來注言其織皮西傾亦猶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也
此亦一說姑兩存之

黑水西河惟雍州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中國折而南至華陰又折而東至大伾又折而北至冀州帝都介于三河之間故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其曰東曰西曰南皆自冀州而言之也濟河惟兗州此東河也蓋在冀州之東荊河惟豫州此南河也蓋在冀州之南黑水西河惟雍州此西河也蓋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之有此三河其實一也冀州之西接于雍州以河為境雖冀州之西河然其

實雍州之東境也黑水歷雍州梁州之西入于南海此二州皆以黑水為境漢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孔氏所謂據乃跨而越之也冀州之與雍州分河之東西不應言據唐孔氏曰計雍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子雍曰西距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撿孔氏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此說是也

弱水既西

唐柳子厚曰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雍州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曰黑水此二水皆在塞外當其溢泛濫也亦為雍州之害及禹之治水順其勢而導之塞外一則歸于南海一則歸于流沙然後雍之功可得而施之也夫地之勢西高而東下故水之流也萬折必東然而亦有西流者雖不與衆水俱東亦其勢也東坡潛珍閣銘曰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則水之西流者固有之惟弱水之勢利于西流方其禹功未施則東流合于中國衆水而增其患害故禹將治中國水導之于塞外以其利于西也故決之使西以順其勢不使與衆水共為東流所謂行其無事也曾氏云弱水不能任物其受物皆沉置舟為淺則膠深則溺蓋舟楫之害故禹導之使西則其水不由中國又歸其餘波於流沙所以絕之

使其害不廣夫禹之于弱水所以導之使西者惟因其勢之不得不西使其勢可以東流而必使之西則是逆水之性非所謂行其所無事矣曾氏之說在所不取

涇屬渭汭

涇屬渭汭者蓋導渭而并及此數水也下文曰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蓋此數水脈絡相通而渭水為大故并于渭而入于河也漢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也蓋渭至陽陵而涇水自西北來入之屬及也言涇水至是而及于渭也涇水濁渭水清以涇之濁合渭之清同入于河詩

所謂涇以渭濁是也汭水北也涇之入渭蓋自西北入之故以汭爲言猶所謂東過洛汭也然周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曰涇出涇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則是汭又爲一名此亦一說今兩存之

漆沮既從

漆沮既從者唐孔氏云詩曰自土沮漆毛傳曰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爲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沮水不知所出至于下文導渭東過漆沮入于河又云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耳此云會于涇又東

過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氏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于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此二說皆出于唐孔氏而遽反不同按經云漆沮有二此州曰漆沮既從下文曰東過漆沮其實一也而唐孔氏于前一說則以爲即扶風之漆沮合夫自土沮漆之文而後文一說則以爲漆沮即洛水與自土沮漆者異非扶風縣之漆水也此二說矛盾使學者安所適從以理觀之當從其後說據孔氏于此注云漆

沮之水已從入渭而下文東過漆沮注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是孔氏于二說初無異也詩云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孔氏謂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即漆沮也與東都伊洛別蓋孔氏之意以謂豫之洛與雍之洛異蓋漆沮之別名也詩曰猗歟漆沮潛有多魚即此漆沮水也與豳地之漆沮異矣蓋此漆沮即職方氏雍州所謂其浸渭洛也既從者既從而入于渭也

灃水攸同

地理志云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而張衡上林賦注云灃水出鄠縣南山谷灃水攸同亦同于渭也蓋

渭自鳥鼠導之而東灃水自南而注之漆沮自北而注之然後入河此三水絡脉相連相顧而成之又曰屬曰從曰同者其實一也但變其文耳

荆岐既旅

雍州之地東距龍門之河當夫河流泛溢未折而東而雍州亦被其害及夫禹施功于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矣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則此二山在于孟門龍門之間實河之所經河既順流而東則是治河之害既載于冀州矣故經序此州治水之迹雖弱水既西渭合衆水以歸于河則其功畢矣自荆岐既旅而下遂言平地川澤皆已有成績也此荆山

即此條之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
惟豫州之荆也此荆既在雍州之界而蘇氏乃指以爲荆河
之荆誤矣岐即治梁及岐之岐也旅祭名言洪水既平可以
旅祭矣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終南惇物鳥鼠者皆雍州之大山也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
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山爲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水爲
最多觀此篇之所載可以見矣秦都長安在于雍州所謂百
二之險者惟其山多故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山古
文以爲終南華山古文以爲惇物蓋此二山皆在扶風武功

縣之東也酈道元以華山爲惇物然禹貢自有太華酈氏之
說非也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言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不言其所治者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
之文此說是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爾雅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則是凡廣平下濕之地皆有此
原隰之名也然此曰原隰底績至于豬野當是有所指而言
之非泛指廣平下濕之地也鄭氏曰詩曰度其隰原即此原
隰是也原隰蓋在豳地義或然也豬野地理志武威縣東北
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水經曰沙水上承減始武威澤原

隰底績至于豬野言自原隰致功至于豬野之澤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也舜竄
三苗之地三苗始竄蓋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洪水既平之後
三危之地既可居則三苗之族于是始得其敘舜之竄三苗
也蓋擇其惡之尤者投諸遠裔更立其近親使居三苗之國
及洪水既平之後所竄之君既已丕敘而居三苗之國者尚
且頑不率教至于七十餘年而后服蓋有苗之君左洞庭右
彭蠡恃其險故每桀驁而不服于教命彼已竄之君既無
險可恃矣此其所以至于丕敘而其恃險者則其不率教如

是之久苗非舜之至仁盛德能涵養之于七十載之久則三
苗之滅亡也蓋旋踵矣左氏傳曰太岳三塗陽城太室荆山
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蓋恃其險以爲國者未有不亡
者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州之土以色言之則黃以性言之則壤厥田惟上上田在
九州中最爲上等也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爲可貴土
色本黃此州之土黃壤故其田爲上上而非餘國之所及蘇
東坡嘗與朱勃遜之會議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菊品
尤多遜之言曰菊以黃色爲正餘皆鄙東坡曰昔叔向聞鬷

跂一言得其爲人子于遜之亦云盖天下之物得其本性則爲可貴學者觀此可以有志于本矣然此州厥賦中下者賦第六也田上上而賦中下人功少也唐孔氏曰此州與荊州賦田并降皆較六等荊州并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极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切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此爲差在後隨人多少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此說是也然其謂此差與夫立其等則是制賦之時有此九等之差其說亦未爲盡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球琳琅玕焉盖雍州之物産其可以充貢者惟有此而已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山在漢金城郡西南河從西來至于積石則北流千里而南乃底于龍門西河盖此州將欲至于帝都自積石至于西河皆浮舟以達也九州之末載通于帝都之道皆以達于河爲至盖帝都介于三河之間達于河則至于帝都矣雍州既曰浮于積石至龍門西河矣而又曰會于渭汭學者疑爲唐孔氏以謂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此說爲迂諸儒之說皆不通以某之所見此州之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底于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是至于龍門西河矣乃始會于渭汭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織皮亦猶梁州之織皮也崑崙析支渠搜顏師古以爲三國唐孔氏以渠搜爲二并崑崙析支爲四國此二說不同當從顏氏之說漢朔方有渠搜縣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

趾以渠搜對交趾則渠搜爲一國也明矣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者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則渠搜盖近于朔方之地此三國者皆西戎之種故作書者既言崑崙析支渠搜于上遂以西戎即叙總括于下盖此西戎之三國既以就功遂獻其織皮也而王子雍乃以西戎爲西域與崑崙析支渠搜並列爲四此說不然西邊之夷總名曰戎王制曰西方曰戎職方氏曰四夷八蠻七閩九貊五戎六狄以是知曰西戎者盖西夷種族之總稱也漢之西域亦是總三十六國而言之不可與崑崙析支渠搜並列爲四也言西戎即叙者以見禹之功非特于中國而其至仁厚澤

亦且及于貊也盖禹之治水惟務順其勢而利導之如弱水黒水既决之于塞外不使為中國患也然必順其勢而導之以歸于流沙南海此三國者水所經之國當夫弱水黒水既有所歸則此數國亦免于昏墊之患此盖以四海為等視華夷之民不以中國之患遺之于夷狄記其功至于西戎即叙然後得見其為仁德之大也漢光武在邯鄲時赤眉未平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在河東若决河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光武不答益聖人之愛人無有彼疆此界之殊禹視西戎之民無以異于梁州之民光武視赤眉之衆無以異于漢之衆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梁州言織皮在于厥貢之

下此州言織皮在于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之下其文有先後之不同蘇氏以謂昆侖析支渠搜三國皆並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畧闕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其竊謂不然經之所叙有先後之不同者皆是隨當時事實而言之也如九州備載山川澤浸與夫治水曲折皆在賦貢錯之上獨冀州厥賦厥田之下有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句此亦是總當時事實而言之爾必如蘇氏之說則冀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亦當屬于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之下矣其嘗謂蘇氏解經多失之易易故多變易經文以就己意者若此類之謂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九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禹貢　　夏書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序言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蓋此書之大槩一篇而三致意焉自冀州旣載壺口至西戎即叙皆以名山大川奠九州之疆界史官因叙九州之疆界遂及其治水曲折與夫田賦貢篚通于帝都之道各隸于逐州之末此序所謂别九州也自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所謂隨山也自導弱水以至于又東北入于河所謂濬川也夫禹之治水本導川澤之流而歸之于海乃先之以隨山者蓋洪水之爲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凡故川舊瀆皆爲水之所浸滅不復可見將欲施功無所措也故必先順因其勢以夫九州高山巨鎮不爲水之所墊没者以爲表識自西决之使歸于東以少殺其滔天之勢水旣順流而下漸入于海則川瀆之故迹稍稍可求于是始可以决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此禹治水之序也先儒論此多矣如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冡爲南條鄭玄以爲四列謂導岍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冡爲次陽列岍山爲正陽列其首尾延連相及則孔氏之意亦必與馬鄭同按輿地圖此衆山

相距遠者千餘里近者亦數百里旣有平地川澤之隔于其間則其勢豈可以相屬邪經文言曰導曰至曰逾曰入皆是指懷襄之水而爲言也而先儒則謂指山而言夫山者静而不動之物安得逾于河入于海過九江乎此一段文義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説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説多牽强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于决懷襄之水而爲言也何取于山之條列哉或人問揚子雲曰天地簡易何五經之支離揚子曰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此言可以爲治經之法蓋經本簡易人自爲支離耳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岍山岐山在美陽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蓋禹之隨山先導岍岐山旁之積水使下流于荆山之旁然後自荆山而逾于河謂掠河之故地而過也此所謂逾于河其後爲龍門河蓋自河之西越之而東矣唐孔氏云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夫謂山勢相望于河之兩岸固爲無害若謂山能越河而東則無此理旣以逾于河爲越河而東矣而又謂此處山不絶從此而渡河則是逾于河之一句遂有兩説其自相矛盾也如此蘇氏曰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脉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

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説古之達者蓋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大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南條之山首嶓冢恒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絶也非地脉而何夫蘇氏謂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此論是也古之人蓋有論地脉之詳者如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詳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析城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陪尾南逾江漢抵武當荊山至于衡

山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一行之言觀之是知地脉之説不無有也先儒三條四列之説意亦以地脉為言蓋禹貢之書本載治水本末而一行之言則將以山河兩戒分屬周天分野之星其所以言者不同則亦不可一概論也故論此篇者但當觀其決懷襄之水以殺滔天之勢而不應以地脉言也蘇氏之説今所不取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漢孔氏曰在上黨西地理志云在河東彘縣東盖彘縣近于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底柱顔師古曰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曾氏曰底柱前志皆曰今陝之三門是也鄭氏曰按地理説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閼流今世之所謂底柱者蓋乃閼流也底柱當在西河余嘗詳考地説言河水東流貫底柱而經言東至于底柱當在南河明矣鄭氏以為當在西河誤也曾氏之説與顔氏同唐孔氏以底柱在太陽關中按地理志太陽關與陝相近當亦是指陝之三門而言也地理志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北此六者其形勢相望為近禹既導岍及岐逾于河矣遂迤邐經歷此六山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此三山者其相距皆千餘里蓋水之東北流以注于海東北之山惟此三山為最大故其相距雖甚遠而其文相屬也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漢孔氏則以此二山連延東北接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又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據二孔之意蓋以謂此衆山既相去各有千餘里其勢不能相屬又山不可以入海故為此説王氏又謂導山者導

山之綱谷而納之川也意亦與二孔同是皆支離之說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鄭氏四列之說以導岍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冡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其分陰陽正次之列本非經意然而以此文分為四段則為可信蓋禹之隨山有此四節也自導岍及岐至于入海一也自西傾至于陪尾二也自嶓冡至于大別三也自岷山至于數淺四也此四者皆是自其水發源之處導其逐山之旁積水注于下流之地然後隨其山澤而施功焉然此四者或言導或不言導曾氏曰嶓冡與岷山皆梁州之界岷山不言導者其文上蒙于導嶓冡也岍與西傾皆

雍州之界西傾不言導者其文上蒙于導岍也岍與嶓冡皆別言導者以其冀州故文不相因也此說是也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之所出此三山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禹既導岍之積水逕還而入于海矣遂自西傾朱圉鳥鼠導其積水以至于太華蓋逾梁州之東境也熊耳山在洪農盧氏縣東伊水之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水經亦云外方山嵩高是也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之所出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者四山皆在豫州之界也此蓋言水自西傾朱圉鳥鼠由太華而東經熊耳外方桐栢三山然後至于陪尾也漢孔氏曰熊耳外方桐栢陪尾四山相連而至于鳥鼠至于太華則相首尾而東蓋熊耳等四山其勢相近故以相連言之至于鳥鼠太華相距甚遠則云首尾夫山之與水其勢既相違絕矣安能相首尾乎水之萬折必東固理之常然謂山能相首尾而來尤為無義

導嶓冡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別

此文不與至于陪尾相連蓋又自為一段也嶓冡在隴西西縣漾水所自出也至于荆山蓋漾水未得由地中而行故其自嶓冡而導之也則注于荆山之旁此荆山即南郡臨沮縣

之荆山也與導岍及岐至于荆山之荆異也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内方山也左傳曰吳既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大別者近漢之山也水經自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決水亦出此山世謂之分水山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地理志云六安國安豐縣有大別山蘇安豐雩婁皆在廬江郡此數說皆同然而若以大別在廬江則去漢甚遠而左氏傳云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不知其謂何漢志六安國有大別如唐孔氏乃謂地理志無大別此亦不可曉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亦别爲一段不與至于大别相連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岷山之陽岷山之南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即荆州所謂九江孔殷是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禹旣導嶓冢荆山之積水至于大别矣于是又自西盡導岷山之水至于衡山迤遶九江而過以至于豫章之敷淺原也隨山之功于此畢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惟其治水欲順水之道而當其浩浩滔天懷山襄陵則水之道不可得而見矣禹于是隨此衆山治其山旁之積水決之于下流以殺其滔天之勢然後水之道可得而求故自此而下言及夫濬川之事也然而于導岍及岐之末則言

至于碣石入于海而其餘三者則或曰至于陪尾或曰至于大别或曰至于敷淺原而皆距海尚遠者盖岍岐所導江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爲奔走突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自東而決之于東北則已達于海矣彼西傾嶓冢岷山所導之水則未能徑達于海必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濬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也凡此皆是行其所無事不拂其水性以求近功也惟大決懷襄之水導之于下流之地然後自下流而導之以入于海故此所載皆以冀雍梁豫州之山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其下流之地如青徐兖之山皆所不載盖隨山之功自高而下自東而西故不及夫下流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前所言皆隨山之事也此方及濬川也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龍蛇居之民無所定上者爲巢下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龍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夫禹之治水所以能成功者惟使水由地中行而已將使水由地中行苟不決懷襄之積水以殺滔天之勢則故川舊瀆皆已漫滅將欲施功無所措也必先決山陵之積水使皆有所歸矣然後濬川之功可得而施也盖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

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則河濟之功可得而施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則淮渭之功可得而施也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則漢水之功可得而施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江水之功又可得而施也惟其濬川之功自隨山而始故經文所載水之先後如此惟其治水不失乎先後之序此其所以能使水由地中行則遂以定懷襄之難而使斯民免爲巢之厄此其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鯀惟不知乎此故爲隄防之障水于地上懷襄之流不使之有所歸而乃湮之以土以與水爭勢于衆山之間此

所以九載績用弗成也是以鯀之治水謂之湮湮者拒而湮之也禹之治水謂之導導者順而導之也是以行其所無事也故經之所載隨山濬川皆以導爲言蓋本其所以治水之意也自弱水至于洛水凡有九川故太史公于夏本紀以導九川三字冠于導弱水之上蓋太史公之意以下文有九川滌源之語而此所載適有九水遂以導九川爲言而于上文導岍及岐之上亦以爲導九山然書所導之山凡二十有七太史以爲九山者蓋謂山之自某而至于某者凡有九矣然而自某至于某者蓋有十不得以爲九矣使山之言至者果有九亦非經之本意也况不止九乎夫下所謂九山刋旅九川滌源者蓋泛指九州之山川也司馬子長配合附會而爲此說不可信也上文所導之山如河濟淮渭江漢大畧已可見矣下文所導之水則申結上意以足其義蓋終始相因之辭也前有導岍及岐而下則此所導之川遂及于河濟前有西傾朱圉鳥鼠而下則此所導之川遂及于淮渭前有導嶓冢而下則此文遂及于導漢水前有岷山之陽而下則此文遂及于導江皆相因之辭也惟弱水黑水之文前無所屬後無所結而經文序此二水既屬于導山之次而貫于衆水之上蓋此二水皆在塞外也當夫洪水未平之初則亦漂悍滚流入于中國則與滔天之勢合而爲一不可復辨禹之施功

如導岍及岐以至西傾嶓冢岷山皆從西導之以歸于東中國之水既已析而東之則弱水黑水逆流入于塞内始可得而辨于是順因其勢而别之一則歸于南海一則歸于流沙然後河濟淮渭江漢各受其所出一源之水與夫所合之流以歸于海故經文所載先言弱水黑水然後及其餘也弱水源出張掖删丹縣亦謂之張掖河桑欽以謂導弱水自張掖删丹西南至酒泉合黎在酒泉會水縣東北蓋弱水之流自張掖删丹縣導之以至于酒泉郡今合黎郡是也合黎孔氏以爲水名鄭氏以爲山名顔氏曰此水出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流沙是合黎水鍾之地故得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菏澤被孟豬也以是知孔氏以合黎爲水名是也漢志曰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水經亦云居延澤在居延縣故城東其形如月生五日然唐孔氏嘗疑其此言以爲酒泉郡在張掖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據經文合黎當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孔氏此說依按經傳言有所據然顔師古曰流沙在燉煌西此說合于經文當以顔氏之說爲正益稷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此篇終言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下文言訖于四海其上言西被于流沙則此流沙者蓋是西海之水也然不言西海而言流沙者蓋水入居延澤中遂不

可見不可以正名其爲西海也西漢末冢良願獻鮮水海允
谷鹽池王莽奏言今已有東海北海郡獨未有西海請受良
願獻地置西海郡由是觀之則夫西海之名起西漢之末自
漢已前未嘗正名其爲西海也雖未嘗正名其爲西海然以
其水之所歸而言之則亦可以言訖于四海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顔師古曰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之山又南
流至南海蓋三危在燉煌之南也然而張掖燉煌皆在河北
黑水果出張掖過燉煌則惡得越積石之河以入于南海哉
唐孔氏曰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據

黑水自西北歷數千里以流入于南海其流當甚大豈有河
流伏于其下黑水得越亢上之理唐孔氏蓋順經文配合地
理參而爲之說不足信也今按張掖果是黑水所出三危果在燉煌
則其南流以入于海也當與河流相得蓋張掖燉煌皆在河
北故也此說難以折衷姑闕之以俟博學之君子三危距南
海凡數千里禹之導黑水也至三危即得黑水之故道遂從
此以達南海蓋其閒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
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蓋惟自其施功者言之其實三危距
南海甚遠也漢武元封二年始開滇王國爲益州郡郡內有
滇池縣有黑水祠是黑水南流嘗歷西南夷數國之地然後

能如經之所載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西黑水
起張掖入南海是此水發中國之西北入于中國之西南亦
猶河流發于西北而其入海在于東北蓋水之歸宜未有如
此二水者之遠也且弱水黑水浩蕩瀰漫爲中國害然而既
決之于塞外則是注于蠻夷之地自常情觀之則可以勿恤
矣而禹之心方且通華夷之民無此疆彼界之殊雖塞外之
水亦必爲之順而導之其一注于流沙其一注于東海蓋蠻
夷之民亦免昏墊之患此禹之德所以同夫天地之無不覆
載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禹以四海爲壑今
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夫白圭

欲使其國之民免于昏墊而遂決之于他國是以此之降水
移而爲彼之降水其不仁孰甚焉漢武帝時齊人延年言河
出崑崙逾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可按地
圖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如此則關中常無水災北邊不憂
匈奴延年之言與白圭之見無異夫弱水黑水本是塞外之
水禹既決之于塞外猶必爲之順而導之以歸于流沙南海
然後其心安焉河流本爲中國之患豈可以中國之患而決
之于夷狄哉　本國景德澶淵之役北虜請和既已退師議
者請進兵襲擊之　眞宗皇帝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以
多殺爲大哉聖人之言與禹之心若合符契矣

導河積石

晁補之曰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海其發注為江河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為四瀆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後海為務本故也岷山導江導淮自桐栢導沇水東流為濟其道里近而導河積石其道里遠又其源壯而流激故禹治四瀆施功于河為多晁氏此說甚善惟其施功于河為多故于載窮水黑水之下即序導河之詳也河源去中國甚遠爾雅山海經穆天子傳淮南子桑欽酈道元諸書皆以謂河出崐崙墟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

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謂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夫騫雖窮河源而實不見積石而上河流相接之處所見者惟葱嶺于闐耳徒見此二河注蒲昌海則一為復流南出此但以意度之非誠然也夫騫親至西域且以窮源為名而其所見止于如是以是知諸書所言河源皆未足信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班孟堅之說亦然蓋積石而西河流之詳不可得而考據經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則紀河流者惟當斷自

積石為始積石以西闕而勿論可也顔師古曰積石在河關西羌中水經云河水重源發于西塞外出于積石之山山海經云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東北流出在西羌中僥當所居漢延熹中西羌僥當犯塞紀明討之追出塞至積石而還是知積石山蓋在塞外禹之施功治河始于積石然後導之入中國迤邐至龍門也河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與湟水河又東流經石城天水又東北流過安定又北過北地郡又北過朔方郡水東轉歷渠搜縣故城北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過雲中郡又南過定襄

郡又南過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河東郡西然後至于龍門自積石至龍門蓋三千餘里其間所歷之地甚衆經皆不載者蓋此篇本為治水而作惟其所施功之處則載之非其所施功之處則不必載也禹導河自積石即得河之故道遂達之至龍門然後加人功疏鑿之故即以龍門繼于積石之下亦猶三危距南海甚遠而禹施功惟于三危經之所載但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蓋其所載者惟欲見其治水之迹而已非如地理志必欲盡載其源委之詳也漢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或鑿山或穿地或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畧而不載也

至于龍門

水經曰龍門在河東皮氏縣西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穆天子傳曰西出龍門九州之隥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蓋河至于龍門夾于兩山之間其流最爲湍悍故禹鑿而通之所謂鑿者蓋是河流所經之山而就其狹處鑿而大之廣袤足以容此水而已非是山橫于前禹從中而鑿之使河流出于其間也西漢賈讓曰禹治水山陵當道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皆過論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行其

所無事也使其鑿斷天地之性毀山陵之當路者當大興功役弊士民之力以與水爭勢于東山之間則非水之道也豈所謂行其所無事哉故謂之鑿龍門則可謂之鑿斷天地之性則不可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龍門則折而南流至于華陰則折而東流龍門之南華陰之南北即所謂龍門西河是也華陰者華山之北此山跨梁豫二州之間其北抵西河南則曰華陰也而說者乃謂河之折而東流其兩河之旁有二華故張平子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

存其意蓋謂河流至于此華山橫其前巨靈擘石分爲二華使河流出于其間此蓋好事者爲之也據經但言南至于華陰則是河之所經惟在華山之北而已安得出于二華之間乎巨靈之說怪妄甚矣孔子之所不語者謂此也夫

東至于底柱

河自西華陰遂折而東流以至于底柱漢孔氏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謂之底柱酈道元曰禹之治水山陵當道者毀之故破山以道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謂之底柱三川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山其山在虢城東南大陽城北按酈道元

之說謂底柱是禹之所鑿其說是也至謂破山以通河此則過論也河之至底柱蓋舊有可通之道禹嫌其狹于是疏而廣之故有三門非是先鑿底柱山以爲三門然後導河而過之也漢鴻嘉中楊焉上言從河上下患砥柱狹隘可鐫廣之成帝使鐫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前日夫禹之治水未嘗不爲萬世之慮使底柱尚有可鐫之理則禹鐫之矣禹所不能鐫而楊焉欲鐫之何其不思之甚也蓋河自龍門至于華陰東折以及底柱夾于兩山之間其勢最爲狹隘故古語云龍門之下河流駛于竹箭惟其爲高山所束其勢不得盤還則其湍悍湍激奔溺舟舡是乃萬世之患豈人力

之所能勝哉酈道元曰其山雖鑿尚更湍合有一十九灘水流峻急勢同三峽破壞舟舡自古所患此說是也頃歲建創大興役功鑿治來離其害不貲某嘗詢于舟人云雖患不減于昔日以是知天地山川之險蓋有出于勢之自然者未易以人力爭也底柱舟舡之患雖禹無如之何而況于楊為鑿乎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河自底柱東過至于孟津孟津酈道所湊也孟津說者不同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置津故謂之孟津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為此盟故曰盟津地理志作盟

津顏師古曰盟讀曰孟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此諸說不同然論衡之說尤無理禹時已有孟津此孟字蓋通用也安可以為盟誓哉顏師古以盟為長大其說亦甚牽強不若唐孔氏以為地名按左傳隱十一年周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杜氏曰盟今孟津也孟之為地名也審矣蓋自黃河泛舟而過皆曰津此在孟地故謂之孟津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橫舟而渡也武王伐紂實渡師于此後世因謂之武濟孟此水也既流至孟津矣于是又自孟津東行及河南鞏縣之東而洛水自西南來入于河洛之入河

寔在此地而河則過之故曰東過洛汭汭水之北也洛自西南入河則是河流東過洛水之北也自洛汭而東流又至于大伾爾雅曰再成曰英一成曰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而漢孔氏則以為山再重曰伾其說與爾雅異唐孔氏謂所見異也今當以漢孔氏之說為正凡再重者皆可謂之伾此言大伾必是有所指而言之亦猶廣平曰陸冀州言大陸既作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冀州言既修太原雍州言原隰底績此皆指定其地非泛指原隰與陸大伾鄭氏以為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唐孔氏據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修武武德今無此山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

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晁補之鄭樵仲文皆以大伾為在汜即成皋也未知孰是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自華陰以至大伾皆東流自大伾然後折而北流大伾之西則南河也其折而北流始謂之東河降水漢書地理志水經皆從糸與絳縣之絳同字漢孔氏但以為水名不著所在唐孔氏以為在信都鄭氏謂降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蓋以此為絳水也而酈道元破其說曰鄭氏注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于大陸為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

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今河内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如郷降于齊師之降周時國于此者惡言降故為共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歟按玄撥書有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推次言之則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所未詳也按共縣本共和故國是有共名非惡降而更稱禹著山經淇水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絳華為今號但是水道源共出故以淇水為絳水如玄引地說黎陽鉅鹿非千里之迥且信都于大陸者也惟屯氏北出陶館事近之矣按地理志降水發原屯留下亂章津是乃

與章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殊無他瀆而衛漳舊道迹與屯相亂乃書有過降之說河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寡之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為大陸語之繆略厥勢矽矣鄭氏此言較諸說差為可行今姑從之蓋絳水至于信都入于河是河過于絳水也此所謂過與東過洛汭同蓋洛水澤水皆入于河以小尖大河則謂之過不謂之會也大陸在鉅鹿既過降水則北流至于鉅鹿也太史公河渠書曰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自盟津洛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引其河北載

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說不然按經但言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初未嘗有二渠之說況禹之治水欲使水由地中行自高而決之于下流者也今乃謂載之高無此理也據經之所載既無二渠之說則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言太史公嘗曰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其言河流則不知取正于書而自為此說何也意者太史公未嘗得真孔氏古文書其所傳本或有異矣今當以孔氏本為正

又北播為九河

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陝洛夾山而行雖其勢狹隘湍悍彼害舟舡然而兩山相距其力足以捍河流之衝使不至于奔

突故其治之也惟于河之兩傍為之疏鑿使其扃衰足以殺其駛奔之勢而已至于自大陸折而北流則其地皆平田墟壞易以決壞故禹之施功于此其規模最遠其慮患最詳蓋水之行于平地將欲無泛溢潰敗則必為之分殺其勢苟不為之分殺其勢而徒以一河受之彼河之本流自積石而來者已為多矣況又合受渭澧澗衆水是豈一河之所能任哉故禹自大陸以北分河為九河則水勢有所宣洩不至于漂悍衝潰而安順其道以入于海此禹之知所以獨出乎萬世之上也然兗州又曰九河既道則是河之北行亦已有此九派之舊迹禹之分而為九者亦因其舊迹而疏道之也是又

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播布也河之至此是布而分之為九也

其九河則徒駭之類是也

同為逆河入于海

孔氏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海鄭氏王子雍皆同此說惟王介甫以謂逆河者逆流之河非並時分流也故謂之逆河據王氏之意以同為逆河之一句蓋所以解釋上文播為九河之義然而據經所載導水之例凡言為者皆是從此而為彼也如導漾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導江云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東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云東流為濟

入于河溢為榮則凡言為者皆是自此而為彼之辭也此說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是九河合為一大河以入海也明矣謂之逆河者此一大河之名也禹貢之書凡所載地名多矣豈皆有其義邪王氏以逆河為逆流之河其說鑿矣自禹而後歷三代數千年間河流未嘗有所決溢者以九河之迹無所廢壞故也鄭康成云周時齊桓公塞其八但為一支今河南弓高以北往往有其遺迹班孟堅序傳亦云自茲及漢亡其八支蓋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班氏鄭氏之說蓋取諸此此說雖出于緯書然以理觀之誠有可行者自周以前數千年間未嘗有河患至戰國無

秦以來乃稍稍有之及漢而河患極矣當時尋九河之故道蓋不知其處以是觀之諸儒以河之八支為齊桓公所塞差為可行漢關並言河決率當在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夫漢之河決所以常在平原東郡左右者以其地乃九河之故道也惟河決每在九河之故道以是知禹疏之九河苟其八支不為齊桓公所塞則當漢之世自無所患矣漢元帝時青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故也今屯氏河塞惟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屯氏河新絕未久又其口

所居高于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河北決所為東北經魏郡信都勃海入海蓋追禹故道夫河與屯氏但分為二已足以殺其下流之勢使無大害以是言之使禹之九河不為齊桓公所塞分支別派以入于海則雖萬世亦無水患豈止漢之一世哉故韓牧許商平當在漢時論治河皆欲尋九河之故道可謂得其本矣河之入海處漢孔氏謂入勃海太史公河渠書亦云同為逆河入于勃海而溝洫志臣瓚注云禹貢云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當在碣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此說是也太史公并孔氏蓋是

據其所見河流以爲禹迹矣而唐孔氏又以爲渤海之郡當一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也此蓋順經傳之文而爲之說未可全信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漢水之所自出也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世俗以嶓冢爲分水嶺惟水自嶓冢以西皆西流則是漢水之源自嶓冢而始也故經之于導漾則正名其源流之所自出而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也漢水而謂之導漾者漢孔氏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曾氏曰流者對止辭止者爲漾流者爲漢如濟水止者爲沇流者爲濟此其說皆是也然自漢以來言漢水者皆以爲有二源班孟堅地理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至氐道縣云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縣爲漢水而于武都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常璩亦云漢水有兩源東出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西出隴西嶓冢山而司馬彪袁崧郡國志亦皆謂東出氐道西出嶓冢據此數說則是以嶓冢所出者爲西漢水而以漾水爲東漢水據經但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是漾與嶓

冢不可分爲二處故漢孔氏以謂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不以爲東西兩川之異也然桑欽水經又以謂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審如此說則是嶓冢一山跨于氐道與沮兩縣之間東西二源漢水皆出于此山分源于上而合流于下是以酈道元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山同爲漢水雖津流別支渠勢懸然原始要終源流一致俱受漢漾之名此說近之然東西兩川之說不見于經未敢爲然

又東爲滄浪之水

漾水既流至武都爲漢矣于是又東則爲滄浪之水謂之爲者蓋水流至于此隨地得名非是他水自外來入之也漢孔氏云別流在荆州據孔氏之意則是以滄浪別爲一水而地說亦以謂漢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孺子之歌則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而酈道元以爲不然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皆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據諸傳宜以書爲正酈道元此說善張平子南都賦曰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屈原所謂漢水以爲池方城以爲城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

于楚地則其名為滄浪之水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名也水經則以為在江陵邛縣之北顔師古則以為江夏竟陵縣未知孰是云過者三澨之水分流別派至是而始合于漢水也左氏傳曰吳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是大別者近漢傍之山也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而杜元凱釋地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入在安豐南也酈道元曰按地說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而入于江則與尚書杜預之說相符但今不知其所在矣蓋漢水既東流為滄浪之水矣于是過三澨水所入

之處于是觸大別之山以與江合也
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漢水東流至大別于是觸大別之山南回以入于江蓋江在漢之南也漢水將與江合必折而南既南而復東以匯于彭蠡之澤也匯者廻也江漢之水相合于此而其流浸大于是東流于彭蠡大澤水既鍾于彭蠡則有所廻旋曲折不至于泛溢漂悍以衝突下流之勢故東為北江以入于海也蓋兇為之匯而後為之歸也江漢之匯于彭蠡亦猶河流分而為九也蓋禹之治水至于下流之地則未遽決之以入于海必先殺其迅疾漂悍之勢使其水有所遊盪宛轉然後安流順道以赴其所歸故河流分為九然後同為逆河江漢匯為彭蠡然後分為三江或先分之後合之或先合之後分之其用意則一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出益州記云大江泉發源于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余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自此以上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自天彭闕而歷氐道縣北其流始大蓋江水濫觴自蜀郡岷山而北所以言岷山導江也江水出為沱沱乃江之別流者水經云小隱大隱負穎水出

而酈道元曰爾雅灝為河郭璞曰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亦猶江別為沱也漢地理志云南郡支江縣江沱在西北荊州之沱也蜀郡郫縣江沱在西北梁州之沱也蓋自江水溢出別為支派者皆名為沱故梁荊二州皆有沱此言東別為沱接于岷山導江之下則是江水始出而別流者也意其指梁州之沱也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江水別而為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漢孔氏云澧水名按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楚詞曰濯余珮兮澧浦顔師古亦謂澧水在荊州則以澧為水

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為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為澧水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焉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為陵名有合于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為山名苟以合黎為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溢其餘波于流沙乎此又可疑當闕之九江

即荊州所謂九江孔殷是也此九江發源山澤分支別派以入于江而江則過之也至于東陵水經曰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蓋廬江郡有東陵鄉故也江水既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夫江自岷山而出歷蜀漢巴峽數州然後至于澧今經之所序惟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遂繼之以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蓋此篇所記惟及夫治水施功之處亦猶道黑水至于三危則曰至于南海導河積石則曰至于龍門初不計其地之遠近也

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迤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迆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以會于彭蠡而後東也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東迆為一句以北字屬于下謂北匯于會故其說以謂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鄭氏又以東迆者為南江夫既以迆為溢而又以東溢為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為二江鄭氏以東迆為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

分為三矣此說猶不合漢江二水既合于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為北江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為中江入于海而上文導漾東為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漢孔氏云自彭蠡分江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蓋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意以謂三江入于震澤然後由震澤而入海故為此說據此篇于九州之下載其逐州治水之曲折而于導山導水之次則更序其原委首尾之所相互見未嘗不相顧而成文也如雍州之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而于導渭則曰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其文未嘗不相顧也使江

自彭蠡果分為三以入于震澤復自震澤分為三以入海則
經之所載必與震澤底定之文相接而列底定于江水之次
今經之所載殊不及震澤則是震澤非江水之所入也明矣
此當從蘇氏之說二孔安合經傳無所考據不可從也唐孔
氏之論三江則據漢志以爾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于海
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
稽毗陵縣北東入海然水之下流轉徙不常故川勢不足以
考信班孟堅所載乃漢時三江如此未知禹時三江果如是
否其是非蓋不可知也今之江水自彭蠡而東無有別派由
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有三江矣此蓋後代變更移易隨

世不同不可以執為一定之論也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而
東合為一江者指以為今之三江至其數之不合則又從而
為昧別之說此蓋不知時變膠柱調瑟之論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曾氏曰止者為漾流者為漢止者為沇流者為濟自其水之
所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沇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
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沇而
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于入江入河入海皆受
漢濟之名而漾與沇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沇水者山
海經謂之聮水郭景純謂即沇水也漢志作泲水充字顏師

古音曰弋觸反則是亦指沇水也水經曰俗謂之衍即此沇
水也沇水所出說者不同漢志曰沇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
山孔氏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水在溫縣西北昔為濟水又
或然也沇水自溫縣東南流經墳城西南又當鞏縣南北入
于河濟與河合其流浸大遂至滎陽縣北溢為滎澤在敖倉
東南雖溢為滎澤而滎澤不足以容之遂決而東行也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
爾雅曰山再成曰陶丘陶丘雖是山之再成者然而必有指
定而言非泛指凡山之再成者為陶丘也水經曰在濟陰定
陶也既出于陶丘北矣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也說文以為

在山陽胡陵縣水經以為在濟陰定陶縣此二說不同然山
陽濟陰其郡相遠意者此澤跨于兩縣之間也自菏澤又東
北折至東平壽張縣與汶水合然後北折而東以入于海汶
水有二淮南子曰出朱虛弁其山者所謂東汶也此汶水蓋
在泰山萊蕪縣至東平壽張縣西南安民亭入濟者是也齊
之流既與河合行十餘里混而為一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為
滎至于陶丘北諸儒疑焉唐孔氏則以為濟水既入于河與
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而
蘇氏則以為江漢合為彭蠡之澤以東為北江中江者合為
一說其說以謂江漢之水會于彭蠡自秣陵京口以入于海

不復三矣而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猶有三泠之說古今傳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余以禹貢之書考之若合符契禹之序漢水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漢水既合于江且東匯為彭蠡矣安能自別為北江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序江水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漢水既與江合且匯于彭蠡矣安能自別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濟水入于河溢

為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為濟乎曾氏之說亦然此二說存一則以謂辨其清濁一則以謂別其水味皆未為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已化而為濁矣既合流數千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為滎乎古之人蓋有知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所謂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此所謂知水味者惟知其合之味而已淄水之味也如此澠水之味也如彼淄澠合則其味也又如此三泠亦然彼其所知者徒知其為淄澠之合而已苟使淄澠之水既合而為一器苟使之就此器之中別其半以為淄別其半以為澠則雖易牙陸

羽亦有所不能爾安能以味自別而出乎分水既合則其味合安能復以其味別而復出哉以是知此二說雖有清濁味別之不同其失一也故鄭漁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間豈有山過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然漁仲之論又以經之所載為脫誤其說以謂導漢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于此而已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經文亦止于此而已與河北之沇水亦名為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為滎以上當有潰沇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夫儒者之于經遇其有難曉處則闕之可也以先儒講解之未盡遂以己意增損經文以

就其說此其與穿鑿之學亦何以異以某所見此文本甚明白諸儒之說皆求之過也禹貢之書為治水而作則其所載者惟及夫當時治水之曾迹而已非可以地理書所載水道之曲折而比之也漢之未入于江本無北江之道禹既導漢以入于江江與漢合其流浸大匯于彭澤則江之故道不足以受此水也故為之導為北江以入于海也滎陽以東本無河濟之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其流亦浸大使皆決于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濫之患禹于是為之自滎澤決而東出于陶丘北以入于海是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為滎也河濟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為治水而作故其所載者

如此使北書為地理而作則北江之流當屬于江不當屬于
漢矣滎陽以東當屬于河不當屬于濟矣後世滎澤枯竭水
不復灌注于此耳而水自滎陽出注于巨野澤世俗相傳以
為濟水其實與河流雜矣非復出于沇之合流也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于南陽平氏縣東南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胎簪盖
桐栢之傍小山也淮雖出于胎簪而禹之導淮實自桐栢而
始故云導淮自桐栢自桐栢而東則與泗沂會既與泗沂會
然後入于海沂水出太山盖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
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盖沂入于泗然後泗入于淮而

經乃兼言會于泗沂者唐孔氏云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
故連言之淮入海盖在廣陵淮浦縣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然後過鳥鼠山鳥鼠山亦在
隴西首陽縣爾雅曰其鳥為鵌其鼠為鼵共處一穴故山以
為名渭水雖出于南谷而禹之導渭也惟自鳥鼠山而始故
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而東則灃水會焉則下文所謂灃水攸
同是也又東則涇水會焉則上文所謂漆沮既從是也既過
漆沮然後入于河入河處盖在京兆北船司空縣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漢志曰洛水出冢嶺山山海經謂出上洛山水經曰出讙舉
山三說不同然而經所不載未知孰是要之皆是水源出于
他山自熊耳而過也禹之治洛水惟自熊耳而始故曰導洛
自熊耳而過遂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盖此三水合焉
耳然後入于河則豫州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三水
所出諸說者皆不同經所不載難以考信而其入洛之處漢
孔氏曰澗瀍會于河南城南盖此二水既會于此然後入于
洛也伊水入洛在于洛陽城南水經曰伊水出南陽縣西荀
渠山東過郭洛山又東北過陸渾南又過新城南又東北歷
伊闕中乃自洛陽入于河伊闕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

之若闕今水歷其間北流入于河陸機曰洛有四闕斯其意
焉盖歷代地理書之論禹迹者凡水行于兩山之間則皆以
謂水流于此山横其前禹鑿而通之故謂鑿龍門闢伊闕析
底柱破碣石凡若此說者皆已甚之論也夫禹之治水實用
九州之民苟山横其前鑿而通之則其為功役也大矣豈九
州之民力所能堪哉既非民力之所能堪而禹驅之使前則
其虐甚矣說者亦知其不通故有巨靈擘石之說此乃世俗
之所見以為禹之神知必有超世俗之技而不可以常理論
也殊不知聖人亦人耳所為之事莫不本于人情苟非出于
人情則聖人必不為也故闕伊闕謂禹闢而大之則可謂其

鑿斷天地之性則不可也伊瀍澗三水入于洛然後洛水入
于河其入洛處蓋在鞏縣東也禹貢既于九州之下各言其
逐州治水之曲折而于導山導水之次又言其源委首尾之
詳者鄭漁仲曰禹貢之書知山之盤旋與水之出入或不一
州一邑故序九州矣然後別出山川總序于後班固以來作
史者無法遂將山水與故迹並隸州縣下且小山短水不出
一州一縣者即與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若乃大山所跨大
水所經何啻一州一邑班固于州縣下列之可謂無法漁仲
此言善矣嘗考漢地理志其序嶓水則曰嶓冢山西漢水所
出南入廣漢白水又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

六十里其序江水則曰岷山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
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此其所載徒知漢水過郡四江水
過郡七而已安知其所過者何郡耶又安知其所過之郡孰
先孰後耶知此則知禹貢既叙治水曲折于九州之下而于
導山導水之次又序其源委之詳其所記載實為萬代地理家
之成憲也非特此也其他所載山川之列亦皆有法于其間
曾氏曰嶓冢漾之源也岷者江之源也有是山而後是水出
焉故先言山河出崐崘墟而後至于積石淮出胎簪山而後
至于桐栢渭水出南谷而後至鳥鼠洛水出冢嶺山而後至
于熊耳積石桐栢熊耳皆其源也蓋先有是水而後至于是

山故先言山河之過洛汭過降水漢過三澨江過九江渭過
漆沮皆以大水受小水故謂之過江會于匯濟會于汝淮會
于泗沂渭會于灃會于涇洛會于澗瀍會于伊蓋二水勢均
故未嘗言會濟淮洛于水為小九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
嘗言過觀曾氏此說則知禹貢序山川地理之曲折蓋曲盡
其理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一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禹貢　夏書

九州攸同

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蓋必先辨之于其始然後可以同之于其終不有以辨之則亦無自而同之也禹貢所載冀州既載壺口以下列敘九州之疆界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貢篚所入之多寡所輸之遠邇其所以辨者纖悉矣自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蓋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

其所而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為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故序言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此蓋所以總結治水制貢之意于其始此則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矣又所以總結其治水制貢本末之意于其終也序言別此言同雖所從言之異其實先別而後同也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皆可居孔氏以謂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按爾雅曰室西南隅之奥以隩為室隅當讀曰奥不得讀為隩矣隩既為室隅矣而又曰既宅則其文亦為室復按詩淇澳音於六切王氏曰隩隈也孫大夫曰隈水曲中也又曰崖內為隩李巡曰崖內近水為隩則是淇隩者是淇水之隈曲處也此隩當與淇澳同蓋當洪水為患崖內近水之民猶不得安其居至于懷襄之難既平水由地中行然後四方之民居崖內水曲者皆得安其居在水涯者猶得安其居則居平原曠野者蓋可知矣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山刊旅謂九州名山皆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滌源謂九州之川皆已滌除泉源而無壅塞矣九澤既陂謂九州之

澤既已陂障無所決溢矣其所謂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也于山曰刊旅于川曰滌源于澤曰既陂各言其所施功之實也唐孔氏云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綱而言之所言不盡故于此復更總而言之此說是也太史公有導九山九川之文說者因此遂謂所刊旅者自岍及岐至于敷淺原之九山也所滌源者自弱水至于洛之九川也既以岍岐以下為九山弱水以下為九川于是遂以雷夏大野彭蠡雲夢滎波菏孟豬為九澤太史公雖無九澤之明文往往其意亦將以是為九澤此皆牽強附會非經之本意也施博士雖有遂然可合之數然求其意則無必

然可信之理然則九山九川九澤皆以九州而為言矣此說是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又重述其刹貢之事也洪水汎濫于天下四方道路皆遏絕而不通至于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載其達于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而皆以達河為至至于是則北自碣石西自西傾南東盡海之地皆有通于帝都之道此四海之所以會同也六府孔修即大禹謨所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也孔修甚修也四海會同則有輸貢賦之

道矣六府孔修則有輸貢賦之物矣于是繼之以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漢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所慎者貨財貢賦言取之有節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據孔氏之意蓋以謂中邦者指九州而言之也由孔氏為此說諸儒因之遂皆以中邦為諸夏謂土貢及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中夏而已蘇氏王氏張諫議之說皆然然而以中邦為九州則與上文四海會同文勢不相貫又未足以見禹貢重敘成賦中邦之意不如顏師古之說為善顏師古以謂庶土各以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慎貨財以供賦貢皆隨其土地田上中下之三品成其賦于京師也中邦京師也按孟子曰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爲自河南而之冀都則以謂之中國是中邦指京師而言之也顏師古以中邦為中國意亦類此蓋成賦于京師則與上文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之意相屬矣九州之下所敘九等之賦但言其多寡相較之差而已未言其所以充賦之物也故此既言四海會同六府孔修矣于是遂言其所充之物謂九州之內所制之賦使之各以其土地所出之物轉相交易懋遷有無化居以之充其所入之賦若後世之支移折變也雖交易其所出之物以充賦然數之多寡實以田之三壤為準三壤即九州

之內所謂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是也蓋賦本出于田故其支移折變則隨其田賦多寡之數而致之于京師也如下文五服所敘其輸禾藁粟米於都城各為甸服五百里之地而已五百里之外則遠不能致使其亦輸租秸粟米於都城如畿內之五百里則其費大矣故禹惟以其田賦所入之數定其多寡而其輸于京師則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如此則其力簡其費省且有懋易有無之利及于斯民其為公私之利大矣　本朝都汴亦取漕運之利江淮歲漕六百萬石是四以上泝流置轉般倉其張官置吏舟船傔使之費歲以百萬計議者以轉般為煩擾更置直達法而

其槩愈甚其費益多又為江淮舟船數十郡之害夫以汴都之距江淮蓋甚近也而歲漕江淮之米于汴都其槩猶如此况冀州遠在九州之北而荊揚之漕達于帝都者或須航海或須陸運苟使之輸其田賦所出之本物則其費為如何邪故使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則荊揚之地如金錫丹箭之類皆得以懋遷有無而充賦也

錫土姓

錫土姓者于是始可以疆天下封建諸侯而成五服也左氏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錫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如契封于商賜姓子氏稷封于邰賜姓姬氏必在于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陳博士曰當洪水未平之初有國者亦皆有土有宗者亦皆有姓至是則錫之備矣是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當洪水未平之時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昏墊其政教之所施蓋自有壅遏而不得行者至于川澤既平貢賦既修矣天下以封建諸侯而錫土姓則治既定矣功既成矣天下夫何為哉惟欽我德以為先則下之人無有距違我之行者此所謂恭己以正南面也施博士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何異預于治水之事而于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時四方諸侯其于會同之禮有廢而不講者則其于祗上之德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于上之所為而能使之祗台不距者禹預有功焉故舜稱之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其意亦合于此善哉此說也

五百里甸服

前所言者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田賦貢篚之詳纖悉盡之而其所以疆界天下以為京師諸夏夷狄之別者猶未之見也于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自東南曰揚州至其穀宜五種既列序九州之詳乃繼之曰辨九服之邦國自方千里曰王畿以下遂言其所以為九服者此蓋倣禹貢書而為之也然其所記載則有不同者此禹自甸服至于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職方氏方千里為王畿王畿之外為九服每服亦以五百里為率并王畿而數之則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疑焉或以謂周公斥大境土其地倍蓰于堯禹之世此蓋未嘗深考此二書之所載徒見其所敘者皆以五百里為言遂從而為之說耳禹之五服與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百里者職方氏則自其兩面相方而數之惟禹之王畿在五服之內而自其四面而數之故禹之五服自甸服至于荒服每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至于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而以

二面相方而數之故九服之內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
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為五百里之侯服侯服之外每
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為五百里之甸服故自王畿之
外至于藩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各為五千五
百里其所以增于禹貢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萬里之數邪
漢地理志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十里南北萬三千
三百六十八里則是漢之輿地不啻萬里故言周之九服有
萬里者往往推此以為據唐孔氏云漢之山川不出禹貢之
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充與周漢其地一也
尚書所言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

跡屈曲而量之所以其數不同也唐孔氏此說其詳亦與同
漢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以虛空鳥路方直而計里數則古
無此理以某觀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域而得有里數倍加者
古今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之以周
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
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蓋古今
步尺長短盈縮隨世不同故其里數廣狹亦異此王制所載
但是自周初至于戰國數百年間而其所差已如此竊謂賦
方氏之九服所謂五千里者即禹貢五服所謂五千里漢之
山川除武帝開闢四夷所載武威酒泉南海蒼梧數十郡之

外其他州郡皆禹貢五服之地禹之聲教東漸于海西被于
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其要荒之所暨則皆已至于
極邊之地既使後世人君能于禹貢五服之外開拓邊境其
所得者不過磽确不毛之地得之無所益失之無所損者周
公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所責乎詰戎兵者不過陟禹之迹而已其或甘心於禹
迹之外以開拓邊境增廣分域者是皆出于好大喜功而為
之也故王者之疆理天下將欲制為京師諸夏夷狄之辨者
當以禹貢之書為正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地謂之甸服去王
城面五百里蓋禹貢之甸服在五服之內自王城之外每

面五百里之地為甸服也甸田也主為天子治田也王制曰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服
之內主為天子治田而輸之于上故以甸服為名百里賦納
總至五百里米可見其治田所輸之事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此所敘五服先提其里數與其名于上然後列其每服之內
遠近差等于其下甸服分而為五其實即上文所謂五百里
甸服非于甸服之外又有此五百里也先儒徒見經文重複
故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特有此數去王
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六千

里夫經于侯綏要荒之下皆有細數而謂甸服特有此數故不可也鄭康成又謂五服之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于每服之閒更增五百里而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此其說不惟道里之遠近與經不合然此載之體亦有所不便者甸服之外五百里所輸者果何物耶侯服之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各有所建矣彼侯服之外五百里所建者果何國耶則是知其說之不通也惟孔氏于百里賦納總之下注曰甸服內之百里于百里米之下注曰侯服內之百里此則是經之本意也甸服五百里之地皆爲天子治田輸之于王城者也然地有遠近則其所輸之物亦有精粗輕重之

異也近者粗遠者精近者重遠者輕各量其力之所任而爲之差也謂之賦納總者以見其所輸者皆田內所出之賦也所出賦同惟其所納之物固有不同而已距王城之百里其地最近故使之納總者稾與穟併納之也二百里則稍遠矣故納銍銍者刈禾穟也謂刈禾穟而納之不輸其稾也三百里則愈遠矣故納秸秸稾也納秸易于納穟蓋遠則彌輕也雖納秸爲彌輕然計其所直則四百里猶且納粟而三百里乃能納稾秸比于納粟則太優矣故唐孔氏以謂稾粟則納非是徒納稾也據經文但曰納秸安知其爲與粟稾納乎攷之經文總銍粟米下皆無服字而此獨有服字則知納稾雖

優其所相補除者當必在此頗師古曰秸稾也服者言有役則服之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使于畿內移用故其利薄于粟米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使于移用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利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此說爲盡唐孔氏謂于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則失其旨矣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四百里五百里則尤遠矣故納粟米蓋愈遠則愈輕也薛氏曰曰粟爲曰米爲則爲輕矣夫禹之取于民者不過什一之法耳今其所納之物有如此之不同漢孔氏以精者少粗者

多唐孔氏曰五納粟爲少禾稾俱送爲多其于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耳此說皆是也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之所載但及夫五百里之甸服者鄭氏曰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亦必有納總銍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于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于納銍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于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又述作之體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蓋甸服之外五百里則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人民社稷以為天子之藩衛也近王畿百里則建卿大夫所食之采地又其外二百里則建諸男之邦又其外之三百里則皆諸侯也必先采地與男邦乃及諸侯者先小而後大小者近而大者遠也所必如此者王氏曰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此說為善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于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于此矣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皆為天子治田者也故以甸名之百里

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皆封建親賢為王室藩衛者也故以侯名之其服名如是則制服之差等亦如是此其所以為善疆理者也若周之九服則不能如是矣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曰采服甸服乃在侯服之外采服又遠于男服其制度必不能與其名相稱考之周制采服在王畿之內而公邑之地謂之邦甸亦在王畿之外侯邦與男邦雜建于天下之間無復遠近之別則是周時所謂九服之名始借夫是名以為遠近之別矣其制度實未嘗與之相循也由是觀之疆理天下雖出于洪水既平一時之事然考其制度實萬世所不可企及之功也焉時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先王疆理天下尤謹于華夷之辨其所以畫郊圻而固封守者尤極其嚴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為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三百里則接于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于此設為綏服以為內外之辨此服之內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撫接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此綏服五百里亦分為二節其內之三百里接于甸侯者則揆文教其外之二百里接于要荒者則奮武衛揆

文教者揆中國之教也或問揚子雲曰八荒之地禮也樂也孰是曰教之以中國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于天地者為中國過此以往人也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吳秘注云礙止也止以為準此篇於綏服三百里謂之揆文教其實奮其威武以守衛中國不純以中國文明之治也左傳曰成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封伯禽于少皡之墟封康叔于商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于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蓋魯衛之地在于文教所揆之內故疆以周索至于晉之分地界于太原晉陽之間廹近戎狄故疆以戎索索法也謂疆理其土地以治戎之

法卽此所謂奮武衛也薛氏曰今之邊徼若軍旅而畧文德與此同意此說是也蓋先王之所賴以守衛中國惟在此二百里之地而已此二百里之地不失武備則中國之內可以奠枕無虞而夷狄之民安于邊鄙之外不至有孛然不可制之患蓋夷狄之于中國本不敢有侵侮窺伺之意惟中國失其所以爲武備者則狼子野心于是始敢肆其貪惏之志如漢魏而降夷狄之內附者皆得以入居中國障塞之內是以至于西晉則有劉元海石勒之變石晉以幽涿檀十六州之地賂契丹盡失中國之障塞故至于末帝而有耶律德光之變自古遭夷狄之患未有如晉之酷者然此二國亦皆有以

致之然也一則使夷狄入居中國之障塞一則賂中國之障塞于夷狄譬猶決圈檻而縱虎狼彼安得而不噬人者哉是知疆理天下以綏服二百里爲奮武衛之地以爲華夷之辨此眞爲代不可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東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治必至大亂是以君子以不治治之則乃所以深治之也自綏服之外皆是夷狄之地中國禮樂正朔之所不及禹雖畫爲五服其實外之而不治之以中國之治也顧其命此服之名則可以見矣綏服之外五百里其名曰要謂之要者姑但覊縻之而已矣唐孔氏曰要服之名曰要見其疏遠之也要服外五百里其名曰荒謂之荒則比之要又簡畧矣漢班超爲西域都護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某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尚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此乃徼外蠻夷之地也禮記曲禮曰其在西戎北狄東夷南蠻雖大曰子王制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此

蓋以四者相對而言之則有此四方之名若但舉其一二字而爲言則四者皆可以通稱夷不必是東方曰夷蠻不必是南方曰蠻如經曰蠻夷猾夏又曰蠻夷率服此又以蠻夷而稱之于要荒之服則是唐虞之世蓋以蠻夷爲境外種之總稱亦如或曰戎狄或曰戎夷皆泛而言之非指其所居之方也要二百里蔡先儒只作蔡字讀按左氏傳定四年殺管叔而蔡蔡叔杜元凱注蔡放也陸德明音素達反此云二百里蔡當亦是放罪人于此宜從左氏作蔡字讀荒服二百里流流罪人于此猶經所謂流共工是也薛氏曰先王之于罪人以其不可以中國畜之也故流放爲夷狄之而已矣此論爲

善然而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者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為最遠中國之人有惡積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于最遠之地于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于此若其為蠻夷之地則冡上之文而可見也據此論蓋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畧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于侯服則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于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而孔氏論此又不求于疆理天下之制而乃於字上生義附會繳繞最為難通于侯服云侯侯也斥侯服而

事于百里采為供王事而已于二百里男邦云男任也任王者之事于三百里諸侯云同為王者斥侯于五百里要服云要束以文教于三百里夷云守平常之教于二百里蔡云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于三百里蠻云以文德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云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此等說今皆不取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暨也攷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于流沙揚州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于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于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達下文而互見也聲教者言文德之所及也薛氏曰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振于此而達者致為故謂之教曰漸曰被曰暨者皆言其境界之所及特變其文耳非有淺深詳畧之不同而說者乃謂東方之民仁而易化故言漸漸者浸而深也西方之民信而難變故言被被者被乎其外而已南方之民詐而多惑北方之民勇而善悍故言暨此虛說也夫禹之聲教其所及者蓋無所不深也今言東方之民為易化故言漸漸者浸而深而西方則善執而難變南方則詐而多惑北

方則勇而善悍故但被之暨之信斯言也則是禹之聲教所及之深者惟東方之民而已豈非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哉下文既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于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為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果于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已詳言之矣此篇既言九州山川分域又及夫五服疆理內外之辨末乃言九州境界之所抵先後征此互相發明至纖至悉可謂無餘蘊矣其嘗以斯言考其疆理天下之制而參以王制之所載則誠有可疑于其間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冀州

自河南至于江千里而近豫州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遠荆州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冀州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遠徐州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遠雍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是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為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為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自甸服至綏服每面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三千里此九州之地也以天下之輿地分為五服則是自甸服至綏服九州之內也要荒二服則在九州之外此五服之制也然以九州四面之所距而考之則不能無疑自恒山至于河南千里

東河至于西河千里此蓋畿內之千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此千里之地建五百里之侯服又建五百里之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為要荒服今夫經之所載至于南北則有盈縮焉以此考之冀州之北距于狛山則已接于邊陲矣其何以容五百里之侯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綏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甸服邪以南考之自南河至于江千里則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于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蓋已在九州之內而自衡山至于南海蓋又將有千里之地五服之制至衡山則已盡矣而揚州之境南距于海者猶未之盡也以南言之則太羸以北言之則太縮

此實某之所深考而未知其說也大禹之功萬世永賴與天地同垂于不朽其書之傳所以為法于萬世則其制度不容如是之差意其必有所汞除相補以為經理天下之定制某淺陋未足以知此請闕之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有兩說孔氏曰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錫玄圭以彰顯之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此兩說皆未敢以為然堯錫圭于禹而謂禹錫玄圭其文為倒置矣臣以圭而錫君載籍恐無此理以某所見此是禹以玄圭告成功于天耳周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古者交于神明必用圭璧如周公之禱于三王亦曰植璧秉珪禹之治水至于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于是錫玄圭而告成功也然而必用玄圭者蓋天色玄因天事天猶蒼璧禮也其曰錫者與師錫帝曰納錫大龜同古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一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二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夏書

甘誓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古者將欲登齊其衆而用之則必有誓而先嚴于軍旅故書有六體誓居其一焉大抵為誓師而作也周官士師之職以伍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軍旅之有誓蓋所以宣言其討罪之意謹其坐作進退之節而示之以賞刑之必信帝王之世所不能廢也故禹啟湯武皆有之甘者所誓之地故因以名篇亦猶牧誓費誓也啟者禹之子也有扈氏夏之

同姓其地在漢之扶風鄠縣啟之與有扈戰其誓師也肇言其罪惟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初未嘗詳言其所以討之之故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亦但言其不服而已唐孔氏遂以謂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此說亦但是以私意而臆度之其實未必然也按左氏昭二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所謂觀扈即此有扈國也唐孔氏載楚觀射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是為有扈恃親而不恭（服）故啟之政今考之楚語觀射父之言但云夏有五觀不言觀扈唐孔氏蓋是誤以趙孟之言為觀射父之言此雖小誤亦不可以不正也有扈氏之罪經無明文然趙孟以比三苗徐奄則知有扈必是頑嚚不可教訓且恃險而不服者故啟率六師而征之其誓師之意與泰誓湯誓無以異故聖人錄其書以為萬世法漢孔氏曰甘有扈郊名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唐孔氏以為啟之西行甘當在東郊融乃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啟誓師于甘之野當是親征至其地也周希聖曰天子之兵常隱于六鄉四方有變專責于方伯方伯不能討則天子親征之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是天子親征之此說是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按大司馬法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乃召六卿者王之六卿皆行也李子真曰此所謂六卿非自冢宰至于司空之六卿也周禮地官卿大夫每鄉卿一人蓋王之六鄉別有此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為之將屬于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即此卿也若以王朝之六卿即當用兵之時大司馬主軍政冢宰而下無緣亦屬于司馬故凡戰而言六卿者皆六鄉之六卿也此論得之六卿皆行而誓師于甘之野則是天子親率六師而征之也天子親征六卿各率其鄉之師以從故其戰謂之大戰蓋舉國而伐之也扈之威强至于舉國而

伐之是其勢將與京師抗衡而方伯連帥之力所不能討啓之是行也社稷之安危盡係於此矣然則其用兵者豈得已而不已者乎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孝敬書論虞書言咨之義曰咨之爲言其從變而爲嗟甘誓曰嗟六事之人胤征曰嗟予有衆湯誥曰嗟爾萬方有衆泰誓曰嗟我有邦冢君蓋嗟者即咨之義也其召之則曰六卿其誓之則曰六事鄭氏謂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之戎左右與御是偏勒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其說是也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蓋呼六事之人使皆聽予之誓言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此則誓言有扈氏之罪也五行三正說者不同據有扈氏夏之同姓也其驕蹇跋扈而不可制廢尊尊之義失親親之恩啓之聲言其罪而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此義不必求之太深要之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而爲是昏迷耳威侮者專其威虐而侮慢之也怠棄者怠慢而廢棄之也味此言啓之致討于有扈之辭可謂簡而盡微而顯矣蘇氏曰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必有以子丑爲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服色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此其論五行三正誠爲切近然商之世方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事自夏以前未嘗有也蘇氏之說其亦未敢以爲然也有扈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獲罪于天而天絕之矣勦截也截絕謂殄滅之也天之殄滅有罪必假手于人啓爲天子當命德討罪之任不敢赦也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啓之爲天子當命德討罪之任不敢赦也于是率六師而討之豈以快一時之私忿哉此所以致天之所罰也沈同以孟子言燕可伐而伐之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乎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

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蓋非天吏則不可以行天罰而爲天吏則不可以不行天之罰故經載誓師之辭無不以行天之罰爲言者蓋苟非行天罰而用兵則是志于殺人而已其何以爲後世法乎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啓謂我命所以討有扈者所以恭天之命爾之衆士亦當恭我之命而無致失其坐作進退之節也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三人一居左一居右一居中車中左右主擊刺而馭者在其中左傳宣十六年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
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之左右各有其事而
御者在中惟主馬之驅馳而已然此乃指凡常之兵車而言
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其中
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也此所誓乃六事之人非專為主
將而言故指凡常之兵車而戒之也攻治也在車左者不治
其車左之事在車右者不治其車右之事與夫在車中者御
馬而非其正皆不恭我之命者也蓋左右不治其事則足以
致敗左右治其事而車中者馭之失其正則亦足以致敗左
氏傳襄二十四年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

卜宛射犬吉二子使宛射犬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
楚師而後從之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橐而胄入壘皆下
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若射
犬之類所謂御非其馬之正也以是知左右乘車馬雖勇又
在于御得其正也王氏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誓徒也
御非其馬之正誓車也此亦一說然三代以來皆用車戰春
秋所載列國戰爭皆用車而每車必有左右與御此所誓者
曰攻于左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與左氏所載相合不必分
徒與車也夫古者車戰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謂
步卒者坐作進退皆聽于車而已又何必于誓車之外又誓

其徒耶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得其馬之正是用命也故賞于祖以
勸之其或不然則是不用命也故戮于社以威之蓋古者天
子親征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用命則賞于遷廟主
之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之前示不敢專也賞于祖戮于社
蓋尊祖嚴社之義也按禮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齋
車又曰若無遷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
齋車以行蓋自以其遷廟主行載于齋車其無遷主則以幣
帛皮圭行岡以致其尊祖之義耳于是而賞焉亦所以尊祖

也左傳定四年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蓋自其以社
主行而祓社釁鼓固已知其嚴社之義耳于是而戮焉亦所
以嚴社也由其尊祖嚴社故刑賞于此分焉先儒從而分為
陰陽仁義之說則鑿矣遷廟之主與社主皆在軍中于是而
賞之戮之則是不待乎班師振旅而刑賞固已行矣予則孥
戮汝者此蓋言汝苟有不用命則非但戮及汝身將并與其
孥子也謂戮及其妻子也此篇與湯誓皆有孥戮之言夫罪人
以族與夫參夷之刑是乃商紂與秦所以亡者也帝王之世
豈容有此雖漢孔氏以謂權以脅之使勿犯然較湯既有是
言則是當時實有此刑苟有不用命者必不免于孥戮蓋其

所謂戮者非殺之之謂也左氏傳僖二十七年楚子之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楚之蒍賈季戮吏騎吏騎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吏騎曰不可以是知謂之戮者非是殺之但加恥辱焉雖加鞭扑亦謂之戮也孥戮者猶所謂其孥男子入罪隸女子入舂藁者是也夫從天子以征伐不庭而不用命則其孥之至于罪隸舂藁豈爲過哉非罪人以族與癸夷之比也又漢書王莽傳舉此言顏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孥戮之以爲孥也說書者以爲孥子也戮及其子非也秦誓曰罔孥正士豈戮子之謂耶此一說理亦可通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兵不可去則誓

亦不可去也夫驅民于鋒鏑戰爭之下苟不先爲之誓戒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其有不用命者遂從而殺之是罔民也焉有仁義用兵罔民而可爲也吳王闔閭欲試孫子以兵法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孫子爲分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皆令持戟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約束既布則設斧鉞卽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左婦人復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斬二隊長以徇于是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準繩規矩以爲雖赴之水火可也向使孫子未嘗三令五申乃欲戮其不用命者以徇其餘則彼亦且有辭矣向安得而用之哉由是知國而不用兵則已苟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誓戒之言不可無也舜禹之所不能免也彼謂商人作誓而民始叛誥誓不及五帝是皆不達夫時變之論也

五子之歌 夏書

詩大序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蓋聲詩之作世之治亂政之乖和係焉文武成湯之詩所謂治世之音其政和也若幽厲平桓之詩所謂亂世之音其政乖也三百篇之作雖有喜怒美刺哀樂之不同其實皆所以正當

時之得失而未嘗不本于仁厚忠愛故可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也雖其詳見于三百篇原其所由起實本于虞夏之世舜與皐陶賡歌言元首股肱資以成治其言安以樂蓋所謂治世之音也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蓋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于書其實詩之淵源也學者于此當以學詩之義而求之經解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學者能以溫柔敦厚之言而取之于此篇之義則得之矣能求此篇之義則凡詩之美刺箴戒者皆可觸類而長之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太康啓之子也盤于遊畋不恤民事有窮后羿距之于河不得反國故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者亦啓之子仲康少康是其二也此五人皆賢須待太康于洛水之汭不得反國情發于中不能自已故作此歌爾雅曰晜兄也此五人皆太康之弟而言晜弟者唐孔氏曰晜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晜弟蓋其五人自相稱謂非指太康而言若篇內言厥弟五人則是指太康而言之耳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

孔氏曰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未盡其義薛氏曰尸如祭禮之尸居其位而不爲也是故居其位而不能有所爲

曰尸太康尸位是也居其位而不敢有所爲亦曰尸康王既尸天子是也此說善也蓋康王居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康王得以亮陰居喪而無關於萬機之務故謂之尸天子而非其罪也至于太康非有他故而遊畋忘反放棄萬機而莫之省是誠有棄其位之心也此言尸位與義和尸厥官同蓋棄其位而不爲其事也以逸豫先儒以屬于上文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故其說有謂主以尊位而逸豫不勤據太康尸位是居其位而不能爲只當作絕句續以逸豫則連下文曰以逸豫滅厥德猶所謂以蕩陵德也君而滅其德則民懷二心矣故黎民咸貳民既貳矣太康尚不知懼乃盤遊而無節度此足以見其荒淫而不知節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古之明君非不爲逸豫也與民同樂樂而有節則民聞車馬之音見其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田獵也及其不遊不豫也則有吾何以助之言蓋其遊豫則爲民之所樂也如此今也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黎民咸有二心而猶且肆爲逸豫以謂不恤則是罔已自棄其天下矣欲免于危亡得乎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此則言其盤遊之實事也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河之

南太康遊畋舍其宗廟社稷渡河而去則畋于洛之南至于百日而猶不反有洛之表言其遠也十旬弗反言其久也古之爲國者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猶懼乎肘腋之變蕭墻之禍或起于一二日之間今太康乃自肆于遊畋以言其遠則畋于有洛之表以言其久則至于十旬弗反是在我者既有棄天下之心安得無后羿之變乎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按左氏傳襄四年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窮者有羿之國名也其曰有窮者如云有扈也后羿蓋羿是窮之君也唐孔氏引賈逵說文之言以謂羿帝嚳射官也羿

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曰堯
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詞羿焉彈日烏解羽
此言雖不經要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
號非復人之名字據先儒之意蓋謂凡善射者皆謂之羿此
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非是名也此說為可信按孟
子曰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于是殺羿
此逢蒙所殺之羿蓋又別是一羿非有窮之羿也有窮之羿
乃為寒浞所殺非見殺于逢蒙也以是知羿非有窮之君蓋
是善射之稱也太康既自棄于天下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
反故天下皆有叛之之心于是后羿因民之不忍而以兵距

之于河故太康不得還也北風之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蓋人君虐用其民
而民叛之苟誠有惠我者則將攜手而歸之不暇也民既不
忍太康之虐政相與叛之而羿于是時以兵距太康于河則
是因民有叛之之心而為民所歸也是羿者一時之湯武也
然而卒不能成湯武之功也者以羿亦一太康也魏絳曰有
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
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
寒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
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叛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

之則羿之所為與太康實無以異也亦猶秦之暴虐而項羽
亦暴虐其何能繼秦而有天下乎而適當下民之欲叛太康
于虛邪之時故羿得以乘間投隙而用其謀雖與湯武同其實
異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

此與上文不相接蓋太康之始出而遊畋也五子御其母以
從至于洛之北則止而待之不與太康俱為遊畋之樂也穀
梁子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夫
會者所以講信修睦之禮也然猶必仁者守然後可以出今

太康既棄其宗廟社稷遊畋于有洛之表而莫之恤矣然其
弟五人皆賢使此五人之中有一人焉而為之守則雖有后
羿之變猶可以不亡其所以至于顛沛傾覆而莫之救者以
五弟皆從空國而無人故也夫已則棄宗廟社稷而莫之恤
雖宗廟社稷之所得賴以存者又皆從而去使之居無所能
為之地將欲赴國家之難而勢不可得施太康之愚暗于是
為甚矣五子之至于是也宗廟社稷將敗壞而復亡而無復
安存之理母子兄弟將離散奔潰而不可保危亂之至無日矣
此其所以咸怨也其怨也憂愁嗟嘆之不足于是情動于中
聲成文而詩歌作焉蓋出于其中心之誠然慷慨感傷而不

能自已也其作為詩歌則必推原其禍之所由起太康之所以逸豫盤遊至于喪國亡家者惟其荒棄大禹之戒故爾是以五子之歌終始反覆惟述其荒棄大禹之戒而不能守以致于是史官推原其意而序之曰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可謂善明詩人之旨矣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言其詩之所為作其原蓋出于此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蓋君子所創所守為可繼之道也若雖歷萬世猶可以前期而為之至于子孫之賢與不賢能繼不能繼則係乎所遭何如耳此雖一二世猶不可以逆料也禹之謨訓可以傳萬世然一傳而為啓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故

夏以之安吾傳而為太康不能遵守禹之謨訓故夏以之亡然而作歌之五子皆啓之子也向使太康不為嫡子而此五人者有一人爲繼啓以君天下則必能念大禹之勤勞遵守其訓以永其傳矣今五子不得繼世以有天下而太康有天下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亦如微子不繼商而紂繼之此商之所以亡季札不君吳而僚君之此吳之所以亂也雖太康亡然仲康卒能肇位四海少康卒能祀夏配天其所以然者以能遵大禹之謨訓不敢失墜而已此無他以禹之創業垂統誠萬世可繼之道故也使禹之子孫皆得如啓如仲康如少康者為天下君則其傳也豈不至于萬世哉書序本自為

一篇漢孔氏以謂書序序所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某竊嘗以謂孔氏引序以冠篇首若湯誓大誥初未嘗言其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其下則曰格汝衆庶悉聽朕言大誥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其下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此為得體蓋若此之類非引序以冠于篇首則安知是篇之何自而作乎至于此篇自太康尸位至書大禹之戒以作歌其叙載此篇之作既詳且盡矣而復加之以序曰太康失邦至作五子之歌又如旅獒篇首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

八蠻至用訓于王既詳且盡矣而加之以序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若此之類則為贅矣亦如詩江有汜之序曰江有汜美媵也至嫡能悔過也其義亦既盡矣又繼之曰文王之時至嫡亦自悔也載馳之詩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至傷不能救也其義既以盡矣又繼之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至故作是詩也若此之類文義重複有前一段則可無後一段矣有後一段則可無前一段矣故孔氏引書序以冠篇首若康誥大誥之類則為得體若五子之歌旅獒之類則為贅是其所冠之序是非相半如前者不可以不論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

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唐孔氏云五子之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
自為終始必是五子相顧從經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
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詩歌之體一人之作則自為一
篇若出于一人之言者蓋詩歌肇于虞夏之世其體如此舜
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其義尤未足也皋陶
乃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繼之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後其義乃足此五子之作歌其
始言皇祖之訓而不及夫夫邦之怨末乃言國亡民叛雖悔
之可追而不及夫謨訓之言史官總而序之曰五子咸怨述

大禹之戒以作歌蓋五子之意終始先後互相發明然後其
義乃備也雖其言不出于一人而其意則若出于一人者以
其同也後世詩家有聯句體其原本此聯句者蓋其材有所
不逮則不可得而強如唐人侯喜劉師服與軒轅彌明詠石
鼎詩畢知竭力終莫能逮蓋以其心之所至者有所不同則
形于言者不得不異也民可近不可下至奈何不敬此一章
言君之所以為君者恃民以安不可以不敬民也曰民可近
不可下至若朽索之御六馬皆是禹之言所以垂訓于後世
者也故曰皇祖有訓皇大也尊而親之故曰皇祖記曰祭王
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凡此所謂皇者皆尊而大之之辭也皇祖者猶言大祖也孔
氏以皇為君則失之矣夫君之與民以其勢而言之則其尊
卑之際如霄壤之不相侔以其情而言之則相須以安猶心
體之相須以主也苟君民之情不合而徒以尊卑之勢相較
則將渙然而離矣是故君民之分以情則合而安以勢則離
而危蓋以情則[illegible]近之故曰親以勢則下之故曰踈此實
治亂安危之所係也禹之謨訓首之以一言曰民可近不可
下孔子謂一言興邦此之謂也所謂民可近不可下者以民
乃邦之本故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蓋民心附
則社稷固社稷固則毋安矣故邦以民為本本既固則邦未

有不寧者苟民心離則其本先撥雖強如秦富如隋亦無救
于滅亡也以是知人君所以安廟堂之上享其無敵之貴無
倫之富所恃者惟人心而已苟不以人心為恃而徒恃勢力
以為安其勢力之所不至則匹夫匹婦之愚者亦足以勝之
矣如漢武帝平日千乘萬騎導前擁後若不可得而侮者及
其微行出獵求漿于逆旅嫗嫗曰無漿但有溺耳聚少年欲
攻辛而得免以此見武帝平日儀衛之盛彼愚夫愚婦特畏
其勢力而不敢侮耳釋其勢則侮者至矣此豈非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乎是故為君苟失一愚夫一愚婦之心則怨之者
不釋匹夫匹婦怨之不釋而衆怨于是乎生矣故天下之安

必由匹夫匹婦之無所不被其澤而天下之危必起于匹夫匹婦之怨斯朝涉之脛匹夫之怨也剖剔孕婦匹婦之怨也而商由此而亡故為君者圖治亂于未兆使匹夫匹婦之怨無自而萌則本固而邦寧矣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言人君多失則致人怨矣其所以致匹夫匹婦之怨者亦不在于顯然過惡苟失于此者在毫釐之間必有怨之矣人君之所據者天下之利勢也一爾失一舉措而生民之休戚利害係焉故消怨之道必在圖之于未見之初苟怨之既

形而後圖之亦已晚矣惟匹夫匹婦之愚者足以勝予而所以致匹夫匹婦之怨者又不在大則是人君之所處是誠天下至危之勢也懍危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危懼之甚也朽索易脫六馬易驚則輸折車敗矣古者車皆四馬惟天子之車則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驂六馬則兩驂之外又有兩騑說文曰騑驂旁馬蓋于服驂之旁又加兩馬則為六也陸農師曰天子之車盛則駕六常則駕四此說可信按漢書梁孝王傳孝王入朝天子使使持乘輿駟迎孝王于關下臣瓚注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天子副車駕四馬據此言天子副車駕四則是盛則駕六如

陸氏之說盡可見矣此將言馬多則懼深以極其可畏故不曰四馬而言六馬也朽索之馭六馬本無此事但欲見其危之甚耳亦猶晉人作危語曰杖頭數米劍頭炊百歲老翁攀高枝盲人騎馬臨深池亦無是事也惟以君而臨民其危如朽索之馭六馬則為人上其可不敬民哉君能敬民則本固邦寧而社稷永保矣漢孔氏曰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此說是也惟禹之謨訓其所以垂示子孫者深切著明如此而太康奈何不知以是為戒至于失邦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又申言禹之所訓致民之實也為人君者在予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苟以天下為憂則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舉天下聲色嗜好遊畋之樂曾不足以動其心此誠本固邦寧之要道也苟以位為樂則將窮天下之嗜欲以供其耳目口腹之娛曾不以生民之休戚為念此所以積匹夫匹婦之怨以至于危亡而不自知也故此章又所以申前章之義也前言皇祖有訓此蒙其文故但曰訓有之也建亂曰荒色女色禽從禽內作色荒惑嬖寵也外作禽荒外耽遊畋也甘酒嗜音者言好此二者甘嗜之而無厭也峻宇者言高大其室宇也雕墻者言飾繪其垣墻

也凡此皆是咈百姓以從欲而足以致天下之怨故有一于
此則未有不亡者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
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遂敗于滎澤
爲狄所滅夫衛懿公之所以亡者豈必兼此數者而後亡哉
惟有好鶴之一事耳而其受禍已如此之慘矣而况太康之
逸豫滅厥德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則于是數
者幾于兼備之矣欲其無亡得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又言自陶唐以來保民祇慎故能享其安榮今則不然所
以底于滅亡也陶唐者堯之氏也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

以上爲陶唐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蓋自夏前皆
堯之氏爲陶唐冀方帝都所在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
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始都冀方堯傳之舜舜
傳之禹禹傳之啓此三聖一賢未嘗失道故歷三百餘年號
爲極治之世至于太康乃不能守而至于失厥道失厥道則
亂其紀綱既亂其紀綱未有不底于滅亡者蓋自古國家所
以至于滅亡必自失厥道也唐明皇開元之初用姚崇宋璟
以致太平其治庶幾于貞觀及其中年荒于女色窮天下之
聲色玩好以供遊宴之娛于是李林甫楊國忠牛仙客輩起
而用事盡變更高祖太宗之法度禍亂之勢已成猶不自覺

及一旦禍發幽陵長驅入關明皇倉卒西幸自長安至于咸
陽安不四十里而其平日所恃以爲天子之勢者一旦盡去
矣于是晝無食夜無燈栖栖然乞憐于獻豆麥之人原其所
以致此者無他惟其失厥道而已由是觀之五子之歌一章
言民情之可畏天子之勢爲不足恃二章言逸欲之爲害三
章言亂綱紀則底于滅亡此雖出于一時感激之意實爲萬
世有國家之明訓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此章又申言所以失厥道而亂其紀綱之事也我之祖有明

明之德故爲萬邦之君言居于冀方奄萬邦而君之也有典
有則貽厥子孫所謂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曰典曰則者皆是
其典章法度可以爲萬世法者唐孔氏曰不爲大典重言以
備文耳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言其所制法度之器也太史
公曰禹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自古法度之器至禹
而後明甚也其法度之制始于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
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
權衡者法度之所自出也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
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斤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關
通也和平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

不敢失也擧鈞石則五權可推擧權則度量準繩規矩凡法度之在天下者皆可見也于石曰關于鈞曰和特變其文耳非有異義也猶月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曰同曰鈞曰角曰正亦但是變其文耳關石和鈞則物貨流通家給人足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王府于是而富有也古之所謂理財之政不出于此至于後世然後剝膚椎髓之政興于是用聚歛之臣以爲富國之術殊不知禹之所以能使王府富者惟在于關石和鈞而已夫禹之謨訓所以爲垂統法度以明示于子孫者如此其詳而其子孫不能保守乃荒墜其已成之緒此其所以覆有夏之宗絶大禹之緒也

孟子曰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三章言今失厥道亂其紀綱則朝不信道矣此章言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則工不信度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其能免于覆宗絶祀乎羿雖以兵距太康于河而廢之然而卒立仲康其後羿篡相而奪其位卒爲寒浞所殺而代之少康竟以一旅而興天下是以有夏之宗卒不覆而大禹之祀卒不絶也然而此章言云爾者蓋自其時而觀之意其必至于滅亡而無復有興復之望亦猶正月之詩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言其滅之之道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此章又結前義以致其情也嗚呼者嗟嘆之辭也歎其倀倀然無所歸也無所歸則死亡無日矣故予懷之悲夫以匹夫匹婦之怨猶不可犯況以萬姓怨憤之情而仇于予予將誰依以免于禍乎鬱陶哀思也忸怩心慙也言我負此萬姓無是猶于中以慙顔之厚而心又忸怩也有又也孔氏曰慙愧于仁人賢士非也顔厚有忸怩但是慙于斯民而已既慙于斯民而顔厚有忸怩矣于是又斷之曰我則弗愼厥德于其始矣今雖忸怩而悔之何所及哉五章之義至是而足矣陳博士曰鬱陶則是猶于中忸怩則愧發于外夫所以曷歸者

太康也而五子則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己事者蓋仁人之于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抑則同其安榮失抑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于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此可深得詩人之旨孔子曰詩可以怨蓋謂詩人之意溫柔敦厚而不怨其言和寃婉引咎自責而不深怨乎所怨之人仁人君子之心于此可見焉高子曰小弁之怨小人之詩也孟子曰有人于此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

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蓋幽王放太子宜臼而將殺之夫為子而將見殺于父人情之至痛也茍于是而不怨則是疏其父如路人也此小弁之所以不得不怨然而其怨也但曰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但引咎自責而已此其所以為仁人君子之怨也太康之邦宗將覆滅此五子之所以不能無怨然而其怨也不深尤太康乃若其身之親為不善以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實于中而發見于外安能若是哉孔子于書取五子之歌于詩取小弁其意一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二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三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胤征　夏書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世五霸之戰伐不為不多矣而孔子皆無取焉蓋以命自己出不由天子之命征伐舉敵王所愾而往伐之其名曰征征者天子討有罪之辭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禹之于有苗胤侯之于羲和是也舜曰咨汝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而往征之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后承王命徂征此皆奉天子之命而以伐有罪其用兵行師皆以義而動非五霸之摟諸侯以伐諸侯為敵國之相征也然舜大聖人也禹亦大聖人也又適當至治之世禹之居攝奉舜之命以徂征有苗雖其事則美然未見其為難也至于仲康之嗣位適當有夏中衰之運羿以兵距太康執其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仲康當此之時乃能命胤侯以徂征胤侯當此之時乃能奉仲康之辭以伐有罪彼羿雖挾震主之威擅竊國之柄不可得而制之者惟其兵以義動故也此誠天下之至難而仲康胤侯能之則其智勇之絕人蓋可見矣故夏史錄其書以為後

世法其名曰胤征仲尼定夏書纔四篇而胤征在焉蓋征之
爲言正也以胤侯之征羲和奉天子之命而不敢專以爲爲
世法者也學者能以此篇之義而觀之則知孟子所謂五覇
者三王之罪人又謂春秋無義戰者誠非通論也此篇雖以
以胤征爲名然以典謨訓誥誓命之體求之其實誓也自嗟
予有衆而下皆胤侯誓師之辭也唐孔氏徒見此篇無誓字
遂于六體之外增其四以爲十曰貢歌征範貢者謂禹貢也
歌者五子之歌範者洪範而征者則謂此篇也夫苟以征字
爲書之體則西伯戡黎戡字亦當爲一體乎漢孔氏曰仲尼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

宏綱撮其樞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據漢孔氏之意蓋以謂書之體盡于此而已而唐孔氏則贅
以爲十甚矣先儒之意此不可不詳論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

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
正黎司地以屬民謂之重黎蓋官稱也至于堯命羲和歷象
日月星辰猶重黎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是也羲和
之命在堯之世謂之羲仲羲叔和仲和叔蓋以是四者爲官
稱也至于夏時掌天地四時之官猶謂之羲和若此之類蓋
是以官爲族猶漢之倉氏庫氏堯時分命羲和四子定曆象

正閏餘以爲甚重其設官分職莫先于此至于夏時雖羲和
之政尚存然有國邑且以沉湎得罪則是羲和之官合而爲
一職不復分四時之官各主一方之政一時之事如堯之羲
和矣蓋時異事變則其職任亦有不同者至于周時羲和之
職不復有矣而馮相保章氏所掌皆以中士爲之隸于周官
大宗伯之屬則其職任蓋又輕于夏時矣由茲而降此職益
輕太史公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故主上所戲弄倡優
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以此觀之則是羲和之所職者至于後
世僅得不廢故也堯舜之時以此爲致治之本而後世之于
是官也至以卜祝畜之倡優畜之此無怪乎其治効之不及

于堯舜也湎淫淫之過也言湎淫于酒過差非度也惟其湎
淫故身爲司曆之官則至于廢厥職而不舉廢天時亂甲乙
也故曰廢時亂日自古帝王盛時尤重曆象之事舜之居攝
既受命于文祖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既巡守四岳朝覲
諸侯未遑他事而先之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使諸侯有時
月之不協日之不正則不免于誅戮矣夫諸侯奉天子之正
朔推其時月之不協日之不正則其罪至于不赦況乎曆象
之官正朔之所自稟時月之所自出今也沉湎于酒而至于
廢時月則時月之在諸侯者無自而協至于亂日則日之在
諸侯者無自而正由此一職之不舉而天下之時月日皆不

得而叶也安能免于誅戮哉亂國名也賴命曰亂之舞衣卽
此亂國也亂往征之蓋亂國之君奉天子之命而往征之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胤征之義蘇氏則按魏絳伍員之言以謂自太康失國之後
至少康嗣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胤侯之徂征蓋羿
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若後世所謂挾天子以命諸侯者學
者疑焉某書因蘇氏之論而考左氏傳所載羿雖廢太康而
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乎相之世相仲康之子也仲康不爲
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于羿是則仲康之世羿之強威
卒不敢無禮于其上其所以不敢加無禮于其上者則仲康

有以制之也史官之序此書也其言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
侯命掌六師按唐書志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在仲康即位
之五年而序書者首言肇位四海蓋推本其所以徂征之意
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
仲康沉機先物奮其獨斷故于即位之始命胤侯以掌六師
正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
南北軍也羿之所以欲假借以爲威者既爲胤侯所得故羿
雖有強悍之志終太康之世而不得逞其不軌之謀也羲和
之罪雖主于廢時亂日意其欲黨于后羿將與之同惡相濟
以共爲不軌之謀故嗣后承王命以徂征而其誓師之言則

曰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其意蓋可見矣
仲康之命也得夫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也得夫諸侯敵
愾之義羿之所以懷不軌之意而不得逞者其理在于此相
之所以見篡于羿必是優游不斷浸失其六師之柄以至于
此極也向使六師之權不失常如仲康之世羿何自而篡哉
蘇氏又曰書固有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此尤不然夫以
春秋之爲經爲褒貶而作也故有非聖人之所取而存之以
示刺者至于書則紀載帝王之實迹錄其典謨訓誥誓命之
文以爲萬世法豈容有所不取而猶存者哉使胤征之爲果
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夫子存之于書是不見其所以識之

之意其不思後世之亂臣賊子將以是爲口實也哉蘇氏此
言係乎君臣上下之大分不可以不辨惟仲康肇位四海者
始踐天子之位也始踐天子之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而爲
大司馬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羿專廢
立之權且將有竊國擅權之志當此之時兵柄之得失國家
社稷之存亡係焉苟遲之以旬月之間則無及矣故命胤侯
掌六師必于肇位四海之上蓋乘夫不可失之機如曹操之
于漢司馬懿之于魏劉裕之于晉蕭道成之于宋蕭衍之于齊
陳霸先之于梁楊堅之于周未有不得其兵柄而能成篡奪
之謀者羿之于夏所以懷其不軌之謀而不得逞者惟胤侯

掌其六師之權也仲康之沈幾先物于斯見矣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蘇氏曰羲和湎淫之臣也而二于羿蓋忠于夏也如王陵諸葛誕之叛晉尉遲迥之叛隋當如此說則是羲和之罪誠為可赦而胤侯乃黨姦怙惡之臣仲康乃優游失權之主胤征之篇乃與王莽之大誥等耳聖人何以錄其書于百篇之內以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書並傳于不朽乎以是知羲和之廢厥職酒荒于厥邑當是時聚羣不逞之人崇飲于其私邑以謀作亂其罪不止于廢時亂日此胤侯所以承王命而往征之也胤后胤侯也蓋以諸侯入為王朝公卿故謂之后亦猶

禹稷伯夷稱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亦稱三后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自此而下胤侯誓師之辭也嗟予有衆亦猶所謂嗟六事之人也蓋咨嗟以重其事而勑戒之辭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謨者人臣所陳之謨若大禹謨皐陶謨是也然人君所以為法于後世者亦謂之謨伊訓曰聖謨洋洋是也訓者人臣所陳之訓若伊訓高宗之訓是也然人君所以垂教于後世者亦謂之訓如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是也此曰聖有謨訓蓋是上古聖人為法垂教以示後世子孫者是人君之謨訓也明徵定保謂聖人謨訓為世明證所以安定國家此孔氏之說也不如蘇氏曰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蓋明其休咎之證以定其保大之業也此說比先儒為長王氏曰其言可以明證其事可以定保據經言初無言與事之別王氏分為二說過矣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聖人之謨訓所以明徵定保者蓋君臣各盡其職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故循職為務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君臣之道有勞佚辟累之不同故百官則各修其職以輔君而人君之謹天戒于上夫何為哉惟明其明德而已此下句所以結前之義而非別為一意也胤侯之誓師首以此為

言者蓋使羲和能謹其常憲以修輔其君則仲康得以謹天戒而明慎于上今也至于畔官離次而不知有日食之變則是廢人臣之常憲此危亡之徵也安能免于誅乎故其誓師首言及此惟人君之謹天戒必使夫百官之修輔故先王之世必常有以謹戒之使夫一介賤臣猶不忘于謹戒之意然後可與成就人君之明德而享天心也廢而不修仲康雖有謹天戒之心亦不得施君不能謹天戒于上臣不奉常憲于下矣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于象
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蓋古者將欲布令以勑戒夫
百官萬民則必用正歲之正月故先王將使百官脩輔則亦
必以每歲之孟春使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戒勑之也遒人
宣令之官也周官無此官惟小宰之職曰正歲率治官之屬
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與此所載
同意者遒人之官其在夏時亦為治官之屬宜達上之法令
而布之于下者也權有金鐸有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惟舌
則有金木之異木舌木鐸也文事則振之金舌金鐸也武事
則振之此文事也故徇以木鐸其徇之言曰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前期而申儆之也官師
相規者言有而為官師者則朝夕納誨規正人君之闕失也
規正人君之闕失而曰相者亦猶周公所謂胥訓誥胥保惠
胥教誨也工執藝事以諫者賤而為百工者各執其藝事以
諫蓋雖百工技藝之事而至理存焉苟能執其藝事以諫無
非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唐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公權曰心正
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悟其筆諫
也夫公權雖非技藝之人而其言乃幾乎執藝事以諫意者
先王之時凡執藝事以諫者莫不然也夫上而官師下而技
藝之事無不欲其規諫蓋將成明明之德不可不資臣下之

功蓋丘陵積卑以為高江海合小而成大一人合并以為公
也其有不以規諫為意者則是不敬其君邦有常刑而不敢
赦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此遂申言羲和之罪上干先王之誅無所逃于刑憲故往征
之非是仲康圖興干戈以快一時之私怨也酒誥曰天降威
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
惟辜酒之為禍大矣天子而沉湎于酒則失其天下若夏之
太康商之紂周之幽厲是也卿大夫而沉湎于酒則喪其國
邑若羲和是也夫人苟湎于酒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惟耽

樂之從而廢其職業之所當修者則始喪其德終而至于喪
國亡家其勢然也羲和之罪至于廢官曠職上干先王之誅
推本而言豈有他哉惟酒為之禍而已是以胤侯數羲和之
罪所言曰惟時羲和棄其德而行不修若木之顛蹶之覆而
不能自立者惟沉湎喪亂于酒而已既沉亂于酒則畔其所
守之官離其所居之位而棄之國也俶始也擾亂也天紀天
之五紀也即洪範所謂歲日月星辰曆數是也薛氏曰天紀
未嘗亂而亂之者自羲和始故曰俶擾天紀此說是也蓋自
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之後為羲和者世守
其職未嘗亂于天紀蓋于是而始亂亦猶五子之歌曰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亦謂自陶唐以來紀綱未嘗亂至于太康而始亂也遐棄厥司遠棄其所主之職還其私邑而無所忌憚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夫羲和之罪至于是仲康猶隱忍未忍誅也蓋先王之討誅有罪乃天下之所共怒衆之所不容與衆人共棄之羲和曠職之罪仲康知之久矣而其罪猶未暴白于天下至于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羲和乃罔聞知則既取怨于天下矣此則不得而不誅也亦猶鯀之方命圮

族堯固已知其不可用矣然猶徇四岳之請而試之使治水至于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殛之凡此皆順民衆之所共怒而後誅之也蓋非天下之所共怒則雖實有罪先王猶未之誅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先王之誅有罪其所以誅之而天下莫不服者此無他惟其與國人共殺之而已乃季秋月朔者九月之朔也辰弗集于房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蝕可知據孔氏此言蓋以羲和之廢厥職之於日有蝕之變猶不之知也然胡舍人則以此說爲不然

以謂日月交會之謂辰十二月十二辰之次也日行赤道月行黃道日行遲月行急一月一會必合于黃道赤道之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而相掩蔽則蝕矣日食于晝月食于夜則見也日食于夜月食于晝不見也日月交會則有食矣謂不集所舍而致食乎既不集則非晦也非朔也安得謂之季秋月朔乎胡氏此說則以謂日月集合而後有蝕既謂辰弗集于房則不得謂之日食此說有理然胡氏既疑辰弗集于房爲非日食至其論弗集于房之義則以爲曆誤也謂房者二十八宿之房非是十二次之舍也狀之九月日月當合朔于房心之次今也弗

集于房者則是曆之誤非日食也夫曆之誤至于當合朔而不合朔也此非精于曆者不足以知之而何以至于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乎胡氏亦自知其說之不通遂謂先曆誤而後日食其迂甚矣唐書律曆志論辰弗集于房之義以謂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唐志此說殊爲可行按漢書帝紀東夷北蠻頗未集睦顔師古曰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于房其爲日食審矣但集之義當爲集睦之輯蓋日月不相輯睦于其所舍故得有食孔氏曰集爲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此其所以起胡氏之疑也

今當從孔氏之說以爲日合而叅之以唐律曆志之義以其爲輯睦之輯則下文相貫矣房有二說或以爲房星按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正在季秋月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唐律曆志曰君子慎疑寧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矣觀此說則以房所次之舍其說爲長據左氏傳梓愼曰宋大辰之虛陳太皥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所謂大房與此義同皆所舍之次也辰弗集于房蓋謂日月不集睦于其所舍之次爾日月不集于所舍之次而日有食之其爲變也大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救日食也按左傳文十五年日有食之天子不擧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則是古者當日食之時有此伐鼓之禮也瞽樂官也奏鼓者進鼓而伐之也詩曰奏鼓衎衎與此義同者食必奏鼓曾氏曰日食陰侵陽也鼓陽聲也瞽奏鼓者助陽以徵陰義或然也嗇夫周禮無此官漢孔氏謂主幣之官鄭氏謂夏官之屬殊無所據此亦但以意度之而已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税上林亦有虎圈嗇夫故漢鄭玄第五倫皆嘗爲鄉嗇夫則是知役之賤者此稱適人與嗇夫考之于周禮皆無此官則知周之建官其名與夏時異者多矣庶人乃庶人之在官者也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供日食之百役也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鼓皆

于間曰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旗與其兵而周官庭氏云救日食之弓天則是救日之時必有此役嗇夫庶人之馳走者蓋所以供此役也然必謂之馳走者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謹天戒以恐懼修省于上而嗇夫庶人尚且馳驅奔走于下以救天子救日如此其急而羲和親爲曆象之官乃沈湎于酒安于其邑而罔聞知也尸者不言不爲而無所事也日食之變百姓震動而不遑寧羲和莫之知可謂尸厥官矣夫先王所以設羲和之官者使之仰觀夫日月星辰之運行以候天地之氣而知日時寒暑以相參合使萬民于此而取正焉則百工由是而允釐庶績由是而咸熙今也羲和昧

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于季秋月朔日有食之而曾莫之知則天象于是昏迷而斯民無所取正違叛先王之訓謨以干犯先王之誅其可誅之罪豈特官師之下能相規二不能執藝事以諫而已杜元凱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會而食者蓋日食之變有交其交會過陰之常數曆家所可得而逆推之也故羲和能修其職逆知乎天將有日食之變以規諫于仲康則仲康得以恐懼修省上荅天意而銷弭天變于未然之前今乃不能逆知其變至于日既食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而猶罔聞知其為不恭孰大于此使仲康含而不誅安得
為謹天戒乎泰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
鈞羲和既不修其職至于昏迷天象罪在不赦矣使仲康又
捨之而不誅則是君臣同惡相濟厥罪鈞矣故仲康命胤侯
以征之其征之者蓋欲祗畏天命行先王之誅而不敢赦也
然則用師也亦豈得已而不已者哉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諸儒解釋此義皆以此屬于上文故漢孔氏曰先時謂曆象
之法四時之氣弦望朔晦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曆
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唐孔氏遂謂先
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
朔今曆象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
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不及時也其氣望等亦皆如此以某
觀之是殆不然帝王之世雖重曆象之事然曆官之差一日
一朔則至于殺之無赦雖秦人棄灰于路步過六尺之誅亦
不過如是之酷也豈先王忠恕待人之道哉據此文勢上文
言先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至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胤
侯舉先王之誅以繩羲和之罪于是繼之以惟時羲和顛覆
厥德以至于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其首尾總結文義
已足矣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胤侯誓師勅戒吏士之辭當屬

于下文不當復謂指羲和而言也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
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
曰刑典六曰事典此周官六卿之典也治典者冢宰之所掌
也教典者司徒之所掌也禮典者宗伯之所掌也政典者司
馬之所掌也刑典者司寇之所掌也事典者司空之所掌也
胤侯掌六師為大司馬故舉政典以為言蓋大司馬法也惟
其軍馬故有先時不及時之誅先時者謂先前師期而進是
邀功也漢班勇與張朗共攻焉翻（耆）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
俱至焉耆而朗嘗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徑入
焉耆若此之類是之謂先時蓋不與大軍相期會而嗜利輕
進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不及時者謂後期而至是逗留
也漢遣霍去病等擊匈奴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
斬首虜三萬餘級雖有功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若此之類
是之謂不及時曆（本）與大軍期而不至而稽延師期亦不可以
不誅也故殺無赦惟此二者皆誅而無赦則軍士莫不用命
矣此胤侯誓師之意也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

前既言政典先時不及時之誅以誓師矣此遂告之以徂征
之意謂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將行也蓋先王之克謹天
戒則其臣之守常憲者以先王之心為心亦所以事　天命

也羲和湎淫不率其職以干先王之誅是不以先王事天之
心為心不惟得罪于君亦得罪于天矣故胤侯之征蓋所以
奉天罰而不敢專也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夫天子討
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夫諸侯敵愾之義其用兵行師也
可謂仗大義而行矣故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伯摟諸侯以
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我之征羲和既以欽承天子已行
之威命爾當以同力王室為心不可不弼予以徂征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舊染污俗咸與惟新

此則言以所為予伐之意也蓋言火之焚于崑岡不擇玉石
而焚之無所辨于美惡也羲和誠有罪也苟天吏有過逸之
德不擇善惡而並戮矣其為害也又將甚于猛火非所謂誅
其君而弔其民也今我之徂征惟殲其渠魁之害而罔治其
脅從之黨凡舊染于羲和之俗則咸與教而惟新之此蓋王
師弔民伐罪之意也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號為應乎天而
順乎人者不過若此而已彼項羽入秦關坑秦降卒數萬人
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此豈非所謂天吏逸德烈
于猛火乎胤侯之數羲和之罪其始也但言其畔官離次俶

擾天紀而已而其終篇乃有及于脅從之黨舊染之俗以是
知羲和之罪當不止于廢時亂日是必聚群不逞之人崇飲
于其私邑使為亂黨將以助羿而為亂故曰有脅從之黨舊
染之俗也若使羲和之罪止于廢時亂日則其執而戮之是
特一法吏之事耳何至率六師而征之乎然其征之而不正
名其惡者蓋若正名其惡則當窮治黨與掘根菱源而戮之
而仲康之勢未有足以制后羿之命故特治其廢時亂日之
罪而已夫羲和有脅從之黨舊染之俗而且與后羿同時胤
侯之征也其誓師之辭指羲和且謂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
予欽承天子威命則是羲和之黨于羿而胤侯之忠于王室

其事甚明而蘇氏乃以曹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討二己者
以為比其謂蘇氏之說經多失之易者此類之謂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王氏蘇氏二說大為穿鑿殊此二說而考之皆以威為刑罰
之威愛為仁愛之愛故其說如此殊不知所謂威者非刑威
之威乃果斷之威也所謂愛者非仁愛之愛乃姑息之愛也
以果斷之威勝其姑息之愛則有濟矣古人有得之者孝宣
之際核名實光武之總攬權綱是也以姑息之愛勝其果斷
之威則陵夷大壞必至滅亡信乎其無功也古之人有行之
者孝元之優游不斷孝成之威福下移是也羲和之罪至于

有脅從之黨舊染之俗且將與羿為亂矣苟含之而不誅是區區于姑息之愛也豈所以為安全之道哉善觀古人之言必推本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一槩論也威克厥愛允濟苦以此威為刑威之威愛為仁愛之愛此誠申商之言也豈詩書之訓哉

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言我之所以誓師之意如此爾衆士則不可以不勉戒其心以用我之命也自古國家當中衰之運則朝廷之上往往行姑息之政故英雄之徒得以乘間抵巇肆為桀驁而莫之奈何是以大有為之君當夫厄運中否社稷阽危之際苟非

濟然奮其乾剛之斷未見其有能濟也唐自肅代以來一切行姑息之政藩鎮叛主師者因而授以節鉞式聽自擇帥其驕子孝皆得以承襲父兄之位及憲宗剛明果斷足以有為不憚用兵以剪鋤強梗于是平夏平蜀平江東平澤潞以至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淮蔡莫不率服而唐室遂以中興此無他惟威克厥愛故也憲宗雖以剛果為政而子孫不能率由于穆敬文宗之世又以姑息為政藩鎮復強而唐室遂亡仲康之世何以異此當其命胤侯以征義和誠得乎威克厥愛之義故足以制后羿之強而中興有夏之業惜夫后相繼之不能用其果斷以為政浸失天子之權綱卒為羿所篡而夏終于不祀此非仲康之失也繼之者非其人也可不慎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三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湯誓　商書

書序本自為一篇蓋是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吾夫子因而討論是正之以與五十八篇共垂于不朽其文多因史官之舊故其篇次亦有相為首尾者不必叙其本篇之意如此篇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篇內全無此意蓋以上篇之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故此序與上文相接而伊尹相湯伐桀亦猶洪範篇上承泰誓牧誓武成之序與上文相承而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而篇內殊無殺受立武庚之意而序乃云爾凡此皆是史官載記一時之事迹首尾相因之辭皆是史官序事之體而說者乃以若此類者皆聖人之深旨至欲以春秋褒貶之義而求之皆過論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伊尹既醜有夏以歸而桀之作惡不悛終無改過之意于是相湯伐夏救民也湯之伐桀必得伊尹歸亳而後決者蓋以臣伐君聖人之慙德也苟非有大不得已者則聖人豈肯為是慙德之舉以為萬世亂臣賊子之口實也哉故湯得伊尹于莘野必使之就桀而輔以正之至于五反而桀終不改然後伐之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終其世而紂之惡益自若也然後其子武王不得已率諸侯而伐之伊尹事桀文王事紂其意一也湯之伐桀武王伐紂其出于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其意蓋可見于此故雖以臣伐君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天下後世知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非其本心也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蓋伊尹之難其難于此彼以伊尹為湯作間于夏者此乃戰國之士以己之私意臆度伊尹者也升自陑者所從伐夏之道也漢孔氏曰升道從陑出其不意孔氏之意謂桀都安邑而在亳之西者從東而往湯不由安邑之東而由其西則以謂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

也蘇氏曰古今地名道路有易改不可知者安知陑鳴條之必在安邑西耶升而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而已此說甚善夫所謂出其不意者乃後世用兵之詐謀也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夫威文節制之師固已無事于詐謀矣而況湯武之仁義乎謂出其不意者其說固已陋矣而唐孔氏又以謂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果如此說則湯之伐夏是誠何心哉王氏曰升陑非地利也亦人和而已蘇氏謂得人和而行師于不利之地非人情也此說甚善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

孟子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言桀在鳴條已有可攻之釁矣然後湯自亳而往攻之則是鳴條乃桀所都之地名蓋在安邑之旁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記其所戰之地猶春秋書其人及其人戰于某是也此記事之常體但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不可得而見然而先王所以弔伐之本義則不係于此而先儒乃附會其地名以其前後向背曲生義訓是猶相馬而辨其物色牝牡也湯誓者此篇之作蓋見湯伐桀之時誓衆所以爲興師動衆之意史記因序載其戰伐之事故以其本所誓師之語而係之也湯誓唐孔氏曰甘誓泰誓發首

皆有序引別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畧此說是也蓋夫子定書之時無序者不增有序者不須各因其舊而已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禮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無二上湯武誓師之時桀紂猶在上而稱王曰者此蓋史官之追稱也湯武之稱王必在于既克夏勝商革命之後武王既克商柴望大告武成然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追王其先世猶必待于有天下之後豈其身而急于自王乎漢孔氏曰湯稱王而誓師矣據下文

湯之稱桀曰夏王率遏衆力則是湯猶以王稱桀也而謂此桀于一夫可乎湯既稱王而又稱桀爲王是二王也湯之所爲必不如此也此事涉于君臣之分不可不辨也格爾衆庶悉聽朕言者呼衆使前以聽朕之誓言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所以告之以伐之意也夫以諸侯而伐天子以分言之是稱亂也然夏氏之多罪天命殛之雖欲不伐不可得也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歟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

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蓋非爲天吏則不可以伐有罪以燕伐燕是也爲天吏則不可以不伐有罪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不爲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爲士師而擅殺人者也爲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爲士師而故縱元罪因者也湯武之事雖曰以臣伐君然天之所命民之所歸實有不得已而不敢已者故湯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爲天吏而不伐有罪則是逆天之命安然坐視斯民陷于塗炭而莫之救其不仁孰甚乎故湯之誓師謂非我小子敢行稱亂之事蓋天之命我伐有夏之多罪而不敢赦也自今爾有衆王

于今朕必往漢儒解釋此義迂回艱澁最為難曉惟薛氏王氏為深得之今參酌二家之說以述其義若漢儒異同之失則亦不復論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此蓋亳邑之民安于無事而深憚伐桀之勞我后指湯也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稼穡之事而斷正有夏之罪蓋言有夏之罪非湯之所當憂而亳邑之民方勤于農事不可以奪

其時而為此役也湯謂我亦聞汝衆言如此然夏氏有罪獲譴于上天故上帝命我以平民伐罪予畏上帝之命不敢不往正有夏之罪以弔民也今汝亳邑之民保我以自固謂夏虐之所不能加而無伐夏之意者則曰夏罪雖虐其如我何殊不知夏王方且率為虐政遏絕衆力割剝夏邑謂征役之煩賦斂之重也夏王既虐用其民如此故有夏之衆亦皆相率怠惰而不和協曰何時何日而喪亡我欲殺其身以與之偕亡夏民之情其迫切如此我豈可與汝亳邑之衆苟安于朝夕坐視而弗救乎故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言夏之虐患既如此之極雖爾亳邑之衆舍其穡事以為此役然所活者衆所存者大不可以不往也夫以湯之伐夏所以慰天下之望也至于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然而亳邑之民乃憚于興師而不肯往至于誓之以必往而後往者以此見湯之忠厚之德克化于亳邑之民薰陶漸漬蓋有由之而不自知者其伐桀也不惟湯有黽勉不得已之意而亳邑之民亦至于強而後從而非其本心樂于為是舉也非其化于湯之盛德何以及此如安祿山史思明當其不軌之謀以亂唐室幽陵之民至以安史為聖此則惟恐其叛之不速而事之不濟也豈待強而後從哉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

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既惡桀而欲與之皆亡則是天絕之矣爾衆士尚輔我一人以伐之敬致天之罰也爾苟用命我則賚汝以爵賞蓋汝能順天之意是天命之所當加也爾無以朕之言不可信朕必不食此言蓋古者以言之虛偽而不實者謂之食言食言者蓋言之不行如食之消盡也爾或不從我之誓言我則戮汝之孥以恥辱之無有所赦蓋汝既不能承天之意則是天討之所宜加也或刑或賞我豈容私喜怒于其間哉凡以奉天之意而已詳考此篇蓋是商民憚于征役不欲為伐桀之舉故湯丁寧懇切告以

所為弔伐之意必是其始興師之時誓衆于亳邑之辭既誓而後往伐桀升自陑以與桀戰于鳴條之野然觀孔序之文則類夫臨戰而後誓之旨蓋序文總載夫伐桀之詳而係之以本所誓師之辭非是行陣于鳴條臨戰而後誓若牧誓之類也凡若此之類在大學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以拘事先後拘于言語文字之間而失古人之大意也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鄉隣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使湯居亳聘約不為天吏不為斯民之所係望坐視斯民困于虐政若鄉隣之有鬬者其勢可以閉戶而不救則不准天下之民不得以被其澤雖亳邑之民亦不得被其澤矣若孔顏孟子鄒魯之民是也今也既處乎不得不救之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天之眷命也重矣民之責望也深矣視斯民之無告有若同室之人鬬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當此之時豈可以亳民之不欲而使其澤不被于天下乎故伊尹于是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乎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匹夫匹婦尚不可使不被其澤天下之民況可以拘亳民之私意而揜其澤乎此湯誓之所由作也然其終篇必誘之以大賚懼之以孥

戮者此蓋誓師之常理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蓋師之紀律必明于始出之時始出而律紀不明雖師有名亦足道也用命者有賞不用命者有刑此師律之大者湯之興師雖曰伐夏救民安能廢師律乎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舜之考績猶不能不用刑賞況湯武之行師豈其刑賞之不可廢也唐高定嘗讀書至此篇問其父郢曰柰何以臣伐君耶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此蓋浮薄之論也而唐史為之立傳紀載此言以為辯慧是率天下而為浮薄也揚子雲曰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唐史記載高定此言亦有好奇之過是可刪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　商書

周禮出師以立戒先使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謂于會同之所設言以告衆也若湯誥康誥召誥之類皆是于會同之時告衆以其所設施之意故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誥萬方康誥曰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召誥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凡此皆是會同之所誥也此仲虺

告湯一人之辭而亦曰誥者唐孔氏曰仲虺必對衆告湯亦是會同焉亦不必如此說且如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亦豈對衆之辭邪要之凡曰誥者但有所誥戒之辭可欲一之以會同之說則周矣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成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故以之字足成其句亦猶冏命畢命二字成文王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則加之字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蓋其文連接上篇典寶之序故漢孔氏云自三朡而還也班孟堅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時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而其篇皆以謂書序者乃歷代史

官轉相傳授以為書之總目若孟家之五十八篇之序自言其作意若如堯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然畧一篇之旨斷以數言若此之類謂之孔子作序言其作意可也如此篇序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上一句言其作誥之時下一句言其所誥之地而湯之慙德與夫仲虺之所以廣湯之意者初無一言及之若此之類其為史官記載之辭也審矣故書序之言惟若是篇之所由作而已亦不必求之太深也大坰地名史記以為泰定陶其實一也其地先儒以為未知所在當是定陶而亳之路所經蓋孔氏以三朡為定陶故正義云爾也仲虺奚仲後為湯左相見于左氏傳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則湯之時當是伊尹為右相與仲虺共輔相湯為伐夏弔民之舉也

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蓋湯伐夏而歸內不自安有慙德之言故仲虺作誥言其所以不得不伐之義以廣湯之意也此數語者亦是史官錄此誥之時撮其大旨以見其君臣之間所以相告勉者即班孟堅所謂言其作意者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

南巢地名蘇氏曰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

秋楚人圍巢蓋桀奔于此湯不殺也湯武之事皆是為天下之民除殘去虐不得已而以臣伐君然湯之于桀也惟放南巢而已至武王則殺受者蓋湯之伐桀而桀避位出奔既已竄于南巢矣于是湯縱不誅以見其順天應人有匪躬不得已之意也至紂之事則異乎此荀子曰武王遷焉而進厥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之者非周人固殷人也以是觀之則是武王本無誅之意而牧野之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紂率如林之衆以逆戰蓋自在行陣之間故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矣于是立其子武庚代殷後蓋所以致其惻怛不忍之意是亦湯

伐桀之意也邵康節曰下放一等則至于殺矣其意以湯能容桀而放之武王則不能放紂而殺之則降于湯一等夫其言矣王氏曰桀之罪不若紂之甚故湯放之而已是亦鑿說宜以荀子之言為正記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古先聖王聲為律身為度以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以此救民民猶有流為不善者湯之伐夏救民雖曰應天順人出于不得已而然然以分言之則是以臣伐君以諸侯奪天子之位湯之心雖無所利于其間而其迹則近于利之者故克夏而勝之則靦靦而不自安誠以覬慮其所終而稽其所敝

知後世亂臣賊子必有以我藉口而行其篡奪之謀以利之者故但忱然慙其德之不及古而流歎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從其意誠以謂以臣伐君其害之罪不以順天應人之擧為是固當然者其始終之際一出于誠實內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未嘗巧為文飾以為解免此所以不失為聖也湯既負慙德有不安之心矣仲虺于是推明湯之本意以為迫天人之望誠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既已釋成湯之疑于是解天下後世之惑也且如魏文帝既遏漢獻帝而奪之位乃以授禪為名顧左右曰舜受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實篡奪而以舜禹之事欺其群臣人其可欺乎自古亂臣賊子多矣

未有如曹丕之無忌憚也湯自以為稱亂而天下後世不以為稱亂曹丕自以為舜禹而天下後世不以為舜禹此君子所以為時中而小人所以無忌憚者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嗚呼歎辭也言民之生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欲失性命之情以爭其所欲則侵凌攘奪無所不為矣不為之主以治之則欲者必爭爭而不已則亂矣此篇推原初生民所為立君以治之之意也柳子厚曰生人之初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羽毛莫克自衛必將假物以為用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

聰而明所服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而無分其爭必大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其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以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說為盡蓋所以為之君者惟主民之爭而無以王之則亂故也夫惟立君以主民之欲而民不至于亂故非天生聰明之主其耳目之聞見足以周知而

方之情偽則不足以乂其亂也苟非其聰明足以周其所不
聞見其所不見則民之好惡哀樂之情抑欝于下而無由上
達亦終于亂而已故必天生聰明然後可以乂斯民也天生
聰明其聰明出天天命之自然非人為之偽也如秦始皇漢
武帝之徒豈謂其非聰明哉然其聰明出于天性而挾之以
詐故以巧偽刼天下而服之雖能服之終亦叛而去者以其
非天之主聰明故也王氏曰民之有欲至于失性命之情以
爭之故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為之主者非聰明足以勝之則
亂而已此說大害義理夫所貴乎聖人者惟欲知天下好惡
之情而已苟欲勝之則秦始皇漢武帝之聰明而已豈足以

已其亂邪仲虺言此者蓋謂天生民而立之君凡欲其聰明
足以止亂而已今桀之虐斯民也如此已失夫所以立君乂
民之意矣又所謂當誅而不得誅也武王誓師曰惟天地萬
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亦此
意也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弒君也蓋所謂立君者惟懼夫民之相與殘賊而無
以主之故也爲之主而自為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
而何孟子之意即仲虺之意也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
厥典奉若天命
夏有昏德則非聰明矣非聰明之德則虐用其民矣故民之
危險若陷泥墜火而無有救之者桀之暴虐如此則失其所
以為君之道矣桀失為君之道而生民之亂不可以無主也
故天乃錫湯勇智智足以有謀勇足以有斷即上所謂天生
聰明時乂也蓋惟智足以察斯民之情勇足以拯斯民之命
是其聰明足以乂斯民也惟天以勇智錫湯是其意蓋將使
湯表儀天下以正萬國此蓋發上文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之義也纘禹舊服茲率厥典言湯以聰明之德為天所命
以治斯民而其子孫并率以至于民墜塗炭故天之錫湯以

勇智表正萬邦者凡欲使湯纘禹之功從其舊服以率其典
常也天命既如此湯其可不奉若之哉原仲虺之意蓋以為
昏德如桀天既棄之不得而不伐勇智如湯天既命之不得
不順天命有桀之昏德非湯之勇智則不得為天吏有湯之
勇智而桀無昏德則事之而已尚何伐之有哉以如是之勇
智又適遭如是之昏德故以臣伐君而不為逆苟為君之昏
不如桀臣之勇智不如湯則固不可以為湯之所為矣又何
患其以是為口實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
師

此又言夏之民塗炭甚矣而湯以勇智之德見忌于桀曰懼危亡之不暇畏天之命不敢不舍其智勇以拯生民之命也自古英雄之君出而應世苟其深仁厚德為天人所歸則必為虐君之所忌故漢高祖入秦關秦民大喜更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項羽忌之鴻門之會幾不得脫光武宣慰河北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而更始忌之遣使立之為蕭王令罷兵光武不就徵乃得免使此二主不能見幾而作自脫于虎口則斷民之命果誰為之拯溺哉湯之勇智既為天所錫矣故桀愈不安而欲殄滅之也仲虺言夏王自知其有罪自絕于天矣于是矯誣上天之命簧鼓流俗而虐用之矯與撟制之矯同誣偽也言桀自以其意而託言上天之意如此以惑其衆也其詳雖不可得而知意者如田單與燕人戰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之類單用兵行師出于一時之權猶可言也桀為人主矯誣如此其罪大矣哉天命用不善之是用使商受天命用明其衆與明也蓋聖人以其昭昭故能使人昭昭天之命也用爽厥師亦言其有昭昭之實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此言桀之矯誣亦足以惑其衆而致其黨類之盛也簡畧也孟子曰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簡有忽畧之意言桀之衆賢而無勢則忽畧之不賢而有勢則附之若是者寔多有徒衆蓋桀君也其勢尊小人之欲同惡相濟者則附之其視湯之賢則忽畧而不容也夫惟桀之衆其盛如此則湯于是時以賢見疾可謂甚危矣故于是言我商家國于有夏之初已為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恐被鋤治簸揚矣以桀喻苗粟以湯喻莠秕此但言勢之危而立于此時必不見容也薛氏曾氏諸家皆以苗粟喻湯莠秕喻桀言商為桀政所亂然與下文不相屬今所不取只當依先儒說也桀之初既視我商家若苗粟之秕欲鋤治簸揚之矣故我商家大小危懼惟恐以無罪見誅也肇我邦于有夏猶未盛也而且懼以無罪見誅況我之道德善言聽聞于天下宜其愈見疾也史記曰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夏臺之囚雖不見經然以仲虺之言觀之則知史記之言不虛矣桀之忌湯而欲殺之至于囚于夏臺而幾不得脫湯之伐之迹近于自狹也而湯曾不以為嫌仲虺且以是而釋其慙德者特天命明威救生民塗炭之命所繫甚大而不敢赦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此又言湯之盛德善政巍巍如是所以得民之心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

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
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
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
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惟湯武之德既有以聚民之欲去民
之惡故桀紂之民皆相率而歸之雖欲牢辭固避而不可得
是桀紂敺民而使歸之非湯武誘之而使來也老子曰惟無
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伐夫天下
之衆而有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天下不以為適者惟其
未嘗有利之之心而無以天下為苟其有一毫利之之心則
天下必有不服者豈能創業垂統以貽子孫萬世之業乎故

仲虺言湯之盛德而首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為言者蓋謂湯
之心清淨不欲湛然不動舉天下之聲色貨利皆不足以動
其心則其伐夏救民以有天下果其有利之之心乎不邇聲
色言不近婬寵也不殖貨利言不畜財賄也此聖人之盛德
至大至剛不為外物之所變遷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淨
孔氏曰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其說失之矣見于所行者是直
聖人之德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外別有聖德乎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言湯之修身行己見于實効者如此其取天下固無利之
之心也而又能官有德賞有功與天下同其利也人之勉于

德者我則勉之以官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人之勉于功者
我則勉之以賞優其祿廩榮其車服以旌寵之不必共天位
治天職也蓋有德者以官勉之有功者以賞勉之各稱其實
而已矣武王之崇德報功亦此意也非特此也又能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而不狥一己之私也惟己與慎厥終惟其始之
惟同言用人之言如自己出也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
樂取諸人以為善也王氏曰用人惟己己知可用而後用之
如此則是果于自任而不從天下之所好惡也王氏心術之
異大抵如此改過不吝言己有過則改之無復吝惜若所謂
過則無憚改也用人惟己則善者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

者無不改此所以能合并為公以成其大也其發而為政又
能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也惟湯之德如上所言茲其所以明信于天下天下信之
而欲以為君也孟子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之
而已矣桀之所以失天下之心者惟其肆為威虐故民墜塗
炭而莫之拯湯于是時以寬仁之德彰信于天下故天下歸
之若大旱之望雲霓然湯之所以能成寬仁之德者其本則
自于清淨寡欲耿然天下舉不足以動其心故能利與人同
以施其不忍人之政茲其所以彰信于天下也蓋撥亂反正

以成帝王之業者苟有利之之心則狃奪于物欲見利而動或于聲色貨利之私遂至以私害公不能推其所有以與天下共其利剛使自用逞其能而惡之改如此則所施者無非虐政是水之益深火之益熱也古之人有失之者項羽是也漢高祖與項羽當秦之末俱興義兵以除殘去虐較其勢則高祖之不如羽遠甚然而高祖卒得天下而羽失之者以高祖之寬仁而羽則惟肆其暴虐而已原其高祖之所以寬仁者無他亦在于此數者之德而已觀其入秦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封秦宮室府庫還軍灞上則其志已不小矣而又不愛爵賞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好謀能聽從諫如轉圜唯此數者之德皆略于己故其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按堵如故矣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項羽之所為則皆反是此其成敗之勢所不同也以高祖之成帝業者而推之則知仲虺所以推本成湯誕膺伐夏救民之意始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然後繼之以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可謂知所先後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又言湯既有寬仁之德彰信兆民矣于是言其爭伐之時為天下之所歸向也湯之征伐蓋始于葛其略見于仲虺之言其詳見于孟子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孟子之時去古未遠必其載籍之所傳者如此是可執以明仲虺之意蓋湯之于葛其始也未嘗有伐之之意其祀也則遺之以牛羊既不祀也則使亳衆往為之耕及其殺饋餉之童子然後不得已而伐之其伐之也因匪狹一時之忿為匹夫匹婦之讎也湯之伐葛既為匹夫匹婦之讎則匹夫匹婦之有讎者莫不願其為之復也故伐葛之後又有十一征焉皆所以復匹夫匹婦之讎也蘇氏曰用兵如藥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此說善矣故其十一征之東面而往征則西夷怨其來之後南面而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曰均是民也何為先彼而後我哉所謂怨者與怨暴之怨同蓋望其來而

怨其不至非實怨之也言西夷怨北狄怨者孔氏曰舉遠以言則近者皆矣所謂伐之國則悅其來之後其所往伐者則其至家相慶曰徯予后久矣我后之來則自此可以蘇息矣所未至之國則怨其不至而曰奚獨後予所至之國則慶其來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所以責望于湯者如此其切而桀之惡日以滋至民之陷于水火者日以益多湯雖顧君臣上下之分忍而不誅而民欲脫于死亡者其迫切之情皆赴于湯湯不得而釋之矣昔楚白公之父為鄭所殺白公請伐鄭于楚以報父之讎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

此讎不遠矣遂為亂敫曰殺子西其意蓋以吾讎也子西有可殺之道而不為我報則讎在子西矣桀為斯民之所讎斯民之意以謂推湯之寬仁可以救吾垂絕之命于水火之中故彼征則此怨此征則彼怨苟使湯安然自顧其私而不肯恤徇大義以救斯民則民之愁怨反歸于湯矣故寧使己之有慙德而不忍失天下之望也民之戴商言民之戴我商家而望其拯救初征自葛之時已欲其為君以有天下矣非出于一時之偶然乘機射利而覬非所望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蓋天下之常理如此中庸曰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實天道之自然不容私意于其間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言為善者必為人之所助也其文則以小大為序良不如忠忠不如德德不如賢故人之佑之輔之顯之遂之亦稱其德之小大而已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言為不善者必為人之所侵陵也其文以輕重為序弱未至于昧昧未至于亂亂未至于亡人之兼之攻之取之侮之亦稱其不善之輕重而已此數句大抵言致人之輔助與夫侵侮者皆係夫其人之自取猶夫天之栽培傾覆不易之理也其文勢則從使相配學者觀其大意可也若求之太深必欲從而為之說如王氏所謂佑者右也輔者左也之類則將不

勝其鑿矣執天下之常理栽培傾覆之道不易如此聖人之于天下因其常理以應世接物有亡道者則推而亡之有存者則輔而固之如此則順乎天而應乎人故于是邦乃其昌可以為千子子孫孫永保矣若有可亡之道其亡也己日取之矣湯之伐之亦不過因其將亡推而亡之而已果何容心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凡湯伐夏弔民之本意仲虺反覆陳其本末既以盡矣于是極陳為君艱難安常之道以致其終戒之意欲使湯致其無疆之恤以保其無疆之休也唐太宗時突厥頡利可汗請入

朝帝乃謂廷臣曰夾邸之鑾拒玆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
以失其民今日請入朝非困窮固如是乎朕内之且喜且懼
何則夾衆則疆境自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
夾耶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告諫以輔朕之不逮也仲虺之
意正亦如此蓋桀之所以亡者惟其累于自用故也湯之所
以成王業者惟其德之日新也苟其終致其兢兢業業之意
及其一旦爲細行所累寖不克終則將傲然自滿謂人莫己
若如此則人心離矣桀之亡不可不監故故謂德苟日新而
無斁則萬邦將懷我之德苟爲一有自滿之心則將以爲德
止于是矣以德爲止于是而不修則用人惟已改過不及也

心目替矣如此則萬邦之懷變而爲九族之離亦豈難哉萬
邦爲懷九族乃離蓋所以極言其人君有德則無所不服苟
無德雖至親猶叛之況疎者乎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亦此意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惟德之修也貴乎日新而無斁故繼之曰王懋昭大德言自
今以往王宜勉勵以昭明其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蓋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者人性之所固有也惟其因物有遷故陷溺
而不知返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遂以民心所固有之中
揭而示之使之率性而行得其所同然者共趨于大公至正

之全原其所以致此者則自大人君昭其大德故也昭其大
德是乃所以建中于民也而爲王氏之學者以謂懋昭大德
所以極高明所以處己也建中于民所以道中庸也夫高
明中庸豈可分而爲二致耶王氏之學所以不可入聖人之
道者蓋其爲見如此此質異端駁雜之論也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蓋所以昭大德建中于民也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
也直内必以敬故在大以禮制心方外必以義故在夫以義
制事惟敬以直内故能義以方外其實一道也雖有内外之
殊心事之別然敬義相須而行不可分爲二也能如此則德

日新萬邦惟懷矣茲其所以能垂優足之道于後嗣使子孫
永保而無斁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又論志自滿德日新之異以終其義于是舉其所聞之言
者曰能自得師者王謂無所不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此能自得師也能自得師則道德之歸也如水之就下
矣此業業之所以成人也謂人莫己若則于己自用訑訑聲
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人心渙然離矣亡之道也所以能
自得師者王者以好問則人樂告之以善故優游而有餘裕
也所以謂人莫己若者亡者以自用則狹小而無所容故也

能好問則自得師又以夫自用而謂人莫己若者為戒則德
日新而萬邦永懷矣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又嘆而總括其義以湯之始也既能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以成其王業豈有他哉惟愼厥終亦
如其始則盡之矣能自得師以日新其德此愼終如始之道
也既能愼終如始矣又能于有禮則封殖之于昏暴則覆亡
之以終其推亡固存之義則民將永受其賜此蓋天之道也
天道如此而我能欽崇則天之所以命我以休命者可以永
保矣商之宗社所以傳祚數十世凡歷六百年賢聖之君六

七作其天命之永保者如此其原則自夫湯之日新其德以
愼終如始者則自夫仲虺之諄諄告戒然則仲虺之相成湯
其功業殆與伊尹相配矣是所以深嘉而屢嘆也昔賈誼過
秦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意謂攻
之可以尚詐力而守之必資夫仁義秦以詐力攻之而不知
以仁義守之故至于亡此說不然夫以詐力而攻之矣則其
所知者詐力而已豈能復以仁義守之耶觀仲虺之誥其始
言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至于彰信兆民言其所以造

攻者固如此為終言德日新萬邦惟懷以至于殖有禮覆昏
暴欽崇天道以言其所以守已成之業以祈天永命者亦惟
如此而已由是言之攻守豈有異勢哉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四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五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湯誥　商書

此則周官士師所謂用之于會同之誥也古者天子始受命奄宅四海則諸侯皆率其職以奉朝會于天子之都所以正始也如舜禹之受禪既告祭天地百神然後輯五瑞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康王既受顧命出在應門太保畢公各率其方之諸侯皆奉圭兼幣致其壤奠此常禮也湯武既從征伐得天下其反國也諸侯皆率職來朝致禮于君此亦禮之常也此篇主于記載其所告諸侯之言而因敘其事故其所

敘為畧然而可以互見也武成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王于是為之稱其先世積德累功與夫其所弔民伐罪之意也其敘事則詳而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則首尾不甚備者蓋武成之篇主于敘事之故也至此篇言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而復繼之以所告諸侯之言首尾甚備而其敘事則畧以此篇主于記載其言故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言者則言詳而事畧記事者則事詳而言畧其體自有不同于其間此二篇雖記載之體不同而其辭則皆是始膺大位而告諸侯以正始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黜廢也黜夏之命不使復膺天統也湯之勝夏也則黜夏命而廢之武王之勝商也武成之篇不曰黜商命及其殺武庚封微子于宋然後曰武王既黜殷命者蓋湯之伐桀桀逆奔國而去竄于南巢湯既因而不追以全君臣之義矣故于是黜夏之命而不復為之立後使居其所都之國也武王牧野之戰前徒倒戈而紂見殺既違武王之本意也矣故封其子武庚于殷故都使嗣其宗廟因而不改亦所以存君臣之義

也及武庚作亂自絕于周然後黜殷之命而其立微子代殷後則居之于宋不復使居殷之故地也若此之類皆聖人之處事仁之至義之盡也亳者湯之都也湯之亳文王之豐鎬皆王業之所基也故既除桀紂之暴則不復都夏商之故地也而必歸于亳與豐鎬本其王業之所自興故也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七十里則亳也百里則豐鎬也商周之子孫世世守之得之則興失之則廢非其地之險固如秦人殽函之都有金城千里山河百二之勢也惟其民心之所愛戴者尤深且固故以為商周根本之地也湯歸于亳諸侯則皆朝以見新君不可以無告也史官錄之故為此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猶所謂王來自商至于豐誕告萬方者誕告萬方諸侯也經惟言誕告萬方所以知為諸侯也蓋萬方之民非可以皆至于天子之庭而以武成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之文而攷之則知其為萬方之諸侯也必矣嗚呼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之誥禮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魯哀公誄仲尼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子貢曰稱予一人非名也是知非天子不可以稱予一人湯于是踐天子之位矣故對萬方有衆稱予一人以誥之使

之明聽其言也夫湯誓之作在于未克夏之前而亦稱曰爾尚輔予一人者葢嘗疑此篇與泰誓之篇稱予一人者皆是史官記錄其書之時增加潤色之辭學者當以意逆志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自惟皇上帝至賁若草木兆民允殖是告衆以所為憑天順人伐夏予民之舉也自俾予一人至于尚克時忱乃亦有終是告之以戒慎恐懼保邦安民之意也詳考此篇所告首尾本末與仲虺之誥相為表裏湯之此言葢發于仲虺者也仲虺之誥始言天命人心之不可違然言慎終如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之意至于湯歸于亳其所以告萬方者終始之意殆不越此葢仲虺之言所謂起予者也故張諫議曰湯既勝桀以有天下而慙德多為故仲虺作誥于前以明夫天之所以命湯為君者凡以民之有欲而俾乂之也是故其書但言民有欲而非其君以乂之則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湯又自誥于其後以明天之所以命予為君者凡以有道而俾綏之也故其為書王言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夫乂民之欲以攷事也未足以盡為君之道惟因民之常性而安其所謂道則有教存焉而君道于是乎至矣是以二誥之辭相為終始然後湯之慙德可以已宜其所語者必要其所至也此言可謂盡之矣皇大也上帝天也衷者善之本于

固有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降衷于下民即所謂有物有則也惟民之衷本于上天之所命則是民之性無有不善矣然天雖能降衷下民不能使民保其固有之常性而勿失故為之君而付之以教命之任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謂之勿使失性者是所謂勿使夫其所降衷也民既有降衷之性至于順其固有之常性以安其所謂道者是乃君之任也故曰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既曰若有常性又曰克綏厥猷惟后者葢率性之謂道然順其性則能安其道矣不能順其性則悖理而傷道安能綏厥猷哉古先聖王所以為教化之本未嘗不本諸此堯授舜舜授禹

三聖人相授之際而其言曰天之曆數在汝躬允執厥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蓋能允執厥中則能若有常性以綏厥猷
矣不然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矣桀紂是也故湯欲言桀之
暴虐失民以亡天下則以此言為先者蓋推本乎上天所謂
立君以乂民之意是亦仲虺之意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
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此言桀之罪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也夏王滅其己之德故俾
那喪其良心不復存則是存己者既不能保其中矣其何以
若常性綏厥猷哉如此則無不忍之心而肆為威刑以敷虐

于萬方百姓百姓罹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
也言及萬方百姓者蓋其作虐者廣而怨之者衆也自古無
道之君未有不用刑威以毒民者若苗民作五虐之刑紂為
炮烙之刑皆所以虐者廣而怨之者衆逆亡其國桀之虐民
雖不詳見于經意其亦如苗之五刑紂之炮烙秦之參夷是
也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則未嘗不呼天疾痛慘
怛未嘗不呼父母桀之虐政加于民民既苦于虐政無所告
訴窮而反本則惟籲寃于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己也故曰爾
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夫天
之愛民也甚矣東海殺一孝婦天為之大旱况萬方百姓並

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則上下神祇安得不赫然震怒而降之
禍乎故繼之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
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此蓋言天之常道于有善者則福之淫則禍之桀既虐民如
此故天于是降其災異不祥之事以彰其獲罪于天也董仲
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天既降災
于夏以譴告儆懼于桀而桀不知自省則是傷敗之徵于是
乎成矣既下其災異之事以彰厥罪矣故我小子將天所命

之威以致天誅而不敢赦也故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
敢赦將天命者所以助夫天之福善也將天威者所以助夫
天之禍淫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焉知其所謂命威而將
之也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天之降災于夏
以彰厥罪是亦以事示之矣故湯以是而知天命所在逆行
天討于桀以奉天之意非天諄諄然而命之也既奉天明威
于是用玄牡以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玄牡者黑色之
牡也神后者后土皇地祇也告于上天神后者蓋禱于天地
神祇因其民之所告無辜者以為斷民請加罪于有夏也正
義曰商尚白牡用白今言玄牡夏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

用曰也若先儒說玄牡往往從此說其稱謂此云玄牡者但
是一時所用祭告于天地之牲不須必因其色以求其義湯
用玄牡則以為未變夏禮如魯頌曰白牡騂剛豈以未變商
禮乎此正所謂相焉而辨玄黄者也先儒往往因此遂有五
德更生之說引此為證以為出于聖人之經而所以改易服
色為帝王之急務若蘇內翰之明達猶以此為信其說以謂
禹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商人以兵得天下故從金而
尚白周文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其鑿甚矣林公嘗有
言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此正目睫之論也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既用玄牡以告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猶懼其不濟也于是遂
求元聖與之盡力以為爾有衆請命于天蓋湯之伐桀實賴
伊尹之功也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其
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故就
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也是湯之伐夏救民之謀蓋出于伊
尹也故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蓋推本其謀之所自出也故其告萬方也亦推本而言之
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元聖即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湯既與伊尹盡力以為萬方有衆請命于天矣于是上天孚

信其請善佑下民故鳴條之戰桀知其罪退伏遠屏竄逐于
南巢也湯以桀為罪人武王以紂為獨夫蓋其得罪于天人
則不復有人君之道故也既上天孚佑成湯與伊尹之請而
罪人黜伏以此見天之福善禍淫其應如響無所僭差也賁
若草木兆民允殖孔氏曰賁飾也言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
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其說迂回隱晦不若王氏蘇氏之說為
善王氏曰草木者天之所生民之所殖也非天所生則民不
能殖非民所殖則天不能成湯之受命也天與之人立之故
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觀民之所立則知天之所
與矣蘇氏曰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殄之若

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此二說皆善蓋謂我之所以
受命皆本因民之所殖也然王氏不解賁字之義薛氏增為
其說謂賁若者方興而未就也林氏曰賁飾也其理甚明炳
若丹青此二說皆鑿其當思此二句其言若草木兆民允殖
則文義足矣雖不加賁字亦無害也加賁字則其說穿鑿而
難通賁字當讀為學字譬若草木也然變易經文以就己意
其嘗尤之矣尤而效之不敢為也當闕之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
隕于深淵
此則言其雖應天順人拯斯民于塗炭之中然而自負其稱

兵犯上之慙恧愧悔作而不敢自寧也天生民而立之君蓋以其降衷于民而斯民以不能自保故使之若有常性以綏厥猷則其任可謂重矣桀以不能若其性綏其猷故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湯因天人之怨怒以誅伐之至于罪人黜伏矣則夫所以若民之常性以綏其猷者其任遂歸于湯矣故懼其德之弗克負荷而懷不自安之意若將無以容其身者故以謂天既降罪于桀而使我一人輯安爾邦家我亦豈能自保其不獲戾于上下言上則懼其得罪于天下則懼其得罪于民也惟其未知獲罪于上下故慄慄然懷危懼若將隕墜于深淵之中言其既得踐天子位而其心則以獲罪戾于天人

為憂而不以位為樂也蓋古者聖人雖甚盛德未嘗敢忘自儆之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皆出于其中心之誠然惟其恐懼修省如此茲其所以為全德也湯之伐桀其慮所終稽所敝猶懼來世之亂臣賊子以為口實則其當時始獲天下之籍而朝諸侯寧無慙乎故其慄慄危懼者自然之理也而漢孔氏曰謙以求衆心唐孔氏亦以謂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無罪而云未知得罪與否者謙以求衆心也其意蓋以湯本無祇懼之意特其即位之初托為此言以冀衆悅耳如此則聖人之所為與夫王莽遣翟義兵起抱孺子朝群臣告禱郊廟者無以異也王氏又曰湯始伐桀爾人皆咎湯不恤我衆然湯并自陳告以必往至于誓戮誓衆無所疑難也及夫天下已定乃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蓋有為之初衆人危疑則果斷之以濟功無事之後衆人縱怠儆戒所以居業其異于衆人也遠矣此其所以為湯也若夫事未濟則從而懼事已濟則喜而怠則是衆人也豈足以制衆人哉王氏此說從以其為新法之地而已學者遂信之以成湯之意果如是豈不誣歟子路問于孔子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湯雖伐罪于民然驅馳于鋒鏑之下豈得恝然全無恐懼之意及無事而後懼哉以為有事之時不可以

懼則武王于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祇懼是不應懼而後懼矣子之所慎齊戰疾聖人之所事無所不慎而獨所慎于此三者今謂有事則不當懼豈非邪說簧鼓惑人主之聽以遂其私乎尚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豈計夫有事之與無事乎故湯之惴惴危懼非至是而後有也自其興師于亳之時已懼其不克濟矣而至于踐天位臨兆民則尤不遑寧者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惟其臨兆民之危懼如此故明告所為造邦與之更始之意使之曉然知上之德意志慮也謂凡我之立此邦家惟欲使

爾萬方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汝之典常以共承天之休
矣如此而已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則能得其常性以安其
道而保夫天之降衷矣故能承天之休也桀之所亡者惟不
能是故也秦人自商鞅以來以嚴刑峻法督責天下棄灰于
道者誅步過六尺者不赦刑人相望于道斯民愁歎不保朝
夕故漢高帝入關即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
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當抵罪餘悉除去
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
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某嘗謂高

祖此言可與湯誥之書並傳于不朽蓋其用意一也桀之所
以結怨于民者惟其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俾之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爾故湯既得天下則謂我之造邦非德
肯嚴刑峻法如桀之世也汝萬方有衆但能無從匪彝無即
慆淫則能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矣此正高祖約法三章之意
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此之謂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言汝苟能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是有其
善矣故當度德定位量材受職與爾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
弗敢擁蔽爾之善也周書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
湯之于夏苟有善者無不用者罪當朕躬言我之躬苟有罪
亦不敢自赦其所以然者以天之惠迪吉從逆凶無所借差
不可得而蔽予之有罪亦不可得而赦之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所以謂罪在朕躬非必是在己一身有可指之罪然後可罪
也蓋天之降衷于下民而以夫若常性綏厥猷者付之于一
人故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常性以安厥
猷然後無負于上天之撫字民之有罪是為君教之不至所
以自棄于愚不肖之地而莫能反非民之罪也乃君之罪也
此其所以罪當朕躬也蓋民有罪君當之耳故臨曰罪當朕

躬弗敢自赦而又言其所以當朕躬之罪而曰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曰民有罪則是君有
以致之君有罪則是君之自取也民何與焉夫以一人之身
臨莅四海之廣而天下之人匹夫匹婦之有罪戾者皆歸之
于其身夫匹夫匹婦之意則上負上天之所寄托以逆夫上
帝之心而邑致禍亂繼之矣故斯民之致無罪者惟自修歸
于一身則可矣而君之欲免于罪者必使舉天下之人皆無
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而無負于上天之所任論至于此則
其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其所以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
淵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之所以誥多方而其兢兢業業之意盡于此矣于是嗟嘆其難而總結之曰爾邦有衆能信此則我之社稷庶幾能祈天永命以有終也曰乃亦有終者不能自必之辭也昔定公問于孔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蓋有天下者欲綿社稷無疆之休惟在知夫為君之難而兢兢業業不忘戒懼常若危亡之在于朝夕者故國家至于永保如或以為君為易則將優然自肆不復以危亡為念而自以為泰山之安此其所以致下來之而不

自知也湯之誥萬邦以謂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蓋其知為君之難如此于是慄慄然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商之社稷所以傳祚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源蓋出于此後之有天下者尚監茲哉

咎單作明居

伊訓

訓亦書之一體有諄諄警戒之意古人之所以遺後世祖宗之所以誨其子孫臣下之所以規諫其君者皆有此名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呂刑曰若古有訓此古人之訓也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又曰訓有之亂征曰聖有謨訓此祖宗之訓也伊訓高宗之訓此人臣之訓也其所以為訓雖不同其諄諄警戒之意則一故皆以訓為名人臣之訓其書之見于篇名者惟伊訓高宗之訓二篇此亦出于偶然耳若其他忠臣良弼所以陳其嘉謀于上如伊尹傅說周公之所陳者無非訓也先儒泥于篇名故有正與攝之說其意以謂篇名以訓者此其正也不命名以訓而得訓之體者此其攝也故曰訓十六篇正二攝十四夫正之與攝乃尊卑優劣之稱若以伊訓為正咸有一德為攝均為伊尹之言也皆是戒太甲也果何旬而分尊卑優劣于其篇以謂訓者不必均于篇名凡

以一言一話之出于人主之意主于格君心之非以成其德者皆為訓之體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太史公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則是湯之後立外丙仲壬二世而後太甲立然而致于序文則類夫太甲承湯之後無有外丙仲壬之二世者故漢孔氏以謂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崩而太甲立稱元年此亦無所依據特順序文而

為此說耳故蘇氏以謂太史公按世本成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太甲立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為成湯没而太甲立且于是歲改元年學者因謂太史公爲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序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元年蓋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孔子序書亦以湯爲首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仲壬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以此知太史公之不妄也篇如蘇氏此言則當從孟子所謂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言矣而程氏又以謂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則是以二年四年爲年齒之

年不以爲即位之年改也此與漢孔氏同而其嘗稱謂當從蘇氏之說蓋殷人之傳世兄死則弟及至于周則父子相傳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殷周之道其不同也如此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者用殷禮也外丙仲壬太丁之弟也以殷禮言之有外丙仲壬則不應舍之而立太甲也故蘇氏之說爲可信此篇乃太甲初立之日伊尹爲

祠于先王而奉之以徧見厥祖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故序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蓋推本其所以作訓之意也大書序其所以作篇之意而已其所以作之之意與尋常史家記述其體自有不同寓于書序之言而必以史官記載之體而求之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以爲湯没而太甲立若盤庚五遷不以意而逆志則是五遷皆在于盤庚之世故當以蘇氏孟子之言爲正篇内曰元祀而序則曰元年者殷曰祀周曰年此序欲出于周世之所纂定故以年稱之亦如太甲之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而其序則曰二年復歸于亳皆是周人之辭也蓋殷人之所謂祀至

周人稱之則皆以謂年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而子張問于孔子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蓋世代既殊則其所稱說亦異也太甲始立伊尹奉之以見于先王之廟于是言其乃祖成湯之所以創業垂統貽厥孫謀者以告之此篇之所以有作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改易正朔之日實肇于湯武之世由其以征伐而得天下故變易前代之正朔以示革命而且與天下更始也夏以建寅爲正

則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建卯為二月以至建子為十一月建丑為十二月至商革夏政以建丑為正則以建丑之月為正月建寅為二月至于建亥為十一月建子為十二月周革商政以建子為正則以建子之月為正月建丑為二月以至建戌為十一月建亥為十二月由正月之名既易則十二月之名亦從而易矣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也十有二月者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蓋建子之月也據下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太甲以三年十有二月朔方釋喪而服冕服則仲壬之崩當在元年十有一月故得至于三年十有二月為二十五月而即吉也此猶是

仲壬之末年而乃稱太甲之元年者蓋殷之制惟以即位之年稱元年不待踰年也若周之制則踰年乃得稱之故有一年不二君之說蓋其歷代之制度不同而不可一概論也蘇氏徒見春秋之所載天子諸侯皆以踰年然後稱元故以此為例謂經曰惟元祀至祇見厥祖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于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為正則臘當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猶以

夏正而數月也此說蓋不然夫謂之改正朔則是已改其正月豈餘月不改者哉在周之時其論陰陽寒暑之節序容或有夏時為言者如七月之詩與夫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是也至于史官記載其當時之事則未有不以其當時所用之正朔而數月者春秋書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其他月名則皆以周正數之非復由夏之舊以春秋觀之則商之正朔蓋可知矣秦以十二月更名臘月嘉平蓋是漢武帝太初元年既改用夏正史官追正其月名耳在秦史則必以三月書之矣今漢書自高祖之年以後至于武帝太初元年以前歲首皆書冬十月此皆史官以夏正追正其月名矣其未改夏

正也則必以冬十月為正月矣以是知蘇氏之說若有可信實不然也漢孔氏既謂湯沒而太甲立前是太甲即位之初實居湯之喪也故于此則曰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此說考之于禮而不合夫古者喪在殯其祭皆名為奠及既葬也虞祔卒哭始謂之祭蓋于是始以鬼神而事之也故祭以有主有尸而奠以陳器而已祀而謂之奠無是理也抑又有所不然者使太甲果是居湯之喪則其定要也必在湯之殯宮矣既有湯之殯宮其所以從事于喪禮者有小殯之奠有大殯之奠有朔奠有朝奠有夕奠有薦新之奠未嘗不在于湯之殯宮也豈至此而後祇見厥祖耶以是知漢孔氏之

言徒泥經文而于禮有所不合不足以為據也蓋以經文考之太甲居仲壬之喪于內既適月矣伊尹于是祭于成湯之廟奉嗣王祇見厥祖蓋將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使之知成湯付託之重一舉后而與諸侯正始此蓋禮之變而以義起之也康王既受顧命麻冕以朝諸侯于應門之內亦禮之變也此二者若不許以一時之權而以禮從之則太甲不當越紼以祭于成湯之廟而康王亦不當釋喪服服麻冕也侯甸羣后咸在者諸侯皆從太甲在成湯之廟也孚和曰侯甸于五服為先近故皆在當是時諸侯之遠者未必能至義或然也蓋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方踰月則諸侯之遠者

容或有所未至也薛氏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者王宅憂不言攝國事者冢宰而已故百官總己惟冢宰之是聽也冢宰以典則佐王治邦國都鄙官府以其德義信服千百僚至是有變乃攝國事而下不惑也漢自呂太后專制而是禮喪矣此言得之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伊尹既奉太甲以見成湯之廟矣于是明言其功德之祖成湯所以艱難創業垂統之德以訓誨之其言即下文所陳是也嗚呼者嘆辭也言夏之子孫弗率其祖宗之德以至于滅亡故嗟嘆而言之以致其告戒之意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商之所以鑒者莫近于夏故首以夏之滅亡而告之也古有夏先后者言自桀以前上至于啓凡繼禹而有天下者皆是也亦猶周公每言商之先后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也蓋言夏之先后聖賢相繼以有天下方且勉行其德兢兢業業不敢自寧上合于天故無有天災也至于山川鬼神亦皆安居以及鳥獸魚鼈之微亦各遂其性此其所謂罔有天災也夫人君之德苟不能上合于天而天降之災焉則山川鬼神將不安其居爲妖爲厲鳥獸魚鼈之不順其性而將爲怪爲孽矣劉向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

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則可以謂和氣致祥矣此夏之所安也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此遂言桀不率先祖之德業皇天于是降災以彰厥罪故山川鬼神不安其居而或崩或竭或出而爲響鳥獸魚鼈不順其性而其變異百怪如春秋經所書與大洪範五行傳之所載是所謂乖氣致異也變異形于下則是天意怒于上矣故雖承其祖宗奕世積累之業而卒于爲天所棄也天之所棄必假手于人以誅之桀既得罪于天必假手于我商有天命

之武湯使之伐夏救民以爲天吏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者漢孔氏曰造哉皆始也于是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脩德
于亳此說未通據孟子論伊尹説湯而説之以伐夏救民而
卒舉其言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趙臺卿釋之以謂
桀造作可攻之罪從牧宮故曰天誅造攻自牧宮謂逆順天
而誅也趙氏此説比孔氏爲優故王氏曰鳴條夏所宅也亳
商所宅也桀有可伐之罪然後湯與伊尹謀于亳而往伐之
所以起兵戎者夏也故曰造攻自鳴條既有可誅之罪湯遂
自亳而往攻之故曰朕哉自亳周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亦
與此同義王氏此言亦趙岐之意也蓋言桀有可攻之罪故

我得而攻之攻之者湯造攻者在桀也孟子曰國必自伐然
後人伐之此亦必然之理也伊尹之所以言此者其意蓋謂
夏之有天下傳十餘世歷六百年方且爲上天之所眷佑至
于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宜若不可得而動
者而爲一桀之所不率則其顛覆之禍不旋踵而至況我商
家肇造未久苟使太甲不能以夏之顛覆爲鑒逆至于弗率
繼成湯之德有可攻之者至矣故伊尹既言其夏之所以失
天下之易于其前又陳其湯所以得天下之難于其後以致
其警戒之意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

此則言湯伐桀時之事也聖武猶所謂神武也蓋聖人之義
德也楊龜山曰湯之代虐以寛苟不明昭其聖武則夏之民
必以爲偶己故布昭聖武然後兆民允懷與世之黷武異矣
此說爲善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此實天下至不
訖之事也成湯用之布昭聖武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往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
后來其蘇謂之蘇者豈有他哉惟其代虐以寛故也苟非代
虐以寛而徒爲布昭其武焉則雖如秦始皇之譎詐項羽之
勢力徒促其亡而已蓋非代虐以寛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而民殺之矣湯之布昭聖武本于代虐故雖用其不祥之
事而民信而懷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者由其寛仁之德洽于
人心故也既言湯以寛仁之德洽夫民心之甚遂以懷兆民
而有天下太甲既嗣其位不可不戒謹恐懼于其即位之初
以繼其志而述其事也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
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于時即位爲能致其慮焉則
其終無所不慎矣始之不慎終雖悔之何及焉故繼之曰今
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者言所以端本清源之道端在夫此時
也召公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召公其所
以望成王者是亦伊尹之意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既告之以慎厥初以嗣成湯之德矣于是又告以人君治天
下本末先後之序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
者其為人之本歟王者之治天下將欲仁覆天下豈必人人
而愛之人人而敬之哉惟盡吾孝悌之心親其親長其長舉
斯心而加諸彼而天下平矣親其親以及他人之親愛立于
此雖不人人而愛之而將無所不愛矣長其長以及他人之
長敬立于此雖不人人而敬之而將無所不敬矣故敬愛立
于親長則始于邦家而終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不及
或問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

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蓋愛于親敬于長政之所出
必本于此窮而在下為匹夫則施之于家不為有餘達而在
上為天子則施之四海而不為不足此舜治天下國家之主
德要道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雖湯之布昭聖武代虐以
寬兆民允懷者亦惟此而已故伊尹之訓必欲以是為先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
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
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此言湯以從諫檢身遂有天下而亦以此遺後世子孫使保
其盈成之業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惟其德
責日新故所以成就其德者必廣之以極其大致之而極其
遠無所不用其至雖其聰明睿智出于天錫而其所以孜孜
為取人以為善者不敢一日廢也夫以湯大聖之德猶且戒
懼修省不敢自寧也如此而況太甲以中材之主處富貴易
盈之勢當宴安無事之時苟不上念前世之艱難下資羣臣
之輔助豈能免于顛覆哉故伊尹為之歷言乃祖成湯所以
成就其德與夫所以遺後世子孫者皆在于是蓋將以杜絶

其不善之意于前禁于未發以遏其驕奢淫佚之心也嗚呼
者歎辭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也上既言立愛惟親至終于
四海于是繼之以先王修人紀之實也人紀者人道之紀也
自愛敬而推之至于家邦四海也三綱五常之道皆本于此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惟其能盡人倫之道而已能盡人倫
之道故能成位乎天地之兩間而三才之道備博厚配地高
明配天悠久無疆而聖人之能事畢矣伊尹將言湯之所以
能成其大業聖德而有天下于是推本其所以致此者而言
之曰始于修人紀蓋其立愛之始于親立敬之始于長也自
從諫弗咈至檢身若不及此又言其所以修人紀之實也從

諫弗咈者言有過則改從善如流不逆人之言也先民時若者謂凡有所動皆順古人之行而不自専也先民古賢人也召告曰相古先民有夏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唐孔氏曰遠古先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居上克明言湯之居上則能明于御下所謂有君民之大德也為下克忠言湯之為下則能忠于事上所謂有事君之小心也夫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此文王之所以為至德也而湯亦然以是如文王終身事紂而不敢伐湯事桀而終伐之迹雖不同其心則一也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此又言其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也范忠宣公有言曰人雖至愚責人必詳雖有聰明恕己猶略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兩得之矣蓋常人之情惟責人之詳故不能取諸人以為善惟恕己之略故不能舍己以從人如此則驕吝之心日積而在己之德喪矣成湯則不然與人不求備則是以恕己之心而恕人其待人也略矣檢身若不及則是以責人之心責己其責己

也詳矣責己之詳待人之略故其驕吝兩忘而物我之私不萌于胷中此所以脩身應物兩得之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遲遲施于人者然也不遲施于己者然也惟湯之所以肇修人紀者其備如此則是立愛立敬之道于斯盡矣愛敬之心既盡其舉斯心以加諸彼則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傒我后后來其蘇此皆孝敬之所致也自孝敬而推之至于奄有萬邦之衆苟其心術之間毫釐有所未盡則天下之人必有不服者今也天下之民至于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惟恐其不得為君則是湯之心無所不

盡也然湯之所以能盡其孝敬者豈有他哉由其肇修人紀至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至檢身若不及此數者無所不用其至故卽其所成就者而推本其所終于四海者如此其不易也惟湯之檢身從諫肇修人紀以有天下故其所以望于後世子孫者亦在于此是以布求賢哲之人列于有位俾輔弼于爾有後亦欲其繩愆糾繆以成就其子孫之德也林子和曰敷者言求之非一方也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亦此言也是惟敷求哲人則賢者各以其類進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朝夕納誨于上以格其心之非如此則不善之心無自而入矣雖則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而猶恐所用之人或有持

祿國位不以諫諍匡其君爲事者于是制官刑以儆戒之曰敢有恒舞于宮而無節者敢有常歌于室而酣酒者此二者皆謂之巫風言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敢有殉于貨與色而無厭者敢有盤于遊畋而不知止者此四者皆謂之淫風言其淫過無度也敢有侮聖言而不欽逆忠直而不順耆年之德則疏而遠之頑愚之童則親而比之此四者皆謂之亂風言其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名實亂矣蓋上有所爲而下化之者則謂之風如變風是也上有恒舞酣歌之愆則下有巫風矣上有貨色遊畋之愆則下有淫風矣上有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之愆則下有亂風矣愆形于上風動于下

危亡禍亂之所自出也故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言此十者而有一焉有家者必喪其家有國者必亡其國不必兼備此十者而後至于喪也亦猶禹訓言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蓋古之祖宗所以垂訓于子孫者未嘗不極其警戒之義惟三風十愆能致喪家亡國之禍如此苟人臣親見其君有如此之愆不能匡而正之則涅以墨刑所以懲其不能格君心之非而逢其惡也漢昌邑王以淫亂廢其群臣坐無輔導之誼陷王于惡誅者二百餘人惟王吉龔遂以數諫諍免是亦臣下不匡其刑墨之遺意也蘇氏曰或曰墨之爲刑蓋亦重矣臣下不匡而陷入重辟無乃過乎曰國家置臣屬所以匡其主也宜匡而不匡則有亡國喪家之道視其主淪于喪亡而莫之救其可貸乎宜諫而逢彼之惡則有死之道不諫而處于無過之地則足以保福祿自非大忠有志之士則孰能舍福祿而趨死地乎然則主于重刑蓋使其進諫則未必死退而不諫則陷于辟雖其中不欲諫蓋亦不得不諫也夫三風十愆制官刑也所以戒諸侯而伊尹用以訓太甲者爲諸侯卿大夫而犯此已不足以守其宗廟保其祿位則爲天下主者其可以守土宇而爲民之父母乎然則伊尹所以訓之可謂微而婉矣薛氏曰此言甚善

蓋伊尹所以匡其太甲以格其非心者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其訓于蒙士者先儒之說不如王氏蘇氏王氏曰蒙士蒙童之士也爲童蒙則如此訓之矣至于出爲臣屬而不能正其君上則刑墨矣蘇氏曰蒙童也士自童幼則以此訓之也二說皆是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蓋自其爲小子固以此而教之矣故知夫蒙而後教則扞格爲難勝也伊尹之言此者亦欲太甲之慎厥初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伊尹于是又嗟歎以謂嗣王當祗敬厥身而念爾祖也其所

以當敬其身而念爾祖者蓋以成湯所書之聖謨洋洋而美善所以告教于子孫之嘉言又甚明也蓋先王肇修人紀至伊輔于爾後嗣此所謂聖謨洋洋也謨者謀之已成可以爲萬世法者也自制官刑儆于有位以至于嗣王祗厥身念哉此啓迪訓誥之嘉言也謨之洋洋言之孔彰如此子孫安可棄而不念哉此伊尹所以諄諄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也既致其所以致若成湯訓謨之意于是又言天命之不常治安之不可保惟其孜孜爲善則天將降之百祥而治可以長享茍爲不善則天將降之百殃而禍亂隨之矣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又言所以保天命而承治安之業者得之至難而失之至易也漢孔氏曰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茍爲不德無大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孔氏之意蓋以謂人君之德必極其大然後可以使萬邦惟慶至于不德之墜厥宗者則不在大也此所以爲至忠之訓而唐孔氏之解殊失其旨其說謂爲善無小小善萬邦惟慶況大善乎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夫經言罔小則是大矣言罔大則是小矣故漢孔氏謂修德無小不德無大是乃經之本義也安得謂辭反而意同乎以是知正義之說不惟失經之旨又失先儒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辯也　本朝元豐中李常寧以進士對策爲第一其言曰天下之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之而有餘甚嘗三復斯言以謂得夫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此蓋有國有家者成之至難而壞之甚易大禹肇造有夏基于唐虞之世胼胝手足櫛沐風雨粒烝民又萬邦然後受禪于舜而有天下其成之難也如此而太康以十旬之遊畋而亂之周之王業自后稷開基歷太王王季積德累功凡十餘世然後文武受命翦商而有天下其得之亦可謂難矣而幽王以褒氏之一笑而滅之信乎百年成之爲不足一日壞之爲有餘也伊訓一篇之文反覆終始皆明此理而篇末之言尤

爲切至蓋必如湯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至檢身若不及然後可以爲德之大而使萬邦惟慶矣至于三風十愆有一于身則覆宗絶嗣及之矣是不德墜厥宗果不在大也孔氏以謂此伊尹至忠之訓豈不信哉唐柳玭有言曰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又曰貫藝竭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纇十年爭指此言皆足以發明伊尹之遺意也

肆命徂后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五

三山拙齋林　之竒　少頴

太甲上

商書

古者簡冊以竹為之編次而成篇一篇之所編不可以多也故其文之多者或析而為二或析而為三以便于習讀析而為二者則于篇名之下加上下二字以别若禮記曲禮檀弓雜記孟子梁惠王公孫丑等篇是也析而為三者則有上中下之别如經所載太甲盤庚説命泰誓是也其所以析之為二為三者本于簡冊之繁多其勢不可合而為一故出于不得已而然也至于後世既以紙易簡冊則其一篇所載足以容古者百餘簡之所書而世之文人不悟夫古人分篇之意猶有泥于簡冊之制者如柳子厚時令等篇皆分為上下篇李翺之復性書分為上中下篇皆是泥于古制不達夫時變者唯韓退之之制作未嘗如此觀其原性等書雖有長短不同而皆别立篇名各盡其意而已未嘗離為上下以泥古制此皆得體可以為後世屬文之法也史之分篇為三有分而為上中下者若太甲盤庚説命泰誓是也有不分為上中下而以篇名為别者若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據

此皆以序而有三篇亦可以分為上中下而但以篇名為别者此蓋出于一時史官各自以其意題其簡編以為别異耳非有深義于其間也此篇名以太甲者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此説是也此篇亦是訓之體不可以名伊訓故别之曰太甲史記載太甲篇序以為太甲訓三篇意者漢之時此篇名猶有訓字而後世失之也然而太史公父子皆未嘗見孔壁中書此篇在孔壁二十五篇之内是乃孔安國所傳遭巫蠱事而不出者也太史公既未嘗見古文故于殷本紀但總篇序之言而臆度之是以全與此篇内不合其説以謂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政當國以朝諸侯三年太甲悔過改善于是伊尹乃迎太甲歸于亳而立之太甲修德諸侯咸服百姓以寧伊尹嘉之遂作訓太甲三篇以褒太甲據經之所載乃是自太甲不惠阿衡以至于營于桐宮而歸于亳史官述其本末之詳非是伊尹之嘉太甲而作是篇也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其所以不明者惟在于即位數月内耳故至于終喪則已悔過自艾而被冕服以歸于亳太史公乃謂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亂德于是伊尹放于桐宮其説皆與經文不同蓋未嘗

異見古文尚書而妄為之說班孟堅于孔安國傳又謂安國
為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
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夫遷實未嘗見古文書
其史記所序惟伏生書耳而孟堅乃以謂其多載此又孟堅
之失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謂太甲既立數月不用伊尹之言不明居喪之禮也桐宮湯
之葬地也太甲既背伊尹之訓不可以言語口舌爭矣于是
使之往居墓側加之以放逐之名致之于憂患之地以作其
憤悱之意至于三年喪服已畢而能悔過遷善克終允德于
是自桐宮復歸于亳而思用伊尹之言也故曰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自始立至于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序其
事以作太甲三篇雖實史官之所序而其所言則皆伊尹之
言故惟本其言所自出而曰伊尹作太甲三篇首尾序述以盡
出于伊尹之手也

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咸有一德皆是太甲末年商史所
錄故其敘述先後本末相屬成文若史家本紀之所載也但
其簡冊繁重故分而為七耳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此文勢與
上篇伊訓肆命徂后相屬蓋曰太甲之立伊尹所以丁寧詞

王叔切詞興亡禍福之理以告戒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然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曾無順從之意也其下流之性所以陷
溺其心者深故言雖切而未易入也伊尹自湯伐桀之時既
為相矣及太甲既立嘗以冢宰總百官其曰阿衡者尊之之
稱也猶周以太公為尚父齊以管仲為仲父也高宗命傅說
其稱伊尹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即伊尹也古者大
臣居人主之左右輔弼主德者蓋有阿衡之名王莽依倣古
制建公輔之官甄邯為太保劉歆為少阿甄豐為太阿以是
知阿保皆師傅之官尊之之稱也伊尹稱阿衡蓋其一時所
以極其推尊之意者其義則無傳焉孔氏曰阿倚衡平言湯
倚而取平王氏曰保其國如阿平其國如衡此皆是隨字立
義未必得其當時所以命名之旨猶毛氏解尚父曰可尚可
父云耳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
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作書者作為簡冊之書以陳其所勸戒之意若後世之章疏
也漢世簡冊未變故其以章疏進說于上者以皂囊封之謂
之上封事蓋其所由來遠矣揚子曰捨中心之所欲通諸人
之嚍嚍者莫如言書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蓋古人之所以宣其意者惟書與言爾伊尹明言烈祖之成

德訓于王此其言也自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下則其書也
漢孔氏云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唐孔氏曰諟與是古今之
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視是天之明命常
目在之以顧爲常目在之理固然也至以諟爲是非之是則
又無所據王氏曰諟以審其不違蘇氏曰以言許人曰諟亦
皆是牽意而爲此説未敢以爲信詳考經意曰先王顧諟天
之明命但謂天之明命吉凶善惡皆以類至其福善禍淫若
影響之應形聲先王知命之可畏也如此故其兢兢業業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一言一動皆不敢忽也詩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則顧諟之意也惟知其天命之可
畏顧諟而不敢忘故上以承于天神下以承于地祇以至社
稷宗廟無不致其祇肅蓋其所以事鬼神者出于嚴恭祇事
之誠心而不區區于犧牲玉帛之間矣惟其誠意之孚如是
故其馨香之德感于神明而天監之遂集天命于其身使之
克夏以有天命而撫綏萬方之民也蓋成湯之所以由七十
里而有天下其恭則日于寅畏上天之命其事則見夫致恭
盡禮于祭祀之間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則其感
格于天地鬼神之意受明命以式九圍非自外至也商道事
神明鬼之俗蓋出于此此蓋成湯之所以貽孫謀以遺後世

者故伊尹作書以戒嗣王首及于此也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
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惟成湯盡其寅畏兢兢業業之誠以膺上天之所眷命撫綏
萬方故我能以左右輔翼之以奠定此天下之衆故嗣王得
以大承基緒蓋謂非湯之自能克慎厥德則雖伊尹亦無所
致其左右之力而嗣王亦無以享其盈成之業也尹伊尹名
唐孔氏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
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伊尹正天下故號曰尹人皆呼之爲

尹故亦以尹自稱禮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
後代之禮約之此説不然伊尹每自稱必曰尹躬則其君前
臣名也審矣孫武呂氏春秋之言非所以爲據也前既言成
湯自慎其德然後伊尹得以左右之然其義猶未盡也詩曰
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其君相之間所以克終與不克終可
以爲鑒而盡其義也夏都安邑其地在亳之西故謂惟我
躬見其夏先世之君自能以忠信而有終故其相亦能克
終周忠信也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氏曰
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忠信而謂之周者鄭博士曰作僞者心
勞而日拙則當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矣自能周而無缺

此說是也其後世之嗣王謂桀也既不能以忠信自周而有
終故相亦不克終蓋相之所以克終者惟係諸君而已君有
終則相得其終君罔克終則相亦罔終矣伊尹言此者蓋謂
湯之顧諟天命盡其恭敬以事天地社稷宗廟可謂自周有
終矣故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也今太甲承湯之基
緒苟不能以忠信有終則我亦何以克終哉言欲使我能致
其克終之效惟在嗣王先能有終而已故又繼之曰嗣王戒
哉言不可以不戒慎也所以戒慎者當敬爾爲君君不敬其
爲君則將忝辱爾祖矣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

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
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矣伊尹作書以戒太甲其反覆所陳若此者蓋太甲至于欲
敗度縱敗禮殊不以社稷之安危爲念者其意必以謂伊尹
之力足以任天下之重吾雖盤樂怠傲然有伊尹在必不至
于亡也故伊尹爲之稱其祖成湯慎德于先然後己得以左
右之于後夏之先世能以忠信有終則相亦惟終其後嗣王
不克有終則相亦罔終且告以辟不辟忝厥祖蓋以謂苟不

能盡其爲君之道則我亦末如之何矣意此蓋以格其心之
非也漢昭帝覺霍光迎昌邑王賀賀亦恃有霍光爲之輔佐
故其即位以後行淫亂益甚凡二十七日而爲光所廢其見
廢也謂霍光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彼
蓋以謂我雖無道而光猶可恃以不失其天下也太甲之意
殆亦如此然伊尹之于太甲則爲之稱道今古以教誨之至
于再三而猶不改然後營桐宮而使居之平至于克終允德
而霍光之于昌邑王直廢之而已烏覩所謂格君心之非者
哉不格其心之非而遽廢之廢之而更立君而田延年以謂
是舉也合于伊尹之廢太甲光遽信以爲誠然光之不學無

術也如此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蓋上智不可移而爲
愚若堯舜之不可與爲惡是也下愚不可移而爲智若桀紂
之不可與爲善是也苟智而未至于上智愚而未至于下愚
皆可移也故智者而與之爲惡則將移而爲惡愚者而與之
爲善則將移而爲智此則謂中人之性以其可上而可下也
太甲實中人之性也伊尹知其性之可移而爲智故諄諄然
以誨之則冀其改過以遷善然其所性雖可移而未易移也
故誨之諄諄聽我藐藐而有類夫下愚之不移者蓋由其所
陷溺者深故其移之爲難惟其有可移之理而移之爲難是
雖終于克終允德而其始也則猶罔念聞于伊尹之言也辟

又曰王惟庸者王當思而用之也罔念聞者心不是念耳不
是聽也王雖罔念聞而伊尹所以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之意
不可以已也故于是又申前之義以謂先王所以授我以遺
孫之托凡欲使我以道德仁義輔導爾子孫而已今至于欲
敗度縱敗禮則是我之所以輔翼者不至而負乃祖所以寄
托之意為罪大矣故為之詳陳所以祇厥辟之義其言寬而
不迫遜而不懟優游饜飫以入之也昧晦也爽明也昧爽者
或晦或明也或晦而或明未旦之時也言先王于未旦之時
大明其德正心誠意養其平旦之氣以待平明出而聽朝也
其所以孜孜汲汲不遑寧處者無他惟欲旁求俊彦之士以

以啓迪爾後世之子孫而已蓋古之所謂托六尺之孤者非
特扶持其位使之不隕而已必使之成就其德正之直之輔
之翼之以格其非心使之知創業之艱難念守文之不易而
為成德之主斯無負于寄托矣如太甲成王皆中材之主伊
周受托于湯武而相之皆能使其德之成就而為一代之顯
王蓋湯武之所以托之者如此而伊周所以不負其所托者
亦以此至于後世所謂受遺托孤者則不復論其德之如何
惟奠其位之不失而已如霍光諸葛孔明世皆以伊周許之
予嘗觀此二人者其忠義之心誠無負于國家社稷其視曹
孟德司馬懿輩欺人孤兒寡婦而奪之位譬如盲聾之昧而

較于伊周之事則非二子之所及也何則不能啟迪其主之
德以格其君心之非使為成德之主而徒屑意于事為之末
則僅能使其位之不隕而已故伊尹論其所以受寄托于先
王者則以啓迪後人為言蓋所以成就爾太甲之德者是湯
之所以望于我也湯之所以望于我以啓迪後人者其任固
專于伊尹而曰旁求俊彦者以見湯之立賢無方其所賴以
啓迪者衆也惟伊尹與其一時之俊彦咸以啓迪為任而今
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誨之諄諄聽我藐藐則是將隕越厥
命以自取覆亡雖有俊彦亦末如之何矣欲無越厥命以自
取覆者則在于求其所以自顛覆之道而反諸其本故曰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此蓋所以啓迪之也秦為宮室之麗起咸
陽而西雍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而其後世習不得聚
廬而托處焉馳道之麗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隱以金椎樹以
青松而其後世習不得蓬顆以蔽冢而托葬自古人君侈靡
之極者無如秦而亂亡之速子孫無置錐之地亦莫若秦蓋
奢侈敗亡之徵也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豈故為是險陋
而已哉誠知夫懷永圖者必自夫慎乃儉德故也太甲欲敗
度縱敗禮蓋已昧夫所謂永圖矣苟其驕驕焉日入于奢侈
而不知反則至于越厥命以自覆亦豈難哉故所以格其非
心而反之于善者則敢以一言謂欲懷永圖必自夫慎乃儉

德可謂切中其疾夫人臣之進諫于君如醫者之用藥惟其切中所受病之處苟為以寒益寒以熱益熱則是促人之死而已如漢之武帝可謂窮奢極侈而不知紀極矣而董仲舒對策于其時以謂儉非聖人之中制者此則與夫公孫弘所謂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者無以異也議者論仲舒之策緩而不切以此言觀之則其言豈非緩而不切也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之于太甲縱欲之時可謂不費辭矣能懷永圖以與乃儉德則神全氣定不為外物之所變遷其心安然而不撓然後可以泛應萬機之務而無有遺舉矣故繼之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此言應物之當也機弩牙

之括矢括也度其所準望蓋正鵠也弩之發者在機矢之所中者在括苟能處機而發之者括于度而釋之使機必應于括括必應于度則百發而百中苟此三者差之于毫釐之間則失之者在尋丈之外矣揚子曰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其立意正與此同所謂奠而後發者則虞機省括之謂也夫其應物之當如此故能欽厥止以率乃祖攸行夫為人子孫者孰不欲率其祖之所行苟使應物不當而不能欽其所止則其心蕩然無所適從而小人之善紛更者得以進其嘗試之說于是變亂先王之政刑至于小大而天下始大亂矣伊尹之告太甲其序如此者

蓋太甲之不明也由其不惠于阿衡故至于欲敗度縱敗禮由其縱欲以敗度禮故至于顛覆湯之典刑是以其啓迪之也首告以先王所以旁求俊彥遺爾後人次又告以儉德之為可永圖末遂告之以欽厥止率乃祖之攸行蓋其所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者不可不推本其所以然者也王能如此則我伊尹之心乃可以善扰其無負先王之所寄托而至于萬世猶有辭也有辭蓋謂為萬世之所稱也是所謂相亦惟終者也苟使嗣君終不能改過自艾則越厥命以自覆而商之社稷遂不復存則相亦罔終矣尚何至于萬世有辭也哉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伊尹雖丁寧懇切如此而王猶安于不善未能變也故伊尹以謂此乃習于不義之事且將失其所固有之性而淪于惡習且將與性俱成于惡矣夫苟其所固有之善猶有存者則其所以諄諄以誨之者如此之深切著明豈不少悟而知所愧恥者哉今也罔是聽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者則是不義之習殆將成其性若其固有者矣豈復可以言語而動之哉故當此時可以勢動而不可以理聽也故惟使之弗狎習于弗順之事而放僻邪侈之習皆無因而至前則其外馳之心息矣而又有以動其哀戚之情而作其愧恥之意是以孝敬

之心油然而生矣雖不暇諄諄而誨之而其反于善也蓋有不期然而然矣故曰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蓋于是營之于成湯之墓則而使居之以密邇先王而思其訓無使終迷而亦反也處蔽之中未施衷于民而民衷既奪其所嗜好之習而致之于衷戚易感之地故遠小人之黨擇賢俊而與之居彼其至于日思日艾處仁遷義蓋理之必然也王于是而往桐宮而居憂卒能思念其祖而終其德信也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蓋君子之教人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若夫道之而弗從誘之而不達而君子猶不忍棄也而私以善淑之使之憤悱啓發入于善而不自知此不屑之教誨也王制論先王之教民其不順教者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又不變移之遂又不變然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皆不忍絕之于自棄之域而私以善淑之蓋所謂不屑之教也伊尹之于太甲誨之諄諄聽我藐藐度其不可以教也則營諸桐宮而使居焉以感動其憂感之心終以允終允德非不屑之教而何然而以不屑教之而其名曰放者蓋其所以放毀度黜毀棄道之而弗從誘之而弗違者彼以為伊尹受成湯寄託之重以天下為己任我雖無道而有伊尹必不至于亡也其所見

如此非有以摧折激勵以生其憂患之心則若存若亡終不可得而正也故其遷之于桐宮命之曰放蓋示以將廢而不得立彼知其將不得立也于是憤悱而反于善此其所以為教也然則使太甲而終不改則奈何是亦廢之而已蓋其遷于桐宮也既處之于人情天理之極以觀之矣于人情天理之極而不知自反焉是無所可望也已古之人將知人君之德必于其哀戚之所感動者而觀之當哀戚而不哀戚豈復可以君天下乎昔襄公卒欲立公子裯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而昭公卒以不終漢成帝為太子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平元帝感悼不能自止而太子殊不哀元帝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可奉宗廟為民父母乎而成帝卒為漢室基禍之主蓋人情天理之極苟為有人之心者則宜于此焉變矣于是而不變尚何望焉使太甲居桐宮遷放黜而憤悱哀戚之心不由是而感發則雖與天下共廢之可也惟其困于心衡于慮而後改作也故終有天下為商太宗天下萬世仰其德之無斁是放之之效也世徒知伊尹之放其君而不求其所以放之之意則是伊尹不免于慙德而亂臣賊子亦將以之為口實矣故孟子發明其心以貽天下後世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

晷也此言簡而盡矣

太甲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先王之所以制爲喪制之禮豈苟爲是文飾而已蓋以孝慈之心人皆有之民之所以生厚者其本在于此故先王之制禮使民知喪以愼終祭以追遠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以反其所謂孝慈之本苟其心之所固有者油然而生則自能歸厚矣太甲即位之初縱欲怠傲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推本其心術之所蔽惟其孝慈之心不篤故至于是遂乃營桐宮之地使之往居焉蓋使之祖

終追遠以生其孝慈之心而反之于忠厚也彼太甲之性既非下愚之不移而一旦去其縱樂怠傲之習能苦塊啜粥而深墨以居始雖出于勉强不得已而爲之及其久也則其固有之性發于哀戚之間殆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及其終喪也則旣能處仁遷義非復昔日之太甲矣故伊尹于是迎之以歸當是時也以天時言之則適當三年之喪畢冢宰之攝國事至是而可以歸政以人事言之則太甲徂桐宮居憂與先王其訓至是而亦可以即政矣伊尹可以歸政太甲可以即政天時人事于是而合此所以順天人之望而迎之以歸也太甲以元年十一月居仲壬之喪至此三年十二月朔蓋

二十五朔祥禫之祭已畢于前月至是則可以變凶而即吉矣故伊尹以吉服奉之以歸于亳也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冕皆有服其服皆玄衣纁裳此但云冕服不言其冕之名漢孔氏但以冕爲冠亦無明說唐孔氏云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義或然也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蓋于是除喪即位而始踐天子之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

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王之歸亳蓋喜其能處仁遷義而不墜成湯之業也于是作爲簡冊之書以稱美之曰民非君則無能相胥正以生不能相胥正以生則亂矣君非民則無以君四方無以君四方則亡矣言君民之勢相待以存也夏之民惟其遭桀之亂不能相正以生故相率而去以就湯而君之湯以民之歸之故遂以君四方而有天下蓋民之情至于亂而無以正之則固擇夫能正之者以爲君之而輔之以君四方矣太甲之始不明厥德斯民已擇其所以能正之者而君之若去桀而從湯矣當是時雖伊尹亦末如之何也故太甲之不明于初是乃取

亂亡之道也有可以取亂亡之道而卒能變仁遷義以念成湯之訓此豈人力之所能為哉蓋以皇天之于商家眷顧佑助之不使成湯之業無傳而遂亡也故天誘其衷于冥冥之中使嗣王克終厥德則民所賴以生者不失其正之之望矣民不失其所望我商家之所以君四方者又可以保之而不失矣是誠萬世無窮之休美也夫太甲之所以能終厥德者是誠伊尹之力也蓋非營桐宮而使居之致之于哀戚之地加之以放逐之名以作其憤悱之志則太甲亦終為下流之歸而已而其所以奉之歸是作書以序其意乃以為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雖費一時譴抑之意然君子能致

人于悔過遷善之地而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伊尹之始事湯蓋嘗五就桀矣豈非以夫民所賴之得正以生者在桀特欲使之遷善悔過而不失其所以保四方之道乎其所以事桀者雖不得而盡見然以夫所以成就太甲之德者而觀之則其于桀五就之而不厭所以使之遷善遠罪者必已盡其道矣而桀之下愚終無自怨自艾之意故伊尹不得已相湯而伐之今也太甲乃能聽其引己之言而克終允德非天之眷佑有商疇克爾哉稱謂天之于人其吉凶禍福之間若未嘗有切切然與于其間者然而要其所終而究其成則實未嘗有錙銖之差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成湯之孫宜其餘慶之所鍾無有不善者而太甲為之孫秦始皇之後宜其餘殃之所逮無有令淑之人而扶蘇為之子太甲為之孫宜商祚遂至于亡矣然而成湯以寛仁之德伐夏爭民以有天下其善之所積者厚矣豈應一再傳而遂亡哉故雖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而終克終允德以守成湯之業此無他以湯之社稷有必存之理則雖太甲為之孫而終不亡也扶蘇之仁學而為秦始皇之子則秦若可以存矣然始皇虐用其民以殘虐嗜殺而得天下其不善之所積者厚矣苟使扶蘇立則秦未可以遽亡也故始皇崩于沙丘而扶蘇卒以得罪重之以二世之暴戾而秦遂以滅此天實

以秦之社稷有必亡之理則扶蘇為之子而終亦不得存也論至于此則是天地報應之理雖若紛忽茫昧而不可曉及要其極致而究其所以然則不啻若影響之應形聲可不戒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既首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致之至也臣之于君則有此禮太甲之于伊尹而拜手稽首者盡致于師保故其禮如此蜀先主勅後主曰汝與丞相

從事事之如父太甲拜手稽首于伊尹是亦事之如父也非
其事之如父則其致之也安得不怨其復之也安得而不誠
彼商人之見其幾廢幾立皆在其掌握亦安得而不疑也哉
太甲既拜手稽首矣于是悔謝前過而述其自怨自艾之意
以謂予小子不明于己之德是其固有之良心而自致于不
類不類猶不肖蓋謂喪其德而失人道之正也詩曰克明克
類惟克明然後能克類既不明于德所以自底不類也惟其
自底不類故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王氏曰欲而無
以節之則敗度縱而無以操之則敗禮欲而無以節之謂廣
其宮室侈其衣服之類縱而無以操之謂惰其志氣弛其言

貌之類此說允協為長要之多欲者必縱肆縱肆者必多
欲不類之人必有此二者之失故其至于敗度敗禮而不自
反則召罪戾于其身也速戾于厥躬蓋指放于桐宮之事也
孽災也違逭皆逃避也天作孽謂己無以致之而其災出于
天之所作者蓋無妄之災也此則可以違避若乃欲敗度縱
敗禮則是自作之災孽也其召戾于厥躬必矣此則不可逭
矣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
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遂引此
言為證蓋為國家者苟有是危亡之心常思兢兢業業以維

持之而我無以致危亡之道則雖有天作之災吾猶可恐懼
脩省而避之苟其咎自我作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者于是自取之而已其危亡之至豈可得而逃哉孟子之言
所以申明太甲之意以諭後世也太甲云我之所以速戾于
厥躬者蓋自作之咎既往者背違師保之教訓不能脩德于
其初矣尚有賴于伊尹正救之德圖謀其終以逭夫自作之
孽也蓋于是始知伊尹之忠而望其啓沃即序所謂思庸者
也夫伊尹云太甲克終厥德蓋以謂皇天眷佑有商之所致
至太甲言其不明則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不以
其所不明者歸之于天何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古之人所為非其力之所能致者然後歸之于無
可奈何而安分于天如伊尹之于太甲能言烈祖之成德以
訓之至于不改又諄諄而誥戒之至于又不改則營桐宮而
居之其所以自盡者能如是而已矣至于克終允德則非伊
尹之所能必也而太甲遂能克終允德豈非天乎若夫太甲
之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實自為也豈莫之為而為之者
哉實自致也豈莫之致而致之者哉故其孽皆自作之孽而
不可以歸于天也如以自作之孽而歸之于天則人事廢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而紂答

之曰嗚呼我主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乃能責命于天殺之郊伐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夫祖伊言
天之命而紂亦言天命祖伊乃以為紂責命于天而深陳其
不可者蓋命非人主之所言也安危存亡之勢皆于己取之
而已矣苟為責命于天而謂己無預乎事則無復有悔過遷
善之心矣若夫人臣之于君雖在我者能盡夫為臣之道而
從與不從在夫君從之則安且治不從則危且亂從與不從
之間而治亂安危分為非己之所能必也伊尹之言太甲從
之者天也祖伊之言紂不從之者亦天也故二子可以言天
若太甲與紂不可以言天矣太甲以為自作孽逆終厥德紂

以為我生不有命在天故至于亡學者觀諸此則可以知天
命之所自出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
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
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
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于是盡敬于太甲拜手稽首以致其言而又陳其所以
告戒之意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凡有四端于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有仁義禮智也豈以獨善
其一身而已哉其心擴而充之使其四端之實充實光輝發
見于外使四海之人咸受其賜然後為能盡其性之所固有
此古聖人之治天下所以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
身矣而逆舉斯心以加諸彼至于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太
甲之居于桐宮既能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己
其于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者亦已悔而不復為矣
于是伊尹以冕服奉之以歸于亳始踐天子之位于是時也
既能處仁遷義則是既以伊尹之訓正心誠意以修厥身而
成其允德矣故在太以其仁義禮智之實擴而充之使天下

咸受其賜然後為能盡為君之道是以伊尹于其始踐位既
言君之與民其勢相須以生蓋其為皇天之所眷佑克終允
德以為萬世無疆之休矣于是又欲善推其所為以恩及斯
民也故逆告之曰人君之正心誠意以修厥身必使允行之
德協于群下之心然後可以為明后也蘇氏曰允德信有德
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偽者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其
德出于固有之誠心未有能至者既言其理之如是于是又
以祖成湯之允德所以協于下者發明其意而盡其義也孟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
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上蓋

先王之治天下所以能使天下中心悦而誠服者無他推其
不忍人之政出于不忍人之心而已其覺養百姓之心惟恐
一夫之失其所視民之有困窮而無告者長矜惻隱若己實
致之于困窮之地者故其愛惠之心也若子然既視之若子
矣豈有不能盡其所以撫字鞠育之道哉故困窮之民先王
之所以受天命之本于困窮而能子惠之則其深仁厚澤無
所不被蓋可見矣惟其子惠及于困窮則斯民信其有愛人
利物之心矣故服其命令而罔有不悦也罔有不悦則欲以
為君矣故當時與湯同為諸侯者皆鄰並而有邦矣湯所有
者惟是之民以湯為君者亦惟是之民今也湯之德惠及困

窮故鄰國之民非湯之所有者亦皆以湯為君而望其來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蓋是時諸侯之邦皆化于桀之虐政峻法
以荼毒斯民民墜塗炭不聊保其生而湯之在亳獨以仁政
至于困窮之民無不被其澤者其深仁厚澤雖其所施者未
出于亳邑而其惻怛愛民之意已固結于天下故鄰國之徯
之也曰我后之來其無刑罰也必矣此其所謂允德協于下
者也予竊謂孟子之游諸侯大率用此意蓋是時諸侯皆以
暴虐為政非使民以攻戰則厚賦斂以恤之殺刑罰以脅之
孟子之意以謂今之諸侯苟有行仁政者則諸侯之為暴虐
者皆為之驅民而歸之矣故曰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又
曰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
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又曰信能行
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
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大凡此皆伊尹所謂並其有邦厥
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之意也惟湯之子惠困窮而其允
德協于下其見于已然之效者如此今也太甲繼之既能處
仁遷義允終允德矣將欲擴而充之使民服厥命罔有不悦
亦如成湯之時豈有他哉惟在勉之而已故繼之曰王懋乃
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謂惟其不豫怠以勉其德則至于成

湯亦不難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湯之所以
懋其德者其新之又新也如此豈有一時之豫怠也哉故欲
懋乃德則當視乃祖之所以又日新者無時豫怠則其德懋
矣而民無不被其澤矣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
惟聰此又言之以懋乃德之實也為湯之子孫而欲懋其德
以子惠困窮使民服厥命罔有不悦苟非孝恭以立本聰明
以致用其安能使其民被其澤哉故其上承祖宗之託則其
奉之也不可不思孝下臨臣民之歸則其接之也不可不思
恭奉先思孝則能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矣接下思恭
則能子惠困窮使民服厥命罔有不悦矣然人君以形然之

身處于九重之上垂旒蔽明黈纊塞聰而欲盡知四方情僞以子患其困窮非其聰明足以察見人情之好惡則其開見止于耳目所接之地而已故又在夫明足以視遠聰足以聽德然後爲盡明曰視遠聽曰聽德者唐孔氏曰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曰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此說是也而未若林子和之說爲善子和云爲其目所視者遠然後可以爲明下其耳所聽者德然後可以爲聰此蓋言聰明之用其所施者有不同故也既能孝恭以立本聰明兼用則爲君之道盡矣其能擴而充之者斯可以協于下矣伊尹之所以望太甲者既得之矣故終之曰朕承王之休無斁

言我承王之休美無有厭斁者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甲重也伊尹于是重誥于王以盡其所以儆戒之意蓋優游饜飫欲其入之深而不背也書之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雖曰其體有六亦無截然爲謨爲訓爲誓爲命之理蓋其體亦有相參混者如太甲三篇與伊訓皆是伊尹訓太甲言蓋皆訓體也而此篇曰伊尹申誥于王則訓之與誥義亦相通蓋此二字亦皆是有所警戒之意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誥則是二字之義蓋不相遠學者于此尤不可以穿鑿通之也嗚呼者歎而發其辭也古人有言曰善亦何常師之有陷之則爲君子遠之則爲小人惟善與不善之無常也故太甲始也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可謂其心爲小人之歸矣而其一旦幡然而改則遂能允終允德以聽伊尹之訓已此有以見其不善之無常也然雖幡然改于不善而從夫善而其中人易流之性常爲放辟邪侈之所變遷安能保其終不至于棄其善以從于不善也故伊尹懼夫善之無常也則爲之稱道夫天人神鬼所以禍福吉凶向背之際惟在善不善

之閒蓋所以警動其恐懼修省之意而欲成其允終之善也惟天無親民罔常懷鬼神無常享蓋言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無常也其所以無常者蓋有德則親之懷之享之無德則不親不懷不享矣故曰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享于克誠蓋惟謂有德則可常也敬仁誠皆是有德之名但變其文耳惟天與鬼神之所親享民之所懷其無常也如此則人君所處之天位可謂難矣其所以難者蓋有德則治否德則亂故也所以德惟治者以與治同道罔不興故也所以否德則亂者以與亂同事罔不亡故也治曰同道亂曰同事言治之難而亂之易也蘇氏曰堯舜讓而帝子噲讓而絕湯武

行仁政而王宋襄行仁義而亡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道
而後興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周厲王弭謗秦始皇禁偶語周
景王鑄大泉王莽作貨泉紂積鉅橋之粟隋煬帝洛口諸倉
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同事無不亡矣此既為盡大
抵伊尹之誨太甲每告之以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故始之
所訓者則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至此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欲與治同道
非大德不可也苟與亂同事以不德之小者足以墜厥宗矣
此皆伊尹至忠之訓也夫與治同道則興興之之難也如此
與亂同事則亡亡之之易也如此將欲同其所以治之之道

而不同其所以亂之之事者無他惟在謹其所與之人而已
所與者君子則與治同道矣所與者小人則與亂同事矣能
終始之際謹其所與君子而不使小人得以參間而進惟是
明明之主明明者明之至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
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荀子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自古治亂之所生必自夫
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然人主即政之始銳意于治則往往多
用君子及其享富貴之日久驕縱之心日生而忘其禍亂之
機故每至于用小人小人既用則天下由是亂矣蓋始用君

子而卒用小人者此中材庸主之通患也故其國家亦皆始
治而終亂且以唐室觀之高宗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則治
終與李義府許敬宗則亂明皇始與姚宋則治終與李林甫
楊國忠則亂德宗始與崔祐甫則治終與裴延齡盧杞則亂
憲宗始與杜黃裳裴度則治終與皇甫鎛程异則亂此數主
者始終之際其用君子小人相反如此而治亂之應亦如影
響之不差則是安危存亡之機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太甲雖
能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然而亦安能保其
終不與小人以至于亂天下者哉夫以堯舜之聖聰明睿智
出于天縱其不惑于小人也必矣然猶且畏驩兜遷有苗畏

巧言令色孔壬況如太甲中才之主也伊尹詢君子小人之
無常治亂之難易而總結之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使太
甲知夫安危存亡之本以克慎厥終古所謂一言而興邦者
此類之謂也伊尹既論天人向背之理與夫治亂難易之勢
以致其所以誥戒之意然猶未足以盡其義也又稱夫其祖
成湯知夫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不可常也有德
而與治同道則治無德而與亂同事則亡治亂興亡之際如
此其不可恃也故于是懋敬其德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以
慎其所與于終始之際無時豫怠是以自七十里興而伐夏
子民以有天下創業垂統貽子孫萬世之法為商家之太祖

克配上帝之祀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古者祭昊天上帝必以其祖考之肇造基業者為之配蓋所以極其尊嚴之道而盡其孝敬之儀周之祀明堂以文王配則商之祀以成湯配蓋可知也此曰克配上帝蓋是指其廟為太祖而克配食于上帝之祀也必言其克配上帝者蓋創業之君其德至于配食上帝之祀則是其始終之際懋敬厥德者至是而成矣賈誼陳治安之策謂天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于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大抵論人主之盛德必至于湯名烈號與天地宗廟之祀相為無窮然後為至未至于是則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猶未敢自必其有常也惟湯之所以兢兢業業克終厥德也如此而太甲繼其有令善之緒當夙夜無斁監視此成湯之所以懋敬者率而行之夫繼世而有天下莫不承祖考之緒若仲康之世所承者太康之緒宣王之世所承者厲王之緒則其欲大有為于天下必也有所變更改易而治功不可以遽成太甲之所承者湯之緒可謂善矣嗣有善緒則其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長卿曰執逆夫易易遲也湛恩庬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于繦褓而崇冠于二后蓋

謂武王因文王之令緒故其成德如此其易也太甲之繼成湯亦若是而已矣故為太甲者夫復何為哉惟監成湯之德以盡其持盈守成之志則何施而不可哉自此而下于是丁寧反覆告之以嗣守成湯之令緒持盈守成之道也夫成湯之所以懋敬厥德至于克配上帝者夫豈于一日之間驟而取之哉蓋由其明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所先後故其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而至于是也故伊尹欲太甲之監于成湯之懋敬厥德則首告之以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蓋以夫人之所以升高陟遐者猶修德者之不可以無漸也夫自下而升于高自邇而陟于遐皆由其跬步而積之稍跬步而不已極其所如往而無跬步之間焉然後能至未有不積跬步而能至者故中庸論君子之道亦以譬其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蓋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成湯之懋敬厥德所以銘于盤盂之上以為朝夕之監戒而曰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誠知夫所以自修之道如升高陟遐然雖跬步不可廢也故太甲欲率乃祖之攸行亦惟見于躬行之實明夫先後本末終始之序如自下而升高自邇而陟遐不可以陵節躐等而無其序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

乂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
其永孚于休
夫既以懋敬厥德如升高陟遐之不可以無漸然則其所當
先者果何事哉下爲爲德兆之所倚賴一有輕之之心則亦
亂之釁生矣故必難之而後可難之者深思遠慮無惟恐一夫
之失其所也上爲爲祖宗之所付託一有安之之心則亂亡
之機兆矣故必危之而後可危之者戒愼恐懼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惟恐有一朝之患也無輕民事惟難則民事日益修
無安厥位惟危則天位日益安矣夫人君所以懋敬厥德自
其始而愼之以至于終不越夫此二者而已故繼之曰愼終

于始言欲謹其終必于其始謹之始之不克謹終亦無可見
之效矣如升高者必自下而愼之如陟遐者必自邇而愼之
不愼其自下自邇而能至于高與遐者未之有也然自古人
君之治天下處于持盈守成之世亦奚不欲重民事保天位
以終始其德然往往或至于忽民事而不念以危其位則有
始而無終者無他繼體守成之君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
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哀未嘗知懼處富貴之極
不知下民之疾苦雖自力于爲善而至于享逸樂之久海內
治安上恬下熙然無事則往往好人之順己而惡人之逆
己于是鯁諫之言日遠而忠鯁之義不聞此民事之所以日

忽而天位之所以日危而德之所以不終也如唐明皇即位
姚宋爲相姚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善守文以成天下之
正遂成開元之治及其太平日久一惑于聲色玩好盡忘其
平日好賢樂善之心于是張九齡以忠直見疏而李林甫楊
國忠以諂佞獲用一旦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而猶不悟觀其
與裴士淹論宰相賢否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彼宋璟
者乃明皇初年賴其忠直以致太平者也至其狎習于小人
逆志之言而逆耳之諫久不接于耳也則指之爲賣直而不
自知嗚呼明皇未足道也以唐太宗之英睿蓋天錫之勇智
而又躬冒矢石踐履艱難以有天下然至其治定功成之後

其從善納諫之心亦浸以陵替故魏鄭公曰陛下正觀之初
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三年來勉受諫而
終不平也夫始也導人使諫是惟恐人之不逆其志也及其
既勉受諫而終不平則是欲人之遂其志矣此皆溺于宴安
之習無敵國外患以儆其寅畏之心則其好人之順己而惡
人之逆己者是人情之常也而非魏鄭公曰陳其不克終之
漸以類戒之則其至于是者忠諫之人以爲賣直取名如明
皇天寶之亂亦不難也太甲之居于桐宮困于心衡于慮而
作也雖既能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己而伊尹懼其安于
逸樂之久則或至于好人之順己惡人之逆己以浸不克終

故告之以慎終于始矣又繼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蓋告之以聽言之道也有言逆于汝心是拂耳之言也拂耳之言不可以逆己而遂惡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道使其言果合于道則固忠直之言也雖逆耳而當從之也有言遜于汝志是順耳之言也順耳之言不可以從己而遂喜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非道果非道則固諂諛之言也雖順耳而當拒之也逆順之際不狥吾好惡之情而一斷之于道則君子得以伸其忠小人無所容其姦矣此終始謹戒與之要　也然言之逆順必以道而求之苟其心不斷然知夫道與非道之為異則或至于以道為非道而以非道為道矣故知道與非道之異而不惑于是非則奈何亦不過乎慎思之力行之而已故伊尹于是又致其難而曰弗慮則不獲蓋欲其深思之也弗為則不成欲其力行之也慎思力行則慮而獲矣為而成矣此一人所以元良也元良言其大也一人大善則知道與非道之別故逆耳之言不可以情拒之順耳之言不可以情受之如此則君子在位而小人不得容其讒佞于其間此萬邦所以正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一人元良萬邦以正之謂也至于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則伊尹之所以期望于太甲者盡于此矣設太甲能事斯言服行以懋敬厥

德而慎之于終始之際則能均知君子小人之情狀而浸潤之譖膚受之愬必不得行彼小人之類進其嘗試之說以變亂先王之政刑者將無隙而入矣故終之以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言先王之舊政可以為萬世常行之道惟小人之辯言為能亂之君不信辯言則舊政不亂矣太甲能不以辯言亂舊政則雖師傅而弗反矣故伊尹得以遂其功成身退之志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引身告老以歸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則君之道得矣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則臣之道得矣君臣各得其道則我商家可以保其永久之年信有休美于無窮矣自古膺受遺托孤之任其進退之際可謂至難矣蓋其德之可以托六尺之孤必也若年高德為一世之老成人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故其至于功成事定也以其年高論之則可以告老而歸而以事勢觀之則或未可以遽去者蓋為幼王者類多血氣未定趨舍未堅苟其德未能至于離師傅而弗反而吾則引身以去使小人得以乘隙而進則將至于辯言亂舊政而貽四方之禍矣故召公不悅周公之留輔成王而周公反覆爲三言其所以不得不留之意者則其勢未可以去則亦不得以寵利居成功為嫌也太甲之自桐宮而歸也既能處仁遷義以克終允德矣而其當時內外協德無有異心上則無管蔡流言下則無頑民之不率教者伊尹之心庶

其必能終始謹厥與不以辭言亂舊政也故諄復明告以堅其心于甲誥之時而遂示其所以引身求退之意蓋如是而不能引身而去則爲以寵利居成功矣昔霍光受武帝旹托輔翼少主昭帝即位方年十四而其時又有上官桀燕之徒懷異志而窺伺神器當此之時不可一日而無光也故方其不引身而去于昭帝之時其義爲得至于宣帝之立年已長矣其聰明慈仁足以獨當萬機之勢而守高皇之業光可以歸政矣而猶執其權者累年寵盛勢極卒成族滅之禍于霍以謂光在昭帝之時是周召之勢也在宣帝之時伊尹之勢也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光居之所以爲不學無術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六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七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商書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此篇蓋伊尹致政告老而歸訓于太甲丁寧告戒終致其拳拳愛君之意而作也而其簡冊所編次則與伊訓太甲三篇相連屬不可以無別也故別爲篇名曰咸有一德蓋其篇中有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故借此四字以爲簡冊之別然此篇之義不必全繫于是也漢孔氏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唐孔氏曰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作此篇以戒之經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言已之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言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詳考此篇終始之義信如二孔之說蓋此篇之意實欲太甲謹于用臣君臣上下克終厥德以盡其純一之德然書之篇名以篇中字爲簡冊之別者多矣如梓材無逸立政之類不必皆盡其一篇之義要之始借此字以爲篇名之別焉若必從而爲之說則妄妄有穿鑿而不得通者且以詩譬之如召旻之詩其篇言旻天疾威天篤降喪而篇終曰昔者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取其始終之義遂以召旻二字爲

此篇之名乃若詩之義不在是也而作序者乃曰旻閔也閔
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若此之類皆妄論也故二孔之論此
篇雖誠有此理然未可以為必然也百篇之序蓋有述所作
之人而不言其所以作是篇之意者如咎單作明居周公作
立政與此篇之序比之諸序最為簡省若以為經文已明故
畧之然其諸序亦有經文已明而序又詳言之者故予嘗謂
書序之作非出于一人之手蓋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
目既非出于一人之手故自有詳畧不同至于書之本義不
在是也如此篇發首是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
德則其序亦可言其致政告歸之意然當時史官所錄者止
如此若杜預所謂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學者知此

不可較量同異而為之說苟以書序之作盡出于夫子之手
必于其間較量同異輕重盡以春秋褒貶而求之則將不勝
其鑿矣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既終喪伊尹以冕服奉之于桐宮以歸于亳始踐天子
之位故伊尹于是還政太甲告老而歸蓋功成名立則奉身
而退不以寵利而居成功也夫豪傑之士蓋亦有可以當受
遺托孤之寄者然至于天下之權在于掌握則往往有固吝
而不捨者有以為騎虎而不得下之勢者如霍光之忠義蓋
所謂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然而寵盛勢尊
則固惜權柄不肯還政于宣帝而猶其疑似之釁卒成族滅
之禍此猶可言也至于曹操司馬懿威溫之徒則又往往肆
其不軌之心欺孤兒寡婦而奪之位此無他惟其既執天下
之大權而不忍棄去故其末流不害于其家則凶于其國其
禍如此之慘也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而歸既復政而遂告歸
而去豈復以權勢縈吝其心哉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彼其視千駟之多天下之
大無以異于一介之所與則取然天下曾何足以動其心哉
此其盛德大業所以歷萬世而不可企及者也伊尹雖告老

而歸然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嘗習于下流而為放辟邪侈
之事其居桐宮也困心衡慮然後改過遷善之心作于憂患
之中其于處仁遷義蓋未久也而遽處至尊之勢躬覽萬機
之務伊尹度其所養也固所守也確必可以離師傅而弗反
然其告歸本出于愛君之誠心拳拳然而不能自已也于是
為之歷陳天人影響之應所以禍福興亡之理以堅其修德
之志其言尤為懇到切至蓋其所以望于太甲以克終允德
而為商家社稷無疆之休者其言實基于此使太甲優游厭
飫入于其心而不背也故伊尹得遂其高尚之志遠處于不
用之地而無憂故曰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蓋陳其德之常與

不常以致天禍福興亡之理者以戒之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嗚呼者歎而發其辭也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也諶者信也
天之難信者以其禍福興亡之命初無常也治或變而為亂
安或變而為危當其既安且治矣而遽信其無復有危亂則
凶禍隨之矣蓋天命之無常惟其德則可以為常有能常厥
德則其治可以永保蓋人之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而可信苟
其德之不常則雖奄有九有之衆亦不救于亡蓋人之德既
無常則天命亦無常而不可信矣如以舜繼堯以禹繼舜天
下大安大治者幾二百年此非天命之有常也蓋堯舜禹三

聖人皆有常德故天命亦從而有常苟使以丹朱繼堯以商
均繼舜其德既不常則天命亦將不常矣故人君之德常與
常是天命之所自出也惟天命之所自出是以惟人主不可
以言命使人主而言命則將以天命為可信而常厥德保厥
位者廢矣九有即九州也夏商周皆是用禹貢經理之法分
天下以為九域夏之九州即禹貢所載是也商之九州先儒
以為即爾雅之九州周之九州職方氏之所載者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
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
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伊尹既言天命之無常惟有德則可常于是當引夫桀之所
以失天下湯之所以得天下者以證之矣夏王桀不能常其
德幽則慢于神明則虐于民彼所以慢神虐民者其意蓋謂
天下之可信如紂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既慢之虐之矣
于是民怨神怒皇天雖欲眷有夏而存之不可得也故于是
棄之而弗保天既棄桀而弗保然而天下不可以無主也故
鑒視萬方之衆擇其能有天命者而開導之于是眷求其一
德之人俾為天地神祇之主矣而我商家君臣咸有純一之
德故能上當天心于是受天之明命以有九州之衆革夏政
而有天下也革夏正者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湯既勝夏始以

建丑之月為正是革正之事前世未嘗有蓋始于湯武王因
之遂以建子之月為正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是也而說者乃以為正朔三而改自古相變謂夏以前迭
用此說非是某于堯典已詳辨之矣伊尹既于上言天難諶
命靡常惟有德可以為常于是遂言桀之所以失天下湯之
所以得天下者蓋天之所以不保于桀者是桀之弗克庸德
目不能保也自緯候之書出于漢世祥瑞之說雜然而起儒
者爭言三代受命之符使為人主者不知取必于其德而妄
意符命于不可測之間使王莽因之而篡漢者推其源流皆
漢儒之罪也孔氏生于漢世其于經也蓋有不渝于諸儒之

習而卑焉有超世之見其論伊尹成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是其一也故其說以謂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夫漢儒之論往往以謂帝王之興必有非人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符瑞之說不勝其煩孔氏不然以謂湯之所以受天明命者惟所征無敵耳至于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后來其蘇是則人心之無所不服人心既服天命其在是矣唐孔氏亦識其意逆從而發明之曰天道遠人道邇天之命人非有言辭之告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元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若漢孔氏可謂不畔于經矣若唐孔氏亦可謂無負于先儒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又申前之意以盡其義也言湯之所以受天明命者非天之私我商家也惟天之所助佑者在于一德故天佑之也其所以有九有之師者非商之求于下民也惟民之所歸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民歸之也我商家所以天佑之民歸之者以其德之一故動罔不吉也蓋德之一則是吉德也以吉德而動豈有不吉者哉桀之所以天不佑之而民不歸之者以其德之二三而動罔不凶也蓋德之二三則是凶德也以凶德而動豈有不凶者哉惟其動之吉凶皆繫于德之一與其二三故繼之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言天之吉凶所以不僭差于人者則天之所降災祥惟在于德故也自其降于天者而言之則為災祥自其受于人者而言之則為吉凶其實一也伊尹自篇首至于此丁寧反覆如此之詳如此之盡而其大要則惟言天命之不可常惟有德則可以為常人事之得失動于此則天命之從違應于彼不可不謹也既曰常德又曰一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推遷萬物之生育所以悠久而不變

者惟其一而常常而一故也故伊尹告歸其言及于一德常德尤爲詳盡者蓋以謂常人之立事無不銳于始而工于初至于中則拘怠荒乃湮漫而不振此雖聰明睿智之主有所不能免者且以周宣王觀之當其側身修行任賢使能見于雲漢烝民江漢六月采芑之詩固已無愧于文武成康矣惟其盛德之尚明光大也如此故能復受天命以中興周室而復會諸侯于東都非其聰明睿智之有以過人者豈能爾哉及其憂勤之志弛于庭燎好樂之心皆于鳴鶴逮其末年遂至不籍千畝料民太原而還不克終譬以幽王之暴虐平王之孱弱而周室自此衰矣此無他惟其德之不常不一故也

故太甲雖能處仁遷義于憂患之餘而伊尹以冕服奉之以
踐天子位及其告歸而去也則懼其歷年從久逆至于縱忽
瀆漫而不振也故其言丁寧反覆以堅其心謂德之可常而
天命之不可常也苟其德之不常則天命亦不常矣故其言
之丁寧反覆如是之切至也善乎蘇黃門之論陸贄也其言
曰贄始以官從事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
彌縫其闕而濟其惡此其反也功業定矣而卒見于裴延齡
之手其故何哉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
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事德宗之無常
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又曰德宗常挾

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挾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
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故其上下相保不可得矣夫以
德宗之爲人也既非常德一德則雖以陸贄之賢事之卒至
于君臣上下不能相保伊尹雖以一德爲太甲之師傅然苟
使太甲之德至于不常而不一則雖使伊尹在朝亦末如之何
也已而況于告歸而去乎故其將去也丁寧告戒出于愛君
懇切之誠而不能自已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
左右惟其人

伊尹前既諭天命之無常惟有德則可以爲常德之得夫動
于此明天之禍福吉凶懸于德其于天人相與之際反覆推
明可謂由盡其理矣于是致其拳拳之忠所以期望于太甲
者以終其義也方太甲宅憂亮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也其
萬幾之務皆伊尹之所制裁當此之時天下之治亂社稷之
安危伊尹實任之是以太甲之初雖欲敗度縱敗禮自肆于
宮禁之中而其禍不及于百姓者以伊尹實當天下之憂責
也今太甲既能克終厥德還自桐宮以踐天子之位伊尹于
是復政厥辟告歸而去不復以庶政自關而太甲于是親萬
幾之務矣既已親萬幾之務則其一言一動而安危治亂之
幾于此而萌矣伊尹既以其身之所自任者歸之于太甲有

不可不盡其丁寧告戒之意故謂今嗣王新服厥命聿新厥
德言新有事于萬幾之務言而作命實四方萬姓之所觀聽
也人君即位之初發號施令所以端本正始而新天下之耳
目尤不可不謹也高宗免喪三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及其
免喪而踐天子之位也且恭默不言群臣進諫于王曰天子
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而高
宗以謂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不類茲故弗言蓋謂始有言
于天下苟爲輕動而妄發後雖悔之亦何及矣故其新服厥
命將欲發號施令爲天下之所取信者惟在于日新厥德德
旹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故繼之曰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言始乎如是終亦如是終始惟在于一德而無違次
顛沛之或違是乃其德日新之道也蘇氏曰中有所主之謂
一中有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爲
宰凡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如衆人之所則不能
一而非曰新也而伊尹曰一所以新也是謂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又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
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
流新故無敵此言盡之矣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所以總結
上文常厥德保厥位德惟一動罔不吉之義也爲人君者亦
奚不欲終始惟一則日新其德然每每至于踐不克終者蓋

未嘗不以小人得以參間而進熒惑人主之心術蠹害其德
日益月益則流入于敗亡而不自知故大臣之事君既有以
格君心之非而成就其德又當使之舉賢才而用之使賢才
既用于朝不能間之以小人則其日新之德蓋將有加而無
已也是以伊尹之告歸尤丁寧懇切于此既曰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而又戒之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漢孔氏曰官
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
原孔氏之意以謂任賢才凡位列職自大臣至于百執事是
也居是官者必得賢才而用然後無曠官無曠職任官者既
得賢才皆在王之左右所謂侍御僕從綴衣虎賁趣馬小尹

之任又不可不選忠良之人而用之不忠良則是左右之非
其人也蓋賢才雖以任官苟左右之非其人將有賢才亦將
見限于讒潤之譖膚受之愬而不得一施矣孔氏之言雖簡
而其旨明説者不悟其意遂以左右爲大臣諸左右者如説
命曰王置諸左右謂惟其人者如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此雖有所據而云然與上文任官惟賢才文勢不相應既曰
任官惟賢才則大臣已在其中矣而又加左右于下豈不贅
哉此蓋未嘗攷先儒之意而妄爲是説也自古賢才既居于
位矣而天子左右或非其人則其勢不兩立小人必勝君子
必退至于不能自存者多矣有弘恭石顯在于左右則周堪

蕭望之之賢才無所施矣有曹節侯覽在于左右則陳蕃李
膺之賢才無所施矣有仇士良陳洪志在于左右則裴度之
賢才無所施矣欲賢才之任官而得其忠非左右惟其人不
可也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兩句説者不同漢孔氏曰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唐孔
氏遂謂爲上謂奉爲在上爲德爲布爲道德順下謂卑順以
爲臣下訓民謂以善道訓助下民蘇氏亦同此説故陸德明
釋文曰以爲上爲民爲于僞反爲德爲下如字夫爲上與爲
下相對爲文而爲上則于僞反爲下則如字又爲德與爲民

相對爲文而爲德則如字爲民則于僞反文勢同而意訓特
異必無此理是知先儒之説不可從蘇氏曰臣之所以爲民
上者非爲爵禄也爲德也德非位則不行其所以爲我下者
非爲爵禄也爲民也王氏曰所謂爲上爲德者將順正救爲
其上造成所以爲君之德所謂爲下爲民者先後相勸爲其
下造成所以爲民之行也如蘇氏之言爲下爲民則通以爲
上爲德言臣之所以爲民上則經文竟無爲民上之意如王
氏爲上爲德則通而以爲下爲民言爲其下造成其爲民之
行所以爲民之行則經文但有德字無行字是知此説皆不
通某妄謂此四字皆當音于僞反蓋伊尹既言任官惟其人

不可以小人在于人主之左右使君子無所效其能而未足
以盡其義也故又言賢才之人惟人君之有德則可以致其
輔相之力苟人君無其德雖有賢才亦末如之何也已若民
則無所擇也蓋世有不可與有爲之君而無不可治之民臣
欲爲上非其君之有德則不可得而爲之也至于民則何所
不可哉惟君有可有不可而民則無所不可也故不曰爲上
爲君而曰爲上爲德也臣之爲上既在于君之有德苟其君
之無德則雖得賢才而用之必爲小人之所排擊沮難而不
能自存故繼之曰其難其愼惟和惟一言爲君必如此而後
可也其難其愼者言當疏遠小人畏之畏之惟恐有得乘其

隙而進也惟和惟一者言當親近君子與之協心同德以大
有爲于天下也能如此則其德日新而臣之欲爲上爲德者
無不得其志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
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

此又戒之以并謀衆智合以爲公無偏害也德無常師者言
欲日新其德故無一定之師凡主于善者皆在所師也善亦
無一定之主苟協于克一而可以成就吾之常德者皆在所
主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
爲善中庸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用民其斯以爲舜歟此有以見其德
之無常師而善之無常主也苟使德有常師善有常主則其
心必有所繫吝而不爲公心有所繫吝而不爲公則小人得
以蔽同其意之所在以迎合其意而投其所好如此則偏聽
而不能并謀衆智與天下爲公而民之不服者多矣如唐明
皇始用姚崇兼容天下之善以致開元太平之始及其惑于
嬖己則私心斷勝于是舉國家之務而信一李林甫專委鈞
政者十有八年至于末年諫諍路絶上下之情不通及其一
旦盜發幽陵四海橫潰唐遂陵遲不可復振此無他一有偏
聽則天下之不服者衆矣故伊尹既戒太甲小人之不可用

而又推原其所謂用小人者自大君之心不能合幷以爲公
故詖衺險而入也苟能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樂與人爲善以
與天下爲公而私意小智不梗于其間則天下其有不心悅
而誠服者哉故其發號施令則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
哉王心蓋由其言之大則見其心之一也蓋德無常師善無
常主則其心公而不私不私故其心一其心一則其言不期
大而自大苟其心有繫吝之私于方寸之間紛然殽亂莫適
爲主雖諄諄然告人以其心之一而人愈不信矣德至于萬
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則其德爲明盛大無以復
加矣故上焉則可以綏先王之寵祿而下焉可以永底烝民

之生育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
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
伊尹所以訓告太甲者諄復懇到盡于此矣于是咨嗟而申
之以終其意也七世之廟天子之廟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爲七也此商書也言七世之廟則天子七廟其來尚矣而
鄭氏云周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
后稷也商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而已此蓋妄爲之說
其實三代皆是七廟也萬夫之長者猶所謂萬姓萬民亦謂

天子也非德無以道後非政無以齊衆伊尹之言此者謂非
德之可觀則無爲萬夫之長太甲既上事七世之廟下爲萬
夫之長必其德政有可觀者然後可也季武子曰諸侯來曹
于是乎觀禮與此觀同林子和曰觀者有以示于此而彼得
以見之之謂也其意以謂太甲有七世之廟可以示其德于
下爲萬夫之長可以示其政于下言其勢之易也按此說則
觀字當從去聲讀與易觀卦之彖觀同其說亦通夫欲德與
政皆有可觀于下則必有道矣推不以民之至愚而忽之盡
其所以敬民之道無一夫之不獲者德與政將不可勝其用
矣故繼之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民主罔與成厥功蓋言君之勢相須而立后使民而民事后
蓋其尊卑之分不得不然也若謂后之可以使民遂以至尊
之勢而驕之則將自廣以狹人矣若以民之勢爲在于事上
遂以至卑之勢而虐之則匹夫匹婦將不獲自盡矣爲上者
既自廣以狹人爲下者將不獲自盡則君民之心離矣玆誠
治亂安危之本也故終篇尤深切于此以謂太甲欲善其德
與政則當先自抑畏其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盡其
敬民之道無自以爲廣而謂人爲狹苟使四海之廣萬民之
衆而或有一夫一婦之不獲自盡則是人君之心有所未盡
故彼亦不得以自盡也有一夫一婦不獲自盡則乎民之心

生而天地陰陽之氣亦將乖戾而不和矣其何以成厥功哉
是以人主之職必在夫得萬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使萬姓
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然後為能盡其心此備德一
德所以克終也至于厥德匪常而致九有之亡者亦豈在夫
也哉失匹夫匹婦之心則天下之心自此去矣故太甲論德
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而必以萬姓為言至
于無自廣以狹人則但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
厥功亦猶其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
厥宗詳致此篇終始之義又與召誥之言曾無少異召誥曰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即此篇所謂夫難諶命靡常常厥德
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也召誥曰今王嗣受厥命我亦
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即此篇所謂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也召誥
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即
此篇所謂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
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也蓋太甲成王皆是始踐尊
位而攬萬幾之務故伊尹召公諄諄告戒之言若合符契其
大意則皆以謂天命不可必而人事為可必不可以廢人事
而不修而歸諸天命也大中才庸主其所以優然自肆于民

上而不以國之安危休戚為意者惟其恃天命而廢人事故
每至于敗亡而不自知唐德宗與李泌論建中之亂曰建中
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用盧杞所能致也夫德
宗忽棄厥德用盧杞以致禍亂至于蒙塵播遷生民塗炭若
可以少悟矣而猶歸咎于天可謂愚矣故李泌曰命者他人
尚可言惟君相造命者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泌
之言誠與咸有一德召誥合伊尹之相太甲召公之相成王
不以天命歸于自然之數而謂本于人君之德與不德者蓋
謂君相造命不可以言命也伊尹召公之言太甲成王信而
用之故能成商周之治泌之言德宗不能用而居室陵遷其

言則同而其治亂則異何也蓋對必以正者泌之所能必也
至于用與不用則非泌之所能必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
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
乙圮于耿作祖乙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七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八

盤庚上　　　商書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庚

逸書之序蓋有其書雖已亡而其所述亦可證見存之書者若其記載商人遷國之始末也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此皆逸書之序也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此見存之書也盤庚之書雖存然不得逸書之序以見其前世遷徙之始末則盤庚之意亦從不明于世故自帝告釐沃以至于祖乙五篇之序蓋所以為盤庚之書張本于前若左氏傳或先經而始事也學者欲推盤庚當以此序始契者商之始祖受封于唐虞之世始有商土傳之後世自契至于成湯凡十四世而八遷其國蓋古者邑居無常擇利而後動其宗廟社稷則亦之制商而不狃於而不費故不以屢遷為勞也如周之先世后稷封于邰公劉徙邠太王徙岐文王徙豐武王徙鎬且亦屢遷也商之八遷歷世久遠其書雖已亡逸不見其所遷之地亦如文武而上遷徙無常而不出于其所封之國也湯遷居于亳從先王居先儒以先王為帝嚳非也武成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

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其曰先王蓋指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先王則先王居蓋是契之舊邑也商頌曰玄王桓撥周語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先王為契何所不可而必以為帝嚳也亳蓋契之所居實王業所基之地湯從而居之遂先夏而有天下湯之後傳八世至于太戊皆居于亳咸乂之序曰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是也太戊崩其子仲丁立始自亳遷于囂太戊崩弟仲壬立仲壬崩弟河亶甲立復自囂遷于相河亶甲子祖乙立復自相遷于耿既遷于耿則其地水泉瀉鹵為水所圮欲改遷于他所而重勞民故遂留于耿自祖乙以來凡歷五世竟不克遷及盤庚即位而民之陷于墊溺已甚遂謀遷于亳殷此其遷徙之始末見于書之序者然也是以張平子東都賦曰商人屢遷前八後五蓋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此所謂前八也自湯至于祖乙五遷此所謂後五也湯一人而再數之是以前八後五共為十三遷也故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其文蓋與自帝告釐沃至于祖乙五篇之序文勢首尾相貫蓋自契至成湯八遷而自湯至祖乙又五遷也盤庚既承祖乙圮于耿之後將欲遷于殷之舊都故治亳殷而將居焉亳地名也殷亳之別稱也周希聖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此言是也蓋自此以前惟稱商而已自盤庚既都亳之後于是殷商兼稱或單稱殷也是殷

說者不同鄭氏云在河南偃師皇甫謐云在梁國穀熟縣或云
濟陰亳縣唐孔氏于此諸説莫知所從學者雖以折衷而某
竊以謂偃師説爲可從蓋偃師在河南其地實與周之洛邑
相近乃四方朝覲貢賦道里取中之地惟其都邑之勢爲四
方之所取中故商頌曰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曰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又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使亳
地非河南則商頌之言不應如此則知鄭氏之説諸家爲長鄭
説既以亳爲偃師故于立政之三亳則解曰湯舊都之民服
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
降谷也此説可信皇甫謐以穀熟爲南亳蒙爲北亳三處之

地皆名爲亳則二亳之地隔越綿亘乃數百里建尹立監必
不如此之遠也皇甫謐又以爲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
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亳地在偃
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往爲之耕乎其地名不同説
者變易數千年之後孜之葛鄉則信以爲近亳之葛此正孔
氏以升自陑爲出其不意皆未可以爲定論也故宜推本鄭
氏之説以爲偃師而以商頌之言爲證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其所遷之意説者不同鄭氏曰祖乙居耿奢侈踰禮土地迫
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王
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之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

隘水泉鹹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亳皇甫謐曰耿在河
北迫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侈靡故盤庚遷于殷此諸説大
同小異而某竊以謂王肅之説爲當耿地乃漢皮氏縣之耿
鄉其地沃饒近鹽祖乙不當于利害之實而徙居之其居之
久也爲水所圮而不可居蓋其地沃饒而塞障故富家巨室
總于貨寶做工從康而不可教訓其閭閻之民則苦于蕩析
離居而罔有定極盤庚于是謀居于亳蓋擇其高燥之地而
將使居之是舉也是小民之所利而富家之所不欲而唱爲
浮言以搖動小民之情斯民不悟盤庚所以遷之之意而爲
浮言之所搖動故自矢而怨亦皆不欲遷也盤庚乃登進厥

民告之以所以遷都之意且戒群臣無胥浮言以搖惑斯民
之視聽使群臣不敢肆爲過逆之言而民皆樂從以遷此三
篇之所由以作也哀十二年左氏傳舉此篇以爲盤庚之誥
則此三篇皆誥辭也然不曰誥者意其後世失之或者以其
篇名既有上中下字爲其簡編之別遂從省文雖不加誥字
實誥之體也王肅曰取其徙而立功但以盤庚名篇此則夫
之矣此書三篇皆是誥其民臣之言而其誥之者自有先後
故分爲三篇而以上中下爲之別唐孔氏曰此三篇皆以民
不樂遷開釋民意誥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上中二篇未
遷時言下篇既遷後事而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

爲切中爲民已稍悟故辭稍緩下爲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
此說是也王氏曰上篇告其羣臣中篇告其庶民下篇告百
官族姓强生分别攷之于經而不合不可從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
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適之也言盤庚將遷于是殷之地而民不欲之故有邑居也
率籲衆慼者先儒以籲訓和蘇氏曰盤庚知民怨故呼衆憂
之人而語誓之竊謂蘇說勝恭甞曰無辜籲天則籲之爲呼
蓋常訓也矢陳也與皋陶矢厥謨夫子矢之之矢同蓋陳其
所以遷都之意而告之也先儒以爲出正直之言則其意失

矣我王蓋指祖乙也言祖乙自相而來既已居于此耿之耿
地既圮將欲復遷于土厚水深之地而不忍重勞民也故曰
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言民既勞矣而又驅之則幾于盡致
之死地若有不忍之意也既不忍勞民以遷遂居于耿者五
世其地瀉鹵墊隘民終不得安其居是不能相匡以生也不
能相匡以生我于是以卜而攷之而龜辭告我曰此耿地無
若我何蓋謂苟留居耿則雖天命亦無如之何也蓋古者將
遷國邑必以卜定之如緜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
曰時築室于斯衛文公楚丘之遷亦曰降觀于桑卜云其吉
終然允臧蓋遷都大事也必決之以鬼神之智所以祈社稷

無疆之永命也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蓋凡卜筮之
事無如遷都之爲重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
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櫱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言自湯以來欽奉上天之命而不敢違謂重卜筮之事而信
之凡有事則必謹天命而稽爲其地雖未至于瀉鹵墊隘猶
且擇利而動至于今已有五邦矣按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
殷是自湯至于盤庚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
厥邑于今五邦又繼之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

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亳囂相耿之
四邦不知何以有五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爲五邦則不惟
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
謂之五邦則不可攷太史公謂祖乙自耿遷于邢而汲冢記
年亦謂祖乙遷于庇此皆與序文相戾不可以爲據也意者
自仲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盤庚據其當時所
見而言之故得其實歷世久遠不可臆决也夫商之先王既
恪謹天命以取信于卜筮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我既卜之于
龜而曰其如我何今乃不能率爾臣民而遷則是不能承先
王恪謹天命之意是不承于古也不承于古則是不知上天

所斷之命蓋天命汝以遷而汝乃不遷是違天命也况此是殷之地乃我商家肇造基業之邦實王業之所自始也誠能往而居之則是從先王之烈能從先王之烈則是我商家既廢而復興如既顚之木由是而生蘖蘖蓋木仆而更生者也蘇氏曰木之蠹病者雖勤于封殖不能使復遂既仆而蘖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此言是也雖天時人事之間蓋有不得不遷者如是天將永我商家社稷無窮之命于此新邑肯遷而居之則可以紹復先王之大業以綏安此四方之民蓋邦畿千里之民得其所止然後可以肇域彼四海也古者先王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無窮之業必有根本之地蓋其王業

之所自天命人心之所繫其子孫守之則興不能守之則廢湯之亳文王武王之鄷鎬是也按太史公曰殷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夫此九世之亂雖自子弟適爭立然亦由仲丁自亳遷于囂之後夫成湯根本之地故數百年間無有勃然興者盤庚既以耿地墊隘遂復居于成湯之舊都因其根本之地而據之商家社稷于是復興信乎其能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也周自文武之亂平王東遷其後不復有還居鄷鎬之意惟其失文武根本之地故東周之主雖傳數十世而皆陵遲削弱不得復起齊晉秦楚迭執其柄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天子擁虛器于上而不能自立此無他惟其不能守根本之地故也是則盤庚之遷與不遷實商家社稷安危强弱之所繫使其惑于浮言横議而不克遷則是亦一東周也使其所以丁寧告戒敎心腹腎腸而强其臣民以遷者是豈得已而不已者哉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夫耿之地瀉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是故不利于閭閻之小民而利于富家巨室盤庚之將遷也始于富家巨室之不悅故翕為浮言詆訛以黄鼓斯民之視聽至其終也閭閻之小民亦皆相與咨怨不適有居利害之實于是亂矣然其間亦

有蕃于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沮難故不能自達于上當此之時如(一)人之身風邪入其肌膚而亂其脉絡則其關竅閉塞而不通苟不能救其所以受病之處而治之徒攻以毒藥與病爭于否塞之間則將有不可測者矣故人君當天下之情不通而人情否塞之時可以誠意感而不可以勢力較也盤庚知其然于是推原其所以受患之處謂夫民情之所以未喻者本夫富家巨室牟利自營傲上從康不能率由典法而肆其巧言以熒惑愚民使其欲遷之心鬱而不得伸故其斅于民者必自有位而始其教于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新法以整齊而彊從之也

惟舉先王之世其遷都邑也蓋有故事吾爲今之遷都亦始
于前世之故事使之正其法度而已其所以正其法度者無
他使爾在位之人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蓋小人之患于
爲國埶隘而欲遷者有以其言箴規于上則汝無得遏絶其
言使不得自達也此蓋史官序述盤庚所以戒臣民之言而
先總其大意爲此數語以表見其當時上下之情然壅窒而
復通者由盤庚之能翕其人情之變而處之得其當也蘇氏
曰矇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典正法也今
民敢有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之威治之盤庚
仁人也其下數于民者以常舊事而已審不造新令也以正

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蓋大
百官有司送採其怨而集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
也夫此論甚善亦有爲而發也當時王介甫變更祖宗之制
度立青苗免役等法而當朝公卿下而小民皆以爲不便而
介甫決意行之其事與盤庚遷都相類故介甫以此藉口謂
臣民之言皆不足恤然所以處之則與盤庚異者盤庚斆于
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而介甫一以新法從事盤庚
言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介甫則峻刑罰以翅天下之人
言新法之不便者故雖以盤庚自解說而天下之人終不以
盤庚許之者以其迹雖同而其心則異也非特天下之人不

許之以盤庚之事而介甫亦自知其叛于盤庚之說其解盤
庚又從而爲之辭以爲其新法之地而說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者數之以無自用而違其下而又曰治形之疾以箴
治性之疾以言小人之箴雖不可伏然亦不可受人之妄言
妄言適足以亂性有至于亡國敗家者猶受人之妄刺非特
傷形有至于殺身者矣故古之人堲讒說放滛辭使邪說者
不得作而所不伏者嘉言而已觀王氏此言其與誦六經以
文奸言者何以異哉蘇氏之言爲王氏而發也雖爲王氏而
發實得盤庚教民之意非奮其私意與王氏矛盾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

言使自群臣以下至于庶民咸得至于庭也周官小司寇掌
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立君盤庚
蓋將遷都而謀于民故使臣民皆至于外庭也王若曰格汝
衆予告汝訓者蘇氏曰書凡言若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抵若
此而已格汝衆者呼之而使來也我將告之以予志之所欲
言者自此而下皆爲群臣之猶爲浮言以惑流俗而發也蓋
上文所謂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者也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夫天下利害之實燦然甚明不難知也人主心平而氣定上
不爲名所惑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惟其心之所存一

惑于利害之私則將見其利而不親其害而利害之實亂矣遷之利與不遷之害在盤庚之時蓋可以一言決也然其群臣乃以不遷爲利遷爲害者惟其貪于沃饒之利習于奢侈之俗此二者撓于胷中故至于傲上從康而不自知其非故盤庚告之也始則告之以一言曰汝猷黜乃心言汝欲知遷都之利害先當謀黜去汝之私心也苟去汝之私心則利害之實不爲物蔽而斷以明審必不至于傲上而不肯遷亦不至于懷安而不欲遷也故繼之以無傲從康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既告以黜其私心無傲上從康矣此又稱先王之時其臣皆從先王之命令而無敢逆之者即上文以常舊服正法度是也古我先王者蓋泛指成湯及盤庚之賢君舊人者亦泛指先王之臣也言我先王之謀任舊人與之共政也王播告之脩者此言王亦指先王也不言先王者蒙上之文也播告之脩言舊臣之事先王先王使之播告其所修之政于天下而舊臣則能不隱匿其旨志故先王用大敬之而舊臣所敎之旨又無過逸之言以熒惑民聽故民用大變蓋上焉爲王之所

欽者以其不匿厥指故也下焉爲民之所從者以其罔有逸言故也而今之群臣乃不以盤庚遷都之意告民而乃爲浮言以恐動之此民之所以不至于丕變而王之所以不至于丕欽也故繼而責之曰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言汝今乃聒聒然肆爲多言務以險膚之說起信于人我意不知汝所訟言者果何謂也險謂詖害而章災膚謂淺近而不由中此二者雖皆誕妄無實而皆有以取信于流俗也在流俗則信之而自知者觀之則弗知乃所訟也弗知乃所訟者言我之不知汝所言者果何謂也王氏曰不夷謂之險不衷謂之膚此論甚善而繼之曰造膚險者所不待教而誅

此言大害義理夫盤庚殺于民由乃在位則是爲險膚之言者皆敎之而不忍誅也今曰造險膚者不待敎而誅則是盤庚之時必誅其造險膚者此蓋王氏借此言兼鼓以惑天下欲快意于一時苟成之人言新法之不便者皆欲指爲造險膚之人而悉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王氏乃借六經之言欲以肆其不仁之禍是可欺也言汝不能如先王之臣不匿厥指罔有逸言而乃聒聒然起信險膚我反求之不知汝所說則是非我一人自荒廢茲德不能如先王之圖任舊人共政也乃是汝之群臣恃我有寬容之德含其恩惠故不畏懼我一人而肆爲險膚之言也汝既不畏懼我一人而肆爲

浮言我不于其始萌之時而遏絶其勢今乃至于無所忌憚以胥鼓流俗之聽舉國之人皆相與咨嗟而不適有居是我之于汝譬若觀火不于熒熒之時而撲滅之遂至延蔓而不可救是我之拙謀成汝之過此蓋自責盤庚既以不加刑罰撲滅于熒熒之初以成其浮言之過為拙謀則宜以刑威日脅之而使從者其謀為不拙矣然終不肯去彼而取此者蓋無欲速無見小利者王者之政也蓋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雖脅民而從之無益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王氏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者言下從上小從大則治此

中有無傲之戒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申前無從康之戒蓋綱者網之索也舉其索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亂服田力穡謂盡力于播穡之事則享有秋之利此蓋能近取譬以喻其意也彼群臣之所以扇為浮言而不肯遷者惟其傲上故偃然自肆而不畏懼于天子之命令惟其從康故偷安朝夕而憚于勞苦之事故設為此譬以喻之使知下之于上若網在綱則罔將無傲矣知欲享其利者必若農之服田力穡則罔無從康矣此蓋懲游惰狃便之曉然知利害之實而若無私見強之者此其所以為王者之政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

利害之實既如網之在綱農之力穡其理灼然可見汝當能黜去汝傲上從康之心以施其實德于民蓋群臣所以肆為浮言胥鼓流俗使之不肯遷者其言必以謂遷則害于民不遷則無利害也觀其言若有德于民非實德也曾子有疾童子請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蓋不以德愛之而徒以姑息愛之是細人之愛人也群臣之不肯衰動萬民以遷是愛人以姑息也盤庚之意是愛人以德也故云黜其私心以施實德于民亦欲其以德愛人不出于姑息也

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言民設實德則汝之婚姻僚友亦皆被實德矣彼其所以婚利自營者徒以為婚姻僚友之計而不能為民謀遠慮故其德之及于婚姻僚友而已苟能黜其私心施實德于民則民受其賜而汝之婚友亦皆受其賜矣能如是我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蓋汝有積德之實我云不為溢美矣必曰積德者蓋指世臣也此篇言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下文言曰古先哲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則是所誥者大抵是世臣巨室故以積德為言蓋謂如是則無忝于先王之德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

黍稷
戎大也言苟無所畏憚肆其傲上從康之志大流毒于遠邇
如怠惰之農肆其自安不黽勉以作勞苦之事不服于田畝
則不獲有秋之利而罔有黍稷矣盤庚之數于民欲使在位
群臣無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其譬喻必以農為言既曰若農
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而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其詞農之勤惰如是之詳者蓋耿之地沃饒
而近利斯民習于奢侈之日久人亦有言曰自儉而奢易由
奢而儉難盤庚將欲率其奢侈玩習之人而使之居于亳殷
之地負山阻險非勤非儉則不能享其生生之樂不如耿之

近利也昔公父文伯之母曰昔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
之勞其民而用之故能長有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多不節淫也瘠
土之民莫不嚮義義也盤庚之遷意在此然將使民去奢而
即儉去逸而即勞故在位扇其浮言而民皆有怨咨之意是
以言其勤則有所獲而惰則無所獲矣蓋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苟為不勤而有所獲是所謂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此不祥之大者也張平子西都賦云盤庚作誥率民以苦此
言真得盤庚之意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夫所謂暴虐者非至紂之炮烙泰之參夷然後有此名也苟

臣民之有頑忽傲狠不順其上政令者不加教戒使知利害
安危之所在而遽爾刑之則是暴虐矣盤庚之遷不忍暴虐
其臣民故雖其世臣巨室傲上從康以鼓惑流俗之聽而閭
閻小民惑于流言方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此誠中材庸主
有所不堪而盤庚且諄復懇到先曉之以禍福安危之理不
啻若父兄之教子弟此非故為是優游不斷之政不能赫然
奮其乾剛之斷也蓋以為脅以刑罰使臣民强勉以從已固
不若教之戒之化之使之憤然知遷都之為利而不遷之為
害中心悅而誠服也與之共享其安逸而無一旦卒然不可
測之患矣是以自此而下其言莊重峻切責之也深而慮之

也至其要務欲使知夫長惡不悛者與刑之所不赦然後戮
其傲上從康之心而樂事赴功無强勉不得已之意此誠忠
厚之至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白博士曰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
輯則所謂和言也辭懌則所謂吉言也此說是也言汝之群
臣不能平其心定其氣和順悅懌其言以曉百姓之未悟者
而徒肆其浮言以惑之欲其沮遷都之議然此遷都之計乃
上合天心下從人欲必非群臣之所能沮也汝徒自生毒矣
至于敗禍姦宄以自遺災于汝身而已謂自災于厥身者蓋

頑嚚終不率教則刑罰及之非我一人忌于用刑也是汝之
取禍姦宄而自取之也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此言我之所以望爾群臣者蓋以謂民之愚有未知遷都之利害者必資爾以訓迪而開道之今乃先肆惡而不肯迪民亦從而脅恐是先惡于民也為臣而先惡于民使天下驩然而不寧苟長此惡而不悛則將自成其疾痛陷于罪戾雖悔之而身何所及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相視也與相在爾室之相同蘇氏曰憸民小人也視此小人猶相顧于箴規之言恐其言之發也或有口過以取禍彼小人于箴規之言猶畏之如此況我以萬乘之威勢生殺之權在予掌握制汝短長之命而汝乃傲上從康曾不之畏是小人之不若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夫為臣之義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則民皆愛戴而不忘君者忠臣之事君莫不能然而盤庚之群臣反是故其責之以謂汝苟心知遷都之未為利又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扇動浮言恐動沈溺凡下民也王氏曰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溺之于

罪戾此言是也曰博士曰實德者浮言之反也言浮則無實實則不浮此說亦是惟當時群臣惟務以無實之浮言恐沈于衆故盤庚之所以告之者惟欲其施實德于民如良醫之治病有此病則有此藥也盤庚之臣內則不以遷都利害入告于后惟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則是失大夫為臣之義而刑戮之宜加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言縱使汝之勢焰若火之焚燎于原野不可迫近而我之威權猶可撲滅譬汝雖强惑終不免于撲滅則是汝群臣自有謀不善故陷于刑戮非我有過也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以盡其意故其言終始亦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文辭渙散而意實相貫以是知盤庚之言雖屈曲聱牙而不可遽曉然反覆而求之于人情則近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在籍無所攷見鄭氏曰古之賢史也義或然也按論語周任有言曰馬融以為周之良史蓋古之史必賢而有文者為之故名立言以為法于世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蓋立言

者史之職鄭氏以遲任爲賢史非必有據而云耳盤庚所舉
者大抵皆世臣巨室故舉古賢史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
非求舊惟新言器舊則敝器至于舊則必易新者而人則不
厭其舊也人不厭于舊故我于爾群臣自乃祖乃父以來用
之于位以至于爾子孫而不廢也此雖有器非求舊惟新之
言而盤庚舉此者但以證人惟求舊耳故下文則繼之以古
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以至于不敢動用非德之勞
首尾實相類者無取于器非求舊以爲新邑之喻如蘇氏曰
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使舊人用新器我今所以從老成之
言而遷新邑也王氏曰以人惟求舊故于舊有位之臣吉戒

丁寧不忍遷爲殄滅之事以器非求舊惟新故不常厥邑至于
今五遷也此皆求之之過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
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
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古我先王暨汝群臣之祖父相與同其勞逸以成我商家之
基業是皆有大造于商家社稷宜其子子孫孫世享福祿與
商家社稷同爲無窮則我于爾群臣豈敢動用非罰以加于
汝乎罰謂罰非罪也惟我以爾祖爾父與先王胥及逸勤故
加惠于爾子孫而不敢以非罰加汝于是世世選用爾勞予

國者不掩蔽爾善而使之居于列位以無忘乃祖乃父之德
則是我能盡求舊之意而所以待爾者之厚汝苟不能忠于
國家而肆其傲上從康之志以沮敗朝廷之大事獲戾于先
王則我雖私汝而不誅亦有不敢也故斷之曰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
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府
命祭于大烝司勳詔之蓋古者有大勳勞于王室皆得配享
于廟觀盤庚此言注告在位之群臣而曰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則是古者配食凡有功者皆得與焉而司
勳之所掌亦無定數也此又古今之禮異不可不論也大享

謂大烝之類言我之祭享于先王之廟爾之祖亦從于廟而
與享彼鬼神之情聰明正直福善禍淫若影響之應形聲無
有差忒者況先王與乃祖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善則作福不
善則作災不容私于其間則爾之至于傲上從康先惡于民
致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予其敢動用非德而赦汝乎言罰
之與德皆簡在先王與乃祖之心而非我之所敢私也惟其
賞罰主殺之權必視我先王與乃祖之所予奪苟有毫髮之
私不合乎先王與乃祖之心則我無所逃其責矣故予告汝
以用賞罰之難若射之有志志正鵠也射必中夫正鵠者差
于此者有毫釐之間則失于彼者在尋丈之外我所用賞罰

之難亦若是也賞必當功而無功而賞賞則為僭罰必當罪無罪而罰罰則為濫其間亦不可有毫釐之差也故爾之無罪則我不可動用非罰苟爾之有罪則我亦不可動用非德罰與德皆爾自取而我之用刑賞者惟欲適其當而無容私于其間則汝當知所趨避而無陷于刑辟故教之所加如下之所言者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盤庚之遷避害而就利則當時之能深思遠慮者亦必有以遷為利以不遷為害而為當時群臣竊以浮言使其既不得伸其老成人則以為昏耄無知而侮之其小者則以為孤幼

而弱之侮其老而弱其少則彼雖欲達其誠言于上而無由盤庚而告之以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蘇氏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此說是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汝既無以老成之人而侮之無以孤與幼而弱之則宜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乃力以聽我一人之謀而從我遷也能從我以遷則是與我胥及逸勤此賞之所宜加不從以遷則是敢上從康此罰之所不赦我亦何容心哉無有遠邇待之如一爾有可死之罪我用可罰之刑以伐汝有可彰之善則我用命德之賞而旌汝賞之與刑無非爾之所自取也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邦之臧是汝衆能黜其敢上從康之心而從我以遷也邦之不臧是我一人之威令不行于臣下失其政刑而不誅爾浮言之人也佚失也酒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則佚罰云者蓋行姑息小惠從有罪而不誅之謂也盤庚之意謂我一人既不敢有佚罰則爾衆當戒懼恐謹無陷于罪辜至于陷罪則我必不佚汝也故逆耀之曰凡爾衆其惟致告爾群臣以至于庶民各相告語自今以往至于後日

各恭敬爾所治之事整齊爾所居之位度乃口而無肆為浮言蓋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苟不能盡是三者則罰及爾之身雖欲悔之亦無及矣孔子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莫予違也蓋人主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之權在于掌握言出于口則群臣百姓憚其威畏其命而無敢有違之者此誠人君之所樂也而盤庚之遷其群臣以敢上從康而肆為浮言以逆上之令其百姓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命之而不聽率之而不從固已異乎言而莫予違也使盤庚以夫人主之利勢而與之較驅之以刑罰而使之遷則亦誰敢違之者今其言乃反覆勸諭若將有所甚畏者既告之以其祖父所以

事先王者如此又告之以先王與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其言蓋若不忍加刑罰于臣民而曲折其辭以冀其從已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有所欲為而為臣下之所沮抑也如此又不敢以其勢力而與之較則亦何樂乎為君哉蓋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盤庚之所欲遷者惟欲聚民所欲而去民所惡者耳欲聚民之所欲而去民之所惡而先以勢力與臣民較以失民之心則雖能强之使遷而天下亦自此是矣故寧為是優游不忍之辭以開諭其心而使之知吾所以聚民所欲去民所惡之意故不失乎民之心而亦不害其所以為遷者此盤庚所以大過人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八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九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盤庚中　商書

盤庚三篇有上中下之別亦猶泰誓三篇也蓋其書雖同為此一事而作然其所以誓誥之時則有先後故史記從而分之泰誓上篇始合諸侯于孟津而作也大篇次于河朔而作也下篇時發于孟津而作也故史官雖析為三篇而每篇之首必志其所作之時以為之別此蓋記載之體然也此三篇之作亦有先後之不同故史官之敘述皆志而別之上篇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下篇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皆志其所作之先後故唐孔氏曰上二篇未遷時事下一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此言深得敘書者之意王氏以為吉群臣庶民與夫百官族姓此則未深致于其所敘之先後而妄為之說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盤庚既于上篇丁寧反覆告其臣民以遷都之意則夫臣之

斂上從康不可以告詔民之相與咨怨不適有居者猶能自
悔而遷都之謀决矣于是將欲與之涉河而遷爲摘懼夫民
情之未甚孚也又爲之諄諄而開諭之務欲使群黎百姓皆
中心悅而誠服無毫髮不得已之意然後率之而遷故史官
既叙載其所以告戒之言于後而必推本其所以告之之意
而述之于先觀此數言雖皆至約而其所形容蓋得盤庚之
心可謂善叙事矣作者起而將遷之辭也漢孔氏曰爲此南
渡河之法用民徙鄭氏云作渡河之具王子雍云爲此思渡
河之事皆通論也據經但云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則作之
一字亦何必求之太深耶秦風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

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
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作與行字蓋是一義以是知盤
庚作者是將行而渡河耳非有他義也耿在河北亳在河南
故曰作惟涉河以民遷也雖將以民渡河而遷然民之情好
逸惡勞樂因循而憚改作猶有弗率者于是盤庚乃以誥言
開迪其蒙蔽而導之以遷都之利其所以大告于民者無他
凡欲用其誠信于爾衆而已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
以爲厲己也民之弗率而强之以遷苟非使其誠信著于民
民曷知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而樂從之則是厲民而已厲
民而用之仁者不爲也故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

而以誥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又曰民怨詐逆命而盤庚終
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
至此言皆深得盤庚之旨蓋齊之以政令刼之以斧鉞民未
必不從也然其從實畏而從之耳欲民之信而從之不可得
也惟其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誥言曉之以口舌代斧鉞故其
始雖若優游而無决而終能使民信而從之而無所勉强于
其間此蓋盤庚之心而史官善形容之蘇氏善發明之皆可
以一唱而三嘆也造至也咸造勿褻在王庭蓋使司寇之官
致萬民于外朝而將告語之先戒以勿褻責以聽上之令也
登進厥民謂升進之使前而告語之也傳曰未言而信信在

言前盤庚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然後登進厥
民而告之可謂信在言前矣夫君民之勢有尊卑上下之殊
若霄壤之不相侔苟君之于民而以其勢力與之較則爲君
者將以至尊自倨而莫接于民爲民者將以至卑自抑而莫
親于君上下之情睽則足致禍亂自此主矣故禹訓曰民可
近不可下謂當以情接之而不當以勢陵之也民之弗率則
使之咸造王庭升進之使前而與之周旋曲折諭其禍福安
危之理若父子兄弟相與議其家事于閨門之內者其近民
也如此民其有不心悅而誠服者哉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言爾衆當明聽我之言無荒廢以大我之命既勑戒之矣于
是嗟嘆而稱述其前世之所以屢遷者莫不本于人情而其
民亦悅而從之今之所以遷是以先王之意而民未之從也
謂湯已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皆是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
祭言不敢輕用民力而重之如此罔不惟民之承謂我前后
之所為無不敬民而承之未嘗輕用其力也我先后既罔不
惟民之承故民亦保后而相與同其憂戚林子和曰憂民之
憂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則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戚則
民亦憂其憂此說是也鮮以不浮于天時孔氏曰浮行也言
皆行天時唐孔氏謂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王氏曰乘時流

行無所底滯此諸說皆以浮為行其說亦通而某竊以謂蘇
氏之說為勝謂古者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以此敬民故民
保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此
其為說不惟于浮字之義為通而且與上下文相貫古人謂
名勝實為名浮于實而又有天人相勝之說天之降災于人
宜其國遂至于邑毀禍亂而不可救而先后能與其民同心
協力擇利而遷是以安存而無虞是修其人事而能勝其天
時者矣既言先世之君與民同其憂恤修人事以浮于天時
于是又詳言其所以浮于天時之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
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言我先王之遷未有無故而遷者皆因天時大災虐于我殷
家蓋仲丁之遷于囂河亶甲之遷于相祖乙之遷于耿雖其
書已亡不見其所以遷之故然以此言觀之則知其遷也皆
迫于禍災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惟天降咎大虐于殷故
我先王不敢懷居于其故邑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見幾而
作視民所利者而卹之以遷陳少南曰上浮天時下觀地利
此先王遷之大略也汝之臣民不從我以遷者何不念汝所
聞于古我先后之事其所以遷大抵敬汝民而承之遂使汝
從其遷從之事惟欲與汝共其喜樂安康而已非汝之有過

咎近于罰而遷迫汝以遷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定厥邦
先王之視民利用遷者既已如此我之所以籲召爾民而遷
之使爾懷茲新邑者亦豈為我一人之私計也哉亦惟爾民
之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故為爾擇利而遷以大從爾之志亦
如先王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也夫盤庚之遷蓋民情相與
怨咨而不悅今乃曰以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
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也是邑之遷
實斯民之所利也惟其為浮言之所搖動故其誦于口者咸

有不樂之言若乃惕然而改以其利害安危之實而反求之
于心則固知其遷之之利與不遷之害矣故丕從厥志者正
蘇氏所謂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者也惟
其遷也蓋謂汝民之故以丕從厥志故我今茲所以將試以
汝遷者凡以安定厥邦而已非有他意也王氏曰今予將試
以汝遷安定厥邦者吉民以遷之安利也以遷為安定厥邦
則知不遷必有危而不安亂而不定之事也此說是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
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
或稽自怒曷瘳

先王之世在上者視民利用遷以憂民之憂則民亦憂其憂
今我之遷于殷邑亦惟汝民之故以丕從厥志而安定厥邦
可謂憂民之憂矣而汝民不能保后胥慼以憂我之憂故逆
責之曰汝不能憂我心之所困蓋盤庚之心以民之不遷為
病也惟不念我心之所困病故為浮言之所搖動相與咨然
大不宣布爾腹心欽念以忱誠感動我一人爾徒為此紛紛
以自取窮苦而已蓋我將欲與汝共其喜樂以從汝之志而
汝乃不宣其心以盡忠于我則其所窮苦也非爾之自貽伊
慼而何汝既自取窮苦不肯從我以遷譬如舟之載物不以
時而濟則將臭敗其所載蓋久之也爾固沮如若此苟不以

時遷則沈溺重膇之患無所不至矣此謂當及時而遷也既
汝不能大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于一人則是爾之誠忱有所
不逮也誠忱不逮而失其可遷之時以相與及于沈溺之患
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汝之不肯從我以遷
者其害如此則是汝之所見遲遲無所稽考徒自肆其忿懟
不遷之患果何時而瘳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
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
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則是汝以憂自勸猶孟

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
生在上顧氏云責群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後
日長久之計禍患將至何得久在生民上乎蓋亦責其遠慮
也夫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蓋一言而決矣今乃至于紛紛
而莫定者則其心之災適為主故浮言得以搖動之而無適
從也是以盤庚既責其不以誠忱事上則遂告之曰今予命
汝一言汝但能一汝之心而不狥于目前之利則利害之實
見矣利害之實見則是不欲遷者徒起穢惡以自取臭敗而
已此亦所以申前文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之義蓋反覆開
譬以盡其意猶上章既言若農服田力穡又曰惰農自安既

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皆首尾相發明之辭也我之所以命汝以一其心無起穢以自臭者蓋恐群臣之做工從康者欲狥其私則倚托乃之身而迂僻乃之心遂使爾民怨誹咨嗟而不欲從則彼得以為之辭也予之諄諄告汝以禍福利害之實亦豈有他哉蓋將導迎汝于善康之地而歸汝之命于天我豈以威脅汝而使遷哉凡以畜養爾衆而已此蓋所以總結其前之義也先王之遷鮮亦不浮于天時故予續迓乃命于天是亦將修人事以勝夫天之降災也先王不懷舊邑視民利用遷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故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是其志蓋亦不在于咎罰汝而惟欲

使爾享其利也先王之遷也如此吾之遷亦如是是則予之遷也豈啼百姓以從己之欲已哉蓋所以順民之心以祈天永命而已王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則義與命相待而后立者故能承古以遷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迓其命之主繼其命之絶使爾衆祈復生在上也此說其善人主遠命而不可言命予言之屢矣而盤庚之所謂迓續乃命于天之說其義尤為深切著明故復論之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感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于其間故其命靡常而不敢必于其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也聖人治天下

其所以恩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無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而為福去凶而為吉其至于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且以堯舜觀之以堯而生丹朱以舜而生商均則其傳天下也有必危必亂之道矣堯舜知其必危必亂將荼毒天下之民而不可救于是續民命于天而堯以位授之舜舜以位授之禹則斯民復享安且治無以異于堯舜在位之日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以能迓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幾已萌而有所變更而振起之者皆所以續民之命豈獨盤庚哉故揚子摩愈膏肓疾賦託扁秦緩論膏肓之疾不可治而或者以為可治其

言以醫國為喻而曰嬰弱為瘵易曲為直導閼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仁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變惑迷含一渾而羲和避晨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誠天地之無親易膏肓之能拯秦緩于是言曰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此言哉意與喻可謂曲盡其理矣不明乎此道者謂之不知命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聖賢者皆此道也嗚呼世之治亂存亡人之壽夭智愚為此繫于天而人事無所與焉是誠為自暴自棄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王制曰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王之所以施
其政教于民大抵因其風俗之所尚而利導之故民之從之
也輕亦曉然知利害好惡之實無遲廻不得已之意此所以
用力寡而就效衆也殷人之俗尊神尚鬼而不敢慢彼其心
蓋以為鬼神于人與吉凶禍福其應如響聲洋然在其上在
其左右而不可欺也故嚴威儼恪而事之盤庚因于風俗之
所尚故其所以告諭民而率之以遷者既為之明言遷都之
為利不遷都之為害而丁寧教切之辭然尤嚴于鬼神之際
上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

不敢動用非德者蓋言我先王與乃祖在天之神實昭昭于
其不可欺我之所以事先王則不可以不遷爾知求其祖考
則不可以不從我而遷也其所謂因其風俗之所尚而齊以
政教者既以致意于此矣至于此篇又覆諄告以盡其意極
陳其鬼神吉凶禍福之應而不厭其辭之繁縟也曰神后曰
商后曰先后皆指自湯而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其
稱謂不同者詩變其文耳亦猶舜典之言藝祖文祖本非有
異義也而先儒以爲皆指湯而言其說非據上文稱古我先
后罔不惟民之承殷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
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為專指成湯乎況此文指臣

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
之父蓋無有逮事成湯者以是知其所稱神后商后先后大
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獨數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唐孔氏亦
覺其非故從而為之說曰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
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此蓋欲庇蓋先儒之失而強為
之辭矣夫言祖而連父于其所未嘗逮事之世無是理也盤
庚言我思念我先后自湯至于祖乙與爾先祖相與勤勞擇
利而遷是爾之先臣在于前世有大勳勞于我商家故我大
進用爾于列位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安以無忘先世
之德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
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我惟用大進爾以綏懷爾故足以慰爾先后與夫乃祖乃父在
天之靈蓋先后乃祖乃父之心惟欲後之人各安其居而無
爲析離居之患也苟我失其政而惟臣民之所沮抑不得率
汝以遷陳久于此耿邑而遠其沈溺重膇之患則是我之違
游不繼有以致之然也故我商后乃赫然震怒于上重降罪
疾于我其意若曰汝何爲虐我民不能擇利而遷乎惟我高
后之心必欲使我重愛斯民之命擇利而遷今我既有遷都
之定謀矣而汝萬民乃安于逸樂憚于勞苦而無趨事赴功

之意以與我一人協其謀謨同心以遷則是汝衆之責也繼
之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儒以生生為進
進不如蘇氏之說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
張子平賦曰盤庚作誥率民以苦蓋其自取遷是也將使斯
民去其奢侈怠惰之習而為務本立農之事是所謂率之以
苦惟其率之以苦故告之以是而又以樂其生生者勤勤懇
懇其言不一而足既曰使萬民罔不生生又曰往哉生生又
曰生生自庸蓋為優游稱導其所勸勉之意使其致于是功
而無敗壞不振之患也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

罰汝汝罔能迪
汝既不能樂生興事而與我同心以遷則是得罪于我先后
矣故我先后大降罪病于汝其意曰汝何不與幼小之孫而
相同心以遷乎故有爽明之德自上天而罰汝汝無所逃言
無辭以自免故也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
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玆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鬼神聰明正直賞罰善惡各以其類無容私于其間我雖為

先后之子孫苟我虐朕民而不知其所以拯救之者則得罪
于先后雖我先王亦不以子孫之故而私之苟惟汝臣民不
與我協心以遷而獲罪于我先后則乃祖乃父安得私爾子
孫而不降之災乎故稱汝之獲戾于上天又謂乃祖乃父雖
欲私爾子孫不可得也古我先王既與汝之祖父相與勤勞
以遷今為惕我所畜之民而有戕則在乃之心以沮敗國家
之大計我先后懷乃祖乃父而告之乃祖乃父于是斷絕汝
而不救汝之死也左傳曰毀致為戕戕則天下也蘇氏謂則
衆也爾有戕民之衆見于心以戕則為賊民之衆其說迂也
苟戕則在乃心已為我先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斷棄汝不救

汝死兄有亂國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其列位眷懸于朕邑之
奢侈具乃寶貝貪于貨賄莫如紀極而倡為戕賊之言以鼓
惑愚民則其罪為愈重也貝水蟲也古者取其甲以為貨若
今用錢貝者貨也玉者寶也下篇曰無總于貨寶是也既其
罪為汝重于是乃祖乃父乃告我之先后曰作大刑于朕之
孫于是開導我先后降下不祥之罰于汝之身也自予念我
先神后之勞爾先王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抵言今兹之
遷乃我高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我不能率汝以遷則是違我
高后之意汝不從我心以遷則是違乃祖之意殃禍之來有
如影響之速我不可以不率汝汝不可以不從我也大鬼神

之理微于幽其杳忽之間而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也故習者
推而遠之而致之于不可測知之域惟習巫女覡之于鬼神
然後信其所以與人相接者皆有卓然之實迹其居處飲食
與明而爲人者無異此蓋愚俗之弊今盤庚與臣言其遷都
之意而及其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相語與夫所以
震怒不悅而降以罪疾之言無所不至周公禱武王之疾于
三王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武王之不能事鬼神
其言爲尤著明信如此二說則是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
與處于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于巫覡之見哉蓋惟達
于理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不達于理而言鬼神則是巫覡

而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深告子路以死生鬼神之理不知生
而欲知死不能事人而欲事鬼神則是不知至理之所在而
以求鬼神之情狀臆度而言之非愚則誣也盤庚之遷所以
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之心不可訓告此必爲先
后之所震怒而不赦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蓋王業之
基天奪武王之速其三王之心皆所不忍于此也此二者至
理之所在極其理而推之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雖其言若
親與鬼神相接見其好惡取舍之所在不爲厚誣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
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
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不易釋文作易字讀今當作易字讀盤庚既以至理之所在
推說鬼神之情狀諭其吉凶禍福之不差僭者盡于此矣于
是嗟嘆而告之曰我今之遷都謀計之已深思慮之已熟計
在必行而不可變易也汝當欽此憂恤之事憂我之憂而無
與我絕遠而使君民上下之情不得通也蘇氏曰遷國大憂
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殆矣汝臣民皆各
以其類相與謀而思念從我以遷各設中正于汝之心無爲浮
言横議之所移奪其或有不善之人爲不道以至于顚越我

之命而不恭與夫暫遇姦宄之人是皆不能設中于乃心也
故我論其輕重而加之罪輕則劓之重則殄滅之無使易種
于茲新邑也易種者唐孔氏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
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據此文理但是
敖上從康不肯從我以遷之人初無繫于寇奪之事夫寇奪
之事國有常刑無俟于告戒之也其曰暫遇姦宄者大抵肆
爲浮言之人暫遇二字類不通姑且闕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既告之以設中于乃心不可肆爲顚越姦宄矣于是又總結
之曰自今已往汝當樂生興事以厚其生無戀于舊都而夫

此長久之業今我將涉河試以汝遷于是邑永建汝之家使汝子子孫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是邑成湯之舊都王業之所基也使商之君能畱其治亂之勢世世而守之則其社稷無疆之休且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盤庚既目耿邑而遷于此以致中興之治而后高宗之興亦在是邑蓋商之興王未有不在是邑者而其傳世有從是邑而遷于水之南商俗靡靡而至于紂居于朝歌之地夫朝歌者非使民務本從農之地也是以習爲奢麗滛佚以至于亡靡靡之樂蓋出于朝歌之風俗也

盤庚下　商書

此篇盤庚既遷猶恐民情未盡喻其所以遷都之意故復爲之反覆告諭中有爲之義推其赤心以與斯民同其勞逸共其好惡未嘗致疑于其間蓋其安民惻怛之意充實于中而優游寬大之語自然發見于外皆其心之所誠然者也故其始也臣民傲上從康爲浮言其民相與咨嗟胥怨而不適有居其君臣上下之情可謂判然而離矣而其終也不變一法不戮一人而其臣民莫不中心悅服樂以從上無違勉而不得已之意蓋盤庚之德發而爲言則善能順民心之所欲者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難定之業斷天下難斷之疑史官采陳未遷之前既遷之后所以與臣民言者以示後世欲使人君知爲國者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之情或有未孚則其所以曉之者當如此也故雖其辭屈曲贅牙而不可曉而先王忠厚之意皆存于其間學者於此又不可不盡心也薛氏曰百官族姓則凡以身任王事而與世祿之家皆在焉此所以與既遷奠居則無事矣而盤庚之于百姓猶諄諄若未遷之初者何也曰事未濟則待于衆也故委曲以求人而弗勞事已濟則無待于衆也故傲晲以絕物而弗顧此常人之情非君子居業之道也此說善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此世俗之人以其得失利害而惑其心者也盤庚之心出于忠厚至誠惻隱之心其所以通上下之情而同其

勞逸者豈以未遷既遷者而二其心哉惟其不然故其二篇雖若少緩而其安民重民之意未嘗以其既遷而少懈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者既涉河而遷至于是邑也奠厥攸居者既定是邑于是君民各定其所居也乃正厥位者先儒謂正郊廟朝社之位其意謂遷都之制前朝後市左宗廟右社稷也然盤庚之營是邑將必先定此郊廟之位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也按召誥之篇曰成王之營洛邑召公先卜之既得卜則經營至于位成然后周公乃達觀于新邑營古者既定都必先定其郊廟朝社之位而后遷盤庚之遷亦如此何

使既遷而后定位則上而宗廟神祇亦皆有莫寧之患下而百姓亦皆有蘇從之困非古者遷都之道也所謂正厥位者既奠厥攸居于是正乎民之位登進之于朝而與之論遷徙之勞而慰恤之故繼之曰綏爰有衆言諭其遷都之意以慰其心而安兆有衆之[illegible]情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楚莊王訓其民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故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創業之君其艱難險阻以遺其子孫有永之業者無非率民以勤苦也然子孫而率民以勤苦者亦必推本先王艱難之意成湯之居是其地依山而居土高而

地𤆬故其民力穡務農不忘勞苦之意觀湯之伐桀也其民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則是之民猶汲汲于稼穡之事至于耿之地則潟鹵墊隘不利于稼穡而其民舍本趨末不復可以勞苦非所謂勤而不匱之道也故盤庚之于是播告以先王勞苦之意是以首告之曰無戲怠懋建大命言汝既遷于此新邑當黽勉赴功務為勤則不匱之事以圖長久之計不可以遊戲怠惰驕奢之心生而自速禍災使大命顛覆而不得存也中篇曰予迓續乃命于天言我不能為汝擇利而遷使汝得趨于生生之樂則是我絕命而不續也今我能擇利而遷而汝無樂事赴功之意則是我不絕汝命而汝自絕之也是以既遷而告之曰懋建大命言我雖能續汝命于天汝必能無戲怠然后可以立汝之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既告之以無戲怠懋建大命于是推本闡導其先王之所以導民之意而率爾臣民以遷者以告之也故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不匿厥指徧告百姓以我所遷之意也昔之未遷也我諄諄告汝以不從我遷者必罰無赦凡欲懲其傲上從康之心無肆其讒慝以敗國家之大計今汝既從我以遷則我不罪汝衆矣爾當安居樂業無以遷之故共為忿怒相與協比肆其讒

言以從我一人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指成湯也契始居亳其后屢遷而莫能安定湯欲增廣前人之功于是復居于亳亳之地依山附險而居安立政三亳鄭氏曰湯舊都之民其長居險蓋東成皐南轘轅而降谷也以是知適于山者蓋指亳而言也適于山則其民教序務本而勞勞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吉德升而凶德降蓋驕奢淫佚者皆凶德也惟其民之相與樂事赴功故湯以成其美功欲我商家伐夏救民由七十里而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
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
新邑
言我此耿地沉溺墊隘近于瀉鹵之地我民搖蕩分析離其
所居無有定止是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極爾臣民謂我何
爲震動萬民以遷都之勞蓋我以民蕩析離居之故意者上
帝之心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使其子孫復興其基業故降
亂于我邦使此耿之民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而啓我遷于新
邑也路溫舒曰天之降禍亂所以開聖人也故我之民益將
以復我高祖之德于此新邑我于此時能以民之命而恭承
之俾永定于此新邑則是盤庚之所以遷者亦湯之將多于
前功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之心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我之自耿遷于亳遷則爲降我凶德也不遷則是凶德之不
降其利害較然也如此汝之臣民爲私欲所勝徼上從康而
不能平心定氣審利害之實以從我遷我之所以强汝而遷
者皆爲其徼上從康之謀而不用之今之善謀皆是審于安
危之勢是違其徼上從康之謀而從其善謀以成我國家之
大業也宏大也賁擴之也左氏成公六年晉師侵蔡楚公子
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遂趙同趙括欲戰請于

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于是軍
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
盍從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
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
從之不亦可乎盤庚不從羣臣徼上之謀而能用其善謀此
亦欒武子之意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
衆
盤庚既重言其所以遷都用謀之意矣于是又丁寧反覆以
申其所以使之無發忿懟以敗厥德之意而告之曰自諸侯至

于師長百執事之人皆是皆我之所共憂戚而同國家之安
也我之勤勞憂戚乎之以遷都而不敢自寧如此則汝亦皆
憂戚惻然于心而念我一人矣邦伯者邦之諸侯師長者衆
官之長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其屬也爾邦伯師長百執事
之人誠能惻隱于其心有所不安與我共勉勵賛才務以相
念欽敬我衆民而民之不欲遷者由乎在位之臣徼上從康
爾爲浮言以恐動之故盤庚之先責其在位者尤至詳而其
中篇之所告丁寧反覆告其在位之臣苟在位之臣能念敬
我衆則斯民豈復有怨咨于上哉故自此下告戒之文不及
于民惟在于百執事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彼群臣之所以不肯率民以遷而爾爲浮言者惟在其安于驕侈之俗久不欲復易是以敢上從衆爾爲不振之言而恐沈于衆又既使之舍其沃饒奢侈之地而從其近山之都去其奢侈之俗而率爲力農務本之習其心可謂至難者于是明言二者之利害以開其爲此而去其爲彼我不肩好貨之人惟其果于恭敬而聽吾之告令能樂生興事赴功以厚其生者爲能鞠養此民者能謀人以保其居者此我所叙勸勞欽之也我之好惡既如此則汝當無總于貨寶各思樂事赴功爲民生興事使不失其所賴以生者則是能自致其功也盤庚之所告于臣民諄復告戒盡于此矣于是又總結之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言敷德于民則是能一心以事上蓋汝之群臣不能一心以事我者見汝貪于貨寶而要民之譽故肩以浮言自以爲有德于民而不悟其非實德也故上篇則告之以汝克黜乃心而其終篇則曰永肩一心蓋謂欲黜其傲上從衆之心則在于施實于民則能一心以事上矣蓋私心去則義理自明義理明則物莫能奪而要民之實著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九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說命上　　　　尚書

此三篇蓋史官記載商之高宗恭默思道夢得賢臣傅說立以爲相與之反覆商較議論爲治之道與夫學問之大方而其文頗多故其策分爲三篇名曰說命而有上中下之別曰說命者高宗所以命說之言也如上篇言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以下是也亦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畢命冏命是皆所命之言使世無命官必有制辭其原蓋出于此此篇雖以說命爲文其實雜出衆體與夫名篇又有不同王肅作書以誥則有誥存焉兩惟訓于朕志則有訓存焉作書者姑以說命二字爲簡冊之別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說命

高宗者盤庚之弟小乙之子名武丁高宗乃其廟號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有功者祀以爲祖守文之主有德者祀以爲宗其廟皆百世而不毀商人立廟之制其所以祖而祀之者成湯是也所以宗而祀之者太甲大戊高宗是也宗之旨說不止于一人則又不可以無別故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曰太曰中曰高者所以爲廟之制也若孔氏曰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亦不必如此雖則

如此亦不失也如禮記喪服四制曰武丁商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則是載于書而後有高宗之名此則失之遠矣祖有功宗有德之制至漢而猶存故高祖世祖皆爲一時之祖宗而漢以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後漢以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此皆以其功德而祖宗之也至于魏晉以來各推其一代之賢君而宗之未得乎三代立宗之意故唐室自太宗至于昭宗凡十八帝皆以宗名至于此則是宗爲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定爲不祧之廟而先王建廟立宗之制至是紊矣此不可不辯也

說者傅說也高宗夢而得之所謂得者夢得其狀貌非夢其名也漢孔氏曰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史記亦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此不然按下文曰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則是其夢中所得但得良弼之狀貌及其以所夢形象求于天下然後得說于傅巖之野惟肖肖者肖其形非謂其名與夢合也作序者于下句云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上句不識說之名故以名爲繫于夢而稱之曰高宗夢得說非謂夢其名也高宗既夢得說之狀貌于是使百工營求于外野得說于傅巖肖其所夢之形而得之也孔氏曰使百官以所

夢之形象經營求于外野皇甫謐曰使百工技巧之人寫其
形象藕以孔氏之説爲勝蓋使百官有司散而求之于四方
也但言求之者衆矣若以謂百工之人寫其形狀則豈至百
二技藝之人而盡使之乎既旁求于天下得説于傅巖而協
其所夢立以爲相講論爲治之大要學問之大方史官序述
其事而作此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
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
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乃居憂也史官將序述夢得良弼之事故推本其所以

然爲之發端曰武丁居小乙之喪亮陰不言者三年亮陰既
者不同然鄭氏之説迂回而不通晉杜預以爲天子三年喪
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亮陰以居心喪則不與士庶同其意
以謂亮陰二字蓋是既釋喪去齊斬之服而服心喪之名也
雖其援引經傳而難信據此下文曰既免喪其惟弗言而上
句言王宅憂亮陰三祀則亮陰二字蓋述其不言于三年之
中爲得禮既免而猶不言則爲已甚群臣于是進諫故孔氏
曰陰默也居陰信默三年不言其意與下文實相連接蓋史
官序書不復以重複成文下文有其惟弗言之句上文言宅
憂故變其文爲亮陰二字形容其不言之實言其喪不易事

盡其愨而愨之盡其信而信之國政決于冢宰而已無所與
也禮記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誠實也言君子
誠實于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使高宗于三年亮陰之中
而言及于政則是哀慼之情有所不及非出于誠實也高宗
之情既發于心之誠實至于三年亮陰不言可謂得禮矣及
其免喪也則可言矣可言而不言則是失之過矣失之過則
是贅于有餘而盡之也群臣恐其不能俯而就中以合于禮
不爲賢者之已憂故進于王言其責爲天子富有四海雖欲
不言而不可以不言也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所貴乎聖賢者謂其知之在先將使覺乎未知者其覺之在
先所損以覺乎未覺者蓋先得乎吾心之所同然者故不可
不推其所以爲法于天下此正聖哲之任也故群臣進諫于
高宗嘆而言曰人之主孰無天命之性然非明哲則不足以
知之明哲者先知先覺之人也既明哲有以知之則其所知
者豈特獨善而已哉蓋將以覺其所未覺而作則于四方也
若權衡之立于此而輕重多寡莫不于此而取正焉此蓋言
處聖賢之任當如此則高宗所以君臨天下之尊其所有者
萬邦之衆百官之所仰式命令之所自出也使王而言及于

政則以作命百官百官承之而可以布于萬方然後為斯民之所取則也今也猶弗言則百官無所稟以為令萬方無所取則矣當王之宅憂亮陰也百官稟命于冢宰令也既免喪則冢宰歸政于王矣然猶稟命于冢宰而王又不言則萬邦之衆無所稟以為令豈不負萬邦之望哉此群臣之進戒諄諄而不能自已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者置相其任非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蓋將使之左右為之師保以輔翼成就其德而引之于當道故古之宰相必兼師保之任周召相成王而左右之蓋以師保之尊而兼宰相之職也高宗得傅說于版築之微既立以為相矣于是又以其人置諸左右而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使之兼師保之位身為三公之尊非特任以為相而已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有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蓋大臣之事君務在乎先立其大者不先立乎其大者而屑屑于其小者則其用力多

而見功寡也是以仁不足與有適政不足以有間而惟以格君心之非為先蓋使大臣能格君心之非而納之于正至于一正君而國定則仁與政豈復有不善者哉高宗深明乎此故其命傅說以為相也未敢言及于政事而先處之于師保之尊命之朝夕之間納其誨言以輔翼我之德蓋將使之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成就其德是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若高宗者可謂知所本矣苟使為君者其德不足則其心必有所蔽而不可開則輔相之臣雖有格天之業亦無自而施之高宗既得傅說之才誠足以相天下而其所言者惟恐己之德有所不足使彼不得展其志之所為也是以朝夕之間惟欲納誨以輔其德而不及其他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此高宗所以申言其所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之事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也蓋人君苟有尊德樂道之誠意則師保之臣必將樂告之以善而其德無有不成者故推之以大有為無所不可苟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夫其可以有為與不可以有為惟在于德之成與不成而德之成不成惟在于師保之臣納誨與不納誨耳然則高宗所望于

傅說者可謂善矣故說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託微意設喻見其所以望之者如此其急也金欲成利器則不可以無礪巨川之患欲濟則不可以無舟楫大旱之時欲蘇苗稼則不可以無霖雨金欲成器而無礪則鈍巨川無舟楫則不可以涉大旱無霖雨則苗稼有飢餒之憂此三者皆望之切而賴之深也但其言之不足故設喻以盡其情若詩人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所以喻人之有美質者不可以不學而成之雖有切磋琢磨之不同其實一也若但舉一句而言之則玉不琢不成器亦可以見其意也高宗之設此三喻大抵言其望于傅說之納誨者如此其激切而其託意之深

故重複言之或者見其有此三喻則必從而為之說以為每句皆有所託王氏曰若金用汝作礪者命之使治己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命之使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使之澤民也呂吉甫又以謂若金用汝作礪者舉一己而聽之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舉臣下而聽之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舉天下而聽之是皆附會穿鑿以追求高宗之意據此上文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下文言啓乃心沃朕心則是高宗于此其與傅說言者大抵欲成就其己之德而已未及于濟難澤民與舉天下而聽之之事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告傅說以其所以望之之深如此其切欲汝副吾之望則當啓乃之心有隱無犯朝夕納誨而沃我之心也沃如水之沃物有潤澤之意蘇氏曰渴其言也此說是也此又言爾之所以啓乃心而成就我德者其說有二也若我之過失見于已形而其愆謬之迹既著于言行者則汝當危言鯁論極其剴切以繩糾之若用瞑眩之藥以攻難治之疾也苟不用瞑眩之藥則厥疾弗瘳矣其或過失未形而其所言所行蹈于愆謬而不自知則汝必當先事慮患使無繩糾之迹若跣足而行使之視地不至于為荊棘瓦礫之所傷也苟不使之視地則厥足用傷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言汝能以此二者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足以副吾之所期望矣然其所以副吾之期望者非但使汝盡其啓沃如上文之所陳凡在朝之臣與汝比肩而北面以事我者我無不以此望之也故繼之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蓋說既作相而總百官則自卿士而下皆其屬也欲使傅說暨乃僚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之心而成就其君之德者良由我之所以尊德樂道之誠意有加而無已也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皆

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
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使傅說能盡其啓沃之心而其在
王所者長幼卑尊皆不能同心以匡人主之所不逮則一傅
說亦不足與有為故必舉在朝之臣無不同心然後一正君
而國定矣然人臣之進諫于君又不可以無稽也必則古昔
之先王故汝之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率修古我哲王
廸導我高后成湯之德以安天下之民下言廸我高后以匡
兆民工言俾率先王則先王蓋指成湯以前之王天下者康
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曰别求聞由古先哲
王用康保民與此正同高宗之所以諄諄告戒逆其志之所

以期望傅說之深既盡于此矣故又嗟歎盡其義言汝能敬
我所以告汝之命則我之德無所闕失終能永保天命矣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之所以虛心屈體而望于傅說其言反覆懇切既盡于
此說于是盡其啓沃之辭而復于王與荀子大忠以德復君
之復同蓋以其德言而優游厭飫以入之也高宗之所以告
說者既以金之于礪巨川之于舟楫大旱之于霖雨以見其
望之切故說之所以復于王亦設譬於物以盡其意以謂君
以從諫而聖猶木之從繩而正也木之作器無所不正者豈

木之生而皆正哉蓋其生也自有曲直之不齊而其作器也
必取于從繩故無不正之理人主之所行豈無有善有不善
于其間惟能從諫弗咈而擇善以從其善者無所不行不善
者無所不去斯能成其聖德不必生而知之而後可以成其
聖也惟君能以從諫為心是好善矣苟好善則天下之人皆
將輕千里而來告于我而况在朝之群臣乎故雖不命其承
上之意以納諫而其臣無敢不納諫者故繼之曰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蓋言君苟有納諫之意雖
不諄導以命之而彼自能敬順王之善命也魯定公問于孔
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
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
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此二言者若緩而不切而孔子謂邦之興喪實繫
于此者蓋知為君之難則自以為不足故從諫從諫則邦之
所以興也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自以為有餘故拒諫拒諫則
邦之所以喪也邦之興喪所以實繫于此一言者以其從諫
拒諫之不同也桀以拒諫喪湯以從諫興紂以拒諫喪武王
以從諫興秦以拒諫喪高祖以從諫興隋以拒諫喪唐太宗

以從諫興歷代興衰之迹究其所本未嘗不繫于此則孔子
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高宗之命傅說以納誨而傅說復之
以從諫彼其君臣所以相告戒之意者蓋以為天下之事未
有不先于此故其禮樂刑政未嘗一言及之而其相告勉者
惟以此為先也東坡有言曰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
之者如此意其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所以復于王者曰
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
母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至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
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為此一言可以聖也故
首進之

說命中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在禮天子之喪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當此之時事皆
總于冢宰而天子則惟亮陰而不言居于廬以致其誠一于
喪祭之事而已及其三年之喪畢然後冢宰歸政于天子始
親萬幾之務而專聽斷此蓋禮經之常典也高宗既免喪而
冢宰歸政猶恭默不言萬幾之務無所稟以為令者群臣懇
請甚堅而高宗猶且不從而曰予恐德弗類至其代予言其
意蓋欲終不言而求良弼以代之言也及其既得傅說則是

說有代予言之人矣于是立為相置之左右命之朝夕納誨
以輔台德而萬幾之務則委之而已無所與也蓋高宗之于
傅說也信之如此其篤任之如此其專得于傅巖之間而不
以為疎賤遂舉國而聽之使之代言政事命百官總己而聽
之若其在憂亮陰之時而不復致疑于其間良由其至誠之
心上格于天下孚于民而其君臣同心同志相與孚契于一
堂之上如股肱元首之相為用故雖用禮之權于免喪之後
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而天下不可以為不善也按周官冢
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說之為相而總百官亦其常職
然也而乃以為禮之權者蓋以上篇其代予言而知之前說

有曰其代予言而此篇又曰惟說命總百官則是萬幾之務
總以聽之而已若齊威公所謂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其為職
任之重蓋非如冢宰之比也說既總百官以代高宗躬覽萬
幾之務則高宗者惟恭己以正南面也蓋明君勞于求賢
逸于得人方未得說也恭默思道憂勤之念猶形于夢寐之
間遂旁求于天下而後得之及其既得之也禮樂刑政百官
有司之事舉以授之而已遂以優游無為巖廊之上蓋所勞
者在于求賢之前而享其逸樂于得人之後也高宗雖優游
恭己不親萬幾之務亦豈遂盤樂怠傲深拱宮禁而無意于
天下之治哉蓋將使說朝夕以輔成其德使其德之輝光發

見于天下則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傅說既總百官使高宗得以清心省事于上于是朝夕納誨以輔成其德其意以謂百官之事雖總而其提大綱以為衆目之所取正者則在于高宗不可不勉故乃進而告王而其所告者無非天子執要御詳之事也嗚呼者嗟嘆以重其言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中庸釋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盖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其意以謂天道之運日新而無窮晝夜寒暑循環迭運造化之功未嘗有息聖人體之而為純德造次顛沛亦日新而不窮盖所以體天之道也

傅說欲使高宗日新其德而同于天道之運故首告之曰明王奉若天道言古之明王承順上天之道體其不已之意于是建邦諸侯于外設天子之都于內其所以立天子諸侯于上而承以大夫師長于下者豈欲其在位者肆為逸豫而以位為樂哉惟欲使之體夫上天日新不已之道君臣上下協心同德以治斯民而已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大夫仕于朝者師長親民之官也言后王至于師長皆不可肆為逸豫苟有一人為肆其逸豫則失其所以代天亂民之意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盖言雖在位者皆不可以逸豫然其所以率群臣不為逸豫者惟在于日新其德而已故又繼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言明王之所以奉若天道者無他惟在乎憲天聰明之德而已天之聰也公天下之聽以為聽故聽不以耳而無所不聞天之明也公天下之視以為視故視不以目而無所不見聖人之憲天聰明公其視聽而無所容私焉則其聞見達乎天下而日新不已豈復有逸豫生于其心哉惟天子既憲天聰明而日新其德于上則其臣莫不敬順而奉之自然不為逸豫之行君臣皆不為逸豫則得乎治民之道此民之所以從乂也皐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聰明即民之聰明君能公其心以憲

天聰明而率其臣以欽若則自合乎民之心矣民之從乂盖得天下之所同然非勉強而從之也傅說言此者言高宗既以為賢任于臣而垂拱仰成端拱于巖廊之上苟使不能廣其視聽于天下則其聰明止于耳目之所接則逸豫之心生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由是而行焉如是則說雖欲盡其協贊之力不可得也故其所欲成就之德無他惟使之憲天之聰明而已夫苟其憲聰明如天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見則明白昭晰而小人無所容于其間此說之所以得盡其才而高宗所以得遂其垂拱仰成之道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

允兹克明乃罔不休

言欲公其心以憲天之聰明則其所發者莫重于賞刑之用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既難總百官以聽萬幾之務至于威福予奪之柄在于高宗之獨斷故說告之曰新德以憲聰明而其所以諄諄告戒于其後者于此又致詳焉曰惟口起羞以下四句說者不同最為難曉竊求其義上兩句有起羞起戎各言禍亂之所由起其文無所結下兩句有在笥省躬是言其所以致謹重之道其文無所成蓋由說者以四句為四義故其文上無所結下無所成據其所見下兩句所以結前句惟口起羞故惟衣裳在笥惟甲冑起戎故惟干戈省厥躬釋曰口惠而實不至起災及其身兒猶曰上之所言者謂之命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苟為口之所命者非其人而適足以起羞故寧藏衣裳于笥而不輕以予人也甲冑干戈皆兵器也甲其被于己而言之則謂甲冑自其加于人而言之則謂干戈甲冑之用苟有不當則適足以起戎矣故當其用干戈以加于人之時不可不省于躬而自反察己之無罪然後可以討人也此蓋言賞罰之用禍亂之所萌而其施則不可不謹也王惟以此起羞起戎之二者以為謹戒而信其不可輕用苟能知其賞罰之用皆當于功罪而克明則無不善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自此以下又所以申前之義而盡之也言國之治亂惟在于庶官之邪正能否官之得其人則天下國家無適而不治非其人則天下國家無往而能治必然之理不可易之常道也傅說總萬幾之務而已至于升黜進退則在高宗之所用如何爾苟使高宗所用既非其人則雖說亦無所施其才矣故治亂之所本惟在高宗能用庶官而說則能總其事而已惟治亂在庶官故官不可以及私昵爵不及惡德惟其賢能而後可也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蓋自六卿至于三百六十所謂官也而公卿大夫所謂爵也故官其人必以其人之能可任是官者而後官之不可以私愛而官之也欲爵其人必其任官之賢于人而實有德者而後爵之不可以惡德而進之也孟子曰尊賢使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蓋所以使能也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蓋所以尊賢也惡德者以惡為德也孔氏曰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哉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此為善說說之此言大抵欲高宗屏小人而擢用君子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言心有所為必審思之使合于善而後動善者理之所當然者也雖然慮善以動則又不可不審其時時者所以權于善

之輕重而用之也猶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善也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亦善也然其為善者各有其時當禹稷之時而為顏子之事則非善也當顏子之時而為禹稷之事亦非善也善猶葛之于夏裘之于冬動惟其時則猶夏葛而冬裘也善則可以安矣慮善以動則可以擇矣慮善以動動惟其時則酬酢萬變而不窮矣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此又告之以不矜不伐而享其盈成之業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而矜之叛者九國矣夫以威公之覇攘夷狄尊王室一匡天

下可謂盛矣及一旦震而矜之則叛者如此其衆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故也如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皆無與之爭功故人之有善有能而矜之有之是乃所以喪也以是知叙人之有善有能者其所以保之之道惟在于不有之不矜之而已高宗之恭默思道以致中興之功其豈功哉然可謂無所復加矣惟在不有不矜以保之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又戒之以預備于不虞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事也蓋古者治安之時上恬下熙海宇無事而危亂之萌往往萌蘖于其間及其一旦變生于肘腋則至于陵夷敗壞不可救藥者

此無他當無事之時而不能為有事之備也故在事事而為之猶事事者無一事而不在所備也一事不備則一患隨之惟事事有備無危亂之釁生矣故無有不可制之患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言無啓私昵之寵以納小人之侮也蓋小人之于君上本不敢肆其陵侮之心惟君上寵之而致爲之也苟知而致爲之則不復有彼羞之心矣此二者是亦中才庸主安于逸樂遂以謂寵一嬖倖未必害事遂一非事未必致亂殊不知履霜堅冰其來有漸于其小者而不知謹則將馴致其大矣唐明

皇寵安祿山為安祿山起第既成具幄帝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每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于外帝亦不疑也其待之可謂厚矣而祿山不軌之心實萌于此故卒主漁陽鼙鼓四海鼎沸此啓寵納侮以致禍也漢武帝為竇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東方朔執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司馬門賜朔黄金三十斤若此之類所謂恥過作非也自此以上其深思熟慮所以為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言如上之所云其所當謹者可謂至衆矣然

其本則在于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居者有所主于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駁雜此其本也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自高宗至于此是皆說與高宗從論為治之要道以啓廸其心志既盡于此然高宗之心術則有黷于祭祀之蔽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則是高宗之心術所蔽實在于此故傅說舉以為訓所以繩其愆糾其謬格其非之心是所謂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蓋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亡祭之疏數惟稱于禮苟不稱于禮而以私意為之則疏數之失一也蓋數則過也疏則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禮之中也高宗不審于此而以黷于祭祀為欽殊不知

其所謂欽者乃所以為不欽也故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黷而謂之不欽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也夫鬼神聰明正直享于克誠苟亂而非禮則鬼神豈享之哉故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于事神為易也自明王奉若天道至于此皆是傅說道啓沃之言以納誨而輔成高宗之德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之得傅說使之啓乃心沃朕心蓋虛心屈己而樂聞其翊日之誨也既說總百官矣于是進其嘉謀嘉猷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凡數十言無非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其所以進言啓沃以成就高宗之德可謂展盡底蘊而無餘矣高宗之恭默思道傒聞至忠之誨為日久矣至是而聞其所未聞理義之悅于其心而無厭也故逆嗟歎而告之曰旨哉旨美也古人于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詩曰君子有酒旨且有又物其旨矣維其偕矣則旨者味之美也高宗聞說之言如美味之悅其口旣食其實饜飫充足樂之而不厭故曰旨哉者味之之深也既味其言之美乃呼說而告之曰爾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苟汝不善于其所言則我雖欲聞而行

之不可得已高宗之得傅說以為若金之得礪濟巨川之得舟楫大旱之得霖雨其所以望之如此其切誠以不得傅說之啓沃則雖欲行之不知其所以行之矣故其既得傅說之誨則若飢之甘食渴之甘飲入乎口著乎心斷然必以為可以行之而無疑也高宗既許傅說以行其言矣人臣之事君求行言聽然後膏澤下于民而其致君澤民之心得以達于天下矣于是拜手稽首而至地以盡其敬于君又勉高宗以行之之難而冀其不倦以終之也董仲舒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傅說之所陳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導使懇

到可謂盡矣高宗之所聞所知可謂富矣惟能加意以身其所聞行其所知則施之于天下國家德仁又將不勝用也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所貴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也知之不能行則與之為二矣故其嘉謀雖日接于耳目之前既與之為二則是他人之物非己之所自有也知而行之則與之為一而自得之矣是故人主之學要在于行為先如堯舜之治其所以巍巍蕩蕩而不可及者惟其能躬行而已躬行則凡接于吾之耳目者皆所自有也自古苟非入無道之主其聞善言見善行未嘗不改容變色以欽重之如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則是公非不

知孔子之言為可行也孟子與齊宣王言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宣王曰大哉言矣又與言文王之治岐以行仁政于民宣王曰善哉言乎若宣王者非不知孟子之言為可行也二者雖皆知其言為可行然卒致其所行則實與其言相反此蓋無躬行之誠心故其所病者不在于知之之難而在于行之之難高宗以傅說之言為善哉此亦知齊景公宣王以孔孟之言為善也使其徒以為善知之而不能行則是亦齊宣王景公也故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蓋所謂責難于君謂之恭也然行之之艱自不行者而言則見其為艱矣苟能一日用其力而行之則亦何難之有王誠

不憚其難而力行之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尊所聞行所知是將信協先王成湯之成德蓋湯所以能成就其德者惟以從諫弗咈先民時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而已王能躬行其所知所聞之言是亦成湯之用心也王能以成湯之心為心則是于傅說之言無所不行也君能匡勉以行臣之言臣有嘉謀嘉猷匿而不告則臣為有罪矣故終之曰惟說不言有厥咎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乃聒聒不舍以取禍尤則是不可以言而言非所謂以道事君者也故孔子之于齊景公孟子之于齊宣王言之不行則遂去而已至于諫行言聽

膏澤下于民而不以堯舜之道望其君乃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可以言而不言亦非所謂以道事君也故阿衡之于太甲傅說之于高宗其所以引君以當道者有加而無已也欲觀大臣之事實諸此而已

説命下　商書

此篇記載高宗與傅說相與講論學問之大方蓋自古帝王之所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行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不由學以成者學必有師堯師于君疇舜師于務成昭禹師于西王國湯師于伊尹高宗師于甘盤傅說文王師于太公望成王師于周召未有不師于聖賢而能學者

未有不學而能成其德者然歷代帝王之所以學與師者世代又遠其詳不可得而盡知惟高宗之于傅說其咨問酬酢始終畢備于此篇可以爲萬世人主學問之大法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高宗欲問學于傅說于是進說使前而告之以所嚮學之意也蓋其未得傅說于版築之前固嘗學于甘盤矣甘盤者商之舊臣有道德者也而高宗敬其道德而學焉學于甘盤而不終故欲學于傅說以終之也台小子者高宗自謙抑以問學之辭也舊學于甘盤將告以學而未克終之意也既乃遯

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二孔之說謂高宗爲王子時既學于甘盤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入宅于河故自河徂亳蓋是高宗之父小乙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既廢業而居民間遂無顯明之德此說本無逸之言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故以遯于荒野爲爰暨小人之事也諸儒從之惟蘇氏不然蘇氏謂武丁爲太子時學于甘盤及即位而甘盤遯去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于河濵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則以遯于荒野爲武丁之遯武丁爲太子而遯決無此理遯則爲吳太伯豈復立也哉竊以蘇氏之說爲善

蓋高宗言其所以學于甘盤而未克終者以求教于傅說故言甘盤之遯去而莫知其所終則已無所資以爲學者其言與下文訓于朕志相接若從先儒之說以遯爲武丁之遯則高宗方言學于甘盤而遽及于爰暨小人之事非是辭之序也而其以出居民間爲遯及以顯明之德爲顯皆不如蘇氏之說蓋甘盤既遯去而不知所終高宗皇皇然失所依賴如濟巨川之望舟楫大旱之望霖雨故得傅說而學焉此其所以告說而冀其朝夕納誨以成就其德者也遂繼之曰爾惟訓于朕志言我之志欲務學以成就其德汝當啓迪我之意志而引之當道以終其所學于甘盤之事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又指物與喻以見其所欲學之意范内翰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聖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乃能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必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不可上下相同當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其君之德則君志乃和高宗求益于傅說故以作酒作羹爲喻此說甚善高宗之意欲使傅說匡其所不及將順正救如酒人羹人以甘苦鹹酸相濟而成味故又繼之爾交修于交修者可否

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予之所望汝以交修者既如酒之于
麴糵羹之于鹽梅不可須臾廢則當始終以成就其德毋亦
若甘盤之棄我而去我當佩服汝之言而行之不敢失墜也
按君奭篇周公告召公以留輔成王之意其言商之舊臣歷
事數主而不敢自學者而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是甘
盤在武丁之初亦如阿衡之輔太甲實居變遷托孤之任者
也以是知高宗之亮陰也甘盤實居冢宰之職百官總己以
聽焉及其既免喪而甘盤歸政則一旦飄然而去遯于荒野
莫知所之高宗既失甘盤而無所依故恭默思道而得傅說
則甘盤之去商也蓋舉國之人失其倚賴皇皇焉以求之而

不可得若甘盤者其爲高蹈之節傑然出于千古之上嚴子
陵方之有愧德焉晁補之嘗謝嚴子陵以謂陵道足乎己無
求于世則求而不至可也至而不任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
三公昔故舊而示放驁以自存陵操誠高亦未忘名者古惟
而士不近于名其一猶恨其自言也昔文公實從亡者介之
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將隱于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
若何曰身將隱矣何以文爲若之推者可謂不累于名漢朝
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
曰君非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乃知我
名何以藥爲遂去居霸陵中康之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則

然去焉可也何必曉人以吾累韓康耶故曰猶恨其自言也
此二人者皆勝陵琢補之此言蓋謂之推賢于韓康而康又
賢于嚴子陵果竊謂之推雖不近于名然其所以不求顯之
言猶聞于世是雖能忘名而未能忘其所以忘名者也如甘
盤者身居公輔之尊一旦之間遯而去則舉世莫知其所之
賢于之推也又遠矣其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蓋處遯
之最善無如此爻者其甘盤之謂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

說命之書雖離爲三篇然其文勢上下實相貫穿蓋史官盡

錄高宗所以與傅說相答問者高宗惓惓然以望于說說之
諄復以告于高宗其意未嘗不相屬也說之總百官而進諫
王王玩味其言而無所厭斁也曰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
罔聞于行蓋許之以佩服其言也說于是言非知之艱以勉
其所力行于此者而又繼之曰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惟說不言有厥咎此則說之許高宗以爲尚能行我之言則
我不可以不繼此而有言也故高宗敘述其所以輔學之意
而終之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言我能行汝之
言今虛心屈己以問學于汝可以言之時矣不可以無言也
至于是則說之所以啓沃者固宜無所不盡矣遂乃備言帝

王之所以學者本末始終之序明曰說言無所不備蓋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高宗既從容以問矣故說得以盡其聲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此數聖人相傳之道蓋本于性命之至正仁義之極致其爲道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學道而不自乎此不可謂善學也故傳說之論學必以師爲先師古者質諸先聖尚湯之所傳者也孔氏以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爲王者求多聞以立學其意蓋謂王人猶云王者爾王者爲王人無所致據王氏以謂傳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

事稱謂此說爲勝蓋言于帝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亦是稱帝而告之與此稱王其文勢正同竊復世奏事稱陛下也說之告高宗人之所以求多聞以多識前言往行者非欲苟知之而已蓋將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雖務多聞以建事然其所聞者有是有非有邪有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苟不能審其所擇而徒貪多務得以益所聞則或不免爲邪說異端之所惑也所適者正道則以之建邪乃有所得矣不師古訓而能有所得以永世者匪說之所聞也獲如孔子所謂仁者先難而後獲如三代有天下傳世數十事非數百世皆其所獲者也雖其所獲者如此其

長且久然其所以致此者則自夫學于古訓而不自狗其私意雖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功之所獲自至于無窮若秦人使詩書滅禮樂營其私意而不師古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傳祚纔二世而亡此不克永世者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既言學于古訓則有所獲事不師古則不克永世其所以辯別邪正是非之分可謂明于此矣既明乎此則其志之所嚮向者確然有守而不移矣志之所嚮向者確然而不移則能

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學之所以能得者惟在夫知所止能止于至善則其志定志既定則順其志而不暇務時敏以力行之而不解則能至于慮而有得矣蓋功業惟志業廣惟勤學之欲有得者惟在于此二者遜志則功日以崇時敏則業日以廣此誠爲學之大方惟能信懷此志與勤之二者則道積于其身矣乃來者蓋所謂自得之也道積于厥躬則是居之安資之深以至于取之左右逢其原至于是則學成矣然人之學也豈以獨善其一身而已哉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

也故時措之宜也蓋學者既遜志時敏以成己必在乎推而教人以成物能成己又能成物則可以合外內之道而忠恕兩盡此蓋為學之終也故繼之曰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言推己之所有以教人是斅學半蓋學之始仁以成己學之終智以成物自成己推而成物其功半矣于功之半能思終始常于學則雖推以教人而己之德實由是而進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此所謂厥德修罔覺言推此道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有益于人是乃有益于己也傅說之所以歷陳為學之終始者蓋盡于此此非說之私智也蓋成湯之師古以學得夫堯舜為湯之傳故其本末先後之序

如是此實先王之成法高宗誠能率由此道監視先王成法而行之則是師古以克永世而無所愆過矣蓋人君之右天下必欲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有以貽于孫萬世無疆之業欲言行之無愆謬則必自于學先王之道

[illegible]

說用能欽承其德旁招俊乂以列于庶位共致其股肱之功也范內翰曰天子惟務學宰相職當求賢若天子好學于上宰相急賢于下眾賢皆列位則天下豈有不治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百官有司之事各有司存非宰相之任天子惟當任宰相宰相當任有司有司皆得人則天下自治唐太宗謂房喬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急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乃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乃關僕射以求賢責宰相此乃傅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之意此說甚得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既得傅說勸學之言本末先後無不該悉于是嗟嘆其言之善而告之曰我之恭默思道得汝于版築之間擢居相

位三年不言言乃雍而四海之內無不仰我之德者乃汝之德有以教誨而動之也然我欲學于古訓以成聖人之德則必資爾說之助而不能以獨成也故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股肱之助無股肱則不得為人矣人主之所以能成其德者以其有良臣之助也無良臣則不得成其聖矣蓋股肱之于人良臣之于聖賢一體相待而成也既以良臣喻股肱之不可無于是又稱引成湯時昔之所學伊尹者以見其意言我先代百官之長自居保衡之任為師傅之官蓋伊尹也伊尹在乎先世作股肱于我先王乃以致君澤民為己任曰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之君則其心愧

恥若見撻于市其在于民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則曰是我之罪蓋其自畎畝受成湯聘幣幡然而起也則固自任以天下之重曰吾將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既能言之于始必將責之于終有是言而君不爲堯舜之君是己之所以引君于當道者有所不至也其爲恥孰甚焉設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則民不被其澤是己之所以成就君之德者不用其極故其澤不偏于天下其罪亦無所逃也惟其所以自任者如此故能佐佑我有功烈之祖其德至于與皇天同德而無以復加爾傳說之起于版築而居于冢宰師傅之位其迹蓋與伊尹相契于數十年矣則爾之所以自任者不

可不以伊尹之所以致君澤民者爲心故汝當庶幾以道弼明保輔我以成其堯舜之學亦如伊尹之佐成湯以格于皇天無使伊尹專其美于我商家也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此申言君臣之分相須而成君須賢治賢須君食亦當幡然應聘而起以與我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當天所以致君澤民之責矣爾當以阿衡之所以自任者待其身使爾君德與成湯相繼然後能以永成此天下之民也蓋爲臣者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必先能致君于堯舜然後可以澤民君不如堯舜而能使民爲堯舜之民者未之有也高宗之所以命說既如此其重說吾聞其仰成之意于是拜而稽首以

盡其敬而欽承之曰敢荅揚天子之美命謂當阿衡之責而不敢辭也辟以曰說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湯之學于伊尹之事以告之也王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以伊尹作先王之事任之也臣之所以致其君者如彼君之所望乎臣者如此雖欲不治不可得也此說甚善蓋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其所守者至廣其所御者至衆則其所學固不在乎區區于章句訓詁之間如學士大夫之一藝也其所學者不過學爲堯舜而已不學乎堯舜而云學者是陳後主隋煬帝之學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若高宗之學于傅說其所謂堯舜之學矣伊尹之事成湯也蓋曰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也

而高宗則以成湯自期以伊尹期傅說是其所期者期于堯舜之爲而已學者之期于堯舜猶視者之必期離婁聽者之必期師曠雖有至不至然未有不期而能至者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孟子生乎戰國之世齊梁之君皆庸下之才其不足與言仁義邪夫端乎之所共知也而孟子必以堯舜之道說于其前不肯少自貶以求合者蓋人主之學惟有學爲堯舜之一塗而已舍是則異端也舍聖人之道而爲異端則何以爲孟子哉故其回也窮而不得一施

不肖舍所學而從人也傳說孟子易地則皆然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一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高宗肜日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此蓋高宗之賢臣祖己也因雊雉之變進戒于高宗貫訓之體也然其所陳析而為兩篇其一篇逸于秦火者既名高宗之訓故此篇惟取篇首之高宗肜日一句以為篇名之別非有他義也按書之百篇皆有序莫備明以為孔子作而某編以為歷代史官第相傳授以為書之總目至孔子因而次序之非盡出于孔子之手者以其間所序事迹有不見于經而獨見于序者如此篇正經所言但曰高宗肜日即未嘗言祭于何廟之肜日但曰越有雊雉即未嘗言其所居于何處而序則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此非其當時史官所錄則何以知其鳴于成湯之廟又何以知其升于鼎耳乎此事苟非舊史所傳則孔子亦安能以其意而臆度之乎千百載之下乎故百篇之序但是史家序其所為作此篇之意而已不必求之太深也夫高宗之祀豈于昵昵者禰廟也豈于禰必殺于祖矣其祭成湯之時禮必有缺而不備者故于祭之明日適有野雉飛入于廟中升鼎耳而鳴此其災異也

明矣于是賢臣祖己進諫于王而正救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書之所以作也肜者祭之明日以禮賓尸行事之有司祭之賓客皆與焉商謂之肜周謂之繹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則肜之與繹事同而名異耳絲衣之詩繹賓尸而作也而其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則繹祭之時必陳鼎于廟中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方陳鼎賓尸而有雉自外來入廟中升鼎耳而鳴夫雉之為禽常飛鳴于郊野之外今乃于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環列于庭而徜徉于廟之鼎耳如在郊野

之外此物胡為而來哉必其宗廟祭祀之事有不合于禮者故野雉因而至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知夫變異之來當夫祭祀之肜日則是上天之所譴告者必其祭祀之事有不合夫禮者故野雉因之而至于是推原其所以致之之由以警懼高宗之意而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句有兩說先儒謂有道之王當變異之來正其事而變異自銷其意蓋謂商之先世有道之主每遇災異之來推正其事以銷去之如成湯之遇旱以六事而自責太戊遇桑穀之異嚴恭寅畏以弭其災祖己之意亦欲高宗之正其事如成湯太戊則可以變災為祥易凶為吉先儒之意蓋如此其說固善無有疑者而蘇氏則以謂繹祭之日野雉鳴于鼎耳此謂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也當夫故祖己言當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而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于親廟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故祖己欲先正之蘇氏之意蓋以謂祖己將諫于王則當先格王心之非使正其事且于格王如孟子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之格也某竊謂先儒之說誠善然以上下之文勢觀之則蘇氏之說為長蓋下文曰乃訓于王則是上句當是為其黨類而言之也語其黨類以將格王之非心以正厥事然後進諫于王曰惟天監下

民以下則所謂格王之非心以正厥事也故某欲兼存此兩說而以蘇氏之說為優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祖己欲格王心之非以正厥事于是乃訓于王曰惟天之監視下民其吉凶禍福無常惟義以為常典常也民之所行合于義則天降之百祥不合夫義則降之百殃祥與殃之來皆是視夫民之義與不義如何耳故其降年于民有永有不永者其不永者非天之意固欲夭民而絶之也蓋民之不義其中有以自絶其命于天故天將絶其所降之年有不永也民

有不順其德以行其義不服其罪以改其不義天將殄絕則
必孚信其命降之災異以正其德將使之恐懼修省反其不
義而歸于義也彼民之不知義者則將曰彼天命其如我何
則天之絕之也必矣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天祖己之所以諫于高宗者蓋以其典祀豐于昵而殺其祖
逆致雉雊之變而其進訓于王則先以天之于民降年有永
有不永而以義為常而其所行之不義而獲罪于天天以變
異警懼之而不知自省然後及于禍其說既如是之詳矣于
是終其義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以此受之

高宗之豐于昵祭意者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之于
五時八神敬故祖己先論其壽夭之理然後及于典祀無豐
于昵蓋自惟天監下民以下所謂格王之心也而王司敬民
以下則所謂正厥事也嗚呼歎辭也夫壽夭之理惟以義而
為常脩壽之年不可以禱祠而得天折之命不可以禳禬而
延也惟能常厥事雖不祈年之永而自永矣故王之所主者
惟在于敬民而已敬民若高訓所謂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是也王能敬民則得人主之義矣得乎人主之義
則命之有永將至于億萬斯年而無斁豈區區禱祠可以益
其有永之年哉年之永不永既不在于祭祀之豐殺則其于

祖禰之廟豈可致厚薄于其間耶胤嗣也自為祖禰者自成湯
以下繼世以有天下者無非天之胤嗣也既無非天之胤嗣
則其所以祭之者斷有常典非私意所得而豐殺也蓋古者
慎終追遠之禮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
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一也故其所以
制為祭祀之禮莫不有常而不可易若以禰為重從而豐之
以祖為輕從而殺之則是知有禰而不知有祖猶知其本而
不知其根也其為不義孰甚為國之祭祀既有如是之不義
則天之降災異而雉雊之變蓋將以正王之德也王能正厥
事而常厥義無豐于昵則足以答天命而膺有永之年矣苟

以為天命其如台從私意制其豐殺則將為天之所斷棄此
實商家社稷存亡禍福之本此祖己所以諄諄不得不懇切
為高宗言之也夫洪範之庶徵五事之得失而驗之于陰陽
二氣之休咎肅乂哲謀聖則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順之
狂僭豫急蒙則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順之蓋天地之與
人一氣也形于此必動于彼彼未有不以類而應之者古之
言災異未嘗不然及漢儒董仲舒劉向父子之徒求之太深
泥之太過于是有識之士往往疑其說之奇細穿鑿而無大
體遂致舉其說而盡廢之謂災異不可以類求然亦不可盡
廢也譬如人之一身五臟之氣有所偏勝于中則疾病之徵

必發見于外如脾受邪其微見于皮毛如腎受邪氣其微見于齒牙若此之類皆未嘗不以類而應也庸醫不知其所本則妄推求之于外則有應度而不能中以庸醫聽度而不中遂謂五臟之氣不可以類求可乎漢儒之言災異其說之流于鑿則非也而其所以然之說則不可廢也故蘇氏謂自高宗雊雉之事而知五行傳之未易盡廢此實至公之論蓋以五行傳為可廢者徒惡夫俗儒之至于鑿也或者使知其為可恐而不知不可以象類而求災異則亦將使人君不畏而無所戒懼如大火則為陽氣盛如大水則為陰氣盛今曰不可不以象類而求則是大火而非陽氣盛矣大水而非陰氣

盛矣又如月食則修外治日食則修內治今曰不可以象類而求則是月食不必修外治日食不必修內治矣大抵枉不可不矯也矯枉而至于過直則為甚矣學者既無泥于漢儒災異之說而以此篇為信不失乎象類而求災異則兩得之矣逸書與見存之書同序者若肆命徂后與伊訓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而孔氏引序以冠篇首于伊訓篇末加肆命徂后四字以見其篇次當在于是而遺泰大之逸也若以此為例則此篇之末當更有高宗之訓四字蓋世久矣而失之也苟以此篇之末不復更出為得體則伊訓之末不當特四字此雖章句之小失亦不可以不論也

西伯戡黎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按史記文王既于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后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之為西伯得專征伐之權出于紂之命也既受命于紂以專征伐于是諸侯有為不道者文王為民除害稱兵而往伐之黎乃諸侯之國史記以為耆大傳為肌其耆相近蓋在上黨壺關之地與朝歌接而密邇于王畿其君黨惡于紂與之為不義而虐用其民文王既專征伐于是帥師戡黎而勝之既勝黎矣殷之賢臣祖伊知黎不道為周所戡其勢必及于殷蓋當是時諸侯助紂為虐

者多矣斯民之困于虐政望乎仁政之拯己于水火之中不啻飢渴之于飲食也周人之德既及于黎國則天下之困于虐政者皆相率而歸之紂雖欲不亡不可得也且如湯之于桀本未至于稱兵而伐之惟其葛伯仇餉得罪于斯民故不得已舉兵以伐葛既伐葛矣于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故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情所望其拯己之命者既如此其切湯迫于事勢之不得已故遂伐桀而革夏命蓋湯之伐葛本無伐桀之心而伐桀之敗實兆于此文王之于黎亦猶湯之于葛也文王之戡黎雖無心于伐紂而當時之人以勝殷之迹歸之則雖欲領君臣

之大分而不忍為然天命人心之所廹必有不得已者此祖伊所以咎周也咎惡也惡其將不利于商也曰殷始咎周者非是舉殷國之人皆知咎周也但指祖伊而言之耳史記曰祖伊聞之而始咎周此言為得其實祖伊之所以始咎周也蓋以周人衆黎而勝之故也周人既衆黎而勝之祖伊恐其將不利于殷為是震恐而奔告于紂史官録其言而為此篇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西伯蓋指文王也鄭氏曰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曰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唐孔氏主于王肅之說其言謂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終乃三分天下有其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按周之制周之建諸侯立二伯分陝而治康王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太保召公西伯也畢公乃東伯也商之二伯殊亦如此文王既為西伯主西方之諸侯則西方諸侯之為不義者文王所當征也黎乃文王所總之諸侯其戡而勝之蓋方伯連帥之職然也其于文王所以事殷之至德曾未嘗失而祖伊之所以恐者非謂文王將有伐商之心也蓋以黎之亡逆知殷之必亡民既棄殷而歸周則文王雖欲終守臣節而不可得此其所以咎而奔告于受也漢孔氏曰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此說大害理夫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此蓋讀是篇而不知詳考祖伊之意故為此說是不可不辨也受即紂也此篇與泰誓武成皆呼為受其餘諸書則以為

紂蓋受與紂音相亂耳祖伊既于戡黎逆知殷之必亡于是奔走以告于受呼紂為天子而謂之曰天既訖盡我殷之命而不能復以有天下而為天子矣其所以知其訖盡我殷命者以其稽于至人之言考于元龜之占皆無敢知我商家之有吉者言其必凶也蓋以天時人事觀之知其有必亡之理其所以必亡者非我祖成湯而下不相助我後人而絶之于天蓋王之淫戲豫怠有以自絶于天故先王雖有相助之心亦無救國家之亡也惟王之所以自絶者如此故天棄我國家使天下之民不有安食不能虞度其固有之天性不能訓迪其國家之常典此蓋言饑饉荐臻國多凶荒戮盜起于實

罪而犯法者衆也夫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民其富之
教之也今乃至于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則君師之
任而失之矣斯民何賴焉故今我民無不欲殷家之喪亡謂紂
之殘虐如此何不降威罰于紂紂有如是之殘虐而威罰不
及其身則是天之命不猛摯徒始息以容之也民之情怨憤
于紂若此之甚而紂方且恬然自肆全無悛改之心而謂彼
忌我者其如我何此蓋殷之社稷既有必亡之勢而紂方且
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自以為必不亡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
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之所以極其規直不諱之言已盡矣而紂侮之諄諄然
我藐藐而不之聽也方且嘆曰我之主其修挂之命受之于
天彼民之所以怨我而欲我之亡者其如我何耶祖伊之所
謂其如台也祖伊反孔氏以謂反而告紂此說不然蓋此祖
伊反當是出而告人也紂謂既已有天命不足與語矣于是
祖伊出而告人而嗟嘆之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其必亡之理而不復可
救也蘇氏曰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己今汝罪之聞于天者衆
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己之命耶又曰功事也視汝
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况于天乎此說皆是殷之即

喪者言其不從理而亡也夫商民之惡紂至于有天曷不降
威大命不摯之言則其怨憤之情可謂極矣而紂且謂我生
不有命在天則民之怨之也蓋深而天之見絕蓋甚雖諸侯
未有叛之者而殷民固將群起而為亂矣荀子曰武王厭旦
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前誅紂蓋殺之者
非周人固殷人也牧野之戰雖武王興義兵以為天下除害
而殺紂者則實自乎殷人不勝怨憤之氣前徒倒戈往攻紂
而殺之以快其平日之怨非周師之殺紂也祖伊之所謂指
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其言實驗于此詳玫祖伊之所以奔告
紂者蓋以周師既東黎而勝之其勢必將不利于商雖祖伊

之意故知周之必將取殷之天下而有之矣然而所以告紂
者則惟論其自絕于天而殷民困弊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天
命不摯至其諫之而不聽出而告人也則以但言乃罪多參
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始終
之際曾無一言及于周將伐殷者蓋使紂不自絕于天則周
將終其臣節以事殷豈敢伐之耶紂既長惡不悛而謂己有
天命殷相率而叛之自絕于天矣則又安能禁周之不應天
順人以代商哉是知商家之社稷其存亡禍福惟在于紂之
能改過與不改過而已至于周之戡黎雖足以推夫殷之必
亡而殷之所以亡者則不在是也故祖伊惟歷陳天人之禍

禍存亡之理以冀紂之改過遷善不及乎周之將伐殷也若祖伊者可謂知所本矣昔高祖先入秦關項羽後至范增知高祖之得民心也于是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之氣也急擊之勿失故鴻門之會高祖幾不獲免增知高祖之得民心則宜說羽以行仁政使之無肆其殘虐而多殺戮以失秦民望縱使不及高祖之寬仁而猶可以後亡增則不然以其暴虐之政則勸而行之而獨以殺高祖為足以取天下蓋其平生所以相項羽以為取天下之幾者惟有此一計耳使高祖可得而害其能抑項氏之亡乎不觀于范增無以見祖伊之知天命者也

微子　商書

據呂氏春秋曰紂之母生微子及中衍是時尚為妾改而為妻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乃立紂史紀宋世家曰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此說與呂氏春秋同而孟子則以為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紂為兄之子則是微子者紂之叔父也此二說不同按泰誓曰剝喪元良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使微子果是紂之叔父也則不當以元良元子言之也故當從呂氏春秋史記宋世家之言微子者紂之紂之母兄也此篇蓋是微子逆知殷之將亡而謀于父師少師故以微子名篇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父師箕子也按畢命之篇畢公為太師而康王稱之曰父師此言父師則是箕子為紂之三公也少師比干蓋三孤也商周師保之官必擇其親戚賢德者為之周召畢公皆為成康之師傅比干紂之諸父箕子亦其親戚故當紂之時居公孤之位微子紂之同母兄雖不為師保而亦仕于王朝箕子微子者所封之地名其為國之名與采地之名皆未可知也子爵也微子箕子皆有國邑故以其爵為稱比干雖為三孤于

王朝而未有封爵故不以爵稱微子箕子王子比干此三人者皆是紂之懿親位尊職近于紂同其休戚者也紂之暴虐不道于人事顛倒錯亂而無所統故天命亦皆至于紛錯此篇所載皆其錯天命之事也此三人者既與紂同其休戚當紂之錯天命知其滅亡不旋踵而至矣于是情迫于中不能自已故微子謀于比干箕子而箕子遂言國勢危迫如此吾三人者所處不同各當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處乎是而不可以苟同故史得之以為此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

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若曰史官述其大指而以己之意潤色之不必盡其當時之所言也史官謂微子以紂之錯天命而逆知其勢之必至滅亡于是逆呼父師箕子及少師比干與同志者而告之其言以謂商之社稷危亡之微已成不復能治正四方矣其曰我或者蓋其底于滅亡也有必至之理而不可以倖而獲免也我祖成湯勞苦艱難日七十里而有天下創業垂統遂致其功于上世陳其法度以遺我後世之子孫今我之紂乃沈湎于酒用致亂其德于天下不以成湯創業垂統為心使湯之

勞苦艱難以遺子孫者一旦顛覆而不可復存而殷之臣民方且紊紂之惡無小無大皆好為攘竊盜賊之事肆姦宄于內外上而六卿下而庶士亦皆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凡有辜罪乃罔常獲謂犯法于有司者則皆遁亡逃竄而不能常獲蓋紂既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而卿士師師非度者故有罪者得以容其奸有罪者既得以容其奸則草竊奸宄之人外得以肆其暴虐于小民于是小民積其憤氣而不得伸微子以其意度之識恐小民方將興起視我商家之君臣如敵讎然而將快其意于一決也茍小民將起而視為敵讎則殷之淪喪若涉大水無有津際涯岸其至于沈溺也必矣殷遂喪越至于今言殷之喪亡今其至矣必不能久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微子既如殷之喪越必不能久于是又呼箕子比干而與之謀言我憂殷家之亡至于發疾生狂而出其　則耄亂不堪遂將遜逃于荒野以為其憂蓋言其昏悶之極置身無所也我之愁怨既如此之甚今爾父師少師乃無有意以告予何也既責其無有意告予于是遂問其所以處此者而曰救之顛越隕墜殆將及矣其將若之何也若之何其鄭氏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讀如姬禮記曰何居義與此同意蓋此

其字當讀曰姬為助語之辭也漢孔氏曰如之何其救之則是但作其字讀故當以鄭氏之說為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微子既言所以憂商家之人顛隮者以訪于箕子比干于是箕子呼微子為王子而告之曰天降酷毒之災而生此暴虐之君使荒亂我商家方且並興起而沈酗于酒夫紂之惡至于此極而推原其所起則惟在于酒故微子箕子皆以為言而酒誥之書蕩之詩其所以論紂之惡至于失天下者亦惟以此而已既沈酗于酒于是肆然無所忌憚不畏其畏咈其

其耆長與夫舊有位之賢人不聽從其言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
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
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
出我乃顚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既不畏天逆其甚也則併與天地鬼神而蔑之畏以至殷民
亦皆化紂而無所忌憚也遂乃攘竊天地神祇之犧牷牲用
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攘竊神祇犧牷
牲用言于祭祀所當用之物無所不竊也竊此犧牷牲用以
相容隱將而食之此乃無畏忌之甚也降監殷民者言我下

視夫紂之所用以治斯民者其視百姓皆如仇讎而聚斂之
剝膚椎髓竭民以取之而不顧後患凡此皆召敵讎之道也
而殷之君臣方且相與力行而不怠其上下之罪皆合于一
使斯民多有瘠病罔有詔而救之者周官師氏以媺詔王則
詔者諫而救之之謂也惟紂之惡至于沈湎于酒嗜其耆長
舊有位人而在位之人又皆罪合于一多疾罔詔則是自暴
自棄無聞而可入矣而微子所以謀于父師少師者蓋將與
之共進而諫王以已其亂也而箕子以爲紂之惡既不可諫
矣故繼之曰商今有災我興受其敗言天降禍災以示我商
家將亡之徵我若以其災之故起而諫紂紂必不聽不足以

救其亡之患徒自取禍而已紂既不可諫而殷之淪喪殆將
及矣我既以紂之不從而不諫則亦不宜居位而爲臣僕其
或去或留必皆宜有以處此也微子箕子比干三人雖皆紂
之懿親位尊地近與紂同其休戚然其所處之勢則若各有
不同者微子帝乙之首子紂之同母兄也當紂之未亡箕子
自處父師之任欲立微子以繼帝乙卒不克立則當時之紂
此二人者蓋處忌之勢矣紂雖有千百之惡而此二人者
身居嫌隙勢不可以强諫既不可以强諫而徒死之無益也
故微子雖欲謀于箕子以救紂之顚隮然箕子以謂我興受
其敗言不可以諫也既不可以諫又不可以居位而爲臣僕

故微子遯逃以避禍而隱晦以自存庶免于刑戮而冀紂之
改過復出而輔之故曰詔王子出迪言我之所以教王子者
以爲王子必出而遯逃乃合于道也王子之所以出而合于
道以我舊之所言欲立子以繼帝乙之後者有以刻害于子
若留而不去則併與我而顚隮徒相與死而無救于商家之
亡則我二人之所處者必如此而後可也若夫比干則不處
于嫌疑之地雖度紂之不可諫猶當進而强諫以幸其萬一
而從之也此亦其所處之勢不得不然耳惟其所以處之之
勢不同我三人之去留不可拘于一文之迹要當人自爲謀
各行其志以自達于先王要之欲無愧于神明而已故微子

宜自此而遯去于荒野我則留居于此隱忍以自存而不必與之偕行也故繼之曰我不顧行遯此其所以為自靖也既昔論我不顧行遯往往謂其能遯而歸周以存其宗祀為美此殊非微子所以自靖也按左氏楚克許許公面縛啣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則是微子之歸周蓋武王克商之後當其去商也始欲遯迹于荒野以避禍自全而待紂之改過猶冀其宗廟社稷之復存此其行遯之本心也至于紂之惡不悛為武王之所滅而其國亡矣于是不忍商祀之顛隮出而抱先王之祭

器以歸周而為商請後此蓋出于無可奈何之計爾非其本心也苟如或者之論以抱祭器而歸周為微子之遯則是其在紂之時不忘其國之亡而竊其祭器之他人之國豈微子之所忍為者哉故論微子之行遯者未可以抱祭器而為言也此篇之義夫子嘗論之矣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此三者所處之勢不同而孔子皆以為仁者在易有之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言君子之處于窮困不必于苟同各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致命遂志而已此三者雖所處之勢有不同而皆有憂國愛民之誠心各盡其心以致其惻怛不忍之義或去或留或諫而

死乎皆行其心之所無事而無强勉于其間矣非其心之所安也惟其心之所安故其迹不同同歸于仁其為仁也蓋所謂處困而致命遂志之仁也范蠡相越王句踐既平吳而反則泛五湖而遯去貽大夫種書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子何不亡種得書偽病不朝越王賜劍種遂自殺夫越王雖長頸烏喙亦未為大無道之主蠡既舍之而去矣彼種留而輔之何所不可而亦舍之而去彼既非勢之所宜心之所安徒廹于人言强勉而為此適足以殺其軀而已豈所謂致命遂志哉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使種能以此自處則句

踐於稍之以成霸業不比之國徒見蠡舍而去亦欲効之甚矣種之不達權變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一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二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泰誓上

泰誓三篇蓋是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篇名以泰誓者漢孔氏曰大會以誓衆顏氏曰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此二說一則以爲大會以誓衆一則以爲會中之最大者其意雖異然而以泰爲大則同此蓋武王誓師之言爲伐紂而作猶湯誓之伐桀而作也然而不謂之武誓而謂之泰誓者蓋出于史官一時之意篇首有大會于孟津之言遂以泰誓二字爲其簡編之别非有深意于其間故先

儒之所解亦惟如是而已而王氏好爲鑿說徒見今之書不用大字而用泰字則爲之說曰受之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伐以傾否故命之曰泰誓甚矣王氏之喜鑿也夫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此三字通用也故泰壇泰階泰伯雖經傳所載或有用否泰之泰字然其實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無以異泰誓之爲言亦猶是也是以孟子左氏傳國語舉此篇名或作泰否字或作太甚之太字或作大學之大字明此三字音同義同故得以通用也王氏徒見作否泰字遂以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往伐以傾受之否爲說其說則新矣然而非書之意

也泰誓則爲誓師以傾受之否使誥篇名偶用泰否字則當傾否而作誥矣蓋王氏欲盡廢先儒之訓詁斷以己意則其說必至于如此之陋也鼂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泰誓也至于孔安國定壁中書增多五十五篇而泰誓始出然其書遭巫蠱事而不出也逮有張霸之徒僞書泰誓三篇與伏生二十八篇並傳諸儒皆以爲信故其篇內所載觀兵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等語漢儒多用之而太史公史記周本紀亦載其僞書蓋莫以爲疑也至後漢馬融始疑之以爲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蓋霸等雖知剽

竊經傳所舉泰誓之文以成此書然諸儒所引竊不能盡見也故融得以疑之雖賈疑之然而古文之書猶未之出也至于晉世古文書始出諸儒以泰誓正經比較國語禮記左傳荀孟諸書皆合由是僞泰誓廢矣晉之所出尚用古字至明皇天寶中始改用今字又篇名用泰否之泰未必是古文如此或意其出于唐天寶中一時之所定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先儒傳此篇之序有二可疑者而學者信之其一說曰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始伐殷學者信此言遂有受命稱王之說其一說

曰武王伐紂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諸侯僉同乃退而示弱至十有三年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學者信此言遂有觀兵示弱之說據諸儒所以有文王受命而稱王之說者徒以武成之篇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而此序云十有一年遂謂居喪三年然後足以成其數以伐紂之年為文王受命十有一年也其所以有觀兵孟津之說者蓋以此序言十有一年而篇首言十有三年遂以十有一年為觀兵之舉此二說雖依傚經文疑若可行然而揆之以理誠有所不可通者按無逸之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先儒遂謂文王在位四十二年適有虞芮質厥成之事遂改元正始而更稱元

年大改元正始之說一君而有兩元年或三或四或至十餘此蓋出于漢文帝之稱後元景帝之稱中元而武帝更年號耳自此以前未嘗有改元之事惟始即位者則稱其即位之年為元年自元年以後皆積累而數之徒欲以見其在位之久近耳非如後世以改元為國家之大事也豈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矣更稱元年武王繼文王之世不以其即位之年為元年而上冒先君之年者哉漢儒徒以其所見漢時有改元正始之事遂以文王質虞芮之訟為改稱元年夫虞芮質厥成誠出于文王德化之所感然苟從以此表見于世曰此吾受命之年其與乃待文王之沒也按史記武王伐紂皆以

其即位之十一年非文王之年也此說與經文合據此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是伐殷在于武王之十一年也明矣史記之書又以為據然而史記既以伐殷為武王之十一年也而至于伯夷列傳又載其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語此則自相違戾豈有即位十有一年而文王猶未葬也哉至觀兵之說先儒之論尤為乖戾按此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之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其文前後相屬則是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一月戊午也而先儒以十一年為觀兵之年至十三年一月戊午始渡孟津以伐紂其于序文既已破碎而不相連屬矣況此泰誓三篇所載

皆其渡孟津之時誓師之言初無觀兵誓師之語則序何以忽生此文據先儒之所以必為此觀兵誓師者徒以上篇曰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遂以是為觀兵之舉某竊以為誤矣武王之意蓋謂當文王之世紂之罪已為上天之所斷棄矣至我小子嗣位與爾友邦冢君觀紂之政冀其有遷善改過而紂殊無悛革之心其所謂觀者正如子貢曰以予觀于夫子蓋自此觀彼之辭也經文以為觀政而先儒以為觀兵必不可之說也然序云惟十有一年而篇首曰十有三年者何也按洪範篇首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而史記又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則是洪範之作

蓋克商二年之後洪範既爲十有三祀而作則伐商爲十有一年也審矣世儒徒以此篇首十有一年爲洪範十有三年所汨故傳者亦誤作十有三年矣其實一字誤作三字也史記雖以武王十有一年伐殷而又以謂武王九年祭文王于畢觀兵孟津蓋太史公未嘗見古文泰誓徒見世儒有觀兵二年之說遂從而爲之辭耳學者欲觀泰誓之序必知先儒二說之非然後序之意可以無疑矣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正月戊午也不謂之正月戊午而曰一月者唐孔氏曰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說是也顔氏以爲古文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此雖亦一說然考之具他諸書未嘗有以正月爲一月者則顔氏之說未敢以爲然也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伐紂必自孟津濟河而北泰誓三篇皆其渡河之時誓師之辭也故史官追錄其事故作泰誓三篇先儒謂皆以渡河而作上篇未次時作中篇既次乃作下篇明日乃作其意蓋以謂三篇之作皆在渡河之後然而據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是上篇之作當是未渡孟津時所誓既誓而後渡河已渡河矣至明日戊午乃始作中篇之誓也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篇首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春者即序所謂一月戊午也故漢孔氏曰此周之孟春蓋古者改正朔則必以其所用之正月爲四時之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故此以建子之月而爲春春秋書春王正月即此月也泰誓作時周之正朔猶未改也而得以用周之時數月者此蓋出于史記泰誓之時所追錄之時月也漢武帝太初元年更

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顔師古曰此謂建寅之月也未正曆以前用建亥之月爲歲首而此之以正月爲歲首史官追正其月名故今漢書自高祖元年以下如秦正以建亥之月爲正者則皆改爲冬十月與此篇所載正同大會于孟津謂諸侯皆以其師來集于孟津將共濟師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諸侯與武王共伐紂者與之同志有友之義爲故謂之友邦冢君者大君也尊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御事之臣以至庶士之職皆明聽我誓誥之言蓋將言我所以伐罪弔民之意也夫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也

武王豈逆天下之大順而樂為此慚德之舉哉蓋有不得已于其間也齊宣王問于孟子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紂之為君既失夫為君之道神怒之民怨之則武王不得不應天順人以伐紂非敢加無禮于其君也蓋以紂失為君之道而天下之人既不以之為君矣則我雖欲不興師以伐之不可得也故將論其所以爭伐之意則必推言天之所以立君者將使之仁民而愛物今紂則不然此所以見絶乎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

惟天地萬物父母謂天地之于萬物無所不生無所不育猶父母之于子無所不愛然雖無不愛而其生育也非自然而然以聽萬物之自遂則必有賴于位于天地之兩間而最靈于萬物者以裁成而輔相之然後三才之道備而生育之功全故必擇夫誠有聰明之德充其所以靈于萬物者而為之元后使既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之位則能容于人性之好惡以為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成輔相之德于是為至人道盡而三才之位定矣此蓋言天地之道相須為用以成其化育也

今紂之為君則不能盡其所以君父母之德以至于荼毒天下之民而暴殄天下之物使斯民不得其所而萬物莫有遂其性者則是負上天之所寄托而獲罪于天矣武王將欲興兵以為民除其害故先推言天地之所以立元后以為民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

罔懲其侮

祭統曰祭有餕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動息美惡由餕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為不道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為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伐之矣既以伐紂之事命于文考而大勲猶未集則其所以伐紂而集文考之大勲者是乃武王之任也然其所以至于即位十一年之久而後往伐之者蓋于小子發與汝有邦之諸侯尚且顧君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尚有望于紂之悔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于善者十餘年而觀紂

之政奮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爲此孟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是而漢儒不之察乃以觀政轉而爲觀兵附會于序言十有一年爲首十有三年而爲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于經而不合揆之于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爲誠然惟程氏之說曰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絶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爲臣子敢以兵脅其君乎此言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也故某推本此說而附益之以觀政之不可爲觀兵以信周師之實未嘗再舉也武王觀紂之政以冀其萬一之悔悟而紂罔有悛心方且夷

倨而居此夷字當與夙壞夷俟之夷同言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而無禮于是弗祀上帝與夫天帝神祇之在祀典者以至遺棄其先世之宗廟亦弗之祀旣廢慢無禮而又弗顧于宗廟神祇之祀于是國家之所藏蓄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所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旣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皆所謂旣于盜也至于此則紂之心亦可以自省矣方且傲然自肆于上以謂吾有民可賴以安益恃其有如林之旅也謂有命自天必不至亡是蓋所謂己有天命也推其所恃皆如此故無有能懲其慢侮之心者此其罔有悛心之實也

夫紂之罔有悛心其事可謂衆矣而必以犧牲粢盛旣于凶盜爲言者蓋人之爲不善雖至于盤樂怠傲無所顧藉然其心尚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昭然不可欺者則猶或畏憚而有所不敢爲苟不復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于葛見其不祀而遺之以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之也唯于殺饋餉之童子知其心之不復悛革于是舉師而伐紂之惡至于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可謂暴虐之甚然文王猶未忍伐而事之武王猶未忍伐而觀之至于犧牲粢盛旣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而率諸侯以伐之蓋紂之所以自絶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矣故武王

遂言其所以致討而卒其伐功之意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前言紂之所以自絶于天地鬼神矣于是遂言己之致討以卒其伐功之意也天之佑助下民將欲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流離陷溺之患則必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君師之然後斯民無有不得其所者蓋君師者所以代天而理民也故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

之三本也紂既失其君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而
又失其所以為君師之道則是三本絶矣故武王既言遺棄
其宗廟神祇之祀而又言其失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于
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上帝之所以立君師惟欲其相助上
帝以寵綏安此四方之民而已天既命紂以寵綏四方之
任而紂不能勝方且荼毒斯民故天改命文王為之君師大
勲未集而武王繼之則其所以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在武
王不敢不勉苟紂之有罪則伐之無罪則赦之不可踰越于
我先王之志也王氏曰有罪不妄赦無罪不妄伐其志在乎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何敢越也孟子曰一人衡行于天

下武王恥之蓋有罪于此而不能相上帝以伐之者武王之
所恥也此說得之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
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說論紂之有罪不可以不討故下文又論其紂之必克也同
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
克之事也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
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是

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為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武王
舉此言者蓋謂凡勝負之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
者勝今我之伐紂其力其德其義皆有勝之理紂當是時以
言其力則億兆離心以言其德則為天命之所誅故武王既
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于是遂言我國家所以得是三者紂
之所以失是三者以為證也紂聚羣不逞之人為天下逋逃
主萃淵藪主于有億兆夷人然而人各有心皆懷離背之志
我周有臣三千皆有其一心以與上之人同其好惡罔有二
三也紂之臣億萬其力宜強矣以其億萬心故雖強而弱武
王但有臣三千其勢弱于紂矣以其永有一心故雖弱而强

商周之不敵既已明甚而況紂之惡貫積盈溢見起于天人
在所必誅而我文考之德為上天之所命其于義不可不誅
紂則我之所以為此孟津之舉者不惟其力之必勝而其德
與義亦皆紂之所不能敵也紂之罪至于貫盈而無拔草之
心故天命我國家討誅之苟釋之而不誅則厥罪惟鈞甚于
為諸夏王有罪于天上帝不敢不正既詳論矣夫紂之所以罔
悛其悔者大抵恃其有民有命故也日武王觀之受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則所謂有民不足恃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
其所謂有命者不足恃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紂方且傲
然曰肆罔有悛心無有悛其悔者武王纘文王之緒適當天

人之所歸則其所處之勢固不得不應天順人以拯生民之命于塗炭之中故予小子夙夜祗懼敬天之命而不敢自專于是受伐紂之命于文考之廟又且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伐紂之事告于天地神祇而後行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此言受命文考即是造于禰也冢土即社也周官肆師曰類造上帝鄭氏注曰類禮依郊廟而為之蓋古者祭于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苟非常祀而以其事告于天者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舜受堯之禪類于上帝與此篇同是皆以事告于天而非郊祀之常禮也王制謂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是亦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既以

類上帝為依郊祀而為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推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紂既弗祀天居以失天人之心故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所以昭告于天地神明之心而遂與諸侯與夫御事庶士之衆渡此孟津而致天之罰于紂也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為民而已民欲以為君天則必佑之民不欲以為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于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為已甚矣民之不欲以為君亦已久矣宜其為天之所斷棄也故武王于此一篇之中屢致意焉

篇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言惟聰明之君有以代天理物然後人道盡而化育之功成于是遂數紂之罪以見其不足以為父母矣既論不足以為民父母者于是又論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紂既失君師之任而天遂以之命我國家則不可不克相上帝以寵綏四方也既言其不可不伐紂矣于是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至于滅亡者皆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惟其所以伐紂者皆本

之于天命而不敢赦則爾友邦冢君庶士御事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蓋紂以獨夫為天下逋逃主以致四海之濁亂者誅一獨夫則惡之根本已除矣此所以能永清四海也時哉弗可失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同合之時不可違失此言是也大抵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皆聖賢所以出處窮通之大致而孟子論之則皆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夫莫之為而為莫

之致而至蓋以其所遭者皆有不可失之時堯授舜以天下舜授禹以天下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矣堯舜不可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伐桀武王伐紂非利于取人之天下也天實奪之矣湯武不可以失其所取之時也取之與之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故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蓋當文王之時紂雖為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率叛國以事之為知時及武王之時紂之不道無復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為知時苟使文王先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為不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言蓋與孟子之言相為表

裏

泰誓中　周書

漢律曆志曰周師初發到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而渡以是考之則武王自宗周而來至于孟津其師行蓋已踰月矣于是度河而北距商郊密邇故三日之間而三誓師焉上篇雖不明言所以誓師之日然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知上篇當是上丁之日尚在河南未渡孟津之時所作既誓師而後渡河也中篇則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于河之北所誓也至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則又是戊午之明日己未將啓行以趨商之郊既作此篇而後行也所以三日而三誓師者蓋三令五申之謹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戊午次于河朔至癸亥凡五日己陳于商郊則是其次也經一宿耳明日而遂行也而春秋莊公三年書公次于滑左氏傳例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說非是據武王之于河朔纔一宿耳而謂之次安在其為過信為次也哉左氏傳例拘泥不通大抵類此武王先次舍于河北蓋先諸

侯而渡也諸侯之師既畢渡然後以其師來會武王于是巡行六師蓋所以慰安其渡河之勞也昔楚莊王圍蕭師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武王之徇師而誓是亦所以撫民而勉之也周都豐鎬其地在西當時從武王渡河者大抵皆西方之諸侯故其徇師而誓則嗟嘆而呼之曰西土有衆咸聽朕命蓋申誥友邦冢君而示以其伐紂之意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此武王所聞古人之有是言也人莫不有好苟好之則必有汲之而不已之意持顧與所好者如何耳所好者善則其為善之心惟日以為不足為善而日不足則將為吉人而動罔不吉矣所好者不善則其為不善之心亦惟日為不足為不善而不足則將為凶人而動罔不凶矣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蓋舜之徒與跖之徒其孳孳則同其為善為利之心則異其積善與利之心則其所成就者將至于為舜為跖由是觀之世之人苟能移其為不善之心而為善則其為善亦將無所不至惟其自暴自棄安

于為不善而莫知其非耳由此觀之小人之為不善其用心亦非不專精以其所習者無非驕奢淫逸之事此其所以用心逾勤而召禍愈速也故武王將極陳紂之惡至于穢德彰聞神怒民怨而不可救將推本其所以然者則若在于為不善惟日不足耳已既論其理之如此于是陳其所以惟日不足之故而曰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言其于無法度之事力行之而不怠也中庸曰力行近乎仁所貴乎力行以近仁者惟其有度故也苟于有度之事然後力行之而不怠則其執德也洪信道也篤矣今紂乃力行于非法度之事惟日不足此其所以窮極天下之惡至于危亡而不可救也自播棄犂老以下至于穢德彰聞此又其力行無度之事也犂老國之老成人也孫炎曰面犂色似浮垢也罪人者逋逃之小人也既力行無度之事于國之老成人則播而棄之至于逋逃之罪人則昵比而親之而又方且淫于色酗于酒肆為暴虐之事其臣下習紂之惡亦皆安然為殘忍于是分為朋黨之家互相告訐以為仇敵其在位之人皆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此其所以德爲臣而有德爲心也紂既淫肆酗虐而其臣下化之人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于是淫刑濫罰橫及無辜之民民之無辜者皆吁天告冤而穢惡之德彰聞于天而為天之所棄然推原其所以至于此無他惟力行無度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紂既自絕于天而天棄之則武王受天之明命不可不應天順人而伐之于是述言夏桀之罪未至于紂之惡而尚且為湯之所伐此則以見紂之不可不伐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天之愛斯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其所以立君者蓋欲使奉天所以愛民之道而已故人君之職惟在于愛民愛民者

民懷之民懷之則天與之矣苟不能安民則失其所以為君
之道而民叛之民叛之則天棄之矣古之人君自堯舜禹以
來無非以安民為事天之眷故能祈天永命而福祚無窮至
于桀跖不克奉天而肆為刑戮流毒下國天不忍斯民陷于
無辜也于是佑命成湯使之降黜夏命代之為君以惠斯民
而承順上天之意非天偏私于成湯而偏疾于夏桀也桀不
能安民故天為斯民而降黜之湯能安民故天為斯民而佑
命之其或予或奪凡以惠斯民而已桀之罪既已如此況受
之罪又過于桀其所以過于桀則下之所言是也剝喪元良
者孔氏曰剝傷害也元良善之長也其意蓋謂傷害善人也

不如蘇氏之說曰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為喪元良微
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以為庶子而不得立者以其生于帝
乙未即位之初以禮考之則與紂俱為嫡子而微子長故成
王稱之曰殷王元子此說是也賊虐諫輔為比干也紂之所
以剝喪元良使之逃亡而不復追賊虐諫輔至于殺之而無
所惜者蓋紂之意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
無傷者此其所以慢神虐民而肆然無所忌憚也太史公曰
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此語不知太史公何所據而云然
武王數其罪以謂言之如此則信乎如太史公之言也凡此

皆紂之罪所以異于桀者蓋桀之所不為而紂則為之也世
謂桀殺關龍逢此未必然也武王以賊虐諫輔為紂之罪浮
于桀者使桀果殺關龍逢則是與紂同罪矣湯誥湯誓數桀
之罪不過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又不過曰滅德作威以
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而已武王亦惟曰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則是桀之所以亡者惟肆為虐政以殘害斯民不至于紂之
窮凶極惡而無所忌憚也桀猶不免于亡故天以其所以佑
命成湯者而命我武以伐紂之事紂使其奉天之罰而乂斯
民也其者未足之辭也猶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蓋
言之于未然之前者其辭當如此也所以知其以乂民者

以其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故知戎商之必克而有以承順
上天之明命以乂斯民也戎大也與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同大明之詩曰燮伐大商其言大商即此所謂戎商
也戎商必克言商雖大國我必克之朕夢協朕卜漢孔氏曰
言我夢之與卜俱合于美善此說非是既云朕夢協朕卜則
是夢與卜合矣何須羅之以合于美善國語單襄公曰泰誓
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曰言武王夢卜祥
之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當從此說所謂休祥者氣候之先
見者高祖入秦關范增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者此之
類所謂休祥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惡必先知之故至誠
如神動乎四體者夢也見乎蓍龜者卜也至于禎祥則此所
謂休祥也紂之將亡周之將興其吉之先見至于夢卜休祥
三者皆合于是知其必克之理也非惟其驗之于天時有必
克之理至于考之人事亦莫不然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則以人事
而知其必克也受為逋逃主萃淵藪至于有億兆夷人夷人
者言此億兆之人紂皆與之同惡相濟視若等夷也雖有億
兆夷人然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其實人各有心離心離德
而不足恃也我之所與共事者惟治亂之臣十人雖但有十

人皆與我同心同德以戡定禍亂故雖十人足以敵紂之億
兆夷人也武王但言亂臣十人而不言其十人為誰至孔子
舉此語而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于斯為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雖以為有婦人焉亦不言其婦人與九人者何人
也至漢儒乃以婦人為文母九人為周公召公畢公太公榮
公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此亦但是以意揣之未必然也
至劉原甫又謂子無臣母之理而以婦人為邑姜夫謂子無
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為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則孔
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為何人矣而其十人
者雖必是周召閎夭之徒然亦不可一一如漢儒取必其當

時之九人以足其數蓋經無文闕其所疑可也既紂之億兆
夷人離心離德我之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億兆夷人之
中雖有至親苟其心德之離必將叛之不如我之與亂臣十
人皆仁人也仁人用則雖十人不患無億兆之附此正猶孟
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周至也謂
至親也此正如所謂親戚叛之但是假設之辭非有所指而
言也而王氏則謂指微子而言謂微子之徒以紂為無道而
周有道故去紂而歸我此所以紂雖有至親而不如我之獲
仁人也審如是則是周未興師而微子已歸周矣武王既得
微子以為獲仁人然後興師往伐紂如此則是微子預亡其

國為名教之罪人安得為仁人乎微子之歸國蓋在周既伐
商之後其于微子之篇已論之詳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
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
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蓋天之視聽惟視民之好惡而其吉凶禍福應如影響我
當奉天之命以盡其恵民之道也以其身任為君之責凡百
姓之有過則是我一人之有罪蓋自任天下之責也湯誥曰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蓋不如

則不足以爲天吏也既以其身任天下之責則伐紂之罪以拯斯民于塗炭之中者武王不敢不以此而自任也故我今必往而伐紂以揚我之威武往之商郊侵紂之疆取彼凶殘之人以張我之伐功苟能勝紂而安天下則于湯之功有光顯矣此又申結上文之義也受罪既浮于桀則武王伐之而于湯有光固其理也勗哉夫子者言此事乃爾將士之所當勉也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者漢孔氏曰爾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必克矣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據孔氏之意蓋謂武王恐將士之輕敵則戒之以寧執非敵之心其所以寧

執非敵之心者蓋以百姓畏紂懍懍然若崩厥角恐其或爲紂之用也蓋經文既言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則孔氏之說不得不然也武王既曉之以伐紂之意于是遂嗟嘆而總結之以告庶邦冢君以下謂我之亂臣十人既與我同心同德以伐紂矣則爾當一德一心以與我致討于紂立定厥功則爾與我國家將世世享無窮之福矣書本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稍稍復出伏生以口傳二十八篇孔壁續出二十五篇某嘗疑此二者必有所增損潤色于其間何以知之以孟子知之孟子之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之舉泰誓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今文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其字大抵相同而其文勢意旨則大有不同者康誥伏生所傳之書也泰誓孔壁續出之書也故某以是二者異同之故而致疑焉蓋伏生齊人也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受書之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孔壁中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始以隸體定其可知者爾則是此二者必有已之所不能曉者而以其意參合相合成文耳學者生于千載之下當夫簡編訛脫之餘固不必以今之書爲信然而亦當信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

者不可以漢儒所傳之書爲出于帝王之手而不敢畧致疑于其間也孟子生于戰國之時去帝王之世猶未遠而六經猶在尚且以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苟理之所不安則莫可信也況又經于秦火爛于孔壁而增損潤色于漢儒之手乎

泰誓下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此篇蓋戊午之明日己未將發于孟津既誓師而後行也孟津之會友邦冢君各以其師濟河然後進而陳于商郊武王將師之而行則必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告之所以伐紂弔民之意其曰六師史官之序述總其多而言之蓋泛指諸侯之

師也非謂周于此時已備六師之制也按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武王未克紂而有天下尚為商之諸侯但有大國三軍之制耳此云六師蓋指孟津之會所合諸侯之師而言之亦猶棫樸之詩美文王能官人而其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指文王出師之時所合諸侯之師也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此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辭雖不同其定三篇之誓皆是總告友邦冢君以及御事庶士但史官變其文耳若謂中篇但告羣后下篇但告衆士則不可也武王既大巡六師明誓衆士于是嗟嘆而呼之曰我西土君子蓋

當是時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之在孟津者皆西土之人也君子者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則是士卒亦可以謂之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漢孔氏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王所宜法則唐孔氏遂舉孝經則天之明左傳以象天明以謂凡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于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據二孔之意蓋欲與下文狎侮五常之意相屬然而其說迂回費力此二句但謂天道之于人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其意正同但其辭有詳畧耳惟天之道其禍福吉凶如影響之應形聲無所僭差而紂則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此其所以為天道之所斷棄也中庸曰天下有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皆是人倫之常道故謂之五典亦謂之五常今紂于此五者狎侮而荒怠弗敬是失人倫之常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此云狎侮五常即孟子所謂自暴也荒怠弗敬即孟子所謂自棄也此兩句相因而成文漢孔氏曰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行之大爲怠惰不敬天地鬼神以此兩句分為兩意則失之據侮五常但謂其狎五常怠棄之而弗行爾惟其自暴自棄失人倫之常道則是失其本矣所以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也周希聖曰天非絕紂而紂自絕于天民非怨紂而紂自結怨于民此說是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與此言正相反使紂不自絕于天天其忍絕之乎使紂不結怨于民民其至于怨之乎此蓋言其所以致天人之怨

者皆其所自取也自此以下又論其所以自絶結怨之實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禍福吉凶大抵因是而已紂之結怨是乃其所以為自絶也故武王將論其罪惡貫盈至于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則必先之以其暴虐于民以失四海之心者斮朝涉之脛謂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剖賢人之心謂比干忠諫以其心異于人剖而視之此二者其暴虐之最甚者也故首以為言蓋朝涉而寒者在人情之至可憫也而乃斮其脛賢人之忠諫國家所賴以存者而至于剖其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惟其忍于此作為刑戮以殺戮無辜其毒痛偏于四海之人也宜乎紂之亡無足怪者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

崇信姦回之人而用之放黜師保之官而遠之屏棄前世之典刑囚奴國家之正士宗廟社稷之所賴以存者惟在老成人之與典刑耳今紂既崇信小人則于此二者皆棄之而莫之顧于郊社之禮則褻之而不脩于宗廟之祀則廢之而不享故其所以孜孜惟日不足而為之者則惟在于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婦人妲己之類是也列女傳曰紂膏銅柱加炭火其下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紂之欲妲己之悅至為炮烙之刑以致其一笑則其所以為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紂之暴虐至于此極則夫天下之心而天怨于下民怨于下則天怒于上于是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使紂之必亡也時喪猶所謂時日曷喪祝斷也謂斷棄其命而降之殃罰使之喪亡于此時也夫既絶紂而祝降時喪我國家適當天命之所歸則爾不可不孜孜然助予一人以恭行天之罰而致討于紂也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此又舉其所聞于古人之言

為之證也蓋民之叛服無常也撫之則戴之以為后虐之則視之以為讐一則以為后一則以為仇惟在于撫之虐之之間耳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天下之大而統之于一人夫豈一人之力足以勝此億兆之衆哉持人心以為固爾故人君而能撫民則雖以一人而臨天下而有不可動之勢苟不能撫其民而虐之則失其所恃以為固者而一人之勢孤一人之勢孤則是一人矣以一人而與億兆之人為仇豈能一朝居焉故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言紂作威而殺戮無辜以與一世之人為仇則斯民無有戴之為君矣是獨夫耳獨夫者失其所恃之勢與匹夫無異與匹夫無異

而且與一世之人爲仇是自取滅亡之禍也齊宣王問于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其言蓋出于此苟不能撫民而虐之則是仇也非后也舉天下之人而仇一獨夫豈爲弒君哉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又從而爲之喻以見意也樹德若植嘉禾必以雨露灌溉之去惡如除蔓草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然後不至于滋蔓武王言此者蓋謂爾邦君庶士于我國家則當如樹德務滋必封殖愈固然後斯民永享其利于殺也則當如除惡務本必去紂之虐然後其惡可得而絕故繼之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仇言尚與汝務本以除惡也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此則言汝衆士當務滋以樹我周家之有德也孟子論湯之伐葛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湯之于葛但有匹夫

匹婦之仇而猶且興兵以復之今也紂既洪惟作威毒遍四海以與一世之人爲仇武王豈得恝然無所惻怛于其心哉故我小子當與爾御士殄殲乃仇蓋我能與汝去紂之惡則是撫汝而可以爲汝之君矣汝衆士當進其果毅以成汝之君蓋爲滅紂而勝之則將長爲汝之君而撫汝矣汝不可不一德一心以翼戴之也武王所以三令而五申諄復告戒以致其所以爭民伐罪之意者可謂盡矣至是將欲趨紂之郊以決生民之命于商周之勝負則其所以用其衆士也不可無賞罰以懲勸之故遂戒之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蓋欲其衆之用命則必致示之賞罰之必信也湯誓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大抵行師爲師憚重其事其言不得不出于此非獨之以重賞動之以嚴刑以冀其從己也既告之以賞刑之必信于是遂嗟嘆而言其臨事而懼不敢自寧之意而已惟我文考之德也若日月之照臨在上近而西土遠而四方無所不被文考之德其光顯于天下也既已如此則我有周誕受多方以有天下是我周家之于紂蓋有必勝之理矣所不可知者我小子之德如何耳使此行也而我遂克紂非我小子之能用武以幸伐功也以我文考無罪故我國家得以膺上天之休命而集其勳使此行也受克予則非朕文考之有罪乃我小子無良善

之德故我國家所以應天順人者不克終而斯民復陷于塗
炭之中而莫之拯救此蓋其兢兢業業志不忘于夙夜故雖
有必勝之理而反躬自責惟恐其不勝也此與湯之誥多方
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皆是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先切于中則發之
于言自然如此無一毫詐偽于其間而先儒引此為湯武假
設以求衆心之辭此說大害義理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湯武以臣伐君皆本天人之歸
至于東征西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惟其至誠為能動故
也使其誓誥多方之言非出于中心之誠然者而設為恐懼

之辭以求衆心則不誠莫大焉既不誠矣其何能動哉齊威
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
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則假設求衆心之辭蓋其心本
不如是而徒以權譎濟一時之宜所以不能動人使之必信
使威公之此言出于中心之至誠則其伐楚也將無異于周
公之東征矣其功烈豈至如是之卑哉故論聖人之事以為
有所矯情而為之者皆淺丈夫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二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三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牧誓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

武王以戊午之明日己未發于孟津越四日癸亥周師陳于
商郊明日甲子武王乃至將與受戰于牧野師既定矣于是
杖黃鉞秉白旄而誓之以肅其進退擊刺之節而示之以予
伐弗迓克奔之意蓋其所誓者又在于泰誓三篇之外不可
以無別也史官以其誓師于牧野遂以牧誓二字為篇名正
與費誓同皆是指其所誓之地也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此蓋周師陳于牧野之全數也史記孟子皆作三千人諸儒
多以史記孟子之言為信而以此序為誤其意蓋以謂戎車
三百兩不應但有虎賁三百人也某竊以為當從此序之所
載古者虎賁之士必擇其驍勇有力之人為之朝夕在王之
左右以為宿衛者也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
屬有虎士八百人當周之盛時纔有虎士八百人則其伐殷
之時而有三百人固其理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是
虎賁之士蓋其宿衛之官所以輔從衆輿者也牧野之戰而
至有虎賁三百人已為盛矣則其文雖與戎車三百兩相接

其實在戎車之外也非戎車所載之人也其戎車所載之人其步卒則已在三百兩之中矣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言戎車三百兩則甲士與其步卒皆可見其數矣而虎賁三百人則是王之爪牙勇力之士在王左右以為之輔衛其有三百人已為多矣安得尚以其少而以為有三千人耶以是知史記孟子之言誤矣漢孔氏曰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據其數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不言六百者蓋古者記載之辭惟總其數而畧其小猶詩有三百六篇但言詩三百也據舉全數而云二萬一千人者此蓋出于漢孔氏之意從古文而云耳而今文孔氏注于二萬一千

人之下乃加舉全數三字此蓋出于後世儒者之所妄注以發明孔氏之意非其本文也而後世傳寫者誤以相屬遂以為先儒之語何不思之甚耶夫孔氏省六百字而乃加舉全數二字以釋其義此必無是理也唐孔氏又以謂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于臨敵對戰布陣之間則依六鄉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而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故有百人此蓋欲彌縫先儒異同之

文而為之說爾是說未可輕從也二孔氏其意蓋以謂虎賁三百人者即兵車所載之長也此蓋謂當深考虎賁氏以為宿衛官徒以三百人數而配合之牧野之戰諸侯各以其師來會而此但言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但舉周師之數而不及諸侯之師者蓋牧野之戰以周師為主故也而蘇氏曰春秋時晉與齊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此說是也夫周師為主而纔有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則是諸侯以兵來會者亦不多也武王能糾合諸侯寡少之師以執紂如林之衆豈與之較其區區之力哉故作序者舉周師之全數而繼之曰

與受戰于牧野以見其在德不在力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者戊午後之甲子也先儒以曆推之蓋是周之一月四日也言日而不言時者上本泰誓之文也昧爽將明而未明之時也武王于甲子之日將明而未明之時蓋詰朝而至商郊之牧野蓋周師所次之地漢孔氏曰紂近郊三十里皇甫謐曰在朝歌七十里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師既陣于牧野牧野乃與紂戰將戰而誓必在于未戰時於是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蓋所以示其將戰也漢孔氏曰鉞以黃金飾斧左

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握旄示有事于教據先儒解經但
存大體未嘗設為鑿說至于此說不免于鑿爾蓋杖鉞秉旄
但是所執之物各從其便豈屑屑然寓意于其間哉孔氏之
說既以鑿矣王氏之說抑又甚焉其說有曰鉞所以誅旄所
以教黃者信也白者義也誅以信故黃鉞教以義故白旄無
事於誅故左杖黃鉞有事于教故右秉白旄王氏之說經未
嘗有從先儒之說至于此說則從非徒從之又從而推廣之
惟其善鑿故也以其善鑿故于君子陽陽之詩曰左執簧左
執翿以為簧所以為聲翿所以為容將隱而無所事于聲容
故在左也信如此說則簡兮之詩亦是賢者不遇而作而曰

左手執籥為其無事于聲可也至于右手執翟則為有事于
容乎王氏于此則無說以其說之不通故也故蘇氏于此篇
則并與先儒而識之以謂黃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
遠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為儀耳故左杖黃鉞秉麾非右手不
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者妄相附致張
為議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蘇氏此說可謂盡之矣武
王既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于是誓之曰逖矣西土之人逖遠
也稱其行役之遠以勞來其來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
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
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
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友邦冢君謂同志之諸侯御士司徒司馬司空則是同與治
事之三卿當是時周尚為諸侯未有天子六卿故其行也但
有此三卿而已漢孔氏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
空主土指誓戰者唐孔氏云于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
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
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軍者

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據二孔之意謂泰誓之篇有王乃
大巡六師之言故有此說某竊以為不然康叔封于衛蓋諸
侯之大國也而酒誥曰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
司馬也農父司徒也宏父司空也則是古者諸侯之國降殺
于天子六卿之制者則有此三卿周既未為天子則其但有
三卿復何疑哉王乃大巡六師蓋指諸侯之師而言之某嘗
詳論之于泰誓矣亞次也旅衆也周禮曰施法于官府乃建
其政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亞即所謂立其貳也小
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是也旅即所謂陳其殷殷衆士也師氏
若大誥所謂尹氏而洪範曰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師尹蓋又

在卿士之下也千夫長百夫長蓋主兵者漢孔氏云師帥卒
帥也據司馬法百人為卒以卒師為百夫長誠是也二千五
百人為師以師帥為千夫長則不可要之千夫長百夫長皆
是主兵之人但不可以合司馬法所載之言也庸蜀羌髳微
盧彭濮人皆西南夷也唐孔氏曰文王國在于西故西南夷
先屬焉蘇氏曰楚鐵庸與百濮伐之庸即上庸縣濮即百濮
也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向蠻之屬楚者羌即先零
罕幵之屬彭今屬武陽縣髳微闕觀蘇氏此說則知此數國
者蓋是西南極邊之蠻夷也漢孔氏以為在巴蜀未知是否
文王國于岐而化行于江漢之域故此數國者蓋服屬于周

而預于伐紂之役也既歷舉所誓之人于是使之稱爾戈比
爾干立爾矛蓋王既秉鉞秉旄以誓則使聽誓者稱戈比干
立矛以聽誓而戰故其儀如此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矛亦戟
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
捍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立此蓋隨宜相配而為文
也武王既使陳于牧野之人咸稱于比戈立矛以聽誓矣于
是逆誓之以所以伐紂之意而舉古人之言曰牝鷄無晨牝
鷄之晨惟家之索蓋此為數紂之惡推論其用婦人之言以
亂天下者故舉古人之言以謂牝鷄無鳴晨之理使牝鷄而
鳴晨則其反常而妖孽家有此不祥則將索然而盡亦猶婦

人而與于政事是亦不祥而喪國之道也今商王受乃不懵
牝鷄鳴晨之為不祥而其為國則惟婦言是用用婦人之言
遂至于為其所蠱惑聰明既失無所不昏於是神棄其所隸
之祀而弗荅蘇氏曰祭所以報本也故謂之昏棄於親親故
棄其遺王父母弟不廸蘇氏曰王父弟及母弟皆先王之遺
胤遺之不以其道此二者皆有家之所甚重而紂皆昏棄之
而不廸鬼神當致而不致九族當親而不親則是于所厚者
薄故惟四方多罪逋逃之人崇之長之信之使之或為大夫
或為卿士使得以在高位而暴虐于百姓而姦宄于商邑于
所自薄者反厚焉既曰崇又曰信又曰使又曰長蓋言其好

用小人也自古無道之主將肆其殘賊則必招納多罪逋逃
與之同惡相濟昔靈王為章華臺納亡人以實之蓋不仁之
君其所好尚皆如此然而納亡人以實之猶未至于登而用
之而紂則使為大夫卿士而居于民上此其所以肆其暴虐
姦宄以重失斯民之心也紂之罪惡至于此極而推原其本
則惟在用婦人之言故武王舉以誓師以見其牝鷄鳴晨之
禍為至據也惟其平日惟婦言是用天怒于上民怨于下則
武王不可不應天順人以恭行天之罰于紂而與此牧野之
師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此蓋爾其進退擊刺之節也在昔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雖帝王之師其出也不可以無紀律也牧野之戰蓋決于甲子之日故肅之以紀律使整齊其部伍擊刺不使之爭利以徼一時之幸也故使其進戰者則不過于六步七步乃止而相齊焉夫子勗哉者言此事實汝將士之所當勉也前曰夫子勗哉後曰勗哉夫子反覆其文以致其諄諄告戒之意猶曰鄰哉臣哉臣哉鄰哉爾將士之所當勗者宜奮其桓桓威武之志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虎貔熊羆皆猛獸言其桓桓當如此獸之猛也雖其猛如此然紂之衆士有能來奔于我者當勿迎擊之惟使降者役屬我西土而已蓋武王之戰于牧野志在為民除害而不在于殺人以逞其志故其誓衆也使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蓋不以其害利以輕進也雖使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而又戒之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蓋不欲其殺降以重傷也惟其告戒之素如此故其戰也則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蓋周師之持重徐退而如林之旅自相攻擊倒戈以攻紂而周師實不血刃也

勗哉夫子蓋又勉之以終其義也爾苟不能勉之如前之所云則汝之身有戮矣其曰爾躬有戮非武王嗜于殺人蓋臨戰而誓師其言不得不爾也詳此篇武王數紂之罪惟婦言是用豈非武王意紂之必亡無出于此也思齊之詩論文王之所以聖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為文王之所以聖則紂之昏棄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以至于暴虐姦宄通天下而亡其國者豈不起于惟婦言是用乎故婦言是用紂之所以亡也按列女傳曰紂之好酒淫樂而不離妲己之所喜者貴之所憎者誅之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刑妲己乃笑夫紂為暴虐之甚矣而妲己尚且以為罰輕炮烙之刑使人遭枉刑至痛于膏火之中而終足以供其一笑則其為不道又在紂之上矣文王雖能官人而太姒猶佐之以求賢審官紂為無道而妲己猶勸其為炮烙之法詩人以太姒之于文王為天作之合予于妲己亦云

武成　　周書

此篇所載自往伐至于伐商之後發政施仁之事首尾俱載非必主于武而言其以武成名篇者蓋書之名篇各隨其文

官一時之宜或述其所作之人或取其所因之事或指其所
吝之地或掇篇中之字以爲名其體各有不同要之使取是
字以爲簡篇之別耳本無意義存于其間此篇有越三日癸
望大告武成之言故史官編序之時掇取武成二字以志其
篇亦猶梓材以篇中有梓材之語非有取梓材之意也學者
之于此能行其所無事無以鑿求之則閑見博而智益明矣
此篇如漢孔氏鄭氏之說皆不必如此說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
此篇蓋是武王克商之後史官紀載其本末于泰誓牧誓之
外則爲此篇以見其一時應天順人之大槩自往伐之初至
于歸獸之後其所施設政事皆識于此獸字當作音趨蓋謂
記其事也此識其政事主于史官而言漢孔氏云記識商家
政教善事以爲法其說非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惟一月者即泰誓所謂一月蓋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周
之正朔未建故不可以云正月其時日爲周史記不可以違
用商之正朔故但云一月蓋權時之義也壬辰旁死魄者正
月之首也漢律曆志曰死魄朔也生魄望也蓋魄者形也是
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沈内翰曰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
光月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月漸遠則斜

而光側滿其形如銀丸者所謂魄也日月合爲朔之後始受
日光故明生而魄漸死至望後則明死而魄漸生故曆家以
明魄之生死而定朔望弦晦然後日之甲乙始可得而推也
旁近也一日爲始死魄則二日爲近死魄此所記載在于癸
巳之日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不直言癸巳之日于征伐
商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爲曆起也蓋曆家之推步
元雖于日月合朔日月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也
苟爲但言日而不言朔以取正于月之明晦則曆家不可得
而推非記載之體也故古者特記日之甲乙必先以日月之
晦朔爲定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而其定晦朔必以日食爲
準故杜氏長曆以日食推行則其月之在晦在閏皆可考也
此法雖詳于春秋其實書之源流也既載旁死魄之日壬辰
以見周之克殷其月辛卯日月交會于星紀之次以起周之
曆矣于是繫之以征伐商之日以記事也故繼之曰越翼日
癸巳則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蓋于是月始興師而自周
癸巳日興師而戊午日渡孟津則是二十五日也甲子克殷
殺受則是三十一日也以至于下文丁未庚戌皆可以即此
而推也後世如漢律曆志以其曆法推考無所不合由其
事繫日日繫月故其有數存焉可得以曆而考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

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此處先後說者極多惟唐孔氏依漢孔氏先後爲說而其先後失次者與夫簡編之錯有脫逸則觀其端而使學者以意逆志而自得焉此爲得體但惜其論之有所未盡也某今于此篇不敢輕有去取劉元甫王介甫程伊川孫元忠數家之說始依唐孔氏之意按唐孔氏所次歲月日以稽攷之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正月三日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蓋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庚戌日柴

望矣而下文乃曰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豈有二十二日後乃復有生魄之文乎唐孔氏曰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經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未受周命而已助周祭乎明其受命在祀廟前則是唐孔氏于此先後之序已覺其非矣然而又曰史官失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卻說受命故文在下耳此則雖覺其非而亦不知其爲失先後之序也以某所見當是武王既歸于豐偃武修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矣則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群后以下皆繫于此既告群后以后稷公劉太王

王季文王之德而後舉之以祀于周廟以至于柴望大告武成于理爲稱然此篇見存者止于如此其間文勢或有脫逸不全者亦未可知某疑其先後之次如此亦未敢以爲必然之論也厥四月者既克商之年四月也哉始也始生明亦是初三日也前哉正月三日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此哉四月三日云哉生明蓋魄死明生其實一也特史官變其文耳武王既克商矣于是四月三日始自商還至于豐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于是偃武修文樂記云武王克殷渡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

革之射息也此則偃武修文之事也既偃武修文示天下不復用兵則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矣故于是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無復服乘此等物以從事于干戈之事也華山之陽桃林之野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矣則不復羈絏穿絡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耳二孔之說大不然聖人之治天下使萬物各遂其性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此有夏先后所以懋厥德而罔有天災也今以示天下弗服之故而縱牛馬于乏水草非所長養之地非聖人所以仁萬物之意也蘇氏又云華山之陽有川爲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

亦險艱歸馬牛于此示天下弗服也此亦逼簡矣夫前縱而
不留則足以見其無所用武之心矣豈必擇其可入不可出
之地乎苟其入而可以出則天下逆將不信乎此殆求之過
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
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丁未祀于周廟至大告武成此文當屬于予小子其承厥志
之下蓋武王既歸馬放牛示天下不服乘則其王業于是乎
成矣既生魄則十五日以後也武王既克殷有天下于是庶
邦冢君及內之百職咸來受新命于周猶舜之君攝則四方
群牧來覲既諸侯羣臣來受新命于周于是武王爲之述其
先王積德累功之艱難故已得以成此王業蓋將歸之以祀
于周廟則先爲言祖考之所以致此者故惟登叙后稷至于
文考積累之次序而已承其志蓋爲將祀周廟而言也王于
是嗟歎以告諸侯曰惟先王建邦啓土言周之王業自后稷
在唐虞之際始封于邰啓此周邦之土也先王指后稷也周
語有云昔我先王后稷后稷非王而稱先王者尊之之辭也

契在商亦稱玄王皆尊稱也公劉后稷曾孫篤厚也后稷之
烈至公劉而加厚焉太王后稷十二世孫能增修后稷公劉
之業而周之王業始基于此王季且又能勤勞以成王家而
文王承之功業于是大成惟其積累之功德源流深長如此
故大爲天之所眷命而膺受其命以撫安四方諸夏于是時
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陵小小邦于是懷其德而得
以自立強者畏之而不敢侵小小者懷之而有以自立則是
天下所賴以生存也天下所賴以主存則豈免于伐殷以君
天下而大統猶未集于其身故于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以致
伐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先儒因此說附會以斷虞芮之訟受
命稱王之說謂文王于斷訟之年更稱元年至九年而崩武
王然後而觀兵于殷上承文王之年爲十一年又二年而伐
殷爲十三年其爲附會之說似若可信然而改元立號近起
秦漢三代之世無有也惟後世之君于即位之年則稱元年
耳豈有文王既即位四十餘年而更稱元年之理此說始是
漢儒因九年大統未集之文而生此辭其實非也然則九年
大統未集何也蓋當文王未崩九年之前紂之惡貫盈而不
可赦也文王知其勢必不得不伐于是時也已有伐紂之志
矣然而猶有所不忍遲遲于九年之久文王既崩而紂之惡
日甚則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也所謂九年者徒謂周之王業

當興于此時矣何改元稱王之有哉武王既告庶邦冢君以
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仁成此王業而已承其志以伐紂
救民而有天下矣于是以丁未之日祀于周廟諸侯之受命
于周者咸奔祭于廟大奔走執豆籩以供祭祀既告祭于廟
又三日庚戌于是燔柴祭天望祀于山川以告武成亦猶舜
既居攝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然後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武王既克商有天下諸侯百工受命
于周而其告戒之際惟叙述其先世積累之艱難而已承其
志故唐孔氏與劉元甫皆疑此下更有脫簡蓋以湯誥考之
則誠有詳畧之不同故謂武王既定天下當懲愍告戒不應

其祖述其先世之勤勞而止也予甞反覆繹尋武王所以告
諸侯之意此蓋既得天下將欲率諸侯祀于周廟追王其先
世故其說如此按中篇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
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是武王既受命于是
始追王其先世祀以天子之禮自推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蓋
為追王張本而言之也丁未祀于周廟則于是行其追王之
禮矣惟其追王而言故推序述其先世積行累功之事唐孔
氏疑其下有脫簡未必然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

自底商之罪以下至于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其文當在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豐之上蓋其所序述皆是武王未歸周以前事簡編差舛乃
以屬于予小子其承厥志之後而武王所以禱于天地山川
之言遂與上文之稱述后稷以來積德累功者相聯則類夫
武王誦其所禱之辭以告庶邦冢君者故唐孔氏以謂自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之辭也且謂無
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又不成非述作之體且冢
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
害與民更始悉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

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慇懃誓衆既克則空誦禱辭聖人有
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既落經失其本
所以辭不次耳孔氏雖能疑其簡編斷絕經辭不次而遂信
以禱神之辭為武王對庶邦冢君百工誦之殊不知追王之
辭蓋盡于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底商之罪以下自是史家記
述武王既往伐商禱于上下神祇之辭簡編失次誤載于其
承厥志之下耳故王氏劉氏程氏諸家以屬于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之下蓋得之矣但王氏以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
子囚以下屬于歸周之後則失其次夫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此蓋既克商之事豈至周而後有事于

此耶故劉氏曰厎商之罪至萬姓悅服意以加于厎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前此則勝于王氏所次遠甚程氏亦以釋囚封墓以下依劉氏所次而移乃反商政政由舊于列爵惟五之上謂自此以下方是政由舊亦各　其所見如此然武成既非今書亦未可以其見存之文為必然不易之論也武王既興義兵為天下除殘去賊其所以伐紂為此舉者蓋所以奉天地神祇之意而非所以狥一人之私欲也故其兵之既動則致商紂之所以獲罪于天地神祇之意以告皇天后土與夫師之所過名山大川名山華嶽大川河也自豐鎬而往朝歌則必過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瀆之數

故知其為名山大川也告于皇天后土則泰誓所謂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告于天地山川其禮不必同時而禱祠同故併而載之曰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明其禱祠皆云爾非是以天地山川併為祭也泰誓曰予小子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武王之所以伐商而告于天地神祇者蓋受命于文考而非己之所敢專也故其禱辭必稱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言己乃有道人之曾孫也唐孔氏以武王自稱有道且謂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為無道言有道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此說不然鬼神害盈而福謙謂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豈有是理哉

武王之誓師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蓋武王之心也豈有自稱己之有道以求神之福其曰有道曾孫云者亦猶曰惟朕文考無罪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言己懸我文祖之有道將往大征商紂以大正其罪也當是時始興兵往伐商未知克與不克而紂猶在上為天子遽稱周王發此殆是史官增加潤色之辭非必其禱神之言本如此也孟子因咸丘蒙問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之說皆舉孔子之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天下之不可以有二王也苟以武

王稱周王發而繼之以今商王無道則是二王矣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則其所不取者必此類也武王所以本其文祖之有道以有大正于商者以商王受無道故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與之去之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雀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紂也紂既無道而周有道則是紂敺其民而使其歸周矣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泰誓數紂之罪其文諄復反覆陳其不善之迹蓋將以曉衆庶未諭之情不得不然此禱于

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文簡而盡此所以不同也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
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蓋天之生萬物惟人最靈人者萬物之主也于
人中擇其明聰者而為之君君者人之主也主而暴其民則
物亦不得其所矣紂以不仁暴虐之資居于民上而播其惡
于衆暴殄天物而使天下萬物鳥獸草木皆失其性而其害

虐于民尤甚言暴于天物則民亦在其中以人尤重于萬物
故别言之與泰誓之意同也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則不仁甚
矣故小人之為不仁者皆與之同惡相濟以肆其毒于四海
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是以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蓋
謂紂為衆惡之所歸重復言之甚之之辭猶曰是崇是長是
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王氏曰歸之之謂主萃之之謂
聚藏之之謂淵養之之謂藪其説是也紂既為衆小人之所
歸不獨敎其逋逃之罪又以為大夫卿士則是立其朝者無
非小人也立朝皆小人則君子無容足之地故其仁人皆相
率而歸周此稱仁人蓋指商之仁人其人則莫知其為誰也

亦未知其幾何人也孔氏以為太公周召之徒太公歸周在
于文王之世非武王之所獲周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
獲者自外來之辭也王氏以為微子之徒武王以微子之來
歸而知紂之可伐則是微子之亡其國畧無不忍之意烏得
以為仁哉予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而人則莫知其為誰
也仁人既已歸周則是空國無君子立其朝者皆小人也小
人得志君子相携而去則民之棄殷可以卜之于此矣故謂
予小子既獲仁人于是敢祗承上帝之命以遏絶商紂為亂
之畧也仁人自商來者非欲必預伐紂之謀蓋武王以其獲
仁人而又卜知商家之必亡而為上帝之所厭棄也武王既

祗承上帝以伐商而當時之民内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
率以為己使亦皆恭敬天之永命以助國家也蠻貊若戎蜀
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惟夷夏之人皆知敬天承命故予之
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蓋所以懸安此士女之心也予既
東征以安此士女之心于是士女喜悦我周師之興咸實玄
黄之幣于篚筐之中以迎我師願我國家之當王天下也玄
黄但謂其時所執之幣有此色爾非有他義又薛氏之説亦
隨句取義非書之本意也士女之所以篚筐玄黄以昭我周王
者豈人力之所能致哉蓋天之休美有以震動此華夏蠻貊
之衆而使之歸附我大邑周也民既附我大邑周故爾天地

山川神祇庶幾能相助予伐紂克商以拯斯民于昏墊之中
無使敗衄為神之辱也武王禱神之辭蓋盡于此以左氏春
秋傳荀偃禱河蒯聵禱其祖無作祖羞之下皆更有語遂亦
謂此下更有未盡之辭此蓋不通變之論未可以為然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
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
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武王既底商之罪以禱于天地山川神祇矣于是以戊午日

渡河而北漢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
宜速此說甚不然夫湯武仁義之師蓋為應天順人而起豈
為詐謀奇計速于赴敵以出敵人之不意哉然自河至朝歌
五日而至經實有明文意其所載時日必有疑也俟天休命
者非是待天之有禎祥而後進兵蓋武王之將進而與紂戰
以決生民之命于商周之勝負不敢以勝負自必也必待天
之佑我國家而能勝之此謂俟天休命而已先儒以謂夜雨
止畢陳蓋過論也武王既以癸亥之日陳于商郊紂遂以明
日甲子之詰朝帥其多罪逋逃之人其多若林木之盛會于
牧野是時周師未動而紂多罪逋逃之衆其徒之居于前者

自相攻擊以走故反倒其戈以攻其在後者以致血流漂杵
言殺人之多也雖殺人之多皆紂之師旅自相屠戮自周師
而言之實未嘗血刃也周師未嘗血刃也而紂之衆自相屠
戮滅亡豈武王實使之然哉蓋由其多罪逋逃之人同惡相
濟其罪惡貫盈天道之所不容故使之至于此極也而孟子
則以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
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皆如孟子之說則是血流漂
杵之言蓋深疑之也予嘗深原孟子之意蓋恐學者傳之失
其以謂武王牧野之戰其殺人誠如是之多故其後世嗜殺
人之主必將指武王以為口實故為此拔本塞源之論此孟

子所以有功于武王也然而血流漂杵之言則是紂之衆自
相攻擊其流血之多蓋有此理後世未可以孟子之說疑之
而遂謂無其事也武王之伐商紂之衆自相攻擊以至于此
則其得天下可謂易矣故繼之以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蓋言
一着戎衣而天下遂定以見其取之之易也既克商而有天
下于是與天下更始反商之虐政由湯之舊政蓋商家賢聖
之君六七作其所傳之政莫非創業垂統為萬世可繼之道
者惟紂不能率由舊章遂至于亡武王既反紂之虐政則其
施于有政者豈可以他求惟取商家之舊政而用之則其政
將不可勝用矣反商政政由舊即如下文所載是也其子比

于商容皆商之賢者紂惟不能用故逐亡其國武王既反紂之舊政則其所不用之賢者必致其禮待之意其為紂所囚于囹圄之中者則釋之其見廢而既屏者則于是封其墓其存而去于閭閻之中者則過而式其閭非特此也紂之聚財于鹿臺積粟于鉅橋必為己私者則皆散而發之以大賚于四海之困窮而無告者而萬姓悅服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則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于此時若出于塗炭而登春臺之樂熙熙然安能不悅哉自釋箕子囚至于萬姓悅服皆是反商政未歸周之初也有此善政及民自此之

後會繼之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乃偃武修文蓋于是始歸國案弓矢散馬牛與天下休息而孔氏本文以屬于歸周之後夫箕子之囚比干之墓商容之閭必在殷之國都而鹿臺鉅橋亦在近郊之地皆是既克之後豈得為既歸周已後之事乎既歸于周偃武修文與天下更始而又率庶邦冢君暨百工祀于周廟以追王其先世逆柴望大告武成矣則其所以施設者莫先于經理天下以封建勲戚故繼之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樂記曰武王既克商未下車而先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既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蓋先封帝王之後然後

及于功臣子弟以與會于牧野之諸侯大者相錯為王室之藩屏列爵惟五者謂封建諸侯列為五等之爵即公侯伯子男是也分土惟三者謂爵各有等而所分之地則有三等蓋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也周家封建之法蓋盡于此二言矣故王制孟子云封建諸侯其說皆本于此及周禮大司徒所載則與此不同其說曰諸公之地封疆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信如周禮之所載則是列爵惟五等而分土亦有五等與此篇所載異矣故唐孔氏以為周室既衰諸侯相併自以國土寬大並皆違禮乃除去本經妄為說爾此說甚好至鄭康成之徒必欲以

此二書所載附會而為此說所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攘戎狄斥大封域增而廣之故大國實五百里或又謂公之地百里而已五百里者并與附庸言之此言迂僻不通之論二說先儒皆辯排其失而李直講以為大司徒所載諸公封疆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二百里諸男之地一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其曰五百里四百里以至百里者所謂列爵惟五也而其所謂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其食者四之一即所謂分土惟三也此說雖善然而有可疑者四百里其食者二之一則是所食者百三十三里有奇三百里其食者二之一則

是所食者百里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則是所食者五十里
百里者其食者四之一則是所食者二十五里是亦分土為
五等不謂之三等也此亦難于折衷姑用之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垂拱而天下治
此則為王朝公卿大夫也蓋居是官者莫不欲得賢人而任
之然賢者之于事有能有不能因賢者之有是能則使之任
是事治教禮刑政事莫不隨其才而因任之而其人則皆天
下之賢人也既外而封建諸侯得其尊卑小大之制而使賢
能又皆得天俊傑之才則民治于是乎舉矣故繼之以重民

五教惟食喪祭蓋五典之教與食喪祭之三者民之最重者
也曰惟食喪祭者如禹貢言羽毛齒革惟金三品齒革羽毛
惟木皆因上之辭也惇信明義蓋謂大明信義揭示天下所
以美教化移風俗也崇德報功者藹湯之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蓋有德者則宜崇之以高爵厚祿使之在高位以致君澤
民至于有功者則恒報之以厚賞而不居之于位各適其當
而已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上武王興義兵
稱于戈率天下諸侯以伐紂而天下之人從之而不少有疑
于其間者蓋其惻隱之心充實于其中不忍天下之民陷于

塗炭而不能以日出故應天順人拯斯民于萬死之餘既克
商而有天下則其所施設者無非不忍人之政目擇其于之
因崇德報功莫非不忍人之政也惟其不忍人之心根本于
未得天下之初其不忍人之政著見于已得天下之後則其
治天下可運于掌上此所以垂衣拱手而天下治也周之社
稷所以能綿綿延延至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者其源流蓋
如此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三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四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洪範　周書

書之名篇非成于一人之手蓋歷代史官各以其意標識其所傳之簡册以為別異非如春秋之書盡出于夫子之所删定而可以一例通也故書之為體雖盡于典謨訓誥誓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則不皆繫以此六者之名也雖不皆繫于六者之名然其體則無以出于六者之外先儒拘于名篇之有無而不知變通以征貢歌範為十體殊不知洪範之作蓋箕子為武王歷陳治天下之大法其實謨之體也洪範

者徒以史官傳錄之時偶不以謨訓名篇耳凡有異者各自為體則將至于數十篇而猶未足也今徒見其篇名有一範字遂以為百範之體如此則是書之篇名非據篇中洪範二字以為簡册之別也學者能知書之篇名雖出于史官之手而不可以一例通則典謨訓誥誓命之體昭昭然若日星而不可掩矣書序之作亦與篇名相類蓋是史官隨其旨意各自立言而不可以一概論也故有包括一篇之義而盡于數言者如堯典武成之類是也說者使以謂書序盡出于夫子之手自堯典至秦誓莫不有深義于其間必欲皆從而為之說而不知于其間蓋有出于史官一時之意但述其所作之

由而不及篇中之義者如湯誓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篇中初無伊尹相湯伐桀之事而序言此者蓋以上篇之序有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故此篇接上文而為序非有異義也如周官之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黜殷滅夷初無與于作周官之序此亦是與大誥微子之命等篇之序首尾相接若此之類在五十八篇之中自為一體不可以必求其義也如此篇序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殺受立武庚無與于篇中之事而序言之者蓋亦與上篇之序相接而言故耳唐孔氏曰此篇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

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上武成序言武王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顧上下也如孔氏此言則是序之言此者蓋立序之體不得不然亦不可必其為說也而說者往往以謂書之序盡出于夫子之手必欲以春秋襃貶之義而求之故蘇氏曰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同洪範者而孔子于此言之明箕子之德蓋武王師而不臣也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然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故為箕

子音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其論箕子之出處以謂傳道則
可仕則不可周爲盡善以謂出于夫子序書之意則夫之鑿
矣劉執中曰立武庚以奉成湯之祀明不奪其國而絶人之
祀也以箕子歸作洪範者誅其君而師其臣以先王之法存
與不存耳王氏曰武王殺受矣而不爲商立後以統承先王
修其禮物則是遇商不仁無禮無義也箕子嘗爲商之大臣
商可以言之乎武王立武庚則是遇商仁且有禮義此箕
子所以言也是皆己甚之論也夫武王之待箕子固有此禮
然未必是作書者之本意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惟十有三祀王
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湯之于桀放之南巢而已武王之于紂則殺之者荀子曰武
王伐紂遂選馬而進欲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
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紂之見殺蓋以殷
人如林之衆倒戈相攻併攻于紂武王至殷赦紂而不誅如
湯之放桀之志已無及也于是立武庚代殷後以終致其不
忍之意如湯放桀之意也孔氏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蓋其
意以謂武王之心不殺紂故取于史記之說以謂紂兵敗走
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赴火而死孔氏雖以是明殺紂非武
王之本意然商紂自焚而死則不可謂之殺也唐孔氏知其
說之未通則又從而爲之說曰紂既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
頭懸之太白旗死猶斬之聖則必不放是則并與先儒之意
失之矣某嘗以謂太史公之議論其是非叛于聖人者多矣
未若以武王斬紂頭懸于太白之旗而爲甚也漢高祖與項
羽親爲仇敵以爭天下及羽死于垓下高祖尚親爲之發喪
哭臨葬于彭城祀以魯公禮况武王于紂其爲君臣上下之
分較然明白豈忍爲此己甚之戮乎故某推本于荀卿之言
謂殺受者殷人非周人以釋學者之疑亦所以推明武王之
道也武王勝殷殺受以立武庚則是所以待殷者盡矣于是
以箕子歸蓋以天下之大法其傳在于箕子將屈己而問焉

故致恭盡禮而奉之以歸非執俘而歸也惟十有三祀者武
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此武王之十三年當曰
年而曰祀者蓋箕子之辭也按諸傳記引此篇者皆以爲商
書則知此篇之作蓋以箕子爲武王陳之退而自錄其答問
之辭以爲書以箕子之所錄故傳記皆以爲商書雖然箕子
所錄史官得而藏之故今文不以爲商書而以爲周書惟十
有三祀者因箕子之辭而不革也王訪于箕子就而問之也
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武王既致
敬盡禮而奉箕子以歸訪之以治道故就而問之也蜀先主
將見諸葛孔明謂徐庶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于是先主三詣孔明于草廬之中咨以世務武王于箕子既而見之者亦以箕子之不可屈而致故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武王將欲大有為于天下故就而訪箕子蓋其尊德樂道之誠出于中心之固然也既就而訪之矣于是咨嗟而呼箕子以致其所問之意也箕子殷封内諸侯之爵也天下既為周矣而箕子猶以殷畿内之封爵見稱于武王者蓋不臣于周也其封于朝鮮蓋是既遁而去不食周粟如夷齊之志武王因而封之耳雖封于朝鮮而猶稱箕子也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此武王所問之意也漢孔氏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蓋其意以騭訓定而史記宋世家舉此文亦以為惟天陰騭下民先儒解釋多用此說然騭之訓定無所經見難以取信按爾雅曰騭升也方言曰魯衛之間為升騭則騭之訓升其來尚矣漢五行志舉此言而應劭之註以騭訓升蓋取諸此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此蓋洪範之大要也揚子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升降有吉凶善惡之不同然天之生斯民也性無有不善而命無有不正惟斯民之情因物有遷失其性命之至正故有陷于六極不能自出者非其性之本然也皆其愚不肖之自取耳若乃天之所以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而使之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者未嘗不升之以福也惟相協厥居而升之以五福故其主斯民而立之君其使之贊化育而輔相裁成之者必在于建皇極而斂五福以敷錫庶民者實君師之任也武王惟知天之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而未知人君所以取夫陰騭之常理者其本末先後當如何也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欲求治道而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則倒行逆施無自而成故武王未知彝倫之攸敘則勤勤懇懇致恭盡禮以訪于箕子而不敢輕為箕

子者不得不以所聞而告之也傳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自我聞在昔以下皆箕子釋後反覆歷陳治天下之大法如此之深切著明無所不盡者蓋以武王禮既恭辭既順色既從則箕子之言不得不盡之矣

箕子乃言曰

武王之問箕子之對皆曰乃言音唐孔氏曰天道大沉吟乃問思慮乃答乃疑辭也蘇氏曰乃言難之也王虛心而致問箕子辭避而後對此兩說皆通觀武王之克商放牛歸馬散財發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則為治之本武王非不知

之也然而方且皇皇然虛心屈體以訪其子箕子又諄諄然為武王陳之者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觀武王之克商其所以大賚于四海者無非仁心仁聞也及改其子之所問則是先王治天下之大法也猶公輸子離婁之不可無規矩師曠之不可無六律此武王之所以汲汲而問箕子之所以諄諄而告也使武王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訪箕子以求其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是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箕子雖知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苟不得武王訪而行之則是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以武王之仁心仁聞而能行箕子所傳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此周之治所以巍巍煌煌甚唐虞夏商之大成而爲百王之冠也然九疇之叙雖箕子爲武王陳之而其所陳則有所自來矣蓋自禹神智爲天所錫建德于唐虞之世而立地平天成之功當是時也洪範九疇已有所傳之迹矣蓋其道乃百世所共由之道而其文則發于禹之神智經緯綦著爲成訓昭然示後世蓋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禹之洪範箕子之所傳其詳見于此篇而其梗概則見于大禹謨之

言矣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洪範之大要也蓋天下之理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彝倫攸斁是從逆之凶也彝倫攸叙是惠迪之吉也洪範一篇大抵發明此理而箕子所陳蓋本于大禹謨而推之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箕子之所演者演此而已此獨伏羲之易文王重之孔子贊之雖多寡不同而其大旨則一也學者欲學洪範不可不推原其所自來大禹謨乃洪範之根本不明乎大禹謨不可以驟語此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敘箕子將陳彝倫之叙于是推本其所自來言鯀之所以失其叙禹之所以得其叙者然後歷陳其九疇之目也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者言鯀之逆此所以凶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者言禹之迪此所以吉也蓋水曰潤下潤下者水之性也而鯀則陻之使不通以拂其常性使不得行其所無事此五行所以皆亂五行皆亂則失其本矣此彝倫之所以斁也惟禹能順其潤下之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水由地中行而五行皆得其性得其性則其本立矣此彝倫之叙也然自

漢以來儒者往往拘于河圖洛書之說以天錫禹以九疇者蓋其文自洛而出故禹因而次第之謂天之錫禹洪範九疇自初一曰五行以下皆是龜背所負之文或以為六十五字或以為三十八字或以為二十七字其說雖時有不同是皆以為龜背所負之文誠有如五行等字為次之以為洪範其竊以為不然古人之語將其最重者必推于天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誅曰天討凡出于理之自然非人之私智所能增損者非天也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所謂天奪其魄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猶所謂天誘其衷也雖然豈自物以予奪于其閒耶夫易之為書由數而起故今世所傳河圖縱橫十五之數謂伏羲畫之以畫八卦猶可言也至洪範之為書大抵發明彝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也則龜背所負者果何物耶若以為有洛書之數如河圖之文則今世所傳洛書五行生成之數大抵出于附會不足信也若以為龜背之所負有五行五事等字則其說迂怪矣集穎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學者誠知洪範之書不由數起而天之錫禹本洛書則九疇之意焕然而明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二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聖人之經雖同歸于道然其制作之體則各有門戶而不可概論也易之與洪範皆是聖人所以發明道學之秘論為治之道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者要其指歸未嘗有異而其體則實有不同者觀其立名之意則已可見矣易之為書本于八卦自八卦而衍之為六十四循流相錯變動不居故名之曰易易者言其變而不可為常也洪範之為書本于五行自五行而推其用至于五福六極其彝倫之叙先後始終各有定體故名曰洪範洪範者言其大法之不可易也易之體圓圓故不可常譬之物圓者動方者靜圓流方止各隨其理之自然而不可以相移者也洪範之體方方故不可易是則此二書雖其理本于一揆學者之求之也自有門戶于其閒學易者不可以不論其變學易而不論其變則易之法泥矣學洪範者不可不論其序學洪範而不論其序則洪範之彝倫斁矣是以箕子將陳九疇之叙必先推本所自來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言鯀之所以失者以其彝倫斁也言禹之所以得者惟能叙其彝倫也何謂彝倫之叙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是也此九者施之先後各自有序得其序則彝倫攸叙或失其先後之序而逆施之則斁

矣此如一人之身元首居上耳目手足各以其序列之于下
不容有毫釐之差者也而諸儒之論洪範大抵多以易之體
求之往往以九疇之叙附會配合以類相從亦欲如重卦之
統于八卦也自漢董仲舒歆向父子以來則既失之矣故五
行傳之說以謂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謂田獵不宿飲食不享
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厥咎狂厥罰常
雨厥極惡順之其福攸好德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棄法律逐
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
憂順之其福康寧視之不明是謂不悊作宮室修臺榭為淫
亂則稼穡不成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順之其福壽聽之

不聰是謂不謀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順之其福富思之不睿是謂不聖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厥咎霿厥罰常
風厥極凶短折順之其福考終命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
眊厥罰常陰厥極弱大抵以此數者牽合相從狥其說已之
見以為至當之論雖其援引春秋經傳以發明其說粗若可
信然而失聖人之意遠矣蓋箕子所陳有九疇也陳其事以
如此諸家之說相配為義則九疇必皆可配也今其所配者
止于五行五事皇極五福六極之五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
疑之四者則不可得而配則是漢儒之為鑿也洪範其咎有

五曰狂僭豫急蒙其數亦有五曰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
今欲配合于五福六極福之五者過存其數而六極則衍其
一而無所當也則于咎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
罰常陰厥極弱此則于箕子之文之外別立此二名以遷就其說
又其所以配五行五事大抵皆失于穿鑿非自然之理也故
老蘇著洪範論深闢其非以謂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
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窺天文矣其用意固善而糾
正漢儒之失亦已切中其病也然其自為說則猶有未盡者
其言謂皇極之建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木曲直金
從革火炎上水潤下土稼穡而時雨時燠時寒時暘時風應

之于是五福咸備皇極不建則反是而有六極之應此其為
說雖不若漢儒之鑿然其相配亦止于五疇而已則八政五
紀三德稽疑之四者則遺之而弗錄也安在其為九疇哉其
曰致至治總乎大法總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
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揔攝五行者也皇
極裁節五事者也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為之疇分
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為之傳則向之
五十又將百焉莫若以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
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則
五行從是三者歸之一也老蘇之論如此可謂善守約矣然

箕子之論九疇之序曰初一五行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自
一至九始終先後各有序今以九疇之三三歸之一又以皇
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則是九疇當先皇極次以五
事次以五行而後及其餘豈不與箕子九疇之所陳者異乎
予嘗以謂九疇之言箕子所陳也必以箕子之言爲正箕子
之言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是九疇不可以無其
敘也曰初一五行至次九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其敘也箕
子所陳之序旣已如此後世安可以私意而異之哉善乎曾
子固舍人之論也其言曰五行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也故
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爲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

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
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
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爲常而未能
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所以適變也能適
變則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
稽疑稽疑者盡之于心神也人治極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
未敢自信也必參吾之得失于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徵有
休咎則得失之應于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皆吾有以致之故又以致
己之得失于民也凡此九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雜而其

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此言
可謂曲盡之矣蓋此書發明先王治天下之大法必本于盡
性踐形然後推之以和同天人之際而施政教而其極至于
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者彝倫之敘始終先後各有定
體而不可易逆之則凶順之則吉故其序疇不可亂言不可
雜此乃學洪範之綱領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敎九疇曰初一曰五行蓋以夫此五行之運于天
地之間而發明天地之性中和之實也曰五事入政而下則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也道與敎必率性而修之故曰五
事而下皆曰用而五行不曰用者曰五行而用之也唐孔穎

曰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萬物莫不用之不嫌
非用也此說不然自五事至于六極莫不言用則豈皆以爲
非用而言用耶以謂用者自五行推而用之所自推者自不
言用其理固然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
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言君子
之治己有此九者之殊而此九者莫不各有所思視之於明
聽之于聰以下皆是理之自然不可易各正其所無以復加
也自五事以下各言用而隨其所用各繫一字亦猶九思之
各有所主蓋其理之所當然也五事者聖人之所由以盡性
充之以踐形者也視聽言貌思其用不同而斂之以一言則

曰修己以敬而已修己以敬則五事各得其正而無狂僭豫急蒙之失故于五事曰敬用八政者聖人以其正心誠意修身之道達之于天下國家者也自食貨至于賓師不可不致其厚故于八政曰農用五紀者聖人所以定四時成歲以釐百工而熙庶績者也而必曰協用者此蓋與協時月正日之協同蓋歲月日星辰曆數其運行不同而治曆明時者必欲協此數者各無舛差然後正天時而治人事也故五紀曰協用皇極聖人所以允執厥中而為教者也中立于此民之所會而歸矣故曰建用三德所以趣時適變也先後相濟不可為常故于三德曰乂用稽疑者聖人所以盡幽明之情以定

天下之事業也不可不審于神明吉凶之意故以明用言之庶徵者以己之得失可否驗之于在天時之應者也造次顛沛宜必于此不可以須臾離也故曰念用福極者蓋其成效之見于民而存亡禍福治亂之所分者也故于福則嚮之于六極則宜威之曰嚮曰威者蓋在人君之心有所避就以為激勸而兢兢業業以制生民之命者也漢孔氏曰言天之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以嚮威為天之所為大失其旨夫自敬用至念用皆指人君之用豈于此二者而獨言天之所用耶故張晦之是詳深得其說以謂王者體五行以齊政謹五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

皇極以臨人又三德以適變明稽疑以有為驗庶徵以調氣彝倫攸叙是所謂至治至治之世五福被于民彝倫攸斁是所謂至亂至亂之世六極傷于民是謂凡言于用者皆人君之所用也此說固善而猶有未盡者試曰凡言用者皆人君之所用而嚮之曰嚮者向而歸之之謂威者威以畏之之謂王者用五福則民向之而歸其治焉王者用六極則民威之而畏其亂焉既以五福六極為王者之用又以嚮與威為民之歸之畏之此則迂說而失其旨矣不如曾子固之說為允子固曰五福在民則宜嚮之六極在民則宜畏之威畏也此說可以得張晦之失也蓋嚮之畏之在人主心術之間爾斯民何

與焉猶大禹謨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謂人主自戒自董耳夫此九疇者蓋自禹之神知本夫天錫發明治天下之大法推陳其先後始終之彝倫以明示天下後世也而箕子為武王詳焉而陳之自初一曰五行以上推本其所以叙九疇之由自次用六極以下則詳陳九疇之名物而其大要皆不出此數言曰初曰次者九疇各有其序而不可亂也曰敬用農用以至嚮用威用言每疇之用各有常理而不可易也序不可亂理不可易學者誠能循其序盡其理舉而措之事業之間則其能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在指掌之間爾學者不可不盡心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胡安定曰自此而下皆是箕子歴陳九疇之名廣九疇之義蓋自上文初一曰五行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方是説彛倫之序九疇之名雖已槩見之而未之詳也故此偏舉九疇之名而條列之剖析其名數䆁其義使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昭然在目可以舉而措之事業者也孫武王訪箕子始也問之以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叙箕子告之以鯀之所以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而武王于此必復有所發問而後箕子爲之叙其九疇之目而

每疇之間必復加發問然後箕子歴陳之此答問之常理也如子張問士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子張復問曰何謂五美四惡于是夫子歴叙五美之辭以及夫四惡蓋答問之義自當如此武王之傳九疇于箕子其間必更有請問之辭如子張問于夫子者蓋箕子録其文以成書之時畧去繁文以就簡要故其所傳止于如此學者當以意逆志可也一五行者在九疇之叙爲一其疇曰五行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五行之目也洪範彛倫攸叙蓋出在于九疇而九疇之叙自一至九各有先後不易之序如父子兄弟之倫出于天序而不可易不容有毫髮

之差舛也故箕子陳九疇之序必言初與次者蓋此但列其每疇之目耳非有先後之序也而諸儒于此必欲求其先後之序而爲之説雖其間亦有可以爲之説者然其穿鑿附會者固已多矣至于五行其説尤爲乖異而不可行箕子之所謂一曰水至五曰土蓋謂九疇之所謂五行者是此五者之物也而諸儒孔鄭皆以爲一二三四五是五行之生數此其爲説蓋本于易之繫辭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諸儒因之遂以此附會五行之序而爲之説以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至

本朝劉牧之遂以此爲洛書本文其説以謂天與五合而爲十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故其圖則以土居中央而一二三四分左右前後各以其成數配之獨謂五行本無數也而洪範所陳其意蓋有所主而不可以數言也其所謂一二三四五者但列此五者之目耳乃若其意則水曰潤下以下是也如漢儒一曰水至五曰土則傅會以一二三四五爲五行之生數至于五事其所謂一二三四五者豈皆亦有數耶以至五紀五福亦皆五物也如五行謂可以繫之于數則此五紀五福必皆可以數繫之以至于八政必合于八之數三德必合于三之數然後可以爲箕子

之意今于其他不以數言而獨于五行則以約生其數學者遂從而深信之以為洛書之本文果如此何其不思之甚耶夫易之為書起于大衍之數自一至五衍之為十有五又自六至十增而衍之為五十有五而天地之數備矣用其四十九以筮則其數不可勝計也蓋易之為書本由數而起故自一二三四五衍之至于無窮此易之體也若夫洪範之體則異于此蓋其書以五行為本窮理盡性至于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故其論五行者論其性與理而已理不可捨性不可易其與易大衍之數變通而不窮者固已如氷炭之不相入矣安得以數而推之乎故學易者知洪範之五行不可以數而通則可以學洪範矣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夫聖人之治天下其極至于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凡天地之化育無非己之化育也故洪範之為書推其極致至于休證咎證之在天五福六極之在人其所以輔相裁成者莫不在于心術之間蓋至于命之事也欲至于命必窮理盡性而後能至焉故其書必始于五行而論五行之所以然者必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蓋發明五行之理與性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天之生物有是物必有是理此五物生于天地之間為最大者故舉此五物所受天命之性以見物之皆然也水之性濕濕故潤下然搏之激之則有不潤下者而非水之常性也火之性燥燥故炎上然抑之遏之則有不炎上者而非火之常性也木之性敷榮故曲直然失其常性則有夭閼其生者矣金之性堅利故從革然失其常性則有頑鈍其質者矣土之性和緩故可施之于稼穡然而亦有磽确而不利于種斂者而土之性本不如此也此蓋言五行出于天地之間各有稟受之性其所以稟受之于性則有理存焉理不可窮性不可盡故洪範之書將欲建皇極斂五福以錫庶民而立天

下之大命則必先窮理盡性以為其本然後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而不可勝用矣故其論五行必以理與性之不可易者而言之也孟子之言性善蓋本于此蓋人之性本善而所以至于不善者蓋必有陷溺而然非其性之本然也性之必善猶水之必潤下火之必炎上木之必曲直金之必從革土之必爰稼穡乃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也水火金木皆言曰至于土獨言爰者曾子固曰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皆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而已其說不得不然也此說是也五行各窮其理盡其性物格而知至則其本立矣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又五行之味也夫五行之在天下皆已氣味莫不具此五者而此獨言其味者蓋五行各成其性以為味者此皆造化之妙用也水之潤下故凝結而鹹之味成焉火之炎上故焦燥而苦味成焉木之曲直故成實而酸之味金之從革故其氣腥而成辛之味土之于稼穡則種之斂之而甘味于是乎成五行至于成味則是各盡其性而成此五者之妙用或可以收或可以散或可以堅或可以緩或可以耎多寡有無各適其節而天地養人之功于是乎在聖人之體之故其盡萬物之理贊天地之化育必至于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而後為至也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蓋箕子所行為九疇者故其初言五行必先本其性推其味以發明此理然後敘其所以措之事業者次而陳之雖出于箕子之所傳而其大致已見于大禹謨之所載矣學者不可不知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二五事者在九疇之序為二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此則五事之用也諸儒之論五事皆以配五行唐孔氏曰木有華葉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猶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火在內猶思在心從來如王氏蘇氏之說大抵類此而王氏之說詳明其嘗謂此諸儒皆是附會穿鑿而為之說箕子之意本不如是若五事果可以配五行則自八政以下皆各有所配豈止于五事而皇極庶徵福極猶可除而入之至于其餘不可以穿鑿通者則舍之不論此豈自然之理哉故其當以謂五行自為五行五事自為五事以至八政五紀以下各自為時而不可以附會通諸儒既以五行配五事故其論五事之序或以為合于五勝之序或以為合于五常之序要之皆是

附會文致之辭正猶以五行為皆具生數也東坡曰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貌知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擎跽而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其語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于是始有識別而目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于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故視明聽聰而思睿者又次之蘇氏無識王氏以為善鑿至于此論則其去王氏無幾矣九疇必以五事而次五行者蓋聖人體天地中和之性致知格物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已見于五行矣物格知至則其施設之序必先于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而立天下之大本然後推之于天下國家此蓋彝倫之不可易者也孟

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五事曰貌曰言
曰視曰聽曰思皆以敬用者此蓋踐形之學也曰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蓋學所以踐形也曰恭作肅
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則可以踐形矣此蓋聖人之
事業也人之正心誠意惟驗于修身之間故貌不可以不恭
恭也者莊肅而不敢慢也曰貌恭而充之至于作肅則恭之
德成矣其曰恭者猶有不恭之時至于作肅則凡其身之所
動無有不恭者矣言不可以不從從也者順理而無所悖也
孔氏曰是則可從按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孔氏之所謂是則可

從蓋本于此然而以之為言曰從之義則失之矣蓋五事所
謂恭從明聰睿者方是修己未及于人應之也其曰從者于
理而不悖耳非指人之從之由從而充之至于作乂則從之
德成矣蓋曰從則疑有不從之時至于作乂則凡其口之所
言無有不從者矣視不可以不明明也者洞達而無所蔽之
謂也目明而充之至于作哲則明之德成矣作哲者視無有
不明也聽不可以不聰聰也者審諦而無所惑之謂也目聽
而充之至于作謀則聽之德成矣作謀者聽無不聰之謂也
思不可以不睿睿也者精一而無所疑之謂也目睿而充之
至于作聖則睿之德成矣作聖者思無不睿之謂也貌無不

恭而至于作肅言無不從而至于作乂視無不明而至于作
哲聽無不聰而至于作謀思無不睿而至于作聖則盡性踐
形之道于是乎盡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立矣此九疇之序所
以先之五行而後次之以五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七曰賓八曰師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蓋
言本末終始之序出于自然而不可易者也洪範之書始于

五行以盡性五事以踐形盡心踐形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
以修其身者可謂至矣揚子曰身立則政立能修身則身立
于此矣故其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則政利于彼蓋其機如此
此洪範于五行五事而下必繼之以八政者以此也三八政
者在九疇之序為三其疇曰八政目一曰食至八曰師者是
八政之目也先王欲明德于天下既盡性踐形以修其身而
立其政事之本矣則其所以舉而措之天下者有此八者之
政此八者皆先王所以厚民以為教化之地者也故曰農用
農用者無所不致其厚也一流于薄則斯民必有受其弊者
矣目一曰食至八曰師皆是治術之先務闕一則不可其勢

斂其體豹皆在所學而不可以先後緩急論也諸儒之論此
者皆以為食貨生民之最急故以為先至于賓師居下矣不
有疏甚謂不必如此要之以是先王厚民之政不出于此八
者而已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之類是也
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
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
夫士庶人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
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是也
五曰司徒者教民之政也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六曰司寇
者立法懲姦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賓者交際酬酢

之政也如冠昏喪祭鄉飲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為兵于
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數閱之法是也此八者皆國家之
急務為治者所不可忽非有先後緩急之殊也故箕子陳八
者之政而斷之以一言曰農用則是八者之體均矣必如諸
家之論以貨為生民之最急故在所先雖亦有此理然則司
空居民之政也民無所居則雖有食貨之政何自而施哉唐
虞時洪水未平為作司空平水土然後懋遷有無化居烝民
乃粒萬邦作乂必曰食貨為先司空為後則泥矣故此八者
不可以先後緩急論之也然此八者之中如食貨祀賓師則
稱其事司空司徒司寇則稱其官者言以之達意而已必服

其理之明白而易曉者司空司徒司寇之政者多矣若舉其
事而槩以一言則未必盡也故以其官而該之至于食貨賓
師則可以其事也或舉其事或舉其官而八者之政曉然可
見人君治天下之大政無復餘蘊于此矣此實箕子所以為
善于開導人主之聽而不貴辭也雖舉其一隅至于官各有
事事各有官亦可以觸類而通之矣孟子論王道之始必先
以養生送死無憾者其說蓋出于此夫欲使斯民養生送死
無憾則其所以施于有政者不可以不致其厚一有所不厚
則養生送死有憾矣王道何自而成哉此八者無所不厚則
其養生送死無憾矣此乃王道之所自基也以是觀之洪範

彝倫之序豈可易哉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前所言者先王所以厚民之政然政事之施不可不本于天
時堯典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蓋欲釐百工熙庶績者必在于定
四時成歲使時不定歲不成則政事雖厚無自而施也故洪
範于八政之下繼之以協用五紀者蓋所以正閏餘而成歲
功也四五紀者在九疇之序為四其疇曰五紀一曰歲二曰
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此五紀之目也謂之五紀者
蓋以陰陽寒暑之氣運于冥冥之中其消息盈虛迭相推移

而成四時其氣之往來終始不可得而知也故以大曆象數可紀者而推之有象與數之可紀然後陰陽二氣可得而定故謂之五紀一曰歲者蘇氏謂歲星所次是也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每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周天者也二曰月者月行于天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者也三曰日者日之行于天日一度一歲而一周天者也四曰星辰者歲日月之所行也星者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十五度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一百二十度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八十度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是也辰者日月所會之次其次十有二正

月會于娵訾二月會于玄枵是也星辰之行與天左旋一日而一周一月而移一辰一歲而復初者也五曰曆數者推數于曆以候日月星辰之行度而定時成歲也唐一行大衍曆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爲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成閏餘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曆蓋曆之作必起于數數有常猶自一二三四五推而行之至于無窮則歲日月星辰之行度雖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夫洪範之爲書包括天地人之理以爲聖人治天下之大法其中無所不有大衍之數所謂天一至地十

自一至五衍之爲十有五又自六至十增而衍之爲五十有五天地之數備其衍之至于無窮而曆法由此而積凡此數者皆繫于此五紀之中而錯綜乃于五行言之豈不悖哉故箕子以此數悉順之于五紀而于五行則不言數者此蓋箕子之本意也所謂五曰曆數歲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此四者其節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故必以曆數而參其行度然後各當其道而無差舛于其間故箕疇于此必曰協用者協之者其有所不齊與協時月正日之協同五紀協則百官皆得其職萬事各得其序而厚民之政于是而畢矣故先王之世必重其曆數之官者凡以其政事之所自出者也

善乎程伊川之言曰古之時分職主事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典謂之四岳于周乃分爲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蓋曆數之學自後世而言之是特工技之事耳故太史公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以倡優畜之非當世之所重也然以先王之時而言之則夫所以厚民政以建皇極者必本于此苟不本于此則皇極不可得而建也彼星曆之學不行于世徒爲工技之事則是天人異用而定四時成歲之事遂與政分治曆明時之職廢經則皇極之教亦復不明于世矣自秦漢以來英雄大度之

主博學多識之臣有意于治者不爲不少矣卒不能建皇極
厚民致斂五福以錫庶民以所施者非彝倫之叙故也以皇
極之一事而觀之則先王所以維持政教之具失其旨于後
世者多矣無怪乎治效之不如古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
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
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
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人君所以執中而
立教以爲烝民之極必自夫曆數在躬之後蓋道之大原出
于天曆數在躬然後性與天道合而爲一高明博厚悠久無
疆與天地合其德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皇
極之數所自立也是以洪範之書先五行次以五事者所以
盡性踐形也自是而推之于八政五紀以和同天人之際然
後繼之以皇極蓋聖人之教至是而後立也諸儒之說皆謂
九疇之義統于皇極故漢孔氏謂皇極行九疇之義老蘇曰
致王治總于大法立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則資乎五事正

五事賴于皇極此其意蓋謂中者天下之本本立而道生況
五疇之義必本于中某竊以此說爲不然夫皇極在于五行
五事八政五紀之後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前者此蓋其彝
倫之序出于自然而不可易也九疇以序言序之先後各有
定體設使聖人之意謂皇極行九疇之義理五行貴乎五事
正五事賴乎皇極則是九疇當先皇極矣今其彝倫之序先
之以五行次之以五事次之以八政五紀然後及于皇極而
說者乃謂皇極爲九疇之主豈不謬哉爲此說者徒以謂皇
極之疇居五之中數也皇極居中可以包括上下此說尤不
可取九疇以序而言不以數而言之皇極居之中數也則以

謂皇極居中以包括上下信如此則五紀之數四以至于五
行之數一三德之數六以至福極之數九必皆以數言也必
皆有說也今于八者之數則皆無說而獨于皇極則繫之中
數此蓋不通之論也而又有所甚不可者揚子雲作太玄其
書由數而起自一衍之至于八十一故其圖起于中中爲一
元自一元衍而爲三方自三方衍而爲九州自九州衍而爲
二十七部自二十七部衍而爲八十一家蓋以其體由中而
起故也今洪範之序自初一曰五行順而陳之以至于次九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苟以謂統于皇極則是其體當亦自
中而起推而上之則自五紀而五行推而下之則自三德而

福極彝倫之敘其不致者幾希學者知洪範九疇之序出于自然而不可易則知皇極之疇不可不繫于五紀之後三德之前矣故諸儒之說未敢以為然也雖諸儒之說不敢以為然然其謂聖人之治天下必以大中為本此則不可易之論也但不可謂皇極為九疇之本耳洪範初一曰五行則聖人之治天下必以大中為本其理已見于此天命之謂性性者中之本體也洪範之于五行發明盡性之理已繫于此矣則聖人建大中以為治天下之本者既由是擴而充之至于五事敬八政農五紀協則治天下之規摸法度畢備矣次五曰建用皇極者是推之以立教非謂聖人窮理盡性于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也湯懋大德建中于民舜執兩端用中于民此皆建用皇極之事也五皇極者在九疇之序為五其疇曰皇極箕子之陳九疇其八疇皆詳言其所以為是疇者獨于皇極一疇不言其所以為皇極而遽言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蓋自五行至五紀即聖人所以建皇極以教民者非是于教者之外別有皇極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于為天下王皆是聖人建極以教民之事其文比于諸疇最為詳備蓋聖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擧而措之以至于家齊國治天下平者盡在于此故其子反覆為武王陳之其義無所不盡也皇極有

二說先儒謂皇大也言大中之道也漢五行志曰皇君也極中也謂人君所建之中二說不同而皆謂先儒之說為勝箕子之陳洪範蓋聖人所以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當如此自五行至五紀皆人君之急務也至于皇極言人君建其有中乎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其皇字亦訓大不得以訓君皇建其有極亦猶是也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正皇極之義也惟中故大惟大故中張横渠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此言盡之矣不謂之大而謂之皇不謂之中而謂之極者何也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皇皇也者大而無所不及之謂也北辰謂之北極極者居其所而衆星

拱之之謂也是極之為言立之于此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自其本而言之則謂之大中自其推之以立教而言之則謂之皇極觀皇極二字則聖人所以教民之意可見矣皇建其有極而下惟敷衍此義而已夫天下不可以小治也蕩太倉之粟不足以飽其飢殫內帑之帛不足以煖其寒聖人之治天下也固欲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皆應天之五福然苟不知操之有要則不能治之必若人人而為之謀家家而為之慮何若而富壽何若而康寧何若而攸好德何若而考終命不惟其智有窮而力將不給矣吾將不殫其知力而綽然有餘裕者惟在于操之有要而已夫福極之在人各以類應作善降

經006-326

之百祥蓋善有百祥之類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蓋不善者百殃之類也夫惟禍福吉凶之于善惡各以類而相感彼之人君惟能使民自觀于善則天之百祥皆將以類而應斯民矣不吝得其所欲而無夭閼札瘥之病矣故皇建其有極是乃所以斂五福而錫之于民也蓋人君以皇極敷教則民之過者不及者咸于君取中而皆自力于為善作善者百祥之所集也君建極于上則民皆則傚于君而取中矣故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謂其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以丞應其上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則所謂錫汝保極也無淫朋無比德則能保其極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

受衷于天初無以異也惟其因物有遷以斲溺其良心故相與為淫朋比德以失其所受于天之常性苟在上之人能建極以示之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則斯民知自反于善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相與勸勉同趨于忠信孝悌之域故其直己而行無有淫朋無有比德斯惟皇作極夫至于惟皇作極則君臣上下皆入于大中至正之域矣然所以使斯民惟皇作極者必有其道焉人之生也同禀此天命之性初未嘗有知愚賢不肖之分然其所禀受則有氣質之性存焉故論天命之性則凡受中于天者均一性也而論其氣質之性則有上智焉有下愚焉而于上智下愚之間乃有中

人之性焉上焉不待文王而興上之人雖不設皇極以導之而能自入于善下焉者自暴自棄上之人雖設皇極以教之有所不從也則是皇極之所教者惟中人而已中人者可以語上亦可以語下也蓋使皇極之教修則世之中人皆可以進而為上智皇極之教不修則世之中人皆將流而為下愚故箕子將欲建皇極斂五福以錫庶民而使之惟皇作極則因其性之有上中下之別各因其材而篤焉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此則豪傑之士無所待于教而自歸于皇極者也姑但念之而不忘而已謂無事于教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則下愚之不移雖教之而不

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此皇極之所無可奈何者也故畢棄絕之而不教必欲盡而教之彼既不率徒為我之過咎而已上智之人既無事于教而下愚之人教之又有所不從則是皇極之所教者惟中人而已自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至于時人斯其辜此皆所以教中人之道也不協于極言其所行猶未合于大中之道雖不合于大中之道而亦不至罹于過咎曾子固曰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此說是也狂也矜也愚也所謂不協于極也以其肆而不蕩廉而不忿戾直而不詐則所謂不罹于咎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而可以抑其過引其不及而歸之于中道故皇則受之皇大也曾子固曰

大則受之言非小者之所能受也此既是也受之則必有以
教之故繼之曰而康而色言當安汝之顔色以教之如詩所
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謂中人
之材雖不協于極苟知大中之為可慕則其好德之志形之
于言雖未必有好德之實汝當無沮其好善之心錫之以福
也先儒解則錫之福與下文汝雖錫之福皆以福為爵祿惟
孫元忠則不然其說曰箕子之叙皇極其言錫福者有三焉
始言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一也中言予攸好德汝則錫
之福二也末言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三也
先儒皆以福為爵祿又恐不然蓋皇極之道本以五福為用

故凡言錫者皆五福之理也此既是也蓋皇極之所謂福與
三德惟辟作福之福不同以三德推之非是也故凡皇極之
所謂福者皆教之以大中之道大中之道五福之所由集也
建極之名既而康而色以教之雖有其好德之言而未必有
好德之實者皆錫之以福如此則天下之中人莫不必恍然
服而歸于大中至正之道故繼之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人
既相與歸于大中至正之道則為之君者必有所抑揚去取
以為之勸率苟其好德則不以其勢之煢獨而虐之苟其不
好德則不以其勢之高明而畏之煢獨者不虐高明者不畏
惟在于好德與不好德之分而已取舍既如是之審則好德

者必見知于上故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言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中人苟能至于好德而有猷有為汝
則當有以獎勸之使進其行于朝廷之上則邦家賴之其將
至于昌盛矣其未能至于有猷有為者則必將有以為之勸
率亦使之同趨于大中至正之域孟子曰無常產者無常心
苟無常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蓋無常心之人至于倉廩實
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故在夫上之人有以養其
常心然後可以納之于善故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至時人
斯其辜此蓋所以待無常心之人也謂凡厥正人之道必先
有以富之然後可以驅而之善穀善也苟不有以富之使之

守其常心而不忍為惡則其放辟邪侈無不為也好者與孟
子所謂鄉黨皆好之好同猶言有所顧藉也夫皇極之所以
待乎中才者其始終之間深思熟慮既如此其盡宜其中才
之人無淫朋比德而趨于大中至正之道人有士君子之行
以至于比屋可封也待之既如此其盡而猶有不入于善者
則是自暴自棄而為下愚之不移是可以棄于罪戾之域而
莫之恤蓋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如此而已矣是則皇極之敷
也箕子之陳皇極其發端有云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至惟
皇作極總提皇極之大綱于上然後申其義于下也凡厥庶
民有猷有為有守以下所以申皇建其有極至惟皇作極之

義也蓋人之生雖稟于天之性而其所受之氣質則不無上
智中人下愚之殊上智者無所事于教而下愚者教之有所
不入則其教者惟中人而已既建皇極之教誘天下中人而
納之于善則斯民必將其淫朋比德而同趨于公正之域而
惟皇作極矣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自無偏無陂以至于歸其有極此所以申言凡厥庶民至惟
皇作極之義也諸儒之說皆以此為人君之事故漢孔氏曰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必循先王之道路以至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
中矣諸家之說雖小有異同然大抵多謂人君建皇極當如
此某竊謂不然夫洪範之書彝倫之始終莫不有先後自然
之序政者正也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未有身之不正而能正
人者故彝倫之序必先五行以盡性五事以踐形然後施于
有政而建皇極焉此蓋已正而物自正非至于正物然後所
以正己也如其皇極已建于上方議其偏陂反側而去之無
乃倒行逆施而失其先後之序乎故自無偏無陂至歸其有

極皆民之取正于君同趨于大中至正之域爾非人君所以
建皇極之本也蓋人君所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而建為皇
極之本者則于五事既詳言之矣此皇極之所陳皆其設中
以正教之事也故無偏無陂以下乃民之趨于皇極之道而
不可以為君之事也學記之論學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雜
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蓋人之學其進之必有其不可躐
而致也故孟子論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其所以養之者則
以謂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蓋謂其養之不可以無
其序苟失其序于毫末之間則為陵節而雜施壞亂不修矣
故聖人建皇極以教民而民之趨于皇極者必有其序焉惟

皇上帝降衷于民民之所以稟受于天者莫不有皇極之道
惟其因物有遷梏于最爾形體之欲故小己自私至于偏陂
反側而失其所以固有之中流于物欲而不能自反人君既
已建皇極于上使民皆知大中之道本于天性之所固有而
去其所謂偏陂反側者則大中之道將卓然而自存矣偏者
不平之謂也陂者不正之謂也既不平又不正則大中之道
汨沒而不存今也大中之道既明于上則民將去其不平不
正而遵王之義焉苟知義之為可遵則可與入德矣故遵王
之義者皇極之門也由此而進之遂至于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者人

之常情所不能無也惟不可以有作作好作惡是其私好惡
也既遵王之義則廣而充之遂能去其好惡之私而遵王之
道路焉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韓愈曰行而宜之之謂義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由是義然後可以至于道也路亦道也曾
子固曰道路云者異辭也此既爲善陂舊作頗字唐明皇以
協韻改爲陂字蓋此數句雖書之所載其實詩之體存焉古
人于韻語各取其聲之協不必盡有其義觀三百篇之所言
蓋可見矣故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道
字與好字相協惡字與路字相協各取其聲律之便而已不
必從而爲之說也遵王之義遵王之路必皆以其遵爲言遵

也者自外入之辭也有所違則將有所從違出入于其閒而
未可以常也由此而蹈之則無所事于遵而自合于王道矣
故繼之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者
廣大也平平者夷易也蕩蕩者所謂書道有蕩平平者摠所
謂周道如砥偏謂偏于己黨謂黨于人于己無偏則所以待
人者無黨無偏無黨則見夫王道之蕩蕩其行也無狹隘焉
于人無黨則在己者終得以無偏無黨無偏則見夫王道之
平平其行也無險阻焉蕩蕩平平亦異辭也既無黨無偏又
由此而進之行之以勇守之以誠則將至于無所迂回以見
夫王道之正直正直者大中之體也至于王道正直則斯能

惟皇作極而淫朋比德于是乎盡去矣故能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也曾子固曰會者來而赴乎中也歸者往而逆乎中也
此說善蓋如人之行役也其出而有所趨則謂之赴如春秋
凡書公會于某者是也其入而有所反則謂之歸如春秋凡
書公至自某者是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則凡出入往返之
閒無非中道而顛沛造次未嘗違焉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
也民之所以能無所不用其極以爲之君者能建之于上有
所建于上則民之所會而歸焉此理之必然也孔子曰爲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蓋建極者如北辰之居
所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則如衆星之拱北辰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自無偏無陂至于歸其有極其所以諄諄然善誘以訓救其
民于太平至和之域者可謂曲盡其道然豈人君設爲私意
所能然哉其所施設皆本于天理之自然故于此又推本而
言之指既更端故加曰字以別之蓋所以總結乎上文也言
人君建皇極敷而爲言以教人凡所以順帝之則而已民以
是順而爲言以胥告戒者皆所以儀刑于上之德此所以語
上焉可以爲天之子下焉可以爲民之父母而爲天下王也
范內翰曰君以大中之道形于言守之足以爲彝推之足以

為訓著為典則而不易是彝也發號施令下告于庶民使無淫朋比德是訓也然而為此者所以訓于帝而已上帝降衷于下民無非中也天以是而錫聖人聖人以是而錫民凡厥庶民之陳于言或父之詔子兄之教弟朝夕謦欬之間是民之訓也以至于慈孝友順諮覆出處語默之際無非中民之行也中無間于聖賢愚夫愚婦之別苟適于中雖去聖人千萬里之遠其近于先華胥如咸頡咫尺而已君臣之相與者不過于中君以皇極而是彝是訓則民以皇極而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是以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夫天生烝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其欲一人肆于民上而棄天地之性哉所以為民父母而為天下之君者要紓以中教民使歸于中而已此說為善王氏之說其言曰有極之所在吾安所取正取正于天而已我取正于天則民取正于我道之本出于天其在我為德皇極我與庶民所同然也故我訓于帝則民訓于我矣此論比于他說為是學者當深考之大抵此一段總結皇極之道故推原其本而要其成必言君之所以建極者凡所以訓于天而已所謂天者豈蒼蒼之謂哉亦本于天命之性而已五行是也違夫天命之性推而行之無非道也庶民之所取正者在此而已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四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五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洪範　周書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
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稱物平施以爲皇極之用而權
其經重也胡安定曰聖人既由中道而治天下又慮夫執中
無權猶執一也故用三德者所以隨時制宜以歸于皇極之域

也故皇極則見聖人之道三德則見聖人之權此說爲善故
皇極之疇次之以三德者蓋皇極之道經權相爲用有經必
有權也夫三德者在九疇之序爲六其疇曰三德一曰正直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此三德之目也自平康正直至民用僭
忒則擇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漢孔氏之論此此之諸儒尤
爲多夫其言一曰正直謂能正人之曲直也二曰剛克謂剛能
立事三曰柔克謂和柔能治平康正直謂世安平用正直治
之强弗友剛克謂世强禦不順則剛能治之燮友柔克謂世
和順則柔能治之以正直爲正人之曲直以克爲能皆失其
旨又于經之意晦而不明諸儒多不用其說惟范內翰之說

爲精確可以正先儒之失其說曰治天下有不過三德曰正
直剛柔而已不剛不柔曰正直正直者中德也剛克謂剛勝
柔也柔克謂柔勝剛也如經云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克三
德之用如是當又用之當其時平康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
以中德也于强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以剛德也于
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以柔德也呂刑云刑罰世輕世
重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亦隨時
而用之也此說可謂盡矣蓋正直者中德也不剛不柔也即
皇極所謂王道正直是也世之平康則剛柔皆不可偏勝而
正直之用于是爲宜然世不能常平康而有所謂强弗友燮

友之時則德亦不可以常主不剛不柔而必有所謂剛克柔
克以操之此所以有三德之不同而其用之亦各有其時此
范內翰之說也是猶持權衡者未嘗不欲其平然而不能無
低昂也抑其昂舉其低然後不失其爲平沉潛高明者是乃
聖人善用天下之權也故剛克所以御强弗友也一于剛勝
柔則失之亢柔克所以御燮友也一于柔勝剛則失之懦亢
則爲過懦則爲不及故雖剛克柔克可以濟中德之不及苟
其過不及而至于亢且懦則其違中道遠矣是必時有所抑
其過而引其所不及以歸于中道是以雖有剛克柔克而中
道未嘗失焉此聖人之善用權也故繼以沉潛剛克高明柔

克者蓋所以抑其過而引其不及剛克以御彊弗友然惡其
過而爲亢也于是從而沉潛之蓋抑其過而歸之于中也柔
克以御燮友然惡其不及而爲懦也于是從而高明之蓋引
其不及而歸之于中也如天地之造化雖本于陰陽中和之
氣然而不無寒暑之變盛寒之時陰之極矣而一陽生一陽
生則春夏長育之漸也盛暑之時陽之極矣而一陰生一陰
生則秋冬肅斂之漸也有春夏有秋冬然後可以成其化育
不如是則有愆伏旱澇之災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此也而先
儒之論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乃獨不然謂地雖柔亦有剛能
出金石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

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此説迂回而難用而謂臣當執剛君當
執柔殊失經旨蓋經之言三德皆謂人君之德也必以剛屬
于臣柔屬于君此則周漢之季世所以致危亡之禍也漢孔
氏之爲此説蓋本于左傳甯嬴之言耳此實膠柱之説故疾
晦之謂孔氏之于書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
傳其失者皆採摭之誤中庸曰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
配天故孔氏以高明爲天左傳文公五年甯嬴曰天爲剛德
猶不干時故孔氏以高明柔克爲不干四時是則採摭之誤
據甯嬴之言實得箕子之意蓋其從晉陽處父聘于衛及温
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

之其不沒乎蓋言處父之剛一于用之而不知所以沉潛之
者故知其必沒也其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蓋又所以敷衍
其義非所以釋洪範者也而孔氏乃引以爲證誤矣惟杜元
凱之説則得之謂沉潛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
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其説優于孔氏遠矣箕子既言三
德之用各有其時又言沉潛高明以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而
合于中道其所以論聖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之矣然聖
人所以用其權者不在乎他而必在夫賞刑名器之間此實
聖人之權勢操于掌握以鼓舞天下而不可以假人者也故
繼之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言此三者實人主之

利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惟辟作福言所以齎賞人者必
出于人君之褒崇而不可假于臣下者也假于臣下則福之
柄下移矣若齊之田氏是也惟辟作威者言所以刑戮人者
必出于人君之所裁制而不可假于臣下者也假于臣下則
威之柄下移矣若宋之子山是也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備珍
食此蓋人主之名器所以尊榮萬乘之勢者亦不可以假于
臣下也玉食則凡服食器用車輿服御之不可假人者皆在
其中矣假于臣下則上下陵僭矣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
徹是也此三者皆繫于人君之所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
嚴故有以操縱予奪以用此三德其或假于臣下則權勢下

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此三德以為皇極之用者哉故權之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至民用僭忒言此三者辟之所獨專非臣下之所得而有也必以辟言者王肅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于國得專賞罰此說為盡蓋諸侯有一國則亦有一國之權勢也為人臣而竊其君之權勢則君臣上下之分皆失其正而三德之用皆將廢而不舉此危亡禍亂之所生而國家不可一日而安也故以國而言之則凶蓋君失其權勢則國從而亡也以家言之則害蓋臣而竊君之權勢則亦非其利也如魯之三家逕弄威福僭用名器而昭公卒見逐于季氏者是凶于而國也季氏卒亦見執于陽虎

而三桓之子孫遂微者是害于而家也君臣上下既失其正則群下化之亦將側頗僻僭忒而犯分陵節無所不為此其為患與夫皇極之不建無以異矣善夫介甫之說曰皇極者君與臣民之所共由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此實至當之論蓋大中之道人之所同有為君者苟不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與斯民共之則人將淫朋比德而日棄于小人之域此國家之所以亂也威福名器人主之利勢苟不能執之于一己使臣下得而僭焉則庶民化之亦將側頗僻僭忒矣此亦國家所由以亂也二者雖殊同歸于亂惟聖人能以皇極經綸天下之大經而與斯民共之又以三德宰制天下之大權而總攬之于己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斯民必將相率而歸于大中至正之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所以巍巍煌煌歷萬世而不可企及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

吉用作凶

聖人之治天下既以皇極經綸天下之大經又濟以三德以宰制天下之大權經權兩盡則是聖人之所以盡性踐形者足以措之事業體用于是備矣故其至誠之所感召幽可格于天地鬼神明可信于卿士庶民欲有謀焉則其吉凶從違之際以之決嫌疑定猶豫其應也如響無有毫釐秒忽之差故彝倫之叙必有稽疑繼于皇極三德之後者蓋所以盡夫幽明之情者也經權既盡又能以稽疑盡夫幽明之情則人君之能事畢矣然後天地之化育可得而贊矣七稽疑者九疇之序為七其疇曰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至用作凶此皆

稽疑之事也擇建立卜筮者孔氏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者孔氏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此說是也蘇氏曰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此說亦是蓋如周禮春官太卜掌三兆三龜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占人掌占龜皆是所擇以建立其官而命以卜筮之職者也故春秋之時卜徒父史墨之類皆是邦國建立之官則命以卜筮非所建立之人則不得卜筮古之制也鄭康成王子雍皆以建立為二言謂將致從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筮人其意以建字為可立之人立字為立之亦不必如此說既謂之擇

則固是擇其可立者矣蓋經文固多義同而重複言之者不必盡求其義如日嚴祗敬勤勞王家之類豈必字字而為之說而王氏諸家又以為有所選用謂之擇有所創立謂之建周官太卜所謂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者所謂建也大祭祀國大遷大師所謂擇也其說亦瑣碎不如先儒之簡易也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此則卜筮之目也洪範所叙之目其體有三九疇以序言其始終先後各有定體而不可易故自一至于九列九疇之目而必加初次于其上以明其序之先後當如是也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此則皆其每疇之名各有定數故于每疇之下必以一曰二曰言之者明其數之如此也然其先後之次不必以序言之故不加初次于其上至于稽疑庶徵所列卜筮休咎證之目則非其疇之本數故但以曰言之而不加一二三四五于其上此其立言之體也卜者鑽龜而卜必視其龜兆之形其形兆有霏霏如雨者謂之雨有如雨止訏霽者謂之霽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並著揲蓍而筮之也必算其蓍策所以遇之卦其始揲所成為下體是為內卦內卦為貞其再揲所成為上體謂之外卦外卦為悔所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者按春秋左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上艮下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故其

占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以是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其所以謂之貞悔者唐孔氏曰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康成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王氏曰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為悔者悔生乎動故也以此二說觀之則王氏之說為勝然未必是古人意如此也蘇氏曰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此說深得古人多聞闕疑之義蓋古人之所以命名者要之徒取此字以誌此名不必盡求其義如必盡求其義則班孟堅于十二支十二干十二律之名皆為之說其舛戾者多矣凡七卜五

占用二者此非未詳之名有此數故先列其目于上然後總
其數于下謂凡此稽疑之法有七卜之占居其五雨霽蒙驛
克也蓍之占居其二貞悔是也卜五占用二者王子雍云卜
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此說是也易之繫曰以卜筮
者尚其占則卜其占也下文言三人占則從二人是亦總卜
筮而言之然以卜五對占用二則占為指筮而言蓋可見矣
衍忒之義說者不同漢孔氏無說疑有脫漏鄭康成以屬于
上文爲卜五占用爲斷句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而
以衍忒爲指筮事王子雍則以爲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
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唐孔氏引此兩家之說以

謂當如王解而又謂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
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蘇氏曰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
故用貞悔占其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說則近于王
子雍劉執中以謂卜五占二者可以推衍其義以知差忒然
彼凶禍得以猶防悔吝得以先備其說則近于唐孔氏而王
荆公之說則又謂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
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可知也忒也當也言
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
六五陽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凡四得數矣其
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

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其說比之諸家最爲詳悉而范
純夫亦用此說以謂衍則有餘忒則不當卜筮衍則吉忒則
凶九陽道常饒其數奇故九爲陽陰道常乏其數偶故六爲
陰以六對九爲衍以九對六爲耗陽君道陰臣位以偶居奇
則奇制乎爲當以陰居陽則下僭上爲忒君子以之占其吉
凶矣如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而占者曰利用伐
姜不利于商蓋盈水名也子水位也水數陽大數陰以水攻
水則數耗而位不當矣故伐商不利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
也以火制火則數衍而位當矣故伐姜則利卜之可以占用
衍忒如此又如陳侯之用周史卜筮遇觀之比而知其國昌

即其卦以視之其爻九五而六四陽居陰而以九制六筮非
位當而數衍于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而知其
不吉即其卦以觀之其爻六五而九四陰居陽位而以六制
九筮非位忒而數耗于筮之可以占用衍忒如此范氏此說
蓋本于王氏而增廣之雖用此說而又曰一云衍推也忒變
也卜卦有疑則推其所變之卦此又近于先儒之說要之此
二說雖皆可通然先儒以忒訓變王氏以衍爲吉忒爲凶皆
未免于爲附會不如且從劉執中之說以謂推衍其義以知
差忒爲平直而不費辭也立時人作卜筮謂立是卜筮之人
使爲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卜筮俱立此三人

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
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是卜筮俱有三法
將以卜筮而並建三人使各以其法占之而視其吉凶多寡
以為從違者也按儀禮公喪禮云凡卜曰卜人先奠龜西塾
上有文楚焞置于燋在龜南族長涖卜宗人立其門西占者
三人在其南以是知古者將卜必立三人也劉執中云九時
者夏書也周未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乎君也卿士也庶
民也三人占之當從衆矣此說非也古之論三兆三易不得
以為夏商周也杜子春曰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
原兆周之兆連山伏羲之易歸藏黃帝之易周易神農之易

要之此三兆三易蓋自有卜筮以來相傳有三法故其所占
必歷三人不可改也君也卿也士庶民也雖下有謀及之文
而又在卜筮之外此文正指卜筮而言以是為說固不可也
故不如先儒為有所據曰擇建立卜筮人至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所以立卜筮之法也蓋天難之以汝則有大疑至謀
及卜筮此則所謂稽疑以盡夫幽明之情者也易曰天地設
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所以成能于天地之
間者非獨任一己之聰明智慮以任天下之事也其要在于
人謀鬼謀無所不盡以通幽明之情而盡聖人之能事則天
地之化育不難于贊矣汝則有大疑若周官所謂凡國大貞

卜立君大封則皆問之於事而未決者必先謀之于乃心又
謀之于卿士又謀之于庶人人情既盡又謀之于卜筮以盡
鬼神之情者也汝則從龜之是之謂大同此則人謀鬼謀無所
不盡若舜之禪位于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
協從是也呂吉甫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心不同如其面
焉其或從或違各任所見豈能令人之皆同哉靈而為人者
猶不可令況物之愚乎今也龜筮與夫卿士庶民皆協于己
而從焉則能合衆異而為同此所以為大同也蓋禮義人心
之所同聖人舉事若當于禮義則幽必神與之明必人與之
此所以皆從而無異焉若此者豈是人之所能哉天實使之

也天之于君非徒使幽明協從而已必有吉祥善事啓其終
以及其子孫此身康彊而子孫逢吉也此說為盡蓋聖人之
所以通夫幽明之情者其本于至誠之一德則其福祿之來
至于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此必至之理
也如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後世享年之
久年如所卜之期蓋其幽明之情既盡則其受命也如響非
自外來也如書之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
為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內
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又
曰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蓋卜筮者天之所示也

必人事盡然後可以求之天命天命人事無異致故也故洪
範之為書必先于皇極建三德乂然後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以盡人謀而斷之以卜筮故其龜筮協從而大同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誠以人事既盡然後天命可得而保
也苟惟人事之不恤而惟卜筮之是從以決大疑則如南蒯
之占雖得文王之兆猶無益也是以稽疑之占雖以人謀鬼
謀無所不協為主然必在于皇極三德之後不可槩而語也
汝則從至用作凶此聖人之用稽疑雖以人謀鬼謀無不協
為主然而所以酬酢天下之萬務泛應曲當紛至沓來安能
必其皆從而無違哉故有從違之不同則其要在于至誠淵

通默契于天地鬼神之德而惟卜筮之是決以定天下之事
業以斷天下之疑故雖或從或違而在我者無所不獲其吉
也汝則從至卿士逆吉蓋人謀雖有不協然考之龜筮則皆
有從之吉以是而舉事雖未若大同之吉然其為神明之所
輔相不失其為吉也汝則從至作外凶此則人謀有不協而
卜筮有從違之不同者則不可以舉事于外與大衆動大役
也然其龜從則其作內事若祭祀冠昏之類也不失其為吉
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此則卜筮皆違是天地鬼
神之意不欲其有所舉動也審矣雖內事亦不可以有作也
故惟安以守常則吉動而有作則凶凡此數端皆聖人盡乎

幽明之情以酬酢天下之務致審于消息盈虛之數自求多
福以遠于悔吝之咎故雖人謀鬼謀或從或違皆不失其吉
也其所以致吉之道或作或止或動或靜惟以取信于卜筮
豈聖人為是明鬼尚怪求之于茫昧之中哉蓋其正心誠意
以脩其身既盡于此則夫天人之際感之者如影響蓋有不
期然而然者故疑而筮之則事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以
致龜當筮而斷天下之疑而吾無所惑者為所可信者在吾
心之至誠耳如其不然則是巫覡之一技耳何足尚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
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
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洪範之書箕
子為武王陳治天下之大法其本自于天下之至誠以盡其
性而其極至于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蓋天地與人一
氣有作于此必有驗于彼天地造化之密移雖運于無聲無
臭之際而原其得失休咎之應則實繫于人君心術之間其
感如響之于聲影之于形蓋自然而然者故此篇論人君所

以盡夫天命之性者必其貌言視聽思之用見于肅乂哲謀聖然後可以踐形以為贊化育之本由此舉而措之施于有政至于五紀協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天人君所以推其五事之成德以治天下國家者可謂由盡其道矣然猶以為未也則又以夫天地陰陽之運見于雨暘燠寒之序與夫歲月日時之垂象者以驗夫己之休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隨其所感而省躬修德為如此則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參者于是為至故次八曰庶徵之驗也蓋至是而後可以驗其休咎以知其得失也其曰庶徵者以其所驗者衆既候于雨暘燠寒風之氣又以占夫歲月日時之垂象無所不驗推以叙

舉也念用者反求諸己之謂也劉執中曰天地之于物也能生之而莫能終而逆其性也能終而逆其性者聖人也天地之于人也能生之而莫能化而一于善也能化而一于善者聖人也非聖人則不能成天地造化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矣其能相須矣其力相敵矣故曰三才也此說為善蓋欲知聖人所以成位于天地之間而為三才者必於此焉觀之苟非上下與天地同流其何以為聖人之治哉八庶徵者在九疇之序為八其疇曰庶徵目曰雨至則以風雨皆念用庶徵之事也曰雨至曰風者陰陽之氣運于天地之間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育此五者之變而與暘對

寒與燠對風行于四者之間皆天地之所以化育萬物者也曰時者先儒以謂五者各以其時諸儒多從此說然有可疑者箕子之陳庶徵列雨暘燠寒風于上而言五者來備各以其序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于下又為之申言休咎之徵不當于其中間又贅以曰時二字與五者並列而為六也蔡元度曰時者歲月日之時也此說為優蓋謂之庶徵則以其驗之者不一而足也雨暘燠寒風者驗之于陰陽之氣也歲月日時者驗之于陰陽之象也驗其氣于冥冥之中驗其象于昭昭之際然後天地之化育無所逃于鑒察之內而裁成輔相之功可得而成也故曰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

曰燠曰寒曰風之義也曰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言雨暘燠寒風之五者各以時至無過與不及各得其多寡先後之序則萬物皆遂其性然庶草亦且蕃廡也萬物皆遂其性而特言庶草蕃廡者王氏曰庶草者物之尤微而易萎又不如日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養皆可知也此說為善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者此五者之氣苟不得其序而為過不及為皆凶之道也王氏曰雨極備則為常雨暘極備則為常暘風極備則為常風燠極無則為常寒寒極無則為常燠此飢饉疫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此說亦善蓋年穀之豊凶國用之虛實民力之舒

急國勢之安危必目夫五者之中節與不中節此五者中節而無過不及則是五福之徵此五者不中節而有已甚則是六極之徵此識人主之所當念也然人君所以念此者亦豈可以他求哉惟求之于吾身而已矣蓋天地與人一氣耳作于此者必有驗于彼人為天地之心吾身之所以貌言視聽思作用于酬酢萬變之間者皆天地之運動也其有得天而天地之氣應者其體自爾非由外而至也故雨暘燠寒風之來備而各以其序非此五者自能順序也是人君之休徵也其至于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亦非其自爾也是人君之咎徵也休咎在此而其驗在彼人君之所念惟在于此故此時既言此五者之徵有吉有凶而遂言其所以致之者并與夫休咎之徵以見五事之有得有失其驗如此也曰休徵者五事皆得積而為休曰肅乂晢謀聖者其休之致時雨至時風休之徵也氣之相感各以其類雲從龍風從虎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自然而然非由或使之也人為之五事與陰陽之五氣實相須而行君之貌恭而至于作肅則恭之德成矣故時雨順之君之言從而至于作乂則從之德成矣故時暘順之君之視明而至于作晢則明之德成矣故時燠順之君之聽聰而至于作謀則聽之德成矣故時寒順之君之思睿而至于作聖則思之德成矣故時風順之肅之于雨乂之于暘晢之于燠謀之于寒聖之于風各以其類相感召者也人君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至于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則夫陰陽二氣見于雨暘燠寒風者各以其時所著見者無非休徵也然聖人雖有召和致祥之道可以取必于陰陽之不爭者而其所以警戒修省之心則不可忘也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推之于陰陽之氣則和不忘乖祥不忘異是以其所念者不獨休徵而又有咎徵焉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故晝夜以思去其所以咎而反之于休則其徵異不各以其序矣故五者之咎雖聖人之所必無而其徵則不可不以之省也咎徵者反于休者也貌之不恭

其甚則為狂狂者肅之反也故常雨順之言之不從其甚則為僭僭者乂之反也故常暘順之視之不明其甚則為豫豫者晢之反也故常燠順之聽之不聰其甚則為急急者謀之反也故常寒順之思之不睿甚則為蒙蒙者聖之反也故常風順之狂僭豫急蒙其于常雨常暘之類亦各以其類相感召者也王氏曰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外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晢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者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

者衆也故常風若此其論五事之與五氣各有其類則孤有
此理但以若訓似而謂君子之于人也固當思其賢而以其
不肖者為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取象也則質諸彼以驗
此固其宜也此則殊失庶徵本時之義夫謂之庶徵者謂人
君以一己之得失驗之于天苟以若為似謂雨暘燠寒風皆
人君所取象以正五事則是其子設此一時但為五事爰往
耳其何以為庶徵乎其竊以謂五事之與五氣各以類相感
當從王氏之說而若字則當從先儒訓順蓋事之得失動于
此則氣順于彼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
而順氣應之此若字當與樂記感字同義此其所以為徵也

五事之與五氣雖各以其類應然聖人之修五事以為參天
地贊化育之本者又豈務為表襮之飾以強之于其外哉其
肅乂哲謀聖蓋根于天命之性出于所固有之物則其充實
輝光之發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
其所以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上下與
天地同流也非天下之至誠固不足以與此漢儒不知夫聖
人所以念用庶徵者必有其本徒見洪範之書有肅時雨若
乂時暘若之類則謂貌言視聽思果足以致五氣之順序故
其為說則以謂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時則
有服妖龜孽雞禍下體生上之痾青眚青祥言之不從是謂

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時則有巨妖介蟲之孽犬禍口舌之
痾白眚白祥以至視也聽也思也皆然且以春秋及漢之時
災異之變附會而為之說其大意則以謂人君欲戒理恐懼
以答天變惟自省于五事以類求天意而已故雨不時則修
貌暘不時則修言燠不時則修視寒不時則修聽風不時則
修思隨其陰陽之變而思所以應之其說苛細淺陋无為穿
鑿甚矣漢儒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
所謂實者何至誠之謂所謂文者不必犧牲玉帛凡有所修
飾于外者皆文也今言災異之應不言于至誠而徒謂修五
事以應天為可以達上穹之意此則膚淺之論其末流遂至

于矯誣上天而為王莽之所為海内塗炭歷數千年而不能
定此蓋應天不以實之弊也故張海之廷評深闢其非以謂
仲尼沒微言絕學者殊途異執各騁智辯歷春秋逮戰國秦
漢之世天地日月星辰多災變而興妖是故學洪範及春秋
者以言災異多為能班固述五行志何休註公羊春秋凡災
異之起又以時事配之多非其義皆失聖人之意夫洪範九
疇其始也言五行之常性其中也言政教之常道其末也言
五福六極之常理學者宜先通政教之得失則五福六極各
知其所自矣知五福六極之所自則五行之變動自可推其
類而察焉政教者本也災異者末也學本而不學末斯可矣

學末而不學本不可也此說可謂盡之矣而對執中又因其
說而申之曰一德正于中則五事治之于外一氣正于中則
五氣順之于時以形而言之則各宜類舉聖人觀之所以念
己政之得失也以德而言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感
天道以淵然也漢儒于雨不時若則棄德而修說暘不時若
則舍心而求言其失不已遠乎其感不已甚乎此聖人所以
正皇極于五事之先調元氣于日時之始者為得其本也則
念其政教之得失不可以外乎形矣求其感之本原不可以
失乎德矣此說尤為詳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
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自王省以下蓋所以申講上文曰時之義據此稿名曰庶徵
者謂其所徵者不一而足也自五行至于稽疑其得失之應
皆驗于此不獨為一五事之時而設也蘇氏徒見上文論五
事與五氣相應其義已備遂以此論歲月日星為五紀之文
簡編脫誤于此其文當在五曰曆數之後某嘗謂蘇氏解經
失于易多欲改易經文以就己意若此之類是也夫九疇雖
別而為九其實更相經緯以發明治天下之大法今以其有

歲月日星遂以為當屬于五紀之下則是上文肅時雨若有
肅乂哲謀聖之文亦當屬于五事之下皇極斂時五福亦當
屬于五福之下如此則九疇不相為用無然而離矣此豈箕
子之本意哉古人所以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者蓋有疑則寧
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以己意增損之蘇氏失之矣蘇氏之
所以為此論諸儒之論此者其意與上文不相貫既不相貫
說之不通故欲更改遷就以成其說耳蓋諸儒之論此皆以
謂王者所省職大而吾如歲之總日月卿士師尹之職小而
詳如日月運行以成歲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職則百穀用
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各失其職則

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其說如此則
是君臣之間取象于歲月日時之繁簡以為國治之道與上
文休咎之徵全為隔異其文既已隔異則是可以歸之于五
紀之下矣王氏雖不以屬于五紀之下而其說亦自有遷就
于其間蓋王者推歲卿士推月師尹推日既以為自王至于
師尹猶歲月日三者之相繫屬則是以推訓如矣既以推訓
如而必欲其說與上文相貫故亦以肅時雨若又時暘若之
類若字亦皆訓如其意蓋以謂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取憲
于天道夫聖人所以取憲于天道固有此理如說命曰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此則明王設官分職尊卑小大各有詳畧之意也學者不求古人著書立言之本意者不可以一槩而為說夫聖人取憲于天設官分職誠有詳畧然與子之名此特謂之庶徵徵者以人占天之謂也今若以象為說則其特偏于稽疑之下福極之上果何義哉蔡元度輩以曰時為歲月日時之時而其大意則祖述王氏故其說曰雨暘燠寒風者先王則參之以修身之理歲月日之時先王則參之以治人之分此說皆妄由迂回失其本旨惟曾子固之說為深得之其說曰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者也與王共其事者卿士也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

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性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其性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此說為善夫上文所言者雨暘燠寒風之氣應于五事之得失其氣類之所感召實有不期然而然者說以是為人君之所用念而其念也又必以歲月日之時為言者蓋雨暘燠寒風者陰陽之氣也歲月日之

時者陰陽之象也氣之盈縮進退雖密移于無形之間而其疾徐得失必兆于其歲月日之時者是雨暘燠寒風之徵也歲月日之時各循其常度無所變易則年穀豐登紀綱修舉賢才彙進祖考安強至于此然後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各有成績而五福之徵已見于天下矣此其能祈天永命也歲月日之時失其常度而至于陵歷鬬食有餘不足則水旱相仍紀綱搖亂皆才損棄患難日滋此則知自五行至于稽疑皆失其序而六極之徵見于天下矣此危亡禍福之所自生也蓋五福六極者安危治亂之徵也雨暘燠寒風之時與不時者五福六極之徵也歲月日時之易不易

又雨暘燠寒風之徵也即其徵以察己之得失此所以為庶徵也故于上文其列庶徵之目必以曰時與五氣並列而為六者蓋不惟驗之于其氣而又驗其時以考陰陽之垂象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先儒之說異同皆非其旨惟漢班固天文志說為善其說以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于牽牛北遠極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此日去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

為温者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風寒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其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則多風西方為雨而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班固此言皆諸儒級論之所未至可為証于此蓋所謂以陰陽之垂象而驗夫雨暘燠寒風之時與不時也庶民

惟星者謂王及卿士師尹皆休咎之所出故各有所省以知己之得失至于庶民則其所省者不在于歲月日時之躔度惟以日月所麗之星者以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故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孟堅所謂月去中道移而為東北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蓋以其失中道東西故也唐孔氏于此而引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為証而至于經箕多風則以為傳記無其事夫漢書天文志孟堅載之既如彼甚詳矣唐孔氏豈未之見歟故當畧去諸儒臆度之言而以孟堅之說為據孟堅之意蓋以謂日月之麗于天所歷有常度所行有常道則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無有失節故能使萬物莫不茂遂年穀時熟如或所歷之度有過有不及而為南北之盈縮則寒燠之氣必有愆所行之道或彼或北而為東西之附麗則風雨之氣必有過差矣月之運遲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月五星皆隨之故有冬有夏井月日而言之也日亦有從星之時而不言者鄭康成云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故特驗于雨暘燠寒風之氣必觀于歲月日時之易與不易日月之行南北不差其度南北不失其道是無易也此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之所由至也其或差其度必失其道東

西南北違其常理是既易也此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之所由至也是以五紀無傚之時相為先後相與終始協之于曆數未定之前驗之于曆數既定之後堯舜之時所以尤重于曆數璿璣之事者誠以為贊天地之化育修之于此而驗之于彼者惟在于是故也自漢以來星曆之職寖輕凡陰陽六子之運一切指為工技之習而莫之省言日月星辰者惑于渾天蓋天宣夜而不得其統論雨暘燠寒風者拘于貌言視聽思而不達其原天人異用本末舛錯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故所以不復見于後世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

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人君旣以庶徵之動于氣垂于象者省夫己政之休咎當知
夫政之休咎而民之福極繫焉唐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
言之惟君相不可以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
刑政皆無所用矣人君之治天下所以設爲禮樂刑政而不
可闕一者以其民命之所繫故也民命雖稟于天而君實制
之故天命謂之命而君之教令亦謂之命天命出于自然而
信爲物之耳目至于君之造命則有勸懲于其間是以自五
行至于庶徵各得其序則斯民歸于五福矣天之所畀而實
自于造命者向而與之也自五行至于庶徵各失其序則斯

民陷于六極矣將欲使斯民不陷于六極則亦自于造命者
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之慶而不知有六極此實治道之
大成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在九疇之序爲九其疇一而
有二名曰五福曰六極一曰壽至于五曰考終命此五福之
目也一曰凶短折至于六曰弱此六極之目也壽先儒以謂
百二十年蓋不必如此要之壽者止是終其天命而不中道
夭也富先儒以謂財業之備亦不必然足于衣食是富也康
寧者孫元忠以謂形康而心寧是也攸好德所好者德也考
終命呂吉甫曰考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曾
子有疾啟手足而曰吾知免夫小子此考終命者也考成也

成其終則無虧矣或以終其天年爲考終誤矣此說是也若
以終其天命而爲考終命則與壽何異哉此五者皆人情之
所大欲也王者安天下本于人情故其五事敬八政用五紀
協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則休徵至而五福被于民張晦之
曰民舒泰則各盡其壽樂業則各得其富無疾是所以康寧
知禮遜所以攸好德不死于征戰不陷于刑戮所以考終命
此說是也蓋此所論五福非謂一人之身也就天下之人而
言之也舉天下之人而皆受福之報則國家有無窮之休矣
六極者五福之反也若天下皆受五福則不可不以六極爲
鑒戒兢兢業業惟恐斯民之一夫其所也凶短折者非正命

而死也若顏子之死則非謂凶短折蓋盡其道而死也疾者
疾病之類憂者不得樂其生貧者困于財惡先儒以謂醜陋
弱先儒以謂尫劣晦之曰人有醜陋而好德尫劣而立事豈
可以爲極乎惡者凶惡之謂弱者懦弱之謂人情惡則凶無
所不至弱則懦而無立故此二者皆賊德之道也此說是也
王氏曰惡者小人之剛者弱者小人之柔也此說亦當蓋若
非好德則爲惡與弱矣六極雖五福之反然福有五而極有
六者張晦之曰其義相反不必數之相敵五福曰壽曰考終
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極而反二福也五福曰富六極曰貧
此一極而反一福也五福曰康寧六極曰疾曰憂五福曰攸

好德六極曰惡曰弱此二極而反一福也蓋亦各盡其意而
已矣漢儒必以六極配五福致于福之一極無所配而附會
之說主爲貽所謂蓋有不知而作之也此六極者凶短之
弱極人君之所甚惡也人君苟不能本于人情以安天下則
夫人情所甚惡者反及于民張晦之曰民死于征戰而陷于
刑戮所以凶短折陰陽不調所以疾多失其所而憂貧人
之重歛繁所以貧禮義廢政教失所以惡而弱也蓋此所論
六極亦是統天下之人而言之也人君不能以五福錫民則
舉天下之人皆陷于六極而危取禍亂將至于滅亡而不可
救豈可不戒謹恐懼而威用之哉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
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夭夫仁壽鄙夭雖若制之於天非人
力所能爲也然堯舜之世則民仁壽非其生而皆仁壽也堯
舜之治天下彝倫攸叙休徵時至則不期于仁壽而自仁壽
也桀紂之世則民鄙夭非其生而皆鄙夭也桀紂之治天下
彝倫攸斁咎徵相仍則不期于鄙夭而自鄙夭也故仁壽鄙
夭雖本于天而君實制其命故易之論天地曰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言天地之于物仁壽鄙夭任其自爾無所容心
至于聖人則有憂患于其間故能裁成輔相以立生民之命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蓋聖人之憂患也凡此九疇皆治天
下本末之序也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五

三山拙齋林之奇　少頴
周書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

書之序本自為一篇至漢孔氏以為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然如大誥湯誥之類其篇首所叙述直載其誓誥之語則以序冠之固可以見此誓此誥為此事而作也如此篇首既言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其所以作此篇之意既備于此矣而序又言西旅獻獒太保作旅

獒無乃失于贅乎故某嘗謂引序以冠于篇首如湯誥大誥之類則得之如此篇之類則失之也西旅西方之國也獒犬名也西方之旅國聞武王之威德有慕義之意于是獻獒以表其誠而武王受之太保召公深慮武王之志靳意而好戰喜功之心由是而生故進戒于王以為不當受也漢孔氏于西旅獻獒以為西戎遠國貢大犬則是以旅為國名也王于太保作旅獒則曰召公陳戒則是又以旅為陳也夫旅之為字一也上則以為國名下則以為陳立言之法不應翻異蘇氏引左氏傳曰庭實旅百則旅固有訓陳之類然而旅獒之旅字上有西旅之文則非可以訓陳也蓋書之名篇惟最取篇中之字以為是篇端之別而此篇有西旅底貢厥獒之語故以旅獒二字名篇如詩云惟鵲有巢則以鵲巢名篇也如必以旅獒為陳其道義則于旅獒之上不當加作字今既曰作旅獒安得以旅訓陳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蓋總言蠻夷之國也曰九曰八者言非一也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周官職方氏稱四夷八蠻五戎六狄爾雅稱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而此又稱九夷八蠻蓋其或曰九夷或曰四夷或曰八蠻或曰六蠻雖然不同然但知其

為九四八六而已其所以為九四八六之名則不可得而知也以是知蠻夷戎狄之以數言者但言其非一而已雖別而言之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至于合而言之則是首蹕趨左衽之邦皆可以蠻夷戎狄稱也如必居此方然後得此名則舜典曰蠻夷率服則是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者止可以服東南而不可以服西北矣此因西旅獻獒而言不應舍西之戎與南之蠻也武王既克商之後威德廣被凡在九州之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惟恐其後此所以言通道于九夷八蠻也其曰通道者蓋蠻夷來王則其道自通矣非有意于開四夷而斥大其境土也如有

意通道于蠻夷則是秦皇漢武之窮兵黷武而已豈所以為
武王哉當其通道于蠻夷之域而與中國接于是西方之夷
有旅國者致貢其獒焉以其獒為貢者漢孔氏曰犬高四尺
為獒以大為異此說不然夫西旅獻之武王受之太保諄諄
而陳之必其有珍異而可玩者不但以大為異也按許慎曰
犬知人心而可使者曰獒春秋公羊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
盾踏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踏階而
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頷趙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
也何休註曰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左氏傳亦謂公
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則獒之為

犬蓋猛而善搏人進退指揮能如人意異夫常犬者也故太
保謂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
其力蓋苟為受西旅之獒以自防則其心不能無狎侮于人
狎侮者禍亂之所由生也觀晉靈公則可以見矣夫獻獒者
西旅而已而篇首遂言通道于九夷八蠻蓋人臣之諫其君
必救之于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將有不可勝救者武王才通
道于外域而遽受旅獒之獻四夷聞之則將爭以珍奇進而
人主之欲浸廣矣此所以諫于王而作此篇也太保者召公
也不曰召公而曰太保者此正如太甲之篇不言嗣王不惠
于尹而言不惠于阿衡蓋立言之法明太保阿衡之任當如

是也受寄託之任而不能使嗣王克終厥德則非所以為阿
衡居保傅之官而不能格君心之非則非所以為太保其曰
用訓于王則是此篇雖以旅獒為名其實訓體也然則典謨
訓誥誓命之文者豈可以拘于篇名而求之耶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
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為嗚呼者嗟嘆之辭也太保將陳古先哲王所以待夷狄之道
故重其事而嗟嘆以言之也古者帝王之于夷狄聽其自來
而信其自去惟慎德于此而四夷聞之相與賓服殆將有不

期然而然者惇德允元而蠻夷率服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
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式同爾猶而淮夷率服凡此皆帝王
御夷狄之上策也四夷慕盛德而咸賓則無遠無邇盡獻其
方土所重之物其所獻者惟取其可以供吾之服食器用者
若乃奢侈之物可以供耳目之玩好者則不當獻也雖獻之
亦不當受也唐孔氏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
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則是以器用為一或以為羽
毛齒革瑤琨篠簜器也牛馬犬鷄之類用也竊以此說為長
犬用物也荀子曰北海有走馬吠犬焉中國得而畜使之犬
之可畜者惟取其善吠而已獒知人心而可使則是犬之奇

異而不常有也貢犬可也貢獒不可也此既因獻獒而言則
以用為牛馬犬雞之類其說為當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者言王者既不
以一己之私欲貢四方之貢獻惟受其所當獻者猶不以供
一己之私欲也觀其所以賜之于諸侯異姓之邦者必以四
夷所貢之物使其所知四夷所以貢其方物者以吾之慎德
有以致之也以其德之所以致之者而賜之是昭德之致也
賜異姓之邦而必昭德之致者俾之受此物則知吾之德遠
覃于方外其孰敢廢厥職事而無戴上之域也故曰無替厥
服其同姓伯父叔父之國則以寶玉分之分之以寶玉者是

用信其親親之道也故曰時庸展親王氏曰親之矣而不以
所寶分之則人孰知親親之信也此說是也唐孔氏曰昭德
之致于異姓之邦如分陳以肅慎之矢分寶玉于伯叔之國
若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異姓之邦則欲其無替厥服同姓之
邦則時庸展親此蓋親疎之隆殺也夫明王之于四夷所貢
之方物不苟受也惟服食器用不貢彼之所難得不求我之
所無用也不貴彼之所難得而其所獻者皆其易得之物也
不求我之所無用則其所受者皆有用之物也貴彼之易得
求我之有用而吾尤無所利焉必以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
展親于同姓之國凡此皆聖人不富之寶也夫獒之為物知

人心而可使則是西旅之所難得而中國之所不常用既不
可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又不可展親于同姓之國而徒受
之私所以為耳目之玩好而已此太保所以不得不諫也人
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一也未嘗改易惟有德則其物為足
貴苟為無德則何以物為哉先王通四夷而受其貢獻惟欲
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而展親于同姓如此則其物也可寶
于為世故曰惟德其物如分陳肅慎氏之矢魯夏后氏之璜
世世子孫守而不失蓋先王以德而致之先君以德而受之
故也如其不然是亦猶與犬而已何足貴哉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

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
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
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
既言物以德而後貴而獒之為物適所以喪德于是遂言其
所以喪德者而曰德盛不狎侮罔以盡其力孟子曰夫人
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苟盛德之至則動容周旋莫不中禮而
何狎侮之有既不狎侮是不自侮也則何人侮之有此君子
所以為之竭其誠意小人所以為之致其筋力如其肆為無
禮以褻慢于人則人皆忽而疾之尚何盡心盡力之有哉論

語之稱君子小人有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其德而言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以其位而言之也此所言者專以其位之貴賤而言之耳君子勞心以治人故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小人則勞力以治于人故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盡其力者衆工人手而異其辭非有異義也夫狎侮者豈必輕易褻慢之行見于動作之間而後為狎侮哉苟有其心則是狎侮之矣獒既如人而可使而武王受之以防其身則是武王于其臣民已有狎侮之心矣狎侮其臣則無以盡君子之心狎侮其民則無以盡小人之力如此而欲圖四海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未之有也而其為害實自一獒啓之則其為喪德之禍豈小也哉是則欲正其德而修其身而不狎侮小人者豈有他哉惟不役耳目而已耳不役于聲目不役于色則玩好不可得而惑中心至正湛然無瞽此百度所以惟正也苟為役耳目于玩好之末則有玩人玩物之行矣故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者以人而為玩也恃獒之所指如意而有輕忽于人之心是玩人也玩人則狎侮矣

志者在己之志也以道而寧之則聲色貨利不能蠱惑之矣言者他人之言也以道而接之則辭受取捨之際各得其當矣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以之處己則可以寧其志以之待人則可以接其言夫豈須臾之可離哉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內焉欲寧己之志外焉欲接人之言皆不可以違于道也西旅之獻獒其所以求獻之者必有甘言遜辭以遜武王之志求納者也然而以非道求之則知西旅之獻者乃所謂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也太保作書以戒使之不受西旅之獒是所以逆武王之志也然而以道求之則知太保之戒乃所謂慎德而四夷咸賓也蓋苟一之于道則寧己之志接人之言皆得其當矣不作無益害有益王民乃足此蓋申上文惟服食器用之義也其所注意在于不貴異物賤用物而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者因而及之也作無益若加晉平公築臺妨于農收之類是也築無益之臺則妨有益之農矣農功可日而成乎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尚恐羞之何以臺為可謂能不作無益害有益也不貴異物賤用物者即此獻獒是也以獒異于常犬而貴之則犬之有用者必賤之矣民將爭以異物為可貴則何由而足乎犬馬非其土性不畜此又所以申言不貴異物賤用物之義也犬可以禦盜馬可以致遠此皆有用之物也然先王之于方物無小無大無高無下各欲順其性而不傷其

生雖有用之物非其土性則不畜之矣若夫珍禽奇獸則皆異物也其可育之于國乎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光武之不貴千里馬其志可尚也然以之駕鼓車則雖非其土性而猶畜之也雖不以為奇獸而猶育之也至于文帝還之則不肯畜之矣故竊嘗以謂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三代帝王莫不以是為慎德之本自三代而降則能允此言而行之者漢文帝其人也珍禽奇獸者舉言之也犬馬之異者皆在其中矣犬之如人心而可使

馬之日行千里皆奇獸也今以西旅之獒而畜之于中國則是非其土性而畜之矣以其如人心可使而從之則是于奇獸而育之矣唐孔氏于犬馬并其土性不畜謂此篇為戒止于此句矣太保為旅獒而作戒曰明王慎德以下反覆數十言無非為此而發而曰為戒者止于此句豈不泥哉不寶遠物則不貴彼之所難得而求我之所無用此遠人之所以格也所寶惟賢則善政善教育以福斯民此邇人之所以安也夫賢者之與遠物其所寶者若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也以遠物為寶則必有輕賢之心矣以賢為寶則其于遠物弗之貴矣康公以盍稱之璧區産之乘為寶故其視公之奇若路人然啓王以四賢為寶故其視徑寸之珠如糞土也則人君之所寶者可不戒哉武王當西旅之獻獒則是寶遠物也使其心于遠物受而不卻則太保之諫亦將見拒矣安在其所寶惟賢乎夫其受之也固欲以懷遠人然而既以遠物為寶則欲懷之而遠人且將弗格如此則征伐之師長驅于沙漠之地而邇人受其禍矣原其所以至此則以不能用賢故也使其得賢者而用之言聽諫從則必不受無名之獻此遠人之所以慕義而長為之藩臣也王氏曰以不寶遠物故犬馬非其土性不畜以所寶惟賢故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此則强生分別今所不取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太保拳拳之意既盡于此矣故又嗟嘆而重申其義也言明王之慎德其于晝夜之間兢兢業業無所不勤也其所以無所不勤者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也夫茍以細行為無益于德而弗謹之則日積一日其為大德之累也必矣譬如為山者必至于九仞然後可以謂之山茍一簣之功尚虧則不足以為山矣德無不備乃可謂之聖人茍一行之或虧則不足以為聖人矣八尺曰仞簣者盛土之器也夫世豈有為山者哉蓋假設以見其意耳孔子言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

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蓋推本於此言也太保之
言首及于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者蓋武王之心必日以爲戒
德之盛矣雖納一獒未足以爲損也太保則謂損盛德者惟
在夫此而已矣此其進諫之本心也允迪者言信能踐行此
言則生民有以安其居而國之子孫將世世王天下而無窮
矣太保既以是而訓王矣自時厥後凡四夷之所獻中國之
所受一如太保之訓觀肅愼氏楛矢之類則可以見矣所謂
允迪茲者也周之子孫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信乎其世王也
夫却一獒之獻亦細事耳而世王之兆實見于此則知大人
君之所以祈天永命以爲社稷無疆之休者蓋不在大也其

子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不已必思遠方珍異之物而
御之矣蓋紂之所以亡者原于此亦豈在大乎此太保之于
終爾斯以言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欲享世王之功也則太
保之愛君豈不至哉范内翰曰聖王能從諫于未然賢王能
改過于已然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
其已然太保因旅獒而作訓武王虛己而納之是皆從諫于
未然之時也漢武帝聰明英銳蓋不世出然其甘心四夷嗜
慾無極觀犀布瑇瑁則建朱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
越嶲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至其末年海内虛耗户口
減半盜賊蜂起幾亡其國者非他無忠臣以救之于始故也

觀此則太保所謂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實至忠之
訓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
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
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
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
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

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
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
乃瘳

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法度未盡得其條理商民之附于周
者猶未固也而武王遽有疾焉周公恐其不可救藥則成王
將以幼孫嗣位己以冢宰攝政能無危乎故作册書以告于
太王王季文王請以其身代武王之死而藏其書于金縢之

中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此篇首載周公築壇以代死于三
王既卜而吉則武王遂瘳又載武王卽世而群叔流言周公
雖避于東都而成王猶有疑之之心及其感風雷之變而啓
金縢之書然後知周公之心果忠于王室迎之于東以歸則
此篇主于記事而作出于史官之手而其序乃曰周公作金
縢與夫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之言曾無少異者蓋書序
之體固有某篇雖非某人之所作而所載之本末皆其人之
事迹語言則雖謂其人作之可也如太甲三篇首載太甲不
惠于阿衡伊尹作書以啓迪之而王罔念聞乃放之于桐宮
及其喪制既闋克終允德乃奉之以歸于亳又作書以望其
意既而又申誥之其歷時也不爲不久而尹所以丁寧告戒
之意亦不一而足史官記載其始末與所遣以作此三篇而
其序亦曰伊尹作太甲三篇正與此同某嘗觀書序之作其
體不一往往雜出于衆人之手者謂此也既克商二年者卽
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而弗豫則其病革矣周公所謂遘厲
虐疾是也王之疾既革二公所以欲質之龜卜而決其吉凶
曰穆卜者敬也以君父之疾而卜之神靈非致其敬安能有
所感哉二公者太公召公也太公召公欲卜以決武王之吉
凶而當是時也周公已有請命代死之志周公之所以代武
王之死豈挾詐而爲謂足以要天下之譽哉蓋其深思遠慮

懼夫武王既喪則周之社稷蓋岌岌矣而已亦無所逃其禍
也故寧使身之不保猶愈于社稷之危也是出于中心之誠
而爲此禱于神明之請班其同時而爲三公如太公召公柰
使之知故託辭以告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漢孔氏曰戚近
也未可以死近我先王其意以謂死則與先王相近若生則
人神道隔是爲遠矣其說迂曲不如鄭康成以戚爲憂其訓
爲長康成雖以戚爲憂而又以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
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
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信如此言則是周公自知必不
至于代王以死而挾詐以爲之矣不如潘博士說曰孔子答
孟武伯問孝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蓋子有疾必貽父母之憂
故爲王穆卜則戚我先王必矣此說是也周公既以未可戚
我先王之辭而卻二公之言卜故自以請命之功爲己任而
設爲壇墠之禮也壇封土也墠除地也爲三壇同墠蓋將以
告于三王故大除地爲墠而于除地之中爲三壇也禮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
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
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周公禱武王之疾于壇
墠禮也然不于去祧之壇墠而設爲三壇同墠以禱太王王
季文王者此蓋禮之變也既云公乃自以爲功則是周公不

為武王禱而為身禱也為身而禱則于國之廟祧壇墠無所
與爲禮士大夫去國爲壇位向國而哭者爲無廟也宗子在
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祭者爲不可以入廟也
古之有事于祖考當夫無廟與夫不可以入廟則爲壇以祭
周公壇墠以告于三王亦若是也使其爲武王而禱則太王
王季文王蓋有廟焉而壇墠非所宜設也既有三壇矣乃于
三壇之南設一壇也將告于三王故其壇北面而周公立其
上也周公立壇之上則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之神
以請代武王之死漢孔氏曰璧以禮神植置也置于三王之
坐周公秉桓圭以爲贄按下文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

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則圭璧似皆以祈神非
周公執桓圭以爲贄也使其執圭以爲贄則其歸俟爾命不
當言屏璧與珪雲漢之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周禮典瑞
曰四珪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
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古者禱祠
兼用圭璧周公之告于三王也則史爲冊簡書其祝辭執而
讀之其辭則下文是也元孫謂武王也某者謂武王名也周
公之禱也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其名而代以某字
左氏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之諱也蓋始
于周自周以前不諱名也故武丁太甲盤庚皆以名其篇若

其號謚然至周始以號謚易其名而諱之然惟斥其名則有
所諱若此篇不曰元孫發而曰元孫某不曰以旦代發之身
而曰以旦代某之身也至于其他文字用發字則無所諱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之詩而曰駿發爾私蓋不諱發字也
至于末世然後其諱浸廣故有以國廢名以官廢職以山川
廢主以器幣廢禮之說非古之制也武王既遇危篤暴虐之
重疾是將淪于死矣苟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必欲償其
責而使武王之不可以復生則不如以旦代其身也自太王
王季而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而言之則曰丕子其實一也元
長也丕大也皆謂武王以長子繼世而有天下也周公所以

欲以其身代武王之死者蓋以其仁若考而又能多才多藝
可以事鬼神而武之多才多藝以事鬼神則不若己也是元
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元孫雖不若旦之多才多藝以事鬼
神而其受命于帝庭以有天下敷布其德以佑助四方之民
用能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土或爲天子或爲諸侯使四方
之民莫不敬而畏之則是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此所以欲
以旦代某之身也予仁若考先儒謂仁能順父以若訓順不
如薛氏之說爲長薛氏曰若如也與不若旦之若同義蓋惟
其仁如父故可以事鬼神也周公既自謂其仁若考又自謂
其多才多藝可以事鬼神而謂武王之多才多藝以事鬼神

則不若旦者正猶武帝之稱汲黯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主其輔少主守成雖目謂賁育不能奪也然雖拙於任職居官而能輔少主守成故可以託六尺之孤武王雖短於多才多藝事鬼神而能敷佑四方故可以王天下如之何遽為虐疾而逆之于不可救哉此所以欲以身代之也雖然亦非短于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也但周公方爲武王而禱欲以身代其死則其辭不得不爾也嗚呼者又嗟嘆而言之也言武王既可以敷佑四方以奠國家九禹之業蓋其已膺上天之命矣今爾三王當有以輔之無使其天之降寳命于此而廢墜也寳命不墜則武王享其大祿以爲社稷宗廟之主而

三王之神靈亦將格矣周公既言武王之才藝不可以事鬼神于幽冥之間惟可以上膺皇天之命以定我國家之子孫下撫四方之民以成太平之功其死也則將墜天之降寳命其生也則先王亦有所依歸其利害明白灼然可見矣夫三王在天之靈雖幽明殊塗而其心豈異于人哉然而不可言語接也故曰今我卽命于元龜以決其吉凶焉卽命猶所謂聽命也爾之許我謂許我代武王之死也我則當以此璧與珪而歸以俟三王之命將以此死而事神也爾不許我則武王不免于死我將屏藏其珪璧不得以此而事神也既以許不許而決于三王于是乃以龜之三兆卜之而三龜皆吉故

曰一習吉習與習坎之習同三龜既皆相因矣則又以占書而考之于是啓其鑰籥觀其所藏之占書亦吉也周官太卜曰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卽春秋所謂繇而此所謂書也故既占則必視其書公視其兆則曰如此兆體王必無害也王之無害則是新受三王之命而許我武王之考終命爲可圖也我既以璧與珪而歸俟爾命則於此當俟其能念武王殷之命以終其德而已當代其死也予一人指武王也公于是自壇墠之所而歸祝史乃納其禱死之冊于金縢之匱縢緘也藏冊書之匱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周公請代

武王之死其心忠矣然必緘而藏其書者葢是周公欲藏此書以爲他日之說也葢古者卜龜既畢必納其冊書于匱從而緘之異日將有大卜則復啓爲不然則否此故事也周公卜于三王啓籥見書者始啓金縢之匱也公既歸則祝史以故事納其冊于匱中緘而藏之爾按周官占人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此言深得金縢之旨蓋其冊書以故事而藏之非特爲金縢以藏其冊也公自壇墠歸之明日而武王遂已瘳矣夫請代武王之

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周公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
能為也蓋天之于人雖若茫昧不可測知而其禍福之應如
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未有動于此而不應于彼者高宗恭默
思道而夢帝賚之良弼周公代武王之死三龜習吉而王翼
日乃瘳皆其至誠洞達神明故其應也如此之速魯非自外
也夫死生鬼神之際聖人之所難言也禮記檀弓孔子曰之
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
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本書作沬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
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蓋古人之所以事死者
務所以神明之而不以為斷然必有所居處動作于幽冥之

間與其平日之事無以異也今周公之所以禱于三王者是
考其辭則是鬼神之居于地下亦如其未死之前不殺于平
視里巷之見乎哉在易繫曰原死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蓋聖人之分也聖人
之德貫天地通神明能盡人之情于昭昭之際則有以盡鬼
神之情于冥冥之間是以其辭委曲詳盡如此而不為過其
或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知生而欲知死者則不足以當乎
此矣是說也其于盤庚嘗論之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
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
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
歲則大熟
周公既禱于三王請以其身代武王之死其至誠洞達神明
龜既習吉而王之疾翼愈自此以上皆史官敘述其禱死而

藏其書于金縢之始末為己備矣夫周公之心以社稷宗廟
之安危自任乃為己而禱其誠心所發出于悃愊豈斯人之
知己哉故大祝史與百執事之人親覩祝冊均龜之事者則
戒之使勿泄而召公太公雖與之比有事主以東國之豹又
亦匿之而不與之言曰非成王因風雷之變將下以視其休
祥而得金縢之書則周公之心孰得而知之哉故自此而下
又敘其攝政而遭變使大義以滅親雖兄弟之大倫有所不
顧其誠心所感而風雷為之變成王之疑自此釋矣然後金
縢之事顯然著見于天下後世故雖自周公居東二年以下
其事迹皆在大誥之後然而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為終始

故于此載之如左傳之所載因陳桓奔齊而言成子之得政因北宮文子之入聘而言鄭之得人杜元凱所謂得終言之者此篇亦然也武王同母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霍叔處武王克商大建親賢以藩屏王室周公以聖德留輔相朝廷而管叔蔡叔就封于外相紂之子武庚以治商餘民武王既喪周公以成王幼冲逆攝政當國管叔乃與其弟蔡叔霍叔使羣不逞之人流傳其言于天下曰周公將為成王之不利奪其位而自有之孺子猶成王也當是時成王之年纔十餘歲則可以孺子言之也而文王世子之篇乃曰武王九十三乃終則成王生

時蓋武王年八十餘矣左傳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此數國者皆武王之子成王之弟豈武王八十已後頓生此數國耶此理必不然矣夫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也周公以冢宰攝政而乃有流言之變者蓋商人尊尊兄死則弟及武王崩成王幼冲周公以聖德聞于天下自商禮言之周公當立也今立成王而周公相之為殷人者固不能釋然而無疑矣管叔之次于周公為兄周公為相于朝管叔固已有不平之氣故當其攝政則唱率羣弟以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遂扶武庚以叛而殷人靡然從之者推其疑故也蓋自武王有疾而周公之憂固已及此矣周公禱于

三王也不以為武王請而為己請焉彼誠以為武王使殷人未附于周已以冢宰攝政庶可定之勢天下有變則必將有以予為口實者而成王之幼冲其明未足以有繫周之社稷蓋岌岌然矣故為是而禱也漢孔氏曰二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誠哉是言也當周公之東征二公皆嘗居周公之位貳朝廷之號令矣如下文曰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又曰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則二公之權柄蓋不減于周公而流言不及之者蓋其所處者非可疑之勢故也夫武王之崩周家之得天下未久也而殷之餘孽與周之釁覦相扇而起周之存亡蓋未可知而當時也周

公實專朝廷之權其責不歸之周公將誰尸之乎故周公告二公曰我不以法而治此叛黨則將無以告我先王故其兄弟之親有所不敢避也我無以告我先王亦猶公所謂先君若問與夫其將何辭以對也周公既以此言告二公于是遂舉兵而東征其居東至于二年然後武庚三叔咸服其辜故曰罪人斯得也周公以殷人之叛恐其禍之延于天下遂起而征之而其得罪人至二年之久則其東征也雖曰為社稷宗廟之計而重傷天倫則誠有黽勉不得已之意焉武王之伐紂周公之誅管蔡其心一也蓋紂君也武王以臣而伐之管叔兄也周公以弟而封之雖其終也不得不伐而皆有彷

徨不忍之心此聖人忠厚也當成王幼冲處王尊之勢周公以叔父之尊秉其政事其德之遠著天下之所畏服自常人言之誠以為使周公而有私心一二年而天下可移矣故管叔因其可疑之迹而造此無根之言成王之明未足以察其情偽安得而不疑哉周公不俟成王之覺悟遽往而征之蓋機不可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故雖遭流言之謗而益以其身任天下之重曾不自沮而為身之謀也夫人謂己有奪宗之謀己惡其謗而親以兵誅之則近乎挾私忿以快其志矣自非深知周公者誰無疑之之心是使成王益疑矣成王益疑故周公居東而未還作為鴟鴞之詩以遺王其詩曰鴟

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鳥有累呼鴟鴞而告之曰汝既取我子矣無毀我之居室我之子予非不愛也寧亡其子而不可以亡其室以見其措巢之甚也是以公之東征其心惟恐王室之不安亦如鳥之措巢也其下章皆言其作室之艱難以喻周室積累之勤故不得避小嫌以自全觀鴟鴞之詩周公之言非不反覆明白而成王猶疑之曖昧而不決故有誚公之志然未敢發也其所以有誚公之志者蓋以成王猶未肯以鴟鴞而信周公之志果如是也辟法也鄭氏以辟為避其說以謂群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遭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及攝政方始東

征信如此說則此篇自歲則大熟以上其事皆在大誥之前矣成王疑之周公出避其說亦不可至于罪人斯得其說不行故又從而為之說曰周公居東都其黨屬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而誅之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夫周公之黨有何罪而謂之罪人足見其說之繆歐陽詩本義已破其說矣周公雖作鴟鴞之詩成王猶未肯以其言而信其心然則周公之心非金縢則不可得而見而金縢之書自二公以下皆所不知自非天誘其衷則成王之疑將何時而釋乎成王之疑不釋則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然而周之文武膺上天之休命其社稷無疆之傳蓋未艾也

周公之德既足以當上天之意此所以有風雷之變以顯周公之德而剖成王之疑也當是時也秋歲雖大熟百穀未成未可刈穫而天忽雷電大作又繼之以風其禾盡偃于田畝之中雖大木皆拔焉以天變之來周人大懼王不勝其憂也于是與諸大夫盡服其皮弁以啟金縢之書蓋將啟緘而卜是風雷之為何祥也啟緘之際猶未卜也而得往昔周公請代武王之死所納之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因卜而得其書是偶而得之矣非天誘其衷而何諸史與百執事皆昔之從周公以卜者今王將卜焉故復為卜而俱至使其非為卜而俱至則不應皆在也二公皆至既親其事而不知其由也故從

而問之諸史與百執事同辭而對曰信乎公之有是事也又嗟嘆以告王曰昔公命我勿得泄其言今王既有問不敢不以實對之昔者周公雖作鴟鴞之詩以貽王而王猶未知周公之心既得此言然後知周公之心其所以忠于王室者至矣蓋禱鬼神于幽隱人所不可測知之際而其言亦若此此其所以悟也故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蓋我之啓書也以卜風雷之祥今見周公之志若是是天以此而警予矣故可以勿復卜之矣以其得書而止卜乃知其爲卜而啓緘非爲周公而啓也蓋周公之藏書于金縢也使以是事不得不藏非預知天時有風雷之變而嗣王之必將啓緘以卜之也成王

之啓書于金縢也亦以其將卜之不得不啓非素知公有請死之冊將取而觀之也啓緘而遂知周公之心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言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則是二公先以此發問而王遂繼之也意曰周公之心二公非不知之第以成王尚疑非空言之所能釋既得此書則可解之矣故偕王而問之昔漢高帝嘗疑蕭何受賈人金王衛尉對曰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文帝嘗疑周勃反薄昭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邑顧欲反耶其事遂皆得釋夫蕭何周勃扶不世之功而居可疑之地非空言所能辨

說也非得夫昔之所不爲以證于其所行舉重以明輕則何以解高帝文帝之惑哉蓋曉人者當如是也二公既得金縢之書遂知周公之疑可以解故偕王而問之意者亦出于此彼周公尚欲以其身代父之死况肯奪其嗣子之位乎王既使勿卜矣于是遂言曰昔公竭其勤勞于王家至欲以身代先君之死其至誠于社稷也如此而我以幼沖之資乃不及知是我之罪也此成王自反之言也伐柯九罭之詩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今爲此言則既已知之矣其所以知之者則以上天動雷電之威以顯周公之聖德也周公始以成之疑猶居于東未還故成王既歎其忠則謂今小子其當自新而

逆之以歸我國家所以褒崇之禮又當得其宜也惟以逆公爲我國家之禮所宜故于是逆公于東都比其至也則郊勞而親逆之故曰王出郊先儒以郊爲王帶謝天謬矣成王既出郊于是天爲之反風起禾以見周公之宜逆而明成王之得禮也天乃降雨以止風風止則禾起二公乃命邦人凡禾之爲木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爲之起而築之加人功焉此歲之所以大熟也漢孔氏曰禾有偃拔起而立之築爲築禾非也築者築禾也漢董仲舒論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使成王不能自新以逆

周公則其哭豈止于雷風而已哉其始也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其終也逆周公則天乃雨反風天人之際可畏如此然非周公之忠載于金縢則不能因天變以悟成王非天有風雷之變則不能警成王以逆周公故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也夫禱于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周公為之不疑至于子路請禱夫子之疾而夫子不許者蓋又有疾子禱為君有疾臣禱爲師有疾弟子禱爲此皆出于至誠惻怛不忍之心而萃有為為之也子路以其意旨禱可也至言之而請于夫子則不可也胡不觀之周公乎前命二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下則命諸史與執事勿敢言自非天有風雷之變成王

因啓金縢之書而得其說則周公請命之事終無以見于天下後世然則周公之禱也豈欲人之知耶子路未禱而先請于夫子亦異乎周公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六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七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大誥　周書

此篇乃管叔及其群弟倡爲無根之言挾殷之餘孽以叅王室周公將與天下共誅之而外之邦君與夫内之御事拘目前之安憚于勞苦不肯爲之協謀同心討平憯叛周公歷陳其所以征之之意蓋奉上天命而繼寧考之功雖欲已之而有不可已者其言丁寧反覆將以曉其未悟之情此大誥之所以作也篇名以大誥者漢孔氏曰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孔氏徒見篇首有猷大誥爾多邦之言以猷訓道故以

大爲陳大道也使猷之一字果如孔氏之訓以爲道然經先言猷而後曰大誥爾多邦又安以大爲陳大道乎又况猷之一字質非訓道也然則以大誥名篇者蓋以篇中有猷大誥爾多邦之言故摘取此二字以爲簡編之別耳其曰誥者猶湯誥所謂誕告盤庚所謂歷告也泰誓之篇有大會于孟津之言而其書則誓體也故謂之泰誓此篇取于大誥爾多邦之言故謂之大誥非有他義也薛氏曰以新造之周而三監叛則其事大矣應天順人以征叛惡而舉匿更則其義大矣命之曰大誥其意蓋出于此其失又甚于孔氏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大誥

漢孔氏曰三監管蔡商蓋指武庚也漢地理志云周滅殷
分其畿内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
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孔氏之說正與此
同然按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謂之監殷則
以武庚乃商紂之元子恐其痛社稷之隕滅時伺我家國之
便以逞其志也故使管叔監之若以武庚預三監之數則武
庚果何所監哉故知三監從鄭康成之說謂管蔡霍也蔡仲
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以此觀
之則康成之說信矣夫武王之封武庚而乃使三叔監之是

乃有疑之之心矣疑之而遂封之者蓋武王之不得已也湯
之伐桀桀捨其社稷竄于南巢湯于是置之而不問而夏之
都邑無復桀之子孫故于湯誥之序曰湯既黜夏命也武王
之代紂也其心亦無以異于湯之於桀非有殺之之意也不
幸而紂之前徒倒戈自相屠滅并及于紂此豈其本心哉故
不得已而封其子于故都舊地以示天下及武庚既叛而自
絕于周于是始有黜殷命之志焉故此篇曰周公相成王將
黜殷也以周之所以建三監以監武庚者實出于武王之不
得已而亦不敢保武庚之必不叛也武王使三叔監而三叔
當王室之大變乃扶殷以叛淮土之夷亦與之同惡相濟以

逞其志故周公于是相成王將滅殷之後而伐之也言三監
及淮夷叛蓋謂其扶殷以叛也故繼之曰周公相成王將黜
殷非殷預三監之數也周家之基業肇興于邠岐長熙于豐
鎬化行于江漢之域故西南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也為最
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與于牧野之戰及既克商而通道
九夷八蠻則西旅底貢厥獒是服于周者皆西夷與南夷彼
東方之夷既周家聲教之所未及則其助于武庚之亂者蓋
其勢然也方東夷之狼子野心未能慕義以奉周家之命而
適有武庚之變焉安得不相挺以為肰解之勢淮夷漢孔氏
曰徐奄之屬然按閟宮之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

邦淮夷蠻貊春秋昭四年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
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既有徐
又有淮夷則淮夷與徐當各為種落不可以合而為一也遠
書之序于成王政將蒲姑但言殘奄而周官之序乃言滅淮
夷則奄似是淮夷之一種此言淮夷叛而多士則曰昔朕來
自奄則淮夷之為奄可見矣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
受命茲不忘大功

當管叔蔡挾武庚以叛也周公攝政天下之事皆決于公則大合邦君御事于朝而告之以黜殷之意者周公之任也然政雖總于周公而成王在上為天子號令雖由己出而必稱王命以告之此經所以稱王若曰而序則言周公相成王以相發明也鄭康成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此言實害教之大者唐孔氏既已辟之矣此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微子之命曰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多士曰猷告爾多士多方曰王若曰猷誥爾四國多方孔氏皆以猷訓道于此篇及多士多方則皆曰以道告之于微子之命則曰順道本而稱之此篇及多方先言猷而後言誥其曰以道誥之猶

可為説至微子之命上言猷而下言殷王元子而以為順道本而稱之尤為無義鄭康成王子雍則皆移猷于告字之下王莽之作大誥改猷字為道亦在誥字之下其言大誥道諸侯王顔師古注曰以大道告諸侯以下其説大抵牽強而考乃某竊意所謂猷者皆發語之辭也堯典曰咨汝羲暨和舜典曰咨十有二牧甘誓曰嗟六事之人胤征曰嗟予有衆曰咨曰嗟皆發語之辭蓋咨之為字至夏時變而為嗟此猶是也猷字正與咨嗟同竊意生于周時其發語之辭且復變而為猷矣按爾雅猷之詁訓最為不一或曰言也或曰已也或曰可也或曰圖也豈但訓道而已哉此所以知其咸為發語

之辭也然既久遠雖意其為發語之辭然亦不敢指言其何訓也越及也御事治事之臣也將大誥多邦之君及御事之臣以黜殷之意故發語而告之也弗弔者當作相弔之弔讀言為天之所恤此篇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多士曰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君奭曰弗弔天降喪于殷孔氏皆以弔訓至節南山之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鄭氏亦然按春秋左傳成七年吳伐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引詩不弔昊天以為證則弔之訓恤其亦尚矣又如晉子家哭曰若之何不弔臧孫紇出奔邾曰敢告不弔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天不弔周皆言其不為天所

弔恤先儒之訓失其義矣周公之誥多方以謂我不為天之弔恤者以天降凶害于周家蓋武王遽喪而不少延其命也按史記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穆卜周公于是乃自以為質欲代武王明日武王有瘳其後王崩徐廣據封禪書以謂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此所以曰不少延也班孟堅據文王世子之言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乃武王克殷之歲年八十六後七年而崩其年數雖同然以理推則有未安者周公禱于三王雖武王翼日有瘳矣然意以是歲崩也故此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使其克商七年而崩則亦可謂少延而天下既定于周矣

武庚豈復有反鄙我周邦之望哉先儒以不少爲絶句以延字屬于下句其曰不少者謂三監及淮夷並作難也據此篇之意先言周家新造而武王遽喪成王以幼冲之資嗣承先業恐其弗克負荷栗栗危懼則以保前人之基緒而已而三叔武庚乃爲此舉以覬非望故自越茲蠢而下然後言三監及淮夷之作難所謂不少延者但言武王之即世也王氏蘇氏皆以延字屬上句謂蓋得之矣無彊大歷服正猶齊尚所謂在躬之曆數也言我周家膺天命而享其曆數綿綿延延無有窮已也武王既喪矣故大懼成王以幼冲之資而繼周家之曆數以配天作者其智識未達尚不能造于知人之

哲分別邪正遴選賢能以迪民而使之安其居况其能至于知天命者乎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自不惑而循之然後至于知天命者迪哲則非不惑矣其于知天命之不能至蓋可知也既不能至于知天命則天之聰明明畏必不知所以順而畏之者其于覆至尊之位繼無疆大歷之事不亦難乎故我小子之志兢兢業業惕然危懼惟恐其弗克負荷若涉深淵之中惟往求我之所以濟難之道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此則言其所以往求朕攸濟以繼承文武之丕烈守之而不敢忘也然敷賁敷前人受命其說不明白如孔氏以賁爲大則讀

爲扶云又與宏毅賁之賁同敷賁者言布行大道敷前人受命者布陳文武受命也然經但言敷賁又以爲陳大道其說迂曲蘇氏林子晦則皆以賁爲飾讀爲被義又蘇氏謂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也林子晦謂敷賁者將明典章以敷施賁飾于天下也其與孔氏雖音訓不同而其義之不明白則一也惟王氏說其有脫誤而不可知者宜闕之此爲得體薛博士增廣王氏之說尤爲詳備曰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殿小腆誕敢紀其序天降威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凡此皆書義疑有脫誤不可知者學者闕

焉王氏解經每不合于義者不害引曲取以爲之說至闕之此王氏之所長也鴟鴞之詩周公所以貽于成王之言也大誥之書其所謂誥于多邦御事之言也金縢之册則其所以禱于三王之言也此三者雖不同而其意則未嘗或異蓋昔以閔武王之既喪懼周室之將亡而奮不顧身以當社稷宗廟之憂責也鴟鴞大誥之言成王非不之見也然而未之行者蓋其心惑于流言而未諒夫周公之心果如是也及其啓金縢之册見其所以禱于冥冥之中與其所以宣言于昭昭之際者曾無絲異然後信其果如鴟鴞大誥之言而其心之忠于王室無復可疑者向微金縢之册則成王之疑無自而

釋矣而周公之心亦終無以見于天下後世矣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
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
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
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肆予告
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
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
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
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
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

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
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
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前既云天以大命指我周家雖使武王自百里而興伐暴戕
亂拯斯民于塗炭之中以奄有九有之衆然而不使之享國
家長久使得以創業垂統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為萬世無疆
之基而遽喪于克商之后以新造未集之國而幼沖之主實
當是責故惴惴然惟恐患難之來奸間投隙肆其不軌以墜
我祖宗傳受之大業矣于是遂言武庚之叛其征與不征實
我國家社稷安危之所繫故上稽天心下願人意知其不可
以不征也予不敢不閉于降威者言武王之喪是天下其威
于我國家而我不敢閉拒之也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不敢
閉者以其天命之不可逃也亦順受之而已矣此云天降威
即上文所謂天降割也惟天威之不可拒當此之時欲審其
吉凶以為避就之謀者亦不過質諸鬼神而已于是用我考
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灼而卜之以觀吉凶之所在繼天之
明而即其命也紹天明言龜可以繼天之明也蓋天之吉凶
示人甚明然其道玄遠無紹介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
之明既然可見矣此所以即命也寧王即武王也序言武王
崩三監及淮夷叛則此篇所稱寧王寧考寧人皆是武王也

先儒以寧王為文王殊失經意然以寧考為文王則亦不可
此篇之辭雖出于周公而其辭則指成王為主曰予沖人曰予
小子是也成王不可謂文王為考先儒已知其說之不通故
于寧考則曰寧祖聖考以寧為寧祖以考為聖考是以寧字
為一人考字為一人非立言之體也以寧云者謂武王去殘
賊以安天下之民也曰寧王曰寧考曰寧人正如盤庚曰先
后曰高后曰先神后但變其文耳非有異義也寧王遺我大
寶龜者蓋古者將欲決嫌疑定猶豫以通幽明之情使其感
如響無有毫釐拂忽之差者而必有藉于靈龜故其得之也
則珍而藏之以為國之寶從有事而用之世世以是傳而不

決也楚語曰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公羊傳曰寶者何龜青
純何休註曰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謂之寶世世保用之
辭左傳吳王之弟蹶由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謂之守龜
蓋世之所守以為寶故也若衛之昭兆臧氏之僂句皆所謂
寶龜也故成王將卜龜以紹天之明而即命而其所用者乃
武王所以遺之者也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則
龜所告之辭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
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即春秋所謂繇也唐孔氏春秋正
義曰兆頌舊有此辭非卜人始為之也則知頌者蓋古者卜
筮之書既灼龜而得此兆體矣又以此兆體而玩其辭也晉

繇公之卜而其辭曰專之渝攘公之羭莊公之卜而其辭曰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此皆兆頌舊有此辭因卜而遇
得之耳然不知其辭出于何代也至于漢時亦有此書如漢
文帝之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是也成王以武
王既喪之故灼龜敎書以西周家之休咎而其繇辭曰有大
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言將有大艱之事及于西土西土之
人亦為之擾而不安也方是時三叔之流言未作武庚之叛
未興而龜兆之言已云爾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
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時周家將有不率厥典之人欲

亂相依以危王室其為禍也大矣此所以見于卜龜而其辭
云爾也故于今三監淮夷果蠢蠢然而動則龜之所告信其
驗也自殷小腆而下則方言其越茲蠢之事以明龜之有知
也殷小腆誕敢紀其叙者漢孔氏曰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
父大敢紀其王業之叙而欲興復之蘇氏以腆為厚言殷小
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叙按左氏曰不腆敝邑則腆之字固
當訓厚孔氏以為腆腆然固不如蘇氏以為殷小富厚然其
說亦不明白蓋經既去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必欲從而為之
說則其言當如是云爾要之此兩句乃是成王既言卜辭然
後以事應證之其所言者必殷人背叛之事然其語則聱牙

難通必欲字字而為之說則牽多闕疑之義故當以意逆
志而闕其辭之不可知者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
復反鄙我周邦言天降威于我國家武王既棄天下而纔有
三叔流言之疵民將不安武庚知之故其言曰我將紹我湯
之業而光復之殷既復則反以我周家為鄙矣武庚以叛亡
之餘而有反鄙我周邦之言則其志不小矣縱之一日則有
一日之患此所以不可不征也然其征之也必上得天心下
得人心而後可以勝故成王于是又陳其得天人之應而有
勝之之理也今蠢今翼日言當此武庚蠢動之明日民之賢
者有十夫來助予往征以撫安寧考武王所圖之功也民獻

與益稷所謂黎獻同將興師動衆以討不逞之武庚而十夫
以賢能之才為我左右之助則我所有之大事固為休矣及
其灼龜以卜師之勝負則三龜又皆并吉民獻有十夫予翼
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周家有
必勝之理而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而不征也漢孔氏予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則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
行將欲伐四國其于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則言文
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命而行之言卜不可
違夫孔氏以用字屬上句讀固為非矣而以其遺大寶龜為
卜伐四國則是其意謂此所言朕卜并吉者即上文用大寶
龜而卜也蓋孔氏既以天降割與天降威為四國之叛則無
得不以遺大寶龜為征伐之事乎蘇氏雖以天降割為武王
之喪至于天降威則亦以為三監叛也但于其有大艱于西
土西土人亦不靜則以為龜所告之辭此則與孔氏異耳眾
如蘇氏之意則天降威為三監之叛所謂用大寶龜與夫朕
卜并吉者其止一事而重言之乎抑其當時之再卜乎若此
二者只一事而再言之則其卜兆之辭但曰有大艱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成王何從而知其吉乎若其始卜之其兆體
之辭如此而其再卜則吉無乃貴乎春秋左傳曰晉趙鞅率
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

習吉皆也貴龜之卜趙鞅尚不肯為而謂周公為之乎此其
為説蓋由于以天降威為三監之叛故其説牾必至于此殊
不知用大寶龜者當武王之既喪而卜也朕卜并吉者卜伐
武庚也成王當煢煢在疚之時而占國之災祥乃得此兆既
而武庚作亂則不靜之言驗矣乃將征之而又以其勝負卜
之于龜則得吉兆也如此則其義上下相屬方為明白周之
興師也庶邦御事皆有難色獨此十夫者為之輔翼而遂以
為我有大事休者蓋十夫為之助則得民之心矣晉趙之共
遇于吳趙同趙括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皆不欲于
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
事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
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
亦可乎周公既得十夫之助則雖邦君御事皆以為未可而
民之心自可見矣此正欒武子之意也漢周亞夫伐楚得劇
孟若一敵國夫劇孟者特一游俠之雄耳亞夫得之尚賴之
為重況此十人謂之民獻則其得之而以卜人之心豈不可
哉此十夫者周公得之而其善如此則其人必非瑣瑣者惜
其名氏不見于後世揚雄曰昔者齊晉有大臣史失其名其
于十夫亦云惟其十夫予翼以得人之助朕卜并吉以得天
之助故今我告爾邦君諸侯之相親友者與尹氏之官以王

衆士御事之臣曰我既卜之于龜而得吉矣我當與爾衆邦
仗義興兵以伐殷之逋亡播蕩之臣武庚也尹氏與拉誓之
師氏同洪範所謂師尹惟日是也爾庶邦君至于御事之臣
今乃無不以言復曰今將師以伐殷其勢艱而其事大不可
以輕動也西土之人所以不靜者雖武庚之叛天下為之騷
動不寧而其辨則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則不可以不自反
也故我小子當成其敬以修己而已未可征也王何不違卜
而必欲從之乎害與曷害幹害否之害同王莽曰予害敢不予
祖宗安人圖功而終類師古曰害讀曰曷正此類也漢孔氏
曰王室有害固宜從卜王氏曰王其咎之害在于不違卜也

昔謨矣爾庶邦御事之言既如此故我沖人長以此艱難而
思乃發嘆曰四國之叛而我征之信蠢動天下使其無妻之
鰥無夫之寡不得安居而廢業是誠可哀也我非思于此也
蓋以我繼世以有天下為天之所役使而天之所遺我者大
所投我者艱謂其耿然以幼沖之資而負祖宗之託以嬛嬛
在疚之初而當變故之興我當赫然發憤討乎悖叛以榮同
周家之業非我之自恤也爾庶邦君而下當以義而安我曰
無拘于所畏之可畏縮而不之決也惟當張皇六師往而滅
殷以成武王所圖之功蓋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矣今乃使
之遺孽絕而復續豈不畏武王所圖之功乎爾之所以安我

之義當如此今乃欲捨武庚而不治豈義也哉蓋邦君御事
既以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咎成王又以考翼而抱成王故成
王自責以為我以一身而負艱難之責則其毒民以興師者
豈為一己之故哉我之興師既非狥一己之私憂此故孝追
來孝以光大前人也則爾羣臣其可以狥私意懈之見而不
念天下之大謀與我合謀同心共底安乎乎故成王以此而
責之也夫以周家所造而管蔡以叔父之尊挾殷之餘孽以
間王室此固天下之所共怨者也爾邦君者列周之爵分周
之土以為周之藩而尹士庶士御事又皆食周之祿任周之
職以效其才能則武庚之亂宜其協一心以與天下共誅之

也今乃唱為不可征之言者蓋其志苟目前之安而不慮身
後之患謂武庚之叛有以服其心則可以不動干戈而平之
矣何必老師費財交鋒接刃而後為得計哉昔湯伐夏以救
民亳之民以為夏罪其如台故咎湯以為不恤我衆舍我穡
事而割正夏夫湯之興為應天順人而舉也今亳人徒以桀
滅德作威以敷虐于萬方而亳邑未被其禍故憚于行役戰
鬬之事而出此言也庶邦御事之不肯致討于武庚其意亦
若是而已矣殊不如自古有天下之禍常起于一隅而其蔓
延之久則遍于天下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
可除況君之寵弟乎今管蔡以叔父之親武庚以殷家之裔

又與淮夷同惡相濟使其一旦滋蔓奮方響應雖竭天下之力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漢景帝之時吳楚七國作亂于山東其聲焰甚熾惟漢遣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之兵倍道而進故一鼓而滅之不然不獨關東非漢有也自關以西亦將有累卵之危矣晉武帝既死惠帝以昏童而即位當是時八王以肺腑之親更相屠滅戎羯乘之中夏爲沸歷數百年而後定管蔡武庚之亂而又挾淮夷以爲重比其爲變蓋不減于八王與五胡也使成王信邦君御事之言置而不問惟欲考翼以服之未必無晉之禍故予謂當武王之喪而卜之以龜也其繇辭已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管蔡興亂于

東土則西土之人宜無所預也而龜辭以爲西土之人亦爲之不靜者蓋天下之勢然也晉八王五胡之事蓋可見矣西土人亦不靜則寧考之圖功將敗壞而不立矣雖成王所以處己者固未嘗不欲然管蔡商奄之頑惡非文教之所能懷服故欲成寧考之圖功則不可以不征也成王既謂欲成寧考之圖功則管蔡商奄在所必征不可以邦君御事之所不欲而遂置之也況天之吉卜又不可以有違苟違卜而不征則吉將轉而爲凶雖欲寧翼以終寧王之功豈可得哉故我之所以不違者是乃所以成寧考之圖功也如之何而謂我不違卜爲非哉故我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而違卜其所以

不敢廢上帝命者則以上帝尊美文王之德使之自百里邦而興遂有天下亦惟卜之用而不敢替也故能受天命以傳于我小子視武王誓師之言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則是武王之所以克商者惟以不違卜故也使其違卜則獲罪于天而無所禱矣故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以武王之聖德尚不敢廢上帝之命而況小子乎武王之克商既獲仁人又加之夢卜之協其天人之應不期而同所以遂克商而有天下今十夫予翼則是天助我民矣況又卜之吉哉天人之應亦如武王之世則我之征武庚不獨成寧考之功亦所以述寧考之事也洪範之稽疑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

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至于謀及卿士庶民之或從或違而龜筮並從則亦不失其爲吉蓋以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惟卜筮之信故也成王之伐武庚雖邦君庶士御事有異言然周公之心既以不疑而卜筮又吉是亦洪範之所謂吉也況又十夫之予翼以十夫爲主則卿士大夫蓋不盡逆也何爲而不可征哉此所以亦惟卜之用也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此又嗟嘆而申言之也言天道無私甚明而可畏今以吉卜而畀我則欲我討平叛叛以光大周室是天之意其于國家之積累基業欲弼而成之也天既弼我之基業而我乃不從卜以征是我自棄其基業矣則天之明畏必將移其禍以

延于我邦矣如此則非天之棄周乃周之自棄也然則如之
何而不可征哉邦君庶士御事之人其不知天命如此周公
之所以諄諄反覆而告之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
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
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
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
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
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
命

當周之初基其所以固結民心而維持社稷者未久也武王
遽棄群臣而傳于童孺之成王爲大位毒之疵也幼生邪之
伺也則當時已有岌岌之勢矣而況管蔡以兄弟之親而肆
其無稂之言武庚以殷商之餘而懷其克復之志淮夷以介
鱗之種而逞其吞噬之心三監相濟興兵而西民心一搖則
周之社稷其存亡蓋未可知也如是則豈武王之所望于後
人以建立綱紀而鞏固基業之本志哉龜兆之辭謂西土之
大而亦將不靜其言非不驗也而邦君御事乃懷其臆見謂

西土之所以不靜者惟在夫王宮邦君室有以致之耳苟自
反而考翼則所謂大艱者不足慮也何事興干戈然後能勝
之哉殊不知武庚挾管蔡淮夷以放其志不知止如縱之而
不誅則猶養疽潰焉不知將潰而發也御事邦君既不肯從
周公以征而拘其私見以苟一時之安使周公驅之以勢脅
之以威夫誰敢有異議哉然而周公之心則不忍敺其不服
之心而强使之以事其所以告喻之者反覆究轉欲以曉其
未悟之情使其釋然而醒然後與之東討不義故自稱我丕
丕基以上所以陳述其東征之事蓋將從吉卜以服上天之
命而繼武王之成績非我之好大喜功而爲是舉也其言詳
而明毅而盡周無餘蘊矣然周公之心猶以爲未也又從而
吉喻之凡言王曰者皆語之更端也蓋所以曉譬未悟者不

得不然此古人忠厚之心也爾惟舊人者言爾邦君御事皆
舊有位之人事武王者也周家之業自后稷公劉以來至于
太王王季文王積德累功以肇造區夏武王繼之又能鞭韃
業業夙夜匪懈以致其勤然後克商而有天下爾既先世之
舊人當大能遠省前事豈不知寧王若是之勤哉而今也有
武庚之變苟舍而不治則寧王之勤勞以遺後人者將無所
繼而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曆于我而殄絕矣蓋武庚之叛
是天之閉塞以使我毖慎蓋欲其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

慧衎習于疢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功之所也我其敢不極盡而使無遺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乎盡力以終其所圖之事則寧王之勤勞以遺我後人者乃爲有所待也周況知天明不爲我而爾爲此異論哉故我今諄諄然反覆諭難使汝之心信然以爲如此故曰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也孟子曰有如時雨之化者須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化誘者有優游不迫之意盤庚曰盤庚斅于民此篇曰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曰斅曰化誘皆先王忠厚之道也天棐忱辭言空言無實者不足以感天之所以輔我惟以我有至誠之辭非矯偽飾以誣天也然天不言胡爲而知天之輔我哉惟考

之于民而已十夫以民獻而來助于是則民助之矣民助之則天助之也蓋可見矣天既輔我于何敢不討平播叛以安周室使前寧人所圖之功于是而有所終乎武庚之亂非天棄周而復商也蓋以此而勤勞毖慎我民使其憂畏之心未嘗暫替若人有疾則其謹起居節飲食嘗藥石以去斯疾者其心當如何也則我何敢不奉順天意以從吉卜使于前寧人所受之美命于此而有終乎卒寧王圖事于前寧人圖功攸終者蓋欲紹隆基業以繼前人之成績也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者蓋欲永膺曆數以繼武王之美命也唐孔氏曰三者文辭畧同義不甚異大意推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

敉寧以勸民耳此說是也但不當以寧王爲文王耳或者于此之類皆必從而爲之說錙銖而較之皆鑿說也王曰若昔朕其逝孔氏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王氏亦曰順古之道以朕其往而征之也然上文但言前人之緒待我而后成不可不順天命以征之初無有順古道之事則與上文不接蘇氏曰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也此說是也蓋當武庚之亂周公遂欲舉天下之兵以征之其所以逡逡而未行則以邦君御事之言謂其艱大而不可輕動我以此言隱之于心而日日在念也雖以艱大之言而日思之然上考天心下稽人事則其勢蓋所必征不可以

其艱大而不以身當其責也故以作室耕事而喻爲人之作室其父已蓄其向背定其高下而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締搆一屋乎人之耕田其父既已反土而菑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俟成熟而穫之乎夫作室耕田非是父既底法而其堂搆必委之于子父既菑田而其播種必委之于子蓋設爲此論故也武王初基而遽即世猶父之底法菑而未能成效也今武庚之亂我尚不能討而滅之以安社稷于幾邑其致墜周家之世世享祚而不絕乎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蓋父之底法菑田是欲其事也父欲其事而子無以繼之則其父豈肯曰我之有後弗棄基業乎必曰

以為不幸而無從也武王克商而成王不能殄滅商之遺孽則武王在天之靈當以為如何哉故我今不敢不于我之身持循寧王之大命而平定凶逆以奠國家之基業也王氏曰于我者不敢以讒從人也武庚之叛在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攝政之日則夫平定凶逆以奠國家之基業者正成王周公之責也使其不以此自任則豈足以為武王之子乎爾邦君御事之不肯從我以征無乃為不足以堪前人所付託之重乎故成王以此而自勉也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漢孔氏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弗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也

蘇氏之說與此亦不甚相遠夫古人之取譬雖假設言亦必近于人情父之底法而子不肯堂父之菑田而子弗肯播蓋子之弗祗服父事而弗負荷則其至于此者蓋有之矣未有父子兄弟之家至于朋友伐其子而不之救者夫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同室之人鬬被髮纓冠而往救可也蓋其情之所在有不期然而然者豈以不救為是乎孔氏之說為不近人情矣而諸家之說大抵迂曲惟王氏闕之為得于是又嗟嘆而言曰肆哉漢孔氏以數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治事者孔氏之意以肆訓今故為此言爾雅曰肆今也則肆之訓今固有此理然經但言肆傳遂以為今可也又

以為今伐四國必克之宜肆之一字而道理如此其多其說蔓衍不足取也王氏以肆為汝危難而無所憑蘇氏以肆為過亦皆迂曲不如顏師古之說王莽之作大誥亦曰嗚呼肆哉而師古曰肆勁也勸令陳力蓋當武庚之叛邦君御事與國同其休戚者固宜投袂而起赴功趨事以致其協贊之力今既有異議而不肯從我以征則其心必遷延齟齬而不陳力矣故嗟嘆而欲其陳力以戡難也其所以告諭邦君御事之衆而勸之陳力者則以爽邦由哲故也爽與用爽厥師同蓋當大艱廷有大議論國有大利害彼以為是此以為非彼以為否此以為可互相矛盾紛紜交錯而不決焉非有大過人之智足以決斷定大計則安能使邦之爽明而無疑謀哉此爽邦所以由哲人也武庚之亂神人之所共怒周公相成王固有必征之意而邦君御事乃以為不可周公成王亦以此之故為之遲回而不決既此十人息然而來而皆以為可征則我得其左右之助而固諭曰此定矣則夫十人者蓋哲人也十人之所以為哲人者以其能迪知上帝之命故也故天之眷顧于我周家其情蓋未艾也既使之克商而有天下矣雖然遺孽乘間而起而天之心未肯釋也彼天之于人君其去就從違之間不容毫釐之差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吉凶相承殆反覆手耳自非迪知天命者不能奉而順之也天之

于周既告示吉卜矣而邦君御事乃懷其臆術其私欲以為
不可征欲王違卜而不用是不能知上帝之命也惟此十人
知天命之固如此迹審不顧身以來助其謀則成王之心自
此判矣安得而不爽哉既爽邦由哲則爾邦君御事不可以
不陳力也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
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
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漢孔氏曰于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况今天下罪
于周使四國叛乎蓋始既言越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則孔氏從而訓釋之不得不如此云云也其意
謂天所輔者惟至誠不欺之人故天下無敢變易法度以自
絕于天今四國之叛是易法也然王氏以此為不可知而闕
之蓋亦謹疑之義也大艱人謂三監也三監以兄弟手足之
親挾武庚之叛鬩豐王室以是天近相伐于其室家之中室
家之人至于有相吞滅之志而不利于國家則于大義不可
以不征也蓋三叔雖周公之兄弟然既挾武庚以叛則是周
公之讎矣正猶石厚助州吁不軌之謀則石碏當舉大義以
滅之而爾邦君御事反以為不可征是爾不知天命之不易
也天之命無常可謂難矣今有吉卜而不用則安知其不為

凶乎此其不易也爾不知天命之不易則邦無自而要安可
不從我以征哉唐孔氏曰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于管蔡
者猶雖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此說雖是而未之盡
也蓋三叔之于武庚讎也其于周公兄弟也今乃舍其兄弟
而扶武庚以叛其惡播于天下矣邦君御事必知其為可誅
不以兄弟而疑之也其所以為不可征者蓋以禍發于東土
而西土無損焉故貪目前之安不肯從事于干戈欲成王考
翼而使自服也殊不知縱之而不誅則其禍必浸淫于西土
其何以繼前人之業而奉上天之命乎故其兆之辭以為西
土亦將不靜周公既舉此以告之矣又謂其誕鄰胥伐于厥

室其可以貪目前之安而不討之哉故其所詰之辭略于管
蔡也予永念曰予曷敢不終朕畝言管蔡之所以叛則以殷
之遺孽猶有存者必以此藉口也故我之長念則謂天以紂
之暴虐而改命我周其于殷人也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必
是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
我何敢不如田畝之終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不去則為
不終朕畝矣武王之伐紂也其誓師曰除惡務本正如此終
朕畝之謂也蓋紂不克則其本不除武庚不除則其本不終
然武王既以務本為言周公既以終畝為言則其于殷蓋疾
之甚矣至其滅紂則封武庚誅武庚則封微子者蓋武王之

所欲誅者紂而已武庚何罪焉成王之所欲誅者武庚而已微子何罪焉蓋惡之止于其身者聖人之忠厚也與夫惡相而惡未遂之姓惡解而惡水中之嬰其遷怒也有間矣天以吉卜錫我周家使我周家仗大義以滅殷者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使長享天下也我今何以極卒寧王之圖功哉惟從吉卜則可矣故卜不敢不從也而邦君御事乃以不違卜為非何哉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言天下之疆理莫非三者之土皆前人之指意者我但率循

謹守之而已矣今三監之叛侵欺王畧固不可不征以莫其疆界況于卜龜而并吉則其勝之也必矣故今我大以爾邦君御事東向征之夫命之于天無有差忒卜之所陳既已若是可以無疑矣王氏曰武庚所擇以為商臣三叔周所任以商事者也其材似非肅人方主幼國疑之時相率而為亂非周公往征則國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后賢人衆多而廸知上帝以決此議者十夫而已況使世之末流欲大有為者乃欲取同于汙俗之衆人乎王氏此言假之以為新法之地也故舜于盤庚遷都周公東征以傅會其說而私言之以寓其意為殊不知己之所為與盤庚周公之事相近

而實不相侔也盤庚之遷都將以奉上天之命而復先王之業也不遷則有墊溺之患周公之東征亦將以奉上天之命而終前人之功也不征則有割據之禍而當時邦伯師長邦君御事玩一時之安而不慮他日之憂故肩為異論以搖其上盤庚周公于此惟不忍以利驅而勢迫之故丁寧反覆至于再三必使之心悅誠服而後已非是誥之而不從則遂脅之以刑威而有所不恤也蓋必使其心皆信其所為而後與之共事使其誥之而不從而遂有所不恤則其與不誥也何以異哉故盤庚之遷周公之征雖其始也有異同之論而其既已誥之矣則莫不改心易慮惟上之是聽不獨民獻十夫

以為可征也如王氏之說則是周公之東征決其議者十夫而已其餘蔑爾也蘇氏曰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蓋為王氏而發也

微子之命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之命

微子之篇曰詔王子出廸孔子曰微子去之則微子當紂之時蓋處可疑之地不可以諫而去商矣雖其去商然亦遯于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及武王既克紂痛社稷之無主于是始抱祭器以歸周左氏傳曰許僖公見楚子而縛啣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

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
史記宋世家亦曰武王克商微子啟乃持祭器造于軍門肉
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
位此二說皆謂微子雖去商而其歸周也乃在于武王克商
之後但史記既謂其面縛而又稱其牽羊把茅此其為異同
耳唐孔氏所以闕其失也微子既歸于周但以殷之封爵居
其舊位而已左傳所謂復其所史記所謂復其位是也蘇氏
曰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
必二子辭焉某竊以謂不然夫武庚之不肖固不如箕子微
子使武王之命殷後擇其賢而立之則必以箕子微子先于

武庚矣然其所以立武庚以為商之後者非二子之讓而後
立之也以其勢不可以不立武庚也湯之放桀必建立夏之
子孫以奉其祭祀然而更擇土地以封之而已桀之故都則
不使其子孫因而都之故其自夏而歸之亳則已謂之黜夏
命矣武王之伐紂其志亦欲如湯之放桀苟其自亂放遷荒
之地而不復居庶人之上以罹其凶害則應天順人之義畢
矣不幸殷人倒戈之師自相屠滅并及于紂武王之本志無
以自明也于是使其子武庚因殷之故都奉其祭祀以致其
不忍之心惟其因故都以立商後而致其不忍之心則當是
時也武庚以紂之嫡子幸脫于倒戈之後捨武庚而不立尚

誰立哉某竊謂武王之立商後蓋屬意于武庚矣非二子辭
而不受然後及之也然則武王之立武庚蓋出于不得已也
夫滅其父而立其子又使因其好草竊姦宄之徒而君之則
其乘間而肆亂也必矣故命三叔以総親而監之苟三叔不
扶之以叛則武庚雖動得乎既不可動則必將享其富貴以
終其身傳之子孫而未艾也如此則何由而黜其命乎故洪
範之序但言勝殷而不曰黜殷命如湯誥之所言也惟武庚
忘我國家之大造而與三叔同惡竊發周公既已東征而誅
之矣則朝歌不復可以立商家之子孫雖不可不擇其賢子
孫以為湯王之後然遂不封之于商丘矣則殷命自此而黜

為此序所以先言成王既黜殷命而殺武庚然後繼之曰命
微子啟代殷後也啟微子之名也武王之擇殷後也微子以
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而又有賢德故以宋封之蓋武王之
立商後則因其故都至成王之封微子則始國于宋樂記曰
武王克殷既下車立殷之後于宋此說為誤矣唐孔氏曰微
子初封于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此
蓋徇樂記之言而文致之耳未必有所據也其封微子也則
為書以命之蓋陳其所以封之之意而勉之所當為之事後
世之命官則必以制書蓋出于此然如說命畢命則不加之
字而此則加之字者蓋說命畢命二字足以成文而此言微

子命則非文辭之體故必加之子也微子者殷圻内之爵也
既已封之宋則當曰宋公今不曰宋公之命而以微子之命
名篇猶稱殷爵者葢予微子雖已歸于周而以商爵稱者蓋
殷臣之客于周者也微子雖封于宋徙以武庚既死而無後
不可使先王之祀自此而絶也乃若其志則未嘗肯臣周之
意也故雖爵為上公尹兹東夏而以殷爵圻内之封為稱號
此其所以命篇曰微子之命至于後世子孫亦皆以微子稱
之非有他爵謚也箕子之于朝鮮非說封也意其引避而去
不食周粟如伯夷之隱于首陽也武王訪而得之于朝鮮然
後因而封之雖封于朝鮮而猶稱箕子也箕子既已遜矣則

其代殷後者非微子而何惟二子雖歸于周而未嘗臣周此
其所以與比干並稱而為仁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者發語之辭也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故謂之殷王元子殷
王指帝乙也其母未立為后而生微子既立而生紂故以微
子為庶而紂為嫡紂立而微子不立其實微子為長子又在
所當立者也武王將封微子于宋故發誥曰猷而以殷王元
子呼之自此而下則言其所以封之之意也蓋微子箕子之
于周不惟其身有不為臣之義而周家之于二子亦以賓禮

待之不責其為臣也故武王訪洪範則曰嗚呼箕子成王命
微子曰猷殷王元子皆尊之之辭也其曰猷殷王元子正洪
範嗚呼箕子之類也王氏以元為善之長此蓋泥于易之言
謂微子為紂之諸子故從而為之說耳其實微子首帝乙之
首子當從史記之說也惟稽古崇德象賢此則總言其所以
封之之意也林子和曰立微子以為殷後以周室言則為稽
古本成湯而言之則曰崇德自微子而言則曰象賢此說是
也前世帝王既以膺天之曆數而以君臨萬國雖其後世絶滅
不復擁天下之籍亦必建之一邦使之宗廟世世血食者非
特不忍絶人之祀亦所以存一代之制也中庸曰王天下有

三重焉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
代此皆古之道也故成王稽而考之以立微子而代殷後也
其代殷後者則以成湯之有德故也此之謂崇德其立微子
者則以微子之賢克肖其祖也此之謂象賢蓋非成湯之盛
德有其世之餘慶則何以使其爵土之不絶非微子之賢則
何以纘先人之緒而脩其制度乎自既承先王至與國咸休
永世無窮此則言其所以稽古者當如是也自嗚呼乃祖成
湯至德垂後裔此則言湯之德不可不崇也自爾惟踐脩厥
猷至尹兹東夏此則言微子之賢不可不立也禮記大傳曰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

其所謂與民變革者也夫三代之興既已受命矣則其一代之制如正朔服色之類莫不更張而一新之既已立一代之制矣然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前代之制豈可遂使之湮沒而不傳乎故必立二王之後使之各承其先王之統而修其一代之禮物禮物即服色正朔之類是也惟其立二王之後使之各承其先王之統而修一代之禮物其于天子蓋有不臣之義故作賓于王家也振鷺之詩曰我客戾止有客之詩曰有客有客皆言其為王家之賓也左氏傳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有事而膰有喪而拜其賓之禮蓋若此之類也然其作賓也豈特一身傳而

已哉蓋將與國皆美上下同享其慶以至于永世無窮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既言稽古以立先代之後其道當如此于是言湯之德存則有以澤斯民沒則有以裕後昆此其所以立其後而奉其祀也故嗟嘆而言曰爾之先祖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四德故為上天之所眷顧佑助大受其命以伐桀而有天下也史記曰幼而徇齊裴駰曰齊速也左傳曰齊聖廣淵杜預曰齊中也蘇氏則以齊訓肅從世以齊為謚蓋出于此謚法曰墊肅萬莊曰齊蘇氏所謂肅蓋謂此也淵深也湯既受天之命以伐夏救民故其撫綏斯民則以寬仁之德而除桀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萬方百姓者一朝而除矣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而湯之十一征乃使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其未至也則曰胡為我後其已至也則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蓋桀以邪虐湯以寬故斯民引領而望之湯以仁義之師拯民于塗炭則其除殘去暴之功加于一時而其德之盛餘慶所逮可以及其後世之苗裔故雖更紂之虐武庚之叛而成王卒立微子以代其後屢絕而復續也湯之德固可以庇覆于後人而

使之有爵土然非微子之象賢亦何以無忝厥祖而為湯之子孫乎故遂言爾惟踐修厥猷蓋謂湯之道爾能踐而修之無所越焉踐與修身踐言之踐同謂履而行之也既能率由爾祖之道則其令聞之播于天下其來也舊矣非始于今日也既舊有令聞而又儼恪戒慎盡其孝道以肅恭神人此蓋指其抱祭器以歸周之事也夫微子不忍商家基緒之墜于是持其祭器以歸周使殷之先后復享其禋祀傳之子孫而不絕其可謂恪慎克孝肅恭神人矣故我一人謂汝之德實篤厚而不可忘也非特予一人之嘉之也上帝亦嘉汝之德而無不歆享下民亦嘉汝之德而莫不敬和爾之德既合于

予一人又合于天又合于民則宜其列爵方土以九命之公
而正茲東夏之民也宋在王室之東故謂之東夏王者之後
稱公故曰建爾于上公也王氏曰微子爲商後得郊故稱其
上帝時歆上帝時歆然後許之郊宜矣此說是也王者之後
得用郊天之禮禮記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也
微子之德既爲上帝之所歆則其祀帝于郊也神其吐之乎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
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自此而下則戒勑之辭言不可不敬其事言爾之往而就國

當申汝之教訓以廸斯民也宋爲二王之後則成湯之廟得
用天子之禮樂而微子身爲諸侯則惟當循上公九卿之禮
此二者之間不可以毫釐差僭之故又戒之曰愼乃服命率
由舊章蓋偪生于僭僭生于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能愼之
而以典常自守則安有僭偪之過哉如魯實侯爵乃以天子
禮樂祀周公既不愼矣其後遂用于羣公之廟于是季氏僭
八佾三家僭雍徹以至有二國迭君之禍蓋其源一開則其
末流無所不至魯雖僭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故其後則用
之于羣公之廟又用之于三家之庭宋既用天子禮樂于成
湯之廟則其于服命可不愼之哉成王之于宋其愼之如此

則其于魯必不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也意者周室既衰而魯
僭天子之禮遂設爲此辭謂本成王之時伯禽受之非我之
罪也唐孔氏嘗謂周禮所載公侯伯子男土地之制乃諸侯
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義乃除去本經妄爲之說予于魯用
天子禮樂亦云既能愼其服命以率由典章以謹其侯度而
無不盡其道矣故上則可以藩屏王室以維持其社稷遠則
可以光大烈祖而發揮其道德下則可以整齊斯民而率循
其法度如此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永安于上公之位以輔
我一人雖世世可以享其德以保其邦家至于萬邦之廣亦
將以汝而爲式則使我有周于宋永無厭斁之情矣蓋立二

王之後欲其統承先王故勉之以洪乃烈祖欲其脩其禮物
勉之以愼乃服命欲其永世無窮故勉之以世世享德欲其
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故勉之以俾我有周無斁有周無斁
即有客之詩所謂在此無斁是也嗚呼者又嗟歎以重其言
也言我之所以命汝者其言丁寧反覆如此則爾之往即爾
封惟無廢我所命汝之言服膺而勿失則其體莫大于此矣
蘇氏曰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
曰上帝時歆又曰洪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非
後世之所能及誠哉是言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七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八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康誥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既克殷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相紂子武庚禄父治殷餘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葢自叔鮮而下皆是武王之弟武王既有天下則遂建親賢以爲藩翰之勢其母弟之親惟康叔冉季以其年齒尚幼未有分地餘皆建爲諸侯雖其

桀山甝之資如管叔蔡叔而其惡未暴於天下亦皆分茅列爵以爲諸侯且使監殷以制武庚之命武王之意既以武庚商之餘孽而以殷之故都授之惧其包藏禍心伺我國家之隙以逞其志故雖付之以舊地餘民而其權則管蔡叔之所專也管蔡當周公之攝政憤然有不平之心於是挾武庚作亂以間王室同惡相濟舉兵而西向周公既率邦君御事以征之居東二年管蔡及武庚咸服其辜於武庚則殺之而遂絕殷家之命而管叔者亂之首也故亦殺之蔡叔降於管叔而因之郭鄰則殷之故都葢已平定醜無患矣然而前代之所建以爲萬乘之居其形勢雄於天下實中國之重地也則

夫維武庚之從而使之撫治之者不可不慎擇其人而況殷
之餘民染紂之化草竊姦宄無所不爲而又重之以武庚之
煽撼則其桀驁之俗尤難治也非親則不可付以重地非賢
則不妄以頑民康叔以弟之懿親而大有賢德於是以殷之
餘民而封之於衛使撫有殷之故都而爲君也漢田肯言於
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
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
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當周之時衛之形勢正猶漢之齊也故
必康叔之親且賢然後可以任其責焉康叔者以周公之弟
成王之叔父而建國於殷之故都且天子所賴以撫民而使

之革心向化不可以無教戒之辭此康誥酒誥梓材之所以
作也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伐管蔡者周公
也使康叔牧殷之餘民亦在周公攝政之日其篇中有曰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則是反覆丁寧而誥康叔以治國之道
者周公也然其事雖本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爲天子一政一
事莫非成王之所專也周公但攝之而已故序推本而言遂
以成王冠之也書之序其體不一有每篇而一序有二篇而
一序有三篇而一序者蓋古者史之記載皆以簡冊之所載
不可以繁多也故其於一簡之所不能載者則或析而爲二
或析而爲三愈多而愈分雖其篇帙之分而其書之所由作

則一此所以有異篇而共序也其所以分之則或因所作之
時或因其所陳之言如泰誓三篇上篇則將會於孟津之時
所作也中篇則戊午次于河朔所作也下篇則戊午之明日
大巡六師所作也惟其時有先後之不同故因其文之繁多
則因其時而分之此三篇之誥康叔蓋俱是四方之民五服
咸造於洛邑周公慰勞而誥戒之時所作也其時既同則因
其言之不同而分之康誥所言皆敬典慎罰之事酒誥所言
則戒之無荒湎於酒以革殷之舊俗也梓材所言則戒之以
匿假舍姤一切下問而以德懷之之事也惟其所語之言不
同故因而分之以爲簡冊之別此皆出於史官一時之意而

不可以一槩論也故如泰誓之命篇則以一名而有上中下
之別此三篇則每篇而命之名是亦其一時史官各隨其指
意而然也康叔者漢孔氏曰康圻內國名封字叔意謂武王
之弟名封字叔當夫管蔡未挾武庚以叛而成王未以殷之
餘民而封之也則食采於圻內之康地焉周公既因會於洛
而誥戒之史官遂序述其事而作此篇此篇有曰乃洪大誥
治則此篇亦可以名大誥矣然周公之相成王而綏殷也其
誥諭邦御事以東征之意既以大誥名篇矣故此則以康叔
言故擬取康之一字而以誥字繫之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按史記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七年三月周公往營成周洛邑則是康叔之封蓋在於營洛邑前數年也今此篇之序既言成王既伐蔡叔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而其篇首則先言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然後始載成王誥康叔之語則以是先營洛邑而後封康叔故[illegible][illegible]疑焉蘇氏遂謂自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皆洛誥之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其意蓋以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叙篇初未及營洛之事故以爲簡編脫誤

果嘗謂蘇氏之於經多失之易易則己意之有所未安者必改易經文以說之如此則經之本文其存者幾希非慎言闕疑之義也唐孔氏曰既三年成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夫使康叔之封果在於七年則是正營洛邑之歲而於經文可以無疑矣然管蔡既誅武庚以叛周公誅其元惡矣而其餘民之向在者又皆長惡不悛未[illegible]嘗於周之美化使其三年伐三監而七年始封康叔則數年之間所以鎮撫而訓導者可以無其人耶孔氏亦知說之不通故有遣人鎮守之說然此事無所經據但意之而已則孔氏亦是順經意而爲之說不足信也惟王博士曰四

國既誅商地始定然後封康叔康叔已封然後定洛邑乃其事之序也此書先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然後繼之以誥康叔之事蓋封康叔在於卜洛之前而誥康叔在於營洛之際當其營治則四方之民與夫五服之君長莫不咸在王者將欲孚大命於諸侯必於臣民所會之時而誥之則其所施者廣而所警者衆此康叔之誥所以在乎營洛之時此說近之蓋康叔之封固在卜洛之前而其誥之也乃在營洛之際序之言蓋推本而言之耳使其始封之初而即以此誥之則其書當爲命之體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惟其丁寧而告之者不在於始封之初而在於營洛之際此所以不

謂之命而謂之誥也蓋周公之營洛也將以殷之頑民遷而居之頑民之居於成周者周公既尹正之使之式化厥訓矣其所以丁寧而曉諭之者則有多士等篇頑民既遷居成周而其餘尚淹留於衛則以委康叔而任其司牧之職既以是而委之矣亦不可以無告戒之言也故於作新大邑之時殷之民或從或否遂以是而誥康叔因以訓迪其餘民也此所以作康誥在於營洛之際也惟三月者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哉生魄者謂明消而魄生三月之十六日也於三月之十六日周公始造基而作新大邑於東國之洛洛在王室之東故也周官大司徒日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洛邑之地既爲天地之中故作新之而四方之民莫不和悅而來會也其列爵分土布於九服之國則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莫不咸在也周制爲九服王畿之外五百里曰侯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衛服之外則蠻服侯衛服以内即禹貢之綏服蠻服以内即禹貢之要服華夷之境自此而分故其會於洛邑者惟此五者而已言此侯甸男邦采衛即召誥所謂侯甸男邦伯也特其言之詳畧有不同耳亦猶大誥或曰友邦君越尹氏庶士

御事或曰邦君庶士御事也五服皆邦也而獨於男之下言之者唐孔氏曰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其說是也推其四方之民皆大和會而五服之君皆與焉故其百官皆播率其民和悅而見士於周以服其役周公皆有以勤而勞之蔡博士曰勤猶扶拄以勤歸之勤是也既勞之矣而又有以戒之故大誥之以治道雖大誥之以治道然其意蓋欲康叔盡其所職以撫綏新民而革其舊習使之莫不遷善遠罪而無自棄於小人之域故於營洛邑之時而遂以此誥之也先儒言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其意以洪爲大封命以大爲大誥以治道爲因大封命以誥之亦不必如此分

別也要之洪大皆一意也經之言其義同而重複言之者多矣豈可以一一從而爲之說哉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孟侯謂爲諸侯之長也孟長也魯仲孫氏出於公子慶父之後慶父於三桓爲長故仲孫氏或稱孟氏則知孟者長也諸侯之長蓋州伯也王制曰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一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之初時以周公召公分陝左右以爲二伯則知康叔爲諸侯之長蓋州伯也史記自康叔之子康伯至於昌伯六世皆以伯稱蓋謂是也至昌伯之子頃侯則不復爲之矣於是始稱侯也而史記乃謂昌伯厚賂周夷王夷王始命衛進爵爲侯而蘇黃門蓋以爲非矣朕其弟者康叔周公之弟或王之叔父故周公以爲汝乃我之弟也如穌氏曰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也故曰朕其弟此言是也封者康叔之名也言其職爲諸侯之長而於天屬之親則我之弟乃汝小子封也康叔既以周公爲弟故可以小子

呼之使其訓誥非周公之言則成王豈以小子而稱其叔父
乎蓋此篇所誥皆周公之言但稱成王之命耳既呼其名而
使之前故自此以下皆誥之之言也周公之誥康叔載於此
篇首尾數百言多及於慎刑敬罪之事者按左氏春秋傳曰
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是武王克商之
初爲司寇者蘇公也立政所稱司寇蘇公國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是也史記管蔡世家曰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
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
於天下而左傳亦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爲司寇則康叔
在成王之世實以衛侯兼蘇公居司寇之位至於成王顧命

之際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時康叔嗣位尚居
司寇之官歷事康王也竊謂周公以王命作康誥之時雖使
即封於衛而亦并以司寇詰姦刑暴亂之事命之故其書有
曰外事外庶子外正以外言者治殷頑民於衛者也以衛爲
外則内事者司寇之事也惟其爲司寇之官故其言多及於
慎刑敬罪之事然其誥之之始也必先世創業之艱難然後
汝得以享其餘慶汝必在乎修仁行義以無負於父兄付與
之意然後有以輔翼王室以爲之藩翰也自維乃丕顯考文
王至在茲東土此蓋言文武以盛德大業上得天心下得民
意以與我周邦遂使汝得以列爵分土而爲諸侯之長汝不

可不思所以保而守之也丕顯考者言文王之德大明也其
曰丕顯考者正猶盤庚所謂先神后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凡欲其修德以子惠斯民而已其爲刑罰殺戮則誠有
所不得已焉蓋以德者人之所同好也故我則明之使斯民
莫不曉然而向化刑者人之所同惡也吾則慎之使斯民莫
不輕犯而易避董仲舒曰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
陰常居大冬則積虛空不用之處如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
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以成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
陽明德者陽出布施於上之譽也慎罰者使陰入伏於下之
譽也明德慎罰則文王愛民之心至矣然其愛民之心尤爲

著明者則在於鰥寡無告之民未嘗有侮慢之心也孟子曰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正謂此也夫論聖人之威德必
稱其不侮困窮不侮鰥寡者蓋困窮鰥寡人情之所易忽也
於人情所忽者而仁惠加焉猶不敢侮慢則其餘可知也亦
猶論離婁之明而稱其察秋毫之末論易牙之知味而稱其
辨淄澠之異至於不敢侮鰥寡則其深仁厚澤所以覆被斯
民者無以復加矣而又當分別善惡進賢退不肖而使民知
所好惡也故繼之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先王於黜陟刑賞
之間何所容心哉因其可用者則吾從而用之因其可敬者
則吾從而敬之因其可威者吾從而威之用之者所謂使能

也敬之者所謂尊賢也威之與所謂讙辟作威之威同庸其所可庸祗其所可祗威其所可威則民皆知好惡之所在故文王以此而明示於民也惟其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以盡其愛民之道而又進賢退不肖以盡其誠民之道故能肇造周室奄有區夏以爲天下之君雖其成致則復天子之圖籍以涖中國而撫四夷而其始則在於一二邦脩之而已其脩之者始於一二邦而其享之者必至於萬國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故也豈必廣土衆民而後能有爲哉惟得其民則得天下矣蓋文王之德若日月之照臨雖光於四方而尤顯於西土故此西土岐周之民惟是怙恃冒被文王之德化

歡聲洋溢稱頌而歌舞之故其道上聞於天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歸我也如此則天之聞之也安得而不美之乎如是乃大命文王誅殺伐紂膺受景命以王天下也文王克成厥勳以新周邦而其大統猶未集於其身其所以卒其伐功革商而爲周越厥邦厥民皆得其敘者乃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而行之也惟文武之積德累功以建立周家之社稷故爾小子封得以享其餘慶在茲東土列爲諸侯也夫人之愛其子孫是天道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與其子孫亦人情之所皆然也文武之造周其勤勞若此亦欲其子孫弁德宜君宜王綿綿延延而不絕也康叔既享其餘慶分茅於衛以爲諸侯

之長則必思謹其侯度以藩王室然後可以享之而無愧也故周公之誥康叔必先以文武造周之艱難而汝因得以列於諸侯爲之言也微子之命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蔡仲之命曰肆予命爾侯於東土君牙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冏命曰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此皆始命之辭故其篇皆命之體也而謂之命此篇之作非在於康叔始封之時而在於營洛之後故不謂之命而謂之誥蓋其言曰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此乃既封於衛之辭與始命之辭異矣左氏春秋傳定四年衛子魚曰成王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

田之北竟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信斯言也則是康誥之作乃在於始封康叔之時不惟與此篇之言始終不合亦汨夫誥命之體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夫文王之造周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其積德累功自百里而起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以致其不忍人之心而又能庸庸祗祗威威則賢人聚於朝而不仁者不得以播其惡於衆民之歸之也若水之就下故爲上天之所眷佑武王因[illegible]

應天順人以有天下汝康叔於是得以懋親而爲東土之諸侯將使其知文兄之艱難則其享之也烏可以不念之哉然其所以念之者亦不在於他也既以文王之餘慶而享其福祿則其舉而措之以治斯民者亦惟文王是法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既享文王之餘慶則遵文王之道以施之於民其則亦豈遠哉故告之以今之治當在敬循致考文王之舊繼其所聞而服其德言所聞者即德言也繼之則有以傳於後而不泯然又不可徒繼之而已又當服其言於身而允蹈之也衣德言若說命所謂說乃言惟服是也祗遹文考而服膺其言則其於治民蓋不難矣然自文考以前亦豈無哲

王哉去周之近者莫如殷自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立政立事盡善盡美流風善政亦猶有存者故不可不往而徧求之用之以安治斯民也既徧求殷先哲王所以安治斯民者而用之矣然當其先哲王之撫柔天下也朝廷之上公卿之位蓋必有老成人年彌高而德彌邵其深謀遠慮以佐其君而圖回四海者汝當大遠而思之宅之於心而忖度之則知夫所以訓民之術矣夫惟殷之聖君聖臣規模在茲既已徧求而遠思則其學於古訓者不爲不至也然自殷以前自夏禹而下豈無善政其舍之而不求哉則在於古先哲王之道又當別敦求而聞由之以安斯民也由者謂行之也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夫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又推之於一國以一國之士爲未足又推之於天下以天下之士爲未足又推之以尚論古人則尚友之心豈有既哉今成王之誥康叔既使之祗遹文考矣自文考推而上之又使之敦求殷先哲王及丕遠惟商耇成人自殷先哲王及商耇成人推而上之則使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此所以尚論古人之世者也然其於殷先哲王則曰往敷求於商耇成人則曰遠惟於古

先哲王則曰別求於殷先哲王則曰保乂於古先哲王則曰康保此蓋經緯其文以成其述作之體正如舜典記載舜之巡狩於南巡則曰如岱禮於西巡則曰如初於北巡則曰如西禮不必求其義也而王氏諸家皆從而爲之說其言破碎附會不足取信然經之大體不在於是也如此以此等語各有其義則於先哲王曰殷於商耇成人曰商亦必有說矣既別求於古先王則其孳孳爲善不自任其聰明以淪亂斯民者至矣盡矣而又繼之曰弘于天弘者廓而大之之謂也薛氏曰人各有天如火始然泉始達在廣而充之此說是也蓋康叔之治民固不可不取法於文考然文考必取法於殷先

哲王及商耉成人故既祗遹文考則當敷求殷先哲王遠惟
商耉成人也殷先哲王商耉成人必取法於古先哲王故既
敷求殷先哲王遠惟商耉成人則當別求古先哲王也古先
哲王必取法於天故別求古先哲王則當洪于天也至於洪
于天則無以復加矣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也召誥曰今冲子
嗣則無遺壽耉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亦此意能弘于天則能順性命之理以成其德而可以裕乃
身矣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皆若德裕乃身之
效也自祗遹文考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至於弘于天於

是存心養性之道盡心廣體胖而民無有不被其澤者如此
則永綏厥位不見廢於王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恫痛也瘝病也言康叔之治民不可以不敬當常如疾痛在
汝之身也予之所慎齊戰疾人之疾痛在身者自非狂惑失
志未有不致其慎者故兢兢戰戰惟恐不及汝之敬於治民
其心當如此不可以須臾忘也人之常情大之高高而在上
者固以爲可畏至於下民林林然而在下則其心必輕而忽
之矣故戒之以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言天難諶
命靡常甚可畏也然有德則親之有道則享之誠意乎於此
而天意應於彼蓋疾於桴鼓之應以其所輔者誠也民之情
好安而惡危好治而惡亂固大可見矣然而撫之則后虐之
則讎離合之間不容毫髮之差則小人豈不難保能保小民
則天必輔之矣苟惟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則
民心未離其何以得天之心哉則民之可畏蓋與天之可畏
無以異也故汝之往治之也則無以民爲可忽必盡汝之心
以治其國毋懷無安而肆其逸豫之情乃可以治新民矣此
所以爲不可不敬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

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蓋言汝之所以敬於治民不可使之有怨也故引其所聞
於古人之言以戒之言致怨之道無小無大皆足以召亂惟
其不可使之有怨而已無以爲大而後可畏無以爲小而不
知他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言當圖其所以遠怨
之道而已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也蓋自其
兩者必順於人而勉於己不順於人則暴戾悖亂以咈百姓
之心不勉於己則懈怠敖以縱一己之欲怨安得而不聚
哉此所以在乎惠其所當惠懋其所當懋也欲惠其惠懋其
懋則汝小子惟當大我所以應保殷民之道應保者狥民之

情而安之也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如此之類皆所以應保之也王者之於民一視而同仁固無間於彼此雖殷之餘民皆吾之赤子也故其應保之心未嘗必皆汝既為君必當洪而大之洪而大之則所以治其國者盡於此矣又當助我宅天命以作新民也蓋康叔以衛侯為司寇既為王之六卿分職而治則王之宅天命以作新民其可不致其協贊之力哉惟其以弘王應保殷民與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分而為二則我王得以司寇之職而告戒之蓋可見矣曰弘王應保殷民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皆以王言之者蓋此

篇雖稱王命以誥其實周公之辭猶曰孟侯其弟小子封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惟康叔以列侯入仕於周廟於六卿之列則夫宅天命以作新新民者固當有以助王矣而其分職也乃周官之司寇司寇之職掌邦禁以詰姦慝刑暴亂者也既為司寇之官則不可不盡夫司寇之職故又嗟歎而戒敕之言汝之所以行其刑罰當致其敬明也蓋用刑之道惟敬故明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惟盡心而不苟則既致其敬矣既致其敬則其意論輕重之序謹測深淺之量豈有不明者哉王氏曰敬明乃罰者教康叔以作新民之道也民習舊俗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而一旦欲作而新之其變詐強梗將無所不為非有以懲之則不知所畏故當敬明乃罰也為王氏之學者遂因其說以為殷之頑民難以仁懷易以威服此言甚非先王之所以愛民之意夫秦自商鞅乃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秦俗日敗蓋不減於殷之頑民漢承秦後而蕭何曹參為相以清靜寬厚為天下平破觚為圜斲雕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黎民安乂作為畫一之歌夫漢於秦之餘民尚不忍以刑罰而繩之孰謂周公而肯為此乎彼蓋見此篇所言多及於敬刑慎罰之事求其說而不可得故為此說耳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則敬明乃罰之事也夫惟天下之罪戾別白而不掩暴露而不可解大罪則加之以大刑小罪則加之以小罰如權衡焉不可以毫釐差則夫所以敬而明之固為易也惟其疑獄之難決者則不可以不加意也故周公以此戒之蘇氏以謂周公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甲之罪小於乙之猾也非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乃非眚災而惟終之乃惟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爾如是當據法殺不可赦也乙之罪大然非終之者乃惟眚災適爾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

其可赦也此說是也然於既道極厥辜則以為人之罪法重
情輕盡道以責備則信有大罪矣而以常情恕之則不可殺
然經言既道極厥辜節蜬以時乃不可殺如蘇氏之說則當
於其中間更加以常情恕之之意而後文乃足也此蓋罪之
小者既終之而自作不法而又以為法當爾故不可不殺罪
之大者非終而眚災適爾而又自以為已之辜故不可殺若
今之律所謂自首者原其情之類也既道極厥辜者蓋既自
認為有罪云爾此蓋所以原情而定罪也使用法者不原情
而定罪則取必於一定之法則刑辟之及及與不及惟繫於
幸與不幸之間矣諸葛孔明之治蜀也服罪輸情者雖重必
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殺曰作不典式爾游辭巧飾之謂既
道極厥辜服罪輸情之謂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又
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亦此意也然辭簡而意足此篇自人
有小罪至時乃不可殺意與虞書同而文則衍矣此渾渾噩
噩之異也唐孔氏嘗引陳壽之言曰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
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陳說周公與群下矢誓也其
意亦或然乎而謂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其辭亦甚委
悉抑亦當時設語好相煩促也此其評陳壽之失則是矣而
以為好煩促有未悟矣夫渾渾噩噩之體自有詳略之不同
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
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如上文所言小罪而非眚者不可以幸免大罪而非終者不
至於濫及或殺或否各有輕重之敘則是汝之大明於事而
有以服民也蓋前告之以敬明乃罰故此以為有其敘則是
汝能明之也刑既明則民服矣故天下莫不曉然知上之好
惡此所以相戒勑懋勉而莫不和平也既明於刑以納斯民
於和平之域則汝之為司寇也可謂盡其職矣然汝之用法
必常有不忍人之心而後可盡司寇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
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則其心往往易流而入於忍也然先王
之所以建典刑之官其本意惟欲使天下無一人之獄囹圄
空虛刑措不用而已矣如舜之於九官播百穀者則必欲其
百穀之豐敷五教之明典三禮者則必欲其三禮之舉以至
庶工之屬莫不皆然至於皋陶雖命之以明五刑而其意則
在於刑期于無刑而已周公之誥康叔以敬明乃罰其意亦
然也故既言乃大明服則又繼之以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心之所
誠然不期然而然者也大學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
雖不中不遠矣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
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

寔朋友也非惡其黨而然也蓋人之疾而欲去之有赤子而保之此豈可以僞爲也哉舉斯心以加諸彼則無往而不爲仁故若有疾則民莫不遷善遠罪而棄其過咎矣故曰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則民莫不安居樂業而各得其所矣故曰惟民其康乂既已棄咎既已康乂則孰有陷於罪而麗於刑此王先王之所以建刑官之本意也故雖令康叔以敬明乃罰而其意惟欲康叔以是而存心也後之典獄者存心則不然矣故班孟堅曰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故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也此周獄吏之罪然亦上之人所以循名而責其實者不知使其以是而存心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自此以上則其恤刑慎罰以不忍人之心爲心者可謂至矣故又戒之以慎法也孔氏以無或刑人殺人爲絶句非汝封則以屬於又曰爲下句非汝封刑人殺人吳孔氏曰言得刑殺罪人夫經之言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孔氏以爲得刑殺罪人可乎王氏曰刑人殺人非汝所刑殺乃天討有罪汝無或妄刑殺人也則其言勝於先儒然其於非汝封又曰劓刵人

則疑其當去又曰非汝封劓刵人此則從易經文以就己意非因疑之義唐孔氏因以又曰爲周公述康叔之自言其說亦迂回宛轉不甚平易惟蘇氏以非汝封爲絶句不以冠於又曰之上則其義明白矣其說曰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至於劓刵人則曰非汝獨生殺也劓刵亦如之其文略蓋因前之辭也此說可謂盡之矣蓋司寇之職掌邦禁以懲夫不軌之民然法者天子之所與天下共之也天子猶不可以上下其手況司寇乎是則刑人殺人非汝封之私意也然不任其私意者則其弊易至於廢弛曠職而已人或得以竊其權而用之矣汝既爲司寇之官豈可或授之他人哉劓截鼻也五刑之一刵說文曰斷耳也雖不在於五刑然亦劓之類此於刑人殺人皆輕刑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者王氏曰人君以正德爲內事正法爲外事上所戒者正德之事於是戒之以正法之事以德與法而分內外既已非矣然自此以上是亦正法之事也毋得爲至此後方言外事乎蘇氏亦以德爲內政爲外惟先儒以爲外事諸侯奉王之事其說以之矣而未之盡也蓋上所言者司寇之事內事

也小事者衛侯之事也以衛侯入爲大司寇故兼内外之事
言之左傳定四年衛祝鮀曰成王封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
旃旌封於殷墟啓以商政疆以周索下言殷罰殷彝所謂啓
以商政也則小事乃衛國之事蓋灼然也周公前既以康叔
爲司寇典刑之官故今以恤刑慎罰之事於是又謂不獨司
寇之掌耶禁爲然也衛之刑禁亦當然爾汝陳時臬事者汝
布陳是法以司牧其衆此殷家之刑罰先後輕重各有倫敘
當守而用之也臬法也要獄辭也殷家之罰信有倫矣因之
要辭固麗於法矣然汝猶未必能得其情也當服而念之自
五六日至於一旬又其久者則至於一時法固然矣罪亦然

矣無可生之道矣乃可大斷其辭而加以刑罰也夫死者不
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有不當悔之何及故不可不審也
唐太宗問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
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正得周公之遺意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
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言汝陳是法事其罰之所斷則必以殷家之常法也既服念
之久然後丕蔽其囚也必以殷彝言不可以逞一己之喜怒
也前言殷罰有倫蓋言殷家之罰固有其倫也此言罰蔽殷
彝則謂汝之斷罰必以殷之常法也言殷罰殷彝唐孔氏曰
衛居殷墟又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
刑書或無正條而有殷故事可兼用者若今律無條求故書
之比也用其義刑義殺言汝康叔以殷家之常法刑人殺人
固當用其合宜者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欲也殷罰有倫罰
蔽殷彝即上文所謂有敘也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即上文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也爲司寇於内既當如此而
衛之刑用於外者亦當如是也汝之於刑罰既能深思熟慮
合於天下公心而不以逞其私意則汝之所爲可謂盡順而
有敘矣然而汝當曰我未有能順之事也夫茍無所不順而
哓哓然以告人曰此我之能順其事也則與夫不順者其何

以異哉蓋自言其順者適足以掩其美不言其順者則其所
順之事亦豈泯然而滅哉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
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盡遜而有敘固爲美矣驕心一生其
美不足觀矣故周公告康叔以惟曰未有遜事乃所以保其
美也舜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蓋矜則人與之爭能伐則人與之爭功自言其
有遜事則必將有不遜之事矣

已汝惟小子未有其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康叔以肺腑之親出爲諸侯之長入則列六卿之位兼此二
職以爲天子之佐而治殷之餘民周公既告以恤刑慎罰之

事使之明於小大輕重之序乃可以無忝於司寇之掌而衛
之刑罰亦得其當又當肆恭自牧而不自以爲能則其所以
丁寧告教之者可謂盡矣然衛之民染紂之化風俗頽敗父
子兄弟之倫悖亂而不順久矣此非刑罰之所可得而禁亦
非歲月之所可得而革也惟其待之以寬持之以久優游訓
迪使之遷善遠罪復其所固有之性則刑罰不試而風俗丕
變矣故自此以下又告之以先教化後刑罰漸摩浸漬以革
衛之惡俗也已者起語之辭謂汝雖小子然未有若汝之心
有志於善也成王既謂未有若汝封之心則康叔之心成王
蓋深知之矣成王既知康叔之心而成王之心與夫所修之

德亦汝康叔之所深知也我知汝之心則我之所以告汝者
皆汝之所能行也汝知我之心則汝之所聞於我者當以此
爲可行也家語曰非其人而語之如會聾而鼓之是其人而
語之如聚沙而雨之成王知康叔之心康叔又知成王之心
則其告之也豈不如聚沙而雨之乎孫氏曰將有以深告之
故言我與汝相知如此此說是也既言我之與汝相知如此
故遂從而語之所以治殷頑民之道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
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凡民自得罪者言其得罪於天下自己而招之而非上之人
有以使之然也如所謂自作孽是也而其所謂罪者則寇攘
姦宄劫所不爲又且殺人殞越人而自取其貨以爲己有且
其自强於爲惡而不畏死也夫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真情
也人惟畏死然後可以死懼之既不畏死矣則何所不至哉
此其所以犯天下之所共怨而無不惡之也周公將告康叔
以衛之風俗自棄於人倫而拂其天性之愛汝當通之美教
而不可遽齊以刑故先鼓此以爲言而以其輕重相較以發

明其意也故推之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言寇攘姦宄
之人是誠元惡也人固已大惡之矣況於不孝不友之人其
惡爲尤大而人之惡之也當愈甚矣人之惡不孝不友者固
當在於寇攘姦宄之上然寇攘姦宄之人則可以致之死而
無憾而不孝不友者汝則當有以自責而未可全罪於民也
蓋凡民之自暴自棄陷於大惡干國憲而犯衆怒以至於愍
不畏死是誠所謂無忌憚者也此氣教化之所不可加蓋其
自得罪故也是誠可憝也可憝則可殺矣若乃爲人子而不
能敬行其所以事父之事以失其父之心是子不子也爲人
父而無惻隱怵惕之心以撫愛其子乃憎而疾之是父不父

也爲人弟而不念天之明有此長幼之分而不恭其兄是弟
不弟爲人兄而不念父母之鞠子爲可哀而不友其弟是兄
不兄也夫父慈而教然後盡父道子孝而恭然後盡子道兄
愛而友然後盡兄道弟欽而順然後盡弟道故父雖不慈子
不可以不孝兄雖不友弟不可以不恭父之於子兄之於弟
各自盡其道不可以不孝不恭之故而愛友之心遂替也苟
其爲父者曰子旣不孝矣我何慈爲哉其爲兄者曰弟旣不
恭矣我何友爲哉子也弟也亦以是而存心則父子兄弟而
俱失其道矣父子兄弟俱失其道雖悖天倫叛人理若爲可
愍然實可愍而不可愍也蓋非其自得罪故也夫父子兄弟

之倫皆其所受於天命之性無有智愚賢不肖之別也而乃
汩沒其所受於天者此豈無所自而然哉蓋上失其道教化
不明不能使斯民復其本性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則無乃
我政之罪弔乎先儒以弔至今當讀爲弔憫之弔惟其我政
之罪故可弔憫而不可愍是必引慝自咎冀其感悟而歸於
忠厚爲可苟焉不於我政人以爲得罪彼天之與我民以常
性而其泯亂至此曾不思其所以然之故乃曰吾當速用文
王所作之罰刑以繩之罔有所赦民旣不知夫自新之路而
迫於刑罰則其不肖之心浸淫日甚亦將終不循乎大常矣
故曰不率大戛爾雅曰戛常也速由罰刑而無赦而民之不

率蓋自若也則刑罰不足恃也審矣何以多殺爲哉孟子常
引此爲殺越人于貨憫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以爲是不待教
而誅則人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之人其必教之不改然後誅
之而未可遽誅也昔舜之命皐陶作士寇攘姦宄則使之明
五刑以治之至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幾於禽獸舜不與
寇攘姦宄之人同棄於皐陶之刑而乃使契爲司徒敷五教
以導之且以在寬爲戒誡以五品至於不遜者非斯民之辜
也故周公使叔於元惡則當愍之而至於不孝不友則憫之
正舜之用心也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
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

曩告余曰國家必以孝令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
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
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亂其教煩其刑使
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煩而盜不勝也夫以不
孝不友不慈不悌之人固爲大惡矣苟爲不教而殺則是夫
子之所謂不辜也而先儒乃以爲速由茲文王作罰刑茲無
公使康叔按法而誅之王氏亦同此說信如此言則夫子赦
父子之訟爲縱惡而季孫之言爲合於周公也故不如蘇氏
之說爲勝也下文言父子兄弟之皆失其道而其上文特言
不孝不友者蓋其文先言子之不祗服厥父事次及於兄又

次及於弟然後及於兄之不友故其初但言不孝不友者舉上文以包之也

别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别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外庶子訓人者薛博士曰庶子者公族之官也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燕義以謂天子之官有庶子之官文王世子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以孝弟睦友子愛明於父子之義長幼之序然則庶子即諸子也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

所掌則諸侯與天子總官同故燕義之所掌與周官無異也所謂訓人即如文王世子所言是也此其謂所掌與天子之官同則是矣至其以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未必然也燕義既言天子之官有庶子之官則天子亦謂之庶子矣以外云者指衛而言也正長也正人謂衆官之長若周官宮正主宮中官之長司會主天下之大計之官長是也越小臣諸節者謂正人之下諸小臣有符節者唐孔氏曰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令之印是也康叔錫壤於王以君一國一國之化所自出也今苟不能宣明教化去汙染而與之維新使斯民之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之人曠然

大變以起於刑罰之域是汝致人之罪也汝致人若不引惡於己自以為罪而乃不恤斯民之悖戾欲一旦舉而納之於刑罰不足以使斯民知改過而率乎大憂矣况夫汝衛國之臣受爵祿於汝以助汝之訓迪黎民如庶子之官其職以訓人為主以至於衆官之長及諸小臣有符節之人是皆有位於朝者也乃當分別其善惡以立斯民之善譽不使其惡名之彰也然後可以無曠厥職苟為不念此不用此而無以助其君則是病其君矣彼乃長於為惡我亦將惡之也周公之所以言此者蓋為不能訓導商之餘民去其不善而長其善遂以刑罰誅殺之非特康叔正人之罪亦汝諸臣之罪也此

主於教民而言故先言庶子於正人之上也汝若不能優游漸漬將之以久以馴民於善乃速用此義猶而殺之則是汝為君為長而不能正其家人及其小臣外正也率殺若所謂按法誅之是也小臣外正即上文所正人小臣諸節是也其曰外正亦猶外庶子云也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易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蓋使其一家之中父子有親兄弟有序舉斯心以加諸彼則天下之為父子兄弟者定矣此其本末先後之序作於此者必有應於彼其機然也今衛之遺民其不孝不慈不友不恭陷於大惡而不能自反必以刑罰於家者

未盡既不能齊其家又不能倡率其臣使小臣外正播敷教化以立民之善譽而其所恃以治民惟有速由茲義率殺而已是汝惟肆爲威虐以整齊之故業王之所以命汝者而不違之於民乃汝康叔以非德而用之以治民也不能厥家人越小臣外正猶左傳所謂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以德化民則民知善之可爲而不善之不可爲如水之寒火之熱故有恥有恥則雖驅之以爲不善亦不肯爲矣以刑齊民則民未必知不善之不可爲特畏刑之而已故無恥無恥則欺詐誕慢之心生凡可以苟免者無

不爲也其犯上作亂何所不至哉今也專殺而無教則爲非德乂民以非德則雖用文王之罰刑汝亦無以使民之率大戛矣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典先儒以訓常謂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王氏則曰周官以六典詰邦國之治故爲諸侯當先敬典余竊以爲不然典者天敘之典即父子兄弟之常道也敬典者敬敷五教是也乃由裕民者在寬是也既不可以嚴刑峻法以迫切之則無不敬典而用以裕民寬以誘之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然爾之所以裕民者亦豈可他求哉惟文王之敬忌已瀦博士曰敬則有所尊而能順其所爲忌則有所畏而能戒其所不爲此說是也夫成王之所以望於康叔者罔欲其祗適文考率由其舊不愆不忘也使其於不孝不友之人而速由文王之罰刑是亦祗適文考而非所以祗適之矣惟其裕民而惟文王之敬忌則得其所以祗適之道也蓋不敬忌於文王而以之裕民乃曰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罔民也爾之所以裕民苟曰我惟有及於此無不至也則予一人安得而不懌哉夫成王謂正人之常念不教而誅其民亦豈成王之所欲哉常念常慮既以爲慈矣故敬忌以裕

民則我心悅懌成王之所好惡蓋在於此而其德皆康叔之所知則康叔之所擇術當何如哉此所以先言朕心朕德惟乃知而後言之以此也夫周誥商盤雖若詰曲聱牙而不可曉及反覆而考之則未嘗不錯綜經緯而有條理也學者不可不知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成王既以殷之遺俗染紂之化不孝不友大泯亂於民矣當於汝康叔政人得罪斯民苟陷溺其良心而不能自反於善則汝康叔固不可以速其責矣何者斯民之所以至此者汝

不知敬典以裕之故也然分土列爵以司牧殷之遺民者康叔也履至尊制六合薄天之下罔不率服雖殷之餘民亦皆歸於覆冒之中者成王也既以此爲康叔之罪成王獨無責乎哉故自此以下又皆成王以訓迪厥俗使之生其善心者而自任於己也昔孔距心爲齊平陸大夫而其民以凶年饑歲之故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既以失伍責之而距心自以爲罪矣他日孟子爲王誦之而齊王亦自以爲罪也蓋以平陸言之責固在於距心以齊國言之責豈不在於王乎故以衛國言之則康叔固當敬典以裕民以天下言之則成王獨可恕然不以爲意哉成王之告康叔謂我之

所以朝思夕慮以康乂殷民未嘗有須臾厭其牧養之宜一有不至則天降之罰我當順受而不敢怨也我既以此而自任矣爾康叔當如何哉爽惟民迪吉康者言惟民當迪導以吉康之道其理甚明也夫堯舜之民仁壽非其民自爾也迪之者以其道故也桀紂之民鄙夭非其民自爾也迪之者非其道故也夫殷之遺民不孝不友以大泯亂於民彝爲不吉孰甚焉如此則將陷於囹圄以危其身喪其家其爲不安孰甚焉然夫殷民當其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未喪之前孰不知吉康之不可一日捨而凶危之不可一日耗哉其所以至此者蓋上之人無以迪之耳苟能以其所固有之性而迪以

治之則其不去凶危而就吉康未之有也惟夫民之於吉康必在夫有以迪之而後能秉彝而好德故我其思殷之先世哲王之德所以可用以安治斯民者作而求之也先儒以求爲求而等之王氏以爲作而求我所爲猶氏以爲民所求皆非本義蓋求與好古敏以求之之求同作起也起而求商先哲王所以康乂民者而行之也王博士曰聖人不欲康乂天下之民則已如欲康乂天下之民而不知求先王之德未見其能至也詩云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夫武王之所以配于京者以三后在天故也此作求之謂也蓋成王戒康叔惟文王之敬忌以裕民則其自處可知矣而此言我時其惟先哲王

德用康乂民作求也此説爲善此篇言汝雖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謂成王之於殷民固未嘗不加意撫循以盡其應保之政汝康叔當惟我之德意以弘之而已則大求殷哲王德之康乂民者正成王之本心也矧今民罔迪不適者無以殷之民其不孝不友與肺腑俱生固不可以革也未有迪之而不適也蓋上之化下下之從上如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如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豈有迪之而不適從者哉迪之於仁壽則仁壽迪之於鄙夭則鄙夭苟以爲自暴自棄不可變革而無以迪之則無政在於厥邦矣蓋邦之所以爲邦者以有政也無以迪民則何政之有故我之作求殷哲王之

德舉而措之于天下者凡以邦之政不得不然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
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先儒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人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
欲其勤德擇刑此說是也蓋言我之所以丁寧而告汝者皆
監於古所謂德之說也德者本也罰者其輔助也不本於德
其何以行罰哉故罰之行必本於德之說也王氏曰民悅汝
德乃以汝罰之行也有罪而不能罰則小人無所懲乂驕陵
放橫責望其上無已雖加以德未肯心說故於罰行然後說

德也王氏既於乃其違由文王作罰刑無赦以為此父子兄
弟所以為無可赦之道意謂殷俗之薄非罰不能齊整其民
而使之遷善故其說不得不然也然觀王氏此言蓋其術法
之行不附己者皆放斥逐故以此藉口耳然既不可不以德
之說而諄諄然告之矣然今天下之民未底於靜以復其天
性蓋以其心未有所止戾也禮記曰能定然後能靜苟其心
未定則感於物而動矣其能靜乎惟其未定以主之於中故
逆之人雖有以迪之之屢丁寧曉譬至於再三而猶未喻也
夫迪之之屢而民猶未同以為民之罪也然天佑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天之於民固欲其各

正性命保合大和以應其上然天之所以誘民者豈諄諄然
而告之哉惟立之君師以司牧之君師能修教於上以納斯
民於士君子之域然後可以助夫上帝之寵綏四方而不曠
乎天職也今乃使民不定其心以底於靜則雖迪屢而民之
未同者乃其所也豈民之罪哉蓋我不能盡其君師之道以
助乎上帝而已矣故明惟天之必罰殛我我誠負天之所以
委付於我者則其罰殛之蓋將順受之豈敢怨哉夫人之所
以治己者不可使其身有可指之罪無以罪之小為無傷也
小成積而成大無以罪之少為無傷也少成累而為多則夫
戒慎恐懼之心當如何哉惟其微疵細過皆可以致恙害而

招為殃也況夫積之而至於顯聞於天而天其罰殛之者哉
自取之也豈敢怨哉成王之誥康叔固欲康叔負罪引慝無
以斯民之淫亂民彝不可恕而當以為可憫也既以民之不
孝不友而歸罪於康叔矣則為成王者宜如何哉此所以自
謂其迪屢未同則天以致罰殛於我也蓋成王此言有成湯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之意湯之言曰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成王之言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此皆自任天下
之重而不分過於臣者也為康叔者既知我之心與德矣則
其聞是言也豈不深思熟慮求其所以敬與教民之道以丕
變舊俗哉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欽哉者言我之所以告汝者汝無以為陳言而不敬也當
推不忍之心以治斯民無爲可怨之事也民之於君所賴以
安其居而樂其生者也豈欲怨之哉惟君有以作怨則民怨
之矣故戒之以無作怨也若使康叔不裕民以文王之敬忌
而惟以文王之罰刑用之則有以作怨矣非謀非善謀也非
彝非故常也非善謀而從之非故常而行之則必至於敗事
而作怨故戒以勿用也汝但斷之以至誠大去於敏德則怨
何自而興哉蔽與一言以蔽之之蔽同言非謀非彝不可用

而惟當蔽之以此也薛氏曰時忱者至誠之道也敏德者至
健之德也惟至誠故能守惟至健故能為此說是也蓋古之
人所以大有為於天下者惟誠與敏而已守之以誠而行之
以敏則豈有不裕者乎汝當用此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
汝之謀則可以裕民而民自寧矣我之所以分民而與之共
治者惟欲其安寧而無危亡之患也今汝能裕民而使之寧
則我不以汝為瑕疵而殄絶之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
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
殷民世享

王氏曰小子從父兄奉令承教則拘出而為人君則肆肆而
罔念我至於殄享以天命無常故也王氏於大誥肆哉其說
亦然皆牽強不足取大誥之言曰肆哉而後曰爾庶邦君越
爾御事則其文勢以為肆而不拘雖非本義猶可為說至此
章曰肆汝小子封而亦為肆而不拘豈可通哉肆今也成王
之誥康叔反覆詳盡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其言可無餘蘊
矣又告之以天命之無常戒謹之不可忽故言今小子封也
夫天之福禄災祥至難諶也有德則與無德則亡如影響然
無毫釐之差豈可以為常有而不失哉汝無謂我既錫汝以
爵分汝以土則爾國可常保也汝能敬典以裕民則子子孫

孫福世長久雖與國相終始可也其苟用非謀非彝以作怨
於民則汝之身所不能保何有於後人故汝當念之無使我
有以殄絶之也享明乃服命先儒曰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
行之命令是也高乃聽者聽於古先也夫成王之誥康叔自
祗遹文考推而上之至於敷求殷先哲王及遠惟商耇成人
自遠惟商耇成人推而上之至於別求聞由先哲王則其聽
豈不高乎用康乂民即上文所謂用康保民是也惟聽之高
則可以康乂民矣言汝往之國當敬典以裕民使民之有父
子兄弟之安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當當行而勿廢也
欲不廢其所以敬典之事也能聽朕告汝者服膺而不失則

以殷民世世享國矣夫殷民者染紂之化陷於大惡其受衷於天者皆泯亂而不復存矣若不可以與之一朝居也然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使其以殷民𣪺戾之故嚴刑峻法以冀其改雖刑者相望於道而不孝不友之人自若也其誰與守邦也哉惟其敬典於上以夫民之所固有者還以導之則殷民雖泯於民彝而其終也必將去其故辭邪俗之事以自反於善以之世享豈不可哉昔唐太宗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矣魏徵曰大亂易治譬如饑人之易食也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譌日滋秦任刑法漢雜伯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若人新澆譌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魏徵之心蓋以君子之道待天下而不以小人之道待天下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惟在上之人所以化之者如何耳如德彝之言則是刑罰可以遏亂原而納之治之太宗從徵而不從德彝先致教化而後刑罰是以四年而遂致太平成王之告康叔亦不欲鄙其民而寬以待之故其始終之間而以告之者惟曰敬典以裕民而已蓋不欲典則斯民不知父子兄弟之親而可愛敬典而不裕民則民不能優游饜飫而善心自生與不欲典何以異哉惟其敬典而裕民

則其始也雖不孝不友天下之所共棄而其終也必將遷善遠罪陶陶然而不自知矣其與刑罰豈可同日而語哉嘗觀秦之俗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至於漢興遺俗甚及文帝之世蓋秦滅者五六十年矣而殺父兄者猶相稽甚哉秦俗之似商俗也然漢之君臣特以簿書期會不報之間以為大故至於流俗失世敗壞因怙而不知怪故秦之舊俗迄不可復革歷千餘年而卒未有以復文武成康之舊惟成王以欽典裕民而告康叔推其言而行之則其丕變於忠厚豈難也哉不觀諸漢無以知成王之言為當時之要務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八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九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周書

酒誥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

史記殷本紀曰紂好色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於其間爲長夜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爲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則知紂之所以肆志於民上而忘其淫怒百姓離散而無復有愛上之

誠諸侯攜二而無復有尊王之義者惟其爲長夜之飲故也則商之禍豈不自於酒乎五子之歌引皇祖之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晏子之告齊景公有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紂爲長夜之飲可謂酣酒矣可謂樂酒無厭矣安得而不亡哉紂既沉湎於酒則其臣其民皆翕然而化之習以成俗武王之誓師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是也按傳記所載紂醉而忘其日辰甲子問左右皆不知問於箕子箕子曰爲天下主而一國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吾獨知

之吾其危矣亦辭以醉而不知以是觀之則紂之時君臣上下無非沉湎之人也紂既以是而覆宗絕祀矣而其餘習猶存成王既以殷之餘民封康叔於衞則將使敷仁義之教以革貪頑之俗殷之俗其所以不美者以酒爲之禍故耳將遏其禍源以反正此酒誥之所以作也蓋此三篇之作雖主於告康叔而其誥之也正當大新作大邑而四方和會之時蓋欲新民傾耳而聽作其善心以改過遷善也然此三篇雖皆所以誥康叔而史官之命名則惟取此字以爲簡冊之別耳不可以一例拘也上篇既以康叔加康字於誥字之上以志其爲他此篇亦以康叔之故而以康叔名之則何以爲簡冊

之別哉惟此篇之所言者殷民嗜酒之俗不可以不革故以酒誥名其篇也或取其所告之人或取其所述之事皆其一時史官之旨而已矣非有他意也妹邦者漢孔氏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其按鄘國風桑中詩曰沬之鄉矣沬之北矣沬之東矣此所謂妹邦詩所謂沬也唐孔氏曰妹爲紂都故名妹邦按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紂都朝歌即妹也則妹與朝歌一也成王既以遺民封康叔則康叔之所都者正紂之故都妹邦也妹邦之人莫不染紂之化沉湎於酒故周公之誥康叔則使之明施教命於此妹之國而戒之也穆考者文王也廟次爲穆也古者宗廟之制自太祖而下一昭一

穆父爲昭子爲穆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同以周稷爲太祖自
不窋始爲昭傳而至於文王則當爲穆也左傳曰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郕霍魯衛毛
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王之昭也蓋虢仲虢叔文王之弟
也王季爲昭故虢仲虢叔與文王同爲穆也文王既爲穆矣
故十六國與武王同爲昭也是知穆考者蓋推其世次而稱
之也王氏謂誥毖誥教以致事故曰穆考夫以穆爲敬則與
康誥之稱丕顯考同而詩又有穆穆文王之語其說亦通然
不若先儒以爲昭穆之穆爲不費辭也至於王氏又曰言文
王克明顧民曰丕顯考言文王誥毖誥教臣民以酒則曰穆
考此則鑿矣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
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
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
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
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
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
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
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
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言文王始有國在於西土也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公劉遷於
邠太王遷於岐則其國於西土也舊矣而以爲肇國在西土
者漢孔氏曰西土岐周之政其意謂文王治岐後遷於豐故
以肇國爲岐周之政而薛氏之言尤爲明白曰文王自太王
王季有西土之國則其誥毖民臣如此也庶邦者諸侯也庶
士者衆士也少正者官之副貳也正爲官之長少正則副之
矣周官曰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此言庶士
周官之所謂殷也此言少正周官之所謂貳也御事者凡治
事之臣也言文王之始有國則誥戒諸侯衆士以至於官之

副貳及凡治事之臣朝夕之間每諄諄而戒敕之曰惟祭
祀則可飲此酒也誥毖者誥之而使戒慎不忘也文王諸侯
耳庶士而下皆其在朝之臣也誥之可也而亦及於庶邦者
唐孔氏謂文王爲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誥戒庶國也
此說是也文王所以朝夕之間諄諄告戒非祭祀則不可飲
酒者蓋以天之降命於我始使爲酒者惟以大祀故也非大
祀而用之則非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矣唐孔氏曰世本云
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曰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
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必本
之天此說是也蓋天以是而命人人則斟酌而裁成之故先

王設爲酒正之官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以辨其五齊三酒之名於祭祀共之以實八尊凡以奉天之命而已當夫仲冬之月百穀順成則令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貸其所以順時令以致其謹者夫豈爲口腹之故哉良以交神明於幽冥之中故內盡其志外盡其物無所不致其謹也惟其天之降命也始使人造爲酒醴以奉祭祀苟能專心致意於報本反始而不以奉其口腹之欲則神之貺之錫汝百福矣苟爲淫酒荒亂縱夫所以事鬼神者以爲一己之奉則天降威以罰之也爲民而至於大亂以喪其德故辟邪

佞無所不爲者無非以酒爲行也爲諸侯而有邦無小無大皆底於滅亡以廢宗祀者無非以酒爲辜也以酒爲行者言其嗜酒而以是爲所行之行也爲民而至於喪德爲君而至於喪邦未有不由於酒者則自庶邦以至御事其可不慎哉酒者人之所爲也而以爲天之降命民以酒爲行而喪德君以酒爲辜而喪邦皆其自作之孽也而以爲天之降威者蓋古人之於其事之成敗未有不歸於天蓋以爲非人力之所能致者其曰天降命亦猶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也其曰天降威者亦猶曰天降喪亂天降滔德也蓋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雖高高而在上而人之起居動

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爲孰非天之所爲哉惟酒之禍至於如此其極故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也小子民之子孫也有正者有官長以治之有事者各有其事也陳少南曰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如此則常于酒者無有也此說是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使斯民終日無所用其心則非僻之心入矣故博奕雖爲藝之賤亦愈於無所用心也是以欲使之不耽於酒非使人各有其事則不可然民不能皆趨事而服勤也又在乎有正以督之此文王告教其民之道也有事者即下文所謂藝黍稷遠服賈是也夫無常酒者非不

飲也蓋不可廢所當飲而飲之故於庶國之飲者惟因祀賜胙而已因祀賜胙而飲之則其所飲者不以爲常矣雖其所當飲苟飲之而醉則與夫不當飲而飲者其爲酗之患一也故惟以德將之則豈至於醉而亂哉詩曰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夫未醉之初與既醉之後其威儀之在身若二人之所爲則豈可不以德將之哉故惟在於使民迪遵其小子又詔其子兄詔其弟惟天地所生之物無不愛焉則其心善矣漢文帝之詔曰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與夫靡費五穀以供蕩酒之欲則於土物不愛矣大

亂喪德職此之由何自而賊乎若有受物之心則不爲物所
誘以失其天性此心之所由賊也惟民當以是而迪其子孫
使不以酒之故自暴自棄其身以及其親爲小子者當以祖
考之心爲心聰聽其彝訓曉喻而佩服之則於小德大德率
皆惟亦一矣夫其未醉之時其威儀如此旣醉之後其威儀
如彼則其德二三矣故無彝酒者德之無所不一也越小大
德者言其德無不一也自此以上旣言文王之宅西土外而
庶邦內而小子皆諄諄然而告敎之惟恐其流而爲滛酒之
行也自此而下則使康叔遵文王之舊以率其臣民也言汝
妹土之民當竭其股肱之力相承不絶以爲此純一之德椿

種黍稷奔走服勞以事其父兄及其田畝旣畢則以農隙之
時始牽車牛遠行服賈以其贏餘孝養其父母其居閭里則
竭力耕耘其在道路則盡心於貿易乃以爲其親而已故其
父母莫不慶善則自洗潔以厚致用酒也周官以九職任萬
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六曰商賈阜通財貨今此旣藝黍稷而又
遠服賈則其民無遺力矣夫天之命民以爲酒者蓋使其奉
祭祀以致其孝而已今致用酒以養父母是亦孝也觀七月
之詩旣言其終歲勤動而有于耜舉趾之勤則爲之言其閒
暇速樂以盡其孝敬者而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蓋古人所
以敦厚風俗而作其和順之心者正在於此則以是而飲酒

豈爲過哉庶士有正者言其有正以統之也庶伯君子者伯
長也君子稱長之賢者旣言妹土之民當盡其爲民之事然
後可以飲則爾庶士有正庶伯君子亦當盡其爲臣之事則
以之飲酒可以無愧矣爾當常聽朕敎隱之於心而不忘大
能進德以王考老之年則惟君使爾得以飲食醉飽也蓋先
王養老之禮執爵而酳執醬而饋凡以致其醉飽耳爾之進
德豈惟一身之醉飽而已哉卿大夫以守其宗廟爲孝士以
守其祭祀爲孝故大惟曰汝能永自觀省造次顛沛未嘗暫
忘作而稽於中德未嘗過差則爾庶幾能饋祀於祖考爾乃
自用逸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天亦順汝之大德而眷

祐之永不忘在王家矣夫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以酒爲之
禍故天降威則克永觀省作稽中德者天安得而不若之乎
蓋天之難諶而禍福吉凶之報如影響然未嘗有毫釐之差
也何以知天之若之也不忘於王家是若之也庶士有正
庶伯君子皆康叔之臣也而已爲王正事之臣又以王家爲
言者亦猶北門之詩言王事適我鴇羽之詩言王事靡盬也
此篇之所言者旣以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酒爲之禍惟欲
其愛土物以一其德此文王之所以告戒其臣民者旣而又
使妹土之民自洗腆致用酒其臣飲食醉飽者豈惟禁之而
又開之邪蓋飲食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先王豈惡之哉所

惡於飲食者爲其無德以將之也使其有德以將之耕擣服
賈以致其孝養自永觀省以稽中德則其飲酒也夫何不可
哉此固先王之所宜崇也人亦有言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卒
乎亂苟縱飲而莫之禁則人孰不曰吾有德以將之邪此酒
誥之所以丁寧切至懼其至於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以
陷於紂之餘習也亦猶好貨不可爲也如其居者有積倉行
者有裹糧則何嫌於好貨好色不可爲也如其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則何嫌於好色蓋非人情之所不欲而强之則難爲
力順人情之欲爲而導之則易爲功衛之遺民習於淫酒之
化故以飲食醉飽自洗腆致用酒而誥之蓋謂汝苟能以德

將之矣我豈爲禁之哉此成王周公之所以爲善教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
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
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
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
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
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
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
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

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先王之所以享天休命綿綿延延以爲社稷無疆之慶者豈
惟修之於身動容周旋莫不中禮而無有沉湎淫泆之過哉
蓋其訓誥之所啓迪教化之所漸被若內若外若小若大莫
不翕然而從之此治道之所以大成而天命之所以永享也
我文王之在西土其於邦君庶士少正御事之臣則以祀茲
酒而誥毖之其於小子則以無彝酒而告教之凡以輔之而
納之於善也蓋民受衷於天以生莫不有自之性其所以陷
溺其良心者惟其因物有遷而已故必有以輔之而後知自

迪也此所集徂之棐輔也正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也徂往
也往日之邦君及治事之臣以至民之子孫皆謂文王之世
也自成王之時而觀文王則爲往日矣文王以道輔翼往日
之邦君御事小子皆庶幾能聽用其教惟祭祀之禮方用之
而無飲不厚於酒風俗淳一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天所以
眷顧有周俾代殷而受命奄有天下以至於今日也夫文克
受殷之命其事可謂大矣而推本其由則自善教美化有以
轄羅東國及其臣民不腆于酒成王之意蓋謂汝康叔旣已
分茅錫土以君殷之餘民將欲祈天永命社稷血食子子孫
孫繩繩承承與我周家相爲終始者亦惟在此而已汝苟能

優游漸磨使以訓迪其臣民深耕遠賈而後有洗腆用酒之
愛作稽中德而後有飲食醉飽之致乎居無事未嘗留意於
酣樂之娛則不惟可以丕變舊俗犁然一新也汝遂可以克
享天心不爲天命之所斷棄可以永爲周之藩臣也古之教
者禁於未發罰之豫方其未成入而教固已行矣發而後禁
則扞格而難勝雖以刑驅之而猶不從也成湯制官刑儆
於有位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
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穆王訓夏贖刑有曰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之所宜知而亦以告夫幼子童孫三代
風俗所以純一忠厚者惟其輔翼而教養之者有此具也文

王之教其民有正有事使之無彝酒自其爲小子時故雖小
子而克用教矣此所以入之深而無不信也既言文王之
所以教其民者汝康叔當奉而行之矣然自周以前其近者
莫如殷賢聖之君六七作當時君臣之間胥訓告胥教誨以
交修其職君以是道而率其臣臣以是道而輔其君兢兢業
業惟恐有一日之怠以爲其德之累其肯有酣酒爲哉惟其
後嗣弗率先王之教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無有存焉而文王
乃能誥教其民作其善心此所以致大邦殷之命而周代之
也使其能率乃祖之教行不敢少廢則周安得而有之哉故
成王之於康叔謂汝乃文王之子今之所當法不在於文王

乎居紂之故都今之所當監不在紂乎紂之所以亡者惟不
能因先王之道而已是以先言殷先哲王之君臣各盡其道
而後言紂湎泆也上篇之誥既使之祗遹乃文考而又使之
往敷求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此言殷先哲王於文王之下亦
是意也迪道也殷先哲王之道在於畏天顯小民而已天有
顯道吉凶善惡各以其類應不可不畏也小民難保思夫愚
婦一能勝予亦不可不畏也畏天顯則必爲上天之所眷顧
畏小民則必爲天下之所歸向蓋既有以畏之矣則其兢兢
業業之心若將隕于深淵此殷先哲王之所以治天下之道
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

民歸于一德天之佑之民之歸之蓋畏之之效如此惟其不
以天道爲遠而可欺不以小民爲愚而可忽而皆敬其畏懼
之心此所以經德秉哲也經德者誠之之謂也經德則其臣
也如天地之無持載秉哲者明之謂也秉哲則其民也如日
月之無不照臨凡此皆畏天顯小民之所致也惟所持者智
故能明於天之道下察於民之情而罔或不畏也故以殷先
哲王言之夫經德秉哲以畏天顯小民茲固殷先哲王之道
然商家之有天下自成湯受命至於帝乙其所以成王業以
繼承而不絕者蓋亦在於畏敬其相也君畏敬其相則臣亦
將畏其君故凡治事之臣其所以輔君者皆盡其恭而不敢

自爲暇逸况敢聚飲乎人之所以聚飲者惟其暇逸而無
所用心故耳今之於暇逸尚有所不敢則其不敢爲飲可知
矣此乃言殷先哲王體貌其臣以卑之使之趍事赴功而無
燕酒之失故以其畏相爲王業之成也古者人君之待其輔
相也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疾
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可以爲畏相乎未也如
明皇之待姚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送是亦待之
之厚也然未若太宗之於魏徵也徵上冡還奏曰向聞陛下
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太宗曰畏卿遂停耳徵嘗上疏
言得失帝曰朕今聞過矣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

哉惟其有尊德樂道之心而不敢圍動過舉以貴其臣然後
爲畏相也惟君之畏相既不在於體貌則臣之以恭而輔君
亦豈在於擎拳曲跽而後爲恭哉王博士曰孟子曰責難於
君謂之恭厥棐有恭則知責難矣此說是也景子嘗以孟子
不肯造朝爲未見所以敬王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
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如我敬王也觀孟子之所以敬王則知御事之恭固在此而
不在彼然若我而不先之彼焉得而後之若我而不有之彼
焉得而需之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君不畏相而欲臣

之恭者未之能惟御事之臣思夫責難以致其恭則將朝夕
自飭而不恤其私而况於崇飲乎如羲和之湎淫鄭伯有之
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其崇飲如此則豈
有意於責難哉是知輔君以恭者必無暇於崇飲也御事謂
凡治事之臣也王氏以爲相唐孔氏以爲公卿其意蓋以上
言畏相而下言御事厥棐有恭此君臣舉施之道故以爲相
與公卿也書之稱御事多矣牧誓之言御事則在有邦冢君
之下司徒之上大誥之言御事則在庶士之下顧命之言御
事則在百尹之下以是知御事者蓋總言也非指定其人而
稱之也帝乙紂之父也經傳所謂帝乙殊有可疑者左傳曰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以帝乙比厲王且以證信公
之不當攝則帝乙者蓋商之辟王也至易泰卦六五則云帝
乙歸妹以祉元吉夫泰之六五非常之吉也而以帝乙當之
此豈以成王畏相言之而多方多士之篇又皆以謂自成湯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至於與成湯並稱豈曰辟王也哉上之
則與成湯並爲明王下之則與幽厲俱爲不肖必以書易之
言爲信而傳記所載帝乙之德未有明文史記又謂帝乙立
殷益衰此其最難折衷者也言自成湯至于帝乙則是湯之
傳世三十有一無不盡其畏相之誠以成王業惟帝乙卽世
而紂嗣位則不能率乃祖考之成憲遂底滅亡而蘇氏乃特

以成湯太甲大戊祖乙盤庚武丁帝乙七王爲言亦非也上言御事厥棐有恭蓋揔言其在朝治事之臣所以責難於君者以報其上矣故此又歷陳而複述之以見其無不致恭以輔其君也外服指諸侯甸男衛也侯甸男衛分土列爵於王畿之外爲外服則夫設官分職於王朝之內者爲內服也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唐孔氏曰言邦見其國君爲伯王氏以爲長是也蓋與庶伯君子之伯同旨此外服之君及其臣也百僚揔言內服之臣也庶尹而下則又分而別之矣庶尹庶官之長也與顧命伯同惟亞官之副貳也宗工尊官也惟服者言內之百僚自庶尹而下皆服事其大臣者也百官族姓

之居於里者則禮所謂致仕而春秋傳所謂老也言遠而在外之諸侯近而在內之百僚與夫退居之臣無有一人敢沉湎於酒以廢其職業不惟不敢而已彼其夙夜匪懈如恐不及亦有所不暇也其不敢不暇者惟在於致其贊襄之力以助成王德使明於正人敬法之道也欲正人者不可以敬法上不守法則其如正人何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即所謂厥棐有恭也而原其所以致此則以畏相之故也畏相則敬法矣敬法而後可以正人此其臣之所以恭也臣之恭由君之畏相有以率之然其所以能畏相以率其臣者則以正人敬法之道亦自　於臣有以助德之而亦不敢湎於酒者蓋

飲食醉飽則可而湎於酒則不可也況其既已里居則君所賴於乞言以成其福祿以助成王德正在於此使其有湎酒之行則其言豈可以啓沃於上哉不敢者有畏心也非無是心也但畏而不敢縱耳至於不暇則豈有是心哉雖誘之使爲亦弗爲之耳觀此則可以見商家之臣內外大小無非忠良造次顛沛無非法度相與勉勵以報國愛君之誠而惟恐其戶收職業有愧於其上矣豈無自而然哉紂之立也曾不思夫乃考所以創業垂統以遺之者在於畏相而乃肆爲荒湎以倡其臣則臣安得不靡然而從之哉故成王又以所聞紂之不善而告之也在今後嗣王謂紂嗣帝乙之後也紂自

爲酣飲以自適其情故萬幾之務不得其條理此其命令所以罔顯于民言不能明明德於天下也此蓋作怨之道而紂安於怨無所改易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保其怨之謂也惟安於怨而罔有悛心故大爲縱恣以淫泆於非彝以是燕樂之故而喪其威儀夫君子之威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喪其威儀則民無則民安得不盡然而痛其將亡哉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其非彝如此則威儀安在哉民盡然而痛其將亡則胥怨之矣而紂方安於怨自以爲有命在天故其淫湎於酒以爲是淫泆之行不思所以止息之也厥心疾狠不克

畏死者言紂之爲酒所使也世固有平居無事規行矩步不敢少失一旦至於好勇鬭很放僻邪侈靡所不爲亡其身以及其親而不自知者無他酒使然也況以紂暴虐之質則其荒酒於酒色其心安得不忿疾很戾雖死不畏也不克畏死則何恤於下民之怨謗乎故惟爲天下逋逃主萃聚其罪人於都邑之下以同惡相濟此逋逃之人方且狎昵於紂竊其爵位以快一時之欲殷國之滅其誰之憂哉罹憂也詩曰逢此百罹是也紂保其忘而其罪人不以其滅亡爲憂君臣之苟安一至於此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者言紂之祭祀

無有德之馨香可以登聞於天惟民怨其與羣臣荒酒於酒其腥穢達於天聽然而故天降喪於殷家而無有愛恤不忘之意惟其以逸故也胡博士曰馨香人所樂好腥臊人所厭惡德有吉有凶其發聞亦然傳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忠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馨香神享而民聽國之將亡其君淫泆其政腥臊民神怨痛無所依懷蓋善惡之實積於此則其發有不可掩者焉是故古者先王之祀也奉牲以告則知民力之普存奉盛以告則知民時之不害奉酒醴以告則知上下之不違以此致祀則其德可謂馨香矣以此登聞天降之福矣今紂之不務明德以爲馨香而發聞惟腥此天所以降

喪於殷也此說爲善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殷之亡非天之虐也皆商之民自召其罪也蓋紂聚不仁之人肆於民上而民以無辜籲天天矜於民不得不從之豈虐也哉方牧野之戰紂死於亂兵而其一時逋逃之衆殺戮殆盡至於血流漂杵民今而後得反之也故不言殷而言民蓋并與其同惡者言之耳胡博士曰商之興非天之私也惟天佑於一德商之喪非天之虐也惟民自速辜此說亦盡湯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況■不悛其能久乎自湯以來畏敬其相而其臣以恭應之以此示其後世紂猶身爲酣飲以唱之而庶羣自酒爲彼孫權之開基也不思所以垂法於子孫而與羣臣臨

釣臺飲酒必欲醉墮其中乃止其酣身已自如此則孫晧之沉酗肆虐乃其所也豈非權有以唱之哉成王告康叔既以文王與夫殷先哲王所以戒酒之效丁寧而戒敎之而又必以紂之酣身之禍懲之者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文王與夫殷先哲王固康叔之師也而紂亦康叔之師也以其善而思齊以其不善而自省則孰非吾師乎此成王之意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則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
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
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
辯乃司民湎于酒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
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成王既多聞於先世成敗之迹
自湯至於帝乙其戒慎恐懼君臣相正不湎於酒以成夫莫
大之業者如此紂之淫泆非彝厥羣自酒以自速其辜者如
彼我豈惟格諄諄反覆以是而多語於汝哉蓋將尊其聞而

行其所知以其善而思齊惟恐其毫釐之差以其不善而自
省惟恐其微爽細過之不去者不但使汝法其善而鑑其不
善也故繼之曰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蓋古人
有此言成王引之以告康叔也荀子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則
水可以爲鑑形之形之妍醜鑑於水固可以見之至於政之
醇疵豈水之所能鑑哉必鑑於民而後見也世之人徒知以水
爲鑑所見者顏貌而已何所補哉而不知以民爲鑑其有益
於己者大矣故古人戒之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也與孟
子言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言雖反而立
意則同今殷既以爲羣自酒之故而墜其命矣亦以我不可

不大監之以撫安斯民於當時也蓋殷先哲王之所以事天
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無他畏相而已紂之所以失天下
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無他酣酒而已既當以民爲鑑則前
世嘗以是得民者必思有以遵之嘗以是失民者必思有以
改之我非惟言之而已也畏相以率其羣臣使之協心同德
以毗予一人亦於殷先哲王之世而後已成王既以此自勉
矣則爲康叔者當如何哉故自此以下皆戒康叔以畏敬其
臣使之自盡以報汝也康誥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此篇曰我
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皆是成王自以其身爲之準繩俾之觀
而善也嘗考此篇所紀載紂之惡蓋大抵與詩之蕩相類誕

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則蕩所謂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是也不
惟自息乃逸則所謂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
作夜是也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則所謂內奰于中國覃及鬼
方是也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則所謂曾是彊禦曾是掊
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天非虐惟民自
速辜則所謂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是也既已記載其惡矣
則欲視以爲監以警其心故曰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亦蕩詩於末
章言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之意也蓋蕩之詩託言殷商之
惡以刺厲王故其言與酒誥相表裏文王之所以誥毖誥敎

其臣民者亦惟鑒於紂之故蕩曰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文王
旣鑒之矣成王當如之何成王旣鑒之矣康叔當如之何劼
周也寔慎也自殷獻臣至宏父汝皆畏慎之而其畏慎之
不可以不固也慎厥終惟其始是固也殷獻臣謂之賢臣雖
在商者今則仕於康叔也周公以孟侯呼康叔則是爲諸侯
之長故其所劼毖者及於侯甸男衛也大史內史皆官名也
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灋則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不知衛
之所建者其職果如何也周官本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
夫一人不知衛之所建者其命當如何也曰大史友內史友
林氏謂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是也蓋下總言獻臣百宗工

而獨於其上舉此二官以友繫之則當時有此二友之與是
宜也王氏謂獻臣百宗工則有責於大史內史者其爲康叔
所從可知也非也獻臣百宗工謂賢臣之爲百宗工者上旣
言殷獻臣則此獻臣其未嘗仕於商者乃周臣也宗工大臣
也以百言之見其多也服休先儒曰服行美道服采曰服事
治民然其意以爾事爲汝之身事則知服休服采皆康叔修
之於身非其臣也據此文勢在百宗工之下圻父之上不應
於其中間以康叔之身事也不如王氏之說以爲其臣其
說曰服休者以德爲事服采者以事爲事是也然其以爾事
爲人君必有所友有所事蓋成德之士有不可友者此服采

爲康叔所事則未必然說曰成德之士有不可友則以德爲
事者事之可也以事爲事宜亦事之乎此蓋泛言爾之所與
共事有此二者也先儒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
三者雖無所經見然惟圻父見於詩其詩曰圻父予王之爪
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居止圻父帥爪牙之士以出戰而轉則
其爲司馬可知也圻父司馬則農父之爲司徒宏父之爲司
空亦可以意見之蓋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武王牧野之
戰其時未有天下故其誓者司徒司馬司空而已梓材之篇
亦舉此三卿惟康叔之有三卿故雖無所經見當從先儒之
說司馬掌封圻甲兵故曰圻父司徒掌卿敎稼穡樹藝故曰

農父宏父者唐孔氏曰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不如王氏
曰闢地以居民也先儒以若疇繫於圻父言君所順疇薄違
繫於農父言迪迴萬民若保繫於宏父言當順安之惟司徒
則陳其所任之職而二者則謂君之順之非其類也林氏雖
皆以爲所任之職而於若疇曰何冠敵亦牽强不通不如王
氏以若疇爲汝之疇匹而於其下先舉其官名而後陳其所
任之職也蓋君之與臣若股肱元首一體相須故三卿皆其
疇匹也薄違者當從先儒之訓而用王氏之義言司馬之迪
逐違命者也農父若保言司徒敎民稼穡以順安之也王氏
曰若國保民亦非也宏父定辟言司空闢地居民而定其法

也汝於殷之獻臣及其所親使甸男衛之諸侯既固劼之矣
况於所友之二史友其賢臣之爲百宗工者其可不畏而愼
之乎此固當愼矣况於爾之所與共事服休服采者其可不
畏而愼之乎此固當愼矣况於爾之疇匹位三卿者其可不
畏而愼之乎至於三卿則若小若大若彼若此若内若外無
所不愼也殷先哲王以畏相之故其臣皆化其上勉勵以輔
君不敢湎於酒汝之劼毖者既已若此則自殷獻臣至於三
卿亦皆將宿道向方朝夕不懈以承其上况汝又剛制於酒
乎蓋劼毖以率之彼固必不敢爲淫湎之行苟又剛制於酒
則其心益將有所畏而不敢犯也既有以率之而又有以制

之然其越禮踰禁荒淫無度者不可不治也故其戒有人告
汝康叔曰今有群聚而飲汝當度設方畧勿令逃佚盡執拘
以歸于周而殺之蓋我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克用文王教不
湎於酒則周之羣臣已率教者也已率教而至於崇飲宜刑
戮之所加故殺之也至於殷紂所廸之諸臣其百工有湎於
酒蓋其化紂之惡未能以遽革故勿用法以殺之姑教之而
已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文王之於庶
事朝夕之間諄諄而誥毖之者非不至也今乃有不率教而
羣飲則其殺之也安得謂虐之暴之哉殷之諸臣習紂之惡
庶羣自酒苟不有以教之則其湎於酒者乃其所也一旦遽

用法以殺之非暴虐而何故必教之而後可也古者誥告通
用湯誥大誥皆是會同諸侯而教戒之也然人臣獻言以啓
廸其上者亦謂之誥仲虺作誥是也人臣與其儕類共謀者
亦謂之誥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是也故此以羣飲之不可不
懲而言於上者亦曰誥爲羣飲而誅蓋若羲和湎淫之類夫
其無故而聚飲則其姦宄之謀將由是而生故誅之也胤侯
之征羲和而誓師之言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羲和之湎
淫蓋與其黨類同爲不獨自爲之也是之謂羣飲也下文又
惟殷之廸諸臣則羣飲而誅者其爲周人可知也有斯明享
即康誥所謂享明乃服命也言汝康叔既有此明以享矣則

其教非不至也而乃不用我之教辭惟我一人之言曾不是
恤不自蠲潔其事而有淫湎之過則是教之而不率者終不
可以入於善故亦同於羣飲之人而殺之也夫寇攘姦宄則
罔不憝不孝不友則罰之而敬典籍民羣飲則誅之而殷之
廸諸臣也以湎於酒則姑亦教之此皆先王忠厚之化不尚
刑罰以斬齊天下也然至於有斯明享而乃猶不用教辭則
亦同於殺則夫既教典以啓之矣而猶泯亂於民彝者亦所
不赦也先儒幷王氏以爲康叔不用教辭則同於見殺穢民
又以爲若我不知恤此則陷民於死同於我殺之皆非也汝
典聽朕毖言我之所以教汝愼於酒者汝當常聽之也成王

之誥康叔既告以文王朝夕敕戒其臣民漸漬厥飲不湎於酒以享天之休命告以殷先哲王戒慎恐懼君臣相畏不湎於酒以成王天下之業又告以殷紂淫泆非彝庶羣自酒自速其辜其善可法其惡可鑒故欲其劼毖羣臣以羣之剛制於酒以禁之羣飲則誅之不用教辭亦殺之無非使之慎於酒者也司民即上文自殷獻臣至於宏父是也王氏曰汝司民有湎於酒則以政治之勿爲之辯釋以爲無罪也蘇氏曰當建一司以察淫酗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辨其司禁必不行矣其說迂闊不如先儒曰勿使汝民之吏湎於酒其辭不費但不知辯之訓使何出耳太康以酒亡紂以酒亡幽王厲

王皆以酒亡三代之禍皆由此而致則酒之爲禍慘矣故禹惡旨酒孔子於不爲酒困謙而不敢居況不爲禹孔子者乎成王告康叔反覆數百言而終以莫辯乃司民湎於酒蓋使司民而湎於酒則民之休戚必不蔕介於胃次斷民不得而安居樂業則何以保有國家也哉而晉之士大夫皆以酣飲爲清高如阮籍劉伶胡毋輔之畢卓之徒其淫縱荒湎無所不至想夫紂之庶羣自酒亦不是過也周公戒王以是爲戒而晉人以爲清高紂以是亡而晉安能久存乎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晉之士大夫至於散髮遺樽其不敬爾儀如此欲天命之不替可乎哉以是知阮籍之徒其與八王五胡皆晉之所由以亡之

梓材　周書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篇蓋言蔡武庚既誅而其餘黨惡同亂之人猶有存者成王欲使康叔匿赦含垢一切不問以德懷之無所用刑也其

篇名以梓材者漢孔氏曰告康叔以爲政之道如梓人之治材此非也此篇引喻以告康叔者有三稽田也作室家也作梓也苟其名篇之義有所取乎此不應捨其二而取其一也史記衛世家曰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梓材以命之雖其梓材取譬之意不與孔氏同而謂名篇之義有取於梓材其失一也唐孔氏因漢孔氏之言而曰雖三者皆喻田在於外室總於家猶非指示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此蓋爲先儒解紛耳審如此言則書之名篇不應且破碎穿鑿至於此甚也予嘗因梓材之名篇然後知書之篇名徒以志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使有其義則何以三者同喻捨其二而獨

取其一哉酒誥之所陳者首尾數百言無非以酒爲戒也而
以酒誥名篇梓材之所陳者其大指在於匿瑕含垢以安反
側若作特其篇之一義耳而以梓材名篇此皆出於史官
時之意而已矣矣必欲以義而求之哉以厥庶民暨厥臣達
大家者謂殷人也以厥臣達王謂周人也左傳曰分康叔以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終葵氏康叔之封雖以
殷餘民而使司牧之然其朝廷之上列爵仕官以爲衛之臣
者豈盡殷人哉蓋有周人焉有殷人焉考之酒誥既命康叔
於殷之獻臣不可不訪迓之也又繼之以矧大史友內史友
越臣百宗工此則周之臣未嘗仕於商者亦不可不訪迓之

爲故其刑制於酒也周人不率教而羣飲者則殺之諸臣染
紂之化而湎於酒者姑教之而不殺也則康叔之臣其兼用
殷周也明矣大家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故魯三桓謂之三
家其曰大家猶孟子之所謂巨室也既言大家矣則其上之
言暨厥臣者自大家之外皆是也無所不通謂之達自古天
下之患常起於上下之情不通上之情莫不願通於下下之
情莫不願通於上然而上下之情常蔽塞而不通者無以達
之也故成王之誥康叔汝能以殷之庶民暨其臣之情而達
之於大家而反能以周之臣之情而達之於上如此則自天
子至於庶民其好惡喜怒莫不曉然而可知上下交通而無

間此則邦君之任也故曰惟邦君康叔之臣雖兼用殷周而
其民皆殷之餘也故於殷人則曰以厥庶民暨厥臣而於周
人則但曰厥臣故也漢孔氏以爲用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
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信用其
臣以通王教於民王氏曰以其臣達王事於大家以其臣民
達大家之事於國人夫以其爲用賢良固非經之本意而謂
達大家之致於國達王教於民或謂達王事於大家達大家
之事於國人皆鑿說也惟邦君之職在於通上下之情故繼
之曰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若恒者所以通上下之情也王
氏以若恒爲若有恒性經但言若恒不可援易語之言以爲

說也汝苟能順常不爲變亂以鼓國人之視聽則爲之臣者
於是曰我有師之可師也蓋臣之寬猛未有不視其君漢文
以寬厚爲之師故其流風爲厚刑罰大省武帝以嚴察爲之
師故其禁網寖密姦宄不勝君之所爲其臣未有不效之也
汝康叔苟能順常則孰不以爲師哉汝若欲汝之三卿及
庶官之正與其衆士曰我未嘗厲殺人則亦在君先有以敬
勞斯民也其君先有以敬勞斯民則其臣不厲殺人矣敬勞
者所以若恒也罔厲殺人則師之矣論語曰君子信而後勞
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孟子曰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以論語之所謂厲己孟子之所謂厲民觀之則

厲殺人者不以其罪而殺之也故謂之厲戮勞者唐孔氏曰即論語所謂先之勞之是也惟爲君必先有以敬勞之而後其臣同厲殺人故汝今往之國不可不盡其敬勞之道此言司馬即上篇之圻父也司徒即上篇之農父也司空即上篇之宏父也彼先圻父而後農父此先司徒而後司馬王氏曰先言圻父者制竄民羣飲以政爲急故也此言敬勞與同厲殺人故先司徒與酒誥異也蓋鑿說也諸侯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又次之觀周官之爲天子六卿其先後之次如此則諸侯之卿亦然今酒誥乃序圻父於農父之上故王氏爲之說竊謂酒誥之言正猶武成曰邦甸侯衛也周之

九服甸服在侯服之外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是也而武成乃先甸而後侯此豈亦可以爲之說乎況夫酒誥之言不專以政爲急也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若今律文藏匿罪過致資給者也言有往日之姦宄而殺人者逃亡遠匿其所過歷之家皆當宥之也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若律所謂知情經逮者也言其因君事而毀傷人者亦皆宥之也蓋當武庚之誅其一時黨惡同惡之人莫不有反側不自安之心封叔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矣今姦宄殺人歷人與夫見厥君事戕敗人者其罪可以引而納之於刑亦可推而致之於無罪是所謂疑獄者也故寧宥之而不殺使反側者聞之必

將以我爲不窮治其黨與則其心安矣昔漢之羣臣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偶語張良教高祖取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者封之則人人自堅故雍齒封侯而羣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歷人與夫戕賊人者皆在所宥是亦封雍齒之意也所謂敬勞者孰有大於此者乎而王氏謂三卿尹旅見姦宄殺人歷人不肯以法治之反宥而縱之者亦見於君以戕敗人爲事者宥而不治者也其意蓋謂此等罪於刑之人皆當勿宥之康誥之言曰凡其逮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戒康叔以爲不可殺而王氏則以爲當殺此則戒康叔以爲可宥而王氏則以爲當勿宥王氏之心術大抵如

此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夫子尚以爲不可況於不孝不友之可閔者與夫姦宄殺人歷人見厥君事戕敗人之可疑者可以殺之而不宥乎其徇私意以叛經旨一至於此不可不察也周官太宰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然則監者蓋指諸侯而言非三監之監也啓監云者正猶立其監也言王者監立諸侯使之各監一國其治主於爲民而傳之說也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師長不惟逆揉惟以亂民則啓監者非爲民而何曰無胥戕
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此則啓監而教之之
辭也漢孔氏曰此爲教民不如王氏之言曰王啓邦君其教
之如此謂監之於民當視之如子矜憐撫恤無所不用其至
不可以相爲戕害暴虐也胥者謂君臣上下並爲戕虐之政
也民之鰥寡當用以敬之而不慢民之婦女當有以屬之而
不忘至於敬其鰥寡屬其婦女則無有大小無有內外皆得
其所矣是汝能和合之而用以寬容之道也用以寬容則如
山藪之藏疾川澤之納汙不爲察察之政以駭斯民矣王之
所以使邦君及治事之臣則效於我其命之者何以哉不過

使之引養引恬而已漢孔氏曰能長養安恬則以引訓長也
王氏曰引養者引民而養之引恬者引民而恬之皆未若蘇
氏之言尤爲切當其言曰亂生於救事不小忍而求速決則
奮故横生靡所不至少引延之人靜而亂自衰使相容養以
至於安是謂引養引恬當武庚之倡亂以撲滅商家敵之餘遺
民必有蓄不軌之志與之相挺而爲亂者既黜殷命而殺武
庚矣則夫背逆之黨必思有以處之惟能蕩滌其瑕穢而與
之維新則孰不喜於更生而有遷善遠罪之心哉苟以其嘗
預於武庚之亂惟恐其舊態之不改將伺我之便以逞其志
必思所以斬艾而芟夷之而後已則反側之徒孰不心計曰

稱兵以犯順亦死坐而待誅亦死等死耳與其束手以就戮
孰若倡亂以僥倖於萬一哉東漢之末董卓以暴虐之資專
擅朝政王允既與呂布謀誅之天下晏然其慮深矣卓將校
總兵布於山東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李傕等遣使求赦不
許傕等懼不知所爲賈詡説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
君不如相率而西爲董公報仇卒之長安城潰允亦見殺則
大漢室之威皆在允小不忍以激其亂也裴度平吳元濟以
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未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
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咸泣夫以叛逆之黨爲吾人
則孰肯自棄於惡哉此正引養引恬之道也自古王若茲監

罔攸辟者言自古先王如此而啓監則無所用刑矣王允
不肯赦涼州人其心蓋欲用刑矣而其禍如彼則何以殺爲
哉王氏曰自古者謂由先王之道自王者謂由今王之政其
説爲鑿先儒以爲用古王之道優於王氏然不如蘇氏以爲
古我先王但以若爲順言古我先王未有不順此監者則非
矣若如也若茲猶言如此也先儒以罔攸辟曰無所復罪王
氏曰無所致辟其意蓋謂監能若此則無罪可致之辟矣其
説非也先儒王氏於酒誥時同于殺其意亦若是謂康叔苟
如上所云則同於見殺也夫先王之時君臣道合相親如父
子相愛如兄弟歡忻輯睦而無間豈必以刑罰懼之而後爲

善哉惟夫軍旅之間警戒之辭則不得不以賞罰而教厲之如湯誓曰予則孥戮汝牧誓曰不迪有顯戮也況人康叔以親賢而作藩於東土乃謂周公親以殺戮之言而恐之使之有所畏古人必不然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周公之論康叔既欲其以優游寬大之道懇殷之頑民揉其暴戾之心而作其愧恥之意若臣殺舍宥厥然無事以與之共享太平之慶矣然其意之所欲陳者非言之所能盡言既不足故託喻以見其意焉菑去草也爾雅曰一歲曰菑孫炎曰菑殺草也畎說文曰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蓋其壟曰畝而畎上曰伐也塈說文曰仰塗也顏師古注漢書亦曰即今之仰泥也茨蓋覆也穀梁傳曰茨雉門之茨范甯注曰茨蓋也茅茨若亦謂之茅蓋屋也梓良木可以爲器也定之方中所謂椅桐梓漆是也推其用以梓木爲良故古者木工謂之梓人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梓人爲筍虡爲飲器爲侯而孟子亦曰梓匠輪輿也樸謂器之有質而未成也丹說文曰巴越之赤石也雘善丹也塗丹雘者塗以丹雘也言國君之爲監以治民若農夫之考田而治之既已勤於敷治之而當以殺草使稂莠不得以亂其苗矣則今惟當陳列修治以爲其疆畔畎壟也左氏傳曰行無越思如農夫之有畔爲其疆畎則百穀順成可以享有秋之利而不至於相越也若人之爲室家既勤立垣墉而內外有限可以禦侵暴矣則今惟當塗塈而茨蓋之使上棟下宇而風雨攸除也若人之治梓材以爲器既勤於斲削其樸以成其質則今惟當塗

以丹雘而爲之藻飾也當三叔之流言而挾武庚以問王室周公既已興師動衆仗大義以討之取其凶醜以行其天誅既類乎田之敷菑室之垣墉梓材之樸斲矣則康叔以殷之餘民即封於衛惟當建立紀綱修明典章以維持藩飾其國家也則豈不類於疆畎塗塈丹雘之功哉孫氏曰田既敷菑室既垣墉器既樸斲則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則不當復有建立全治也其言得之先儒以稽田喻教化以梓材喻禮義而於室家則無說夫周公以此三者取喻而乃獨區別其二則其言不類矣王氏曰王者之造始墾菑害除荒穢經理天下而作爲典則以授之諸侯猶敷菑垣墉樸斲之勤也諸侯

嗣其功而致防以終之條修疆畎塗塈茨丹雘之比也王氏
之意以稽田喻除荒穢室家喻疆理天下梓材喻作爲典章
區而分之既非經之本意而又謂王者造始而諸侯終之亦
非其義也此蓋但以喻今當用德以治民引養引恬而民自
安不當復如前日之用刑以摩切之也雖以三者設喻而其
意則一王猶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皆是以喻高宗必資傅說之納誨然
後可以成其德也而說者亦從而分別之則過矣此三篇之
作雖周公當攝政之日稱王命以告之而其實皆周公丁寧
之辭故康誥曰朕其弟小子封此篇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又

曰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又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蓋當其誥之也不可以不正君臣之分故稱王若曰然辭旨
皆出於周公故以弟呼康叔又指王而言非是曰王者成王
之自稱也王氏曰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親禮考之天子以
正遇諸侯則稱王此誥正敎康叔以諸侯之事故也其意以
王爲成王之自稱故爲此說然考之於書王自稱有曰予一
人有曰台小子有曰予小子未有自稱王者以王爲成王之
自稱非人情也春秋文公元年稱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或
曰天王或曰天子故劉原父以爲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
國之言焉夫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則其有天王天子之殊稱

而劉原父爲之說識者尚以爲鑿矣況於此篇乃其誥戒之
辭而謂以政遇諸侯則其稱必曰王恐無此理先王之制爲
諸侯列爵分土以棊布天下蓋欲其夾輔王室而已故其春
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
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
政皆所以盡其藩臣之職以尊天子當其時則驅馳於道路
惟恐不及凡以夾輔之職所當然也然尚無以懷之而惟恃
其威勢嚴刑峻令以恐喝諸侯則莫不解體孰肯來享於王
庭以盡其夾輔之義哉觀小雅菀柳之序曰菀柳刺幽王也
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

也惟幽王暴虐則諸侯皆無欲朝之志以其無以懷之故也
故周公之告康叔謂今成王言我文武先王受命以來日夜
憂勤惟用明德以懷庶邦爲己夾輔也勤用明德則與暴虐
無親而刑罰不中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此庶邦所以莫不來
享而其來享也則和協輯睦若兄弟之親各以其方而來至
於王庭也夾先儒音協近也懷爲來者言懷遠爲近不如王
氏只如字讀以爲夾輔之夾爲簡達惟王之所以懷庶邦者
在於明德則庶邦之來享以述職於天子者亦將盡用明德
也蓋我不有以倡之則彼惡得而應之天子用明德於上以
覆冒四海之內諸侯相觀而爲善亦用明德於下以司牧其

國家則寬大優游之政洋溢天下而忘厚長者之風自此丕
變矣此我先王之所以受命以有天下也后謂今王也說文
曰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惟爲繼體之君故
知此后指今王也惟先王之所以懷服庶邦使之小大相比
以求享者其本在於用明德故今王繼體而立用此常道以
集庶邦而庶邦亦將大享也蓋今王之集庶邦旣用先王之
常道則庶邦之來享安得不盡如先王之世哉皇天旣付中
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者言皇天盡以中國之民付之於先
王而一民莫非其臣盡以中國之疆土付之於先王而尺土
莫非其地凡以先王之勤用明德而已孟子曰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先王不
尚刑罰而明明德於天下則可以得其心得其心則可以得
其民得其民則可以得天下旣以中國之民付之於先王則
疆土孰非其有哉皇天之於先王其眷顧之也如此其至今
王將欲撫綏中國之民奄有中國之疆土以繼先王之成績
永保皇天之休命惟當用明德以和懌先後迷民而已迷民
謂殷之餘民先儒謂和懌先後天下迷惑之民先後謂教訓
王氏曰民迷則悖欲使保乂之當先以和和然後惟王之聽
惟王之聽然後可以先後之使不失道林氏曰民迷失道故
先後之也教說者其論先後之義則同于曹閩陳壁中諸

之說謂先迷民者紂之民也後迷民者武庚之民也蓋當紂
之亂政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而紂又爲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則其民之迷可謂甚矣紂旣滅而其餘民之尚存者當武
庚之叛又皆蓄不軌之志與之相挺而爲亂惟其前有紂而
後有武庚此所以謂之先後迷民也竊謂此說爲勝於諸家
夫以商之先後迷民其積惡罪大自他人觀之蓋將以爲刑
罰之所制裁法令之所整齊而後可以遏其姦心非教化可
得而漸摩也而周公之意則不然故請今王惟用明德以和
懌之使之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則孰不遷善遠罪哉惟
不忍鄙其民而用德以和懌之則是以先王之心爲心今王

以先王之心爲心則皇天之眷顧付畀於今王亦將如其所
以眷顧付畀於先王可以慰先王在天之靈矣林曰用懌先
王受命言先王受命以傳子孫之意於此而得故懌也此篇
蓋欲康叔遏殺舍辜不用刑罰以安反側之情故以成王之
言告之謂先王用明德則當時諸侯感之而用明德今王旣
惟德用矣汝康叔之爵則諸侯也當如何哉故謂之曰已矣
汝能若此而爲監則其意亦曰欲其子子孫孫世有爵土雖
萬年而繼也汝以用明德之故世享爵土而傳之不絶則可
以永爲王家之夾輔汝旣永爲王家之夾輔則王家之子子
孫孫亦將永保民以有天下萬世而不絶也孝經曰在上不

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
而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夫欲至於萬年者固諸侯之孝
然所以長守富貴者必有道也諸侯至萬年獨非王之福乎
故王可以永保民也蘇氏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學者見其
書紛然若有殺伐之言因爲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言殺
伐予詳考四篇之文反覆丁寧以殺爲戒專以不殺爲德故
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
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必者至於殺不殺之
報一一如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爲鹽小人又或附會六

經飾賊殺以勸之殺悲夫殆哉予嘗謂此誠仁人之言也
蓋自古小人將借邪說以逞其志者未有不以前世聖君爲
拘之事達以爲口實也故有蓄異志而伐其君者則必以湯
武爲口實逞私聽以廢其君者則必伊霍爲口實不獨此也
言用兵者不言秦始皇而言高宗之伐鬼方言田獵者不言
太康而言宣王之會東都蓋以始皇太康之事而說其君其
君必不聽也始皇太康後世之所惡聞而羞稱故也以高宗
宣王而說㐫人主人主必將甘心焉此小人托六經以文姦
言之常態也如使此四篇之文以殺罰爲先則後之欲嚴刑
峻罰以持天下者必將以此藉口則此四篇毋乃始作俑者

乎蘇氏之言其有功於教化者此類也夫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九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三十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召誥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

周自后稷在唐虞之際以播百穀敎民稼穡之故始封於邰生民之詩曰即有邰家室是也稷之子不窋當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以故失其官自邰出奔於戎狄之間公劉者不窋之孫也雖竄於戎狄之間能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於是始立國於豳公劉詩曰豳居允荒是也太史公曰公劉子慶節立國於豳誤矣公劉雖立國於豳然其地西近戎北近狄故其十世孫太王嗣立狄人侵之太王不忍殘其民以自存於是去豳踰梁山而邑於岐山之下緜之詩曰至于岐下聿來胥宇是也文王之立初由居岐及其既已克崇而有之於是自岐而遷於豐文王有聲之詩曰作邑于豐是也武王之立又自豐而遷於鎬文王有聲之詩曰宅是鎬京是也邰即漢之右扶風斄縣豳者漢之右扶風栒邑縣豳鄉是也岐者漢右扶風美陽縣岐山是也即禹貢所謂導岍及岐其邑在岐山之下豐者漢右扶風鄠縣鄷水是也禹貢所謂東會于灃其邑在鄷水之西鎬者漢長安西南有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岐在邰之西北無百里豳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是公

劉自邰而西徙於豳太王自豳而東徙於岐也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去豐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也武王既克殷遷九鼎於洛之郟鄏其意已欲宅洛矣史記周本紀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宅雒者武王之本意也武王雖有定雒之志然其克殷也天下未集而遽即世成王以幼冲嗣立而周公攝政管蔡武庚肆其不軌之謀以間王室周公方與師討叛左枝右梧之不暇宅雒之事未能爲也至其攝政七年周公制禮作樂已致太平將歸政於成王故營洛邑以卒武王之志而後歸政也史記曰武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左傳亦曰成王定鼎于郟鄏是其宅洛者以卒武王之志也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然則武王有宅洛之志而周公成王成之者誠以洛爲地中五服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爲均故建以爲都以居九鼎而會諸侯於此焉篇內有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而車攻之詩美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而其詩謂之復古則自宣王之前

其會諸侯蓋在於此而萬乘之君則當在於鎬以宗廟社稷
之所在而王業之所本故也不獨此也周之西土逼近邊徼
故雖其前世積德累仁而常有夷狄之患太王以來至爲之
遷都去國以避之自豳而岐又自岐而之豐鎬皆自西而東
周公猶以爲未也又東營洛邑以遜爲後世之備及犬戎之
亂平王卒遷而居之雖其孱弱無以紹文武成康之緒而其
所以遷者是亦周公之意也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
相焉乃營成周居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道里均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
常情也先王之既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綿綿延延於萬

年而不絕惟其子孫之賢不肖歷祚之短長不可得而必然
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蔕爲不可拔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
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當三
監之難雖其元惡大憝皆已殲夷而其黨與同惡之人其頑
梗未能遽革將使之密邇王室以馴服其心而洛之地距沬
邦不遠則不難於遷居故其宅洛也瀍水之西則建以爲都
而居九鼎謂之郟鄏亦謂之東都亦謂之王城瀍水之東則
以居殷頑民而遷之謂之成周漢地理志曰河南郡河南縣
注曰故郟鄏地周成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
王城至平王居之洛陽縣注曰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

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蓋王城之與成周雖已營之而未之都也幽王有犬戎之禍
平王始遷王城至敬王與王子朝爭國子朝之黨多居王城
敬王始都成周成周之地自敬王以前未建以爲都至敬王
始居之此晉所以合諸侯而城之也王城成周雖皆洛之地
然王城在西成周在東故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而敬王謂
之東王也是則周自太王至敬王其遷都建國皆是自西而
東也說者乃謂周公之營洛邑即自鎬遷而居之此說大史
已辯之矣其言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營洛邑其實不然武
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

幽王周乃東遷於洛邑則成王未嘗都洛也明矣周官曰歸
于宗周畢命曰王朝步自宗周宗周鎬京也豈得爲都雒也
哉說者又謂幽王之前蓋有自雒而遷於鎬故幽王之敗而
成王東遷此事雖無所經見而周之遷徙皆自而東蓋其勢
然也未有自洛而遷於鎬者也成王當是時在於豐地欲居
於洛邑以爲東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
王與周公繼至召公乃於庶殷丕作之時取幣以錫周公因
告王以歷年享國之長短無不自己求之者時周公欲成洛
邑而復歸政於王王將總萬機治天下故欲成王戒慎恐懼
以祈天永命此召誥所以作也清廟之詩曰周公既成洛邑

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時周公尚攝則宅洛者周公也而
此序乃言成王焉正與康誥序言既伐管叔蔡叔同義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
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
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後漢律曆志曰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相與

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
光圓滿而相向當猶人之相望也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
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
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
朏月采篇曰三日曰朏此篇紀成王之至豐以二月之乙未
召公之至洛以三月之戊申而必先言二月既望三月惟丙
午朏者唐孔氏曰治曆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官因紀之將言
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必以朏紀之猶今之
人將言日必先言朔是也三月之朏丙午也於丙午之後戊
申之日以越三日言之則知二月之乙未言越六日既望之

爲庚寅可知矣周謂宗周鎬京也成王以乙未之旦行自鎬
京則至于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之廟示不敢專也鎬去豐
二十五里故朝發鎬京則可以至于豐不待浹日也文王都豐
故豐有文王廟必至于豐而後使召公相宅則其爲告文王
之廟必矣既告廟矣則使太保先周公而行往洛水之傍而
相視其可居之處也越若來者林子和薛博士皆以爲召公
順周公之謀以來陳少南則以爲順王命以行使此諸家以
越若來爲絕句則以若爲順周公與順王命猶可也今既能
依先儒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爲絕句則其說不通矣蓋
即所謂哉生明月之三日也朏以紀曆耳而上曰越若來安

安得以爲順周公與王命哉此只當從先儒說以二月之後
依順而來次三月也戊申三月之五日也乙未二月之二十
一日其月小盡故三月得甲辰朔五日爲戊申太保以戊申
之旦至于洛蓋十四日而至也既至洛矣即卜其日卜之處
衆以謀所居也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盤庚之遷亳
太王之遷岐衛文公之遷楚丘未嘗不卜也召公之卜也其
至誠之所感召可以通天地神明故其應也如響此其所以
得吉卜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我又卜瀍
水東所謂宅卜也惟洛食所謂得吉卜也洪範曰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營洛之謀成王君臣既有定

議矣於是謀及卜筮也太王之遷岐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
龜文公之遷楚丘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卜既
吉矣則人謀鬼謀無有差忒此所以經之營之而規度其朝
市宗廟郊社之位於戊申之三日庚戌三月之七日太保乃
以衆殷民治其位於洛水之北於庚戌之五日甲寅三月之
十一日朝市宗廟郊社之位其規模皆成也禹貢導河東過
洛汭而導洛東北入于河則洛汭為洛水之北也可知禹貢
曰導洛東北會于澗瀍則澗瀍皆在洛之北而王城在瀍之
西成周在瀍之東雖澗在瀍之西而澗瀍皆在洛之北故位
于洛汭也周公以位成之明日三月之十二日其旦至于洛

則偏觀新邑所營之位也方是時周公攝政營洛之事周公
主之召公則與之相為先後而成之故卜宅攻位者召公也
周公既達觀之而遂以命殷庶也若翼日者亦與越若來之
若同位成而周公適觀之則將命庶殷諸侯以工役之事於
是先吉祭於天地社稷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吉祭
天地也郊祭天之名也而用牛二者先儒以為后稷配故也
不如王博士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蓋祭亦可以郊言
之惟郊於天地故用牛二也丁巳者乙卯之三日三月十四
日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吉祭於社稷
也牛一羊一豕一用太牢也葉博士曰記曰社稷太牢古之

祭未有社而不及稷者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
稷蓋祭社而稷從之其來尚矣此説是也既吉祭於天地社
稷矣周公乃以戊午之七日三月之二十一日甲子之旦册
書以命衆殷民及侯甸男服之邦伯使興功也古者有大工
役必以賦功屬役之事著於書規模既定然後興役焉蘇氏
引春秋傳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
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以此為書是也如宣公十
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
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

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是亦用書之遺意也邦伯先儒謂
即州牧也特言邦伯者王氏曰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
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者言周公既用書以命
庶殷役之主本之事而庶殷之民莫不大作趨事赴功惟恐
不及也夫成王之民營洛蓋以殷民之頑將遷之以自近也
今日召公舉之以攻位而位成周公命之以書丕作雖頑民
之難化者猶然則其説以使民可知矣孰以為厲己哉召公
之經營洛邑自戊午距甲寅凡七日而後成周公[illegible]至自乙
卯達觀于新邑營距甲子凡十日而用書命殷庶庶殷大作
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之至豐乙未之日

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閒成於一月之閒此豈後世可得
而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
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
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周之興也自武王以其聰明齊聖應天順人不忍斯民墜於
塗炭之中親以干戈伐紂克商而後斯民有更生之望雖民

心之歸於周者如水之就深獸之走壙然武王即位未幾而
遂即世成王以幼沖嗣立而三叔挾武庚以間王室周之世
蓋岌岌矣當是時安危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幸而周公攝政
旣引兵東征誅伐暴亂以肯四方而又制禮作樂建立法度
潤澤王業七年之間政無不舉而事無不興民心之歸於者
益固而不可解而周之根本蓋有泰山之安矣雖周公歸政
而成王總萬幾以臨羣臣可以無慮也然武王欲營洛邑以
定九鼎之志未之成也周公不可以不成武王之志而復歸
政焉故當攝政之七年大營洛邑以其一爲定九鼎會諸侯
之地以其一爲遷殷頑民之地如此則周公之規模計慮以

誠我國家者盡於此矣可以歸政也召公之意以謂夾輔成
王以措天下於太平者周公之功卜宅於洛以卒武王之志
者亦周公之功故率諸侯致禮於周公而歸功焉然成王將
自此發號施令以君臨萬國一號一令其得失善惡實治亂
興衰之所繫不可以不慎也故因諸侯之咸在而遂誥王以
天命之無常戒懼之不可忽也周公以工役之書命庶殷而
庶殷之頑莫不丕作則周公之所以推其誠信以感斯民者
至矣洛邑之成蓋不日也故召公於是率侯甸男服之衆國
大君出取幣乃復入以錫周公而致禮焉必以幣者所以將
見其厚意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

子不可虛拘故古者賓主交際之禮雖有恭敬之心必有幣
以將之也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者先儒曰召公稱成王命賜
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蓋以若訓順也
召公之所陳者謂成王將撫萬幾戒以天命之難諶戒愼之
心不可須臾離宜陳所宜順周公之事哉王氏曰陳成王欲
宅洛之意順周公用書命庶殷邦伯之事則此一句分而爲
二事其說不如先儒惟蘇氏曰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
之幣旅王及公者尊周公也此說爲勝說者又謂營洛邑者
召公相宅而攻位周公則達觀新邑營而用書以命之召公
之至洛以三月之五日戊申周公之至洛以三月之十二日

乙卯成王則惟在鎬京然此篇既言孫王則王亦在洛可知
矣惟召公之至洛所以卜宅而攻位周公之至洛所以達觀
而書用故記載其至之日成王無事故不載其至之日
也説者又謂召公之作誥戒以誥庶殷及御吏而已使王在
洛而誥之則不宜斥王爲沖子又曰有王雖小又曰王乃初
服君臣之分不應如是也此又不然周召居師保之官以夾
輔成王其於成王不獨君臣之分也蓋有師保之禮焉故可
以沖子言之洛誥篇周公以沖子呼成王召誥篇召公以沖
子呼成王夫何不可哉召誥洛誥一體也周召蓋亦一體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者先儒曰召公所陳戒王云我爲言

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今君臣皆聽之其實
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爲言也此説是也大國即殷也元
子指紂也殷自湯以來傳世三十有一奄有四海普天之下
莫不臣服豈非大國乎紂者帝乙之適子故以元稱之元長
也微子與紂俱帝乙之子微子之命既以微子爲元子矣此
又以紂爲元子者呂氏春秋云紂之母生微子尚爲妾已而
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
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自其少長之序言之故微子
爲元子自其適庶之分而言之故以紂爲元子各有所當也
此言天命之無常苟無其德雖紂之元子而有此大國元子

則其分爲正大國則其勢爲强皇天上帝亦改其命而命有
德者以代之也天既以紂之無德而改其命當是時也惟周
世世修德可以上當天意而膺其景命此武王所以自諸侯
而爲天子成王繼武王而受命作君也王之受命蓋欲其子
子孫孫緜緜延延靡鼎之業雖千萬世而不絶則其休可
謂無疆矣然其休無疆則其憂亦無疆也蓋有一日之休則
亦有一日之恤有一歲之休則亦有一歲之恤有無疆之休
則亦有無疆之恤無逸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
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一日之耽樂宜若無害也而天下後
世之禍或萌於此故有無疆之恤乃能保其無疆之休也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正猶所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也唐太
宗時突厥請入朝帝謂侍臣曰向日突厥之强憑陵中夏用
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謂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
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
如突厥能無懼乎又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
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
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召公所謂無疆惟
休亦無疆惟恤太宗其深知之矣蓋惟其懼於未然故所以
卒無懼正觀之治豈無所自哉惟其無疆之恤乃能保無疆
之休故嗟歎而言曰何其奈何不敬乎蓋欲其造次顛沛惟

敬是行也有一言可以盡畏天之道者敬而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則天豈容捨我哉敬之羣臣進戒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凡以人君能敬以事天則天之眷顧於我無有窮已也使紂誠知敬之是行而行之則周安得而有之耶此召公戒成王曰不可不敬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者前既略言天之改殷家之命矣此又詳言紂不能席先王之餘慶致其敬以畏天而使不仁者在高位播其惡於衆此民之所以怨咨而天遂遐終其命也遐終者唐孔氏曰言其去而不復反也此殷家多有先哲王雖既死矣而其精神在天故其餘慶有以庇覆其後世之王

及其民皆得以服天命而不替先哲王所以享國者敬之故也故先哲王雖在天而後王後民猶其餘慶以保天命者亦惟敬之故也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惟敬殷先哲王之天顯之為可畏則其敬可知矣此所謂精神在天而其餘慶有以保佑後人使不失其敬以服天命也殷家自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故曰多先哲王也人之死也雖體魄則降魂氣在上然非哲王則不能在天也朱子發內翰曰太史儒者不言鬼神而言有物何也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升則無不之矣令也魄降而氣不化非物而何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死

則曰鬼衆人死則曰物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五帝配上天傅說為列星賢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死而已其思慮不出於心腹之間枉席之上夸張於世自以為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以此觀之則精神之在天必哲王也觀盤庚之篇言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又曰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蓋以殷之先哲王在天故也厥終指紂也商家之祚至紂而終也故商之君自帝乙以前皆能慎厥業業宜內以敬而天命之所眷顧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是也惟紂其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而商家之

業自此終矣紂既不敬以失天之意故其在位在職者無非小人也觀殷家之所謂賢人君子可以輔相國家者莫如三仁故微子則遯於荒野箕子則佯狂而為之奴比干則直諫而遭剖心之禍則當世之所謂智者莫不藏於山澤之間也智者既藏則其在位在職豈有利澤加於百姓哉惟病民而已蓋其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則是病於民者在也惟其在位在職者為民之病故民皆有離散之心夫人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籲乎其天其意蓋謂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然呼天矣於是往而出亡又見囚執也夫上下之勢聚則為君臣散

則爲仇讐有以得民之心則民相與歸之雖欲却而揮之不
可得也無以得民之心則民相與叛之雖欲却而留之不可
得也紂既聚牽不逞於朝以播其惡於衆既失民心矣則民
之往而出亡乃其所也而紂又從而困執之此非徒不足以
威民而使之畏乃重失民之心也天之心不忍民之困於淫
刑峻罰不自聊生亦惻然而哀之故監於下土有能勉力以
行敬者則眷顧而命之以代紂有天下周之興自后稷公劉
以來積德累功而文武之聖正當紂之世此天之所以眷命
而作周之王既繼文武而有天下則其於敬德也不可不疾
惟恐不及也蓋使王之敬德於文武則福祿之來方興而未

艾與天地相爲長久使其不敬則亦是紂而已矣非文武在
天之意也舜之告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夫敬德者允執其中之謂也天之曆數無修短
允執其中則雖至於萬年可也苟四海困窮則天祿亦終矣
此正召公所以戒成王之意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
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
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
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
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前既言紂以不敬之故不能席其先哲王之餘慶以服天命
聚小人於朝俾之肆其暴虐以殘害於爾百姓天既哀四方
之民無辜而罹其凶害已勦絕其命而改命我周邦矣則周
王固不可不以商爲監而勉行敬德者然周之所繼者商也
周固當以商爲監商之所繼者夏也商其可不以夏爲監乎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則周之監其在殷之世也明矣
以禹之聖德而眷命有夏僅以桀之不敬而墜其命墜夏之
命則商以敬德而代之紂僅以不敬而天墜其命周之代殷
正如殷之代夏使王不能戰戰兢兢以盡其寅畏之誠而敬

德不替則天墜其命亦將如殷矣此所以又兼夏商以爲言
也相是也古先民有夏指禹也禹貴爲天子而謂之先民者
胡博士曰古者先普曰先民言古先民者甚久之辭也言我
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如禹者其所行之敬德未嘗以須臾廢
故天道而從之視之如子而保之此夏所以享天休命而君
天下也天於有夏之君道而從之視之如子而保之則天之
於我其仁愛也至矣而有夏之君又能面考天意而順之夫
天意之所在惟敬德者則佑之也面考天意而順之不過勉
行敬德以違天之休命而已今是桀不能行禹所以順天之道
故天以墜其王天下之祚也今復相視有殷之君如湯者其

所行之敬德亦未嘗須臾廢故天道而保格之有殷之君亦能自考天意而順之今是紂不能行湯所以順天之道故天墜其王天下之命也予惟相視夏殷之君其始也迪從子保迪格保非天之私意也以其敬德故也其終也皆非其命惟天偏疾之也以其不敬德故也大抵天之降災祥惟視德之所在德則興否則亡如影響焉無有毫釐之差也當禹湯之其聖德允當天心宜其天意之眷顧不容釋也然使一日不敬德則命不可恃故禹湯未嘗以天命之所佑助而有驕怠其云為動作未嘗不順天也蓋使禹湯不知所以順天則其墜厥命不至於桀紂之世使桀紂而知敬德則天迪從子保

格保將千萬年而不替也以是知天之於禹湯桀紂非有好惡於其間也惟視其敬德與不敬德而已矣有夏言夏先民有夏有殷不言者蒙上文也孫氏以從子為與子謂我觀夏殷之世天之迪夏也迪其與子而保安之其迪殷也迪其能用伊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其意謂堯以天下傳之舜舜以天下傳之禹皆不私其子而傳之賢至禹始以其子繼為可以托天下故傳之子所以迪夏則言從子也夫以從子為與子言迪其與子而保之雖非經之本義猶為可說也至於以格為用伊尹格天之臣此則不可夫經之言格之一字孫氏既以為格天又以格天為伊尹又以湯能用伊尹格天之臣

其蔓衍附會一至於此則何說之不可鑿哉故此只當從王氏說夏言從子殷言格之至相備爾蓋夏言服天命殷言受天命同意此蓋史官經緯其文以成述作之體書之内如此類多矣不可以一一為之說也唐孔氏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文直言格保此正王氏之意蓋格與惟帝降格于夏之格同天既以紂之不敬厥德墜其命而改命周邦今成王以幼冲之資而繼武王之大業故其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以無忝乃祖考者宜何如哉惟耇壽耇之人無所遺矣則可以保天之命也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

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餘見文王文王曰老矣熊曰君若使臣捕虎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未也蓋非老成之人則不能深謀遠慮以輔成人主之德然年少未更事者於老成之人則狎侮之者多矣秦穆公賢君也其於蹇叔猶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而況於他人乎故成王沖子嗣位尤不可以遺壽耇者謂其欲以稽考古人之德故也古人嘗以是興者吾必因之嘗以是敗者吾必改之然非老成之人多識前言往行則我雖欲稽於古人其道無由故考稽古人之德者必有壽耇為吾之股肱心膂而後可稽古人之德固為善矣況能稽謀於天則其善又如

何哉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之所爲亦惟法天而禹湯以
敬德之故亦迪從子保格保桀紂以不敬之故而既墜厥命
其善可法其惡可鑒稽古人之德者不可不知也然幼冲之
人何自而知之此所以必有賴於壽耉者也稽古人之德固
當以禹湯之遺範爲吾之楷則然禹湯之所以成其德者亦
惟面稽天若故也治天下必欲無一不合於禹湯斯可也然
又能無一不合於天則其德無以加矣成王武王長子也故
又嗟歎曰王雖幼冲乃元子也其大能以至誠感於小民則
於今爲美欲感於小民則王當不敢後用顧畏民碞也先儒
及王氏皆以民碞爲僭言民有僭而不信者不可不省顧而

畏慎之也其說不如蘇氏曰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惟民之從違無常而有險之道則
王者顧之而不忘畏之而不忽所不當後而用之也蓋無先
於此者矣先於此則可以誠於小民故也王之來此洛邑繼
上帝之命而有事於此天地之中者蓋以周公之言其建爲
大邑於此其使成王自此以配皇天也言王來紹上帝則當
是時成王在洛可知矣而說者以成王惟在豐鎬未嘗來也
其誤亦明矣君前臣名故召公稱周公之言以爲旦曰也欒
鍼欒書之子也在君之前雖其父名亦稱之蓋以君臣之分
不可以父子之私而廢之也況於周召乎天與帝一也苟言

及覆時高明之德者皆可指而稱之非有異義也故書之所
載蓋多有迭稱天與帝者此但變文而已益稷曰以昭事上
帝天其申命用休洪範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泰誓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帝康誥曰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此篇曰王來紹上帝又曰其自時配皇天若此之類
皆變文也紹上帝即配皇天也必欲從而爲之說則鑿矣王
氏曰帝天德而紹之者王王入道也皇天道也惟道爲能建
中惟建中爲能配天道中天而宅之建中以配天道非特紹
上帝而已來紹上帝者王之事也配皇天者皇之事也此鑿

說也漢郊祀志曰其神常以夜東方來若雄雉其聲殷殷如
野雞夜鳴顏師古曰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書之先
言帝而後言天者類師所謂駁文也夫天下之中天地之所
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故宅中
土則可以祀天地而神歆之矣蓋欲配皇天則於上下之祀
不可不愼與於祀天地神祇然後可以治民也故周公謂作
大邑於此以享祭祀之典而後能配皇天又當於此土中致
其治也洛誥曰王肇稱殷禮又曰稱秩元祀又曰夙夜毖祀
即毖祀於上下也作邑之事今王既有成命矣使召公相宅
卜吉也則攻位而位成周公又達觀之而用書以命庶殷此

王有成命也惟能於此治民則於今爲美矣召公之戒成王
大意謂天命之無常桀以不敬德而墜禹之命紂以不敬德
而墜湯之命欲成王休夫禹湯所以順天之道以祈天永命
而既而所言惟欲王之誠於小民又欲王之治民則皆以爲
今休者蓋天之聰明雖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而其視聽則本
於斯民之所歸天未有不佑之也民之所棄天未有不禍之
也成王之誠於小民能治民則信爲美矣所謂敬德無大於
此豈容釋之哉苟爲不然誕慢矯詐以欺斯民般樂怠傲以
困斯民則雖宅土中而祀於上下天命豈私之哉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
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
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
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
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

民百君子越友命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
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成王之營洛而遷殷頑民者蓋以其更封武庚之亂其頑狠
無恥之心未能以遽革故使之密邇王室以馴致於善然其
遷之也豈能空瀍水之西移其舊民而使殷民居之哉蓋使
周民與殷民雜居故也惟周民與殷民雜居故有殷治事之
臣亦有周治事之臣然殷之小大草竊姦宄驕淫矜夸靡所
不爲而周人以文武美教善化漸漬之且久莫不歸於士君
子之域其善惡相反不啻若薰蕕白黑之殊其勢不同以同
居邑自非上之人有以迪之其能使之和叶而爲一哉故召

公既欲王誠於小民又欲王治民則遂告以王先服殷御事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也有周御事其於朝廷之教令如草之
從風無事於服之也所當先者惟訓服殷家舊治事之臣除
其暴虐而消其貪鄙使之親比介助我周家治事之臣和叶
而爲一則可以誠于小民亦可以治民矣欲服殷御事無他
節性而已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殷之御事當成
王之世天下之謂惡人也周之御事天下之所謂善人也雖
有美惡之異然原夫殷御事所稟於天之性未喪之前與周
之御事有以異哉惟上之人有以啓之遂陷溺其良心而不
義之習遂與性成寢淫日久牢不可遏必有以節之而後可

也節之者非强其所無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去其不善而反之善也有以節之則臣民將遠善遠罪而不自知惟日其邁於善也故曰惟日其邁董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惟日其邁正仲舒長日加益之譬也王氏當明致刑以節之此不知道者之言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夫所貴乎后者因斯民有常性順以治之而已矣若明其致刑爲可以節性豈所謂若有常性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欲節民之性惟王能敬德則殷之御事翕然而化矣故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王氏曰敬德者所以作所穆氏曰作所者所作

政事也此皆於所字强生義理其辭爲費當從先儒之說謂其不可不德以王敬作之也敬作猶言敬爲卽周官所謂作德也王旣當敬德則不可不以夏殷爲監也不可不以夏殷爲監者以夏殷之歷年修短惟在敬德與不敬德故也其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孔子所謂周監於二代者其原蓋出於此有夏之服天命以王天下傳十有七王四百三十一年固多歷年也至桀嗣位而夏之天命於是而殄滅則其不延長也此非我之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所桀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不監于有夏也有殷之受天命以王天下傳二十有八王六百二

十九年固多歷年也至紂嗣位而殷之天命於是而殄絶則其不延長矣此非我之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所紂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不監於有殷也古人之於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而每致於不可測知之域惟人事之修於昭昭赫赫之間者則未嘗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殷之有歷年及不其延皆曰我不敢知者疑之之辭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與死夫子不罕言之而告以事人知生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此正召公之意也是觀

之夫子罕言命與不語怪神者非故匿而不言也不可以正言之也正言之則學者捨人事而求天命鬼神於難知之際爲巫覡瞽史之事矣惟夏殷之受命其所歷年之長短不可得而知者惟其敬與不敬之異則今之繼此二代以受天命以王天下亦當思惟此二國命短之命以繼其功也繼其功則修人事不責天命不過敬德而已夏以敬德而有歷年殷亦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致也成王旣嗣其命其可不嗣其功哉王惟敬德乃可以享天休命綿綿而不絶況今周公旣營洛邑乃歸政於成王成王初聽政以有事於萬幾之務一號令之所發一賞罰之所施天下之民將拭目而視傾

耳而聽實治亂安危之所自始故高宗曰以台正于四方台
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誠以聽政之初不可不慎也
故召公謂王政之啓沃蓋萌於初服之日若人之生子其善
惡之習無不在於初生之日也習之善則為善人習之凶惡
則為惡人矣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古之人其所
以薰陶天質而優入於聖域自其孩提之日教之有素也若
孟母之擇鄰曾子之殺豚以食其子是矣苟初生之日習於
善則是自貽哲命也蓋天以正性而命於人初無上智下愚
之別其所以為上智下愚者於己取之而已矣故曰自貽哲
命言人之秉哲者雖命於天而所以能哲者乃自遺之也孟

子曰自暴者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不足與有為也惟下愚
者自暴自棄則哲者豈非自貽乎然則王之於初服其治亂
安危無非自取之也可不慎哉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者言天之於人或命之以哲或命之以吉與凶或命之以歷
年此三者豈人之所能為哉天實命之也然天命之以哲而
不能使之必哲能命之以歷年而不能使之必歷年其所以
哲所以吉所以歷年之長者非天也人也其所以不哲所以
凶所以歷年不其延者非天也人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
成天始之而人終之也今天知我王初有事於萬幾而居新
邑洛其命之哲與不哲吉與凶歷年與不歷年蓋決於此日

則王之敬德其可緩哉王當惟此德之用而造天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以祈於天而求其命也祈非祈禱之祈也敬德者
所以祈之也蓋敬德以祈之其諸異乎人之祈之與此所謂
祈正與詩言自求多福之求同早墜厥命者非天實促之也
在我者而遏絕之也祈天永命者非天實延之也在我者引
而伸之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之謂也王既惟
德之用則非之以治天下國家豈以刑罰而絕斯民哉故王
不當以此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殄戮以治斯民如殷俗
之靡其淫用彝也為曰乂矣然不敢而殺之是果於殺戮也
豈可以乂民乎當武庚之既滅殷之餘民有留居於衛者有

遷於成周者然其染紂習未之革必有以教之而後可故成
王之告康叔既謂不可以其民亂非彝而速用刑罰不可以
其湎於酒而屬殺召公之告成王又謂不可以淫用非彝而
敢殄戮此皆忠厚之心也非縱釋有罪也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故也王氏曰不敢慢小民而淫用非彝亦當敢於殄戮有
罪以乂民也凡書之言戒以不殺之言者王氏皆以為使之
殺也蘇氏破其說矣正猶治獄之吏持心近厚者惟求所以
生之持心近薄者惟求所以殺之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先儒及王氏皆以若訓順惟
蘇氏曰民之有過罪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

位民德之倡也如此則用医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此說得之
蓋民之於德非能自有功也必在上之人有以倡之而後小
民效之則民皆有功矣民之有功獨非王之功乎故王顯也
惟王之顯在於小民故當君臣之間盡其憂勤其言曰我周
之受天命大於有夏歷年之長用勿廢有殷歷年之長夏殷
歷年以能化小民之故欲王以此小民而祈天永命也蓋王
惟德之用雖可以祈天永命然使小民尚淫用非彝而不足
其上則天或棄之矣故必王敬厥德於上而小民儀刑於下
上下好德如一則天宜用釋之哉孟子曰民爲貴得乎丘民
而爲天子故祈天永命必在於小民也讐民殷之頑民也殷

爲讐民則友民者周民也讐民謂之百君子者君子之稱不
一而足有德之稱君子和而不同之類是也有位之稱君子
學道則愛人之類是也有凡人皆稱之者今之君子過則順
之之類是也故此讐民而謂之君子正猶頑民[illegible]之多士
也周民涵濡累世之仁政同心同德以輔成文武之基業有
大勲勞於王室而殷之餘民新從武庚三叔之亂染汙俗
於我周家不無嫌二使成王之心置親疏輕重於其間則亂
之所由起也張子房曰所封皆平生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
此屬恐見疑及誅故聚而謀反耳召公之心慮此故欲成王
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又拜手稽首而言曰我雖

小臣敢以殷民及周民安受王之威命與明德而奉行之則
王終有成命而顯於天下也蓋謂王能一視殷周之民無有
或讐或友之間則周之社稷其萬年永保矣我非敢以此爲
勤也惟敬奉其幣帛用供於王欲王之能祈天命而已此太
保召公愛君之心也詳考此篇其大意在於祈天永命而其
所以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已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
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獲也苟其德之
不建而委然自以爲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己有天命也
其亡不旋踵矣魯哀公問孔子曰國家存亡信有天命惟非人
也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唐德宗

謂自古興衰皆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陸贄曰天所視
聽皆因於人非人事之外自有天命人事治而天降之亂未
之有也人事亂則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大抵治亂之君莫不
自以爲有天命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事乎故召公於
成王之初服即以此告之賢者之愛君必止亂於未形而開
邪於未然苟其已然而後救之則衆人之所皆能也何賴於
賢乎成王之成厥德蓋有自來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一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洛誥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周公拜手
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
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
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
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召誥洛誥二篇皆作於營洛邑之際然當其營洛邑也蓋周
公之意將歸政於成王故召公因諸侯庶殷之成在告王以
天命之無常歷年之不可必惟一視商周之民無輕重於其
間而敬德以化之則可以此小民而受天永命蓋以成王當
聽政之初安危治亂之所自始不可以不謹哉則召誥之所
陳也而洛誥之所陳者則周公將歸政於成王而洛邑既成
王將歸鎬京乃留公於洛以鎮撫商民故周公之歸政成王
之留公於洛其相與問答之言備載於此而周公之意則亦
欲一視商周之民如召公之意也此二篇辭雖不同而其意
相爲終始焉左氏之作傳以釋經有先經以始事者有後經

以終義者召誥之篇是先經以始事之類也洛誥之篇是後
經以終義之類也然召誥之所載者召公之相宅既而卜之
既而經營之既而攻其位既而周公達觀之既而周公用書
以命之既而庶殷丕作於是召公遂以諸侯取幣而陳於王
因陳其所欲告戒之意而序之所言者但曰成王在豐欲宅
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而已此篇之所載者周公欲歸政於成
王而成王不可周公又告成王以治道之要既而成王欲周
公留居於洛以鎮撫殷民而序之所言者乃曰召公既相宅
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者卽周公之言伻來以圖及獻卜
之一也而卽以此爲一篇之序者蓋書序之作類非一人之
所爲故有一篇之義包括於數句之間者如太甲之序曰太
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此固可以包
括三篇之義者也亦有姑撮其事之始而畧載之者如康誥
酒誥梓材三篇之作雖康叔之封在於武庚三叔既誅之後
而其告之也乃在大宅新邑洛四方和會之時而其序則曰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此
則姑撮其事之始而已召誥洛誥之序亦猶此也周公之達
觀于新邑營蓋王城之與成周皆在於規度此則惟曰往營
成周亦是畧言之也使來告卜者當周公之至洛王尚在豐
故遣使而來以所得吉卜告於成王也胡舍人之說意謂果

周公使人來告卜於王則王在豐而周公在洛篇內不應有
相與問答之辭既有成王周公相與問答之辭則告卜者非
使人來也遂以此使字作去聲讀言是時成王在宗周周公
既得吉卜則自爲使者而來告於王因得以相與問答也漢
吳王濞謀叛漢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
皆畏憚之乃使其大夫應高說之膠西王以爲善吳王猶恐
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胡舍人因謂周公之
自爲使者亦吳王之類夫吳王懷逆亂之謀恐事不集故出
於一時迫切之計而爲此耳若周公之告吉卜使人可也豈
至以冢宰之尊而下行行人之事乎乃引吳王以擬周公非

其類也當是時王實在洛而胡舍人以爲在於宗周王既在
宗周其後與周公共議求其說而不得故以使字作去聲讀
此蓋胡舍人泥於書序爲皆包括一篇之義故其說如此先
儒謂王與周公俱至意謂王亦以乙卯之日至於洛也王果
以乙卯之日至於洛則其得吉卜也王蓋嘗目覩其事豈必
使人來告則王之至洛蓋後周公而來也先儒又謂周公與
王之相問答乃周公既成洛邑又歸宗周之後故篇末云王
在新邑明戊辰以前皆是宗周之事此亦不然篇內有曰予
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又曰公定予往已是成王將退而歸鎬
京欲周公留居於洛則其相與應答皆在洛邑也明矣按此

二篇皆是營洛之事然召誥以召公誥王之故而以召之一
字繫之以誥而命篇此篇是周公與王問答而特以洛名篇
王猶康誥酒誥雖皆所以告康叔酒誥則以毖酒之故而以
酒名篇康誥則特以康叔之故卽以康命篇皆其史官一時
之意言也漢孔氏曰既成洛邑將致政於王因陳居洛之義
如此則書之命篇皆有其義也非當時命篇之本意拜手稽
首者致敬盡禮於成王也復子明辟者漢孔氏曰言我復還
明君之政於子而王氏破其說曰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
爲辟至是乃反政於成王故曰復子明辟荀卿曰以枝代王
而非越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以書考之周公位冢宰正

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爲辟則何君臣易位復辟之有哉如禮
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
而立又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
是周公正天子之位以臨萬國王氏之所謂代王爲辟者指
此也則王氏之破先儒之說可謂明於君臣之大分而有功
於名教也蓋說者徒見成王幼沖周公攝政則遂疑其稱王
以令天下如多士之篇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
命誥而篇之發首則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
士王若曰蓋謂周公雖攝政而其號令皆稱成王之命也謂
王爲辟固無是理然王氏之說則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

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按周公至洛而得吉卜則已遣使人來告於王下文曰伻來以圖及獻卜是也非是周公至北方以吉卜而復於成王也且旣謂成王爲子又謂明辟以爲兼尊親之稱則鑿矣蓋先儒謂復子爲還政於成王則是但以明辟爲還明君之政則是代王爲辟此則不可也蘇氏曰周公雖不居位攝王然是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之德始明於天下曰子者叔父家人之辭此則得之當周公之攝也成王雖爲天子然端拱於上而已何所爲哉今也始親萬機則君道自此明矣胡曰明辟漢宣帝紀地節二年大將軍光薨上始親政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試毋功能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自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雖有綜核名實之志天下何自而知之一旦親政而其設施如此則爲辟之道宜不明哉周公之攝政制禮作樂而天下太平成王之年已長蓋將歸政於成王使成王之德大名於天下亦已久矣然武王定鼎於郟鄏有宅洛之意而未之果其事大體重必有藉於周而後能卒成王之志故周公謂我久欲還政於子而王若不及天命之始而定其命以固根本此亦猶漢宣帝即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

成王之不敢即宣帝之謙讓也故我乃繼此以保佑成王以相視東土之洛邑經營規度以爲成王作民明君之始也周公之意營洛而即歸政故欲其作民明君於此始也我以三月之十二乙卯之旦至于洛邑其曰洛師者唐孔氏曰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曰洛師是也黎水在河之北故曰河朔黎水周公之營洛邑蓋以求天地之中欲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爲均而乃先卜河朔黎水者顧氏曰黎水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illegible]以悅之此說固是意者黎水去洛不遠亦不失爲地中也黎水爲河朔則澗水瀍水皆在河之南可知矣禹貢曰導洛至澗瀍洛與澗皆在河南而澗在瀍西瀍在澗東瀍澗皆在洛之北澗之東瀍之西王城也洛之北地瀍之東成周也亦洛之地故皆曰惟洛食明此二邑皆在於洛但以澗瀍別其爲二矣凡卜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墨畫之處故謂之食周官卜師曰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灼之明其兆蓋食則吉不食則不吉也周公之卜也以河朔於商都爲近故先卜之而其兆不吉乃改卜瀍之西及其東皆獲吉焉則使人來獻其地圖及吉卜獻於成王蓋將畢此事而復政也伻使也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吉卜則經營即此卜河朔黎水及澗東瀍西及瀍之東是也召公之得吉卜也

周公尚未至而周公以爲我卜者葉博士曰成王使召公相
宅而所以營洛而成之周公實提其事則卜也奉以歸之周
公宜矣是也蓋召公之得吉卜卽經營而周公之來至則亦
以此獻之王也王拜手稽首者致敬盡禮於周公也禮曰君
於臣無答拜蓋尊卑之分然也而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
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禮此又尊師重傳之道然也周公旣
欲營洛而遂歸政而成王之心猶未敢當也故答周公之言
如此言周公之營洛邑蓋成武王之志定九鼎以承天休命
公旣不敢不敬奉之而來相宅於此各地其將作周家之業
以配天之休命也公旣遂視于新邑營而定其新居之地則

使人來至於王所視我以卜之休美及其常吉常吉者言建
都於此其吉未艾也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
八百非常吉而何貞正也言我與周公二人共正此卜以定
其謀公當輔佐我小子常如營洛之事可以我萬億年而敬
天之休也觀成王有誨我之言而拜手稽首以敬之也周公
之復政也蓋以成王之德固已成就可以君天下成王之不
聽公之復政也蓋以幼冲之資懼其弗克負荷以承祖考之
大業故其君臣問答之誠無所矯飾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
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
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
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
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
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
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敎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
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
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蓋人君當其繼世之
初創鉅者其日多痛甚者其愈遲戚哀感之情則夫萬幾之

務有所不暇恤也所以以其政委於冢宰至於三年之久而
後歸也然自古人君之嗣位或在襁褓之中或當幼冲之年
安危治亂之機豈能諳識舉措取舍豈能鍊習而使之君天
下豈不殆哉故當是時也則冢宰之總百官蓋不拘於三年
也必俟其年已長矣德已成矣敎導訓迪而其聰明日益以
進而後可以歸政也周公之位冢宰正百工也蓋以成王幼
冲之年故至七年而始復子明辟然周公之攝也制禮作樂
以致太平凡朝廷之制度紀綱莫不得其條理而四海九州
之民莫不安居而樂天下之勢蓋若泰山而四維之安雖植
遺腹朝委裘而天下自治況成王之德以周公爲師召公爲

保之故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正人至是而可以躬覽萬機矣此所以復子明辟也而成王之心猶懼其弗克負荷以忝祖考之大業故周公雖欲歸政而成王猶未之聽周公以謂當王繼世之初年尚幼沖而德未成立故不得不攝百官之政及王年長而德成其可以不歸政于王惟能以至公爲心無有殷周之間而於諸侯享覲之禮有以接之使皆盡其奉上之心則以之君天下豈難也哉故自此以下皆周公將歸政而戒成王之言也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漢孔氏曰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王氏曰殷者與五百年再殷祭之殷同非夏殷之殷也當從王氏之說

易豫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禮有殷祭冀皆取殷盛之義與周因於殷禮其字雖同而義則異矣考之詩頌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當公之攝制禮作樂無致之不舉所未及者營洛邑耳今也規度經營斷之朝廷而考之龜吳建王城以定九鼎建成周以遷殷民上天之所以命我文王之命自此定矣故方其邑之初成則率諸侯以祀文王而始舉盛禮以告成也易萃卦曰王假有廟用大牲蓋萃聚之世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此所以用大牲周公致太平而營洛邑非萃之時乎則始舉盛禮以祭祀豈不宜哉咸秩無文此禮之殷也無

文謂不在祀典者也祭法曰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必有典者不可非其鬼而祭之也亦不可昏棄厥肆祀弗答也今成王既舉盛禮則雖不在祀典者亦皆秩序而祭之也成王舉殷禮雖不在祀典者秩次而祭之而其所以秩次之者蓋必有其官若伯夷所掌之官謂之秩宗也楚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族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則宗伯者所以秩次

所祭之神也王既始舉殷禮祭於新邑故戒齊一百官無有彼此無有親疎使皆從王於周我惟曰庶幾凡百官皆舉職事以勸功也今王就洛而命我曰有功者則記而尊之以其功而列之大祀王氏曰記功者若紀于太常藏在盟

特

採而無所偏私也昔昌邑王即帝位國輔大臣未衰而昌邑小輩先遷張敞以爲過之大昌邑之舊臣不足道然其心之有所私則與高祖光武無以異也況殷之餘民新從三叔武庚之叛於周家不無嫌間而成王之所記功者皆其自敘工則殷民間之必將不自安矣故周公呼成王而告之曰汝雖孺子其爲朋乎孺子苟由朋黨而往則其禍不可救當遏之於始無若火焉其始之燄燄其撲滅之固易爲力而不之爲

其終也所燔灼者自有次序以漸而積不可得而絕矣蓋燄燄不滅炎炎若何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天下之患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也漢唐朋黨之禍皆始於細微於其細微而不謹則其末浸淫而不可解漢之朋黨始於甘陵南北二部而其終也鉤黨之獄興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對策而其終也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茲非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乎成王之賞功而志以自敘工雖若小過也自智者觀之蓋將以爲莫大之禍漢唐之禍自可見矣故今王其所順之常道及其所撫綏之事當如我惟以在周之百工往新邑使之向就舊僚以趍事赴功正

惟擇有功者顯明而作起之王之所知者臣之有功而已不當以私人而偏寵之也能如此則足篤厚光大以成汝寬裕之德汝將永有稱譽之辭於後世歷千萬年而不泯也蓋惇大成裕則不狥於私而爲朋黨矣狥於私者乃浮躁衒露狹隘偏小之人也豈能成寬裕之德哉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即此之謂也周公又戒成王曰已矣汝惟沖子當思其終也當思其終者蓋當敬識百辟之享與不享者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夫三代之時一人端拱於上而諸侯律度於下分土而與之共守分民而與之共治故其强弱盛衰之勢惟在於諸侯也苟諸侯致其誠盡其

禮以朝覲於吾則天子尊而京師强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其或雖朝覲宗遇得其時多其幣而其
誠不專其禮不謹則王室輕而諸侯慢自此而則之諸侯將
皆不得欲朝以爲王者不可朝事矣故王於此當敬識而下
別之也儀禮也物幣也考之覲禮諸侯之朝王皆有束帛加
璧庭實所謂物也其辭遜升降之容所謂儀也享固多儀
不及物禮不足而幣有餘則雖享覲於王與不享無以異也
蓋不享固爲非禮享而儀不足是亦非禮故與不享同也其
所以儀不足者蓋以諸侯不用志於享故也諸侯旣不專心
致意於此則凡民化之亦皆無奉上之心天下之事將差錯

侮慢不可正也故汝當敬識之敬識之者以諸侯之勤惰而
反諸己戒謹恐懼不敢忽也苟不能敬識則王綱弛廢而不
能自振春秋之時自可見矣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蓋因
晉侯召王而朝之也成十三年公如京師蓋因會晉伐秦而
朝之也使當時天王不在河陽晉不召諸侯伐秦豈肯出於
誠心跋涉山川述職於王庭以講累世久廢之典乎此所謂
不役志於享蓋與不朝無以異也昔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
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
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
以孟子爲非謂季任君弟故見之儲子爲相故輕之孟子曰

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爲其
不成享也孟子之意以爲季任爲任處守不可捨宗廟而見
孟子故可以幣交儲子可以越境而見孟子今乃使人致其
幣則所謂儀不及物也非所謂役志也觀孟子之言則僖之
朝王所成公之如京師豈得爲成享哉檀弓曰喪禮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祭禮與其敬不足
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祭之所謂敬喪之所謂
哀即此所謂儀也其所謂禮即此所謂物也祭不可以敬不
足而禮有餘喪不可以哀不足而禮有餘則享可以儀不物
故蓋使其用志於此則儀豈有不及者哉非特諸侯之享王

不可恃其幣而不役志乎享主之待其臣亦不可徒以爵祿
而寵錫之當以其嘉猷嘉謀之入告者服膺而不失也故謂
成王苟徒以爵祿寵錫我而不暇聽我教汝輔民彝之道則
是不蘉其安能永保天命綿綿延延而不替哉蘉勉也汝欲
永保天命則當厚於次序正父武王之所爲而無不順我之
敘以棐民彝輔之翼之正之直之使自得之而不自棄於小
人之域則天下不敢棄汝之教命矣汝自今以往當致其敬
敬則能勉我惟教民以農事也蓋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
足而後知榮辱苟爲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奚暇治禮義哉此周公明農而後成王得以棐民彝

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孔氏曰汝天下彼寛裕之政則我民無遠不用來蘇氏曰我不裕民而彼我裕之則無遠而逝矣不如王氏曰彼遠者以我民爲裕則無遠用戾也蓋明農以棐民要此我民之所以裕也成王之遠殷頑民欲其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曰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觀周公之告成王之言蓋謂成王能盡此道則其於君天下蓋有餘裕也我安得而不復子明辟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

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公之攝也雖成王亮陰之制已終而猶秉鈞政蓋以成王幼冲未可以爲天子故不得不攝也此公之處禮之變也至是而復子明辟蓋以成王年已長矣德已成矣可以爲天子矣故不得不歸也周公毅然自任以天下之重故其處禮之變而攝政至於七年未嘗飾小謙以違譽當世則其歸政也夫豈以禮讓也哉必其出於中心之誠可以歸政而遂歸之也成王知周公之意已堅故不得不許公爲既而洛邑始成而頑民始遷將欲作其愧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不可不擇人以鎮撫之周公既已歸政當爲我留居洛中以爲之司牧也故自此以下皆成王稱舉周公居攝之功而留公於洛以治頑民也自公明保予沖子以下皆稱美其居攝之功也自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以下皆留公於洛以治頑民也沖子成王自謂也言公之明保我幼沖人也公則稱舉其大明之德以輔我一人使我雖小子得以繼揚文武之功業而不墜故上則可以奉荅天命下則可以和恒四

方之民也夫文王武王之所以肇造區夏而建無窮之功業者惟其上得天下得人而已故周公能盡其翊贊之功以成王揚文武之烈則亦可以奉荅天命而爲王天之眷顧和恒四方而爲下民之所受戴也居師謂宜居衆惇宗謂厚其族蘇惇士曰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皆王宅洛之政是也既宅洛以定民之居而又惇厚宗族以爲藩翰於是秉禮而稱秩元祀咸秩無文也咸秩無文即上文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是也成王以冢嗣繼世而爲天子實主周家之祭祀故周公以肇稱殷禮祀于新邑爲王之事然是時政自周公出其所以能營洛邑以展祭祀之禮者則周公之力故成王

歸功於公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者言公之德
其明則光於上下而無所不達其達則施於四方而無所不
被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王稱堯典曰格于上下光被四表
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而堯之君德於是爲至光于上下施
于四方而周公之臣德於是爲至蓋德之盛者必具充塞天
地偏覆天下而後爲至也薛博士曰明者德勤者業也經只
言惟公德明而於其下分德與業非也旁作穆穆迓衡先儒
曰四方旁求爲敬王之道以迓太平之政不如王氏曰穆穆
天子之容旁作謂輔成王而作之以成其穆穆之德以迓太
平是以於文武之勤教去之後代者皆率循之而不迷也予

冲子夙夜毖祀者昔周之政事既自周公出以致太平則成
王端拱於上何所爲哉惟早夜之間慎於祭祀而已唐孔氏
曰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此說爲是王曰公功棐廸篤
罔不若時者唐孔氏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公
之功業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是也王
氏以爲罔不若罔不時循道而不違此棐廸之若趣時而不
失此棐廸之時此則鑿矣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
公後者漢孔氏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
公當留佐我意謂成王是時在於宗周與周公相應答至於

戊辰王在新邑以後可至洛都故謂成王言我當退而行天
子之政於洛邑立公之世子爲諸侯公當留周以爲我之輔是
成王雖許公之歸政而不許公之去也諸家既者亦皆以命公
後爲封伯禽於魯夫周公之歸政成王之留公蓋在洛邑其
曰退即辟于周者蓋我將退而即明辟之政於宗周則命公
留居於洛也其曰命公後者若後世留守留後之類詳考此
篇之義蓋周公留成周以遂殷頑民使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成王祀於新邑將歸鎬京留周公於洛以鎮撫殷民故成王
之言曰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又曰公定予往已皆言成王
往而周公留也王往周公留故以周公之留爲命公後先儒

解此爲文意多不聯屬良由以王命周公後爲封伯禽於魯
故其說不通惟王命公後爲留居於洛以此而反覆經意則
首尾問答乃有條貫也按伯禽與太公望先後而報政其言
見於傳記甚詳則其就封於魯爲周公後也固已久矣非在
於洛邑既成之後也夫必待封伯禽於魯然後肯留以輔成
王此則淺丈夫要君射利之爲也豈所以待周公哉按成王
命君陳之分正東郊也其言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
往謹乃司茲率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康王命畢公之
保釐東郊也其言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
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又

曰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以此
二者觀之則周公之於洛邑蓋嘗分正而保釐之不但營之
而遷殷頑民也故成王之於君陳則欲其悉昭周公之訓康
王之命畢公則祗命以周公之事且又有始終中之言則周
公之於殷民蓋嘗為之司牧革其不善之習而馴納之善也
故君陳畢公得以繼其遺範以是知命公後其為成王留公
於洛以鎮撫殷民也明矣若成王既祀于新邑而周公即與
之歸於鎬京以為王輔則君陳之分正畢公之保釐安得以
周公為始而成和其中哉成其終哉周公將復子明辟成王
許之故曰即辟于周亂治也賈文元公曰亂古文尚書治字

也舜爾古文亂字也孔安國訓亂曰治經典大抵以亂為不
理亦或為理夫理亂之義善惡相反而以理訓亂可或為若
以古文為書考之以亂亂字別而體近豈隸書之訛傳習訛
謬合為一字而作治亂二訓後之諸儒遂不復辨之歟當是
時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下之民無不感戴周德惟殷之頑民
雖遷於洛而未能使之遷善遠罪故謂四方雖迪於治然猶
未定於宗廟之禮殷烝成王將以騂牛祭於文武以告周公之
留於洛其禮未行故曰未定於宗廟之禮殷民既未能式化
厥訓以遷善遠罪故亦未能安於公之功是以周公當教迪
將助於成王既歸鎬京之後以監我士師工也師衆也士師

猶言士民言監殷之士民及百官也其使周公監士師工者
蓋欲其大保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周四方之輔也周民
文王所受之民殷民武王所受之民也周公欲成王一視殷
周之民不可懷朋黨之心以徇私而有輕重於其間今成王
曰誕保文武受民則其心本於至公無有彼此可謂能服膺
周公之教矣說者多以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而此曰亂為四輔故以命公後為封伯
禽無疑然誕保文武受民此豈所以命休服之侯哉以誕保
文武受民觀之則所謂後者其留公於洛均均然矣王曰公
定予往已者言公定居於此我當往歸鎬京也公之功以恭

肅將之故天下皆敬崇公之功也夫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故公致其肅則天下皆致其祗以樂之也公之竭其股肱之
力以輔予一人固為勞矣今留公於洛以鎮撫殷民公當無
倦於此也我於康天下之事亦不敢有所廢斁也蓋欲君臣
皆不憚勤勞以天下之安危為心也公之所以儀刑四方者
能永永而勿替則四方將世世享矣觀畢命曰既歷三紀世
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則世享可知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
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

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
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
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古人有言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殷之餘民染
紂之惡草竊姦宄靡所不爲至康王之世其餘風猶未殄則
其與之爲善也可謂如登而與之爲惡也可謂如崩矣然當

成王繼世之初武庚三叔能群相依以間王室殷民與之相
挺而爲亂莫不響應今既勦誅元惡而其餘黨咸與惟新又
爲之營成周以遷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苟不得其人
而爲之司牧作其愧恥之心薰陶漸漬咸歸於善則一旦天
下有變安能保其不乘間而起乎況今又居於洛邑咽喉之
地則其爲禍蓋將慘於前日以是知殷民之化與不化周家
安危之機也周公雖既歸政而成王留公於洛以鎮撫之公
宗臣也義所不得辭故拜手稽首致恭盡禮以受王命也王
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即上文成王
之言曰誕保文武受民是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書曰若

保赤子承保者受致其民而不敢忽也曰受命民者唐孔氏
曰天命文王使爲民主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是也光烈
考即武王也稱武王爲光烈考亦猶稱文王爲丕顯考也文
王但稱文祖而於武王光稱光烈考即根以武王亦猶武成
之稱公劉太王王季則時稱之而惟於文王曰我文考文王
也越及也言及我光烈考武王則是亦承保武王所受命之
民以上文誕保受民觀之自可見矣此史家之省文也人君
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本於恭己故先曰允恭舜曰溫恭文王
曰懿恭蓋其端拱於廟堂之上是必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
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然後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非恭何以哉故成王留公於洛蓋欲承保文武所受之民以
洪大我之恭德也成王自謂其恭德必有賴於周公而後大
故周公遂達成於王言王當勉行恭德以盡爲君之道然後
爲有成功我惟知盡其臣職而已矣孺子指成王成王之來
相宅於洛邑也其當大序行典禮於賢人以治四方而爲四
方之新君使後世言周家之恭者必以成王爲先也又誨之
曰其自是土中而致治則萬邦咸被其休如此則惟王乃有
成功也語之史端故又加一曰予我惟以多子與夫御事篤
行前人之成功以荅其衆心使後世言周家之信者必以我
爲先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惟君使臣以禮故君道莫大於恭惟臣事君以忠
故臣道莫大於乎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君臣各盡
其道則天下後世孰不以是名歸之推之以爲先乎故盡其
恭者其責在成王周公惟致其信而已矣獻賢也殷頑民謂
之獻民亦猶君詰曰辯民有君子也成王即位雖王是已歷
七年其覽萬機之務自此始故曰新辟多子謂衆卿大夫
也子指成王也此篇稱成王曰子曰孺子皆是叔父家人之
辭言稽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是文王之德則其宅洛也
不可不以其事祭告於其神靈也故王之使使者來謹敕殷
民則命安我以秬鬯二卣其言曰當以此二卣明潔其禋祀

以告文王武王再拜稽首致美以享神我聞王之命未敢宿
也即禋于文王武王而告以宅洛之事爲上文言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而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則周
公所以明成王之法蓋盡是文武之德故禋祀之而經特言
文祖不言武王是亦史家之省文也唐孔氏曰特舉文祖不
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文武可知秬黑黍也周官鬯人
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蓋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
酒使之氣味相入芬香條暢謂之秬鬯亦謂之鬱鬯也說文
曰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從凵(去犯反)凵器也中
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即此也鬱芳草也十葉爲
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爲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
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陸農師曰禮曰鬯
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蓋椈臼梧杵所以搗鬱而桑枇者所
以扱之先儒以爲桑枇以載牲體誤矣爾雅曰卣中尊鬱人
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文侯之命及
詩常武皆言卣者當祭之時則在彝未祭故在卣也文侯之
命常武皆曰一卣此言二者宣王平王之賜其臣使以祭其
太祖故惟一卣此告於文王武王故以二也予不敢宿與曲
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之宿同漢孔氏以
明禋爲告太平殊失之矣唐孔氏順其意則曰此三月營洛

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
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
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亦
虔恭之意耳未必果見太平即此日告也此蓋强爲之說蓋
由先儒以明禋爲告太平不以爲告宅洛之事以伻來毖殷
爲文武使已來不以爲王使使者來又以爲王與周公應答
皆在鎬京故其說不得不如此也蘇氏曰王使人以秬鬯二
卣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
周公如神明也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如蘇氏此
言則寧予以秬鬯二卣正如禮記所謂康周公故以賜魯其

論寧子之言固為明白然謂事周公如神明故曰明禋曰休
享恐無是理自此而推之則與春秋之時仲子未薨而致其
賵為何以異哉豈有周公尚存而謂之禋乎其使當時誠以
此致之周公則一卣可矣何必二哉以其二卣則成王命周
公禋於文武也明矣非是禋於文武出周公之意也惠篤叙
以下先儒王氏皆以為周公戒成王之言以此為戒成王之
言則與上文不相貫惟蘇氏以此為周公祝文武之辭此得
之矣但蘇氏自其永觀朕子懷德以上皆以為祝辭則其義
又不結竊謂殷乃引考以上則周公之祝辭王伻殷以下則
戒王之言也周公惟欲成王一視殷周之民亦如召誥之友

讎汝先引文武之辭以告王因而戒之也蘇氏曰使我周家
惇厚以叙身其康强無有遘疾子孫萬年厭飽乃使殷人亦
永壽考此其祝辭也則今王當使殷人承王所志篤叙之道
至於萬年則其將永觀我孺子之所行而懷其德也楊子曰
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歛觀刑則亂周公欲王推
其優游寬大之道以化殷人使之風移俗易故曰其永觀朕
子懷德也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殷人易忘而周人易
泄故周公之言其惓惓於殷人也如此戊辰王在新邑先儒
曰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是也戊辰先儒以為十二月晦日
王始到洛然先儒以為戊辰日到洛則不可使王果以是日

至洛則其文當於召誥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越翌日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不當言王在新邑也歲先儒以為明月
夏之仲冬其意以謂夏之仲冬於周之正月是為歲首故曰
歲王以戊辰晦到洛故至正月方行烝祭周官仲冬以享烝
故以歲首為夏之仲冬也使其烝祭果在於歲則但曰烝祭
歲可矣其曰戊辰王在新邑以其文也蘇氏曰是歲始冬烝
於洛則以烝祭只用戊辰之日然但言烝祭可矣何必言歲
哉此當闕之傳曰凡四時之祭蓋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
即用仲月若又有故及日不及即用季月然苟有其故而用
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為佳也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月

之節故祭必以仲月今以烝祭為在周之十二月固可在正
月亦可但執其說則必望祓今但言其行烝祭而已其月則
當闕之也騂赤色也周尚赤故用騂也詩曰從以騂牡是也
宗廟用太牢此於文武皆言牛一蓋於太牢之外加之以此
祭告成王之命周公從而加之也王則命有司作册書以其
事之於册將使史官名逸者讀之故祝册讀册告神謂之祝
也其册之所言者惟告周公留居於洛以為成王位也當其
烝祭也王所賓者謂助祭之諸侯其殺牲以禋祀則咸格焉
太室室之大者也清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為祼者王以圭
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命而灌於地所以求神也王入

清廟之太室祼以求神則命周公後爲冊書而逸誥以告之也卯特牲曰既灌然後出迎牲則殺在祼後今乃先殺後祼者蓋自王入太室祼以下方是王之行祭禮自此以上皆先序其事非先殺後祼也如其不然則何以既言逸祝冊而復言逸誥哉蓋王既許周公之歸政而周公又許王之留洛故告之文武而後行也在此十二月乃周公攝政太保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凡七年而後復於成王故史官總結之也伊尹既復政厥辟而遂告歸周公之復子明辟而又留洛者蓋伊尹之復政也天下敉寧無可慮之事此所以告歸周公雖以成王年長德成而復子明辟然殷民以頑狠之衆而羣居

各邑處之得其道則咸作使不得其道則咸作敵周公豈得恝然不以爲念哉以是知周公伊尹之或去或不去時焉而已矣其心則一也彼王莽何爲者卯建漢中微肆其奸慧以成盜僭之禍而其所爲動以周公自比及其代漢自立也其情露矣而猶執孺子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嗚呼莽之言其誰欺乎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一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二

三山拙齋林之奇 少穎

周書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能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篇乃周公既卜洛而言遂規度經營建爲二邑以其一爲下都遷殷頑民使居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遂告以遷居之意如盤庚三篇是亦告民以遷居之意然當盤庚之遷也雖以殷之地卑溺瘠埊非下民之利然其在位者不以其遷爲便乃扇爲浮言以惑民聽民遂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

使其罪之以刑脅之以勢夫雖欲不聽從而盤庚則不然雖
容而喚譬之丁寧委曲使其心曉然知遷之爲利不遷之爲
害然後與之從事蓋常人之情好逸而惡勞故安土懷居而
重於遷徙必其所以告諭之者較然明白然能使下之從上
如臂之使指也若夫周公之營洛邑以遷殷頑民有其規度
之始命庶殷以工役之事而庶殷之人翕然不作則其遷也
必不如盤庚之民齟齬而不肯從也況此篇之作即洛邑以
告之則是既已遷矣而猶告以遷居意者何哉蓋當武庚之
叛殷民與之相扇而起以睨非常其氣燄甚熾而欲周公則
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是殷人之意妄意以爲殷可復與周可

遷滅也昔宋襄公有霸諸侯之志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
久矣君將興之弗可周既衰微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晉汝
叔寬曰萇叔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夫天之所棄固不可
興其所壞固不可支然自非深知天命者不能知之也周公
慮殷之餘民知淺識短竊不自量而有興復之志當武庚之
叛起而即敗則周不可遷滅而不可復興之明矣而其梗悖
萬一天下有變以逞其怨怒之心猶恐其未之已也故於其
遷也諄諄告戒之言先言殷以淫泆之故自絕於天非我周
家從擾匿計以經營之汝惟當有爾土以寧幹止不可有他
慮以自速罪戾也昔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輕

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降諸侯今能入
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
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英布等計曰秦吏卒
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於是夜擊阬秦
軍二十餘萬人夫以人之不服已而以詐覆之使無遺類以
紀後患此固秦虐不仁如項羽者之所忍爲周公必不爲也
然而使周公以其智循於武庚之亂而移之遠方夫欲以爲
非故周公之心則不然方且建都邑而移之以自近惟以優
游寬大之言漸摩而柔服之以消其强梗悖亂之氣而感歸
於善此其所以周公而後世未可得而及也成周下都之王

城所以處九鼎是爲王都故成周爲下都爲王氏之學者以
成周即洛邑初無王城成周之辨說春秋者亦多以王城成
周合而爲一夫王城之與成周歷代諸儒所紀甚詳其援證
爲明白不可破也故之敘子畢命之篇則殷之民可謂頑也
王氏曰此頑民者乃商王士而謂之頑者以其不德義之經
而無常心也王氏之意謂周公之所遷者皆其士大夫以其
心之無常故雖士而謂之民此殊說也既謂之頑民又謂之
多士則其遷也不獨士而已以王命誥者言誥者成王之命
而誥之者則周公也先儒曰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據此
篇多亦是誥篇中爾殷遺多士之言而以二字爲此簡編之

別如先儒所言是有其義非得其本意也三月先儒以爲周公致政明年之三月成周南臨洛水故曰新邑洛言周公以此三月始於此所建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以告商王之衆士也殷遺多士所謂殷遺民也弗弔言不爲旻天所弔閔故大降喪于殷家而覆宗絶祀也先儒以弔訓至言殷道不至非也某於大誥篇已論之詳已殷既喪亡故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勑正殷命以終于上帝言上帝勦絶其命也終者所謂天祿永終也殷命既終則周代殷受命以奄有天下故謂爾多士言我之代殷非我周敢弋取之也周以世世修德故天豈代殷莫如周爲王氏曰肆爾多士者肆之而不誅也與青災肆赦肆大眚之肆同意謂其致天罰也惟誅獨夫紂而已實欲周治也蓋周公將言我小國敢弋殷命故呼爾多士而告之王氏之說蓋匪說也先儒謂天佑我故爾多士臣服我亦非經之本意如魏之代漢晉之代魏宋之代晉齊之代宋梁之代齊陳之代梁周齊之代後魏隋之代周是皆弋天命也言小國亦如大誥言興我小邦周蓋謙辭也春秋諸侯多稱敝邑正此類也既周固亂當從孫氏之說曰固猶如推亡固存之固信哉天之固治不固亂也惟天不畀殷家以永命蓋信其不固亂者此所以輔我周家從百里而起以我周家居於王位豈敢求之哉惟上帝

既不畀殷家以永命故下民皆秉心而爲我蓋以天之明威自我民明威故也我豈嘗弋而求之哉明者天之所明也此所以佑周畏者天之所威也此其所以秉爲明畏之來如影響然未嘗有毫釐之差也上帝引逸此古人之言而周公閒之也言發政施仁以使民安逸者上帝之所引也引者謂言其命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則逸民豈非上帝之所引乎有夏桀不適逸民之道則惟上帝之於夏家猶降格而嚮之蓋譴告謹戒欲其改過仲虺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強而已此上帝降格嚮于時夏之意也天雖譴告警懼於桀而桀不能用天之戒大爲淫泆而爲辭以自解釋所謂矯誣上天是也桀雖有辭而不足以欺天故天無所念聞而其惟廢墜其大命降而致其罰乃命爾多士之先祖成湯革夏正以有九有之師湯之革夏正也則擇其夏之俊民使之治四方下文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也殷之君自成湯以至于帝乙無有不明德而恤祀恤祀者謂致敬以奉社稷宗廟天地之祭祀也明德則人安之恤祀則神享之人神共歆此天所以大建而安治有殷使之歷運綿長基業鞏固

殷王又皆兢兢業業惟恐失上帝之心不以天之丕建保乂
於我而自怠也故罔不配天而布其德澤爲在今後嗣王謂
紂也紂則淫酗肆虐而不明於德謂祭無益而不恤於祀故
視天道猶無明況能聽念先王所以勤勞國家之道乎蓋自
古昏暴之君其不能率先王之遺範者多矣然未有不畏者
惟紂謂己有天命天既不畏之矣則視先王之政爲何如哉
此言正與召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別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理雖相反而意則同也紂雖爲大惡夫不顧于天顯民祗故
惟是上帝不保降若此大喪于殷家也天有顯道天顯也下
民祗若民祗也不顧于天顯民祗上不畏天下不敬民也惟

天之所以不畀殷家以永命蓋以殷紂之不明厥德也故凡
在於四方其國無大無小而至於喪亡者皆天罰之有其辭
也如紂之不明其德而天不畀豈非有辭乎今爾多士猶謂
殷未有滅亡之罪而天猶惓惓於殷此則不知天命也爾當
安居於此其可懷他慮乎唐孔氏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
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則帝乙以上非無
辟王而此言無不明德恤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
之不善盛稱其先王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此
說甚善昔魯莊公丹楹刻桷御孫諫曰先君有共德而君納
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夫桓公固不足道也而以爲有共德立

文抑揚之法自當如是古之人皆然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
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
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
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
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
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
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
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
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
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
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前既言紂之所以失天下亦如桀之墜厥命周之代殷亦如
成湯之革夏其一興一廢皆本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爾多
士當平心定氣深思其所以然之故安於天命而不可有他
慮故此又申言之凡我之所以不以爾之罪爲可誅而赦之
又爲之遷之以自近使之漸染而自化無非天命也靈善也

王者之治天下其舉動作無非天之事故其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凡所以施之國家者非人之私意所能爲也惟當承天意以從事而已矣能奉天者天之所與其絶於天者天豈享之哉紂之肆爲淫佚而不明於德故腥聞于天而天所斷棄乃監求於天下四方可以代殷者宜其周者也蓋周之文武大能善奉天之事以治其民故有天命而命我周曰當斷絶殷之命而汝代之也割殷與割正夏之割同惟天以割殷之命命我周王故周王以勑殷命而告於天也蘇氏曰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於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爾是也此說甚當漢孔氏曰告正于天謂既克紂柴

於牧野告天不頓兵生事此則非之蓋此方言天命我有周故周告于天而後代之此所謂告即所謂告于皇天后土之意也非大告武成之告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漢孔氏曰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也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變其說不明白不如蘇氏於惟我事不貳適曰我有事於四方爲當有再舉而後定乎貳適再往也其言是矣至於惟爾王家我適乃曰惟於殷則觀兵而歸已而再往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此則是泥於先儒觀兵之說而爲此解也荀子曰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蓋王者之用兵既度

之人又度之己已可以取之而彼未可取吾不動也彼可取而已未可以取之吾不動也必其彼有必敗之理已有必勝之道計之之審而後有事焉則豈有再往而定已事乎蘇氏之言是也但觀兵之說無經見案於泰誓已嘗論之詳矣惟爾王家我適當連下文說爾王家指殷也言凡我之事未嘗再往而後定今於爾王家所以往而代之者蓋我之言曰惟爾殷紂大無法度天人之所共棄則我之勝商豈至于再乎武王數紂之罪曰力行無度而其所以爲無度者如曰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則其無度也不亦大乎紂既已無度之故天人之所共棄然後我從而伐之則我之

於爾本豈有伐之之心哉使紂能明厥德以光大成湯之緒則周文武雖有聖德亦將永爲爾之諸侯以藩王室而已惟其暴虐淫酗靡所不爲天意之所憤怒民心之所咨怨故不得不應天而順人也則商之衰亡非禍端自周而動也其亂從而起焉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紂乃自伐也故周人伐之此所以曰我不爾動自乃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亦此意也周人伐殷蓋我念天命而執誅爾殷之大罪戾者故不正治其餘黨也蓋戕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此爾多士所以得至于今而存焉王氏曰今不正治汝不忘助天爲虐也酒誥曰天

非虐惟民自速辜乃以滅殷爲天之虐可乎猷發語之辭也
遷居西爾即遷於洛邑也洛者土中而云西者以殷之故都
所向而言也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西迴故爲居西也人
情莫不欲安故王者必使民安其田里而無絲毫之擾然後
斯民得以享其康寧今乃使爾有遷徙之勞非我一人所奉
之德不使爾康寧也是惟天命之所宜然在乎無違而已故
朕不敢有後而惰留天命爾其以遷居爲出於我之意而怨
我也惟爾之殷先人蓋自有冊書典籍以紀載殷革夏命之
故事爾之所備知也則我之伐殷亦如殷之革夏而已爾其
可以有他辭哉今爾乃出怨言曰殷之革夏而夏之多士皆

迪而進之簡而擇之使在王庭故有服行職事列於百僚今
周之於多士也不然則是周猶不能忘小嫌而損小怨如殷
之於夏也蓋我一人所聽察而任用之者惟其德而已有德
則進無德則退豈有彼此哉唐太宗嘗曰朕任官必以才不
才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亦不妄授若才雖仇若魏徵不棄也
太宗且然而况於周乎今爾多士染殷之餘習驕淫侈夸無
所不至于其敢求爾于大邑商而用之哉其所以捨爾而不
求者以其無德也非以有殺之仇而棄汝也我惟循湯故事
肆赦爾罪而矜恤爾悉遷之於王都以式化厥訓此非我之
罪也亦是惟天命而已蓋王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不

違從天而奉天時故其所舉動天即聖人聖人即天故周公
之於殷遷其頑民以密邇王室與夫以其無德而不任之以
官雖皆周家之政皆以爲天命也奄淮夷也四國三監及奄
也方武王即世而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挾武庚以叛周公
親率兵以誅之先誅三監後伐奄自伐奄歸周乃大降黜爾
四國民命明致天之誅罰於汝其餘民則自遐遜之地而移
之以密邇王室使之親比以臣事於我家以多爲遜順革其
不善之習也周公東征則來自奄者周公此言王若曰昔朕
來自奄則以來自奄爲成王與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同自洛
而視殷之故地則殷爲遠故以遷於洛爲移爾遐逖王氏以

爲使其民於遠方此事無所經見既徙之遠何爲而又遷之
周哉王氏又以我宗爲康叔既徙之遠方而康叔封於殷之
故都安得臣於康叔乎我宗猶言我家也非康叔也言爾多
士之罪固可殺然我不忍不敢而誅汝故我惟是命令以申
告汝也我之營作大邑於此洛邑也蓋以四方諸侯朝覲貢
賦而無以賓之又欲使爾多士服勤奔走以臣於我而多爲
遜順以四方之故故有王城以多士之故故有成周既建此
都邑以遷爾多士矣爾庶幾能有此新土先儒以爲還有本
土非也其遷之也將使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豈又還有本土
哉庶安居於此幹事於此而得其所止也爾若能修己以敬

則天必有以畀予之矜憐之畀矜者廸簡而在百僚也左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蓋敘士之敬則是遠善遠罪敘天畀矜而使周用之也如其不敬則豈特不能有此新土而已哉我將致天之誅罰於汝之身也今汝惟是安居於汝之新邑而其子子孫孫繼繼承承居於此則爾其有幹有年於茲洛邑矣繼爾居則是有年也小子與酒誥之言小子同謂其子孫也先儒以遠爲遠咎其說爲由不如蘇氏曰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孫其有興者其所由來皆自於遷洛設人悲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也是也蓋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至情也故以此鑄之王曰又曰

者唐孔氏謂凡言王曰者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之令史官錄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盡故言又曰蘇氏曰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别之皆不如薛博士之言曰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此二句有錯簡少南尤爲詳明曰王曰之下當有文其簡脫矣又曰者承上文而言之也多方之末曰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用是知王曰之下當有文也乃或言爾攸居其文承上上簡脫矣予不能知其下矣此篇與盤庚皆是告以遷居之意故其辭意多相類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即盤庚所謂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之時惟天命無違即所謂天其永我

命于茲新邑也無我怨即所謂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一人也大抵皆然蓋古之聖人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其諄諄告諭之言閔其爲此而樂其爲彼不約而同也漢之初以婁敬之言遷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實關中其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是亦遷殷頑民之意然周公之遷殷民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雖商之餘民染於惡化不能自反而成王康王建皇極於上周公君陳畢公敷大德於下歷百年然後斯民丕變於忠厚漢之遷豪傑徙爲強本弱支之術而已非有化之之道也故關中以五方錯雜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

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其與周之風俗固萬萬不侔矣不獨此也周公之遷之也則以優游寬大之言雍容而漸漬之使之感而歸吾漢則不然惟命之遷則遷未嘗有誥諭之辭秦少游學士曰大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若漢者所謂不及言者也

無逸　周書

周公作無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之興也以百里之諸侯積德累功乃代商而有天下天下

一統矣而後成王嗣立成王之立也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制禮作樂制度紀綱罔有不備天下太平矣而後成王即政
蓋其膺萬乘之尊於幼稚之年覽萬幾之務於盈成之後非
有櫛風沐雨之艱而遂據此富貴之勢非有煉精竭神之勞
而遂享此治安之效則逸豫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矣故周公
於其即政之初而遂作此篇以爲戒也從內翰曾曰所貴乎
賢者爲能救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
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周公於成王逸豫之心未萌而其諄
諄告戒之言已如此此其所以爲周公也漢孔氏曰成王即
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而豐祭酒亦曰仲尼序書以周

公所戒名篇夫周公之戒成王其大意固在於無逸然猶以
此義而命篇之名則必有窒礙矣何者以書之五十八篇其
命篇之名固不能皆可以包括一篇之義也其說蓋由於以
序書之作出於孔氏之手故以其篇名爲皆有其義殊不知
此皆當時之史官撮取數字以爲簡編之別故其義有可得
而通者亦有窒礙不可得而通者苟不於命篇之名必求其
義則無拘泥之患矣書之序有直言其所作之人而不言其
所作之事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之類是也司馬
侍講曰本篇論無逸之事文義已明白易曉故孔子作序但
云周公作無逸而薛博士亦曰無逸之義明矣於其序之也

正其名而已故曰周公作無逸此亦不然夫無逸之序既不
言其所作之故而於篇之發首亦不言之則謂其文義明白
易曉故於其序但正其名而已可也然考之五十八篇於其
發首有詳言其所作之故則是文義已明白易曉矣何爲又
中言於序邪蓋書之序本自爲一篇不以冠於每篇之上故
其體往往不同有其事迹見於序而發首則不言者湯誥大
誥是也有其事迹見於篇首而序則不言者咸有一德是也
惟此篇之序與發首竝不言其所作之故此皆各出其當代
史官一時之旨意不可以爲說也是故爲之說者必窒礙於
五十八篇之中矣君子所其無逸者言君子之所在其惟無

逸也司馬侍講曰周公歎美君子所在常不可逸是之蓋人
君之一身而軼之者甚衆或以酒或以色或以音樂或以田
獵或以宮室或以珍禽奇獸皆可以兆天下之亂而其原則
自於人君之逸而人君有好逸之心則是敎者容有隙而可
入矣此君子所在所以不可以逸也然人君以無敵之貴無
倫之富則何欲而不獲何爲而不遂故雖萬里所不可得而
致者可使致之於數步之內數年所不可得而成者可使成
之於一日之間如此則逸心從淫矣是以逸者常易而無逸
者常難逸者常多而無逸者常少自非有以警懼而制馭之
使之憂於是慮於是而其好逸之心有所畏而不敢發有所

慊而不肯發則何以能無逸哉故君子之無逸者必先知稼穡之艱難也昔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俛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勞也懼也危也皆然周公欲無逸者先知稼穡之艱難是亦孔子欲哀公思之之意也有以思之則其戒謹恐懼之心不敢忘有以知之則其矜憐撫養之心其敢忘乎哉此所以無逸也司馬侍講曰夫農之事最爲勞苦艱難寒耕熱耘沾體塗足終

歲勤力辛無水旱螟蝗風雹之災然後以所得先輸租稅次償逋債所餘已無幾其田多口少者僅能周一歲之用其田少口衆者不免又假貸於人其所食不厭糟糠其所衣不具短褐若稍遇水旱饑饉則凍餒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爲天下之至勤受天下之至苦天下之人衣食皆出於農能活舉天下之人性命而農夫反自無衣食至於凍餒而死觀此言則天下之所謂艱難者豈有過於此哉人能以稼穡之艱難常置於胸襟之間一思及此則怵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矣蓋將謂彼之勞苦萬狀我何忍以逸爲哉斯民必將得以從事於畎畝之間而無繇役之擾也蘇氏曰舊說先知農夫之艱

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之至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艱難乃所以逸禁九說是也先儒之失在於謀之一字以逸豫爲謀則是有心於逸有心於逸則將爲民害矣惟以稼穡艱難爲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爲逸蓋好逸未必能逸無逸者自然逸也李翱曰人皆知重斂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柳子厚曰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爲商其爲利也博是周公無逸乃逸之說也夫無逸而乃逸非是無逸者其心已在於逸也效之必至理之固然也自古無爲之治惟舜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楊子問道亦曰垂拱而

視天民之阜無爲矣然舜之所以享其逸者豈無所用其心哉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則稼穡艱難備嘗之矣不獨知之也此其所以無爲而逸也人君知稼穡之艱難不徒然也欲知小人之所依夫小人之所依者衣食也魚無水則死故魚之所依者水人無衣食則不能以自存故人之所依者衣食君能知人之所依者在是則其一注一措一號一令惟恐其傷民時而困民力使忍失其所依也其可以逸乎相視也視彼農夫不孝無知之子其父母勤勞於播種收穫得以養育其子其子不勞而坐享其父母之養故不知稼穡之艱難既已不知之矣故其操心不足而意志不深以苟目前所以肆

為逸樂縱奢妄用以敗壞其父母之基業而又傲狠不恭無所拘束既而誕妄以欺其父母不然則狎侮其父母曰汝乃故老之人無所聞知意謂其無所聞知故不能享其逸樂徒自苦耳古之人君惟自側微而起者無不知稼穡之艱難如漢高祖宣帝光武唐太宗本朝太祖　太宗皇帝是也惟繼體守文之主未嘗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一旦嗣立遂享有前世之富貴得之既易故其於稼穡之艱難鮮有知之者如宋武帝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耕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夫文帝元嘉之賢君也猶不足於此況其他乎夫文帝以耕耜為恥誠為失德然其餞衡陽王之將行勅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逸不見百姓之艱苦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耳則是文帝於稼穡之艱難非不深知之也彼其以武帝之躬耕為恥者蓋恥其先世之微耳唐明皇嘗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其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宋文帝使其子饑唐明皇使其子刈麥皆是恐其生而富貴不知饑餓耕穫為何等物故致之於困厄勞勳之地而使

知之也子既知之則不敢侮其父母矣如宋孝武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其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覬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齊廢帝東昏侯起宮殿皆布飾以金碧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東昏侯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此則所謂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宋武帝齊昏侯無足責者若漢武帝則可責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是文帝之心戰戰兢兢惟恐其不能享先帝之餘慶也而武帝則不然起建章宮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之功過於前世數倍則其心必以前世之制為狹隘鄙陋不足以示天子之尊也惟其輕視前世之制故由此而稽之則高皇帝之約束紛更殆盡矣胡不思曹參問惠帝之言曰陛下熟察聖武孰與高皇帝而乃傲睨前世以為不足守雖其號令文章煥然可述而其所失者大矣故周公取諭於小人之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誠盡夫不肖之情狀此而進戒於王蓋欲王謹守文武憂勤恭儉之道以齊斯民不可少有改易可以持盈守成也觀諸漢武帝乃知周公之言誠萬世之明鑒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之作無逸蓋以成王聽政之初而天下既已太平未嘗

勞其筋骨苦其心志而遂據此崇高之勢享此治安之效則安佚之心易兆而驕奢之心易生故欲知其稼穡之艱難而又以夫小人之逸豫誕侮者戒之使之知夫前世積累之不易而不敢輕也然周公之心猶以為未也又稱商家之君其無逸者則歷年有永其逸者則早隕厥命使成王將欲耽於逸樂以苟目前之娛則無望於享國歷年之永將欲耇艾壽考以保無疆之福則雖一日之逸亦不可為也蓋聲色遊畋以肆其逸豫之情人君之所欲也而享國長久以介眉壽又人君之所大欲也以其所大欲節其所欲庶其知所擇矣此周公作無逸之本意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殷之鑒

在夏后之世則周之鑒其在殷之世矣故周公之戒成王所以舉商家無逸之君而為言也司馬侍講曰前代無逸之君多矣獨稱商家以來賢王者商事最近周人熟知其詳故取其切近者言易法也商之賢王不言成湯而言三宗者范內翰曰三宗繼世有天下之君與成王同是也此篇言周公曰嗚呼者七司馬侍講曰人欲有所言者意深事重則必先歎息周公語每更端則曰嗚呼是也中宗大戊也大戊湯之玄孫大戊兄雍己之立為王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及大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其廟為中宗蓋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其他廟則親盡而迭毀惟祖宗之廟則百世不毀焉故劉歆

曰天子之廟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周公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大戊之稱中宗殷人以其有德以立廟為宗而不毀曰中宗者其廟號也嚴恭寅畏天命者言其畏天也蓋天命之無常修德則降之以福不修德則降之以禍故不可不敬畏之也唐孔氏謂嚴是威恭是貌寅是心胡博士則以嚴為貌恭為行寅為心如薛博士蔡祭酒皆從而為之分則皆不必如此故曰嚴又曰恭又曰畏蓋言其畏天之心有加而無已書之文其義同而重復言之者多矣此正如

所謂日嚴祗敬六德言敬重六德之人與之共事而王氏以
爲亮嚴行祗心敬也其畏天也豈徒然哉自度者自治以法
度也猶所謂身爲法度也能自治以法度則不耽於逸豫矣
史記曰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
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大戊之於天命其戰戰兢
兢如此故其自度可知矣惟其自度故以治民則致其祗懼
而不敢荒怠自安也昔禹之訓有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則治民不可以不祗懼也酒
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大戊之嚴恭寅畏天命

所謂畏天顯也治民祗懼所謂畏小民也惟其無逸如此故
在天子位享國祚者七十有五年高宗武丁大戊之孫武丁
未即位之前其父小乙欲其知稼穡艱難人民疾苦故使之
出居民間勞苦於外及小人共事故曰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諸家說者無不以說命言暨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
是爲高宗舊勞于外之證據說命既乃遁于荒野以下之文
乃甘盤遯遁而去匿迹晦名不知其所終故高宗欲傳說之
訓朕志非是高宗舊勞于外之事也高宗既久居於民間親
履其勞是以起而即天子之位則不敢逸豫居喪則亮陰而
三年不言其篤於孝道如此既免喪則可以言矣故言而天

下莫不雍和蓋惟其不言故言[illegible]天下信之矣而高宗之所
以治民者則亦如中宗不敢荒寧故能善治商邦式小式大
咸得其歡心無有怨之者先儒以靖爲謀言善爲謀殷籍謂
靖當訓治釋詁曰靖謀也周頌曰靖四方毛曰謀也鄭曰治
也鄭說爲勝則此亦當訓治惟其無逸如此故高宗之在天
子位享有國祚者五十有九年也祖甲湯孫太甲也太甲者
大戊之祖論世次之先後則先太甲次大戊次武丁今乃以
祖甲列於武丁之後者先儒曰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
後故祖甲在下而孔氏之說尤爲明白其說曰此方論享國
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此說爲得周公之

本意而鄭康成乃以祖甲爲武丁子帝甲按殷本紀武丁崩
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殷
之君既有祖甲而又其世次在於武丁之後則其說以爲勝
然帝甲既以淫亂而殷道衰則非無逸之君周公豈取之哉
康成之說以爲帝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
爲不義逃於人間故曰舊爲小人此說蓋本於馬融無所經
見難以憑信陳少南亦以此說爲信而以司馬史記爲誣且
謂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其文
不可謂不以世次先後言之也夫周公既以享國之長短爲
先後而列其事於上矣其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蓋因前之文也非其世次也唐孔氏引國語曰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司馬氏以帝甲爲淫亂之主不爲無據豈可謂之誣哉觀太甲之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又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正所謂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則以祖甲爲太甲豈不明甚寧不愈於康成所載祖甲舊爲小人之事乎惟太甲之初立陷於不義而爲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宮致之於憂患之地而作其愧恥之心既三年矣則能悔過自責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己故其起而即位則能知小人之所依不爲逸豫以養民時而困民力故能安順於衆民雖鰥寡不能自存者

皆有以敬而養之惟其無逸如此故太甲之享國者三十有三年也自時厥後謂繼三宗而立者或在中宗之後或在高宗之後或在祖甲之後也其所立之王生則逸豫無度自適一己之樂而不復恤斯民爲其所以逸豫者則以生於深宮長於富貴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故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惟其逸豫如此則所以伐性殞壽者多矣故其享國高者十年短者三年而已周公引商家之君以其賢否爲之鑒戒蓋欲使成王憂勤於上如商之三宗則其享國之永亦將如之久者七十五年其下者亦三十三年苟爲逸豫於上如商之後王則其享國之促亦將如之其久者不過十

年其下者惟三年而已成王將何擇哉世之人多以壽夭歸之天命殊不知人之或壽或夭於己取之而已矣苟其憂勤如三宗而其享國之促至於四三年逸豫如後王而其享國之永至於七十有五年如此則可以歸之命何者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若夫憂勤而壽逸豫而夭乃其所取也豈命也哉古人有言曰目愛采色命曰伐性之斧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芬芳命曰薰喉之烟身安輿和命曰召蹶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則肆逸豫者最爲害之大伐性殞壽所由起也今夫天下之民其居於深山窮谷之中者暴露其膚體勞苦其筋骨歷歲窮年而

不得休息雖然其身而不知聲色臭味之爲可好故其壽多至於百年其居於都邑之間輦轂之下者紛華之可樂嗜慾之可耽故多不得其天年而死以是觀之則人君之壽豈不本於無逸乎自古人臣之愛君未有不欲其君之壽考蓋洪範五福一曰壽五福以壽爲先則世之所謂百福者莫壽若也天保報上之詩也則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而召公之對揚王休也亦曰天子萬年天子萬壽周公之戒成王蓋欲其享國之長久與天地相爲無窮其愛成王之心可謂至矣而其所以享國之久長者則在於無逸以是知周公愛君之深所謂愛君以德者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之戒成王既引商之三宗憂勤不怠而歷年有永欲成王以之爲法又引商之後王逸豫自適而卑促厥命欲成王以之爲鑒意謂三宗享國之長非天實延之也在我者有以

延之也後王享國之短非天實促之也在我者有以促之也天之於人吉凶壽夭如影響然豈獨私於三宗而偏疾於後王哉以其有逸不逸之異耳成王將欲享國長久如商三宗則其無逸之心豈可以不如三宗哉此實周公愛君之至然周公之心猶以爲未也又以文王享國之效而告之蓋前代之君去周之近莫如殷而我周家祖宗之成憲可爲楷模者比之商又爲近焉故先引商家之君而後言我先王也如伊訓之篇先言夏后氏之懋德而其子孫之弗率遂言其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古人臣陳善閉邪以啓沃於君者率用此道也周公嗟歎而言不獨商王然也我先王亦然我周之太

王王季皆能謙抑而畏懼未嘗懷驕怠之心故太王之所以能肇基王迹王季之所以能勤勞王家而周之基業自此興矣文王繼之然亦不敢逸豫以困斯民焉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將使以一人而治天下不以天下而奉一人故文王之治其國惟以斯民之不獲爲慮而不以一己之憂勤爲難躬儉節用以卑其衣服也蓋爲就其安民之功與其治田之功而已柔和恭敬之德皆美也蓋爲懷保小民與夫加惠於鮮之鰥寡之人而已自旦至於日中及日昃不暇飲食也蓋爲咸和萬民而已夫欲天下之匹夫匹婦無有不被其澤則無望乎適一己之便逸豫者可以適一己之便矣而

天下之民必有不得其所者使文王爲鮮衣美服則必不能就安民治田之功狠戾恭慢則必不能加惠於窮民惟口腹之是念則必不能咸和萬民何者天下無兩全之利也是以文王寧屈己以使民不肯拂民以奉己也然文王之愛民不獨此也又不敢盤樂於遊田者蓋以四方之貢賦惟供所當用者若以供遊田之費則非其正矣夫天地之生財有限而庶邦之貢賦有常若以供其私費則必有不繼者而橫賦暴斂將自此起矣文王之所以不敢盤于遊田也惟文王之無逸如此故其享有國祚者五十年受命惟中身者文王九十七而終而享國五十年則受天之命而繼世即位以九十七

言之正得其半故於身爲中也唐孔氏曰文王卽位時年四十七於身非中而言中身舉全數而言之也徽懿皆美之徽柔懿恭言柔之與恭皆盡其美非以聲音笑貌而爲之猶言允恭克讓也日中昃謂日中及昃時也左傳曰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是以日有十數平旦而後食時食時而後日中日中而後日昳昳卽昃也謂日蹉跌而下也說文曰日在西方時昃也夫謂之食時則人飲食蓋以此時今自旦至日中及昃而不暇食其勤可見矣遑卽暇也唐孔氏曰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言艱難是也在易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損下者宜上之益也而乃爲損者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故也文王欲卽康功田功則卑其衣服欲惠鮮鰥寡則徽柔懿恭欲咸和萬民則不遑暇食身爲人君而其恭卑如是之篤經綸如是之勞可謂損上益下矣而其效則至於享國長久益孰有大於此者乎而說者乃有文以憂勤損壽武以逸樂延年之言其戾於經世之害文武之年者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文武之年皆所謂期頤之壽也魚麗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是文武皆以憂勤之故而後享其逸樂非文王憂勤而武王逸樂也旣非文王憂勤而武王逸樂而文武又皆享期頤之壽安得謂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

年哉爲此說者蓋以文王世子之言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惟文王曰我其三以益武王故有損壽延年之言所欲與武王以三齡蓋將以成其克商之志則是文王年十八生武王至崩時武王年八十矣卽位十一年而伐商旣克商二年而崩其集大統也蓋在於所與三齡之內不與之則商不可得而克其所以或損或增者非以憂勤逸樂之故也周公謂文王以無逸享國之長先儒乃謂文王以憂勤損壽學者將孰信哉繼自今嗣王繼自今叙往嗣世之王皆當如是也司馬侍講曰不獨成王當以爲戒雖自今以往嗣世之王皆當以爲戒周公用意深遠垂訓後世故幷言之是也淫過也觀

逸遊畋皆所謂逸豫也欲必一一而辨之則如隱公之觀魚莊公之觀社所謂觀也秦二世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唐敬宗日晏坐朝所謂逸也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所謂遊之太康畋於有洛之表所謂畋也人觀逸遊畋人情所不能免也先王豈惡之哉所惡於觀逸遊畋者謂其過也過而爲之如前數君之所爲則所費不貲下民有受其弊商之後王所以享國之促者蓋以此之故自今嗣王不可過爲觀逸遊畋之樂以萬民之稅賦惟供其所用者其可輕費而妄用哉或曰庶邦或曰萬民亦是史家之體經緯其文不必爲之說也能受恤萬民之膏血而不以供一己之私欲則

其享國亦將如三宗文王矣夫享國之長久在於無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畋以萬民惟正之供而漢武帝恃其富强之資
靡所不爲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
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
宮立神明通天之臺又害[illegible]帝兵十餘萬北巡朔方遂東幸緱
氏登中嶽東巡海上封禪泰山復並海之碣石歷北邊八
月之間行萬八千里其費不可勝計於權酒酤筦鹽鐵鑄[illegible]
金造皮幣算至[illegible]舟租及六畜其肆爲逸樂以橫取於民一
至於此乃欲禮方士祠神人浮大海望蓬萊以求長生趣[illegible]
之術正所謂卻行而求及前人也不可自假曰惟今日爲此

耽樂他日不復爲也夫耽樂者非所以訓民非所以順天是
人大則有逸矣自古人君之耽樂也豈以其害治而爲之哉
蓋以爲無害也彼自以爲終歲憂勤惟一日之耽樂有何不
可哉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一日二日之間而足亡之
幾至於萬數故一日之勤則有一日之效一日之逸則有一
日之害自此而積之以一日之逸爲無害則雖一月亦可以
一月之逸爲害則雖一歲亦可以一歲之逸爲無害則雖終
身亦可也蓋人君不可以有逸豫之心苟有其心則日復一
日月復一月歲復一歲浸淫橫流而不可遏矣夫仰天而天
或傾俯地而地或息則其確然隤然者且將與物俱廢矣蓋

至誠無息惡久無疆皆不息之積也苟有息焉則一日之耽
樂而終身之禍其在是矣何者以其息故也息則不可以久
不可以久則蓄心日消人慾日肆而無復有爲矣昔宇文士
及謂唐太宗曰南衙羣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今日幸
在左右不少有將順則爲天子亦何聊使其以少有將順爲
爲無害自此而積之則朝夕之間左右之臣將務爲阿諛矣
耽樂之源其不可啓也如此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
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侃曰吾方致力中原過
爾優逸恐不堪事侃之人以一日之逸其害如此人君能以
陶侃之心爲心則豈以今日耽樂爲可哉觀酒誥言商紂之

酗身至於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其
禍慘矣而其源蓋自於一日之耽樂故周公戒王曰無若商
[illegible]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當時人君曾莫之罪
而前史書之以爲美談此說甚善蓋進言於上切直而無避
諱者此實大臣愛君之心也唐太宗營洛陽殿張元素曰昔
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臣恐陛
下之過甚於煬帝貴踐回前車覆後車戒秦世所以至絕者
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此皆得周公之
意夫商亡而周代之則必以商之惡爲諱而其可鑒者莫如
商秦亡而漢代之則必以秦之惡爲諱而其可鑒者莫如秦

隋亡而唐代之則必以隋之悪爲諱而爲可鑒者莫如隋故
忠臣之言必以此而獻替上使其知所警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恵胥教誨民無或
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
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
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
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
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汲古閣

周公既訓成王以商之三宗及我周之先王爲法以商之後
王及紂之醜于酒爲戒戰戰兢兢懷憂勤戒懼之心以保其
成之業不可以須臾捨離一日之間樂亦不可爲乃可以享
國久長以介眉壽矣周公於此又以謂爲人君者苟能無逆
則公公則明明則讒邪無自而萌怨讟無自而生刑罰無自
而產此其所以治安苟或逆諫則心術不明心術不明則讒
邪必萌讒邪萌則怨讟必生怨讟生則刑罰必定此其所以
亂亡既作其源皆自於一日之逆此周公之所以又反覆而
言之也古之人謂前古盛治之世也前古盛治之世政教修
明海内又寧可無事於獻替矣然其臣猶相與訓誥保恵教

誨於其君君兼聽於上而下情通則民之利病罔不周知此
民之所以無能相譸張而爲幻也夫小人之譸張爲幻類出
於晏安無事之世古其晏安無事也自以爲上恬下熙怡怡
自如甘心於聲色之奉游畋之樂惟恐失之其肯以國事爲
意哉人主既不以國事爲意而讒邪之人又能順適其所欲
彼將自以爲既得是人則可以安枕矣故其譸張爲幻無所
不至也惟古之人猶胥保恵訓誥教誨則讒邪不能乘間投
隙而入之此其所以不能譸張爲幻也譬之人營衛開通血
氣周流豈能無膏肓心腹之疾苟其壅遏否塞必將百疾間
作唐太宗之世惟其屈己以從諫有所不言言無不聽公卿

汲古閣

大夫皆思陳善閉邪以輔成人主之德是以治道通達而小
人不得以逞其志封德彝竭之以律而不從權萬紀休之以
財利而不納其雖能譸張爲幻者以唐太宗觀之則知古之
人其所以抑絶小人使不能譸張爲幻者惟其胥訓誥保恵
教誨而已苟其不聽古人之所爲則邪佞非僻之言易入故
人乃有以非道訓之者遂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者大者
無不紛更也夫先王之正法民情之所安之今既變亂則民
將自此而不寧此心之所以違怨而口之所以詛祝也夫天
下已安已治猶之守文之世者言前人創業垂統爲可繼矣
惟在於守之而勿失也然自古守文之世所以每至於亂者

惟其不能守也蓋其始也必有小人爲以前世之法度爲不
足守欲盡取而紛更之則天下之亂萌於此矣當其治安之
紀綱制度煥然可述君臣無爲固足以爲治矣然其變亂先
王之政刑者皆小人之喜作爲不能安於無事故售其私智
謂前世人法度狹陋廢墜不足以有爲非更張則不可其意
蓋謂不如是則不能以其世而固寵也漢之張湯桑弘羊唐
之宇文融李林甫其所以致位公卿恩寵固結而不可解者
惟以是故也故周公之言有及於此伊尹之告太甲曰君罔
以辯言亂舊政正此意也大舜大聖人也而益猶戒之以罔
失法度況太甲成王乎訓誥保惠敎誨皆是言人臣以正言

而進於君也保安之也惠順之也惠與不惠于阿衡之惠同
說曰訓誥又曰保惠又曰敎誨則人臣之於君其所以將順
其美彌縫其闕之端盡於此矣而唐孔氏謂敎誨以義方訓
誥以善道委曲以美致胡博士則曰訓誥以言保惠以德敎
誨以道林子和則曰訓誥以事言之保惠以德言之敎誨以
道言之其說皆毀毀而不安尚易彼而爲此易此而爲彼皆
可也蓋一一而辨之非周公本意所存不辨可也胥者言臣
之相與以是而敎迪其上也與官師相規之相同陳少南曰
古人之言言胥訓小人之訓不言胥則知古之人君兼聽亂
世之君專聽小人而已此說爲善譸張爾雅曰誑也幻相詐

惑也列子曰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謂之化謂之幻漢張騫傳
曰大宛諸國以大鳥卵及犂軒眩人獻於漢顏師古曰眩讀
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譸
張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惑亂人主之視聽謂之爲幻可
謂得小人之情狀矣違怨者司馬侍講曰外雖迫於威刑不
敢不從獨其心相違而怨讟也詛祝者唐孔氏曰告神明令
加殃咎也傳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則是詛祝者因怨而爲之也否者言民之不違怨則詛祝不
詛祝則違怨也周公又嗟歎而言曰自太戊及武丁及太甲
及文王此四人皆迪於哲四人之所以迪哲者以其無逸故

也無逸則公公則明也上之所言者太王王季而後及文王
此特舉文王而捨太王王季故王氏曰四人皆天子非若諸
侯以戰戰兢兢爲存者楊龜山破之謂畏天者保其國而已
謂中宗爲畏天是亦諸侯之事其說自相抵牾矣文王大統
未集雖曰受命之君未嘗爲天子也蓋四君者皆享國克壽
故特言之非謂其爲天子也此說是矣大無逸之所言者蓋
皆以其戰戰兢兢而取之如王氏之言則是逸豫自肆者乃
周公之所取也范內翰曰祖甲初立不明能聽伊尹之訓克
終其德聖人重其改過列於三宗與文王同爲明哲之君由
是觀之改過聽諫人君之大德也此說甚善自祖甲之不明

而言之則將與桀紂同科今遂與文王同列則人君不可以
其有過而自棄惟患其不能改也惟四人之迪哲則不爲浮
言所惑故人雖告之曰小人或怨賊於汝毀詈於汝則必自
反於己思所以致其怨我詈我之由故大自敬德也夫當四
人之治天下以其無逸之故民將誦而歌舞之豈復有怨詈
者哉然小人之欲得志於朝者必設爲此言以嘗試其君君
苟不察而輕信之則心術將自此不正而可以利動矣惟其
自反於己以敬德則浮言無自而入也民之有過則曰我之
過所謂萬民有罪在予一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民之
所以不能漸仁摩義而至於有過者皆我有以致之豈以爲

斯民之罪哉人君信能如是則不啻不敢含怒之必和悅其
顏色而受之則其聞怨詈之言已誠有以致之其必敬修厥
德而不敢息苟無有也豈以怨詈者爲無根之言而窮治之
哉亦三有其身而後已且人之告我以是同欲其怨怨肆行
而後已得以逞其志今惟敬德而已彼何自入哉苟其不聽
四人之所爲而昏暗不明則人將壽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必信之如是者以其不能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綽其
心敢信其言以爲誠然至於無罪無辜者必將惟其殺罰矣
無罪而罰之無辜而殺之是亂也則天下之怨同而聚於吾
身矣如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有誹謗妖言之律是不念爲

君之道以寬綽其心故其刑罰不當此怨之所積而厲王流
于彘秦二世而亡也蓋明王之治天下固無數怨詈之道然
聞怨詈之言而益敬德則怨詈何自而興亂主之治天下怨
汝詈汝乃其所戒也今聞怨詈之言而又嚴刑峻法欲以遏
絕之則怨當益深而詈當益衆矣嗣王不可以不監也成王
長於深宮之中以幼冲之年而即天子之位周公懼其有驕
心也今始聽政而天下太平周公懼其有怠心也驕怠之心
一萌則觀逸遊田無所不爲讒邪之所自入怨詈之所自興
刑罰之所自繁而壽考何自而致乎故周公作此篇以戒之
前後反覆惟欲其無逸而已惟其無逸則將專心於學問留

意於政事其他可以伐性損壽者有不暇爲此所以壽之漢
霍光之輔昭帝方其幼冲之年所習之邪正則壽夭由此而
分光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
後宮莫有進者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此豈輔少主
之道哉昭帝之享年不永若霍光之所以輔之者非其道也
以昭帝之聰慧使光知以無逸之意爲之啓沃是亦成王之
徒也然則光之愛君乃婦人女子之愛君異乎周公也周公
之於成王前有七月之詩後有無逸之書體雖異而意則同
七月之詩欲其知創業之難而不敢忽無逸之書則欲其知
守文之不易而不敢怠唐太宗問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以

創業爲難繼體以守成爲難主餘之心七月之詩也繼體之
心無逸之書也皆有周公愛君之遺意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二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三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周書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
奭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
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
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
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
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
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
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
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師保者三公之官
也三公之官皆所以教導天子而其名不同文王世子
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以
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賈誼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
義師道之教訓此皆緣名以生義按周官之載六卿自
冢宰而下所掌之職不同而三公則同曰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而已不分列其職蓋三公皆王者之師旣同以
經邦論道爲職豈可歧而巨列哉唐孔氏曰經傳皆言

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其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按詩曰維師尚父毛氏曰師太師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襄十四年昔伯舅太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唐孔氏所據經傳言太公為師正謂此也太公既為太師而召公為太保則周公必為太傅故賈誼曰召公為大保周公為太傅畢公為太師而傳亦曰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前是太公也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

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意謂太公立左召公立右禮所謂師保周公立前史佚立後所謂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亦以周公為傅也按金縢篇言二公欲為王穆卜而周公不可及成王即位管蔡流言周公東征而二公因風雷之變導王啓金縢則武王之世及成王之初所謂三公者惟周召太公耳太公為師召公為保周公為傅雖無所經見意或然也太公既薨故周公自太傅代之為師鄭康成注禮記曰齊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唐孔氏之說亦與此同史記謂太公當武王平商之後即東就國

非也左傳既有周公太公夾輔成王之言而謂武王之世已東就國可乎意者太公雖受封於齊而入為太師若衛武公入相於周鄭桓公為周司徒之類故當武王之有疾成王之啓金縢太公咸在也其謂畢公代周公為太傅者以顧命知之也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與稱太保而畢毛稱公則當時之三公也康王稱畢公為父師則畢公於三公蓋太師也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而康王之誥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公之薨畢公代之為太師可見矣周公之薨畢公代之為師則其自太傅而為大師畢公代之

為傅亦可以逆推唐孔氏之說意或出此召公為保畢公為師意者毛公其太傅歟此正猶左氏傳記載晉國三軍之將佐雖其首尾不備載於傳然以前後參考可以知其人 必其人代之也然則周公之於三公蓋自傅而後為師召公之為太保自武王至於康王其職任未嘗移也相成王為左右者言周召以師保而為成王左右之相說命曰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召之為左右相是亦陳善閉邪以輔成人主之德也惟周召既為左右相故因命以為二伯分總天下之諸侯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

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是也公羊曰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正謂此也公羊此文合於書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之言但其論天子三公既已分陜東西爲其二矣又以一相處乎內以足其數此則不可夫三公者師傅保之謂也天子雖有三公而其分總諸侯者則命其二爲非是分陜者皆不居於京師而惟其一處乎內且公羊謂周召既出而分陜則其在人主之左右者果誰乎蓋其不知師傅保之爲三公故其說乖戾至此召公自武王時已居太保之位至於成王卽政之後將欲與周公射事告先召公

之意謂吾二人者輔翼成王使之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以成其德王旣聽政故可以歸也而猶以師保爲王左右之相此其所以不悅故周公作此篇言已不得不留輔成王兼留召公共政蘇氏曰周公何以不歸也蓋成王之德未可以捨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輔王而王之所用患其私人受敎於王者此其德豈能離師友而弗反也哉此說是矣然不獨此也殷之餘民梟紂之化革竊姦宄無所不爲至康王之世而其餘風猶未殄雖武庚之變志不克逞而其心猶冀天下之有變以僥倖萬一苟一舉措之失宜則彼將乘間而起矣此周公所

以長慮却顧而以爲不可告歸也史記曰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唐孔氏又謂召公以周公嘗行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悅蓋猜貳亦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是皆以召公不知周公之意程伊川二蘇兄弟王氏破之詳矣然諸家之說猶有異同者伊川曰看此一篇是周公留召公之意是也然謂召公初升爲太保與周公竝列其心不安故不悅則非也召公爲三公武王之世已然矣豈至是初升哉王氏謂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出於文武之後人習至治之時爲難繼故召公於其親政之

始有不悅也按此篇之言皆是周公以天命之難諶懼成王之弗克負荷以忝前人之成憲故已雖致政而不敢告歸若王氏之說召公旣以成王親政爲憂矣周公當言成王之德可以光大文武之緒乃能解召公之憂不當又以是爲言矣小程謂不悅其歸政之篇中亦無所見今周公但陳商代之臣皆世德書又以保乂王家并及虢叔閎夭之徒亦皆事周數世旣昭文王受有殷命又昭武王咸劉厥敵意謂吾二人者皆周之元老無去之之義所以皆不得不留也唐孔氏曰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悅故先言

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夫先言保而後言師此亦如酒誥先圻父而後農父皆其一時之言不可以爲之說也此篇序正與湯誓大誥同所作之故惟見於序而於篇首未嘗及之世皆以序爲出於孔子之手如此等序使其果所傳記孔子生於數百載之下何由逆知其故乎故某以爲必是歷代史官遞相傳授以爲書之總目孔子因而次第之也奭召公名也曰君與者尊之之稱君陳君牙皆尊之故曰君也尊之爲君正如稟謂之后稷曰后曰君一也周公呼召公之名而告之言殷紂以自絕于天之故故不爲所予恤而降喪於殷殷既亡而

周以世世修德之故天鑒代殷莫若周是以我周遂受天命以有天下也先儒讀孚字音的非也周雖受天命代殷以有天下然其歷祚之長短在於不可測度之閒故我所不敢知其基業將永信於休乎若其果輔我之誠乎或其終出於不祥乎皆不敢知也不敢知者疑之之辭以爲必有不可也以爲必無不可也雖天之吉凶禍福若影響然未嘗有毫釐之差然不可知其所以然之故故周公謂不敢知名公則已嘗曰是在我而已若能祗懼天命不敢荒寧則必將永孚于休永孚于休雖不敢知而其不敢荒寧于上帝命則可得而知也苟不能長遠念天威之可畏及敎化我民使無尤過違闕則必將終出於不祥出於不祥雖不敢知而其弗念天威及我民則可得而知也蓋永孚于休終出不祥在天而不敢寧于帝命弗念天威及我民則在人在天者不可必在人者可必故繼之以惟人先儒以惟人屬於下文而以罔尤違爲絕句故王氏因之曰前既言在天者今此言在人者故曰惟人也不如蘇氏以惟人爲絕句其意爲勝君已曰時我指召誥所陳之言召誥言敬德則祈天永命不敬德則早墜厥命命之修短不在天而在人故周公誥召公多復召誥之言而爲之反覆辯明曉

人若當如是也後嗣子孫謂成王也惟其吉凶禍福不在天而在人其在成王今苟不能恭嗣天地而遏絕放佚前人光明之德蓋其在於深宮之中安於富貴謂天命可以長享而不知其不易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命之不可信如此今既失德則將墜其命弗能經歷久遠以享有天下繼嗣前人而恭奉其明德也我之所以不去蓋爲是也在今我小子之留輔成王非能自以爲有所正以格君之非也但欲蹈行前人光明之德以施於成王幼冲之人則可以弼成王德以永孚天命矣周公又以謂天命不可信我之道王惟以寧王之德延之則可

以延長使天不用捨文王所受之命以命他人也蓋天
難以文王之有德故命之作周苟嗣王之失德則天將
釋之其不可信如此則我之不去惟欲以延周家之命
而已夫留輔成王以延周家之命使之享卜年卜世之
永此大節也功成名遂奉身而退此小廉也召公之欲
告歸蓋欲盡爲臣之義周公之所慮者遠故不以小廉
而妨大節此篇之所爲作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
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
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
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
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
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
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
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敎文王蔑
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
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

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
丕單稱德
中才之主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輔之得其人則至於
堯舜不難也輔之非其人則至於桀紂不難也周成王
中才之主也當幼沖之年節天子之位管蔡流言而王
有疑周公之心及其感風雷之變然後遇災而懼深知
周公之志豈非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乎故雖周召爲
之輔翼成惟親使之所言者正言所行者正行無有
奇衺之習其德旣成則可以保盈成之業而永享天命
然周公之脅百工以輔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

於王者自此而積之則朋黨之禍將不可得而遏故惟
己體政以割裁萬幾之務苟非周召在其左右將順
其美而正救其惡則其舉措之間或有以召天下之禍
不可以天命眷我周家爲喜固而可以長保也故周公
歷言天命之不可信悉成王之未克負荷將欲輔成王
德以延周家之命則吾二人不可以一日而去朝廷也
足以又言商代之臣與夫我周文武之朝其臣皆與國
同休戚黃髮耆艾無有厭斁以明我二人之當留也保
衡卽伊尹也於成湯則言伊尹於太甲則言保衡者陳
少南曰在成湯則言伊尹而不言保衡至太甲書則曰

嗣王不惠于阿衡是阿衡始見於太甲之時矣此說是也鄭康成謂伊尹在湯曰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非也故唐孔氏破之以爲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也保衡阿衡一也太甲即位始以是而尊伊尹爲伊陟伊尹之子也逸篇序曰伊陟相太戊是也臣扈臣名也樞氏曰湯既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又更四帝乃至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而陳少南謂湯十三年太甲三十三年沃丁二十九年太庚二十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然後太戊立自湯

勝夏以至太戊立凡一百有三十年矣臣扈在湯勝夏之初年已不知其年若干閱一百有三十年又相太戊若干年而能格于上帝乎是必有二臣而名同者也此二說不同而唐孔氏已有此兩說曰湯初已有臣扈已爲大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豈二人名同故兩字一誤也按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按章子平編年通載所記商家太甲以後數君在位之年正與陳少南同而司馬遷史記殷本紀其君在位所歷之年未嘗載也蓋世代遼遠不可得而見則臣扈之或爲一人或爲二人但其世以是爲

難亦不可知如許有家父刺幽王而春秋桓公八年又書天王使家父來聘莊元年有單伯而文十四年又書單伯如齊左氏傳桓三年晉有梁弘而僖三十三年又有梁弘此皆歷年之多其爲一人爲二人不可得而知惟宣十二年楚有屈蕩而襄二十五年又有屈蕩杜元凱方以爲二人蓋襄二十五年傳曰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宣十二年之屈蕩正屈建之祖父而此屈蕩與建竝列故可以知其爲二人也巫咸即逸篇序曰伊陟贊于巫咸是也祖乙者河亶甲之子太戊之孫史記曰祖乙立殷復興所謂圮于耿者巫賢先儒以爲巫咸之

子此言在昔成湯既受天之命伐夏以有九有之師時則有伊尹之臣爲之佐而格于皇天既命曰昔先正保衡佐我烈祖格于皇天正此是也至太甲之立則伊尹尚爲之佐唐孔氏曰伊尹之下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是也太戊之立則有伊陟臣扈爲之佐亦格于上帝唐孔氏曰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耳蓋天即帝也帝即天也豈有二哉夫天之蒼蒼在上不可得而名言但自其形體而言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帝書之言天而又言帝者是錯綜其文不欲重言之耳既於伊尹曰格于皇天不可又

於伊陟臣扈曰格于皇天故變之言上帝也王氏多以
天爲道帝爲德謂道至矣則格于皇天德至矣則格于
上帝而說者又於伊尹一人之身而分道與德其鑿甚
矣巫咸爲太戊之佐則能治王家祖乙之時則有巫賢
武丁之時則有甘盤皆其世臣也唐孔氏曰巫咸巫賢
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是也陳先儒以
爲陳列不若蘇氏以爲久言此商家之臣率皆惟此輔
佐之久以治安有殷故有殷之君以禮終而配天享國
久長多歷年所也登遐曰陟所謂惟新陟王是也禮陟
猶言得正而斃也惟周公旣留召公共致故至成王瘞

疾故見服德至凡以命羣臣爲纘之際其言不昧此非
以禮陟乎惟此六臣輔致之久故天惟純一佑命于有
殷此者言其命不貳也則商家之百官族姓及王人之
微者貿皆秉德以明恤國家之事至於小臣之在藩屏
侯甸者皆得其人況凡奔走執事之人皆得其人可知
惟此以德舉而用保乂其君蓋大臣者小臣之倡率也
大臣輔致之久以保乂有殷故此諸臣罔大無小無內
無外皆能乂厥辟以此之故故其一人有事于四方則
莫不信之若卜筮焉其應之如響也蓋久則天天則神
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此所以若卜筮罔不是孚此治

道之大成也平格指上六臣也言其治理天下以格于
天也上惟言伊尹陟臣扈格天此言平格蓋舉此三人
則後三人亦在其中矣言天壽此平格之臣使保乂有
殷天壽平格猶所謂憖遺一老也有殷之嗣王紂無平
格之臣故天滅之其威可畏今汝召公能長念此以留
輔成王則天命堅固而不二其有以治明我新造之邦
也武王卽位天下未集而崩成王之立方及七年故曰
新造邦也召公自周家肇造之初已爲太保及其輔翼
成王分陝而治始終凡數十年以至受顧命相康王率
西方諸侯以朝升降揖拜訓詁丁寧蓋猶康强而未艾

也方是時當百餘歲矣而其精力若此正所謂天壽平
格乃周公告召公以永念之效也劉先儒以爲劉斷其
義其說不明白王氏以爲降劉于殷寧王爲
文王故以爲降劉于殷寧王武王也某於大誥已言之
矣蘇氏曰天降劉喪文王中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當
從此說劉與天降劉于我家不少延之劉同言天旣以
文王之德而命之作周文王旣死復命武王故曰中也
勸武王之德猶所謂天誘其衷也惟文王之能修治和
協此中夏則以有虢叔閎夭散宜生太顛南宮适五人
爲之佐也此五人蓋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

又曰文王若無此五人往來以導達文王有常之教則無有德下及於國人蓋德雖本於文王而其時施於民則以五臣之力也此五人之在文王亦如商之能佑亦如商之秉德又導達之使知天威之可畏乃惟是五人昭顯文王之德導達之而使顯見覆冒於天下既顯見覆冒于天下則民必誦而歌舞之天聽自我民聽故聞于上遂代殷以受天命也在武王之世則五人者其一死矣故惟此四人尚迪有祿死者曰不祿此四人猶及於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祿先儒以虢叔先死不若康成以為不知誰死為傳闕疑之義虢叔者王季之子也

文王之弟左氏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此四人後與武王大奉天威盡誅其敵謂伐紂也此四人昭武王之德亦如文王之迪見冒聞天下大書稱頌武王之德也於商曰天難諶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於文王但曰亦惟純佑秉德於文王曰迪見冒聞于上帝故於武王但曰惟冒正猶舜之巡狩於南曰如岱禮於西曰如初於北曰如西禮則自岱望而下皆行之也禹之攝政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自璿璣玉衡以下皆舉之也此史家敘事省要之體春秋有前目後凡之例亦以此也文武之時其佐命元功多矣獨舉虢叔以下五人餘皆不及至此五人建事王季而逮及文武之時耶伊尹之事成湯自為諸侯以至有天下湯崩又事太甲伊陟乃伊尹之子臣扈非湯之舊臣則亦殷家之世臣巫咸巫賢又世為大臣甘盤小乙之舊臣以遺武丁者虢叔以下必其建事王季以及文武之時此皆世臣舊德與周休戚者又黃髮無有厥愆者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有世臣則其為社稷之鎮其效可勝言哉惟其所言者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之世不及傅說文武之世不及太公也周公之所以留召公共政者蓋

以吾二人之在朝廷正如六臣之在殷五臣之在文武也又豈可以捨之而去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

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既言商家之六臣我周文武之五臣皆輔政數世與國同其休戚商以六臣之故曆數有永綿延不絕內外之臣莫非忠良而其發政施教于天下無不信服而感化周以五臣之故仁恩惠澤浸潤於民必自百里而興遂膺天命以撫有夏天下莫不稱頌其德而不忘世

臣舊德之有益於國也如此故我二人不可以不留紹則為社稷之利不留則為社稷之憂雖功成名遂奉身而去其為一身進退之節固當明白然國家安危長短之原實自此而分尤所當念自此而下皆周公言其當留之義也游者涉水也詩曰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莊子曰善游者數能又曰見一丈夫游之皆涉水也大川固難於游涉之也必求其所以濟游而不濟未有不沒者也故周公言在今我小子當王家艱難之業負重責大若游於大川之中自今以往我當同汝召公左右輔翼以濟成王使免於難同於成王未即政之時則可以免於大責也未在位指成王未即位之前成王之未即政周公共政以弼予一人使無失德今既即政而召公欲告歸故周公留之而欲其同未在位也罔勗不及蓋恐成王恃其及成之業驕怠懈弛不能自勉而於治道有所不及是以欲收之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收者教之誨之防閑其心而不使至於放也耇造者李侍士曰耇老成之謂也是也耇造德言老成而有德也鳴鳥謂鳳也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說文曰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腮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

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寧安揚子亦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治則見亂則隱鳳在治世之祥也不聞鳳之鳴則非治世矣孔子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孔子之意謂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以表國家之禎祥傷己不逢太平之時故有此言也以孔子之言觀之則公謂我則鳴鳥不聞亦是託此以言我之不能致太平也孫氏曰周家以鸑鷟鳴於岐山為文王受命之符我與汝與昔文王舊臣同聞鳴鳥者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則當時必不使我與汝同聞鳴鳥其託為此不

可從也言我之所以留輔成王者蓋將救成王不逮不及之心而防閑之以終其德汝爽乃老成有德之人茍不降意留輔天子我則將不能致太平而鳳鳥之鳴況能如伊尹陟臣扈之格于皇天上帝乎必不能也召公其可以不留乎周公又嗟嘆呼召公而告之曰君其當監視於此其所以當監視於此者蓋我周受天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子子孫孫方興而未艾其休固爲無窮然而有德則祈天永命不德則早墜厥命其保守之艱亦不爲小不可以休之無窮爲足恃也我所以告君以留者乃謀所以寛我之憂蓋周公之憂惟恐其成王之弗克負荷今既在王左右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可以解周公之憂惟有以解周公之憂則不致成王之逮而失道矣後人指成王也下言前人謂武王則後人之爲成王必矣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此亦指召誥所陳之言也敷乃心正盤庚所謂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是也蘇氏謂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敷其腹心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此說勝於諸家當從之曰昔武王命二公之言也言汝之明勉以配王在於誠信以乘此人之大命惟念文王之德以輔其君則可以大承其無窮之憂君

臣相與儆戒以保天命也意謂武王之所以命我二人者如此則我家無窮之憂正吾二人所當任其責其可捨而去乎偶配也臣者君之配猶陰者陽之配也乘大命者王氏曰乘者以乘車而喻爲政所載而行是也詩曰其車既載不輸爾載蓋亦以乘車喻治天下乘天之大命者得其道則永保天命不得其道則天命中絶正猶乘車者有輸爾載不輸爾載之殊故惟在於誠而已周公又言我之告汝者皆我之誠心汝當允敬以留輔成王以我監視于殷惟其以主荒怠自恣謂天命可以長保而不之懼故喪亡而至于大否否者閉而亂也大往而小來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大否則其亂甚矣天之於商其眷佑之心亦如我周然其喪大否如此故我念天威之不可不畏其不去者惟欲延周家之命而已我不誠惟若是告汝也我惟曰王業之成在我二人而已汝其有以合於我以留輔成王也襄成也左傳曰兩不克襄事杜元凱曰成也汝召公之言曰王業之成是故在我二人然天可佑我周家休祥盛至我二人若以寵利居成功則深恐其不勝禍自此萌矣召公之所以不悅而求去者正慮此也漢疏廣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功成名

立如此不去惟有從悔此正召公弗戢之意周公謂汝
之所以求去者恐其妨賢者路也但能敬德明揚天下
賢俊之人而進之他日讓此俊人于冒天之時何為不
可而必於今自告歸哉又嗟歎而言我二人厚輔於君
故能至今日之休哉二人若皆成文王之功業而不怠
以終之則其休益為無窮其德覆冒之廣至於海隅出
日之地當無不為我之役使也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
曰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
至日所入為太蒙海隅出日言其甚遠也蘇氏曰惠猶
言頓也我豈願若此多誥於此哉蓋有不得已也我惟

哀閔夫天命之不永及民之不得其所也蓋使成王逸
豫之心一萌於中則上無以奉天下無以撫民天命自
此而斷棄而民有受其禍者此周公之所閔也蓋天休
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則召公之憂而予用閔于天越民
則周公之憂召公之憂者一時之計周公之憂者天下
社稷之計故召公雖以為當去而周公以為大義當留
也周公又言汝君奭亦知乎凡民之德無不能有其初
鮮克有終而已致其有終則汝當敬敬如此所言自今
以往惟敬以治天下則終始如一矣傳曰行百里者半
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成王未即政之前周召宅三公之

官以為王之輔佐啓沃訓迪閑已納王於善矣是其初
非不謹也苟以王既聽政遽捨而去如王之舉措失宜
以忝文武之基緒則前功盡廢雖王之罪亦吾二人不
能終輔成王之過也嘗觀唐之君多有始而無終高宗
用長孫無忌褚遂良則治用許敬宗李義府則亂明皇
用姚宋則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德宗用崔祐甫則
治用盧杞則亂憲宗用杜黃裳裴度則治用皇甫鎛程
异則亂蓋此數君者中才之主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
故一人之身而治亂之勢前後相反使成王之初雖能
致至治以繼文武之盛業苟不克終則亦何足道哉故

周公之留召公也惟欲謹終如始而已王氏曰此誥戒
曰君奭戒曰保奭戒曰君者主王而言則曰君奭主公
事而言則曰君而已主保事而言則曰保奭也王氏喜
為鑿說一至於此信如此言則康誥之篇戒曰朕其弟
小子封戒曰小子封戒曰封戒曰小子封戒曰汝封戒曰
汝亦皆有說也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古其為成王言
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為召公言則
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大抵
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
惟有是君又有是臣君臣之懿則其治如響觀舜皐陶

之變歟可見矣

蔡仲之命　　周書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惟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
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
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
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
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
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

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
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
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
哉無荒棄朕命

當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攝政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以
毀周公遂挾武庚以叛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蔡叔則
遷之遠方而囚之雖免於死而終身不赦及其沒也王
乃以周公言其子蔡仲有賢德之故因其父之故邦而
封之使踐諸侯之位遂作册書以命之此篇之所爲作
也明堂位曰踐天子之位注曰踐猶履也正與此踐諸
侯位之踐同踐位猶春秋之言即位也書序本自爲一
篇如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每篇皆撮其大者敘
以數語亦自爲一篇不以冠於諸篇之首及孔安國以
其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
冠其篇首如君奭之篇首初不言其所以作之之意則
引序而冠之使後人便於稽考可也如此篇其發首自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以下其載所以爲作者之意可
謂至詳矣而序復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則
無乃贅乎以是知孔氏之冠序於篇首蓋有得有失也

史記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
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霍叔處武
王克殷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二人
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餘民封叔處於霍又曰武王以
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其
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以和其民是皆以監殷者惟管
蔡而已然大誥之序即有三監之言而此篇載周公之
於管叔蔡叔霍叔以其罪之輕重而刑罰之有等差則
知當時傅相武庚霍叔亦與焉史記失其傳耳當武王
之即世成王在亮陰之中周公位居冢宰之官以正百

官百官揔己以聽爲三叔乃流言於國謂周公將以成
王之幼冲奪其位而自有之遂挾武庚以叛其實蓄不
軌之心而以是藉口也周公乃舉兵以誅討管叔則致
法而殺之於殷之故都蔡叔則遷而囚繫之於郭鄰之
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霍叔則黜之爲民三年之内不得
與諸侯齒列既三年則復其舊封人君薨百官揔己以
聽於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周公之位冢宰正百工而
羣叔乃流言者蓋成王幼冲而周公以聖德而爲之輔
自殷家兄死弟及之禮而言則周公宜繼武王以爲天
子今既攝天子之政疑人不能無疑於公故三叔易以

其言扇動之以唱亂也管叔於兄弟之次周公之兄也
管叔監殷於外而周公攝政於内豈能無不平之心哉
故流言以叛而殷人莫不響應蓋以武庚常有興復之
志而管叔與之同惡相濟也以是知管叔爲首而蔡叔
霍叔和之霍叔之罪又輕於蔡叔惟管叔之罪爲大故
殺之而絶其後無尺土之封蔡之罪比管叔爲小故廢
之終身而既没之後以其子嗣封霍叔之罪比蔡叔又
爲小故廢之三年而已由是觀之則周公之誅管叔豈
得已哉使其罪猶有可生之路必不致辟也此言致辟
則知金縢所謂我之弗辟其訓法明甚蓋知鄭康成以

爲避非也因唐孔氏謂制其出入不得輙行是也如漢
遷淮南王長于蜀唐遷廬陵王于房州皆是制其出入
與蔡叔同故謂之囚也郭鄰先儒以爲中國之外地名
蘇氏則曰郭號也五家爲鄰左氏傳曰主於是乎殺管
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既有徒七十人不得
但云五家也當且從先儒之説書以爲車七乘而史記
乃以爲十乘非也不齒與王制終身不齒同時言三年
不齒則是三年之外又新拭其罪而封之也必矣蔡叔
雖囚而其子蔡仲能常改其德周公則以爲己卿士叔
既卒方爲之於王而命之建國於蔡以封爲諸侯之卿

士周公之臣周禮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
注曰長謂公卿王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蔡
仲之爲周公卿士蓋采邑之卿也若左氏傳曰萇弘事
劉文公注曰爲之屬大夫正所謂卿士也史記乃以爲
周公以爲魯卿士魯國治唐孔氏已辯之矣公叔文子
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夫子不以其家臣而與之竝列故孔子稱其文今周亦
以己之卿士而爲之爲諸侯盡周公之賞罰未嘗容心
於其間蔡叔之罪不可赦也則遷之於遠不以其弟之
故而私之蔡仲之賢不可棄也則爲之於王不以其蔡

叔之故而惡之此其所以為周公也穎氏曰蔡叔未卒
仲無君國之禮蒯聵在而輒立衛是以亂孔子將為政
於衛必以正名為先而周公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此說甚當蓋仲之封也襲其父之邑而其國號曰蔡則
是以叔為始封之君豈可以叔尚無恙而侯之哉然穎
氏謂仲為卿士無因父用子之禮蓋釋之矣此則不可
得而見蓋經只言因郭鄰無釋之之言未敢以為然也
胡者仲之名也仲其字也其曰蔡仲正猶春秋之稱蔡
叔蔡季也成王言惟爾胡率祖之德改父之行以克謹
其道其克慎於所行者如此則可以君國故我為冊書

命爾為東土之諸侯爾往所封之國當敬之也漢孔氏
謂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
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愚謂東土者淮汝之間在
王室之東故也按史記注引世本云蔡叔居上蔡宋忠
云胡徙居新蔡平侯徙下蔡然漢地理志汝南上蔡縣
注云故蔡國周武王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
八世徙新蔡新蔡縣注云平侯自蔡徙此後二世徙下
蔡杜元凱左傳注與夫陸氏纂例其說正與地理志合
平侯徙下蔡卽春秋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是也獨漢孔
氏以為叔度封於圻內之蔡宋忠以為蔡仲居新蔡世

代遼遠是非不可得而知以蔡叔為封於圻內而出監
殷亦可以為封於淮汝之間而又監殷亦可乃周公封
魯而入為太師之比管叔之國說者云滎陽京縣東北
管城霍叔之國說者云平陽永安縣東北霍太山則以
蔡叔為封於淮汝之間則此二者之比也周公雖封魯
而圻內以周地為采邑說者云扶風雍縣東北周地召
公雖封燕而圻內以召地為采邑說者云扶風雍縣東
南召亭則以蔡叔為封於圻內之蔡則此二者之比也
鄭之始封亦在圻內說者云京兆鄭縣其後遷於濟洛
河潁之間說者云河南新鄭則是取圻內之地以名新

國此亦漢孔氏所言蔡國之比蓋不知此數者孰為是
也夫蔡叔所以流言以叛而取拘囚之禍者惟其不忠
不孝而已蓋忠孝一道也臣子一心也未有忠而不孝
者亦未有孝而不忠者也諸侯以富貴不離其身保其
社稷以保其人民為孝蔡叔以成王之叔父周公之介
弟身為諸侯而自取罪戾囚於遠方非孝也然挾殷之
餘孽以問王室豈得為忠乎是忠孝兩失之矣蔡仲欲
掩蓋其愆尤則惟在於此二者也使蔡仲能盡忠孝之
道則天下將稱之曰蔡叔幸哉有子如此則豈不能蓋
前人之愆哉爾乃邁迹自身王氏曰蔡叔遺王命無所

因故曰自身之是也惟蔡叔既以違王命而廢則欲之
行善迹當自汝身而始汝能克勤無怠以勉强於道則
可以蓋法於汝之後世則汝當率循文王之常訓奉以
周旋不敢失墜不可以若爾父之違廢王命以閒王室
當以是爲深戒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蔡仲既以
文王爲祖則其彝訓不可不從以蔡叔爲父則其違王
命不可不改其則亦豈遠哉上既稱其能率祖之德改
父之行則此二者蔡仲蓋優爲之矣而此又告之者蓋
丁寧訓告至於再三所以堅其爲善之志也上天之于
民雖無私親然有德則輔之無德則斷棄其命也民之

從違雖無常心然有惠則懷之無惠則適彼樂國也夫
諸侯之廢置雖自於天子之權然其封之也非天子之
私恩也蓋以天與之人與之故不得不封也其廢之也
非天子之私怒也蓋以天棄之人棄之故不得不廢也
成王之意謂爾之所以侯于東土者蓋其德足以感天
意足以得民故我因而命之茍汝一旦自絕於天結怨
於民則我豈能私於汝哉汝無以富貴爲可長保而不
戒也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李博士
曰治以善而致善雖不一茍在所可欲爲皆足以致治
何必同哉此戒仲以無一善之不可爲也亂以惡而致

惡雖不一茍在所可惡爲皆足以致亂何必同哉此戒
仲以無一惡之不可去也此說盡之矣汝不可以不戒
汝既率德改行克謹厥猷是能謹其初矣汝無以既列
爲諸侯志願已畢爲可以無事於謹也又當思其始終
始如是終又如是始終如一則其德日日以新豈至於
困哉茍不能思其終則其德止於是非徒不足以日新
又併與其故者而忘之此其所以困窮則汝當以爲戒
也汝欲謹其終則亦盡其諸侯之職而已勉汝之功績
乖哉兢兢以長保其富貴壤地相接而爲四鄰之國則
與之結好而和睦王室則爲之藩翰以敵王所愾爲職

兄弟同姓之邦則尤爲之和協而無閱于墻之釁林氏
在下之小民則思所以康濟之使得其所凡此皆思其
終之道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
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
荒棄朕命此則以流言爲深戒也率自中與率性之謂
道之率同耳之德爲聰而聰則用之以聽目之德爲明
而明則用之以視是聰明在己而視聽用以應物也故
當循其所謂大本之中順性命之理而行之則其聰明
出於自然而無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豈至於變亂舊
章哉茍任一己之聰明不能行其所爲事則其亂變前

世之舊也必矣又當審所視聽以察邪正是非苟視聽
不審則利口巧言得以惑之遂將溺於偏側之言信之
以爲當然以其改其常度而無所拙也不以己之聰明
而亂舊章則其處己也審不以人之側言而改厥度則
其應物也明而所以處己者必自於率中所以應物者
必自於詳乃視聽使蔡叔能以率中而處己詳乃視聽
而應物則豈肯以管叔之言爲然而與之相挺爲亂以
流言於國哉汝能以此爲戒則我一人喜之矣又戒之
曰汝之往就封也當以我之命日夜服膺而不失不可
廢棄也昔晉王儀爲文帝所斬其子裒痛父非命未嘗

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蔡叔爲周公所囚而蔡仲乃
爲周公之卿士豈蔡仲忘其父之禍而不顧哉蓋文帝
之殺王儀以私忿也故其子可以不臣朝廷周公之囚
蔡叔以公義也蔡仲豈得以爲怨哉使周公有憾於蔡
叔必不錄用其子矣惟因其父封其子其公如此則蔡
仲者當率德改行以蓋前人之愆不得以爲怨也昔諸
葛孔明廢廖立李平及孔明卒立流涕平致死以孔明
猶能行法而人不怨況周公乎使以蔡仲爲不當臣於
周公則禹亦不當臣於舜也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惟其公也何獨於周公而疑之哉然周公之於蔡仲諄

諄告戒欲其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舜不以鯀之方命圮
族而戒禹者禹大聖人無所俟於告戒故耳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
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三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四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多方　周書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奄即淮夷之上篇逸書之序皆言殘奄則是成王之東伐淮夷所滅者奄之而下篇周官之序遂言滅淮夷以是知奄即淮夷之一種總而言之則謂之淮夷別其國名則曰奄考之春秋亦猶之有潞氏甲氏留吁鐸辰之有狄也淮夷之有奄也當成王之初即位周公之攝政奄蓋嘗與武庚三叔興兵以共為胥盩而周王室矣觀大誥序言三監及淮夷叛而多士有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知當時所謂淮夷叛者即奄也今成王既即政而奄又叛焉蓋周自文武興於西土而化行于南故西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為最後是以武王牧野之戰方與紂決勝負于行陣之間而西南夷諸邦所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者已皆作使而成王之即政天下已太平矣東夷之奄猶興兵以叛也當周公之攝政則奄之叛也周公征之及成王之即政則奄之叛也成王征之成王之征之以其時違不肯數屢叛命既封平之則遷其君而居於蒲姑蒲姑齊地也使之密邇中國以觀化之故也既自奄而歸在于宗周之鎬京諸侯皆來朝會周公稱王命以誥庶邦之諸侯故作此篇蓋當周公之攝也淮夷以武庚有興復之志三叔有流言之惡遂與之相挺以為亂周公雖封平之而以殷之頑民遷于成周然當淮夷之再叛殷人不能無覬覦之心故作此篇以告之言桀紂之所以亡商周之所以興明天命之不可不畏法當遷善遠罪毋懷反側以

自速罪戾也蓋此篇與多士之意同然多士之所誥者
殷之頑民而此篇之所誥者并于多方諸侯唐孔氏曰
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
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屢起重叛今因滅奄
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誥
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此說是也五月丁亥先儒
以為歸政明年之五月按多士之篇首曰惟三月先儒
以為致政明年之三月然周公既成洛邑而後歸政洛
邑之營以攝政七年之三月而歸政在其十二月則以
明年三月遷殷頑民于成周其年月有所考按此篇有

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我監者即所謂監我士師工
也周公歸政而後監我士師工既臣于我監五祀則非
明年之五月矣世代迢遠不可得而考也先儒又言淮
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則是以
魯之征淮夷與成王踐奄同時此非也蓋先儒既以周
公歸政而命公之後封伯禽于魯故以魯征淮夷為在
歸政之明年按伯禽之封于魯久矣非在周公歸政之
日也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
並興伯禽率師伐之于費作費誓由此觀之則魯之征
淮夷不與成王之踐奄同時先儒言之非也王來自奄

至于宗周即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也宗周鎬京也
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指鎬京而言周公曰王若
曰者周公以王命告也漢孔氏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
唐孔氏曰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
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
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
用告知其周公致之此說皆是猷者發語之辭先儒曰
順大道告四方若字在曰之上猷字在曰之下而以若
為順以猷為道言順大道其說鑿矣此蓋將以告四國
多方之諸侯故發語而有此言也殷侯尹民言殷之諸

侯王民者唐孔氏所謂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者也
先言告爾四國多方而又特言殷侯尹民唐孔氏所謂
誥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是也我惟大降爾命所
謂成王既黜殷命之蓋紂雖滅而武庚尚封於殷之故
都則殷命未降及武庚以叛見殺殷之故都無復湯之
子孫是為大降爾命也我之所以大降爾命者蓋以武
庚忘我周之大德而逞其不忠之謀故不得已而誅之
此乃爾之所親覩爾無不知之也蓋謂武庚之亡乃天
之命爾當備知之矣于是以奉封之所以代天下者多
由以封之以見夫興廢存亡皆有天命而天之所以予

爵者又皆保其君之如何耳不可以徼倖求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恭也言桀大惟謀天之命欲天之永顧于我夏家桀雖有圖天之志而不知所以圖天之道故不能長敬念祭祀之事嘗考之詩如曰卬盛于豆云云以迄于今皇先王之于祭祀內盡其誠外盡其物洋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在其左右故天爲之以福而萬世不絶三百篇之中其歌詠福壽之辭長未有不因於祭祀桀欲圖天之命而不敬念祭祀之事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桀雖不能敬念祀事而天猶降格而向之蓋昔嘗戒欲扶持而安全之桀則不知天威之可畏大爲逸豫不

肯爲憂民之言大有憂民之言未必有憂民之心桀尚不肯爲憂民之言則無憂民之心可知矣乃大爲淫昏之行于天之道不能勸勉于終日之間欲其終日且不可得況于春月乎況于終身乎逸道也天之道者道之大原出于天故也此皆爾之所聞至武庚之事則爾既接見而知之故曰爾罔不知桀之事則爾既傳聞而知之故曰乃爾攸聞之麗先儒作平聲麗施也謂所施政教不若只作如字讀許氏曰麗與離麗也之麗同陳少南曰麗附也皆是也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附天未有不眷之也民之所去天未有不釋之

之也桀不明于民之所以附則其德無以得民心其何以得天之心乎乃欲圖帝之命其可哉蓋有得天之道雖無求於天而福壽自至無得天之道則雖汲汲以圖之天豈可以圖而得哉而說者亦以圖天之命圖帝之命曰天曰帝故而爲之分別亦鑿也既不能明民之所以附故乃大降刑罰以斬艾其民是崇亂于有夏也崇亂者猶言長惡也甲始也言桀之亂自內而始也大言天下之治者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及其亂也亦然蓋亦自身而及家自家而及國自國而及天下故其始在內也喪家也行請也盤庚曰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民雖卑弱不可以不善承之也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爲人上者奈何不敬爲之所以訓其子孫惟以民之所係者重不可不敬也桀不能善承於衆則其不遵祖訓甚矣桀之不能善承于衆則罔大進于恭德而惟大惰于虐民則其恭德何以大進恭德不大進則安能善承于衆乎惟是有夏之民叨懫者忿懫者加欽崇而尊用之與之劓割夏邑劓割者言其戕賊之政如劓割然也叨懫者則必厚賦重斂以竭民之財忿懫者則必嚴刑峻法以戕民之命此其所以爲劓割夏邑也

蓋桀之所以肆其虐政者非獨一人也其左右前後無
非小人故其虐政浸淫於天下則斯民不自聊生必將
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故天于是鑒焉方而求為民主
者也天之愛民甚矣必不使一人肆于民上棄天地之
性以從其淫其所惟湯之一德可以享天心故大降明
美之命於湯使王天下而刑殄有夏使不得保其社稷
也惟天不畀純言天之不與桀者大矣純與天惟純佑
命事雖異而意則同天之所以不畀桀者蓋桀不能以
四方之義民長久以多享國祚也夫義民者用之則安
富壽桀以享其興之壽桀雖有義民而不能用故亦不

克享國惟夏所恭敬之士多大不能明保享於民之道
並夏之多士俞切念憤豈能明此哉保享于民謂安民
而以之享國長久也義民則明于保享之道切惜天用
則宜其不永矣此多士者惟相與為虐以害斯民凡百
所為大不能明故成湯以是擇而興乃以天之多方簡
求可以代夏者惟湯上當天意故代夏而作民主湯之
所以能作民主者蓋以湯謹其民之所附者以推之于
民故民莫不昏勸既有以儀民之附矣雖其民之麗于
刑者亦不以為怨皆用勸之自成湯以後至于帝乙無
不明德而謹罰而民亦皆用勸夫明德者固所以儀民

勸至于刑罰豈亦使之勸哉蓋先王之于刑罰謹而行
之出于不得已故刑一人而天下莫不洗心滌慮以遷
于善故其刑罰之行齊其要辭以其罪而矜戮之以其
無辜而開釋之無有不勸者矣今至于爾君紂則不能
率乃祖之所行故不能以爾多方而享天之命蓋德之
不修則雖有多方而不克享德之修則雖七十里而可
以王也惟紂之所以至于滅亡者無非自取之也爾多
方夫可以有他志哉無逸篇中宗高宗祖甲享國之永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罔或克壽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言商之賢君

惟三宗而已則其餘無非辟王也多士則曰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方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
不明德慎罰則是由紂以前無非賢王也豈與成王言
古則言其雖不如三宗之享國不足稱也與商民言則
盛道前王之善苟能克紹成湯之基緒而不至大墜者
皆可稱也讀書者苟不以意逆志則是周公之言自相
違背不足以為萬世之訓矣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
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

逮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

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篇諫桀紂之所以失天下商周之所以得天下以誥多方之諸侯盡謂天之所眷非人力之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之所能移而其所以或予或眷者又係其德不能如何耳殷多方諸侯當謹於本上以明天命不可以有他志也前既言桀之失德而天命湯以代夏作民主雖繼之以紂之亦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而紂之所以墜厥命周之所以受厥命并告其所以然之故使多方諸侯知天之喪商而不可復與則自此以下是也言天之喪夏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桀自取之耳其喪殷也亦非天有意以用釋之矣亦紂自取之耳豈亂逆靜恩天來之應應之以福驕淫虐虐天來之應應之以禍於紂者為天子富有天下葢數百年之基緒而乃喪國亡身覆宗絕祀者其于禍敗豈自己求之天但應之而已故天之所以釋有殷者乃以爾之君以此多方之衆而欲誅天之命使其永眷顧于我殷家綿綿延延歷千萬年而不絕而乃大有淫泆之行此豈可以誅天命哉大既眷有多方之家則是天命未改使其能懷戒謹之心以修厥德則雖不切切然以誅天命且未艾也既大為淫泆矣則雖欲以多方而圖天之命多方豈可以常

有而天命豈可以圖而得哉大為淫泆固不可以圖天之命而又屑屑有辭此尤天之所惡也說文曰屑動作切切也言其動作屑屑然而皆為之辭說以自解釋之王嘉曰勤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大淫者固非所以圖天而屑有辭者又益禍而促亡也史記言紂資辯捷疾智足拒以諫言足以飾非而武王數其罪亦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祖伊以西伯戡黎之故奔告于紂紂則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其屑有辭紂且優為之也雖則有辭自救可也天其可欺乎使

之據證上天紂之屑有辭自古亂亡之君若出一轍也不集于享即上文不克永于多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言其享國之致於此不遑矣有夏之國其政而乃不集于享則其政暴虐不足以得民心故也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然天之喪亡也必假手于人故湯自有邦諸侯閒而取之也夫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於有天下而不知所以保天下之道則湯自有邦而閒之何者天子諸侯無常位也然湯亦豈有意于閒夏哉蓋天之命爾有既言恭之大德此復言之者將極陳紂之喪亡以明周之當有天下故舉湯之代夏以明周之

代殷亦然也商之後王紂不思帝乙以前明德恤罰以克保成湯之基緒而不至失墜乃惟沈湎泆欲天降以遠于逸為逸厥逸者甚言其逸若醇乎醇之謂也其國厥政之則惟穢德之彰聞而其不潔也久矣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紂之國厥政而不潔是亦桀之國厥政而不蠲于享天之所以皆降時喪也蠲潔之烝久也毛氏傳曰烝寘也而鄭箋為久古者塵寘填塵同正義曰將別烝寘也故轉寘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寘塵之古者寘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天惟五年須暇之則其不蠲也久矣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此言天之所以須暇商之子孫也夫聖之與狂其相去不啻于高卑之遠而聖乃可以作狂狂乃可以作聖者特在念不念之間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以是知念不念之間聖狂之所以分也苟其質之聖矣自恃其聖而不之思則日復一日天命之性蓋就汨喪其作狂也何有苟其質之狂矣自能其狂而思之日復一日天命之性忽然而復其作聖也何有惟念不念如太甲之初立不明乎德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豈晝狂而已哉及伊尹放之于桐致之憂患之地而裕其憤悱之

思遂能處仁遷義為商太宗周公作無逸之書以戒成王以之與文王並列為迪哲之君因觀夫放于桐之前相去豈不甚遠以太甲觀之則狂而克念者其作聖可必也故紂無道而天猶寬以待之至于五年罪惡貫盈不自悛革而後喪亡者欲其自狂而克念以作聖也則天之仁愛于紂欲扶持而安全之豈不至哉夫以紂之淫酗肆虐武王有應天順人之志而猶寬以待之冀其改過者武王忠厚之心也而以為天者武王之所以為天實使之也須待也暇寬也須暇者待之以寬也須暇之子孫謂湯之子孫蓋指紂也五年者先儒謂服喪三

年還師二年孫氏亦從此說夫觀兵之說于于泰誓已辨之詳矣泰誓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蓋武王即位之十一年若從先儒之說則是即位之五年克殷也此所謂五年正猶武成之所謂九年也武成之所謂九年者蓋者文王未崩之前九年蓋亦以紂之惡可伐而不忍伐之故大統未集也此所謂五年者蓋者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蓋亦以紂之罪惡為可伐而猶冀其改過故須暇之也由是觀之周之伐殷蓋將已而不已哉晉武帝以孫皓淫虐有問罪之志其臣羊祜則曰孫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吳人更立

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王濬則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此言正春秋時晉伯宗所謂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也蓋其意以區區之仁義不足以勝吾之大計也晉武帝之心則惟恐吳之有賢主而我不得以逞其欲武王之心則惟恐紂之不能改過人之度量相遠一至于此不觀于晉武無以知武王之為至德也武王寬以待之五年矣而紂自以為我大作民主矣何所慮哉故其言行無可念聽者提作民主即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董仲舒曰晏然自以如日

在天正此也紂既無可念聽故天求爾多方諸侯之賢者俾之代殷大動以威而開其能顧天者能顧天則命集之矣顧天與顯諟天之明命之顯同言其起居動作未嘗忘之若上帝之在其左右也大動以威者李博士曰天之釋商蓋將已哉大動以威則非小變也是也開者天誘其衷也天求其能顧天者而爾多方諸侯無有一邦可以堪顧天之道者言皆不勝其任也其所惟我周王如民之為資而善承于衆不敢忌慢能堪于用德以治天下可以為天地社稷宗廟鬼神之主故天用教我周以用休而使膺受多福簡畀於多方而以殷之命

與之為多方之君也王博士曰天教周王以用休猶所謂天誘其衷也是也即上所謂開也桀之大德也天監于萬方眷求一德俾作神主而湯以一德之故乃受天命以有九有之師紂之失德也天求爾多方開厥顧天而武王以用德之故乃畀殷命以尹爾多方由此觀之則湯武之事蓋將已而不已哉豈適當天心之所眷顧故不得不以征伐為己任也使桀紂能守其祖宗之基緒則我豈間而取之哉使多方之諸侯其德有可以當天意者則天命必不舍彼而私于我也雖殷周之盛興皆有天命則我今豈敢惟務得寧然以此多告汝哉我

之天降甞恭尚奄之四國民命而廢之者惟其自作孽
而已爾當戒之何不以誠信之道優游寬容而行之
于爾多方四國所以至于降其命者惟其不信故也爾
何不爲我周王之夾輔介助贊襄其君以至于治以享
天之命今爾雖故之諸侯而尚得以居爾之居畋爾之
田是汝不失其舊物則我于爾非無恩也爾何不順王
而服天之命乎宅爾宅畋爾田猶多方諸侯各有其舊
之封疆食其舊之田畝也然處之今汝乃拈過不從我
所以順迪汝者屢矣而猶未能安靜以順上之命則以
爾心未仁故也爾苟有仁心則能居易以俟命矣其有

不靜于爾乃不大宅于大之命而有輕慢反側之慮則
天爾乃動作切切然以播棄天命是爾自作不常之事
我將探爾之情于正道故惟以言語教告汝使汝曉然
知善之可爲而不善之不可爲教告之而不從則惟要
因于汝以戒懲之使汝有畏而後遷善遠罪也至于再
至于三則汝宜知過矣而乃不攝服戒懲爾四國民命
之事則是汝怙終而不悔其上我則以大伐而殄汝也
非我一人所持之德不使爾康寧故使爾陷于刑戮乃
爾之自召其罪也夫多方之諸侯迪之〻屢而猶不靜
至于屑播天命使周不以教告而除學之遷納之于刑

則是周之秉德不康寧也苟教告而不從則要囚之要
囚之而又不服此豈可置而不問哉故必至于大罰殛
而後已今爾多方諸侯苟能共命周王而宅天之命則
雖要囚猶可以免而况于大罰殛乎故以此言誘而進
之使之有所懼亦有所畏而後無他慮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
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
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
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

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
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
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
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
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自此以上皆是獨告爾多方之殷諸侯欲其安於天命而
不可以懷反側之心以僥倖天下之有變自此以下又
所以戒勅殷之遷多士也殷多士者即自殷徙之洛都
遷于成周以密邇王室者觀此以下文言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因此所謂正指殷之多士而乃曰告爾有方

多士正如康誥之篇正誥康叔而曰大誥侯甸男邦采
衛也唐孔氏曰周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編次諸
侯知之是也武王之滅殷而封武庚於其故都也則使
三叔監之三叔既挾武庚以叛而周以殷之多士遷于
成周使密邇王室遂當周公之踐政故使周公為之監
焉所謂監我士師工是也我命周公監洛多士而洛多
士猶尤不服以臣事于我所立之監者于今五年矣商
曰祀周曰年成王云祀者以其誥殷多士故也先儒以
五祀為五年無過則還本土蓋先儒以此篇之作在於
成王即政之明年五月則未有五祀之期故其說不得

不如此唐孔氏遂從而為之說曰五年再閏天道有成
欲制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故期以務
之矣支離一至于此先儒于多士篇亦曰庶幾還有洛
本土又曰自洛遷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大周公既營
殷頑民而又設此之還本土此事無所經見多士曰爾
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此篇曰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
田曰有年曰永力皆謂其能遷善遠罪則其子子孫孫
永居洛邑而不絶不然則雖遷周土矣尚安得有年乎
安得永力乎經以為有年于茲洛洛邑永力則必無還
本土之言先儒之說豈臆見也厥相也伯長也謂于法

多士之中為之長者是相長也正亦家宮之長或小或
大皆有其長故曰多正頑民以相長事即小大家正官
之人是也爾之臣于我監既五年矣于惟有相長以為
小大之正者當為多士之表率爾無不能守法也其于
有身而驕淫矜誇自作其不和者爾小大多正當有以
和之也其于有家而奔爭侵犯自作其不睦者爾小大
多正亦當有以和之也爾邑者總謂成周之地所遷之
頑民一邑之內也自作不和則失其所以修之道爾室
不睦則失其所以齊家之道而為之長者又無以和之
使其德歸厚則爾邑何自而清明故雖其不和不睦者

有以和之使其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而鄙詐慢易
之氣不可得而入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爾邑之所
以明也爾邑之明矣爾之能勤於事也夫吉人為善惟
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而好善惡惡者天下
之常情也則凶德者盖人之所忌是為夫自作不和爾
室不睦皆凶德也爾能去其不睦之習而反之于善則
不以凶德而見忌故曰不忌于凶德也爾之能勤于事
則爾庶幾不以凶德而見忌亦則以和而在位也將務
和也和則無凶德矣修身而身以和齊家而家以和夫
何凶德之有我能閱視爾邑而謀助于爾則自此洛邑

庶幾未遠致力以事其土田之本爲考之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于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以及諸侯之臣其土田皆等有差故此篇上言畋爾田猶稱侯之所有者也此言畋爾田稱多士之所有者也夫惟畀矜爾者言爾能以和而在位則天當有以畀汝憐汝也天既畀矜于爾則我周亦當有大助爾大賚爾我周之所爲視天而已矣然天之畀矜我周之大齊者蓋于汝多士廸而遷之簡而擇之使在王庭庶幾有服行爾事而在于大僚者蓋既廸之簡之故其才能可以處大僚之位者則使之服行爾

事也自古人君之革命建國與夫撥平禍亂者豈以其所用之人舉不足取哉蓋亦擇其可用者而用之不以彼此而有分别也光武之平公孫述述所有才幹者皆擢用之曹操之滅袁氏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爲掾屬其破荆州條西州人設者皆擢而用之劉備之降劉璋董和黃權之所拔用也吳懿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蓋用人之道惟其賢而用之讎之臣耶賢則用之吾之臣耶賢則用之周于殷之多士而未嘗廸簡之者不賢故也其賢則雖大僚亦將使之服行爾事而況其下乎故周以此誘之使之遷善也成王又稱爾多士而不能更相勸勉以信用我之命爾亦則不能奉上矣夫我之所以命汝者發號施令丁寧委曲欲其心曉然知趣舍之塗豈欺汝哉爾以我之命爲信然而相率以蹈行之則奉上之道得矣不克勸忱我命則是不克享也爾不克享則凡民化之亦皆無奉上之心矣乃爾惟爲逸豫惟爲頗僻自暴自棄以歸于小人之域夫逸豫頗僻者豈天所以命之之意哉則是爾大廢王命而不能奉承之也大廢王命則天之威將加于汝汝之于天之威乃自取之也故曰探天之威夫天之於人也其災祥禍

福豈有所擇哉在人者於己取之而已矣天之畀矜非天私予之也以爾多士之能稱在位故也天之威非天偏疾之也以爾多士之大違王命故也莫不自己求之者也爾既有以取天之威則我奉天之罰而致之于汝雖遷爾土而遠放之矣夫以殷之多士預于武庚之亂以亂王室武庚既誅則其黨與同惡之人雖不可以盡誅亦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然後爲絶後患周則不然不忍以不教之民而致天之罰故不徙不投之遠方而乃遷之成周以自近爲既遷成周矣而猶不率教則必將使爾離遠於爾之本土而移之于遐裔也然其移之

於逸之直成周之弘惠哉有德者天之所命人君則制
為五服以章之民以助天而已有罪者天之所討人君
則制為五刑以用之亦以助天而已故爾多士之攜攜
有位則天所畀於周之介眷以助天之畀於也大逆王
命則天之所罰周之離逖以助天之罰也天之賞罰不
假手於人則不成故也言主惟兢兢然以多誥于汝我
我之所以命汝者皆默故而告于爾我以故告爾其可
以不敬受哉又曰者陳少南曰承上文而言之也是也
我之故告爾以命者惟欲爾之和而已苟不能敬受則
是爾之初已不能敬于和之道離逖爾土之罰自此而

降矣皆爾有以取之爾無我怨也故于夏之遺士廸之
商之而列于百官周之於殷不然故士以為怨也而況
于殷爾土乎若我之予奪皆本于天天之予奪皆本于
爾多士爾多士不可不自反也以為怨則非也畢命曰
惟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多士
暨此篇皆訓之之辭此其所以化也故周供征伐待天
下故既箕夏邦家靖寧身致太平雖太甲昏庸伊尹放
之于桐攝政三年而下不變及武王克商未幾周公相
成王而管蔡挾武庚以叛殷人響應周公討而平之遷
其頑民于成周次密邇王室成王即政而奄又作亂故
人不無覬覦之心周公又作此篇以誥之者蓋桀雖不
道惟滅德作威以殘害于百姓而舉大義而伐之東征
西怨南征北怨故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
蘇惟桀之民困于虐政無與桀共惡者其望成湯若大
旱之雲霓此所以身致太平至紂之罪則浮于桀矣觀
畢命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惟利口之俗至
于康王歷五十餘年而商未殄以此見紂于其民不惟
肆其威虐而其智術機巧又有以漸漬商民之心術使
與之同惡相濟以毒萬方書之所載如乃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以為大夫卿士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又

曰受有臣億萬至于牧野之戰所率以抗武王之師者
其會如林紂雖滅而其餘民甚衆既其心術至堅于紂
之惡此其所以廸屢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向非有
多士多方之篇明言利害以曉譬之而又以周公君陳
畢公為之師長其為惡可勝言哉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五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周書

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周公作無逸立政其意一也蓋當成王之即政而天下既已太平垂衣拱手不動聲色而遂享此治安之效周公懼其驕怠之心易生也故作無逸以戒之又懼其褻倿之臣易以乘間而進也故作立政以戒之無逸之篇蓋言夫修德之不可以逸也立政之篇蓋言任用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夫當天下之治安上恬下嬉海宇無事

雖逸固不可以縱然常人之情往往以為一日之逸未遽亂也雖倿固不可以用然常人之情往往以為一人之倿未遽危也而周公則曰不然無逸之篇言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蓋謂雖一日之逸而萬世之禍所自萌此篇言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休茲知恤鮮哉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蓋謂雖一人之倿而羣邪之黨所自基皆所以遏其源而塞其端使成王戰戰兢兢之心不可以須臾忘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則周之初可謂多士矣周公作君奭自成湯之於武丁稱其臣之賢者不過一二人耳至於文王則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太顛南宮适而武王以其四人誕受天命以有天下然太公周公召公畢公之徒猶不與焉孔子稱周有八士而太顛閎夭猶不與焉足見其賢才之多矣及成王之繼統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二公在王左右而為賢才之主於內則天下之賢莫不因之以進想夫朝廷之上大小前後莫匪正人端士也而此篇猶以用人為戒者蓋成王中材之主雖周公攝政選用賢能以遺之為之羽翼然其既聽政以躬攬萬機之務則一進一

退而押正丙迷自此而分此周公所以諄諄以用人為
戒也在易陰陽之運未嘗不相為消長盈虛五陰一陽
為復陽在下也自復漸進而為夬則陽多而陰少陰盡
於陽故也自夬又進而為乾則無復有陰乾雖無陰而
姤之一陰生矣五陽一陰為姤陰在下也自姤漸進而
為剝則陰多而陽少陽盡於陰故也剝又進而為坤則其
復有陽坤雖無陽而復之一陽生矣君子小人之進退
亦然當成王之世君子彙征無復有一小人雜閒於其
間此正乾之無陰也周公懼夫小人以巧言令色衆其
驕怠之心以肆其惑則乾將變而為姤故以是而戒成

王也泰之為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卦也而其上六
卦之終則以城復于隍為戒正周公之意也先儒曰周
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又曰言
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意謂立政必務於得人故此
篇之義以用人為主而以立政命篇之名薛博士林子
和之言皆然夫得人而後可以立政誠有此理而謂史
官之名篇其本意在於此則不可蓋五十八篇之命名
不可以皆有其義也余嘗屢辨之矣先儒以拜手稽首
告嗣天子王矣為周公書之言咸戒于王為周公盡以告
王王氏之言亦然其說於經意無相聯屬不如孫氏曰

周公率羣臣進戒於王而贊之曰羣臣皆再拜稽首告
今天子王矣不可以幼沖自待而陳少南之說亦為詳
明曰周公若曰而下帥羣臣之辭也用咸戒于王曰而
下羣臣進戒之辭也周公曰而下周公因羣臣進戒而
歎之也此說蓋本於王霜荀子曰台國有道人主有職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夫
有天下必自為之而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自為之
者役夫之道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蓋
王天下者無他職業惟善用人而已故周公率帥羣臣而
贊之使皆拜手稽首以致敬盡禮於其王謂王之嗣世

而為天子今既王矣非如前日之幼沖而周公攝之也
周公攝政則王天下之職業其責在於周公成王既即政
則王天下之職業其責在於成王可謂任重負衆矣羣
臣當有以戒之也羣臣同周公之言而皆進戒於王則
謂王之左右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皆不
可以非其人羣臣知夫王天下者之職業惟在於此故
也常伯常任準人說者不同先儒謂伯訓長常所長事
三公也常任者常所委任六卿也準人平法之人獄官
也王氏則謂常伯庶官之長在位者也常任任事之臣
在職者也準人非伯所任而吾取以為準者也薛博士

因王氏之言則以爲常伯三公三孤之類常任六卿之類準人師氏保氏之類林子和又以爲常伯冢宰之類常任六卿之屬準人三公三孤之職其説皆不如孫氏孫氏曰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準人蓋下文所謂宅乃事即此常任也宅乃牧即此常伯也宅乃準即此準人也此以爲伯而下文以爲牧則以伯爲牧民之長宜矣王氏以伯爲庶官之長而下文之牧則以爲庶官之率以牧訓率無是理也先儒雖以牧爲牧民九州之伯然其意不以此三者合於下文之三宅又非也故知孫説爲勝伯既牧民之長而

曰左右者蓋周官之設官有三公有九卿有牧伯顧命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雖六卿而無非牧民之長蓋以牧伯而兼公卿故也此所以在王左右者惟牧民之長任事之公卿以至凡守法之有司無不得其人則朝廷之上皆正人矣然宮禁之内侍衛之臣亦不可以非其人也故曰綴衣虎賁綴衣掌衣服者虎賁即周官虎賁氏也夫常伯常任準人所以與天子圖回萬機者固不可以不得人然其朝見也有時至於綴衣虎賁朝夕與王處爲苟非其人則王德以之而壞雖外得其人何補爲如齊威王時即墨之大夫賢而左右

日毀之阿之大夫不肖而左右日譽之蓋褻近者非其人則毀譽亂真矣唐明皇嘗引鑑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以韓休之峭直而左右欲逐去之則褻近者可不謹所擇哉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文武之時乃心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伊尹所謂左右文武侍御僕從即此綴衣虎賁之類也觀幽王之時卿士司徒師氏内史既非其人而膳夫趣馬亦非其人此其所以亂亡則人主不可不留意此羣臣咸戒之意也休懐少南以爲休美之時是也周公因羣臣進戒遂嗟歎而言曰當此

盛戒之世休美之時而惟此常伯以下知憂之者鮮矣周公之言此者其意正與臯陶同恐其恃治安而忽之也知人則哲皋陶以爲惟帝其難之常伯以下周公以爲知恤鮮哉乃知人主之職事其所謂難者莫難於此也惟其難如此遂以禹湯之所以得桀紂之所以失而發明之也古之人所謂有道之君惟夏禹者其王室之所以大强者乃在於求賢俊以尊事上帝而已天下有至强之勢不在於山川之險不在於甲兵之銳不在於人民之衆惟在於賢才之多而已能求賢才而用之則其勢無敵矣豈不大競乎室王室也有室猶言有天下

也先儒以爲卿大夫室家迂矣顧吁也故顧俊有求賢之意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以仁舉天天心其享之矣故禹之尊上帝蕩之丕釐上帝之耿命文武之敬事上帝皆本於得人也九德之行皐陶所言九德寬而栗至彊而義是也有九德之行者乃可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故也惟禹以顧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迪知其人致誠於九德之行者乃敢以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則其敎告之言也蓋知人之道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其賢否不能逃忱恂于九德之行誠心安

於此而非僞也故必迪知其有事而後敢告教其君苟不察其躬行者爲何如而惟以其言語文采遂以爲有此九德之行則聲音笑貌可以爲之矣迪知者驗之於實迹而知之也其告教其君也則拜手稽首以致敬盡禮言今既爲君矣不可不謹也惟其宅任事之公卿宅牧民之長宅守法之有司皆得其人則富惟爲君之道矣宅謂居其位也同公率羣臣進戒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此正夏之臣所以告教其君之遺意也而用猶所謂見賢焉而後用之也其臣既以是告敎矣故禹則謀見用其臣之大順于德者則可以居此三

宅之位而稱其任也惟其臣必迪知之而後告教其君君必而用而後宅人上下不苟如此則小人安得以乘其間而進哉此篇之言三宅三俊者先儒以三宅爲五宅三居之宅以三俊爲正直剛柔之三德王氏則以爲三宅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位三俊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王氏所分不甚明白書既有五流五宅三居則以三宅爲去罪人先儒之說爲勝然以正直剛柔爲三俊則非也三者事也牧也準也此三者皆以俊才宅之故曰三俊據氏雖從先儒以三宅爲三居又曰事也牧也準也爲三宅所以宅三俊是又以此三宅三俊分爲二

也其言曰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是九德爲三俊也皐陶之九德則其于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爲一則九德爲三俊明矣此又蹈先儒之失耆三宅當從先儒而三俊當從王氏王氏既以三宅爲常伯常任準人之位則論三宅無義民說不行故以此句下屬桀紂此說又曲說宅此三俊矣則夫民之不義而蹈于罪者不可不去之也故以三宅而宅五流爲蓋稂莠不去而禾不滋故也三宅却當從王氏之說有遠者有近者有遠近之中者非謂四裔九州之外中國之外也至桀之德則不能爲往日大禹所以任人之道故其安任者惟暴虐不仁之

人此其所以趣而無後也桀既以任非其人而自絶于
天及成湯之德升聞于天大治上帝之明命以集于厥
躬蓋亦如禹之所以尊上帝惟能舉賢才以用之而已
是以代桀而有天下大治者帝命之明湯有以自取之
故謂湯之大治也湯之受天命乃以用三宅之法以去
無義之民能使各就其居處當其罪故克即宅其有俊
德可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者用而任之能使各就
其俊德任當其才故亦見即也孫氏曰殷先去凶而後
用賢夏先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
資而成也是也唐孔氏曰夏先待賢見其須賢之切成

湯文武先言去惡又見其惡宜速去成先成後所以互
相見耳不如孫氏云嚴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也大成湯之嚴威儼恪而天下大法之者惟
其能用三宅以去凶知三俊以任賢故其效如此
又一説此篇之言三宅三俊先儒以三宅爲五宅三居
之宅以三俊爲正直剛柔之三德據經文初無流放竄
人之意但言常伯常任準人之職所係甚重不可以非
其人耳而其言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則三宅也者
蓋指任牧準之三者而言而三俊則是有可以居此三
宅之才者也亦不必泥於正直剛柔之三德故王氏曰

三宅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
準人之才者此說比諸家爲優而孫氏亦云此三宅所
以宅三俊蓋經之本義如此言孫氏雖以三宅爲所以
宅三俊而其於三宅無義民則又以爲五宅三居之宅
是以此篇之三宅分爲二說而其說則以謂人之有疾
也食而不藥則不可藥而不食亦不可三宅三俊如藥食
之交相養所以宅三俊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此
說迂曲甚矣據三宅無義民只當從王氏之說既三宅
無義民則任是官者皆暴德之人所以至於罔後也蓋
以三俊而居三宅之位則是所用者義民非三俊而用

之是無義民也無義民則不能爲往昔大禹所以任三
宅三俊之道故其所任者惟暴虐不仁之人是以至於
殄絶有夏之祀而無後也桀既任非其人而自絶於天
及成湯之德升聞于天大治上帝之明命以集於厥躬
蓋亦如禹之所以尊上帝惟能舉賢才以用之而已是
以代桀而有天下大治者帝命之明湯有以自取之故
謂湯之大治也湯之丕釐帝命以致天下之治安推原
其本莫非三宅三俊之效是以繼之曰乃用三有宅克
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此數
句亦當從王氏之說克即者言湯所用皆能就其事所

稱皆能純其才厥惟丕式者言其於三宅三俊之所言所行思之而不敢慢式之而不敢忽也夫如此故能用三宅三俊此說皆是蓋既曰用有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而又繼之以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者以見其好賢樂善之誠心有如而無已也夫如是故近在都邑之中則和協輯睦熙熙然得其所遠在四方之外則勸其德而大法之以為矜式無非用賢之效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厥者恭己之謂也協于厥邑丕式見德則無為而治矣見德省曉然知上之人其德如是也至紂之德則不然矣

自強為惡其在朝廷者無非不仁也進用刑罰而有暴虐之德者與之同治其國而百姓莫不苦其殘害家皆不善而有逆很之德者則與之同治其政而庶政莫不底於廢墜此豈湯之所以丕釐景命之道乎故天監代殷而致罰之使我周撫有華夏用湯所以大治景命之道而受命於天以奄甸萬姓也致罰者王肅謂須暇五年是矣甸先儒曰治也王氏曰井牧其地什伍其民皆通受德先儒以為紂字大桀德受德一也桀德則曰桀之為德而受德則以為其字何其自相異同如此據受德亦如桀德也抑嘗觀周召之臣以告成王未嘗不以禹湯之所以得桀紂之所以失反覆而陳之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殷鑒在夏則周鑒在殷矣能以行事為戒豈遠乎哉周召欲成王克紹文武之大業必言其不可如桀紂發墜禹湯之遺緒也不獨戒成王為然其戒殷之多士多方之諸侯亦莫不然孔子曰周監於二代蓋謂是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

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唐孔氏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蓋禍亂之作天之所以開聖人也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桀以任非其人而自絕于天湯則伐桀以而有天下紂以任非其人而自絕于天文武則伐紂以而有天下何者有廢必有興也然湯與文武之所以興者豈徒然哉韓信謂漢高祖曰項王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

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湯
與文武之所以興者以其能反桀紂之道故耳桀以任
是暴德而罔後故湯則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
所以反桀之道也紂以任暴德逆德之人而帝欽罰之
故文武則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所以反紂之
道也既能反其道則其所以事天心而受帝祉者豈不
與之異哉宜其天命之不僭釋也王氏以三宅已授之
以位已任之以事故不可以不知其心若三有俊則灼
見之足矣其意謂三俊未至於三宅之已在位灼見未
至於克知之爲詳先儒之分三宅三俊異於王氏故唐

孔氏因之則曰賢者難識故特言灼見言其知之審也
而陳少南又曰君子小人之心一也小人之心曰克知
君子之心曰灼見者蓋小人之心甚難知也一則以君
子爲難知故克知爲畧於灼見一則以小人爲難知故
灼見畧於克知予竊謂君子小人之難知也無有難易
而克知灼見亦無有詳畧也蓋君子小人之道雖若白
黑之不同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苟其殺聚亂
眞好惡失正則白黑易位矣世有以小人爲君子者以
其不知小人之心也使知小人之心則惟恐其不退亦
有以君子爲小人者以其不知君子之心也使知君子

之心則惟恐其不盡觀論語之書其論君子小人多矣
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驕泰比周皆以君子
小人之行事其相反如此則君子小人之心其異甚矣
惟知人者視其所以察其所安使其善惡有不能逃則
於小人豈不克知其心而於君子豈不灼見其心乎此
知人則哲舜之所以爲難也惟文武克知小人之心故
以三有宅而去之灼見君子之心故以三有俊而進之
去小人而進君子此其所以敬事上帝之道也敬事上
帝則上帝之所眷顧以有天下故立民長伯也立民長
伯先儒謂建諸侯是也王博士曰五國以爲屬屬有長

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立之長以治其屬立之伯
以治其州凡以爲民而已亦是也蓋文武旣有以當天
之心故天命之以有天下則封建諸侯而天子端拱於
上也此所以立民長伯先儒論立民長伯則是而於敬
事上帝以爲郊祀則非也夫文武之敬事上帝即禹之
尊事上帝湯之丕釐景命蓋言事天之道莫大於得賢
而乃以爲郊祀之禮不亦迂乎自此以下皆言文武之
朝內外大小莫不得人也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
也收即常伯也言文武之立政則以此三俊而作三事
蓋此三俊其宅是職也莫不各有其事故謂之三事先

儒以為天地人之三事誤矣虎賁而下則其小臣也趣
馬養馬之官周官凡頒良馬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
阜一趣馬駕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掌贊
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鄭下士也小尹王氏曰
小官之正也左右攜僕者蘇氏曰執持器物者百司王
氏曰若司裘司服之類庶府王氏曰泉府王府之類凡
此小臣無不得其人也王氏以大都而下為都邑之官
司徒而下為諸侯之官其說甚善周官曰乃施典于邦
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
施六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

自庶府而上則所謂官府之臣也大都而下則都鄙之
[illegible]臣司徒而下則邦國之臣也大都小伯所謂建其長
也藝人而下則其伍其兩其殷也大都小伯者陳少南
曰爲言小大都伯也都邑之衆各有伯常長故以小大
二言該之周官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
畺地注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
也藝人凡有技藝者表臣可以為表正者百司都邑之
內有所司者上言有司而此又言之則知此為都邑之
官明矣太史林子和曰即庶史之大者是也尹伯者都
邑之內凡正官之長也庶常陳少南曰凡有常事之人

也自庶常以上無非吉士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
卿也亞其貳也旅其衆士也亞所謂伍也旅所謂殷也
先儒謂言三卿者武王未伐紂時其意謂武王尚為諸
侯故言三卿其說不如王氏而蘇氏又曰六卿獨數其
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者周公以師兼冢宰周公謂蘇
忿生為蘇公見蘇公以公兼司寇也而宗伯則召公兼
之數其說之鑿又甚於先儒今所不取微盧見於牧誓
蓋西南夷也烝衆也三亳者皇甫謐曰三處之地皆名
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阪險也言夷
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為之尹者無不

得人也蓋自王朝而後都邑自都邑而後邦國自邦國
而後蠻夷其內外之序如此故既言諸侯之官矣則繼
之以典掌夷狄之官亦得其人也若夫三亳之尹及阪
地之尹此又在王朝都鄙邦國之官之外者故特舉之
於末也鄭康成則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
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東城皐而
轘轅西降谷而唐孔氏以為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
誰得此言最為近厚唐姚崇嘗曰今止得十使猶患未
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
擇其職乎宗以十使猶患不得其人而文武之臣大而

至於任人小而至於攜僕肉而至於王朝外而至於典
掌發夷莫不得賢則知天下未嘗無賢特無以作之耳
乃謂不可以盡得人天下豈有此理哉無乃厚誣天下
之人乎然普天之下如此其廣百官之位如此其衆也
爲得人人而擇之苟非其執要於上則推之以用人安
能人人稱其職乎故文王能宅心則乃立此常事常事
既立則夫司牧人者皆能俊而有德也人君以一身之
微而應天下之變情僞紛然如轍迴流孰知其爲君子
孰知其爲小人惟宅心則毀譽不得而汨好惡不可得
而搖而常事立矣常事立此俊德之所以在官也李布

曰陛下以一人擧君臣以一人毀群臣臣恐天下有識
者閔之有以寵陛下以擧而進之又以毀而逆之則常
事安得而立哉此無他不能宅心故也惟不能宅心而
常事不立故有始於用賢而卒於用佞如唐高宗明皇
德宗憲宗者則俊安能以得志哉荀子曰王道治近不
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
能治明又能見幽既能當一又欲正百是過者也是猶
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
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是猶立枉
木而求其影之直也夫人君之所以不能宅心者惟其

務兼乎庶言庶獄庶愼故也既欲宅心又欲兼乎庶言
庶獄庶愼此正荀子之所譏也以一人之身而代百官
之所爲則日將不暇給不惟庶言庶獄庶愼荒墜而失
其序又且失乎宅心之要矣惟以宅心爲要者則雖不
兼乎庶言庶獄庶愼而此三者蓋各得其條理何者天
運於上而四時寒暑自有司之者何必身兼之哉故夫
文王之宅心則不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爲
急蓋能以有司之牧夫爲急則是訓之以賢之可用而
訓之以凶之可去用賢去凶則人主之職擧矣所以宅
心者此也所知者知此而已庶獄庶愼非文王之所敢

知也蘇氏曰庶言有司所下敎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愼
國之禁戒儲備也蓋此皆有司之道故惟擇有司則其
事集矣運去也惟文王之宅心也如此故武王雖率循
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以不敢廢其德處而其率循文王
經綸天下之謀蓋從其容德而已容德即宅心是也義
德者伐商是也丕顯哉文王謨所謂容德也丕承哉武
王烈所謂義德也言武王雖率循文王之伐功是不替
其義德而其經綸天下則惟循文王所以宅心而不兼
庶言庶獄庶愼之容德也惟武王之所率者文王之容
德則成王之於文王當何如哉武王以此而遂能集文

王之大統以至受此大基業則成王亦當以此而持盈
守成以保有社稷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
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
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
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
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
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

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
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
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慎以列用中罰
自古國家之隆替興亡不在乎勢之難易而惟在乎賢
能之用否桀紂繼世而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則其保
有社稷以守前人之基業其勢為易然以不用賢之故
遂至於亡國喪家覆宗絕祀雖欲為匹夫而不可得禹
為司空湯與文武為諸侯則夫尤有神器奄四海而君
之其勢為難然以用賢之故遂能克當天心以王天下
若探囊中物也今成王以幼沖之年然為王矣所憑之
位禹湯文武桀紂同也所御之權亦與禹湯文武桀紂
同也禹湯文武之與桀紂其相去不啻千萬里之遠而
其原則在於用人之當與否王其為禹湯文武乎其為
桀紂乎隆替興亡之端蓋兆於此王其無以幼為沖而
不[illegible]也蓋自周公之未歸政也舉直錯枉彰善癉惡
以之而維持天下者其責歸之周公王雖端居禁中無
用無為可也今既歸政而王實其可不念哉故前既歷
敘禹湯文武之所以興桀紂之所以亡者自此而下則

戒成王也王氏曰言其繼上帝則曰天子言其繼先王
則曰孺子周公之視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此非也
前言嗣天子王矣者周公率羣臣進戒而贊之言也贊
羣臣之言不得不曰天子非有尊親之辨也若順也順
者謂其順於道非為其順於君也夫君子之用於朝必
使之業其所習逆其所順强其所劣捐其所能於君為
逆矣而於道則順也小人之用於朝阿合諛佞以求媚
於上於君為順矣而於道則逆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逆于汝心雖逆
而非逆也乃所謂順也遜于汝志雖順而非順也乃所

謂逆也蓋正直之言難入而詭諛之說易合故於君子之所順者必均知之而後能信任之也受民者王氏曰王者之得民上則受之天下則受之先王也惟文武用人之效如此今王既即政繼自今日已往其所以立政立事者惟在於準人牧夫之得其人而已而其所以用之者又在於均知其所順則君子得志而小人不得掩蔽君之聰明此所以大能使治以相助我所受之民庶獄庶慎各得其條理而無不和也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此用君子之效也既用君子而事其效則不可以使小人間之也蓋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若水炭之不相

入不可以用事然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衆小人用事有一君子未能有濟衆君子用事有一小人其爲害也必矣蓋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不肯枉己以求進小人不得志則衆醜抵巇以誘其君期於必進而後已故古者雖其俊乂濟濟蔚爲多士而乃始治而終亂始於用賢而終於用佞者惟其以小人間之故也昔齊威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不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

也仲之此言不獨霸道然也我其克均知厥若知之也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用之任之信之也時則勿有間之不使小人參之也相者猶謂左右有民輔之翼之前於三有宅曰克知三有俊曰均見而此於準人牧夫又曰均知乃知前所謂克知均見者無有詳畧也未終也夫所以用君子而以小人間之者惟其志之政也故周公之戒成王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蓋雖造次顛沛之間而未嘗一出言忘之也其求賢之切如此則小人安得以間之哉夫古之人君急於求賢俊又如林固足以致治

矣而其心猶恐乎山澤之間有埋光鏟彩而不肯仕者必欲無一賢之或遺而後已則一話一言之間其終思之也必矣前曰相我受民此曰又我受民此則史家之敍文不必辯也周公又嗟歎曰予之所以告成王謂既王天下不可以不擇人者乃我受衆人之美言故悉以告不敢自有之也觀羣臣進戒之言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遂因之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則其受人之微言以咸告其衆可見矣夫以周公之聖而其告王之言必歸之他人此其謙德也昔晉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求通攀者

伯尊下車而問焉肇者曰君親縞素帥羣臣而哭之既
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所肇者之言以告而不
歸之肇者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亦異乎
周公矣文子文孫者王氏曰守成則無所用武曰文子
文孫者謂成王也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是
矣言成王既爲文王之孫武王之子則繼自今以往庶
獄庶慎不可以有誤也惟正是乂之而已先儒以正是
爲正是之道王氏則謂正一而不可變是變而不可常
守正所以立本從是所以趣時楊龜山辨之以爲是與
則異是依是違之是同而陳少南之說尤爲簡易可用

曰惟正是乂之者冲前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之
言也乂民之術非他人也正如此成德之美士也蓋欲獄
慎之無誤非得人不可周公之陳文王之事則謂罔攸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而其告成王必言又欲其無誤者
罔攸兼所以勿誤也唐太宗問張元素以政對曰自古
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自
决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
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尚賢者能使有司善知則
高居深拱誰敢犯之以是觀之庶獄慎之勿誤也罔兼
之而後可也蓋所謂勿誤即所謂和我庶獄庶慎也自

古商人此又仲言其事也唐孔氏曰上言禹湯文武此
復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畧無別意也則克宅
之者即所謂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也克由繹之者又
從而紬繹其所行之事也使之宅其職而不紬繹其所
行之事則小人得以矯僞而欺君矣能如此乃可以使
乂我受民也商則罔有立政此又仲言桀紂之事也言
桀紂之國所以不能立政者惟用憸人之不順於德者
使其君無顯名在於其世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得君子而復有令譽故用憸人則無顯名矣不順于德
則非所謂不訓德也憸人小人也惟桀紂以用憸人而

無顯名故成王繼自今以往凡所以立政者勿用憸人
惟用吉士使之勱相我國家也勱勉也勱相言勉力以
輔其君猶所謂勱翼之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以下此
又申言之丁寧委曲勸成王之心明白而不疑也此篇
初言常伯常任準人既而言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既
而言任人準人牧夫雖其序不同而三者恒存也既而
特言準人牧夫既而又特言牧夫或特言有司牧夫初
言庶言庶獄庶慎既而特言庶獄庶慎既而又特言庶
獄此正上言禹湯文武而下惟言商與文王唐孔氏所
謂言有詳畧無別意者是也正如大誥或言邦君尹氏

庶事御事我言邦君庶事御事或言邦君御事其或言
或不言者豈其有在有不在乎而說者於言準人牧夫
則以立事爲常任言庶獄庶慎則以是訓用違爲庶言
夫立事者卽立政也安得以爲常任之官而以是訓用
違爲庶言其鑿尤甚至其特言庶獄牧夫則又曰獄者
政之終牧者官之長官擧其長政擧其終則無不擧矣
此皆强爲之說也其克詰爾戎兵者爲國有本末得人
以立政則其本立矣然後可以制服天下也昔裴度嘗
言於唐以爲逆竪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
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小大議

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
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以此觀之則詰戎兵必在於用
人之後也詰治也詰戎兵者所謂除戎器也言其治此
戎器以升行禹之舊迹各以其方而行於天下至于四
海之表無有不服者此皆其用人之成效也蓋夫四海
之表所以無敢不服者固不在於戎兵然戎兵不可不
詰蓋除戎器戒不虞之道也若夫晉武帝之去武備唐
蕭俛之銷兵則昧夫詰戎兵之道而唐太宗漢武帝窮
兵於萬里之外疲弊中國以求四夷之來臣則又失夫
詰戎兵之本意矣耿光言其光明之德也夫用人立政

而至於海表罔不服則足以顯文王之明德亦足以揚武
王之大業也覲見也見其耿光則其德顯矣能如是則
成王之爲文子文孫之道盡矣周公又終戒成王言自
今以往其立政也必用有常之人蓋惟君子而後有
常若夫小人則乍賢乍佞其未得志則矯自揚飾以欺
世俗而盜名旣得志則其眞情見矣故惟求其有常之
人而用之則小人不得以盡進也此篇戒曰俊德戒曰
吉士戒曰常人雖則不同皆君子之美稱也而
說者謂常人不如吉士吉士不如考考不如俊德思其
上不可得則思其次亦鑿矣太史官名也周公呼太史

而告之曰昔蘇公之爲司寇敬於用獄以長我王國長
我王國所謂其寧惟永也今此亦當於用獄之法而愼
之以其列而用輕重之中者也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
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蘇公者武王之司寇也
列者蘇氏曰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其惟克用常人
以上凡篇之義足矣而繼之以此者意者上言庶獄而
使遂取此以繼其後乎不可得而見也王氏謂立政之
意始於知恤而終於用中罰者蓋知人而官使之上下
天下各任其職不逮者糾之以法政之所以立也王氏
此言蓋爲新法地爾自司寇蘇公以下雖則敷言而呂

刑一篇之意盡於此矣如禹謨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而其予洪範一篇之旨亦備見於此大抵聖人之言約而言之則雖數語而不為不足推而演之則雖百言而不為贅此後世能言之士所以莫能加之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五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六

三山拙齋林　少穎之奇

周書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周官於每篇之首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周公之攝政既以洛水之地居天下之中四方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為均故建以為都以居九鼎而朝諸侯於此爰當其營洛也召公先至于洛而卜之既得吉卜則經營以攻其位周公續至則達觀之而用書以命庶殷則所謂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者是也若夫設官分職則見於此篇焉武王雖滅紂而猶以其故都封紂子武庚則是命未黜也及武庚挾管蔡以叛周公討而平之猶封微子於宋以存湯之祀而殷之故都無復湯之子孫是謂黜殷命也滅淮

夷者遂書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武庚之亂淮夷與之同惡及成王既即政而又叛成王以其恃遠不賓故屢叛今既討平之乃遷其君於中國之地故謂之滅也然殷今與滅淮夷非一時之事而序連之者蓋周興於西土而其化自北而南故西南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也爲最後觀其封建諸侯以太公居齊周公居魯此二人者親賢之最而其分土乃在乎青徐之境去周爲最遠者欲以控御東夷故也則是周家之所慮惟在於東夷東夷未平則天下未爲太子官制雖欲董而正之位總有所未暇也觀武王之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蓋已恐其有不靖之心矣豈得已而封之哉且使天下無變則武庚雖欲舉事無由而發不幸武王之即世而成王幼沖此武庚之所以藉口而又淮夷既未服於周必與之相挺而爲亂周公討平之矣而猶不從即政之後又復叛今方其始伐之也猶要其回心而向善故未遷之及其再亂也則是不可復化矣故必遷之而乃能絶其後患爲既遷之矣則四方無倔強不賓之邦以干天誅天下大定然後可以講明官制此所以作此篇自然商奄滅淮夷則遂言之也先儒所謂事相因是也還歸在豐者自滅

淮夷而歸也豐文王之都故有文王之廟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武王雖遷鎬而豐都猶存其在豐而作此篇者陳少南曰發册以告廡官且爲一代之大典故必於豐是也召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蓋宅洛者亦是朝廷之大事故至于豐以告廟也撫萬邦巡侯甸曾博士以爲撫萬邦則其仁足以懷巡侯甸則其智足以舉林子和之說又以遠近而分之薛博士又曰若周公之所以撫邦國此之謂撫巡守殷國此之謂巡雖然此一時之事不必若行人之數蓋撫萬邦則或使人爲然巡侯甸不及其遠則遠者遣人撫之故也曾博士林子和因爲鑿矣薛博士以行人之所載爲證所謂撫之巡之雖其字偶合然非書之本意蓋書之本意只言成王撫安萬國而巡狩之也不可對說對說則鑿矣萬邦者總言其多也如左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是舉其大數鄭氏引王制州十有二師之言以爲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此要乃泥乎言萬國則必計之以爲誠有此數如言兆民萬民亦將計之可乎諸家之說蓋泥於萬邦侯甸之言則以爲或遠或近蓋此言撫萬邦巡侯甸正猶易言建萬國

覲諸侯云爾不必分也庭直也師直爲壯曲爲老彼既
不直則我伐之也有名故曰征之而可以綏兆民也蓋
王之君萬邦而撫之也必以時廵守而廵之也則必擇
其不庭而封之旣封之矣則兆民得以安堵故曰綏厥
兆民說者亦多以此兩句對說亦非自此撫萬邦而下
皆是指伐淮夷事唐孔氏曰此言廵行天下其實只廵
向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廵守
也以撫諸侯廵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卽四大言之爾惟
伐淮夷非四征也言四征亦是大言之爾是也侯甸卽
下六服是也言侯甸者畧言之耳上下互言也當成王

之時六合爲周聲敎所曁率皆臣服獨淮夷未平爾淮
夷未平則當時六服之君周雖洗心滌慮以奉承天子
之德而行之然謂之莫不承德則不可也惟滅淮夷而
遠以化之則是莫不承德矣如舜之世聲敎所曁迄于
四海惟三苗不服必至於苗民之格然後爲至治也周
官有九服而中國五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是也此言
六者王氏以爲近中國之夷狄意謂并蠻服數之唐孔
氏亦以六服不數夷鎭藩與之同蘇氏則曰禹貢五服
通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服爲六服夫禹
之畿內謂之甸服故可以服言之周之王畿在九服之

外不名曰服安得謂之六服乎觀大行人載侯服歲一
見自此率殺至於要服六歲一見要服卽蠻服也注曰
此六服去王畿二千里五服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
男封焉至於夷服鎭服藩服則總言曰九州之外謂之
藩國世一見正此所謂六服蓋指九州之內也王氏謂
近中國之夷狄承德則國家閑暇可以修政刑之時此
蓋強爲之說也宗周鎬京之畢命曰王朝步自宗周至
于豐則宗周非豐矣序曰還歸在豐而此曰歸于宗周
故多異說薛博士以宗周卽豐非也唐孔氏則曰周爲
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各邑皆名宗

周不如陳少南曰史言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是歸鎬京
審訂官號而正之者也序言還歸在豐作周官是官號
已正發冊以告之之時也治官者凡治事之官也董督
也督正也循名責實之謂也若者發語之辭若昔猶曰
在昔也言昔之有大猷所以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者也卽下文唐虞稽古而下是也蓋治亂安危之勢相
爲消長若循環然亂而制之不若未亂而制之爲愈也
將危而保之不若未危而保之爲愈也或曰奈晝之事
洗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爲用智曰用智于未奔洗故
必制於未亂保于未危而後爲古之大猷也唐虞之建

官惟百夏商之官倍所謂大猷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亦
克用乂所謂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克能以若訓
順言當順古大道凡言若者正呂刑言若古有訓以若
昔大猷爲順古大道則可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尚可爲說呂刑言若古有訓而下文曰蚩尤惟始作亂
亦以爲順古之訓可乎唐虞之建官止於百數而其建
之也蓋考古之制斟酌其宜而爲之在内之官則有百
揆及四岳在外之官則有州牧及侯伯百揆者揆度百
事之職猶後世之宰相也堯之世蓋舜爲之舜既受禪
則禹代爲之爲四岳者漢孔氏曰即上羲和之四子分

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按國語以四岳爲四伯蓋各爲
一方以總諸侯諸侯來朝則率其方之諸侯以見於天
子天子巡守則亦率其諸侯以見於方岳之下舜典云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
于岱宗肆覲東后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
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
西禮孔氏之言蓋本於此州牧者所謂十有二牧也侯
伯者侯也伯也蓋言諸侯也諸侯而言侯伯者猶六服
而言侯甸也侯伯各以其州而屬所牧州牧各率其方
之諸侯而屬於四岳四岳而下則百揆最總之也四岳

雖掌四方之諸侯然其職任則在於内也國以有政而
理政以有人而治故建官惟百則庶政惟和庶政和則
萬國寧也夏商官倍蓋二百也亦克用乂蓋庶政亦和
於國亦寧史省文也亦者因前之辭也不惟其官者言
明王之立政不徒多其官而惟在於其人之如何也夫
唐虞百夏商倍周三百六十其多寡如此之不同蓋其
人才自有優劣若唐虞之世百人足以致治至夏商之
天下亦唐虞之天下也然非倍官則不可以爲治周之
天下亦夏商之天下也而其官之數遂至於三百六十
蓋周之三百六十僅足以比夏商之倍夏商之倍僅足

以當唐虞之百故曰不惟其官惟其人也夫周之官既
多於夏商而尤多於唐虞蓋以其人才之不若既人才
之不若則雖其官數之盛而其治效亦幾有所不如矣
故今我雖小子致敬而勤於德力行而不怠朝夕之間
惟恐不及仰是前代而順之以之而訓迪厥官也成王
之夙夜不怠遑仰惟前代時若如此正如顏子之睎之在
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矣雖自知其不及而其戰戰兢兢之心未嘗少怠也董
正者立太師太傅以下是也訓迪者凡我有官君子以

下是也董正之而後訓迪之也觀立政之篇周公以戎王師政之初選用人才之始而邪正兩塗自此分故諄諄以用人爲戒今觀此篇成王知夫人才之不如前代故建官雖多而惟恐其不及既董正之而又訓迪之則孰有庶官曠職者哉於此不獨見成王之賢亦足以見周公啓沃之有素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上既言夏商之官倍於唐虞蓋以人才之優劣而爲是多寡之數使夏商而必爲唐虞之百官數固同矣而其職必不舉故不得不倍夏商既不得不倍則我周當如之何是以其數至於三百六十比之夏商又爲多也其多寡之不同者蓋以後之不如昔故仰惟前代而惟恐其不及故勤于德以訓迪厥官不敢少怠自此以下則

董正其官職而後訓迪之也周之設官分職比之前代最爲詳而其大槩蓋卑唐虞之制唐虞之百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此其百官之中所謂要重者之夏商雖倍於唐虞其數可得而見之而其職號統屬無所傳聞故漢來有曰夏商無聞焉雖無所傳聞要之比於唐虞雖間有增損而其大槩亦不外是觀之周自可以見矣三公三孤者百揆之任六卿者四岳之任九牧五服與夫朝覲巡守之禮則所謂州牧侯伯者也建官之制至於周室至纖至備無以復加而其原亂則自唐虞以來歷夏商或損或益而後大備也太師太傅太保此天子三公之官也三公者皆是教導天子之職其曰師曰傅曰保者所以別之也賈生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應劭漢書注曰師訓也傅覆也保養之顏師古則曰傅相也漢孔氏則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皆是緣名以生義蓋必欲釋其名則其義當如此然要之三公之職同皆是王者之師既有三人則必立名以寓其尊卑之等而王氏曰師道嚴傅道親保則尤親尤親則幾於褻而不嚴故師尊於傅傅尊於保此蓋强以其尊卑之等而爲之說觀此篇自冢宰以下各有所掌其職不同而於

三公同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於三孤同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則其職無有異安得以其名有專親之義以分其差等哉漢表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允謂不以一職爲官名則安得以其名而臣列之哉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主位乎天地之間則其心術蓋與天地通天地之氣行而有變陽伏陰者以人主之心術不正也故必以三公與王論道也以經緯邦國而其心術正則陰陽無有不和理者矣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正所謂論道也蓋其朝夕之所啓沃以格君心之非者無非道也故其精神之所感通可以和理陰陽爲是官也自非道全德備可以爲王者之師者不足以稱其職故無其人則不必備建學闕之可也蓋尤不可以非其人也若六卿之職各有所掌一職不建則必有一事之不舉故無司徒則何以敷五典無宗伯則何以治神人其他皆然故不得不備三公既不下掌有司之職故可以不必備也三孤者三公之副也故曰貳公觀三公謂之太師太傅太保而三孤曰少師少傅少保曰太曰少則其爲副貳可知矣此猶六卿有大司徒又有小司徒有大宗伯又有小宗伯曰大曰小是其貳

也惟六卿之長貳其職同則三孤之於三公其職宜有異哉故三孤之所以洪天道化以敬明於天地之道而輔翼予一人者皆以貳公也蓋洪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指三公言之而三孤爲之貳焉既曰燮理陰陽又曰寅亮天地唐孔氏曰和理敬信義亦同耳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亦不異此説得之王氏曰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而不論然後弼本在於上末在於下故公論道孤洪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此意謂三孤之職不若三公果如是説則以陰陽爲本以天地爲末可乎以此一節觀之則其説皆鑿矣王氏又曰説曰公者容乃公之謂大臣之義當特立而無朋故曰孤此亦緣名以主義夫天子之大臣其上爲公其次爲孤其次又爲卿其次又爲大夫其次又爲士亦猶五等諸侯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皆設其名以別之不必求其義也後世於九州十二牧之類皆求其義於名非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蓋卑於公而在[illegible]九卿之上漢表曰立三少是孤卿與六卿爲九卿此其爲説本於禮記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鄭氏注以此夏時制亦不可得而見然經言三孤六卿則與卿異而乃爲九卿既謂之孤又謂之卿可乎且當以

書爲正冢宰而下則六卿也曾博士曰先王建官分治未嘗不以正名爲先名既正矣然後分職以聽於上而事各有所係焉自冢宰以至司空則所正之名也自掌邦治以至掌邦土則所分之職也自統百官以至時地利則事各有所係也此說是也然冢宰之職雖其與六卿分掌有司之事不若三公之專以教導天子爲務然又不若司徒而下但掌一事而已蓋冢宰爲六卿之首故凡有司之事又冢宰宰之也觀其所正之名則自司徒而下各取一事而名之曰司徒者以其掌徒役之事也林子和曰徒衆也衆則必有所從教士從其所教謂之徒卒從其所將謂之徒司徒者主教之官也曾博士曰有戎曰師無戎曰徒名教官以司徒則以其所司之衆無事於戎故也此說泥於教字以爲說殊不知先王之名官但取其所掌之一事以爲之别耳故教官而曰徒也不必以徒有教義也宗伯者楚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以其爲名姓之後故曰宗也惟以名姓之後而曰宗不可以爲之司宗故曰宗伯言其爲長也司馬者主戎馬之事也司寇者主寇賊也司空者

唐孔氏曰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此所以謂之司空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鄭氏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車服器械監百工者以此觀之則名曰司空者亦其一事若司徒然也皆取其一事以爲之别惟冢宰則名曰宰焉不以一事目之也冢者鄭氏周禮注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蓋冢宰太宰一也其所分之職則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而冢宰則掌邦治自教至土皆一事而治則兼教禮政刑土而言之不以一事目之也其所係之事則掌邦教者教五典擾兆民教五典者教也掌邦禮者治神人和上下治神人者禮也以至政也禁也土也皆然無非係之以所主之事至冢宰則曰統百官均四海而已不以一事係之也觀太宰雖同爲六卿而其掌建邦之六典則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典無不掌也小宰雖同爲六卿之貳而以其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則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春官四曰夏官五曰秋官六曰冬官其屬各六十無不統也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則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

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無不主也此其所以為統百官乎邦國歟薛氏曰冢宰必三公兼之餘卿或特命蓋冢宰雖不若三公之為尊然其要重如此故必以三公兼之觀周成王世周公以太師兼之周公沒召公則以太保兼之春秋書宰周公亦是以公兼冢宰之任惟其以無所不統故也均四海者先儒曰均平四海之內邦國是也周官亦曰以佐王均邦國而王氏曰為其以賦式理財為職故曰均夫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此特其一事而已若夫均四海則所言者大率指此也王氏謂周官一書理財居其半故以理財為冢宰之職王

氏直創置三司條例議者皆譏其以天子之宰相而下行有司之事此言蓋自為地耳敷五典節舜之命契敬敷五教也擾安也夫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其能一朝居乎故敷五典者所以安之也宗伯以言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所以治神也正軍賓嘉所以治人也和上下則神祇無不安其位而人無不當其分也六師平居無事則屬於司徒為六鄉及其有事則為六師司馬統之以戰伐殺封罪則邦國無有恃強之人此所以平也詰治也姦慝言詰暴亂言刑馭文也居四民若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之類是也時地利者使人順

天時以務地利也司寇不言刑而言禁司空不言事而言土曹博士以為言禁者期於無刑言土者期於無事此蓋察也刑即禁也事諸百工之事土即百工之事變刑言禁變事言土而以為有深義存於其間皆求之之過程氏曰古之時分職主承天時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蓋周之六卿本於羲和之四子羲和四子分主四時之政周之六卿則不然矣然本自準四子而為之以六卿之故加天地二字而曰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也蓋雖不主四時之政而其名猶有唐

虞之遺意如諸家之說必求其如是而為天官如是而為地官皆有義焉余恐非古人之本意也分職即上文是也各率其屬者六官之屬各六十共三百六十以倡九牧者為九州州牧之倡率此亦唐虞州牧侯伯統於四岳之遺意乎成兆民亦所謂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也六年五服一朝者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舜典曰羣后四朝蓋不迎守之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亦是各一朝也周官大行人曰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二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如此則侯服於六年之中六朝甸服三

朝男服二朝采服計六歲之二而三朝衛服計六年之
五而六朝惟要服六年一朝與經文不同唐孔氏雖引
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
以顯昭明爲與此經相當然左氏之言是三年一朝六
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計一十二年之中諸侯之朝不止
於二也則十二年止於二朝然後王巡守亦不得爲相
當唐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
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按周官朝覲宗遇會同
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至於問與覜則其臣故曰時聘
殷覜而已不言見也以見爲遣使亦非周官之本意蓋

虞氏五年一巡守故一巡守之前而諸侯朝於京師者
各一是六年各一朝也曰一朝與舜典曰四朝其實一
也當以書爲正不可以周禮之言而混之然此篇所載
六卿與周禮同而惟六年五服一朝一句與周禮異此
當闕之以俟知者言五服者唐孔氏曰要服路遠外逼
四夷故不數義或然也此言五服而大行人所言者六
服則其事不同尤可以見也又六年王乃時巡者十有
二年也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也五服而
朝而王一巡守也時巡者亦如舜典歲二月東巡守五
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各以其時而

巡其方也考制度者即虞書所謂協時月正日而下是
也于四岳者就方岳之下也各朝于方岳即舜典所謂
肆覲東后是也大明黜陟者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
地不孝者君黜以爵不從者君流畔者君討有功德於
民者加地進律是也亦舜典所謂車服以庸也蓋此皆
斟酌舜之事而行之惟五年之與十二年異舜則各以
其方而朝以其不巡狩之間有四年故也周則各以其
服而朝以其不巡狩之間有十一年故也此亦爲異耳
按文中子叔恬問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
勞何也文中子曰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周之時兵衛日

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按此篇而見
周之不如唐虞者二設官數倍而人才不逮巡守浸簡
而主勢愈尊然自秦漢以來官愈多而事愈不治巡守
之禮不講而下情不通則視成周不啻成周之視唐虞
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
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
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
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

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篇之立言敘事與堯典體製相似堯典篇首言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各主其一方之政凡日月之運行星辰之伏見晷刻之長短人民之作息鳥獸之生育既已區分而詳陳之矣然後總結之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則敕戒之辭也此篇既言三公三孤之所以正人主

之心術者逆推之以六卿各官有職職各有事有推之以九牧五服朝覲巡守之禮自凡我有官君子而下而總結之以敕戒之辭所謂訓迪厥官也此正堯典之意舜典於四岳十二牧九官既已各隨其職而命之矣則又總告以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亦此篇之意也凡我有官君子者總稱而偏告之也如齊威公葵丘之盟曰凡我同盟之人曰凡者皆總稱而徧告之謂君子者有位之通稱也欽乃攸司者官各有司不致其欽則庶官曠職之責有所歸矣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所謂會計當牛羊茁壯長者欽也慎乃出令說命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令雖臣下之所稟然其發號施令皆朝廷之上君臣相與圖維而後出之故有官君子於出令不可不慎也其所以慎於出令者蓋以令之出惟在必行不可改也夫不善之令非不可反也始以爲可而行之既而以爲不可而反之夫何不可乎而以反爲戒者蓋令所以示信也今日出之明日反之則民將玩[illegible]而不之信後雖有令孰不以爲欺之哉其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者欲於其出而慎之也慎之則無可反者以漢文帝除田之租稅者十一年蓋自度其可以

除之而除之也故雖其後水旱相仍疾疫繼作而租稅不復元帝罷鹽鐵官不自度其可以罷而罷之也故後四年以用度不足而復既患用度[illegible]不足則勿罷可也既罷而又復其何以示信哉故劉向曰今既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惟以其不慎故爾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公之與私若權衡然此首重則必彼尾輕矣故公則不私私則不公人之所以不能盡其公者私欲有以勝之也惟以公而勝己之私則民其懷之矣子曰公則悦民其允懷者所謂悦也學古入官左傳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然所謂學者豈所謂章句文

承云乎哉傳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成王曰學古入官蓋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稷契皐陶伊傅周召之所以事君無非學古之效也故成王以是戒有官君子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蘇氏曰左氏曰鄭子産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此言盡之矣蓋惟學古入官乃能酌古今之宜而議事以制也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自古治安之世上恬下嬉君臣無為足以為治矣而小人之喜功利者不能安於無事於是售其私辯以前世之常法為平陋狹淺欲盡取而更張之則天下之亂萌矣如漢武帝唐明皇非不知守祖宗之舊惟以張湯宇文融之徒進其邪說從而變亂之故耳故成王戒之欲其以其常為師不可以利口而亂其所居之官也蓋以利口而變更典常則其官亂耳伊尹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周公曰古之人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政刑至于小大伊訓所謂辯言周公所謂譸張為幻也曰利口一也蓄疑敗謀凡謀事者隱之於心而不安蓄疑也

疑則必謀於衆以決其是非可否蓄而不決未有不敗者也怠忽荒政凡為政者不可以怠心持之亦不可以忽心視之以怠心持之則將不能為而廢之矣以忽心視之則將不足為而輕之矣此政之所以荒墜而不立也不學墻面學者欲其有所見也知所學則古今之宜治亂之變無不備知者若坐於堂上而廓然見四海雖萬事之來紛紛沓至而吾有以應之豈至於煩哉不學則如正墻面而立墻之外有所不見矣以之治事如瞰迴流不知其所以裁處此其所以煩也昔漢昭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得發言夫一婦人之妄此甚易辨而朝臣皆惘然手足失措莫分是否況事有大於此者乎惟其不學故也惟雋不疑援至通使收縛蓋以春秋之義可以決之故不若他人之頑擾也學如不疑猶可以決事況其上者乎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注曰王卿之執政者則卿士大臣也王氏曰卿士職業異於士大夫故別爲之戒不如先儒曰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其爲說簡易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志所以極高明故致其志者功之所以崇勤所以致廣大故盡其勤者業之所以廣蓋無

志則所期者卑陋而已何自而崇乎不動則所成者淺
近而已何自而廣乎必其高明如天然後可以謂之功
崇必其廣大如地然後可以謂之業廣卿士不可不勉
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
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蓋臨
事者當勇於必爲其心如捧漏甕以沃焦釜惟恐不及
乃可以無後艱苟爲因循而不爲乃曰豈無他日乎偷
一日前之安可也其遺患於後必矣故不可以不果斷位
不期驕祿不期侈位之崇高者易以驕故雖不與驕期
而驕自至祿之厚者易以侈故雖不與侈期而侈自至

蓋居高位者多以勢而陵物享厚祿者多以侈而敗度
也史曰卑不學恭貧不學儉非人性分然也勢使然耳
惟卑不學恭故位不期驕惟貧不學儉故祿不期侈是
亦勢使之然位不期驕故不可以不恭祿不期侈故不
可以不儉然其爲恭爲儉又當惟在於德不可載其僞
而行之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以聲音笑
貌爲之是僞也王莽爵位益尊節操愈謙小文英俊內
事諸父曲有禮意唐尊短衣小袖乘馬柴車藉藁瓦豆
又以歷遺公卿非不恭儉也然皆非其情正所謂僞也
以僞爲之其與不恭不儉者何以異哉作德者謂恭儉

以德行之君子之恭儉雖對妻子如對君父雖居室家
如居朝廷不以有人而作無人而輟也故心逸惟其行
之以爲常則始終如一曾無間斷德之所以日新故日
休也若夫小人之作僞者則不然大學曰小人閒居爲
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大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豈不勞乎然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則曰拙也蓋彼之
陰爲不善而陽爲善自以爲巧矣而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其爲僞未有不發露暴白於世是乃拙也夫以小人
之情度君子之心必以君子之恭儉爲勞而不如其逸

也必以爲拙而不知其休也作德者其逸如此其休如
此而作僞者非徒曲爲之防而又不可以欺人則作僞
者果何益哉而世之人多捨此而趨彼何也孟子言自
反而仁自反而禮乃禮[illegible]以自反而忠蓋欲仁與禮者
本於中心之誠而非僞正此言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而
繼之以恭儉推德與義爾僞之意也居寵思危罔不惟
畏弗畏入畏四時之運成功者去日中則昃月盈則虧
人臣之貴寵未有不危者也惟居之而思危則可以保
其祿位而守其宗廟矣蓋常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之志則雖貴寵之愈閒豈至於危哉所以思危

者常無所不畏故也不以寵爲可畏則入於可畏矣禍
患之來其不可畏哉不畏者入於可畏則無所不畏者
必無可畏之禍也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
者也蓋自以爲存者必至於亡自以爲治者必至於亂
故自以爲不足畏者必至於可畏觀晝季孫自以爲亡
無日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正此之謂推賢讓能
庶官乃和夫爭名者於朝朝廷之上爵祿之高下乘間
抵巇凡可以相傾害者無所不至故己之才惟恐不若
他人之才惟恐其勝於己蔽賢嫉能者多矣此所以不
和也不和則不能同心以共政政安得而不亂哉惟推

賢讓能則爭端何自而萌此庶官之所以和劉向曰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左氏傳曰范宣子讓其下
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蓋讓則
不爭爭則不讓和不和之所分其讓也猶能使欒黶不
違則其效爲何如哉舉能其官惟爾之能陳子昂曰鸞
梟不接翼薰蕕不同器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
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害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此趣
向之反也故賢者則必舉賢不肖者惟以不肖薦於上
各以其類故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欲知爾之
能惟觀其所舉者能其官而已欲知爾之不任惟觀所

稱非其人而已蓋惟有能而稱能其人未有不任而舉
能其官也三事三公也詩曰三事大夫是也或曰凡我
有官君子或曰三事暨大夫或特曰卿士其實一也但
其言有詳畧異同耳王又嗟歎而言凡三公及大夫能
敬其所居之官以治其政如上之所云者則可以佐佑
其君安其民永有譽於天下天下樂推之而無厭斁也
魯博士曰成王之訓厥官可謂至矣推原其本則以祇
勤於德故也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不知出此而恃其喋喋之煩亦難於丕應矣此說是
也然觀成王中才之主耳惟其周召爲之師保優游饜

飫以成其德而其立言有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
日拙則慎獨之學成王蓋得之於心故發之於言其涵
養豈淺淺哉蘇東坡說命篇有曰史佚曰無始禍無怙
亂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顏淵曰無伐善無施勞此
所謂立言者也譬之藥石未衆天下後世皆以藉口今
傅說之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
患其獨以訓武丁哉人至於今稱之也予竊謂成王之
言是亦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而
王氏之說以其文意相屬難其說之不至於此者亦求
其所以爲說殊不知其言散而不一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君陳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其良顯哉

逸為亳姑之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漢孔氏注以在豐為致政老歸然此序則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則是周公沒而君陳乃代之以監商民周公未嘗致政而告歸也此序既於周公既沒之下言命君陳知周公未沒之前猶為商民之司牧先儒以周公為致政歸老者蓋以序言在豐二字故耳亳姑之篇既亡其事迹不可得而考先儒致政老歸之言未敢以為然周召之在周蓋一體也召公當成王之將崩猶以太保居冢宰之任率諸侯以相康王而周公當成王之世乃已致政而去可乎此深有可疑者故不敢信先儒之說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于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監之此言是矣但唐孔氏於洛誥之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既不以為成王留周公於後在洛以鎮撫殷民其於在豐又信之以為去離王朝老歸於豐則其曰君陳代周公者特順序文為之說耳其實自相違戾也洛誥之命周公後蓋成王將自洛而歸鎬京命周公於王既歸之後留撫之也

君奭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蓋又周公在朝廷之上為天子之三公也意者監殷民於洛相天子於鎬京周公兩兼其任往來乎二都之間也殷民之心術丕變於紂之惡為已深所以迪屢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將欲作其愧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制教於士君子之域非一朝一夕所能也故當其初遷則周公以大德為王師保及公既沒又擇君陳而命之繼其後也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按左傳有周公黑肩周公閱周公忌父周公楚蓋周公之子伯禽則封於魯繼

世爲諸侯又其一子則食采於畿内繼世爲王朝之臣
召公之後亦然鄭康成以君陳爲伯禽弟意者蓋指此
也孫氏陳少南俱以鄭氏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
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當猶見於告戒之辭如
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
父事何無懇覬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此説是也
但孫氏謂君陳命於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陳少南謂
觀君陳畢公二篇其辭輕重不同不得以命之先後而
分老壯此既無所考據或老或壯闕之可也曰君陳者
尊之之稱君與君牙皆是也東郊成周唐孔氏曰鄭玄

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
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蓋周公營王城以遷九鼎
營成周以遷頑民是王城爲别都所在故成周爲其東
郊成周在王城之東也分正者唐孔氏曰分别殷民善
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别淑慝表厥宅里是也正者即
篇中曰尹兹東郊也作君陳者成王使之監殷人此皆
命之之言若後世之有制書史官記之以爲此篇言君
陳之所以爲令德者惟孝恭而已孝經曰夫孝德之本
也教之所由生也君陳之令德孝恭可謂得其本矣孝
於父母者必友愛於兄弟未有孝而不友者也父母兄

弟之間既盡其孝友之道則可以施之政也孝經曰聖
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蓋聖
人非能強人以爲善亦因其自然之良心順以導之而
已故必孝而後可以施之政然孝可以施之政而君陳
之德本於孝恭此我之所以命爾爲東郊殷民之正長
爾不可以不敬也傳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
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蓋其德積於中
則其輝光發見於外也如此以此臨民則孰不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乎想夫雖殷民之頑覩其形容者暴慢鄙
詐之氣自消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矣此所以命之尹兹

東郊也昔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故堯禪以天子
之位君陳令德孝恭友于兄弟故成王命之尹兹東郊
繼周公之政蓋德本既立於此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
矣周公之監殷民也師以教之保以安之師保者蓋爲
父母也故民莫不慕其德而懷之今爾往繼周公之後
當謹其所司然謹其所司者豈可以他爲哉惟循常道
而行之勉於明周公之遺訓以示民則民其治矣周公
惟以是訓而民懷之則君陳亦以是訓而爲其師保民
豈不又乎漢曹參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之約
束惠帝問之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

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曰君似不及也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上曰善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夫曹參所以守蕭何之法者惟其以才不如何而其法既明無事於更張也君陳雖賢必不及周公則其於周公之訓能燃昭之遵而勿失民安得而不乂哉我聞者如泰誓我聞吉人為善名士我聞曰上帝引逸皆是古人之言我聞而知之故今以告汝也馨香者香之遠聞也夫物之精華發見於外則為馨香不然則為臭腐人非狂惑未有厭馨香而樂

臭腐者德之吉凶亦然故傳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馨香神享而民聽國之將亡其君淫佚其政腥臊民怨神恫無所依懷蓋德之善惡既有於中則其發見於外有不可掩馨香則神將佑之而況於民乎如其臭腐則神亦將棄之而於民可知也故至治之世其馨之發見則可以感于神明而其所以為馨香者非黍稷也蓋以德之昭明故發而為治其馨香如是也如黍稷可以為馨香則簠簋之粢盛豐備虔之享祀豈潔亦可以感于神明矣成王言此者蓋謂君陳欲商民之感慕惟在於德德之馨香可以感於神明豈

商民之難化哉王氏之說分神明為二謂言神則知明之為人言明則知神之為幽觀揚子曰心之潛也天地神明猶將測之而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此言神明而又言人則不分為二也爾當用是周公之猷訓以教迪商民惟日孜孜之心無為逸豫蓋以周公之猷訓盡善盡美可為萬世之常法苟非孝心致志自勉自勵惟恐不及則終無所及其何以用之以教迪商民哉常人之情未見聖人則如不能見之及其既見則乃不能由之以其賤目而貴耳賤近而貴遠故也詩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正此意也惟愚既見

之後而其心常如未見之前則其進也豈可量也如顏淵之於孔子喟然而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則既見之後而其心常如未見之前者也夫其既見也而其心之切如此則未見之時可知也已此其所以為亞聖也君陳之於周公既見之矣則其猷訓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不可因循偷怠而不自勉也孟子曰鷄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惟孜孜為善者遂可以為舜之徒則君陳能惟日孜孜而不為逸豫自可以式周公

之猷訓而無不克由聖之夫爾不可以不戒也爾惟風蘇東坡嘗曰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求而得者日皆知其所以為暖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出去不知其所入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蓋風之於物鼓舞搖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之化民似之至於草則其勢柔弱惟風是從民之於上亦如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也成王謂君陳爾既釐殷民則殷民之從化與不從化其本皆由於爾如風之於草則爾之固厥政不可不知其難也蓋以為易則難將至以為難則易將至爾苟知其難而不敢少忽則殷民不難化矣然政有廢有興自古之為政因時而已故有行於古而戾於今則可廢拂於古而宜於今則可興既有廢興則其出入取舍之際不可以自任也必與衆共度之苟衆言之同則又當紬繹其可否而斷之於己蓋謀之貴同而斷之貴獨謀之不同則不能合天下之視聽以度其是非斷之不獨則又將依違牽制政無自而立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此之謂庶言同則繹繹與繹之為貴之繹同爾有嘉謀嘉猷此又戒之以事君之道也夫人臣之事君進則思所以盡忠退則思所以補過有嘉謀嘉猷匿而不以告非人臣之道也既知展盡底蘊以入告於君矣其出也則又順行之於外以為如此嘉謀如此嘉猷皆君之德非我所得而預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道然爾夫君之德必本於臣之朝夕納誨而後成成王命君陳入告可也至於歸美於上此則在人臣之心欲如何非人君所當知而成王亦以是命之非成王欲掠美以為己有也蓋臣之不忠者必持祿保位覩君之有過而不肯强諫至於不善之迹布於天下則必將自解曰非我不諫君不我用也為阿諛之計者必引諮以歸於君則忠蹇之臣其引善以歸於君必矣故成王謂君陳爾苟以忠言其沃於我則爾將必不自居也非成王欲掠臣之美蓋以苟為良臣者其心必若是故推之曰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人臣能若是則良臣之名顯矣魏鄭公曰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訓流祚無疆蓋能以嘉謀嘉猷優游饜飫以格君心則為良臣矣君陳釐殷民於外而成王抱

之以此者蓋忠臣之事君身雖在外心不可以忘君惓
惓之義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
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
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
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
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
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
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
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周公既遷殷之頑民于成周而自監之則其教化之所
漸漬政令之所設舉優游不迫固可以採其不善之習
而納之於善然而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惟緩之
而後可治以殷民染紂之大惡蓋幾於與肺腑俱生牢
不可破雖以周公為之司牧亦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變
哉是必持之以久待之以寬使其易直子諒之心油然
而生然後皥然而大變非刑罰之所能强遏也是以自
周公至於君陳畢公而殷民之心術乃能一歸於正復
其所固有者爲周公始營殷民其所以創立規模以訓
其民者蓋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繼周公者夫何爲哉亦

因周公之所以訓之者而訓民也故成王之命君陳既
曰懋昭周公之訓又曰式時周公之猷訓此又曰爾惟
弘周公丕訓丁寧反覆至於再至於三蓋謂君陳尹
茲東郊不必有所建立惟能遵周公之舊則可矣嘗聞
真宗朝王文正公爲相以李及代曹南院守秦州以任
中正代張乖崖守成都衆論皆不以爲宜文正公之意
蓋以張乖崖之治蜀曹南院之治秦其所處畫已盡其
宜惟李及任中正之重厚乃能謹守二人之規模故使
代之也成王之於君陳其意亦以守周公之舊而不少
變更之故其言諄諄如此或曰懋昭或曰式或曰弘或

曰猷訓或曰王訓其實一也王氏皆從而爲之辨其異
同寧能免於鑿乎自無依勢作威而下皆所以弘周公
之丕訓也夫酷吏則依勢作威聚斂之臣則倚法以削
觀漢武之世如張湯杜周之徒其所以嚴刑峻罰以殘
民之命者莫不依上之勢自以爲勢當然也聚斂之臣
如桑洪羊之徒其所以厚賦毒斂以削民之財者莫不
倚上之法自以爲法當然也夫國有酷吏與夫聚斂之
臣雖皆其逢君之惡以求其所欲而斯民怨怒之情獨
歸於上者亦其依勢倚法故耳故戒君臣以不可爲也
夫以君陳之令德孝恭則夫依勢以作威倚法以削此

罔所為萬萬不為而猶以為戒者自古君臣之相警戒
其愛之之心切欲其言所以深防之也如舜之德豈猶
有逸樂之懷哉而益之戒且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此
亦成王告君陳之意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夫欲殷民
之易心也化固不可以不寬然寬者多失之懦弱而不
能自立故寬必有制有制則無懦弱之失矣洪範曰沉
潛剛克高明柔克剛克者剛勝柔也不沉潛之則失之
太剛柔克者柔勝剛也不高明之則失之太柔民有剛
者所習高明也寬而有制則其從容動作之間無不和
矣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和如和羹
焉鹹太勝則知其為鹹酸太勝則知其為酸惟酸鹹適
中則不可得而名言之矣此和之謂也殷民在辟予曰
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言殷之頑民有
以罪戾麗於刑辟者我或曰刑之汝無得以我之故而
遂加之法我或曰赦之汝無得以我之故而遂釋其罪
惟以其法之中正者決之也夫法者所與天下共也苟
輕重不麗於法而以人主之指意為出入則何以法為
哉如張湯之為廷尉所治即上意之所欲罪予監史深
刻者即上意之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及杜周為之大

抵放張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
而微見其冤狀是皆專以人主之旨意為獄曰辟則辟
曰宥則宥者也不以人主己指意為獄者法所當辟則
我從而宥之法所當宥則我從而刑之惟厥中則去之
所在人主不可得而出入矣張釋之為廷尉犯蹕者上
欲誅之則以為當罰金盜環者上欲族之則以為當棄
市惟厥中故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言君陳之
於殷民政以正之固欲其順從訓以廸之固欲其丕變
今乃不然則是刑之所宜加者矣然刑之用也豈得已
哉蓋刑一人而使千萬人莫不畏皆將遷善遠罪惟恐

斯人之罹罪如此則刑可措矣故君陳之以弗若弗化
之故而加之以辟者其意將以止辟也如此乃可以致
辟為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此則辟以止辟之
道也狃習也姦宄不可以斯須為而乃習之常者國之舊
法而乃斁之俗者眾情之所安而乃亂之此三者雖細
亦不可以宥蓋細而宥之則必復陷於大惡以其無所
懲艾故也雖墨而見宥將成劓則劓刖而見宥將成宮
辟惟細而不宥則必痛自悔過將不至於大戮矣此王忠
厚之至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天下之所謂
不善者惟自暴自棄者不可與有為有言故雖民之頑

仁人君子必有哀矜之心從而教之教之不改則誅之
可也益稷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
之否則威之是也苟爲不能哀矜而使忿疾之使不善
之人自新無由非寬裕之道也故孔子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如范陽之民安於悖逆主謂祿山思明爲
二聖其頑甚矣張弘靖爲節度使不知大體其詬責士
皆曰反虜此其所以亂故不可以忿疾之也人非上聖
蓋未有能備道全美者故其材皆有所偏苟因其偏而
致使之則聾者之耳瞽者之目與夫戚施蘧蒢之徒咸

能以其所長自見於世而況於其上乎故不可以求備於
一夫也伊尹之稱湯曰與人不求備周公謂魯公曰無
求備於一人人固不可以求備況殷民之頑能使革心
向化以歸於善爲已多矣其可責備之哉必有忍其乃
有濟王氏以爲此剛柔相濟仁義並行之道忍所以爲
義故能濟容所以爲仁故能大蓋王氏之解經多以忍
爲義亦多以仁義對說如今立政篇容德義德亦曰言
義則知容之爲仁言容則知義之爲忍故龜山辯之曰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大人之事居仁由義是
也二者不可偏廢夫有不忍人之心者仁也以爲義忍

則正與仁相反矣無是理也此言深有補於名教蓋忍
者先儒以爲含忍是也蘇氏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
忍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
王教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
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則有之矣
未有以殘忍勸人者也此蓋指王氏以爲言如以忍爲
義此申韓之言豈六經之訓哉蓋以商民之頑自非踰
越大度之人未有能含忍之也亦未有能包容之也含
忍之則不以其頑而忿之包容之則不以其頑而棄之
此其所以能有濟也此其所以爲大也夫容忍二字雖同

然判而言之如句踐之於吳太王之於狄所謂忍也使
其不忍則趣亡也其何以濟如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
夷所謂容也不以其頑而包之於度量之內始若天地
爲孰得而測度之非大而何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
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此所謂分正東郊也畢命曰旌別
淑慝彰善癉惡亦此耳殷之民雖染於紂之惡然亦已
薰陶於周公之教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
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修者簡之則不修者
莫不自奮而修飭良者進之則不良者莫不自新而良
善蓋其已化者旌而表之則其未化者亦將恥其不如

遂然而丕變焉此設舜天下之大道也惟民生厚因物
有遷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烝民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此所謂厚即湯誥所謂衷烝民所謂則也蓋
人之性始生之初萬物皆備固皆厚矣惟其內爲血氣
之所使外爲風俗之所移故至於陷溺其良心放僻邪
侈靡所不爲非本性然也因物有遷故耳殷之頑民因
自棄於小人之塗然原其良心未喪之前與周公君陳
豈有異哉然則君陳所以訓之者惟知以導之使之歸
厚而已非推我之所有以與之也亦非強彼之所無以
爲之也君陳能盡其道於上則孰不感而化之於下哉

故曰違上所令從厥攸好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爾
上好之則下從之如風之偃草雖號令之煩刑罰之嚴
驅之使不違未有不違者也上者下之表表曲而欲其
影之直無是理也觀古之君其身之所履者雖違義悖
理而其所以播告於衆下者豈亦以是語之哉蓋未有
不出於正者然民未有之者以身不正雖令不從也以
是觀之所好正者令未有不正而好不正者其令亦未
有能正違上所令者自其所好不正者言之耳則君陳
之所好不可以不謹也爾能敬典以導之其所行惟在
於德則無有不變而信其能升進於大道矣設民不變

則普天之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無有一倔强不率教
之人我一人乃可以持盈守成游於巖廊之上垂衣拱
手興爲而治是爲膺受多福然其所以能變之者乃自
於汝則汝之休美永有譽於天下後世英聲茂實傳之
不朽也不獨我享多福而已敬典者即康誥所謂敬典
也成王命君陳與命康叔之言大槩不異蓋殷之頑民
其遷於成周者周公君陳尹之其留居於故都者康叔
君之故成王命之之言欲其待之以寬持之以久惟以
優游不迫之道漸染而使之遷善不可以暴戾之刑驅
迫之其悔雖殊而其意則一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六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顧命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王制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師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蓋每州各擇一賢侯為之伯一州之諸侯咸屬焉總九州則又以天子之公二人為之伯九州之諸侯分屬焉所謂二伯也虞舜之時有四岳又有十二州牧四岳即方伯是也牧即州伯是也舜以羲和之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則自舉牧而下各以其方分屬之周分天下為左右而屬於二伯此正虞氏之舊制也其

異者虞以四人周以二人耳成王之初二伯則周公召公為之周公既沒則畢公代之觀君奭序曰周公為師而康王之畢公以父師呼之公羊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而康王之誥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畢公代周公為東方之伯亦代之為師也故當成王之將崩康王之將立則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之為宗統大內翰當曰夫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乎蓋將以天下大臣祖宗積累艱難之業傳之於其子則夫將死丁寧之言召公卿而下託以

幼孤其事甚細也哉此顧命之篇所以作也序既言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諸侯蓋亦預於顧命觀下文既載太保奭傳顧命於康王之禮邦君亦麻冕蟻裳入即位則其預之也可見而其既載成王之命羣臣也特言三公六卿與夫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蓋亦互見而已成王之命羣臣自太保至於御事而序特言召公畢公漢孔氏曰敘以要言是也曰顧命者漢孔氏曰臨終之命曰顧命唐孔氏曰說文曰顧還視也鄭康成曰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言臨終氏去迴顧而為語也是也書五十八篇命篇之名皆據取其篇中數字以為簡

編之別惟顧命實營則又特命爲此亦出於其當世史官一時之旨意而已惟四月成王崩年之四月也史記本紀帝王在位所歷之年未嘗記載漢志則以爲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其說謂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即政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鄭康成又以此年爲成王之二十八年章子平編年通載又曰成王在位四十七年歷世既久經無明文未知孰是哉生魄哉始也楊子四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蓋月之三日光始生於西而漸東為既望則光稍虧于西而漸東盡明生則魄死明虧則魄生

哉生魄則望之後也漢志以生魄爲十五日先儒以爲十六日按唐孔氏曰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四分之三十五日四分之一耳竊謂生魄既在望之後不得以爲十五日也漢志曰生魄望也故以爲十五日耳漢志以甲子即哉生魄之日漢孔氏無說唐孔氏之意亦與漢志同觀經既於哉生魄之下言王不懌而乃言甲子則甲子生魄不得同爲一日蓋書之記日必先正朔望將言朔後之日必以死魄生明朏紀之將言望後之日必以望生魄紀之故也然亦有可疑者書所記朏望之類其後將言某日則必繼之曰越若干日此

獨不言故漢志唐孔氏之說所以同爲一日也不懌者疾也有疾故不悅懌後世謂之不豫亦此意也天子之疾曰不懌不豫也崩曰登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洮盥也洮手謂之盥頮洗面也內則謂之靧王以哉生魄之日得疾至甲子則疾甚矣故令羣臣屬以太子也先儒曰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頮蓋疾病不能以沐浴故也相相禮者鄭康成以爲太僕蓋太僕掌王之服位掌擯相故也儒行所謂史僕者亦此也王疾不能興故但相者加之於王身也冕服袞冕之服王朝覲諸侯於廟則袞冕此既發大命

故以朝諸侯之服被之也几所憑以爲安司几筵凡大朝覲設左右玉几故此亦憑玉几以出命也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孔子不敢以褻服見其君成王不敢以褻服臨其臣君臣之禮豈可以疾而廢之哉自太保至於御事無一不名故曰同召也太保至於毛公則六卿也雖則六卿而又兼三公之官太保與畢公毛公也故二人以公稱之以其次第推之畢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衛侯爲司寇毛公爲司空左傳并史記皆謂康叔爲司寇此衛侯既於次第爲五是司寇也故其他可以類推之三公者召公爲

太保畢公爲太師毛公爲太傅召公既曰大保兼畢公
之爲師見於畢命則毛公爲傅必矣芮國名世本曰芮
伯姬姓是周之同姓也逸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
巢命此在武王之世成王之世既爲司徒至厲王時則
有芮伯作桑柔詩以刺王左傳所謂芮良夫也至桓王
時有芮伯萬杜預以謂芮在馮翊臨晉縣彤王肅云姒
姓蓋六卿惟彤伯非周之同姓畢毛皆文王之子左傳
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是畢公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名高史記謂周畢公與
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則又不以爲出於文

王當以左傳爲正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其後有畢
萬仕於晉又以食采於魏爲魏氏毛公亦文王之子左
傳有毛伯衛毛伯過毛伯得皆其後也左傳曰伯而北
曰公伯其本爵也兼三公之官故曰公亦猶春秋有祭
公又曰祭伯也衛侯乃康叔之子康伯左傳謂王孫牟
繼其父爲司寇猶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也畢公太師
而在太保之下故唐孔氏曰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
其中要賢者任之重者在前耳蓋召公時爲冢宰而畢
公爲司馬惟以職任爲尊卑故耳乃同召太保兼爲伯
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此蓋記述一

時所命之人而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有四以六卿
兼主三公之事一也諸侯入爲公卿二也公卿皆同姓
之邦三也三公九卿各以其職任爲尊卑不以爵秩高
下四也師氏中大夫居虎門之左凡會同使其屬帥四
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故特與虎臣言於百
尹之上虎臣卽虎賁氏下大夫掌先後王及守王宮者
也百尹百官之長御事謂凡治事之臣皆成王之命羣
臣相康王上自公卿下至御事同召之蓋與羣臣共立
之也後世人君將託後嗣惟召大臣數人謂之顧命之
臣如漢武帝則惟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洪羊宣帝

則惟命史高蕭望之周堪其他不得與焉晉周顗至以
不與顧命之故恚朝廷不肯救蘇峻之亂皆非先王之
意也召公以太保爲冢宰蓋後世宰相之任故成王之
命羣臣相康王則召公爲首而後世人君將託後嗣則
又特建大將軍一人位在宰相之上實專制朝政如漢
武帝有丞相車千秋則乃以霍光爲大將軍宣帝有丞
相于定國則乃以史高爲大將軍皆非先王之意也漸
進也幾危也言進大病而至於危殆也病日臻既彌留
言病日至而彌甚留於身不去也左傳曰魏武子有嬖
妾武子疾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

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蓋言疾病則甚於疾論語曰
子疾病包氏曰疾甚曰病故此言疾而又繼之以病也
惟其疾病如此故擬夫死之將至不得以誓言敎告爾
臣以繼嗣之事以此之故我所以詳審而訓命於汝也
麗附也其訓命之辭則謂文王武王相繼而起其光明
之德既重而威又宜達之於天下也下武之序曰武王
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文王有聲之序曰武
王能廣文王之聲所謂重光也惟其重光故民莫不慕
德而歸附之民之附周既已定矣乃陳敎化以訓迪之
使之漸仁摩義以歸於士君子之域既定民之所附而

又陳敎則可謂勞也肄勞也谷風曰既貽我肄亦勞也
惟勞而不敢少有違焉蓋兢兢業業未嘗暫息故能通
達商家之否易危爲安轉亂爲治以集天之大命于我
周家奄有天下也魚麗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肄憂勤也集大命則逸
樂矣在後之侗成王自謂也揚子曰倥侗顓蒙注曰倥
侗無知蓋成王之謙辭成王繼文武之後則能致敬以
迎天之威天所以敬迓天威者不在乎他惟嗣守文武
之大訓而不敢昏亂逾越則天福之矣蓋天既以文武
之重光而眷顧之錫以無疆之命成王惟能守文武之

訓光昭之率循之而不敢昏逾則天之威命蓋將方興
而未艾日來而不寤我則敬迓之而已今天降疾病於
我身已至於危殆不能興起不能覺悟故我以此言告
汝汝當明於此言而無忘自今以往當爲我元子之輔
翼敬保之以大濟於艱難之中蓋以幼沖之年而當萬
機之務譏政之始一嚬一笑安危之源自此而分可謂
艱難矣當有以大濟之也釗康王名康王成王之長子
故曰元子也其所以敬保之者惟休其息民以安輯天
下柔遠而豪於外能邇而詳於内則庶邦無小無大舉
安而胥勸無有亦爭悖逆之節矣大人亦指康王也貢

進也冒貢者不顧而進也非幾者林子和曰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非幾則危亂之兆也是也君有君之威儀
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故
欲群臣之所思者惟欲康王自治於威儀以爲民則不
可以之而冒進于危亂之兆也蓋威儀不謹則爲危亂
之兆矣紂幽王是也傳曰男子不沒於婦人之手以齊
終也故死生之際昔人之所重平日之所以正心誠意
者蓋於此而驗焉如魏顆曰疾病則亂當屬纊之際而
其精神眊亂言語悖繆者常人皆然惟曾子曰吾何求
哉得正而斃斯已矣故雖病革而必易簀不以將死而

嗾於禮又召門弟子啓其手足以為知免又告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處死生之間而其安靜有守者此可謂大賢君子矣成王被冕服以見其羣臣是亦曾子之易簀也訓命羣臣以受遺托孤之言則亦曾子之所以告門弟子孟敬子者也此其所以為成周之令王歟欲觀曾子成王惟觀諸此而已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

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唐孔氏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茲既受命還至立于側階言命使王崩殯實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以下敘康王受命之事蓋成王既以疾病召固之故是召羣臣屬以幼孤及王既崩乃輔翼嗣子而立之以成王之所以命羣臣者而傳之康王故布陳其儀衛以為國之光華亦以為備也綴衣幄帳也周禮注曰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曰綴衣者連綴為之也下文曰狄設黼扆綴衣是王之座必有黼扆綴衣則設於黼扆之上庭者路寢之庭也成王之命羣臣以受遺托孤之事在此綴衣之坐既畢則反於寢處故羣臣既受命而還則徹去幄帳置於路寢之庭將為死備也仲桓南宮毛二臣也齊侯呂伋太公之子丁公是時以列侯入為天子虎賁氏南門路寢之門也王宮南向故寢門曰南門翼室先儒曰明室路寢蓋以翼訓明如翼日之翼不如蘇氏曰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廬于翼室其説為善薛博士亦曰翼室夾室

也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成王以命羣臣之明日乙丑而崩則召公以冢宰攝政百官總己以聽焉故即以王崩之日命二臣於呂伋之處取二干戈而持之以統率百虎賁逆太子于路寢之外而入立之以為天子延之使入大室當喪居憂為天下宗主之趙伯循曰公必委于正寢以死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嚴於德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祠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門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督良受托非足交輔則姦賊之禍易由而至哉當成王之崩康王之立以召公輿而總羣臣以齊侯呂伋而典禁衛周得其

人矣仲桓南宮毛以冢宰之命而後逆太子齊侯又以冢宰之任而後授之兵衛則姦邪何自而萌哉成王以乙丑之日崩康王即以乙丑之日立雖緣臣民之心不可曠日無君亦所以杜絕姦邪窺伺之心也康王之為太子蓋有年矣天下所共知也雖太子之居有東宮焉及王不懌太子未有不在側者而其逆之乃在於南門之外者范純夫內翰曰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眾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眾人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

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其言甚善蓋特出而迎之則非所謂獻於閹者也觀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於外戚則出於宦官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立者七君蓋其本乃自於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惟恐不久故以繼嗣為不祥之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從半禁中出半紙以某人為嗣則羣臣皆拱手而待命誰敢違者亦有雖有嫡嗣而不能以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者視此然後知顧命之書是誠萬世帝王之法者矣其逆之以二干戈百虎賁者所以衛太子也國有大變

非常之事不可以不前備也左傳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則逆太子其可以無備哉丁卯者乙丑之後二日也命者亦是太保之命也先儒以作冊者命史蓋以周禮內史掌冊命故也成王將崩之言特宣之於口未有冊書將傳之於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如成王之命周公後康王之命畢公保釐東郊皆作冊是也此將以其父之命傳之其子故亦作冊也冊度者作冊自有法度也越七日自丁卯至癸酉為七也鄭康成謂癸酉為大歛之明日蓋以大

夫以上殯歛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唐孔氏則謂王崩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召公以方伯為太保冢宰以相天子故曰伯相須材者先儒曰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即檀弓曰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也狄者下士祭統曰翟樂吏之賤也喪大記曰狄人設階則翟者賤官喪事所使也扆爾雅曰牖戶之間謂之扆郭景純曰窗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蓋扆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故以為名焉爾雅曰斧謂之黼郭氏曰黼文象斧形因名云考工記

曰白與黑謂之黼蓋以白黑畫斧形於扆也狀之設此亦
是伯相命之也唐孔氏曰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
衣則四坐皆設之也牖間南向即户牖之間户西牖東
也牖説文曰穿壁以木爲交窓也南向即所謂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此有四坐牖前南向其一也
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依前南向設莞筵
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即此坐是也
牖前即所謂依前故先儒以此爲見羣臣朝覲之坐如
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亦此也數重者天子
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此數重者皆數三重也莞筵

繅席次席是三也篾席即次席此特言其工者先儒以
篾席爲桃枝竹鄭康成周禮注以次席爲桃枝席有次
列成文故知二者也鄭氏之解此篾席則又以爲折竹
之次青者王肅則曰纖蒻苹席也黼純者先儒謂以白
繒黑繒爲席緣鄭氏周禮注則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
文以緣之也華玉先儒以爲彩色鄭氏則曰五色玉也
仍几者因几也先儒曰因生時几不改作按周禮曰凡
吉事變几凶事仍几鄭氏則曰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
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
喪禮略則又不以爲因生時几也以華玉飾仍几即所

謂左右玉几也西序東向此又一座也東序西向此又
一坐也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蓋堂之東西廂所以序
別內外也西序故東向東序故西向數重亦三重也牖
間南向之坐見於周禮甚明此三坐雖無所經見其制
度亦必然也底席先儒曰蒻苹唐孔氏謂蒲席王肅亦
曰青蒲席鄭氏則以爲竹席底致也篾纖致席之綴雜
彩也貝者水虫其甲可以飾器物故古者以爲貨寶爾
雅曰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郭氏曰餘蚳以黃爲質
白爲文點餘泉以白爲質黃爲文點今之紫貝以紫爲
質黑爲文點所謂文者此也蓋以此貝爲几之飾也豐

席先儒以爲莞按爾雅曰莞苻蘺其上蒚郭氏曰今西
方人呼蒲爲莞蒲用之爲席又曰蔖鼠莞郭氏曰亦莞
屬也可以爲席詩曰下莞上簟周禮亦有莞筵王肅亦
以豐爲莞惟鄭氏曰刮凍竹席蓋篾底豐鄭氏皆以爲
竹故也唐孔氏曰凡此諸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
説耳此言畫之畫純蓋以彩色畫繒帛以爲席緣雕玉
者爾雅曰玉謂之雕蓋以玉之雕刻爲几之飾也先儒
以西序東向之坐爲旦夕聽事之坐東序西向之坐爲
養國老享羣臣之坐此二坐不若牖間南向之坐爲有
所經見鄭康成王肅之説亦然蓋亦是相傳而爲説也

唐孔氏則以燕禮西四養國老享群臣與燕同旦夕聽事重於燕飲而西序在上故以爲旦夕聽事之坐也西夾即西方房也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說文曰房室在旁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蓋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亦南向蔑先儒曰蒻竹按爾雅曰蔑竹箬郭氏曰初生者說文曰竹胎蓋取蔑之皮織以爲席玄紛先儒以爲黑綬按周禮亦曰紛純注曰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說文曰黑而有赤色者爲玄故以爲黑綬蓋以此綬爲席之緣也先儒以此坐爲親屬私燕之坐亦無所經見唐孔氏以謂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

於燕享故也惟爲親屬私燕之坐故其席之緣則黑綬而已無有繢畫彩色之飾其几則髹漆而已無有貝玉之飾也此四坐皆先王平生之所有事者今將傳先王之顧命故設之以象其平生然也設四坐者孝子求神非一處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則交於神明之義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自狄設黼扆以下皆是將傳顧命於康王故布陳其儀衛以將傳先王之命故設四坐之几席先王平生之所有事者而求之庶可以交於神明若夫器物則先王平生之所寶者車輅則先王平生之所乘者皆布而陳之以爲國之光華蓋所以重顧命也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注曰陳之以華國也蓋先王

之寶器皆藏於祖廟之中世世傳守之而不可失故其失與不失國家政刑之存亡皆於此見之春秋書竊寶玉大弓夫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賜之伯禽以之以爲魯之分器而定公之世盜得而竊則其國之政刑可知矣故書以譏之也及其得之又書者蓋其重之也如此惟寶器既爲國家之重鎮此所以當大祭大喪則陳之以華國也越及也及王五重陳寶器總而言之其下復分別爲弘璧一琬琰二大玉三夷玉四天球五西序二重東序三重共五重寶則五玉之外赤刀以下皆爲寶今皆陳之也赤刀寶刀也漢孔氏爲赤刀削鄭

氏則曰曲毋刀皆以意言鄭氏又謂武王誅紂時刀亦爲飾亦不知何所據而言大訓漢孔氏謂虞書典謨王甫亦然鄭康成則曰禮法先王德教鄭氏之說不如孔氏然孔氏但謂虞書蘇東坡曰虞夏商之書其說似爲勝弘璧大璧也璧說文曰瑞玉圜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璧瑗之類孔小者則爲璧好孔也琬琰周禮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鄭司農曰琬圭無鋒芒琰圭有鋒芒鄭康成曰琬猶圜也判半也凡圭剡上寸半琰圭剡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蓋圭上圜下方故凡剡上

寸半者謂之圭惟琰則剡半以上至首而規又半以下爲瑑飾故曰判規琬琰是二玉而乃爲一重者唐孔氏曰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蓋皆九寸故也大玉漢孔氏無說鄭氏曰華山之球也夷玉孔氏但以夷訓常王甫則曰東夷之美玉鄭氏則曰東北之珣玗琪蓋以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爲其意與王甫同說文亦然河圖八卦也伏羲氏之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志亦曰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鄭氏則曰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

廣八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天球玉可以爲磬者益稷曰戛擊鳴球是也說文亦曰球玉磬漢孔氏以爲雍州所貢西序東序即東西夾室也胤國名仲康時有胤侯胤國所爲舞者之衣可以爲寶故至今寶之也大貝必大於餘貝故以爲寶漢孔氏曰如車渠言其形曲如車之罔渠車罔也鼖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考工記曰長八尺說文曰八尺而兩面如琬圭琰圭皆王使之瑞節鼖鼓以鼓軍事皆常用之且今以爲寶如此之類必有異也漢孔氏曰西房西夾坐東蓋西房即西夾西夾既陳親屬私燕之坐舞衣而下

則陳於其坐之東西序有旦夕聽事之坐亦刀而下則陳於其坐之北東序有養國老享羣臣之坐大玉而下則亦陳於其坐之北蓋席南向北向則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爲上故也兌和當皆古之巧人惟垂有所經見爲舜時之共工二人無傳焉其所制造弓戈竹矢皆可以爲後世寶貴之竹矢自舜之時傳至於周蓋千有餘歲矣如胤之舞衣兌之戈和之弓必亦前代之物但不知其何世所造蓋古者前代之物有創造精巧者必寶而傳之如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陳有肅愼氏之楛矢石砮皆以其創造精巧

故分賜諸侯以爲分器故世世寶之也漢孔氏曰東廂
東房夾室蓋東夾無几席之位故但陳於夾室之前也
周禮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
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曰亦出
路當陳之故此將傳先王之顧命則以四路陳之於階
塾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
客就西階阼階者東階賓階者西階也說文亦曰阼主
階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注夾門堂也說文曰塾
門側堂也左塾之前則門內之西右塾之前則門內之
東以曲禮之言可以見也面猶向也賓階阼階之面則
南向自內而向外左塾右塾之前則北向既在門內故
自外而向內蓋大路在西階先路在西塾是先路與大
路相向綴路在東階次路在東塾是次路與綴路相向
也周禮有五路一曰玉路以玉飾也二曰金路以金飾
也三曰象路以象飾也四曰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
他飾五曰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玉路金路象路乘
車也革路兵車也木路田車也漢孔氏以大路爲玉路
五路之長故曰大路也以綴路爲金路蓋金路爲玉路
之次是綴玉路之後也以先路爲象路蓋象路又是金
路之次而曰先者玉路然五路爲大象路於左右塾爲

先故也以次路爲木路又次於先路故也不言革路而
言木路王肅馬融曰兵事非常故不陳之鄭氏則以綴
次皆爲副貳之車大路玉路綴路則玉路之副先路金
路次路則金路之副不陳三者主於朝祀而已其說與
孔氏異王氏則以先路爲木路次路爲革路象路謂其
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之王乘玉路綴之以金最
遠者木故木路謂之先路木路最爲五路之下而以爲
先故其說不免於鑿也二人雀弁以下唐孔氏曰執兵
宿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
畢門路寢門天子五門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
曰路門畢最在外而路最在內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
門之內既其出也方在應門之外則其未出也在路門
之內必矣故知畢門爲路寢門蓋其一名也此言畢門
之內則知上文所陳四坐及筵物車輅之所在皆路寢
門之內也二人者唐孔氏曰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
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也漢孔氏曰堂
廉曰戺賈誼曰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九級廉近
地則堂卑注曰廉側隅也乃知戺爲堂之側蓋近堂而
立也四人者唐孔氏曰兩廂各二人蓋一階各兩人兩
階故四人也東堂西堂者唐孔氏曰鄭玄曰序內半以

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銳者說文曰遠邊也漢孔氏謂東西下階上唐孔氏曰堂上邊之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側階謂堂北階之上唐孔氏曰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冕大夫之服弁士之服也旒則曰冕弁則無旒爵弁與冕板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一命大夫之冕亦無旒則與爵弁同而曰冕者一命大夫之冕雖無旒亦前低一寸二分故曰冕爵弁則前後平若故不曰冕雀弁者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周

禮曰凡兵事韋弁服故漢孔氏謂之雀韋弁以皮爲之也綦者鄭氏曰青黑王肅曰赤黑美孔氏亦謂鹿子之皮爲之也惟弁爲士服者皆立於堂下冕爲大夫服故皆立於堂上凡下兵器有七種惟戈之制見於考工記其他無所見漢孔氏曰惠三隅矛劉鉞屬戣瞿戟屬銳矛屬鄭氏曰惠狀蓋斜刃宜芟刈劉今鑱斧鉞大斧戣瞿今三鋒矛銳矛屬皆以意自爲之說王肅曰皆兵器之名唐孔氏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之也其言最爲有禮說文曰戈平頭戟也鉞斧也戣兵也惠劉瞿無文至於鈗則以爲鈗曰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則知漢之時作鈗揚雄長楊賦有曰兗鋋瘢者金鏃淫夷者數拾萬人顏師古以兗爲箭括張揖謂兗當作鈗字與鋋字相次又按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曰銳矛屬也鼓孔安國之時舊是鈗字後傳作銳字說文曰銳芒也亦與矛不類矣此兗字合作鈗此言有理意或然也王氏之解此篇以爲所設之物所陳之器皆有其義以至於或在左或在右或在東或在西或在房或在序皆義之所寓其說之鑿矣如果有其義則惠之立於畢門戈之夾兩階戺皆當有其義也王氏何爲闕之哉王氏

謂周之典籍缺矣其指有不可知者蓋可以傳會爲之說則以爲有其義不可以傳會爲之說者則闕之也夫古者先王之制器物以行其禮儀豈茫茫然無有意指寓於其間哉如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先王之意如此而已矣若謂在東則有取於仁在西則有取於義以至有爲道之序有修德之序牽合破碎以求合配於仁義道德必非先王之本意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
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
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
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
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
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古者吉終易世之時必以禮正之故於其即世也則以
禮正其終而於即位也則以禮正其始蓋其授受之始

天下之根本係焉其可措哉春秋有書公薨於路寢是
以禮正其終者也有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以禮正其
始者也故書其正者以見其不能正者焉成王於大漸
之時而同召百官被冕服憑玉几命羣臣以受遺托孤
之事則其終正矣康王於是踐四坐之几席陳其寶器
布其車輅備其干戈之衛王與羣臣冕服以肆先王之
命則其始終無不正此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法也麻
冕者禮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升者八十縷也論語曰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則知自孔子以前冕皆用
麻孔子之時始易之而用絲也周官王之吉服享先王

則袞冕此既授先王以冊命是禮之大者故唐孔氏謂
其服必袞冕袞冕有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
曰火五曰宗彝皆畫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
九曰黻皆刺於裳則是袞冕之裳有四章特言黼者蓋
黼是裳之一章唐孔氏謂有文故特言之與詩元袞及
黼同意卿士漢孔氏以為公卿大夫按詩曰暴公為卿
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皆指執政而言而
以為公卿大夫者其意為成王之托羣臣以幼孤公卿
　大夫與為不應其傳顧命則獨其執政者與也蓋畢舉
卿士而已周官公之服袞冕侯伯之服鷩冕子男之服

毳冕孤之服絺冕卿大夫之服玄冕此卿士邦君之麻
冕蓋亦各從其命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之麻冕亦然
大保三公太史下大夫太宗大宗伯卿亦從其命服也
蟻裳者蟻色玄玄裳也彤裳漢孔氏曰彤纁也考工記
鍾氏曰三入為纁爾雅亦曰一染謂之縓二染謂之赬
三染謂之纁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漢孔氏之説則謂黼
裳彤裳皆與常祭服無異惟蟻裳則非常祭之服蓋以
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不可全同於祭也蘇氏則謂三裳
皆變也雖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其解蟻裳則謂與禮
弓蟻結于四隅之文同從先儒之説則蟻裳不應獨異

從鄭氏之說則形象不得爲瑑歷世既遠禮文漸滅不
可得而折衷也介圭大圭也考工記有大圭長三尺又
有鎮圭尺有二寸而漢孔氏以此圭爲尺二寸之圭者
蓋三尺之圭天子服之尺二寸之圭天子守之此將奉
之於康王以明其爲天子故知是鎮圭也同爵名瑁考
工記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曰名玉曰冒者蓋
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唐孔氏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
命圭圭頭斜銳其冒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
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
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

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冒所以冒諸侯之圭以合瑞
信猶今之合符然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
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蓋介圭以爲天子之守而
冒圭以合諸侯之信故當康王之受顧命則皆奉而進
之也舜之始受禪輯五瑞既月而頒之康王之始即位
受同瑁而諸侯奉圭著也如舜之輯而班之是皆合符
以王之於其始也承亦奉也皆進之於王也上宗是孔
氏謂即宗伯鄭氏曰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
與小宗伯二人也凡三人使其上爲二人也一人奉同
一人奉冒如康成之說則是上宗已兼大宗伯小宗伯

矣下言宗人漢孔氏以爲小宗伯如康成之說必以宗
人爲小宗伯之最下者其位在三者也然小宗伯一也
不可以其一爲上宗以其一爲宗人不如以上宗爲大
宗伯宗人爲小宗伯方爲明白上宗既爲大宗伯則其
奉同瑁蓋兼執之矣此亦不可得而見也書即冊命也
自烏呼疾大漸惟幾至冒貢于非幾皆載於此冊也御
亦進也若當升自阼階康王之自賓階升者王自外而
入傳命者自阼階升王未受命則當自賓階也入即位
者邦君卿士不執事故但就其位而已鄭康成曰御西
面諸侯北面唐孔氏又曰公亦北面孤東面此其位也

太保上宗有主階升者以將傳先王之命爲王故也太
史亦由此階而升也御王冊命者以冊命進於王也曰
秉書則言其持之以升曰御王冊命則言其奉之以進
曰書曰冊命數文也皇后以下則太史進冊而讀此言
也先儒則以此爲冊書之辭非也豈成王將死丁寧之
言而史執筆之乎故知史以成王之言著之於冊矣此
則將奉冊而進之之辭也言此冊者乃成王當大漸之
際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以命汝嗣其教訓以臨君
天下爲周邦之君汝之所以臨君周邦者惟率循大法
不可少有紛更則可以燮和天下使無有暴侵亂作之

風則文武之光訓布在方冊者可以對揚之而不替矣
言成王之所以命羣臣以輔贊康王者其意如此而已
皇后大君也指成王也王氏之言皆誓也王則再拜以
敬受之遂起而對曰以眇眇然微末之小子而負荷先
室之大業其能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蓋自恐其不能
也既受命矣乃受上宗所奉之同瑁其受瑁也必授之
人其受同也則以祭故三宿三祭三咤凡三者與夫三
辭三讓三揖三帶閏不如是無以示其敬之之至也先
儒以宿爲進爵以咤爲奠爵蓋謂進於神坐之前則以
酒酹也而祭酹訖而奠爵焉蘇氏則以宿爲奠爵以祭

爲祭先以咤爲主啇而不飲卽嚌也蓋謂既嘗爵矣則
受而置之乃以祭先於是嚌之也其意以下文曰上宗
曰饗唯嚌之則上宗乃贊王以饗其福也觀太保之酢
言祭嚌卽此祭與咤也蘇氏以爲勝曰饗皆所謂嚌也
詩箋曰子福曰嘏持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故此則上
宗嘏王氏王之享之也如此則王之禮畢矣故太保則
受其同下堂而易之蓋太保將酢祭不可卽用王之爵
故以異同異同者言别爵也當以異同者易爵而洗也
璋半圭也酢報祭也王已祭太保又報祭故曰酢與酬
酢之酢同儀禮曰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蓋璋瓚次於

圭瓚此既報祭故持璋也太保將祭故拜將拜故以同
授小宗伯王則答之太保既拜則又受同於宗人而祭
既祭則嚌之嚌之亦所以饗其福也將受福不可以不
拜故於所居之位以同授宗人而後拜王又答之君於
臣無答拜此答之者以其傳先王之命也於是則酢祭
之禮亦以畢故太保下堂而有司於此皆收徹之於是
諸侯則出在廟門之外以待新王之誥命蓋王既受命
則誥戒之卽下篇是也廟門卽寢門以其殯在焉故曰
廟也觀顧命之書或者疑之以爲召公不當出康王於
外而逆之康王不當吉服以朝諸侯爲此言者蓋不思

耳夫天子爲天下之主固當與天下共之苟立之於次
御以君天下則宦人女子得以乘閒投隙而控閾本天
下其誰知之蓋顧命之書萬世之明訓也成王之寢疾
則憑几負扆總兒羣臣自太保而下至百尹御事告以
元子釗之宜承大統其崩也顧逆之於寢門之
外册受末命還率諸侯而朝之蓋所以顯示萬姓杜絶
姦萌史官詳而載之以爲後世法使有國家授受之際
皆得以是爲法故人執得而窺之秦始皇之於扶蘇豈
有異志惟不能顯示於天下李斯又不能弼而立之故
趙高胡亥得以亂之論者不此之慮而謂其不當釋喪

服以服袞冕此不知變之論也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
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
太甲之居喪也伊尹祭於成湯之廟奉之以祗見厥祖
而朝羣后是亦與天下共之何獨召公成王哉古之人
皆然特其文有詳畧之不同何獨於此而疑之

康王之誥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王出在
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
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
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
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
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
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
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
冕反喪服

成王之命羣臣以受遺託孤之事蓋懼夫康王以幼沖
之資不克負荷欲羣臣輔翼贊襄以弘濟于艱難康王
既受顧命矣則始居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而王申
誥於諸侯與之正始而後居喪此篇之所以作也蓋成
王之顧命欲康王之率循大卞以燮和天下此羣臣之
所以進戒於王欲羣臣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此康
王所以申誥於諸侯古者天子始受命以奄宅四海則
諸侯各率其職奉朝會於天子之都以致禮於新君所
以正始也舜禹之受禪既祭告於天地宗廟山川百神
矣於是輯五瑞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禹之元夏

武王之克商其反國也則庶邦冢君率職而受命王於
是有以告戒之湯誥武成是也舜禹以揖遜而有天下
湯武以征伐而得天下其始受命固不可以不正其始
若夫康王繼世而立而其始亦不可不正賓稱奉圭兼
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此即舜禹之輯五瑞日覲四
岳群牧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告此
即湯誥之嗟爾萬方有衆武成之王若曰嗚呼羣后也
成王以乙丑之日崩其傳命也以癸酉之日而君邦與
焉不應諸侯聞康王之立而輻湊王都如此之速孫氏
謂成王之疾久矣此諸侯來問王疾者歟按顧命之序

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康王則成王之大漸而托群臣以切孤諸侯蓋已預於受命矣謂之來問王疾可也然成王以四月始生魄之日得疾即以其月之乙丑晏駕謂成王之疾為久不知何所據也尸天子者如祭祀之尸居其位而無所為也康王之宅憂也召公以冢宰攝政百官總己以聽焉惟百官聽於冢宰故康王可以居其位而無所為此所以曰尸天子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夫古之人當諒陰之時三年不言而康王乃告諸侯者蓋康王之受顧命也其言曰眇眇予末小

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及其朝諸侯也又誥於庶邦侯甸男衛蓋所以繼承大統而與天下正始故不得不有言自此之外則不復有言必至於三年而後始親萬幾發號施令也如太甲之嗣位伊尹祭於成湯之廟奉之以祗見於祖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伊尹之訓王亦群臣進戒康王之意也然當是時也侯甸羣后咸在則豈無告戒諸侯之言乎以康王觀之則可見矣以康王之誥名篇亦猶湯誥也湯誥二字足以成文康王誥三字非述作之體故加之字以足成之說命畢命則二字而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則加之字亦以其

三字故也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蓋王出在應門之外與諸侯出廟門俟其文正相接正如舜典之慎徽五典上接堯典之帝曰欽哉故伏生亦合而為一也然合之則無以足百篇之數且既有此二篇之序其可以合之故王鄭諸家又以自高祖寡命以上入於顧命以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夫康王立於應門之內而諸侯各以其方入朝見新君以其土地所有之物為贄然後羣臣進戒於王而王則報誥之蓋因朝諸侯而誥之此一篇終始之義也而中析之可乎唐孔氏曰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然異篇失其義也此言盡

之王之受顧命也在路門之內故其出也則在應門之外以路門之外即應門也太保西方之伯故率西方諸侯畢公東方之伯故率東方諸侯上篇末曰諸侯出廟門俟廟門非路門也出路門即應門而此又言入應門則知諸侯之出廟門俟者但言其自廟門而出於外耳非俟於廟門之外也王氏曰東方宜由左而入右西方宜由右而入左以明人臣事君莫敢固有其所以自便此非也按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惟主人之就東階而其入自門之右則東方之入應門右乃其所也惟客之就西階而其入必自

門之左則西方之入應門之左亦其所也何必又為之
説哉王之出在應門也南面而立故諸侯之入者東方
之國則在門内之東廂西方之國則在門内之西廂皆
北面而立為乘四馬也乘黄四馬皆黄也詩傳曰黄騂
曰黄謂黄而雜赤者也大叔于田曰乘乘黄毕攻曰四
黄旣駕駉曰有驪有黄有駓曰駓彼乘黄則黄色者右
人之所貴朱者朱其尾鬣也左傳曰宋公子地有白馬
四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即此朱是也王
氏以黄為臣道求為君從人以變皆馨説也賓即諸侯
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注曰大賓要服以納諸侯

蓋諸侯入至於王都則有賓之道稱即奉也奉圭而又
兼以幣獻蓋圭幣者人臣所以贄見天子者也奉圭即
輯五端是也諸侯各以其所執之圭奉之以授天子天
子則以瑁圭冒之以合信也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
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
侯之好故注曰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唐孔氏因之以
帛即馬陳馬者二王之後享王之物經既言乘黄朱而
又言兼幣安得以幣為馬乎曰皆布乘黄朱謂諸侯皆
陳其四馬與王之庭不獨二王之後也當從孫氏之説
謂馬所以先圭幣言諸侯之來朝各以其土地所有之

物以為幣而贄見於王馬所以先圭幣也左傳襄公十
九年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元凱
曰古之獻物必有所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故孫氏謂
馬所以先圭幣也先王之所以剖符分土以建邦國封
諸侯者凡欲以為王室之衛蔽王所恃而已故諸侯自
以為臣衛言外臣之衛王室者也是時侯甸男邦衛咸
在而曰一二臣衛此謙辭也奠贄曰壤奠者即以其土
壤所出者以為贄蓋諸侯執以見王其曰敢執者亦其
謙辭言不自安之意稽首首至地禮之至也諸侯以其
幣致之於王故拜而送之王以其義嗣先王之德繼

世而為天子則與諸侯為賓主故答拜也君臣無答
拜之禮旣為賓主故不可以不答王旣答拜則見諸侯
之禮畢矣故羣臣進戒於王也太保冢宰芮伯司徒冢
宰司徒最尊故皆進而與群臣相揖蓋率之以進也前
者率諸侯以朝於王而太保畢公為諸侯之伯故畢公
與太保率之而入此則率羣臣以進戒於王而太保芮
伯為羣臣之長故芮伯與太保進而揖之既揖之而進
故再拜稽首將有以警戒於王不可以不敬也故下文
曰敢敬告天子觀下文之報告所以告庶邦則此進戒
諸侯百官皆與焉群臣之進戒則曰殷之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傳世三十歷年六百可謂大國矣惟以紂自絕
於天之故故雖大邦而上天之所眷釋以改命我周我
周之文武大能受天道而順之不以私意小智撓乎其
間故能憂此西土之民取彼凶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
蓋言其應天順人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誕受
美若也先儒以美爲道王肅亦曰道也特言西土者本
其所起之地也惟新陟王指成王也陟與陟方乃死之
陟同曰新陟王猶後世曰大行皇帝也成王以賞罰之
柄懷來天下賞一人而千萬人莫不勸刑一人而千萬
人莫不畏蓋賞當其功而罰當其罪或賞或罰無有不恊

此其大功所以戡定而休命之無窮有以布遺我後之
人也戡定言能定之也文武創業於前而成王持盈守
成於後然後能享太平之治故其功之定在於成王之
世成王旣定其功以遺後之人則康王繼之當何如哉
惟善守之則可矣故惟欲其張大六師之衆謹修武備
使天下之有不庭者無所投其隙而逞其辰嗟虔劉之
志則我祖文武所以受天之寡命不墜於今王之世而壞
之也寡命言其難得也侯甸男衛五服之諸侯也采服
在男之外衛之内旣言男衛則采服可知矣伊訓曰侯
甸群后咸在侯甸近於王畿故聞太甲之繼世而來見

其他道途遼遠未能遽至今則雖裔服之外亦已至矣
但不知其何以咸至也群臣先進戒於王王方從而告
戒之故曰報告曰釗者唐孔氏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
人不名此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孔子曰丘也聞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平富者所謂均無貧也惟先君
文武大以平富之政惟之於民則何怨咎之有哉蓋使
其政之不均則必有怨之者矣天下而有一人得以僥
倖而獨遂其私則亦必有一人而受其弊是不均者務
爲怨咎之方也齊信者言其有此二德也先儒以齊訓

中左氏傳注亦訓中史記注則訓速謚法曰執心克莊
曰齊則又訓莊底至言致其至於此二德若大學所謂
用其極也惟致其至則無不盡善盡美故能昭明於天
下也時又有勇猛之士如熊如羆折衝禦侮以爲社稷
之衛忠直之臣無有二心屏謀竭慮惟知有公家之利
而爲之此所以能保乂王家如泰山之安故能端命於
上帝天遂順其道而付畀之以四方使爲之君也蓋文
武之道有以順天故天亦順之桀紂幽厲之所爲皆逆
天理故天亦逆之而不畀以命未有已則逆之而可以
使天順之也文武旣爲四方之君故經理天下建爲諸

侯以立王室之屏翰其意在我後之人蓋言爲子孫計故建侯樹屏也端命言正當上天之命上帝皇天史之駁文此類多矣天子之於諸侯同姓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以大小而分伯叔此特言一二伯父唐孔氏曰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胥暨相與也先公謂諸侯之祖父也諸侯之祖父嘗臣服於周之先王推忠協力以保乂王家今汝諸侯當相與而顧安之也顧謂顧念而不忘也孫氏謂此言如盤庚告戒之意是也蓋使諸侯能盡忠於王室如其先公之於先王則爾先公在天之靈亦於是而安矣爾之所以顧綏先公者汝雖分土列

爵職居於外心當拳拳於王室蓋忠臣之心豈以內外而有間哉苟忠矣則雖在外如在內苟其不忠則雖日侍清光居天子之側其心何在哉群臣欲康王張皇六師故康王爲之陳文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乃能保乂王家汝諸侯苟心存王室則亦可以張皇六師以禦外侮也夫當是時也天下安靜瀛海無波上恬下熙君臣無爲可謂太平矣而必張皇六師者蓋易之既濟有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康王之時既濟之世也而患不可以不預防故必張皇六師而後可如晉武既平吳詔州郡悉去兵自以爲晏然無意外之變既而胡羯

內食嘗無蕃籬之固以知甚不張皇六師故也張皇六師非黷武也如唐太宗漢武帝從事四夷揚兵於萬里之外則爲黷矣此但不忘武備而已也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亦此意也鞠子稚子也康王自謂與毋令鞠我之鞠同言未離於鞠養之間也汝諸侯其職所順者當奉恤之而不敢忽忘戰戰兢兢每以爲憂則可以輔翼我幼稚之人洪濟于艱難不以羞辱而遺于我也蓋我若不能保有大業以繼先王其爲羞豈不大哉此乃諸侯之責不可不以是自勉也羣公既聽王之命畢則又相揖而趨出蓋其進也相揖故其退也亦然羣公既出

故王釋去麻冕而服喪服觀康王之受命君臣皆以麻冕之服行禮者冕未釋也至此禮畢則當反喪服蓋居成王之喪喪服爲正未釋冕者權一時之宜以與天下正始故其服喪服也則言反爲蘇氏以其冕服爲失禮且以晉侯爲證夫晉侯之不肯見諸侯之大夫蓋在既葬之後既葬之後則其釋冕也久矣故不可以吉服見此方在殯而冕未釋夫何不可哉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七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八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周書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周公以殷之頑民遷之于洛邑而親自監之周公既沒則君陳代其任而懲昭周公之訓也及康王命畢公以監殷民也漢孔氏曰命之代君陳也唐孔氏曰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其曰蓋者疑之之辭未敢必以爲然也君陳之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君陳之代周公經有明文此序但曰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不明言其代君陳然篇内有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以周公爲始以君陳爲中以畢公爲終則畢公之代君陳雖無明文而自見於此命作冊者唐孔氏曰命内史爲冊書以命畢公蓋以周禮内史之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故知作冊者内史也冊所以紀載王命之言使藏之也左傳城濮之戰襄王命内史叔興父冊命晉侯爲侯伯曰王命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冊以出手謂叔父以下皆載於冊晉侯受冊以出則藏之也畢公之監殷民康王命作冊以命之則知洛誥曰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其冊命周公留居洛邑無疑也先儒以後爲命魯公伯禽誤矣成周郊即君陳序所謂東郊成周成周在王城之東王城者

別都之所在故以成周爲東郊惟爲王城之東郊故因謂之成周郊也篇内曰保釐東郊即此郊也分居里者康王之命畢公以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故序曰分居里言分其居里於成周東郊之地漢孔氏以成周郊爲成定東周郊境誤矣漢書志曰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五康曰豐刑逸書篇名唐孔氏曰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蓋此篇出於孔壁藏而伏生之所傳授者未得其本而孔壁之書當漢時未行於世故唐孔氏以豐刑爲僞作正如僞泰誓之類也

惟十有二年康王即位之十二年也朏者說文曰月未成之明也朏蓋月之三日即哉生明也漢志謂六月戊辰朔故三日庚午朏越三日壬申者於朏後之三日并庚午數之故為三六月之五日也豐文王之廟所在豐去宗周鎬京二十有五里故康王但朝發宗周則可以至焉必命之於文王之廟者以畢公文王之子也其至文王之廟則以成周所遷殷之餘民而命畢公使保釐東郊之地釐治也與允釐百工之釐同王氏之說以書錄周公曰師保萬民命君陳曰尹茲東郊命畢公曰保釐東郊從而為之辭其所以不同且告以天命使之定

爾邑權爾居以為師保爾厥修選厥良為尹表厥宅里殊厥井疆為保釐其言皆親從不安彊生分別自可以彼此移易也王若曰以下此别命之之言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亦代為東方之伯故其朝康王也固率東方之諸侯而康王呼之則為父師畢公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父其屬最尊故曰父即天子謂同姓為伯父叔父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此言周之所以得天下之由文武之造周皆以其大德布之於天下而民心歸之故天因民心使之代殷而受其命以奄甸四海先王指成王也經於左右先王綏定

厥家之下即言毖殷頑民遷于洛邑遷頑民在成王之世則知先王為成王無疑蓋謂遷殷頑民者乃周公之所以輔相成王則定安其國家也先儒及說者多以先王為文武蓋以屬於上文殊不知康王之意言周之所以得天下則自文武而其所以安定天下則自周公之遷殷民不必以先王為文武苟以先王為文武則毖殷頑民上無所承矣王室謂王城王城者所以遷九鼎會諸侯之地故亦可謂之王室成王之命周公迪將其後也王城成周皆其所臨駕之地故其以商之頑民遷於各之成周蓋使之親近王都之所在則漸染浸漬可以

化其教訓矣殷民之在於故都也蓋久染於惡習孰知善為何物哉故不能自反於善惟周公既擇其尤頑者而遷之使親近王室則可以相觀而為善焉其勢說可以相觀而善而又以其教訓日夕而啓廸之俾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曉然知善之不可一日捨不善之不可一日向此其所以式化也毖慎也康王謂邦之安危惟茲商士則商民之化與不化其係於周家事大體重如此周公毋得而不慎之哉周公之封商民蓋不一而足如多士多方之篇此其可見於經者也孟子曰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
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周公以欲化商民而遷之密邇王室此正引而
置之莊嶽之間者也十二年爲一紀左傳曰是謂一終
一星終也言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此之謂一紀漢志
謂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在位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鄭康
成謂成王二十八年崩章子平則曰成王在位四十七
年史記則闕無明文未知孰是然以氣歷三紀觀之則章
子平之言非也使成王在位四十七年以七年爲周公
攝政之年致政之明年方遷商民商民之遷在成王之

世已四十年矣又加以康王之十二年共五十二年則
是歷四紀也不得以爲三漢志所言成王三十年與夫
康王十二年共四十二年則三紀有餘言三紀者舉其
全數也鄭康成之數但少於漢志兩年耳父子相繼爲
一世世變者指成王康王也言周公之遷頑民而訓之
也至於今已歷三紀矣世又以變則其風俗宜易悉而
爲善蓋其漸染浸漬於忠厚之化歷年既久當與時推
移也周之得天下民心悅而歸之所慮者惟商民耳苟
商民遷善遠罪則四方無一不化之民豈有不虞之變
哉此我一人之所以得享其安寧之效此其責在畢公

故以此命之也道有升降極氏引子思之言道隆則從
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也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
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此亦升降也政由俗革者風俗之
弊必有偏而不起之處革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
矣所謂由俗革也王朴曰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
之之術是也康王此言蓋欲畢公觀商之頑民所以不
善之由而革之耳其曰道有升降皆蓋因政由俗革之
弊而言之也不臧厥臧者言商民有變而爲善汝當以
其爲善而有以獎屬之則其他將自勸苟不臧厥臧則
非所謂政由俗革也次人之爲善自非謹獨之君子未

有不欲上之人知之苟上之人不以之爲善則彼將曰
我已爲善而上之待我者無異於他人我何以善爲哉
是雖爲善者將不能以自固而況他人欲其勸慕之哉
表厥宅里臧厥臧之謂也小物猶小事也小事猶勤則
其大可知矣旅獒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畢公之勤
小物所以懋其德也晉謝安舉其姪玄爲將拒符堅郗
超以玄必不負舉其言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府見其
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蓋觀人者必自小
而知之故畢公之克勤小物康王知其可以保釐東郊
也康王既言其所以革商俗之道故遂稱美畢公之德

可以革之也四世文武成康也國語曰文王詢于八虞
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在文王之時已居
輔相之任矣畢公嘗輔相文王史武王成王至康王蓋
國之耆艾也而能懋德以克勤小物則年彌高而德彌邵
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畢公之弼亮四
世所謂世臣歟加於此以之而監商則其德望有以素
服天下矣何商民之難化哉正色率下孔子所謂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君子者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望其容貌不敢生慢易焉則其善心油然而生故必正
色而後可以率下也惟能正色以率下故有所不言其
言也莫不敬而法之蓋非法不言則必能口無擇言口
無擇言則必能言滿天下無口過故祗師之也使其不
能正色則其言孰信之哉故必正色率下而後祗師其
言商之頑民以利口靡靡爲俗而又驕淫矜侉故必畢
公之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乃可以鎭服之此康王之
所以命畢公也惟畢公之德可以鎭服商民也如此故
雖其在先王之世其功績已爲多今我小子將垂衣拱
手於廟堂之上惟仰公以成之也蓋當是時天下之民
已盡回化法度紀綱已得盡其條理惟商民之未能攜

然不變康王每以爲東顧之憂今既得畢公矣故康王
可以責成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
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
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尙體要
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
曰世祿之家鮮克有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
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
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
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
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惟周公克愼厥始
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
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
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
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漢荀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
精華數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笞以
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
況於辱乎若敎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敎化

之行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塗蓋先王所恃以鼓舞天
下使之遷善遠罪頑夫廉鄙夫寬變其氣質而有士君
子之行者惟教化而已矣而教化行於天下則莫大於
使民知恥而有所不爲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人下之人
不知夫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不善在王者徒以政刑
而制御之則亦强制之而已矣民將惟務巧詐百出以
苟免於罪戾其刀鋸斧鉞所不可得而加者民則肆爲
之矣蓋政刑惟可以制其外而不能格其心惟以德爲
爲鼓舞天下之術則日漸月染曉然知善之可慕不善

之可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有敢辟邪僞日慕自棄
者不徒不容於朝廷蓋亦不容於鄉黨之間則孰有不
丕變者哉故康王旣言畢公之德可以鎮服殷民於是
謂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昔日監殷民之事周公之監殷
民惟分別其善惡使斯民有恥心公之往東郊不可不
念也旌別淑慝此一句爲下之總目旌即所謂表厥宅
里別即所謂殊厥井疆宅居也言商民有自反而爲善
則當於其所居之里旌表之以異於衆爲善者彰顯於
世而爲惡者恥其不若則必以爲病矣既以爲病孰不
思所以自反哉如此則是立之風聲使民知所從也風

即詩曰風風也教也聲即爲實聲教是也言王教之所
以立不在乎他惟使善者有以表暴於天下而惡者以
爲病則是立之也自漢以來閭巷之民有事親居喪著
至行者有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其門閭正表厥宅
里之遺制其有不率訓典則殊別其井居之疆界俾能
畏爲不善之禍而慕爲善之福則其俗丕變矣王制曰
司徒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
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
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
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

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
不齒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所謂殊厥井疆也
移之則俾之畏習射習鄉則俾之羨唐孔氏曰孟子云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之
爲井田也顧使民相親愛不循教者其人不可親近與
善民雜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往
來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
凶不與交通此說爲盡不獨此也郊邑之境界亦當中
畫而規畫之守備亦當慎而固之孟子曰仁政必自經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經界正然後可以分田制祿故必郊圻之晝封守之固然後可以表厥宅里殊厥井疆慎固封守則非所謂慢其經界如此然後可以安四海此一東郊耳而曰康四海亦上文四方無虞之意政貴有恆辭尚體要言政之所貴者惟在有常辭之所尚者惟在體要二者皆不可以好異也政有常則其因革損益莫不合於人情與夫先王之道辭有體要則其言談議論莫不近於人情與夫先王之道苟為政而好異則商君之徒也立辭而好異則楊墨

鄒衍之徒也辭既不可以好異而商民之為俗也乃靡靡然以利口為賢以利口為賢則必禦人以口給人寔人以口給者屢憎於人而乃以為賢其好惡之反如此雖周公君陳毖之丕化厥訓矣而未能盡其變餘風猶未殄畢公不可不以是為念也蓋欲畢公思所以盡變之之道為殷民心附蓋染於紂之惡習紂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功故其臣民化之亦以利口為賢觀管蔡一倡其流言而商民起而應之相從而為亂惟其靡靡利口故也周既平管蔡矣以商頑民之未能遷善遠罪故不擇而用之而商民謂殷家於

夏之士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而周人於殷之士不然不知其賢否之不同而兼以是稱口以容周則其利口蓋侵為之也善治病者必知其受病之處殷民之不善蓋在於此故康王以戒畢公也蘇氏謂秦俗似商俗秦二世似紂張釋之所陳則康王告畢公者也其言是矣殷民之多居舊都者康叔治之而其士大夫之周惡者則遷之成周以其頑之最甚故以世祿之家為言古人有言曰卿大夫以其功德之著受祿於其君而子孫世世有之則其家肆克由於禮蓋其祖父建立之難故知其所以長守富貴之道子孫未嘗知其由而坐享之則

其不由禮必矣惟其不由禮故以其放蕩之故而其德遂陵夷而大壞既陵夷而大壞則實悖亂於天道矣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民之秉彝而好是懿德則不失守天生之物則而順其所固有以蕩陵德此豈天之降衷本一是哉故為悖天之道也夫以不善之化而其奢麗如此苟無以變之則歲復一歲世復一世雖萬世常與之同流矣蘇氏曰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此說甚善如賈誼所論秦之俗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

今世之俗蓋如是矣是秦之故習未改也惟其無周公
君陳畢公之徒以為之司牧故耳以此觀之則殷之俗
使非三后亦將如秦俗至今猶在是之謂萬世同流今
此殷之衆士蓋以世祿之故其播寵勢亦已久矣故怙
侍其奢侈以滅其義滅義即所謂陵德也蓋善不善之
習如權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德義積諸身則放蕩奢
侈之習自消既放蕩奢侈矣而又且自矜夸於人德義
何有哉服美于人若子玉瓊弁玉纓子臧鷸冠之類非
先王之法服故異于他人也夫既驕傲淫佚又以此自
夸於人苟不知變則必將以惡終今雖以周公君陳之

故能化其訓而收其放心畢公之所以防閑之者亦不
可謂易也夫人之情儉生於貧侈生於富彼既富於財
則必將用之如泥沙此其所以驕奢矜夸也故子貢問曰
富而無驕何如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蓋富
而能好禮則可以保守其富矣故以富之貴而知教訓
則可以永其年矣觀無逸所論商三宗彼其享四海之
富惟以無逸之故遂能享國之永今殷士惟能以富而
知教訓則豈不永其年乎蓋商士以世祿之家非不富
也所乏者能訓耳故以永年而揭撥之也然所謂訓者
不在乎他惟德惟義而已所謂訓者莫大於此夫德義

人心之所同然其所以訓之者非推我所有以予之也
亦非狃彼所無而習之也惟彼以放蕩奢侈遂至於陵
德賊義失其所同然者訓之者亦因其所同然還以治
之而已然所謂德義之訓者必由古訓苟非古焉則何
足以入訓乎蓋天下之理一也稽之前古揆之當今惟
此理而已故德義之訓必由於古也惟康王以世祿之
家乃至於悖天道而殷之庶士席寵如此惟恐無以閑
之則知武王之數紂之罪以其官人以世也蓋殷之世
家驕淫矜夸與紂同惡相濟如此為所稱故得以其官
人以世為罪不然古之仕者世祿實延於世彝之戚德

又何嘗哉此言周邦之安與危惟在殷士之化與不化
而已當康王之命畢公之時殷之頑民以周公君陳暨
之之故世變風移已式化厥訓則是商民之已遷於善
而周邦之已安而其言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蓋行
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殷之頑民雖已漸染於周公君陳之教訓使其能自
同於善而不反則周邦信乎有泰山之安苟其一時服
從教訓而其心未能純一於善則其驕淫矜夸蓋有時
而復作如此則雖天下之民已盡安堵若有泰山之安
而實有累卵之危不可以不戒然則欲殷士之化而周

邦之安則惟在於政之不剛不柔蓋政不可以無剛柔
而剛柔不可以偏勝如和羹焉必藉鹽梅以成其味然
必鹹酸不可得而名言謂之爲鹹則不可謂之爲酸則
亦不可然後爲和羹之善此之謂不剛不柔則其德信
乎修矣商民之居成周也蓋始自周公之營洛邑以遷
之而爲之師保周公既慎之於始矣君陳之代周公又
能和之於其中畢公之代君陳又能成之於其終此三
后之所以化商民者其心若出於一則可以同致於道
道既浹洽則其政事無不成治政可以澤潤生民不獨
中國也雖四夷左衽之邦亦得所恃賴矣觀袁之初蕭

何爲相而書參鑒之因民之疾泰法頑流與之更始二
人同心遂安海內夫以蕭曹之同心其效猶如此則周
公君陳畢公之協心其效爲何如耶夫既謂之協心則
其道同矣而説者必從而爲之分別周公如是而爲慎
君陳如是而爲和大以於終謂之成此所當然蓋於其
始必謹則其中其終不必謹耶其中必和則其始其終
不必和耶如必分別其所以然則其説必至於此且康
王命畢公以周公之事而其所謂周公之事者旌別淑
慝而已君陳之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是亦旌別淑慝
之意舉此一端觀之則三后豈有異道哉此篇既曰四

方無虞又曰以康四海今又曰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所
治者惟成周之殷民而已四方四夷爲言者古人有言
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
樂天下之勢猶一堂之上也一國一邑有反側不安則
天下之勢必是蓋成周殷民密邇王室天下之根本所
係殷民不安則天下可慮天下不安則四夷乘間而起
矣此四夷左衽之所賴者亦在於商民也中國夷狄皆
已安寧天下之福孰大於是故我小子可以永受此福
也公其以是成周之治爲我周邦立無窮之基則公亦
有無窮之名顯於後世蓋周之基業所以綿綿延延而

無有窮已者以畢公之理商民之效後世若論周家允
有天下之故必將歸美於畢公此無窮之聞也有無窮
之聞則子孫得以訓法其成式惟以治也訓其成式則
爲有不治者乎成王之戒卿士曰篤邦惟無斁戒君陳
曰終有辭于永世此曰亦有無窮之聞蓋謂其責者則
其名自顯致之必至也王氏以極高明道中庸制行不
以己吉凶與民同患爲說揚龜山辨之詳矣罔曰弗克
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天下之事無難易惟在
乎人之所爲何如耳不可以爲難而自沮亦不可以爲
易而忽之故謂畢公無以爲不能惟盡其心則豈有不

能者哉無以其民為事而不足為不慎其事則雖寡民未有能治者矣既其心懷其事則可以敬順先王之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前人謂周公君陳守之而不失此所以美之也以畢公之懋德克勤小物則必不自以為不能也必不以為民寡而忽之也而猶以此戒之者前世帝王君臣之所以相告戒者未有不若是也夫以堯舜之盛德而其臣戒之之言常若庸主之所為者不如是無以革其非心而勉其不及也

君牙　　周書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穆王康王之孫昭王之子呂滿大司徒卿官周禮曰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則大司徒教官之長也是時大司徒缺穆王命君牙為之王若曰嗚呼君牙以下皆其命之之言史官紀載之以為此篇也篇内有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此正大司徒之職也穆王以大司徒之職所當為者而命君牙且先之以纘乃舊服無忝祖考以弘敷五典為君牙祖考之舊服則君牙之祖考蓋皆典是職矣累世司徒之官蓋若鄭桓公武公父子■繼為周司徒也歟成王之將崩康王召初立芮伯為司徒而君牙在穆王之世為之則

君牙者豈是芮伯之子孫世襲父職耶以經之文前後參較知其若此然經無明文不敢必以為然也前世帝王之命其臣而其臣或世臣之後則必稱揚其先世之功德又欲其纂而行之則可以無忝其職也江漢之詩宣王命召虎平淮夷之詩也而其言有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常武之詩宣王命皇父平徐方之詩也而其言有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蓋召公召虎之祖南仲皇父之祖召公曰辟國百里而南仲之城朔方則玁狁于襄皆有大功哉在王室故當命召虎皇父振兵出征之時則必稱

述其事不獨以褒大其先以睦耀於天下蓋使人思所以繼之也君牙之先既世為司徒將欲其無忝祖考則必為之言其祖考之所以然也孟子曰欲為臣盡臣道所謂臣道忠正而已晉獻公曰何謂忠正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正也觀荀息所言之意則知忠貞者皆謂致力於王家而無外心也君牙之祖與父世世皆為於忠貞之道是以能服勤於王家惟其服勤故有成功可以紀之於太常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王建太常蓋王者之旗則書日月於其上昭其明也司勲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

太常注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紀于太常是亦如鐘鼎之有銘皆明著之後世而已矣惟明著之後世則後世可不忘所以繼之乎今我小子之君天下也蓋繼守文武成康之遺緒自文武基於西土積德累功以創造大業而成王康王持盈守成致天下於太平而我以小子嗣守其遺緒常懼不克負荷其責重矣然文武成康之所以治天下者蓋皆有賢臣以左右輔助之故能治四方以文武成康而又加以先左右之臣今穆王之德自謂

不忝先王而又未有先王之臣此心之所以憂危也蹈虎尾者必不免於噬涉春冰者必不免於溺易曰履虎尾不咥人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水至於春其將釋矣而乃涉也此皆言其憂危之甚也我之憂危如此今既得君牙則命之輔翼我一人以為我之股肱心膂傳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良一體相須而成作股肱心膂蓋言其與我一體也膂背也汝之為我股肱心膂惟能繼汝祖考之舊事不為爾祖考之辱則可矣爾祖考之舊事蓋以五典而敷民爾能大布五典之敎使民之則各得其和則為能纘之也王氏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所謂民則者此也是也楊龜山曰孟子曰有物必有則蓋曰有物矣則物各有則焉近取諸身百骸五臟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為此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仁為臣而止於忠為父而止於慈為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所謂五典之民則者此言盡之矣書載舜之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而孟子亦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弘敷五典式和民則蓋不過如是
而已矣周禮司徒掌施十有二教鄭康成曰有虞氏五
而周十有二焉按經周官之言六卿分職曰司徒掌邦
敎敷五典擾兆民此命君牙爲大司徒曰弘敷五典五
典即五教也而以爲有虞氏五周十有二何也蓋十有
二教不可即以爲五教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此言敷五典以和民則其本在於君牙身
之正心之中也傳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
求其使非恕也有父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
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然則敷五典以和

民則若不能盡父子之道而求斯民之父慈子孝可乎
不能盡兄弟之道而求斯民之兄友弟恭可乎以至君
臣夫婦朋友之間莫不皆然其爲不恕莫大於是雖使
其號令之浮復政刑之嚴明終不能以和之也是必以
身觀身以心觀心爾身之正然後可以求民之正爾心
之中然後可以求民之中身誠正矣心誠中矣則其敎
化之所漸摩道德之所鼓舞其效有不中不正者乎王
氏以身正爲政以心正爲德意欲以分優劣淺深凡蓋
尤於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既以身之
正爲政則豈以心之中爲德矣殊不知心正身修豈有

二道哉於身則先言爾於心則先言民蓋反覆言之以
發明其意也祁寒盛寒也君牙竊意其以司徒而兼行
三公之事者欲以著而祁寒爲言欲其燮理陰陽以稱
三公之任故也以六卿西兼三公此周家之制周公召
公毛公畢公是也四時運行一寒一暑雖本於天而愚
所以燮調之者實本於人蓋天與人精神有以相感者
也使大寒暑之失其常時雨暘之失其常度民豈以爲
天之過哉其怨讟咨嗟之聲必以爲君相所致則夫居
三公之職而佐天子以燮理之使夏無愆陽冬無伏陰
咨嗟之聲無自而發不可以不爲難而思之也自漢以

來陰陽一不調宰相之知大體者未嘗不引愆而歸於
己天下之人未嘗不歸咎於宰相漢丙吉行逢人逐牛
中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或以問吉
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
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燮陰陽職當憂是
以問之唐武后當季秋內出梨花示宰相宰相以爲祥
杜景儉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爲災今草木黄落而木
復華瀆陰陽也恐者德施令有所虧忝臣位在宰相助
人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此皆引愆以歸於己若夫
楊國忠爲相時水沴閉坊門以禳有車陷於潦者十不

前志曰獄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開時門德我衆于行則
所謂悉咨者矣方其未鬨之前視之直不爲難及其既
鬨之後視之則爲易故當思其難以圖其易蓋至於易
則無有悉咨者此民之所以冀之文王之居於岐周也
雖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然伐紂之謀蓋自文王
而啓此文王之謨所以爲丕顯惟文王之大統未集則
武王伐商之功所以繼其志述其事而已此武王之烈
所以爲丕承其曰丕有王氏謂積小成大蓋以揚子曰
由小致大不亦丕乎故也文王之謨武王之烈所以開
啓佑助我後之人者皆以正道而無有廢缺既無廢缺

故綱紀法度所以垂傳其條理而四海之民所以垂傳
其所若六月之序言鹿鳴廢則和樂缺之類以厲王之
世廢缺如此則其失正者多矣故四夷交侵中國衰微
以其缺而不振如此則知當穆王之世正而周缺其威
爲如何哉惟其謨烈之威汝當有以維持而昭明之故
推致明其五典之訓則可用以奉順先王之道啓揚文
武所以啓佑後人之光命而追配汝之前人祖考也此
言文武之謨烈蓋欲君牙數五典以奉順之也王氏
則以謂聖人所以爲謨烈亦敷五典之教以和五品之
民殊不知謨烈者但指伐商之事揭嵩山已粹之矣先

王樵氏曰周召畢公之逑是也言君牙惟當率由先王
舊典而式之蓋以民之治亂惟在此式與不式而已此
篇所言者皆以纘祖考爲言此又曰先正亦猶成王之
告康叔既曰祗遹文考而又曰敷求殷先哲王別求古
先哲王也既式先正而又脩其祖父之所行則汝君之
有治功於是而昭顯矣蓋君之治功實自於臣臣能稱
職則其功必歸於君此古今之常理也蘇氏曰予讀穆
王之書三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見之夫昭王南征
而不復至齊威乃以是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
不討也而王初無憤恥之志今觀君牙伯冏之書皆興

衰痛惻怛之語予竊謂不然南征不復之事載於左傳
使穆王誠無憤恥之意是誠可罪然夫子之於書雖平
王不見於黍其一時有志於中興之言夫子取之雖秦
穆公不能踐言然其一時悔過自艾之語夫子取之此
文侯之命秦誓所以預於百篇也如穆王之三篇其言
純正明白有功於治體夫子亦以是而取之不得以昭
王之事而謂其周德之衰有見於此夫子豈以其衰而
取之乎左傳以爲昭王不復而召氏春秋曰昭王親將
兵征楚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
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以昭王爲殁於

雖不知何也

冏命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伯冏臣名大僕正僕官之長漢孔氏謂大馭中大夫按周官司馬之屬大僕下大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注曰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大馭中大夫二人戎僕中大夫二人齊僕下大夫二人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注於大馭而下曰馭之最尊馭於戎僕之下則不可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周官大僕旣爲僕官之長先儒不以大僕正爲大僕而乃以爲大馭者蓋大僕旣下大夫而大馭乃上大夫此篇又曰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曰羣僕則戎僕而下皆是戎僕中大夫其位在於大僕之上故知是大馭也且大僕之職主出入則爲前驅而已大馭掌馭王輅與王同車旣親近於王而又位爲最長則大僕正非大馭而何不言馭而言僕者此亦周禮注所謂侍御於車者也穆王得伯冏以爲賢而命之以爲羣僕之長蓋僕御之官雖若卑賤而人主之德所以成或不成有實係於此以其與王同車爲最親近故也旣得賢者以爲

其長則羣僕無非賢者矣故穆王以冊書命之而史官記載以爲此篇此篇與君牙皆是命體君牙之命篇則但以其名此則去伯而加以命字是亦各其史官一時之意也怵惕惟厲之意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莫不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則怵惕者心之不安也故曰怵惕惟厲危也言我不能修德而乃繼先人以居大君之任懼其不克負荷以遺先人之羞故怵惕然不自安半夜而興思所以免於愆過也穆王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其命伯冏則曰怵惕惟厲成湯之所謂慄慄危懼者亦不異也而蘇氏曰二書皆無哀

痛則怛之語此非側怛之語而何自昔在文武以下則
所言克厥宅者惟在於小大左右之臣莫非正人也昔
文王武王之君天下其德之積於身者聰足以聽德明
足以視遠而又有齊聖之德則德之充實光輝可謂至
矣文武之德所以盛者則以其在朝之臣無小無大皆
懷忠良之道雖其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亦無非當世
之正人比諸臣於旦夕之間有以承弼其君獻可替否
陳善閉邪繩愆其闕而匡救其惡此聰明齊聖之德所
以盛也故其出入起居則無有不欽發號施令而無有不
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之而萬邦至於皆美也此皆盛

德之所致而德之所以盛則以其臣承弼之所致也既
立政言文武之臣不徒常伯常任準人之得人也至於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則其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可知矣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不惟朝
廷之大臣欲得其人至於左右習近之不可以非其人
使左右而非其人則朝夕與之居處漸染浸漬入於邪
僻而不自知雖大臣或得天下之傑而君心已爲親與
有爲哉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故雖小大忠良
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後可中庸曰惟天下至聖爲
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

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
以有別也蓋文武所謂德明齊聖者也見而民莫不敬
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
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所謂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
休者也論聖人盛德無以加於此蓋其積諸中者既充
實光輝而不可揜則其發於外者其機如此理之必然
也而文武所以爲德者蓋本於臣之助文武猶不能自
成其德況穆王乎故穆王自謂無良必賴於前後左右

有位之士匡其不及而繩愆之繩正其愆過而糾察
其繆尤以格其非心則可以克紹先烈也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而
後國定欲穆王之紹先烈必本於此曰不及曰愆曰繆
曰非心其實一也皆欲輔養繩愆致於無過之地而後
已惟其有賴於左右前後之臣故今我命汝作僕官之
長凡爾僕侍從之臣汝皆有以皖率而正之則可以匡
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焉爾僕即或僕齊僕之類爾
僕侍御即所謂左右前後之士穆王欲左右前後之得
其人惟得一伯冏可矣蓋譬羣不同翼叢藉不同器君

子小人不同事惟賢爲能知賢惟善爲能舉善伯冏正則羣僕侍御而有一不正者必不能與之一朝居也故左右前後皆不可以非其人而其要則在於其長汝既爲僕官之長則大羣僕侍御之臣與汝同僚者汝當謹擇之不可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而進之惟吉士則可也便辟側媚皆謂不以正道事其君者也大僕正中大夫耳而得以僕蔔乃僚則知周之世官長皆得自辟其僚屬也故唐陸贄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而引此以爲言魏元同論選舉法弊亦引此也羣僕之臣皆以正道事其君則其君必正大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習與正人居其勢不能趨不正若其所使以媚其上則其君必自以爲聖蓋其君之處心行事曾未及堯舜禹湯之萬一而其臣佞之以爲遠過於堯舜禹湯則豈不自以以爲聖乎昔子思言於衛侯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蓋昏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未有不自以爲聖者以其臣之諛也人自以爲聖者譬如掩耳盜鈴己則不聞其聲而謂他人亦不聞之惟僕臣之正則其后克正諛則其后自聖自后

之德與不德惟在於僕臣也惟后之德與不德皆在於僕臣故穆王之命伯冏也其言諄諄反覆惟欲其謹擇皆類以文繆我一人也漢世修案之官最爲要重以其職於天子爲親近故每用於天子素所倚信之人一非其人則其臣力爭以爲不可此蓋得周之遺法穆王之遺意文帝使趙談驂乘袁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傑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文帝笑下談談泣下車成帝遊後庭欲與班倢伃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此漢家之制度然也耳目之官即羣僕也以其在王之左右前後而繩乃后德愆糾不逮故謂之耳目之官惟僕臣之重如此汝之所以擇之也不可不謹不可昵昵于小人以充此耳目之官以小人而充之則必導上以非先王之典矣汝所用者皆非其人之吉善但以行貨之故遂以爲吉而爲之若是則必不能任官而病之矣薛博士曰詩刺皇父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孔惟貨其吉是也漢韓安國以五百金遺田蚡蚡言於太后遂居用之唐杜黃裳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薦之平蜀安國崇文固可用然乃以其貨而得舉論者深以爲罪況非

其人我若用行貨之人而使之為其官則是汝大不能
敬其君我實以為汝之罪也景子謂未見君子之所以
敬王孟子則謂其人無以仁義與王言為不敬莫大乎
是此穆王以用行貨之人為大不祗厥辟之意蓋人臣
之所謂恭敬固不在於聲音笑貌之間也欽哉此終戒
之以不可不欽也穆王之於冏既戒之以巧言令色便
辟側媚之人又戒之以憸人又戒之以行貨之人蓋若
人而用之則豈能弼汝君以常法哉汝當精弼其君永
以常法則惟當謹簡吉士而已後世之論穆王者多過
其實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
轍馬迹又有謂得八駿以造父為御西巡守會西王母
於瑤池穀氏因之遂以穆王之書為周德之衰今觀此
篇其言純正明白切於治體彼其於僕御之臣丁寧反
覆如此至謂僕臣乃儆其以便辟側媚則其僕御豈有
敢導王為非者而王之言既然則亦豈肯為無方之遊
哉以是知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為之也當以書為
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八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九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呂刑　周書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
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
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
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
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
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
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
惟畏德明惟明

呂呂侯也周語曰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祚四岳國為
侯伯氏曰有呂又曰齊許申呂由大姜則呂者四岳之
後姜姓之國也孝經及禮記緇書引此篇之言皆曰甫
刑按崧高之詩有生甫及申揚之水之詩有不與我戍
甫甫即呂也漢孔氏曰呂侯後為甫侯唐孔氏因之以
呂侯在穆王之世而崧高宣王之詩揚之水平王之詩
故謂呂侯子孫改封為甫使其子孫方改為甫侯則呂

侯在穆王之世不應謂之甫刑又吕高之詩所言甫及
申爲周之翰者正指此穆王之世吕侯而謂之甫何也
毛詩正義曰詩及禮記作甫書及外傳作吕蓋因燔詩
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故也此說亦未盡
蓋甫與吕正猶荆之與楚商之與殷故曰吕刑又曰甫
刑也吕命者吕侯見命於穆王作此書以誥諸侯蓋吕
侯之誥諸侯稱王命而已故曰穆王訓夏贖刑言此乃
王訓誥夏以贖刑者也唐孔氏及蔡傳士以贖爲罰刑
爲辟篇中所言百鍰至於千鍰者罰也墨辟至於大辟
者刑也此蓋欲以序之所言者包括一篇之義故分刑

贖刑爲二句不分剕篇中言刑與罰而序不應特言贖
也舜典曰金作贖刑與此贖刑何以異而必分之乎孫
氏曰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緩數
無以爲五刑輕重之率也此雖不分贖刑爲二然必求
夫所以包括一篇之義之說殊不知五十八篇之序有
一篇之義包括於數句之間者亦有但取其大槩而序
之者不可以一槩觀也先儒以夏爲夏禹贖刑之法考
之篇中殊無夏禹制刑之事唐孔氏因之以爲夏刑近
輕商刑稍重周雖減之猶重於夏吕侯度時制宜勸王
改從夏法此皆無所經見但因先儒夏禹之言以意揣

之而已王氏以夏爲中國其說勝於先儒而其言又曰
先王於中國則雜以周索於蠻夷則雜以戎索贖刑不
施於蠻夷施於中國而已故曰訓夏贖刑此亦是緣夏
以生義支離至此亦與篇內不相應其曰訓夏者猶曰
訓天下也不必求之太過也穆王命吕侯作此書以告
諸侯則吕侯必爲司寇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故
也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今觀此篇所以告諸侯之書以苗民爲戒以伯夷皋陶
爲法其言惻怛矜哀惟恐民之陷於罪戾而不能以自
脫蓋有不忍人之心其盡心可謂至矣詩曰惟申及甫

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甫侯之名與申伯並稱
於詩則是佐穆王致太平之功有大造於周者其功業
卽此篇而可見以穆王之爲君而吕侯之爲臣君臣之
間盡心刑罰如此夫子所以取之而預於百篇也享國
百年漢孔氏曰穆王卽位年過四十矣史記周本紀穆
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說者因以爲穆
王年百四歲按無逸言商三宗及周文王享國之年數
皆以其在位之久曰王享國百年者皆其在位之年也
史記以爲立五十五年當以書爲正禮記曰八十九十
曰耄百年曰期頤此既曰百年又曰耄者此亦如大舜

之言曰耄期倦于勤旣曰耄又曰期也耄荒漢孔氏以
爲耄亂荒忽此蓋言其老之狀蘇氏以爲荒爲於下句
其字訓太與荒度土功之荒度同兩說皆通度者蘇氏
曰約也猶漢高祖約法三章也言惟呂侯見命之時穆
王享國已百年其老之狀耄荒矣而能命呂侯度作刑
以治四方蓋言其血氣雖衰精力雖疲而留心於治道
如此也周官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
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共爲二千
五百今穆王之刑乃三千條惟剕與周官同墨劓多而
宮大辟則少雖其總數比周官爲多而其實爲輕蓋以

輕刑增而重刑減故也吳志以周官五刑爲中典穆王
五刑爲重典徒以其多寡之數耳其實非重也王氏曰
先王之爲天下内明而外治其發號施令以德教爲主
不使民覩刑辟穆王之訓以贖刑爲主所以稱其耄荒
也此蓋泥於耄荒之言而爲此說夫刑罰之不可廢猶
藥石之不可無也蓋刑者治之輔助而已得其道則仁
義興行而禮遜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爲民防也如
舜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堯舜之民比戶
可封而其於刑罰之說猶若是呂刑之言是皆以惟刑

爲恤者也一篇之中呂侯之稱王命以告諸侯者蓋欲
其哀矜於刑獄而已故序曰訓夏贖刑非是穆王之治
專以刑爲主也言及於刑者使以爲以刑爲主此乃吾
人浮虛之俗王衍口不言錢之類也昔梁統嘗言於漢
曰刑罰在重無取於輕高祖受命約法定律誠得其宜
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
繼體王嘉輕爲穿鑿除先帝舊約成律百有餘事或不
便於理或不厭於民心又曰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内稱
治至元和建平而盜賊寖多皆刑罰不重愚人易犯之
所致也由此觀之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梁統謂孝宣以

前刑重而治孝哀以後刑輕而亂其言之不仁甚矣穆
王之刑既比於周官爲輕今乃以其王之贖刑爲其德
之衰竊恐其說必將流而入於梁統也蓋叙人主以殺
人者必取大戮以之書以文其說蓋差之毫釐則謬之
千里古之達者每以是爲深憂也此言苗民以虐刑而
遏絶其世不可以不鑒戒而苗民之惡則習於蚩尤故
先言蚩尤而後言苗民也漢孔氏曰九黎之君號曰蚩
尤蓋以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其後三苗復
九黎之德此言蚩尤而繼以三苗故以蚩尤爲九黎按
史記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不能征於是

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
爲暴莫能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遂殺蚩尤蚩
尤既爲黃帝所殺而九黎在少昊之末則蚩尤非九黎
先儒既以蚩尤爲九黎而又曰黃帝所滅二說異同安
得合之哉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
天地不通何也對曰九黎亂德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
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
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典之此謂絕地天通蓋指三苗之事而言安
得以爲在顓頊之世楚語非也則蚩尤當從史記應劭

曰蚩尤古天子臣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
者據史記之言則蚩尤諸侯二者皆非也若古者猶言
若昔也蓋起語之辭非訓順也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
亂猶左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也平民猶言齊民
也鴟者貪殘之鳥詩曰爲梟爲鴟蓋言其以是爲義其
好惡顚例如此等撰者謂非其有而取之也矯虔韋氏
曰撟詐虔劉也惟始作亂卽史記所稱爲暴也言自開
闢以來蚩尤首始作爲暴虐之政其風化之所漸染延
及於齊民莫不皆然自寇賊以下皆是其民爲惡之狀
也亦如殺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以封化之也苗民三

苗之君其曰苗民亦猶言殷人周人蓋統一國而言之
也靈善也靈制卽所謂祥刑也苗民習蚩尤之惡不能
用先王之善制以刑推作五虐之刑自以爲法當知是
以是而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爲劓刵椓黥之劓截
鼻刵斷耳椓椓陰黥黥面不言剕者可以互見也蓋五
虐之刑卽劓刵椓黥先王之靈制亦是五者而已但苗
民以虐作之又淫爲之也故爲弗用靈制以刑也自苗
民之前未有爲是虐刑虐刑自苗民始也於是此有麗附
於罪者倂以刑制之不復差擇其辭之有曲直者此其
所以爲虐也此其所以爲淫也民興胥漸漢孔氏曰三

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則漸字當作平聲讀泯泯
爲亂也棼棼擾攘之狀左傳所謂治絲而棼之也與九
棼同惟三苗之虐如此故其民皆起而相漸染習爲不
善巧詐矯僞信不由中雖詛盟於鬼神而又反覆背之
也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三苗之虐刑最
苛峻民無所措手足惟爲詛盟祈於鬼神而已詩曰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左傳曰家國邑邑而有詛有祝禍之
本也至於盟詛則其亂甚矣然常人之情孰不知敬鬼
神敬鬼神而遠之則非徒神無所出其亶響而民亦不
瀆神苟一聽於神有不平之心則惟爲盟爲詛則是褻

之也既已發之則將以爲不足畏矣故其勢多至於反覆口如本乾而背之也此無他以其信之不由中故信不足恃也信不由中則以漸染於惡習故也三苗暴虐之威民之被戮者衆豈皆民之罪哉故皆以其無罪而訴於天也天雖高而聽甚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罔斯民之告訴而下視於民則見三苗者罔有馨香之德刑其所以發聞而達於上者惟其腥穢之德而已蓋以德行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畏不畏故以至於無刑故其治爲馨香苟惟作虐刑則必至於刑者相望於道罔困戚帝民不勝其虐怨嗟之聲呼籲于天此腥穢之所以發聞也皇帝舜也先儒及諸家說者皆以爲堯蓋以下文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重黎即羲和也故以爲堯然竄三苗于三危舜攝位之後今此三苗舜即位之後故皇帝當爲舜大禹謨曰帝德廣運皋陶謨曰惟帝其難之先儒及諸家亦皆以爲堯蓋不深考之也舜哀閔夫衆庶被戮者之非其罪蓋奉上天之意以從斯民之欲故報爲虐者以威則遏絶苗民而殄滅其世嗣故苗民無世在於下國也湯征葛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蓋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皆以其與民爲讎故爲民復之也此所謂報即孟子所謂復

也苗民淫爲劓刵椓黥虐威庶戮其遏絶人世長矣故帝以遏絶之威而報之也出乎爾者反乎爾此之謂也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此蓋天理之當也舜之遏絶苗民蓋因天意而已上天之命舜遏絶苗民蓋因民意而已桀紂之亡湯武之王皆然也重羲黎和也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羲和而舜因命重黎也惟詛盟之屢則瀆於鬼神故神人雜擾天地相通蓋有鬼神自上而降格者以其家爲巫史享祀無度故也人神豈能爲民之禍哉惟褻而近之此妖孽之所以興也左傳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漢武帝時長陵女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上摩禮致祠之内中聞其言不見其人吳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皆其降格者也不能敬而遠之此神所以出其靈響有害於教化豈小小哉故舜既遏絶苗民之世則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天地不得而相通亦無有降格則神人不相雜亂蓋所以變苗民之悲俗也楚語

哉蒞射父之言詳矣但不當以書之所言絶地天通爲
顓頊之世也羣后即羣臣也與三后之后同不必以爲
諸侯逮在下與樛木后妃下逮之逮同言羣后之所以
逮其在下者皆以明明之德輔天下之常道使不至於
昏敗常道立故鰥寡之情無有蓋覆之者惟鰥寡無蓋
則在下者冤抑之情得以上通故舜清問於民則鰥寡
得以三苗之虐爲辭而告訴焉舜於是問罪於三苗也
清問者言其問之審而得其實也人君有姦臣障蔽君
之耳目則下情不上通秦以趙高之故陳勝揭亂而不
得聞梁以朱异之故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以虞世基

之故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唐以李林甫之故祿山有反
謀而不得聞是皆其在朝之臣無不逮其在下者故鰥
寡之辭有所蓋也如唐明皇之出狩有老父郭從瑾進
曰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
無路上達其鰥寡有辭蓋可知矣特言鰥寡者詩曰哿
矣富人哀此惸獨蓋虐之政鰥寡尤罹其害故其赴愬
之心尤切也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蓋總結上文也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此所
謂德威也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
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所謂德明也舜能遏三苗爲民

除害而天下莫不褱然此其德威舜能清問下民知苗
之罪惡貫盈而討之而天下無壅蔽之患此其德明也
以德爲威故爲可畏以德爲明故爲甚明苟威而非德
如秦皇漢武非不可畏也然威褻而民玩非所以爲畏
明而非德如漢顯宗唐宣宗非不明也然之過察則民
將皆出其巧詐以欺其上非所以爲明惟舜之威與明
皆本於德故惡如三苗猶不赦悉其罪一去三苗而天
下莫不服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
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

于刑之中以敎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
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
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
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
非時伯夷播刑之廸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
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
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王
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
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
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前既言苗民以虐威庶戮之故民心之所怨皆天意之所厭棄故舜因天人之怨以遏絕其世然舜之所以遏絕苗民者蓋以得三后皋陶為之臣以刑弼教天下無有冤民故其遏絕之為有名也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以伐燕舜之遏絕苗民所謂天吏也苟為在我者不能欽恤刑獄而乃欲以正苗民虐刑之罪則是以燕伐燕也故既言苗民之虐矣於是言舜之用刑也其曰乃命三后者非是遏絕苗民之後方命三后也亦猶於於變時雍之下言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豈必萬邦咸乂而後命羲和以曆象之職哉此曰乃命正與堯典之意同三后伯夷禹稷也后者尊之之稱若君牙君陳之類如曰后稷是也恤功于民言命三后惟以民之功為憂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所謂恤也伯夷禮官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夷汝作秩宗是也降典者以禮官而下教於民也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以衷而授民伯夷以典而教民皆自上而下故曰降折折衷也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於已然之

後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則禮與刑一物也民能由於禮則何刑之有哉惟夫禮則入刑矣故伯夷之降典者蓋以刑而折衷於民也苟洪水之災浩浩滔天懷山襄陵則山川不可得而定名禹既平水土矣則山川可得而辨別故主名之者如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則為青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則為豫州之類九州之境不登登于其有條理所謂奠高山大川者主名之謂也后稷教民稼穡故播種之法自上而下也既以播種教民故三農之所殖穀莫非嘉穀所謂黍稷重穋稙穉菽麥惟秬惟秠惟穈惟芑者也殷中也禹之功成則民得所居稷之功成則民得所養伯夷之功成則民得所教此其所以中也士皋陶也百姓之不率教則以刑之中而刑之蓋皋陶之用刑直有意於殷民之風肅啟體而已哉以刑示之使有所畏而不敢為非則是敎民之祗敬其德也夫先王之治天下使斯民之遷善遠罪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獨德禮之力哉刑罰不為無力也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而舜以四方風動為皐陶之功為是德禮者固以敎之也刑亦以敎之也第刑者治道之輔助而已不可專恃以為治也使其專恃刑以為治如秦之世固君子之所恥若以為治道之輔助如

皐陶之制百姓則何惡於刑乎唐孔氏曰此經文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而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后之功乃說用刑之事此言是也如漢楊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此言非也大舜之治每歸功于皐陶則其明刑之功大矣而乃謂穆王吝之故不與於三后可乎此篇終始惟欲四方之諸侯留意於獄訟之事欽恤無所不至然後爲能上體一人之意而自古欽恤獄訟未有居皐陶之上者而以爲吝之可乎韓退之猶以賜之言爲然蓋未之思也三后之功高乎水土而稷

稷降播種伯夷降典又在播種之後而先言伯夷者唐孔氏曰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是也穆穆敬也和也天子之容也明明即上所謂明明是也惟舜以穆穆之德而在上三后皐陶以明明之德而在下君臣合德故其德之灼然著見於四方四方之民無有不勤於德者所謂政乃乂黎民敏德是也三后惟殷于民而皐陶以敎祗德則莫不勤於德或惟其皆勤於德故於是皆明於刑之中盡刑之中者可以治民而輔成常敎故也王者之法如江河使民難犯而易避皐陶制百姓以刑之中非苗民淫爲劓刵椓黥之比四

方莫不明之莫不明之則莫不避之矣民始避刑則遷善遠罪爲士君子之行則輔成常敎者非刑之中而何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凡典獄之吏非欲誅殺以立威則欲納賄以致富若苗民之臣所謂庶威者訖于威也所謂奪貨者訖于富貨也威者富貨者此皆獄吏之常態如漢唐之世所謂酷吏者既嗜於誅殺使天下之人側足而立於是大納貨賄贓汙狼藉以爲姦僞惟敬之畏之者則無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子路無宿諾者以其口無擇言故也無擇言者必敬必畏爲敬畏者天之德也能有天德則可以自作

天命在下而配享於天故其子孫之典祿綿綿延延而未艾自作元命與自貽哲命同言命之所以延久而不替者無不自己求之而已矣魏高允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滅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敬畏者孰若皐陶而乃以爲有餘殃延及其後裔則是典刑者冤濫之報雖皐陶猶不免也夫自作元命刑皐陶之後必有興者允之言非也漢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其後果子爲丞相孫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爲元正所謂自作

兄命者于公其然而况舉周乎如張湯杜周列於酷吏
而其子孫爵位尊顯與漢始終此又有幸不幸於其間
不可以常理論也嗟四方司政典獄而下此亦總上文
而言上既言苗民虐刑之惡故欲四方以之為懲既言
皋陶伯夷明刑之善故欲四方以之為監言四方之諸
侯各主一國之政典一國之獄者汝非為天牧養斯民乎
既為天牧養斯民則若伯夷播刑之道當以為監苗民
不察于獄之麗當以為懲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以伯夷為監以苗民為懲則無有失性之
民可以無忝乎天牧之任也非時播刑之迪言汝所法

者非是伯夷播刑之道乎惟此道則法之也上言伯夷
禹稷皋陶此特言伯夷舉其大略也伯夷折民惟刑故
雖典禮而曰播刑禮與刑一物故也匪察于獄之麗言
有麗于獄者苗民不察之而妄加以刑也即上文曰越
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是也其不察之者則以其不能
擇吉人能觀於五刑之中者而用之其所用者惟是衆
為威虐以伏己之怒奪人貨賄以塞己之欲故濫為劓
刵椓黥以制斷五刑不由於中道以亂加無罪之人上
帝不蠲其德故降之罪咎苗民之為天所罰蓋己有以
自取之無有辭可以自解釋故遏絕其世此不可以不

懲也此皆專舉上文之意也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
童孫此即四方之司政典獄者王之同姓有其父行者
有其兄弟行者有其子孫行者伯仲叔季其長少之稱
子孫故以幼童稱之時言同姓先儒謂舉同姓包異姓
是也與康王之誥言一二伯父同穆王享國百年故諸
侯或其子孫也格至也言諸侯能聽朕之言歆忽于獄訟
之事則無乎天命之至也曰勤先儒以曰為子曰之曰
釋文一音人實反只當作日字讀言今爾當無不由朕
之言相慰勉而日念勤不可相戒以不勤也蓋典獄之
職人命所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君子所當

盡心致戒之以勤也天以刑而整齊下民使我推而行
之一日所行或非為天所終或為天所終在人何如耳
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敬忌則為天所終而子
孫代興虐刑則非為天所終而遏絕其世代未嘗不致
其慎也言一日者善惡之感於天不必積久也一日之
間皆可見爾當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言不可失墜
逆天命者與迓續乃命于天之迓同勤於聽獄則天命
之來嘗有以當之故曰逆之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王
氏曰雖有可畏之禍勿以為畏雖有可美之福勿以為
美所以然者以禍福之變無常而人心不可知惟當修

德以逆天命耳吴也三德剛柔正直所以逆天命者無
他惟明於五刑則可以成三德矣蓋平康正直彊弗友
剛克燮友柔克此三德者雖不假於刑然明五刑者三
德自然而成矣以刑成德而無所隔之迹則一人之慶
莫大於是也兆民之所賴也其安寧之效豈不永哉夫
刑者若為不仁之具然既以之自作元命又以之其寧
惟永而世皆恥言刑何哉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悉除
去秦苛法不五年而成帝業子孫傳祚四百年實基於
此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豈不信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
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
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
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
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
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
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
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凡言王曰者皆誥吏臨之辭如大誥康誥酒誥及此篇

之類雖其終篇皆於一人之言而屢有王曰之文皆以
其語吏端也吁來者歎而呼之使前也堯曰格汝舜格
至也是亦言來之類祥爾雅曰善也祥刑者善用刑之
道即上所謂靈制以刑自兩造具備以下皆是也王呼
有邦有土之諸侯使來前而告之以善用刑之道其在
於今爾之所以安百姓者當何所選擇乎所擇非吉人
乎言惟吉人在所擇也當何所敬慎乎所敬非五刑乎
言惟刑在所敬也當何所謀度乎所度非及世輕世重
所宜乎言惟及世輕重所宜而用刑在所度也下曰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

輕世重即此及是也曾博士曰上既言苗民匪察于獄
之麗則非能敬刑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則非能
擇人也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則非能度刑也既告之以
所懲者如彼則其所當為者宜若是也此言盡之造至
也兩造謂囚與證俱至也唐孔氏曰凡競獄必有兩人
為敵將斷其罪必須得證故兩為囚與證也囚證俱至
其在於此則衆獄官聽其辭之曲直曰五辭者五刑之
辭聽其辭而審其罪狀當以何刑加之故謂之五辭也
所聽之辭簡核其實信為有罪則正之於五刑當墨者
墨之當劓者劓之也簡將正之於五刑而其辭不可以

簡核則其罪為可疑故但正之於五罰罰謂以金贖罪
也言將正以此刑而其罪未審則但使出此刑罰金之
數而已有五刑故有五罰也老蘇曰夫罪固有疑今有
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
其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而有減罪之
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邪去死而停流刑已
酷矣使彼誠為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大責
也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亦以免今欲
使不失實其莫若重贖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
不至於殘潰其肢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已

困於贖金矣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說為書蓋五刑之
疑各有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唐孔氏曰以其所犯
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如
從世有減罪之律則非古者不降相因之制矣苟正之
以五罰而不服則其罪不應罰故但正之於五過以為
其過誤而赦之也有五罰故有五過也老蘇曰刑者必
痛之而使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使人懲焉
則罰者雖不能痛之懷其罪不可以罰則亦不可以困
之也故赦其過而已五罰所謂金作贖刑也五過所謂
眚災肆赦也疵病也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皆刑罰

之所病而特言五刑者蒂上文而言耳以此文在五過
之下故也詩書之言類多如此皇皇者華之詩三章言
不遑將父四章言不遑將母至卒章則特曰將母來諗
板之詩言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而
其下則特曰攜無曰益皆蒂上文而言也惟官王氏曰
貴勢惟反蘇氏曰報舊惟內先儒曰內親用事蘇氏曰
女謁皆通惟貨行貨以當獄也惟來舊相往來也夫刑
之不簡則降從罰罰之不服則降從過蓋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此固先王之仁政然不可以此五者之故而
遂為之降耳苟以此五者而為之降則其罪與犯罪者

均當以其罪罪之也汝於此當審察之而使能其事攷
曰審克克能也昔唐太宗問於劉德威曰比刑網浸密
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
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入為自安計五過之疵其
罪惟均此失出者也特言失出而不言失入者觀一篇
之中其丁寧諄復之意如此是豈坐入者無辜而坐出
者有罪乎以意逆志可也先儒謂出入人罪得之矣五
刑之疑有赦此即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赦而從罰
也五罰之疑有赦此即上文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赦而
免之也五罰之疑謂赦之可也五刑之疑尚不免於罰

而謂之赦者蓋雖以金自贖而幸其不至於殘潰其肌
體是赦之也下文墨辟疑赦之類皆然也許博士曰疑
於辟而疑於無罪則赦赦謂其罪而不問非謂赦之而
從罰之把辟而不正當於辟則非無罪特不爾於正而
已於是從罰此盡以五刑五罰之下皆有赦字故為此
說下文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於疑赦之下罰字之上
言其字者指其上之辭則百鍰之罰正以疑而赦也如
此則上下之文意方通屬如以赦與罰異則曰墨辟疑
赦其罰百鍰上下不相貫矣鄭興曰眚災肆赦此曰五
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蓋古之赦有以疑似之

罪不可以刑辟加故為之差等贖罰以寬宥之所以於
衈善良非貸免惡人也後之云赦者不論罪之是否一
切釋之而不問此徒足以惠及惡人而已唐太宗嘗謂
群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
數赦者不欲譊民於幸免也太宗之用刑至於三覆奏
其矜恤如此則其不赦非不仁也不欲以惠及惡人而
已其聽刑也旬日核其辭信為有罪而其可驗者衆則
若可致之於刑矣然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楚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煉而周內之故

武后謂侍臣曰來俊臣等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
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
而可其奏欽惟商子有衆而猶不能無冤也所以必稽
考其貌為惟貌有稽周官五聽之色聽是也蓋稽其貌
則其冤枉之狀有可得而見者矣夫商子有衆者尚必
稽其貌苟無商子之辭則不當聽其獄矣其聽獄所以
如是之審者以其天威可畏不可不嚴敬之也如嚴延
年在河南多所誅殺其母謂之曰天道神明人不可多
殺已而延年果誅死則天威可不畏哉墨者先刻其顙
為創以墨竇創孔令變色也即所謂黥也劓截其鼻也

刖斷其足即所謂刖也宮即所謂椓也男子則去其勢
婦人則幽閉於宮漢亦謂之腐刑大辟死刑也以其刑
辟為最大也鍰漢孔氏曰六兩周官考工記曰戈戟重
三鋝劍上制重九鋝中制重七鋝下制重五鋝鄭康成
說文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環
鋝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矣惟鄭氏之說以鍰為六
兩太半兩故三鋝則一斤四兩九鋝則三斤十二兩七
鋝則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三鋝則二斤一兩三分
兩之一皆以六兩太半兩而計之也太半兩者三分兩
之二也鄭康成以鋝為鍰雖因說文之言然說文之所

謂鍰者十鋝二十五分之十三又曰北方以二十兩為鋝鄭氏六兩太半兩之數所異於孔氏者太半兩耳如說文之言一則比之為太輕一則比之為太重也先儒謂一鍰之重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蓋亦因孔氏六兩而計之也惟倍者倍於墨墨百鍰則劓罪二百也倍差者倍於劓而又有差有差則不啻倍之也劓二百剕倍之則四百有差者漢孔氏謂五百以宮既六百故比為五百也馬氏曰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又與孔氏不同然不如孔氏之較簡徑孔氏之說又不如王氏王氏曰倍差者謂以百鍰二百四百相倍而為差也則是剕為四百鍰或曰惟倍或曰倍差敘文也曰墨曰劓曰剕曰宮曰大辟此其輕重之序然以罰金之多少觀之則劓重於墨剕重於劓宮重於剕其降殺之數相較剕同惟大辟為尤重故其數之重於宮比之三者之相較為尤多也言犯此五刑者疑則赦之而其赦之也罰之而已閱實其罪蓋欲罪罰相當也閱實則不至於五罰不服矣屬者條目也言墨之罰雖百鍰而其條目則千也其下當然周官司刑之五刑共二千五百均之皆有五百此則三千輕者多而重者少當有降殺惟剕居五刑之中則與周官同此

蓋因一時之宜而為之也自穆王之後至於晚周皆以此為法故孔子引三千以為言也分而言之則曰罰之屬總而言之則曰刑之屬先儒謂互見其義以相備是也昔叔向嘗有言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夫所謂制為刑辟者非不設法也但設其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矣五刑之屬三千此大法也至於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此則存之於人蓋與法竝行而後可旨以此教者而亦豫設之刻是為刑辟矣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矜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

罰不極厥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老泉曰古之法簡今之法繁先王之作法也法衆其畧而刑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法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之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之法纖悉畢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從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蓋法簡者雖若不可以革姦而天下乃或無一人之敢法繁者雖若可以止姦而獄訟當至於滋豈識以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之所謂律令者煩曲周悉惟恐有所漏畧凡輕重上下一聽於律而有司不得一舉手雖其繁積而律之用已有所窮故吏胥得以旁緣出入欺賣有司以逃其姦蓋欲其無所不備者乃所以為大不備也如穆王之刑五刑之屬三千此律文也至於曰上下相比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此數者則在有司量情斟酌而施之故其律雖三千而其用之為下簡徑而寡失蓋謂是也上下比罪者言聽獄之法必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而參酌之也無僭亂辭者陳少南曰無以獄辭之亂而至有僭差是也大訟於心者孰不以為僞曲而我直其辭苟亂則用刑有僭差者矣汝當察之也勿用不行王氏曰惜貴入以其所不可行者加用也莊子曰重其任而罰不勝遠其逐而誅不至此皆不可行而先王之所不用也是也漢魏尚為雲中守坐法免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上功幕府一言不應文吏以法繩之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若此之類皆是所不可行而用之也所不可行者而用之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惟察者察其情也惟法者正其法也察其情正其法則法與吏交相為用而不偏廢蓋用刑如用藥為大藥之君臣佐使其苦寒熱其何治以某疾是可以已某病此固在於方書至於視脉觀色聽其音聲而審其病之所由起必以己意參之而後可惟察者審其病之所由起也惟法者按方書而視之也汝當候其審於此而後能其事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蘇氏破世俗之說而設為兩道二人以發其意說固善矣而不如陳少南之為

明白曰世之言罪重者莫如殺人罪輕者莫如詬罵殺人固重矣然今所殺者奴婢也奴婢而殺之非適輕乎故且服下刑也詬罵固輕矣然今所詬罵者父兄也父兄而詬罵之非適重乎故宜服上刑也事不止於殺人及詬罵人者姑設二事以率之所謂輕重諸罰有權之所謂下服者非節服最下刑也比之上刑為減罰比言盡之刑罰世輕世重蓋承上文而言凡比諸刑罰皆當權其輕重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君子之心皆權衡然不可以銖兩較之故輕重無不得其平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

典一輕一重各因其世之宜而已因世之宜而輕重不同固不齊矣是乃所以齊之也如周官五刑二千五百穆王五刑三千或少而重或多而輕其不齊如此而其禁姦止惡以期於無刑則一也若乃膠柱調瑟者則不能因世而為輕重徒執一法以齊之適所以為不齊也如唐虞象刑而王莽亦象刑是也王氏曰上言刑罰輕重有權者權一人而為輕重也此言世輕世重者權一世而為輕重也是也世輕世重言刑罰可也至於上服下服則特言刑而於下文承之則言諸罰亦猶五刑分數則曰罰懲數則曰刑互見其義也有倫有要蘇氏謂

倫其刑也要其辭也則諸與康誥要囚之要同惟有倫則當惟法惟有要則當惟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此節尤蘇曰刑者必痛之而使人畏為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懲焉蓋言罰之所懲雖不至於死而其困於重贖已極於病亦可以使之遷善遠罪也非佞折獄口給之佞者禦人以口給則人不得以盡其情也如周亞夫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之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如此者是禦人以口給也卑閒唶而為大理天下無冤民子路無宿諾片言可以折獄則何以佞為哉故惟良可以折

獄良者王氏謂有仁心是也孔子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良者求所以生之也良之可以折獄者蓋其所用無不在於刑之中也如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則佞者安能明於刑之中哉察辭于差蘇氏曰事之實者不謀而同從其差者詰之乃得其情是也非從惟從者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人不勝痛則誣服者多矣故因惟吏之從而自誣者皆非所當從當有以辨明之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哀矜節此哀敬也其所以哀敬者惟以刑書而明啓之相與占

考其所以然衆獄以為然獄因亦以為然雖麗於刑殺而無怨言如此則庶幾得其中正而無冤濫矣如秦之任趙高漢之任張湯趙禹減宣義縱唐之任來俊臣侯思止刑書未嘗明啓而未嘗不占惟意之所殺則舞文巧詆如此則何中正之有然則其刑其罰不可以不審克也獄成而孚者言獄辭之成而得其情實信為有罪而其輸之於上亦當得其情實信為有罪然後斷之其刑之輸於上官當具備不可隱漏其有一人之身犯重二罪俱發亦當并以兩刑而上之也蓋恐其有司得以欺貪出入以為姦故以此戒之也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此所謂獄成而孚輸而孚也王之有司輸之於王如此則有邦有土之臣輸之於其君亦然薛博士曰凡稱上者各指其上也此告有邦有土則國之士師指其君曰上推而及王朝則王之士師指天子曰上孔氏止名為上王府則於告有邦有土史文灰矣是也官伯族姓蘇氏曰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先儒即以官伯為諸侯及同族姓異姓其說鑿矣王氏以姓為諸侯族為羣臣亦無以異於

先儒蓋既戒其君以敬刑今又戒其臣也刑者人命所係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此朕之言所以多懼孔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言之多懼以其難也朕之所敬惟在於刑則以有德者惟表敬於刑我安得而不謹哉今天相助此民而生育長養之臨民者必當有不忘之心然後能為天之配於下蓋天愛民是配之也所以配天者惟明清於單辭而已單辭有二說皆通先儒曰單辭特難聽故言之唐孔氏因引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說難從也薛博士則曰單盡也與單厥心之單同明清而使民得盡其辭也皆可用以為說明清者聽之審也民之所以治者以其聽獄之兩辭而無不中則曲直得其當[illegible]無辜者不至於枉濫而有罪者不至於僥倖而免也穿封戌與公子圍爭鄭囚王子伯州犂伯州犂則上下其手此聽兩辭而不中者也苗民之泯泯棼棼以其閒差有辭則民之治豈不自於中聽兩辭乎不可以獄之兩辭而為私家以獄為家則惟貨是視不復問乎兩家之曲直也夫以獄得貨者非所以為寶也惟聚其罪耳府聚也言必將致寇而獲罪也功者言罪積於

身而自以爲功耳則必將報汝以衆罪而誅殛之也報者亦如報虐以威有是惡則必有是報皆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獄貨者必報以庶尤則所長可畏者惟是天罰也天之罰之也非天之不中惟人取之耳人取之者在其教命之不中也教命不中則凡所謂刑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天之罰不中則庶民必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矣蓋以其無有善政故以不中而罰之也無有善政者君也而以爲庶民者政雖出於君而布於庶民三苗之民泯泯棼棼此所謂庶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也嗣孫者王享國百年故諸侯或其孫也上言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此特言孫其舉畧之繼世而立故曰嗣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非是施德於民以爲之中乎言惟是在所監也德于民之中蓋指伯夷以爲言耳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不可忽也自古之稱哲人者惟在於用刑耳如皐陶以智稱於後世是蓋惟哲則能明清於單辭也五極五刑之得其中也先儒以爲五常誤矣言有無窮之美聲者由五刑之得中刑得中則有餘慶矣既有美聲又有餘慶天人之所共予也屬逮也言美辭由於用刑故以屬言之嘉師善衆也猶言良民也汝受之於王而有邦有土者其所臨莅無非良民則如此上文所言祥刑不可不監也刑所以禁蔽民既善矣惟此祥刑可也呂侯之告諸侯雖出於王命而其言則呂侯之言故雖曰王曰而又曰受王嘉師亦猶梓材之篇周公以王命告康叔雖以王曰爲言而又曰王啓監厥亂爲民之類從而爲之說則不可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九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周書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予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才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建萬國會諸侯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而無一篇見於書以是知書之所錄殊未及宣王之世而宣王之書亦復失之於東遷之

亂矣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定為萬世之訓而於列國復得誓命三篇遂從而附益於其後按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晉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禮記大學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蓋嘗徧觀列國之書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附於帝王之末以傳不朽而已若以為夫子致意於此篇故特取之竊以為過矣按史記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而左傳亦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當是時犬戎之亂王室如綴旒而文侯於周有再造之功故平王以其將歸國也錫之秬鬯圭瓚以報其學德焉秬黑黍也鬯香草也以黑黍釀酒和以鬱鬯圭瓚者以圭為瓚也記曰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注曰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則圭瓚者酌鬱鬯之物有秬鬯則有圭瓚矣序言秬鬯圭瓚而篇中特言秬鬯此亦互見其義以相備也平王之錫晉文侯既有秬鬯又有弓矢車馬而序特言秬鬯互十八篇之序如此者多矣不可以從而為之説也王氏

曰明所錫以秬鬯爲威則饗矣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此宣王之賜召穆公也毛氏曰九命錫圭瓚秬鬯此賜文侯以秬鬯圭瓚蓋亦命之爲侯伯也天子稱同姓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晉於周爲同姓故以父稱之義和文侯字也左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仇即文侯之名也蓋文侯名仇而字義和爲天子也於諸侯稱其名正也今稱其字蓋尊之而不敢名也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至於韓信蕭何皆名之而特字稱子房蓋尊之也平王字稱文侯亦猶是也馬融王肅

徒見義和本晉文侯名遂謂父能以義和諸侯此鑿說也平王特稱美文侯之功故於是言文武之所以興惟以其有賢德之臣幽王之所以敗惟以其無賢德之臣我之遭家不造亦惟有賴於同姓之諸侯而文侯之功加此故呼父義和極其尊之稱而稱美之也我周文王武王之所以大顯于天下者以其明德能致其謹故也惟有明德故昭升于上而天心之所眷顧敷聞于下而民心之所歸慕民心即天心也民與之則天與之矣故惟是上帝以其天下之命集于文王俾代商也不顯言文武而集厥命言文王者文王受命作周武王但承其志

也先正蓋周召太顛閎夭畢公之流與君牙之言先正同文武之所以集大命于身者豈獨以一人之力所能致哉亦以其先正之臣能左我右以明事其君也君有明德而臣又能昭事之君明臣良胥契於一堂之上故其於謀猷所以維持國家而敷宣政教者無小無大咸無不率從罔有違背於道者故先祖安於在位焉先祖文武而下是也言先祖之位定天下之尊貴兆民之所安戴長守而不失者皆以先正左右之臣故也惟先祖之安於在位本人先正之力平王自閔其遭家不造而無文武之臣故嗟歎而自傷也丕愆謂幽王之禍造

爲也言允丕愆乃天之所爲也幽王不道見於小大雅詳矣則夫犬戎之禍乃自作孽也而以爲造天丕愆此如詩言天方艱難天降喪亂之類平王自閔以幼沖之資而其嗣位適遭于上天降禍于我周家王室中圮當是時也資用惠澤及于下民者絕矣言無有也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者也資澤既殄則民心去矣此夷狄之所以乘間而起以兵侵陵傷害我國家其禍甚大也賢者在朝則無敵於天下夷狄之醜而敢侵戕我國家則以凡我治事之臣無有老成及俊德者在其服位老成俊德無一在朝則治事之臣無非小人彼夷狄

何所畏哉十月之交刺幽王之詩也其言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惟師氏則其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可知矣幽王所用莫非小人故當平王之初立則幽王之所以遺之者無有俊哲以與之興衰撥亂而平王又自謂己之不德無以光昭先烈綱紀無可用之士而己不能有為則所倚賴者惟同姓之諸侯在祖行者在父行者其當以我之身為己憂思有以輔贊而振起之苟有功于予一人則予一人得以永安於天子之位以保其社稷宗廟也文武有明德而其皆能昭事厥辟此其所以安於在位今平

王既已罔克而其御事又無有耆壽俊德則將伏安於在位以不墜先祖之基業捨諸侯其將焉託蓋平王之之再造王室實自晉鄭無非同姓之侯也故以此為言而又字父義和以稱美其功也汝克昭乃顯祖言汝文侯能光服汝祖唐叔之德蓋子孫有大勳勞於王室則有以增光其祖也唐叔武王之子晉始封之君故曰顯祖汝所以能克昭乃顯祖以汝當此艱難之際始以其身為天下倡刑憲于我文武之法度會同四方之諸侯立我為君以紹先烈而追孝於前文人前文人者前世守文之主蓋自成康而下皆是也汝能如是則是多

修扞我于艱矣此予所以嘉汝功而將錫汝以備物威禮也漢孔氏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其說近曲不如蘇氏曰汝所修完衛我于艱難也為簡直而不頌文侯之所以能多修扞衛平王于艱難者惟始平諸侯以勤王室耳蓋周自文武成康之盛王改修明諸侯長率連建進退惟其所令及幽王以舉烽火之故失信諸侯故當我役之難而諸侯莫有勤王之意今文侯能於烽火失信之後首舉義兵倡諸侯以尊王室立平王而天下定則其功豈小哉故平王稱其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以是為多修扞我于艱也文侯以晉國之

師出定王室之難既成功則其師歸于晉故其命之歸國也則曰視爾師寧爾邦言此勤王之眾汝當善視而安集之也既命以歸國則其行也必有備物威禮為其備物威禮必稱其功故賚之秬鬯一卣使之有事于祖廟者以稱其昭乃顯祖肇刑文武追孝于前文人之功也賚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使得以征伐諸侯者以稱其多修扞我于艱之功也物必副其功禮必稱其情此先王仁諸侯之意也卣中尊也未祭則盛秬鬯於卣既祭則實於彝此初賜而未祭故以卣盛之一卣者以其昭乃顯祖故惟一卣使以此鬯告

於唐叔之室不及餘廟也若周公猶于文王武王則用二卣矣彤赤色盧黑色賜之弓矢使得征伐而有此二色之不同馬四匹爲一乘有馬四匹則路車在焉詩所謂路車乘馬是也不言路車亦猶言秬鬯一卣不言圭瓚也凡此皆平王襃賞文侯之功備物盛禮而以誠意將之輕重隆殺適得其宜而可爲後世法也其後文公敗楚于城濮獻俘于襄王王亦以是而賜文公故左傳曰鄭伯傅王用平禮也蓋言平王之禮其可傳於後世也如此司馬子長不察之徒見文公亦有是賜遂以此篇爲襄王錫命文公之言蓋未嘗深考左氏而妄爲之說也平王之所以襃賞文侯者既備於此故又爲之丁寧告戒使之安民勤政克謹其終以保其既定綱紀之功言今往歸晉國則當休兵息民以稱和其衆柔遠以善於外能邇以詳於內凡其小民之困窮無告者皆有以恤安之而無爲康寧自逸之行如是則能商恤爾都邑之衆克終其美以成汝之顯德蓋昭乃顯祖之功至於是而後大成也孫氏曰商謂商問其士恤謂恤其民足也蓋爲治之道必至於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然後可以享其成商則吏稱其職恤則民安其業此致治之成績也故文侯之命以是終焉孫氏論此篇以謂春秋

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諸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予竊以爲不然夫子定書録文侯之命於文武成康之次蓋必有所深畏而甚稱之者豈爲其無志而録之哉詳考此篇慕文武之勤慎閔國家之殄瘁痛耆壽之彫喪知蕃翰之勤勞其褒之也無溢辭其錫之也無虛辰而又命之以愛民勤政以謹其終夫宣王之所以中興周室者亦不過側身修行任賢使能錫命諸侯使文武之境土以勞來還定安集其民而已今平王之言亦如此則其志亦豈小哉其所以不爲宣王中興之業惟其銳於始而息於中以至於終而湮淺不振也使其志每如命文侯之時則則其所成就必不如是之卑也故欲知平王之可以爲宣王捨文侯之命則無以見矣至於四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其爲辭命豈復前日之平王也哉平王之志於是已矣此春秋之所爲作也

費誓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

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
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牛馬誘臣妾汝
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
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
則有大刑

曲阜魯之所都左傳所謂少皥之墟者也魯之分地實
禹貢徐州之境其地南抵于淮徐戎淮夷蓋東方戎夷
之種落錯居於魯之境內者也周之王業肇基於西土

而化行於江漢之域故西南夷最先服東土之人逆遠
正化而染於紂之餘習故其服周為最緩而東夷亦最
後服是以西南夷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會于牧野之
戰而東夷如淮夷徐奄猶於武庚之亂也惟東夷在周
之初獨為猾悍而未服是以周之封建諸侯則以周公
居魯太公居齊此二人者親賢之最者也而其封地乃
介於戎夷之間去周為甚遠則以控扼東夷故也周公
留輔周室使其子伯禽受封於魯實與齊太公同時而
之國相先後而報政後東夷當封之時中國無敢當侵
入職方之地肆為吞噬則其心必不利於齊魯之建國

故伯禽之始居曲阜而淮夷徐戎並興者蓋與之爭魯
也按史記齊世家太公封於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
人曰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夜衣而行黎明至
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
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以太公之
事觀之則知淮夷徐戎之於曲阜亦猶萊夷之於營丘
也戎之與夷壤地相望蓋有唇齒犄角之勢服則俱服
叛則俱叛常武之詩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其詩曰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閟宮之詩頌
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

海邦淮夷蠻貊莫敢不從言淮浦必言徐土言徐宅必
言淮夷此二者之憑陵中國嘗有並興之勢故也唐孔
氏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事之也是也淮夷徐戎
魯在曲阜之東故其並興而為寇則東郊為之不開東
郊不開魯之計可謂危矣而伯禽能為戰守之備峙
楨築城壁積糗糧芻茭以待之號令明而賞罰信乎能
使戎夷逆遁遠逃以立魯國之社稷輔成周家磐石之勢
其成算碩畫蓋可以為萬世法此費誓所以錄於帝王
誓誥之末也費地名論語曰顓臾固而近於費又曰顓
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費近於東蒙左傳定五年

季桓子行東野及費子岐逆勞於郈是費近於東野惟其地近於東家東野則是魯東郊之地也誓師徒繕守備於此故以費誓名篇篇中本無費字而以命篇之名蓋顧命之類也嗟人無譁聽命者將使所誓之人靜以待命也彼既靜以待命於是為言所以征伍之故言我之所以為此役者以淮夷徐戎並起而為寇故也彼既並興而來則在我者不可不嚴為戰守之備而戰守之備最所當先者莫如器械之犀利蓋夷狄中國各有長技夷狄以野戰為勝中國以兵械為强漢晁錯論中國之長技謂弓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以是知中國之所以能取勝於夷狄者惟在於兵甲之堅利而已宣王惟能修車馬備兵械故外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土蓋以我所長乘彼所短未有不勝者也故伯禽將與淮夷徐戎戰必以是為先甲胄也干也弓矢也戈矛也鋒刃也此皆兵器之所常用而不可闕一者也曰敹曰敿曰備曰鍛曰礪皆繕修治之無敢不弔無敢不善則欲其無不精緻乎至也至即善也此

皆適宜相配成文非有深義於其間不可以曲為之配合也淫大也淫舍牿牛馬漢孔氏以為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馬也此說不然淮夷徐戎方且並興而為寇東郊為之不閑不應放牧其所牿牢之牛馬於野使彼得以掠而取之也此舍當作舍止之舍蓋夷狄之侵擾邊境其志在於虜掠牛馬臣妾以肆其吞噬無厭之欲而已故伯禽之為守禦之計使東郊之民大舍止牿所畜之牛馬拘係其臣妾比費堅壁清野之策將使之無所掠鹵以困之也擭穽皆捕獸之具擭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

捕小獸深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但不設機耳男曰臣女曰妾必欲堅壁清野之策使敵人無所掠鹵則不可不申嚴法令以約束其民自今惟淫舍牿牛馬以下皆所以約束之也人欲牿牛馬必於窮山僻谷掠鹵所不至之地惟大未舍牿之前有為擭穽以陷猛獸者或能為牛馬之害故使之杜塞其擭窒斂其穽無敢傷其其所牿之牛馬既已約束之矣而有不塞擭穽以傷其牿者則為犯法故常刑之所不赦也所牿之牛馬或有風佚所拘之臣妾或有逋逃則使失之者不得越所守以追逐而其得之者則謹而還之既已約束之矣其得

之而祗復則是有功者故商度而賚賞之則其失之而越逐者與夫得之而不復者則為犯法故常刑之所不赦也又當禁止寇攘之人使不得踰越垣墻以竊所牿之牛馬誘所拘之臣妾既已約束之矣而有踰垣墻以竊而誘之者則為犯法故常刑之所不赦也約束既如此之嚴而賞罰又如此之明則堅壁清野之策得行而牛馬臣妾無有暴露於外者使淮夷徐戎既無所掠果何利於為寇哉峙儲峙也糗說文曰熬米麥也謂熬使熟又搗之以為粉也楨榦者皆築城之具楨當墻兩端者也榦當墻兩邊障土者也芻茭以飼牛馬說文曰芻刈草也茭乾芻也按周禮天子六軍則有六鄉六遂鄉在王國百里之內遂在百里之外以是而推則諸侯大國當有三鄉三遂此所謂三遂意若指魯之三軍者故說者多引此以為魯有三軍之證然而苟指魯之軍制言之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蓋國必有四郊郊外為遂有四郊則必有四遂此所謂遂非必是五縣之遂猶春秋言伐我北鄙西鄙非必是五鄙之鄙蓋泛指四郊之外遂與鄙也其曰三郊三遂者蓋淮夷徐戎並興而為寇東郊為之不開則東郊者正其交欵之處也故伯禽

使此郊之民修治其甲冑干戈之屬以為征討之計舍牿其牛馬拘係其臣妾以為堅壁清野之備如此則可以戰可以守矣遂使之峙其糗糧將以甲戌之日從征徐戎東郊之民既將與之出征則使南西北三郊三遂之民峙其楨榦亦以甲戌之日於東郊築城壘堡障以固其守為不可動之勢而又給其供軍馬牛之芻茭蓋受敵之地則專意於攻守而調發任役則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所以別遠近均勞逸矣夫魯國之全力而制一方之侵軼也上言東郊則三郊三遂之為南西北也明矣其以甲戌之日征亦以甲戌之日築者戎狄之情方其從擾邊境則不利於中國之有障塞也故戎於增築城壘彼必為爭利之舉以擾之苟其先我而爭利則楨榦之功不可得而施也於是先徐戎未動使東郊之民以是日征之而三郊三遂之民亦以是日而築且征且築同時而舉彼方與征者鬭則不暇與築者爭矣此實應變出奇之長算也既其築戍之暮有賴於此則是投機之會在於甲戌一日之間蓋不容擬也機不可失如此其有糗糧之不及芻茭之不多則人畜將乏食而無以征矣其所以可征之機矣是軍法之當殺也故皆曰汝則有大刑大刑則非常刑之比也至於楨榦之不供

而無以築是丈夫甚所以可築之機矣築之不時則其
征亦爲妄動此其不供之刑蓋又重於乏軍食者故曰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言刑至此而無餘矣不惟役汝人
將孥戮汝之妻子焉此又非大刑之比也大刑非聖人
之所忍言也今伯禽之誓既言常刑又言大刑又言無
餘刑非殺可謂忍於言用刑矣而夫子乃錄其書於帝
王之次者蓋平居無事之時人主不可以言用刑也至
於用兵則不厭夫三令而五申之所以全民命而重戎
事也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
致期謂之賊將爲戰守攻築之備而不先爲之誓戒及
陷於罪遂從而刑之自民而言則謂之虐之暴之賊之
自國而言則大戰守攻築之大計民之死服國之安危
係焉故事誓湯誓泰誓費誓之言用刑夫子皆不以爲
過者以其爲誓師而言故也使其平居無事而輒以刑
戮脅其民則是乃李斯商鞅之所以亡秦者也夫子何
取焉

秦誓　　周書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秦誓公曰嗟
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
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
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
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
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
尚一人之慶
秦誓之所由作其畧見於此序而其事迹之詳則載於
左傳魯僖三十年秦穆公以鄭之無禮於晉文公故與晉
合兵而圍之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既而秦伯納燭之武
之言私與鄭人盟而背晉使杞子戍之而還秦晉之不
睦蓋自此始其後二年晉文公卒穆公因杞子掌鄭北
門之管而欲潛師以襲之出於晉地殽陵之間訪諸蹇
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
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
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秦師及滑聞
鄭人既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

勸民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
襄公墨衰絰以從戎遂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西
乞白乙以歸襄公之嫡母文嬴請三帥而歸之秦伯素
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秦誓之作實在此時漢
王嘉曰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
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左氏所
載穆公之將襲鄭但以為訪于蹇叔而已初未嘗及於
百里奚也至公羊穀梁傳所載蹇叔事迹與左氏正同
而其異者則以諫伐鄭而哭秦師者不惟蹇叔而百里

奚實在焉王嘉之言蓋取諸公穀之傳而云也以是知
左氏之不載百里奚者失其傳焉耳當以公穀為正夫
穆公於氾南之役既背晉而與晉不睦矣乃欲潛師於
其險阻之地以出鄭人之不意則其進不足以襲鄭而
退將為晉所襲者蓋必然之勢也故其時老成人之沈
幾先物如蹇叔百里奚者則知其必敗惟其輕進小生
銳於功名淺慮無謀如孟明西乞白乙則以為必勝穆
公勇於前而不顧其後蹇叔之言逆於其心則不復求
諸其道也徒以其拂己而怒之孟明西乞白乙之言遜
於其志則不復求諸非道徒以其順己而喜之徇於喜

怒之私而不慮夫成敗之所在來復師於殽陵匹馬隻
輪無反者此蓋既往之咎不可復追矣然而困敗師之
不復還而能深自懲創不怨天不尤人惟責己之不
審於聽謀且懼其無以為善後之計也故於是誓其衆
而告之以自悔自艾之意此篇之所為作而夫子有取
焉錄其書於帝王誓命之末也嗟我士聽無譁謂凡爾
衆士靜以聽命我將告汝以古人之言可以為羣言之
首者其言則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
俾如流是惟艱哉穎氏曰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
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孔子蓋以為一言而喪邦者

此言也夫既盡順我而不違我宗則樂矣不幾於遊盤
無度以亡其國如夏太康乎此言為善蓋常人之情莫
不樂人之順己而惡人之拂己惟以人之若己為多盤
則是人之責己者在常人之情蓋多不樂於此矣故自
己而責人者未足為艱人以逆耳之言而責己己能受
之如水之流而不以為忤此實常情之至難也今我之
為此役也蹇叔百里奚之謀謀之其臧則其是違孟明
西乞白乙之謀謀之不臧則其是依此蓋以若己為多
盤而不能以受責如流為艱既取禍敗於前矣而思有
以轉禍為福易危為安則我心之憂惟恐日月逾邁難

得易失若不復反雖欲悔之而無所及也是以深咎其
聽言之不審謂我之始欲背鄭人氾而之罪也誠有所
疑忌於鄭而不信之故欲咎師以襲之勇於利而不顧
其害彼老成之人執古義而爲我謀者如百里奚蹇叔
可謂善矣我則以爲未能成就我之所忘而違之其新
進小生之昧於古義而指今事以爲我謀如孟明西乞
白乙之徒可謂不善矣我雖知其未必有成功而僥倖
於萬一也故姑將以爲親而從之是以自取殺陵之敗
夫既喪師之禍至於此極秦之社稷亦已危矣而尚未
至於爲敵國外患之所乘者蓋以襲鄭之役雖不從老

成人之謀而其他爲治之道尚能詢於黃髮而用之是
以無所愆違兵雖敗而國不搖也按左氏傳僖十三年
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於是丕豹在
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輸粟于晉
夫丕豹之請伐晉無異於杞子之請襲鄭也百里奚欲與
之衆無以異於蹇叔之以襲鄭爲不可也穆公卒從百
里奚而不從丕豹則知其平日之爲國詢於黃髮而違
新進小生之謀者亦多矣一昧於襲鄭之舉遂取敗衂
故誠有悔於是而欲改過遷善用黃髮之言以爲善後

之計爲良士之番番然而老者雖旅力既已愆過我庶幾
欲有此人而用之至於仡仡然壯勇之夫雖能射御而
猶不違失我庶幾疏而遠之不欲用此人也仡仡勇夫
尚且不欲而況於截截利口捷給之善諞言者能變亂
是非利害之實使君子回心而易辭我何暇復多有之
哉其所謂番番良士旅力既愆者蓋指百里奚蹇叔之
徒而言也而其仡仡勇夫與夫截截善諞言者則指
孟明西乞白乙之徒也截截猶察察也諞說文曰便巧
言也穆公之謀伐鄭也惟昧夫君子小人之際故於老
成之言則違之於新進小生則從之是以覆師於殽陵

及其既敗而悔過昧昧焉以思之困於心衡於慮而後
作也於是審知夫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
小人與夫治亂安危之所在以謂苟有一介之臣斷
斷乎朴誠無他技而其心休休焉寬略温柔而有所容
於人之有技若己之所自有人之彥聖而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是人也蓋質直樂善之人也吾昔日以爲
椎鈍而忽之今乃知其爲君子君子之質直樂善是可
以保我子孫黎民者也故自今以往我欲奉斯人於朝
以爲國家社稷之利其心不休休然以有容而嫉其技
能以敝物於人之有技則冒嫉疾害以惡之人之彥聖

則違而□之使不得通於上是人也蓋忌克嫉害之人
也吾昔日以為累然而善之今乃知其小人小人之忌
克嫉害是不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者也故自今以往我
不欲容斯人於朝懼其將危我國家社稷而至於不可
救也夫我之所以敗者良由棄黃老成人之謀而崇用
新進小生不明夫君子小人之心術故秦之為國遂至
杌隉而不安既國之杌隉由我一人聽謀之不審以是
推之則知欲致邦之榮懷者亦庶幾惟在一人之有慶
而已苟能用質直樂善之君子不用忌克嫉害之小人
則是我一人無取杌隉之道既無取杌隉之道則將轉
禍而為福易敗而為成社稷無窮之休豈有既耶嗚呼
君子小人之情狀與夫治亂安危之機蓋盡於此矣斷
斷猗無他技猗者語辭唐孔氏曰禮記大學引此作斷
斷兮猗是兮之類懷安也論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穆公當大衆師
之後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思得番番良士而用之
惟恐仡仡之勇夫截截之諞言乘間而起進其心之憂日
月逾邁若將弗云見者論言其過而無有文飾於其間
則雖有過不足以為過矣故夫子善之而錄其書以附
益於帝王誓命之末其與之也可謂至矣然考之左氏

傳則穆公雖有此言而終不能踐之者也秦誓之作在
於殽師既敗之後使其果能踐此言則固宜尊事百里
奚蹇叔而用之退孟明之徒而遠之休兵息民而不報
殽師之敗如是則豈惟霸諸侯而已哉雖王業亦可成
也今則不然其所以尊事黃髮者蓋未之聞也方且不
替孟明而更委之以政以遂其拜賜之言後二年復敗
於彭衙而尚不悔明年又使孟明焚舟以戰出於萬死
一生之計然後僅能勝晉於王官又明年晉復伐秦圍
邧城以報王官之役未及報晉而穆公遂死矣嘗切責
民終其身而不改悉任其為悔過自訟耶其所以欲用
及其既敗而悔過昧昧焉以思之困於心衡於慮而後
作也於是審知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
小人與夫治亂安危之所在以猜句有一介之戢臣斷
斷乎朴素無他技而其心休休焉寬裕溫柔而有所容
於人之有技若己之所自有人之彥聖而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是人也蓋質直樂善之人也吾昔日以為
推託而忽之今乃知其為君子君子之質直樂善是可
以保我子孫黎民者也故自今以往我欲容斯人於朝
以為國家社稷之利其心不休休然以有容而妬其技
能以傲物於人之有技則冒蔽疾害以惡之人之彥聖

則違而拂之使不得通於上是人也蓋忌克嫉害之人
也吾昔日以為未能而善之今乃知其小人小人之忌
克嫉害是不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者也故自今以往我
不欲容斯人於朝懼其將危我國家社稷而至於不可
救也夫我之所以敗者良由發棄老成人之謀而崇用
斯進小生不明夫君子小人之心術故秦之為國遂至
杌隉而不安則國之杌隉由我一人聽謀之不審以是
推之則知欲致邦之榮懷者亦庶幾惟在一人之有慶
而已苟能用質直樂善之君子不用忌克嫉害之小人
則是我一人無取杌隉之道既無取杌隉之道則將轉
禍而為福易敗而為成社稷無窮之休豈有既邪嗚呼
君子小人之情狀與夫治亂安危之機蓋盡於此矣斷
斷猗無他技猗者語辭唐孔氏曰禮記大學引此作斷
斷兮猗是兮之類懷安也論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穆公當夫喪師
之後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思得番番良士而用之
惟恐仡仡之勇夫截截之諞言承間而起進其心之憂日
月逾邁若將弗克見者誦言其過而無有文飾於其間
則雖有過不足以為過矣故夫子善之而錄其書以附
益於帝王誓命之末其與之也可謂至矣然考之左氏

傳則穆公雖有此言而終不能踐之者也秦誓之作在
於殽師既敗之後使其果能踐此言則固宜尊事百里
奚蹇叔而用之退孟明之徒而遠之休兵息民而不報
殽師之敗如是則豈惟霸諸侯而已哉雖王業亦可成
也今則不然其所以尊事黃髮者蓋未之聞也方且不
替孟明而更委之以政以遂其卑喝之言後二年復敗
於彭衙而尚不悔明年又使孟明焚舟以戰出於萬死
一生之計然後僅能勝晉於王官又明年晉復伐秦圍
邧城以報王官之役未及報晉而穆公遂死矣曾功業
民終其身而不改惡在其為悔過自訟邪其所以欲用
效力致忠之良士與夫能容斷斷無他技之臣者始為
空語耳然夫子志其言於書無少貶焉者蓋彼雖終不
能踐其言而其一時悔過自艾之意識合夫帝王之用
心與其深也不保其往也其秦誓之謂乎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四十

書蔡氏傳旁通六卷

（元）陳師凱撰

清鈔本

書蔡傳旁通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陳師凱撰。師凱家彭蠡、故自題曰東匯澤。其始末則不可得詳。此書成於至治辛酉。以鄱陽董鼎尚書輯錄纂注本以羽翼蔡傳、然多採先儒問荅、斷以己意。大抵辨論義理、而於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皆在所略。通傳文片言之賾、隻字之隱、讀者不免咿嚅齟齬。因作是編、於名物度數蔡傳所稱引而未詳者、一一博引繁稱、析其端委。其蔡傳岐誤之處、則不復糾正。蓋如孔穎達諸經正義、主於發揮注文、不主於攻駁注文也。然不能以回護注文之故廢孔氏之疏、則亦不能以回護蔡傳之故廢師凱之書矣。知其有所遷就而節取所長可也。

書蔡傳旁通序

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夫惟其有心也故無爲而無不爲惟其無爲而無不爲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行一言雖千萬世而一日矣然皆出於千萬世之前而書讀於千萬世之後則其一動一行一言又烏得而備知之此朱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有傳也傳既成矣後之讀者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不能領蔡氏之所受又不能如其行輩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備知也此鄱陽董氏之所以有輯錄纂註也然其輯錄特咨問之多端纂註又專門之獨見初學於此剳本傳尚未曉析而乃游目廣覽則茫無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於通本傳以後之事殆未可由此以通本傳也此旁通之所以贅出也嗟夫書之有傳如堂之階如室之户未有不由此而可以造其地也然傳文之中片言之嘖隻字之隱呻其佔畢之際囁嚅而齟齬者不爲無矣況有所謂天文地理律曆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旁通之筆不厭猥瑣專務釋傳固不能效正義之枚舉但值片言隻字之所當尋繹所當考訓者必旁披而備錄之期至於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於前置旁通於側或有所未了者即轉腦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易暢乘迎刃之勢求指掌之歸吾見其有融會貫通之期無囁嚅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畧爲衍說或於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焉由是以了本傳次及輯錄纂註則先入者定而中不搖權度在我而外不惑近可以得諸儒之本旨遠可以會朱蔡之授受若夫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天下道爲天下法爲天下則者則又存乎其人而已雖然愚之所以云云而不避僭越者非敢爲通人道也爲初學小子費師說者設也以謏聞而陳之通人之前寧不詒玉巵無當之誚乎姑藏之以俟知者時至治元年歲次辛酉四月六日後學東匯澤陳師凱序

階刊本作音不必從

蔡傳旁通隱字審音

此卷五引用方目録

堯典

丌上 上居之切
婞直 上胡冷切

舜典

周髀 下傍米切
相近 一音根 又音祖近祈
幽宗 宗音禜 又音宗
柷敔 上之秀切
空圍 上音孔
楷埴 上音楷 下音石
歷江 上力結切

大禹謨

九韶 上音大
洚洞 上胡貢切

益稷

乘楯 下音春
乘樏 下力追切
作繢 下呂莳切
作摛 下丑遥切
作絺 下音蕝
作彔 下尤玉切
虎蜼 下音唯 又以醉切
黹紩 上豬里切 下音姪
黻冕 上必列切

禹貢

蘶櫟 上音莫
蠃者 上力果切
纘鍾 上音容
箘簵 上音窘
沾縣 上丁念切
溷水 上音逐
滴河 上音商
漯水 上音楚
朐山 上音劬
㨉拌 上皮連切
宛句 下音劬
沬水 上音妹 又音末
盩厔 下音計
馮翊 上音憑
赤緹 下音低
遼灤 下乃官切
汳水 上音汴
有鄗 下苦郭切
埏埴 上始然切
下雋 下字兗切
湔氏 上子千切
魚復 下音腹
斜川 上音耶
休屠 下音除
昌澤 上音娼
作泲 下子禮切
徂獾 下音散
沂沭 下食聿切
禫戚 上徒感切
汝溠 下側駕切
西徼 下吉弔切
很山 上音衡
吐谷 下音欲
燉煌 上徒門切

甘誓

濩澤 上烏國切
崇高 上音崇
傳易 上音傳 下音駮
犍為 上音乾
洹雋 下先蘂切
灞浩 上音灞 當作誥
滇池 上音顛
趵突 上北角切
砱礫 上音砱 下音零
汉水 上初化切
蔡放 上素達切

盤庚

觀忍 上音館
姺邳 上西典切
以斂 下音鄒

說命

作冑 下音由

武成

諒闇 上音亮 下音菴

旅獒

甲胄 下音冢

梓材

踏階 上丑呂切
疻也 上諸氏切

洛誥

刓瞿 上音刓 下音瞿

無逸

日昳 下徒結切

多方

讋服 上質涉切

君陳

蕃薾 下乃結切

費誓

紛紫 上扶云切

審音終

蔡傳旁通卷目

蔡傳本六卷今分爲十一卷

一卷上　序　堯典
一卷中　舜典
一卷下　大禹謨至益稷
二卷　禹貢至胤征
三卷　湯誓至微子
四卷上　泰誓至武成
四卷中　洪範
四卷下　旅獒至梓材
五卷　召誥至立政
六卷上　周官至顧命
六卷下　康王之誥至秦誓　小序

崇化余志安
刻于勤有堂

蔡傳旁通引用書目

徐鉉校定說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
九經古註
九經註疏
隸古尚書
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
儀禮經傳通解
楊信齋祭禮通解
朱子書說
朱子語類
朱子大全集
朱子四書
朱子周易本義
朱子易學啓蒙
朱子詩傳
程子易傳
董氏書傳輯纂
程氏禹貢圖
長安禹迹圖
石刻尚書圖
陸淳春秋纂例
啓蒙附錄
王太古見易
張氏詩緝
呂氏詩記
俞氏周禮復古編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舊唐書
新唐書
五代史
宋紀事本末
金志
遼志
史記索隱
史記正義
杜氏通典
鄭夾漈通志畧
國語韋氏解
國策鮑氏解
稽古錄
蘇子古史
通鑑

蔡傳旁通引用書目

皇極經世書
衛宏古文奇字序
爾雅疏
楚辭註
蔡氏律呂本原
東坡地理指掌圖
文苑英華
曾南豐文集
李直齋續補漢官儀
周子易通
列子
荀卿子
韻會

郭忠恕佩觿
爾雅
博雅
劉向說苑
蔡氏洪範內篇
李善文選註
文鑑
衛宏漢官舊儀
三輔黃圖
管子
莊子
揚子法言
玉篇

唐韻
輿地志
崔豹古今注
薛氏古文
洪範五行傳
謚法解

樂史寰宇記
輿地要覽
程氏敘論
西山讀書記
周書王會篇
本草

蔡傳旁通引用書目畢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一上

後學東匯澤陳　師凱　譔
後學豫章　朱　萬初　校正

序

文文字也書書籍也　說文序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蓋制字之初以象形為本如日月魚燕之屬次則指事如上下字次則諧聲如江河字次則會意如武信字次則轉注如考老字次則假借如令長字日圓月闕魚燕象形也卜在一上為上卜在一下為下是指事也工與江聲相近可與河聲相近是諧聲也諧和也又名形聲如江字水形工聲河字水形可聲也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是會意也鄭氏通志略云非止戈為武謂亡戈為武亡讀為無也考字是左迴老字是右轉是轉注也使令之令借音令尹之令長短之長借音長幼之長是假借也此文字第一門故詳言之

揆度也　度入聲孟子集註云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伏羲以木德王神農以火德王黃帝以土德王少昊以金德王顓頊以水德王高辛以木德王唐堯以火德王虞舜以土德王夏禹以金德王商湯以水德王周文武以木德王

此皆據釋文愚按終始五德之傳起戰國鄒衍之說其合於經者月令五人帝春帝大皡即伏羲也夏帝炎帝即神農也中央黃帝即軒轅也秋帝少皡即少昊也冬帝顓頊即高陽也此其說之合者也其不合於經者夏后氏尚黑非金德也殷人尚白非水德也周人尚赤非木德也此其不合者也

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
此据前漢藝文志注文也陸氏釋文序錄云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藏之而釋文注又與師古說同故蔡氏亦据之
掌故鼂錯
掌故初捕官名
齊人語多與潁川異
伏生齊人鼂錯潁川人
此行不要寫
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
則三代時字起於黃帝之史倉頡歷代修改至周宣王時太史籀又加損益爲大篆十五篇與古文並行孔子書六經時以黑漆寫之於竹簡漆書點畫稠濃形類蝦蟇子秦時獄吏程邈作隸書即今常行楷字李斯作小篆即今王勤篆時人以隸書便於徒隸書寫簡易皆競習之故三代古文業而不習至漢時無能識者乃妄稱爲科斗書在三代時無科斗之號也幸伏生口傳於前孔壁發藏於後安國得以考論文義遂使三代古文得傳於今日此萬世之功也
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
孔氏疏云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釋文序錄云古文尚書皆科斗文字孔安國以授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愚按隸古尚書宋時鄖學有板其字蓋用隸書筆法寫古文點畫平正無詰屈蟠糾之勢若今廣韻玉篇內所載古字非用隸書換易古文也易字當是寫字之誤又按郭忠恕佩觿云尚書宋齊舊本隸寫古文
焚書在三十四年
疏云始皇三十四年因置酒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坑儒在三十五年
疏云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僊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
詳此序雖說書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
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纂師古曰纂與撰同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愚以班固所删劉歆七略中語也又按古周書七十篇孔子所删去者而今每篇亦皆有序冠其篇首則知百篇小序決非孔子所作矣
江充造巫蠱敗戾太子
疏云蠱者惑之名指體則毒藥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令人蠱惑夭年傷性皆是也以蠱皆巫之所爲故曰巫蠱武帝末年好惑鬼神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己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爲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鬬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
古文
安國壁中書也
今文

伏生口傳書也

裁二十餘篇陸氏曰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本二十八篇後加泰誓一篇爲）

堯典舜典合皐陶謨益稷合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合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康王之誥合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已上是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今開所合者共三十三篇與傳後云古文今文皆有者此是也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已上是壁中書多於伏生者也蔡傳後云今文無古文有者此篇是也凡今文所有古文亦有之故止稱今文無古文有不稱今文有古文無也

復出此篇并序

舜典益稷盤庚中下二篇康王之誥此五篇伏生所合安國析出之通前伏生二十八篇安國增多二十五篇又此析出五篇并小序一篇共五十九篇除開小序冠篇首正五十八篇也又按隸古尚書自堯典稱第一至秦誓稱第五十八中間禹貢湯誓泰誓不更稱第一也

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按藝文志故字上更有一雅字讀連下句顏師古於詩經言故下注云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又按爾雅有釋詁篇如顏說則雅故者即爾雅釋詁也讀者依雅故解古今語則義可通矣故字上當補雅字

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按孔穎達叙此歷歷今本晉書無之恐太宗未修以前舊史所載也隋書經籍志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字仲真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又云古文尚書舜典一卷晉豫章太守范甯註釋文序錄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註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鄭忠恕佩觿云吳興大航少剛反船舶之類又通鑑劉裕呈桓玄首于大桁桁與航船與市未詳孰是

張霸所僞作

釋文序錄云百兩篇者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採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

堯典

說文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

本注云典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丌居之切下基也愚按典字於六書屬形兼意疏云策長二尺二寸簡長一尺二寸漢書藝文志云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愚觀書中脫簡錯簡多不過三十字則古書凡千萬言者簡編甚繁不可無架閣之所也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

此即安國隸古文

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

此本安國及馬氏鄭氏說高祖一曾祖二祖三父四己五子六孫七曾孫八玄孫九

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

此是包歐陽夏侯及許氏說父族有四父本族一姑夫二姊妹夫三女夫四母族有三母父族一母母族二姨母家三妻族有二妻父族一妻母族二

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

經不動者也緯往來行動者也按通志畧載殷巫咸齊甘德魏石申三家經星都三百座一千四百六十五星內二十八宿計一百六十六星

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

晉天文志云自軫十二至氐四爲壽星於辰在辰自氐五至尾九爲大火於辰在卯自尾十至斗十一爲析木於辰在寅自斗十二至女七爲星紀於辰在丑自女八至危十五爲玄枵於辰在子自危十六至奎四爲諏訾於辰在亥自奎五至胃六爲降婁於辰在戌自胃七至畢十一爲大梁於辰在酉自畢十二至井十五爲實沈於辰在申自井十六至柳八爲鶉首於辰在未自柳九至張十六爲鶉火於辰在午自張十七至軫十一爲鶉尾於辰在巳凡二十八宿度數闊狹多少隨時推步故歷代移易不同今但據晉史以見其槩耳其日月所會則每年立春後十六日有餘而日躔諏訾之次其正月合朔則在玄枵矣

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

春分之日初出之景於地則在卯方之中於日則在卯時之中蓋春分已前則冬至日出辰漸漸南來未及乎卯中也春分已後漸漸北出至夏至而日出寅又過乎卯中也直至秋分則又自北而來至乎卯中秋分以後又自卯中南行而至乎辰爲冬至故春分秋分日皆出卯晝夜皆五十刻而氣候亦得寒溫之中也

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

朱鳥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也一行玄宗時僧舊唐書云姓張名遂魏州人公謹之孫出家爲僧於嵩山名一行諡推周易大衍之數撰開元大衍曆中星者所以正四時日行之所在昏中則夕見於地之正南方旦中則晨見於地之正南方月令記昏旦二中堯典止記昏中古者玉衡之器以玉爲管横設之以二端對南北自南而北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而南望之則昏時其星正直管之南端在南上正午之地故謂之中星其北極一點則凝然不動常對管端其南上中星則逐時移動每夜定挨過一度蓋太陽所在星輝隱沒本不知其行在甚度惟從中星推之中星挨至某宿第幾度則黃道日軌亦退至酉上日入處某宿第幾度晝考諸日影夜考諸中星則七政之運皆可推而曆日不差矣鶉火午上柳星張三宿也自驚蟄至清明則此三宿遞次爲中星當春分之夕則星宿爲中星也然此只

是說堯典論之後世如月令史漢晉隋唐宋諸書所載中星皆不同有二十四氣中星又有五更中星蓋後世曆法漸密推步愈精不如古曆之簡易也

史記索隱作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

索隱云譌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譌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史記正義云譌于偽反據此索隱仍依史記作譌但闕孔本作訛耳

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

按周禮言致日者五處春官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疏云春秋分日在婁角而景長七尺三寸六分地官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又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疏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有土圭度日影之法測度也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也古注云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鄭司農云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州陽城地爲然疏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尺五寸景去南戴日下萬五千里春官典瑞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疏云度其景至不至通卦驗云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是其景至也或長或短則爲不至也地官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注云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疏云謂冬至日極短夏至日極長此極長極短之間冬至後日漸長夏至後日漸短假令冬至日南至之後日漸北之時日行大分六小分四大分者一寸爲十分小分者十分寸之一分又爲十分但日景一寸則於地千里大分一爲百里小分一則爲十里則冬至後日向南行六百四十里但冬至丈三尺景除本尺五寸外加丈一尺五寸從冬至至春分晝夜等之時則減五尺七寸半景從春分到夏至又減五尺七寸半景則減又丈一尺五寸惟有尺五寸在以爲夏至之景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謂之地中故云其間則日有長短也冬官玉人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注云致日度日景至不疏云於地中立八尺之表於晝漏半夏至日表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冬至日丈三尺爲景至若不依此皆爲不至故云度景至不也但景至與不至皆由君政得失而來度之者將不至使君改德教也謹按歷代史志皆載日晷其長短並不同文多不錄學者當自於全史考之可也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晉天文志云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員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斜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極八萬里股也從日斜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隋

天文志云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更當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更當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也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宋元嘉十九年遣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景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唐太史議曰交州去洛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里乎五千里影差一尺八寸二分則一千里管三寸六分四十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止蓋四千里不尺四分四十秒開元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十六里影差二寸餘南侯林邑夏至影六尺九寸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北候鐵勒夏至影四尺一寸三分冬至影二丈九尺二寸六分計陽城南距林邑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五月日在天頂北六度北距鐵勒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舊說千里而差一寸疎矣

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

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大火卯宮氐房心也心亦獨稱大火

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

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

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

日出止於寅日入止於戌所行黃道則斜繞東南西三方其北方亥子丑三位日行之所不到惟夜半然後轉至地下北方而其光景沉伏不能反照故曰淪於地中萬象幽暗也

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

白虎七宿奎婁胃卯畢觜參也

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

一行日度議曰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爲一歲之差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却三十六度日在虛一則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堯典石刻尚書劉云古法以紀部爲宗從伏羲先天甲寅積周一千八百一十四紀再入十五紀人元一十有二蔀當癸酉蔀歲在己丑而生帝堯至甲辰歲十有六即位越二十有一歲得甲子而演紀作曆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一度又按紀元曆歲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千四百三十六分此一歲之氣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六十四分太陽所躔周天之度也歲差一百二十八分注云以歲周數除周天數即得太陽歲行不及之分度毋一萬注以一度爲萬分自演紀至開元十二年甲子冬至日在斗十度凡退三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至乾德二年甲子冬至日在斗六度凡退四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八分至仁宗慶曆四年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此法通古合今故知堯曆日在虛一度而鳥火昴虛以仲月昏中合堯典愚按自堯二十一年甲子至今至治元年辛酉計三千六百五十八年堯時冬至日在虛一今在箕九退過四十三度即以四十三爲法除三千

六百五十八得八十五是大約八十五年退一度矣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

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其餘分於一度之中當四分之一如以一度分作九百四十分當得二百三十五分也

繞地左旋者

坐北面南則東爲左西爲右天運降於西升於東故爲左旋

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者

天運一日夜轉一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外又撓進一度也朱子語錄云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周了又過那角些子日日累將去到一年便與日會又曰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嘗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那太虛空裏觀天自是日日衮得不在舊時處

麗天

麗者附而不綴之義二十八宿及衆星不動者皆綴定於天體矣

不及一度者

恰行一周不及天所撓過一度也朱子語錄陳安卿嘗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曰横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却成每日退了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不及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若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

九百四十分者

曆家類設一日細數也

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

卽四分日之一也

與天會者

天每日撓過一度則是日每日追不及一度直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後日追及天也如是觀之却不是日一年一周天乃是天一年而撓過一周天也日一日一周天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次周天天一年三百六十六次周天

十九分度之七者

以一度分作十九分月行不及天十三度之外於十九分度之中又不及七分也此是并天撓過一度筭如以一度爲九百四十分而以十九除之則每分該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微以七乘之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六微以十九乘爲全度該九百三十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二微虧八微月一日夜實行三百五十二度八百二十八分六釐八毫四絲三忽四微不及天十三度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六微

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者

以一日十二時除九百四十則一時該七十八分三分分之一此云四百九十九者是六時合二十九分也

而與日會者

日月合朔也每年正月朔或立春前或立春後皆會于玄枵二

十二月朔會與常道周十二位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者

十二箇二十九日也

五千九百八十八者

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也

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者

以九百四十為一日之法而除五千九百八十八得六箇九百四十為六日也

不盡三百四十八者

除六箇九百四十該五千六百四十之外尚餘三百四十八也

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者

有全日三百四十八并餘分之積得六日也

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者

即上除不盡之數計四時令三十四分三分分之二也

三百六十者

母家設此為常數多於此者為盈少於此者為虛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正謂此也

氣盈者

從二十四氣算來三百六十之外所多者也

朔虛者

從十二月朔算來三百六十之內所少者也

一歲閏率者

合氣盈朔虛之數也其詳具於左方

一日九百四十分

一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日行之數二十四氣一周也

一年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月行之數十二月朔一周也

一朞大約三百六十日以為常數

從二十四氣算來則日與天會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為氣盈

從十二月朔算來則月與日會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為朔虛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一年閏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

二年閏率二十一日七百一十四分

三年閏率三十二日六百一分除一閏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外餘三日一百二分

四年閏率一十三日九百二十九分

五年閏率二十四日八百一十六分措下年四日六百二十三分湊成第二閏

六年閏率六日二百四分

七年閏率一十七日九十一分

八年閏率二十七日九百一十八分措下年一日五百二十一分作第三閏

九年閏率九日三百六分

十年閏率二十日一百九十三分

十一年閏率三十一日八十分除第四閏外餘一日五百二十一分

十二年閏率一十二日四百八分

十三年閏率二十三日二百九十五分

十四年閏率三十四日一百八十二分除第五閏外餘四六百二十三分

十五年閏率一十五日五百一十分

十六年閏率二十六日三百九十七分措下年三日一百二分湊作第六閏

十七年閏率七日七百二十五分

十八年閏率一十八日六百一十二分

十九年閏率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正作第七閏無除無欠）
一年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十九年積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
七百一十三分除為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分為七閏每閏
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除盡無餘故曰氣朔分齊謂之一章
一行云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
二始者一為陽始二為陰始一奇為剛二偶為柔（甲丙戊庚壬乙丁己辛癸）
配二中者五為陽中六為陰中五者十日六者十二辰也
（五音及十二律為六十十日十二辰亦為六十故律曆志紀之）二終者十為陰終九為陽終故
閏法以十九歲為一章也三歲一閏非四則三五歲再閏非十
一則十二八歲三閏非八則九十一歲四閏非四則五十四歲
五閏非正則二十六歲六閏非十則九十九歲七閏非六則七

鯀崇伯名

疏云崇國伯爵文正義引皇甫謐云崇夏鯀封虞夏商周皆有
崇國殷之崇國文王所伐者寰宇記在京兆鄠縣

鯀婞直

楚辭注婞胡冷反狠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一上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一中

舜典

東晉梅賾上孔傳

按此注全用孔氏疏撿晉書無之惟隋書經籍志有此事而以
姚方興為姚興以方字讀連下文又以大航為大桁未知孰是

王范之註

王肅范甯也隋志有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范甯註古文尚
書舜典一卷陸氏釋文云舜典王氏註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
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從慎
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
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
施也愚按此前題云王氏注又云今依舊音之又云聊出之於
王注無施則陸氏以謂此注仍是王氏本特附入方興所上二
十八字或十二字又按序錄云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則今古
注舜典是王氏注明矣

齊蕭鸞

南朝齊明帝

隋開皇初購求遺典

開皇三年因秘書牛弘上表言典籍散逸詔獻書一卷賚縑一
匹

左氏所謂無違教也

見文十八年

此蓋又兼四岳之官

四岳主四方之諸侯經云賓于四門故知舜以百揆兼四岳也

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

程子曰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人無不懼而自失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朱子曰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

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

按此段注全据孔氏疏此所謂天文志乃蔡邕所作非諸史之志也

一曰周髀髀步米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晉書云一曰蓋天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包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宣夜絶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

孔疏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但絶無師說今按晉志云宣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塡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愚按此說頗似朱子所謂天無形質只是氣旋轉之說

周髀之術

晉志云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皆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景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故曰周髀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愚按孔疏下天似下脫蓋笠地法四字蔡傳亦脫之當補

渾天說曰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黄圓如彈丸

此說是吳中常侍廬江王蕃所作也晉志亦引之又按晉志及孔疏裏字皆作裹取包裹之義今蔡傳諸本並誤作裏字又晉書謂如卵則稍長不若如彈丸爲是

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

此度是自東數向西去直排定者如機上數經絲也

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

此下數句論度數直至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皆是自北數向南去横布定者如機上數緯絲也愚按在天度數其初立以爲日行之限布在黄道上斜繞天腹其三百六十五度如甜瓜文北極如甜瓜帶其後渾天家見天體圓如彈丸南北東西縱廣如一遂借三百六十五度闊狹之限横布於天以記三極相去及出地入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行相去中間所屬廣狹多寡之數是以渾天說中所論度數有以縱言者有以横言者讀者宜別之

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

此皆據孔疏漢志不載今按晉志云漢太初初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圓儀以考歷度又按隋志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按曆書云落下閎爲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曆或其所製也長公云落下閎姓落下氏字閎於落下巴人也愚按隋志分儀象爲二篇謂機衡爲儀謂有機無衡者爲象故注疏及傳亦或言象或言儀各有所指也

宋錢樂又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

錢樂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南史無傳隋志言徑八尺者漢候臺銅儀也又梁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亦徑八尺撿其銘題是劉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孔挺所造又云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太史令錢樂之柔故儀象鑄銅爲之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以爲渾儀則內缺衡管以爲渾象則地不在外是別爲一體悉猶孔疏與正史大同小異蔡傳止據疏義耳

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最其內曰四遊儀

渾儀至唐李淳風一行而法甚密本朝因之者言宋亦因用舊儀之法不曾改制法度也按新唐書天文志貞觀初李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太宗因詔爲之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遊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帝稱善置於凝暉閣又舊唐天文志云開元九年詔一行與梁令瓚更造渾儀鑄銅爲圓天之象上具赤道黃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置於武成殿前其規環尺寸具載唐志文多不錄宋太宗更名太平渾儀

四游儀

爾雅疏云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立春西游春分正中立夏北游夏至極下立秋東游秋分正中立冬南游冬至極上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又至上游萬五千里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愚謂天動地靜地氣雖升降而地之體則隤然不動所謂四游決無此理姑據此以釋四游儀之所以得名耳

黑雙環所刻去極度數

皆是自北數向南去之度

赤單環黃單環所刻度數

皆是自西數向東去之度

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

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晉志云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

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

古者天子以冬至日於國之南郊祭天於圜丘於郊故郊故謂

之鄭氏通志畧云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乘玉輅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樽及爼籩之器以瓦爵以匏藉神之席以藁秸及蒲蒻而不納配以帝嚳

禋精意以享之謂

所尊祭者其祀有六 見國語

禮記疏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取明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爲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熟唯殺牲埋之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爲禳祈禳猶祈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禳卻之令退也祈求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祭月也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爲夜明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雩吁嗟也水旱爲人所吁嗟禜亦營域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禜也

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周禮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物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愚謂地有十等蔡傳止云丘陵墳衍者又按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山川已見上文故此止稱丘陵墳衍也古昔聖賢者小宗伯注云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愚謂如祭法有功烈於民者皆是也

桓圭

周禮疏云桓若屋之桓楹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四植謂之桓桓之與者以之則有四稜也桓圭蓋以桓爲瑑飾長九寸

信圭躬圭

周禮注云信當作身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欲其慎行保身皆長七寸

穀璧蒲璧

周禮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以穀蒲爲瑑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愚按大宗伯云七命賜國子男五命故云未成國也

天子執冒

周禮疏云方四寸邪刻之

燔柴以祀天

禮記燔柴於泰壇燔者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幣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祭禮通解云陽祀自煙始陰祀自血起

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

王制疏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劉向說苑曰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肆覲東后

王制疏曰覲見也謂見東方諸侯按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王升立於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律 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鐘之長九寸

律呂本原云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鐘而極焉

律呂本原云黃鐘九寸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太簇八寸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釐林鐘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以之制樂而節聲音

律呂本原云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故宮聲八十一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聲五十四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聲七十二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聲四十八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聲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謂五聲之大小出於五行之生數數少者清數多者濁天一生水數最少故羽最清天五生土數最多故宮最濁地二生火故徵之清次羽地四生金故商之濁次宮天三生木居四者之中故角音之清濁亦居四者之中也實本於河洛之自然豈人力之所强為哉

以之審度而度長短

律呂本原云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注云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前漢律歷志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蔡元定云一黍之廣為分故累九十黍為黃鐘之長積千二百黍為黃鐘之廣然孔疏云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非也

以之審量而量多少

律呂本原云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鐘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以度數審其容合龠為合注云兩龠也十合為升二十龠也十升為斗二百龠也十斗為斛二千龠也愚按元定律呂書以合龠為合而蔡傳謂十龠為合蓋誤於孔疏也孔疏謂十龠為合非也漢志亦謂合龠為合蓋合者取合升二龠之義故一升該二十龠一斛該二千龠也若謂十龠為合則一斛該萬龠而量過於大矣西山父子以律呂名家不應相反是殆誤錄疏文而失於檢正也據朱子文集亦作合龠為合洪範內篇亦作合龠為合蔡傳之說當改

以之平衡而權輕重

律呂本原云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重一銖一龠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注云兩龠也十六兩爲斤三十二龠也三十斤爲鈞九百六十龠也四鈞爲石三千八百四十龠也孔疏云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

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

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蔡氏又推黃鍾爲六律之元故曰黃鍾爲萬事根本也

五禮吉凶軍賓嘉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注云禋祀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司中三能也司命文昌宮飌師箕也雨師畢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社祀勾龍稷祀棄五祀五官之神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高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疈辜疈牲胷也謂磔攘及蜡祭肆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也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著有黍稷互相備也札疫癘也禍災水火也禬禮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恤鄰國相憂也殷見殷猶衆也殷覜諸侯使卿以大禮衆聘太師用其義勇大均均其地政地守地職所以憂民大田簡車徒大役築宮室大封正封疆嘉善也所以因人心之善者而爲之制脤膰社稷宗廟之肉

纁玄黃

不見禮經今傳只據古注孔疏亦云未知出何書王肅所注同

羔鴈雉

疏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也

民功曰庸

夏官司勳文王功曰勳若周公國功曰功若伊尹民功曰庸若后稷事功曰勞若禹治功曰力若咎繇戰功曰多若韓信

中古之地但爲九州

中古指禹治水以前朱子大全集亦古者中國之地

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

東字疑夏官職方氏云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朱子語類云分冀州西爲并州今按長安禹迹圖及東坡地理指掌圖皆以并州在冀州之西通典云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則在冀之西明矣

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

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注云醫無閭在遼東書疏云知分冀州爲并州者以職方有幽并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且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爲之也

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

爾雅曰齊曰營州疏云齊有營丘豈是名乎書疏云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董氏猶異則曾氏謂分冀爲營又引王氏謂非分青冀爲營二說皆非又按杜氏通典以安東府屬古青州指掌圖云以青州越海析遼東之地爲營州注云今安東府與通典合皆非分於冀明甚又按指掌圖云舜從冀分爲十二州蓋以古冀州南北闊大分衞水爲并州衞水在正北定分燕以北爲幽州又按以北都平陽後爲唐國唐後爲晉今爲平陽路舜都蒲坂爲今河中府禹都晉陽又從安邑安邑屬解州在禹貢時皆屬冀州在舜分十二州時皆屬并州通典言左有恒山右有大河則唐虞夏所都皆在并州之域但并州設未久後復合於冀故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後世地理書皆以禹貢爲定莫能別此三都爲并州爾

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按地理指掌圖宋河東路所管平陽隆德威勝平定太原大通寧化岢嵐汾遼絳隰火山晉康代忻石憲麟豐保德二十一郡然皆正并州之境不知何以指爲冀州之地恐以職方有其浸汾潞之文而并州浸淶易故以河東爲冀州歟然汾晉之地自史漢而下皆以爲并輿地所載沿革甚詳尚再思之

每州封表一山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

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澤藪曰具區川三江浸五湖正南曰荊州山鎮曰衡山澤藪曰雲夢川江漢浸潁湛河南曰豫州山鎮曰華山澤藪曰圃田川熒雒浸波溠正東曰青州山鎮曰沂山澤藪曰望諸川淮泗浸沂沭河東曰兗州山鎮曰岱山澤藪曰大野川河泲浸盧維正西曰雍州山鎮曰嶽山澤藪曰弦蒲川涇汭浸渭洛東北曰幽州山鎮曰醫無閭澤藪曰貕養川河泲浸菑時河內曰冀州山鎮曰霍山澤藪曰揚紆川漳浸汾潞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恒山澤藪曰昭餘祁川虖池嘔夷浸淶易

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則是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

周禮疏云此州界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者不失本處雖得舊處猶有相侵入不得正若周之兗州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冀州小於禹貢時冀州以其北有幽燕并州故知也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爾雅云兩河間有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間曰兗州齊曰營州詩譜曰雍梁荊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自古以來皆有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至夏時還爲九州故春秋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也愚按十二州至禹即位時必復爲九州而其州名必合爾雅而不合禹貢爾雅又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既爲禹所名乃有幽營而無青梁是不用禹貢舊名也謂禹時未復九州歟則既有十二州何爲貢金九牧而所鑄者九鼎耶何爲五子之歌以所都爲冀方耶可以知省十二爲九者必禹時無疑也

貢篚二物

學記注云裘指也古雅反楚荊也爾雅注云指今之山楸
金黃金贖贖其罪
黃金依孔氏傳疏云黃金銅也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用黃金
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愚謂贖者贖鞭扑之罪
此五句從重入輕
典刑最重流宥次之鞭輕扑又輕贖又輕
二句或由重而即輕
指眚災肆赦所犯雖重然出於過誤不幸直赦之也
或由輕而即重
指怙終賊刑所犯雖輕然有所倚恃故意再犯必賊殺之也
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
金贖在鞭扑之下鞭扑已在五刑之外以待罪之輕者金贖又
在鞭扑之外則輕之又輕者矣典刑至重鞭扑至輕流宥以待
典刑之稍輕金贖以待鞭扑之尤輕者當分作三段首典刑流
宥為一段所以言其重也鞭扑金贖為一段所以言其輕也眚
災怙終為一段所以言法外意也
殛則拘囚困苦之
朱子語錄云殛非殺也洪範云殛死猶今言貶死又云殛鯀于
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
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
輯纂引孫氏云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
愆在四凶舜何與焉
可怒者在四凶非舜之私意怒之也程子云喜怒在事則理之
當喜怒者也又云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
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
敦為驩兜縉雲為三苗檮杌為鯀
文公十八年注云渾敦不開通之貌窮奇其行窮其好奇檮杌
頑凶無疇匹之貌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周

堯十六即位
在位七十載讓八十六年又試舜三載讓八十九年又不聽政
二十八載殂一百一十七年稽古錄云壽百一十七歲而崩
孔氏云堯崩之明年不知何所據
蓋以上文有三載字此繫以月正元日故意為百姓既喪三載
則舜亦為終喪之明年也孟子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是也
能者擾而習之也
左傳云不相能也與此能字義相近
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
舜問四岳四岳止一人而稱僉曰者何知為四岳所領諸侯之
辭也
平水土者司空之職
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如周以六卿兼三公
輯纂引傳氏云周召以師保為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
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為保兼冢宰芮伯為司徒彤
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
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
李沆制詞以參知政事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鄭獬制詞富
弼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士理官也
月令注理獄官也夏曰大理韻會云皐陶為大理
吕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

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蔡傳云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

惟大辟棄之於市宮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屛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

宮刑腐刑也如草木腐而生意絶也前漢司馬遷傳遷以蠶室師古云謂人男女推也蠶室初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又衛宏漢官舊儀云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下法皆詣蠶室與婦人從事又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司馬遷下蠶室是也應風處也朱子語錄云宮刑下蠶室其他底刑也是就個風處不然牢中風割了耳鼻豈不害破傷風胡亂死了人又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疏云仞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者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

曲禮六工

發側

周禮有攻木之工

考工記云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二陶㼪

擺工垂之指

陸氏釋文云擺呂係反又力結反

虞山澤之官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

夏字誤按周禮地官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中川下士六人小川下士二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數小澤小藪如小川之數府史胥徒在外衡虞別曾氏云畜蓋爲衆虞之長耳又周禮注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

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

其詳已見上文五禮下天神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是也人鬼先王宗廟是也地祇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是也

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

周禮春官宗伯掌邦禮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注云都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賈氏疏云成均五帝學名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䪫大夏大濩大武

蕩滌邪穢斟酌飽滿

出史記樂書主聲音而言其和平足以蕩滌人之邪穢其節奏足以斟酌人之飽滿所謂樂而不淫和而不流也周子通書曰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動盪血脈流通精神

亦出史記主舞蹈而言其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足以動盪人之血脈流通人之精神所謂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者也

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樂記云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又曰樂也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又周子通書云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又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愚按周子之言中和是兼內外體用而言若中庸所謂中和則中為性之德和為情之德靜而無少偏倚則能養其中矣動而無少差繆則能養其和矣蓋氣質之性有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偏惟能養其中和之德則直者必溫寬者必栗剛者不至於虐簡者不至於傲矣

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

朱子語類云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愚按管子地員篇云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李淳風云宮音如牛鳴窖中陰陰如雷聲響商音如離群之羊如叩鍾如飛集之羽如汲水洛嗟聲感人角音如千人語銀銀然令人悲哀如人叫啾啾如千人呼嘯如雞登木徵音如奔馬炎上如縛鼎駭起羽音如擊濕鼓如流水揚波激聲相磋如麋鹿鳴人之歌聲雖以類比愚嘗察之人聲怨聲多宮哀聲多商樂聲多角喜聲多徵聚聲多羽如歌聲則又以其抑揚高下而辨之如燕太子丹送荊軻至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如此皆在歌呼抑揚之間變徵之聲清楚故能使人幽愁涕泣後為羽聲本尚幽怨纔加忼慨則其聲頓揚近於變宮便能聳動感激使人瞋目豎髮故人之聽聲必在聲入心通之妙難以言述古之雅歌今皆不傳雖詩章具在終不得其抑揚高下之法也

假令黃鍾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三分黃鍾之長而損其一自子至未下生林鍾而長損短一已則見備六寸黃林鍾九寸之三分三分林鍾之長而益其一自未至寅上生太蔟三分太蔟之長而損其一自寅至酉下生南呂三分南呂之長而益其一自酉至辰上生姑洗三分姑洗之長而損其一自辰至亥下生應鍾三分應鍾之長而益其一自亥至午上生蕤賓三分蕤賓之長而益其一自午至丑上生大呂三分大呂之長而損其一自丑至申下生夷則三分夷則之長而益其一自申至卯上生夾鍾三分夾鍾之長而損其一自卯至戌下生無射三分無射之長而益其一自戌至巳上生仲呂陽律生陰呂謂之下生凡五位前算者倍其實三其法陰呂生陽律謂之上生凡六位四其實三其法又按蔡氏律呂證辨云大呂夾鍾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天地之氣相應故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又復上生大呂也朱子語類云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杜佑通典所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不曾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曾看愚按語錄朱子多責人不讀通典今據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禮運注疏推詳諸史志亦言之西山蔡氏律呂本原尤為明白茲不遍錄其載通典說于后云五聲六律旋相為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為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為十二律旋相為宮若

黃鍾之均以黃鍾為宮黃鍾下生林鍾為徵林鍾上生太蔟為商太蔟下生南吕為羽南吕上生姑洗為角此黃鍾之調也姑洗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若大吕之均以大吕為宮大吕下生夷則為徵夷則上生夾鍾為商夾鍾下生無射為羽無射上生仲吕為角此大吕之調也仲吕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大蔟之均以太蔟為宮太蔟下生南吕為徵南吕上生姑洗為商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大蔟之調也蕤賓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夾鍾之均以夾鍾為宮夾鍾下生無射為徵無射上生仲吕為商仲吕上生黃鍾為羽黃鍾正律之聲長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為羽也黃鍾下生林鍾為角林鍾子聲短非仲吕為商之次故還用林鍾正管之聲為角夾鍾之調有四正聲一子聲姑洗之均以姑洗為宮姑洗下生應鍾為徵應鍾上生蕤賓為商蕤賓上生大吕為羽正聲長用其子聲為羽大吕下生夷則為角夷則子聲短故還用正聲為角此姑洗之調亦正聲四子聲一也仲吕之均以仲吕為宮仲吕上生黃鍾為徵正聲長用其子聲黃鍾下生林鍾為商林鍾子聲短用正聲為商林鍾上生太蔟為羽太蔟正聲長故用其子聲為羽太蔟下生南吕為角此仲吕之調正聲三子聲二也蕤賓之均以蕤賓為宮蕤賓上生大吕為徵大吕正聲長故用子聲為徵大吕下生夷則為商夷則上生夾鍾為羽正聲長故用子聲為羽夾鍾上生無射為角子聲短還用正聲為角此蕤賓之調亦二子聲三正聲也林鍾之均以林鍾為宮林鍾上生太蔟為徵太蔟正聲長用子聲為徵太蔟下生南吕為商南吕上生姑洗為羽姑洗正聲長故用子聲姑洗下生應鍾為角應鍾子聲短還用正聲為角此林鍾之調亦子聲二正聲三也夷則之均以夷則為宮夷則上生夾鍾為徵夾鍾正聲長故用子聲為徵夾鍾下生無射為商子聲短故還用正聲為商無射上生仲吕為羽仲吕正聲長故用子聲為羽仲吕上生黃鍾為角黃鍾正聲長故用子聲為角此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南吕之均以南吕為宮南吕上生姑洗為徵姑洗正聲長故用子聲為徵姑洗下生應鍾為商應鍾子聲短故用正聲為商應鍾上生蕤賓為羽蕤賓正聲長用子聲為羽蕤賓上生大吕為角正聲長用子聲為角此南吕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無射之均以無射為宮無射上生仲吕為徵仲吕正聲長用子聲為徵仲吕上生黃鍾為商正聲長用子聲為商黃鍾下生林鍾為羽正聲長用子聲為羽林鍾上生太蔟為角正聲長用子聲為角此無射之調正聲一子聲四也應鍾之均以應鍾為宮應鍾上生蕤賓為徵正聲長用子聲為徵蕤賓上生大吕為商正聲亦用子聲為商大吕下生夷則為羽正聲長用子聲為羽夷則上生夾鍾為角正聲長用子聲為角此應鍾之調正聲一子聲四也朱子語類云旋相為宮若到應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焉按如黃鍾全用九寸謂之正聲折半取四寸五分謂之子聲餘皆倣此又按律吕本原黃鍾自為宮變半為無射商變半為夷則角變半為仲吕徵變半為夾鍾羽大吕自為宮半之為應鍾商半之為南吕角半之為蕤賓徵半之為姑洗羽太蔟自為宮全為黃鍾商變半為無射角半之為林鍾徵變半為仲吕羽夾鍾自為宮全為大吕商半之為應鍾角半之為夷則徵半之為蕤賓羽姑洗自為宮全為太蔟商全為黃鍾角半之為南吕徵半之為林鍾羽仲吕自為宮全為夾鍾商全為大吕角半之為無射徵半之為夷則羽蕤賓自為宮全為姑洗商全為太蔟角半之為應鍾

徵半之爲南呂羽林鍾自爲宮變爲仲呂商變爲夾鍾角全爲
黃鍾徵變半爲無射羽夷則自爲宮全爲蕤賓商全爲姑洗角
全爲大呂徵半之爲應鍾羽南呂自爲宮全爲林鍾商變爲仲
呂角全爲太簇徵全爲黃鍾羽無射自爲宮全爲夷則商全爲
蕤賓角全爲夾鍾徵全爲大呂羽應鍾自爲宮全爲南呂商全
爲林鍾角全爲姑洗徵全爲太簇羽又律呂本原云十二律旋
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
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
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
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
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
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
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

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
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
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
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
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
朱子語類云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徵二
聲愚按律呂本原七聲之序宮一商二角三變徵四徵五羽六
變宮七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
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皆以隔八相生得之其生之序則
宮一徵二商三羽四角五變宮六變徵七若正聲長而不能爲
七聲之次則亦用半聲也蓋聲音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
爲他律役而獨爲聲氣之元也五聲十二律合之爲六十調七
聲十二律合之爲八十四調通典云殷已前但有五音自周以

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爲七其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朱
子云二者是樂之和相連接處朱子又云今人曲子所謂黃鍾
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声亦是宮声
這便是宮調愚按前段所謂黃鍾起調黃鍾畢曲者此之謂也
愚又按隔八相生至無射生仲呂其道窮矣復變而上生黃鍾
謂之變律如仲呂再生黃鍾則不及九寸仲呂律長六寸五分
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陰生陽四因其實三其除法得八寸七分
七釐七毫九絲四忽不盡二算如前所謂變半者則以此變律
復折半爲用也又案朱子大全集云俗樂之譜合爲黃鍾四下
爲大呂四上爲太簇乙下爲夾鍾乙上爲姑洗上爲仲呂勾爲
蕤賓尺爲林鍾工下爲夷則工上爲南呂凡下爲無射凡上爲
應鍾六爲黃清五下爲大清五上爲蔟清五尖爲夾清此声俗
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爲此故附見其

說云
被之八音
金爲鍾石爲磬絲爲絃竹爲管匏爲笙土爲塤革爲鼓木爲柷
敔
數奏復逆
復逆者周禮云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注疏云復是報白
之義逆謂上書
納言官名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
省皆此職也
周禮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
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
貳以致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李皐
續補漢官儀云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

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明帝詔曰尚書蓋古
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與漢尚書稱臺魏
晉以來爲省晉志云給事黄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隋
唐志云秦漢初置侍中曾無臺省之名自晉始置門下省南北
朝皆因之隋侍中二員隋曰納言武德改侍中掌出納帝命所謂
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新唐志云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
鈔以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
之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自露布以上乃
審其餘覆奏畫可而授尚書省

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總制同領於司空

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
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謂平水土若百工同
領於司空也又六官司空之職論關散亂錯雜於五官之中如土
宜土均之法條方合方之職皆司空之事漢儒不察擷以考工
記補之良可歎也

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

杜佑通典以兵附於刑謂大刑用兵甲其次用五刑亦猶古意

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

見退之黄陵廟碑晉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不方反）盜
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

方摘雲徂乎方之方

揚子法言云雲徂乎方雨流乎淵注云徂往也方四方也

零陵蒼梧

零陵今湖南永州郡名舜冢在道州界蒼梧今廣西梧州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一中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一下

大禹謨

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

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注云九州之
外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
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
不修矣

水克火以烹飪火克金以鍛冶金克木以成器此相制以洩其
過者也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此木克土而
生五穀相助以補其不足者也雖然此以人事言之也五行之
用質生於地而氣行於天聖人因五材而修之其功可見也所
以燮調元氣財成輔相而致其參贊化育之功者則不可得而
見也然政在養民而又謂之六府則是當以在人者論不以在
天者論

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

又云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

惇典惇五典也敷教敷五教也上云父子兄弟夫婦是五典五
教中切於民者也其實并五典盡教之三者舉其近耳

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
也

朱子語錄云九歌便是作韶樂之本看得此歌本是在下之人
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爲樂又曰九歌只是九功之叙可
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

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大司樂云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注引左氏云九功之德皆可歌

也謂之九歌九聲讀爲大韶
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
者也
史記樂書云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
洚水洚洞
孟子集注頭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今訓爲洚洞當從胡貢反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
中庸序云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盖虛靈是未發時心之體也知覺是已發時心之用也人心道心皆是已發之心故以知覺言之不必下虛靈字然又云主於中則所主者即體也
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
如寒欲衣飢欲食目欲色耳欲聲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佚之類皆從形氣上來此人字非人己之人如天人之人以其皆屬自家身己上事故曰人心
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
如渴不飮盜泉水餓不受嗟來食見孺子入井而怵惕之類皆從義理上來即知覺之得其正者以其合於事物當然之理故曰道心
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
私者我之所獨蓋耳目鼻口皆屬自家體段如專欲求利於己則必違義而生害以至於危而不安矣
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
道者人之所共由蓋四端之發原於仁義禮智是天下公共之理也然不能即其善端發見而充廣之則人欲縱肆而所謂道者微妙難見矣
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人心不能無也必道心常爲之主則理可勝欲雖形氣之所發者亦無不合乎義理之正而無一毫私意干其間矣
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此時中之中指已發而言也先儒於未發之中則以不偏不倚訓之於已發之中則以無過不及訓之蓋未發之前不見其過與不及也必已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亦無不及焉所謂允執者亦性焉安焉之謂欲執其中者必在精一至於允執則不思不勉而亦無事乎精一矣唯聖者能之大賢以下則擇善固執而已
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
孟子集注云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孟子是論觀人之法書是論修己之法然可欲之善則同
龜卜蓍筮
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史記云上有擣蓍下有神龜龜千歲乃滿尺二寸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分而爲五十者二毋用四十九莖分掛揲歸十有八變而成卦以占吉凶卜官得大龜以庚辛日殺之剔取其甲以淸水澡之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灼鑽畢以五兆占之以辨吉凶其祝龜曰假爾泰龜有常祝蓍曰假爾泰筮有常詳見洪範七稽疑
神宗堯廟也
蘇子古史云神宗者舜之所宗堯也注云舜受命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蓋將以天下與人必告其所從受天下者也祭法疏云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尙德也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

軍旅曰誓

見周禮士師

商作誓周作會

見禮記檀弓

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

韻會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亦名歷山又越州餘姚縣濮州雷澤及嬀州皆有歷山舜井

仁覆閔下謂之旻

爾雅云秋爲旻天詩序云旻閔也毛公云仁覆閔下則稱旻天閔愍通用書疏云求天愍己故呼曰旻天

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

朱子語錄云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于父母呼父母而泣也

怨慕之深

孟子集註云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又云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

即孟子所謂底豫也

集註云底致也豫悅樂也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瞍長老之稱

集註云瞽瞍舜父名蔡氏於堯典云瞽無目之名於此又云瞍長老之稱蓋舜父老而無目號曰瞽瞍而蔡傳釋其所以爲號之由也

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

爾雅疏云干扞也郭云相扞衛孫炎云干盾自蔽扞舞翳也孫炎云舞者所持羽也郭云今之羽葆幢舞者所以自蔽翳羽又按周禮春官樂師有羽舞有干舞注云宗廟以羽兵事以干疏云析羽爲旌羽舞析羽也干戈兵事所用故以干舞爲兵孔氏書疏云武舞執楯文舞執羽干羽皆舞者所執據器言之有武有文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

皐陶謨

大包藏凶惡之人

此指孔壬與舜典而難任人同說文云象人懷妊之形故以包藏訓之

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

穀梁傳云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公羊傳云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

正言而反應者

寬正言也而不反應也餘倣此

所以明其德之不偏

寬而不栗是偏於寬也栗而不寬是偏於栗也今云寬而栗是能兼有之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如伯夷是偏於清也柳下惠是偏於和也若伯夷清而和柳下惠和而清則不偏矣餘倣此

皆指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

凡寬而且栗柔而且立者皆因氣稟之不偏故其德性之美成於自然非寬者勉求爲栗以濟寬柔者強求爲立以濟柔也朱子云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質

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

自立春後木旺七十二日立夏後火旺七十二日立秋後金旺七十二日立冬後水旺七十二日季春辰土旺十八日寄在立夏前季夏未土旺十八日寄在立秋前季秋戌土旺十八日寄在立冬前季冬丑土旺十八日寄在立春前亦共七十二日通爲三百六十日

有庸馬本作五庸

據釋文云

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

湯誥傳云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愚按以此爲即典禮者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即仁義礼智信之道聖人所以因而品節爲吉凶軍賓嘉之五礼亦無往而非此道故曰天叙又曰天秩蓋本於天而備於我其體則具於中而無少偏倚其用則行於外而非過不及此蔡氏所以謂之即典禮也

典禮雖天所秩叙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

朱子云因其生而第之以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又云許多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勑正之因而用出去凡其所謂冠昏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敘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而已

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各得其正則發必中節而於天理之自然者皆無所乖沴是以能和衷也胡氏纂引齊氏云聖人爲禮以節之歐陽公所謂順其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別貴賤偏全之等所以明於人心習熟於人之耳目而終其身不敢肆其情欲於度數之外也此三代帝王防範人心之先務隄防世變之大端也

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

周禮春官司服注云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公之服自袞冕而下衣五章裳四章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即華蟲雉也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無龍與山也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毳畫虎蜼二獸於宗彝之器衣三章宗彝藻粉米裳二章黼黻凡五無龍山蟲火也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希者刺粉米於衣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黼黻而已凡三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玄者衣無文裳一章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五服同用冕其旒數則亦異又按楊信齋祭禮經傳通解云袞衣之冕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

輯錄云聰明明畏不知明是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先生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愚按此蓋謂民之所好者天必明之民之所惡者天必畏之畏與威同

益稷

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

此據古注也陸氏云輴丑倫反樏力追反

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

陸氏云輴漢書作毳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子絕反樏史記作橋徐音近追反漢書作梮九足反書疏云史記河渠書泥行蹈毳山行即

擠丘逕反徐廣曰撟一作㯉九玉反㯉直轅車也溝洫志泥
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以板置泥
上通行路也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
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輴與毳爲一樏
與梮橇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又史記
夏記云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𣖩正義云橇形
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
杭州溫州海邊有之也𣖩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
齒短也

左傳云井堙木刊

見襄二十五年

周禮一畞之間廣尺深尺曰甽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甽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甽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

周禮冬官考工記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
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
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
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
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㝠爲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

㝠爲在股肱明聽在耳目

宗彝虎蜼取其孝也

爾雅云蜼卬鼻而長尾郭璞云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
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
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蜼音誄又音餘救以季二反
周禮注讀如蛇虺之虺又讀如公用射隼之隼釋文又音以水
反周禮注疏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
虞氏有虎彝蜼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非蟲獸之號而言
宗彝者以虎蜼畫於宗彝則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是虎蜼也
但虎蜼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
智以其雨則以尾塞鼻是其智也愚按禮疏謂虎蜼取其嚴猛
與智而蔡傳云取其孝者蓋以虎彝蜼彝爲四時享祼之器不
與諸尊彝同孝思之所在也

黼若斧形取其斷也

書疏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
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

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也

書疏云刺黼爲兩己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以青
黑綫刺也取其善惡相背也

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

釋文絺勑私反此據周禮注釋文云黹張里反疏云鄭君讀希
爲黹黹紩也謂刺繒爲繡也紩音姪韻會云縫也

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

此言繪繡於衣裳其序如此衣六章日月在上華蟲在下裳六
章宗彝在下黼黻在上

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

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
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
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
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
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
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云玄黃相次以上六色繢以爲衣

五采備以上繡以爲裳大以闇者形如半環山以章獐也在衣
水以龍在衣鳥獸虵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采者在衣疏云畫
山兼畫獐畫龍兼畫水衣在上陽主輕浮故畫之裳下陰主沉
重故刺之也
又案周制
見春官司服注
以日月星辰畫於旂
鄭玄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孔穎達疏云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三辰卽日月
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
上又畫星也周禮疏云若孔君安國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
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
於旌旗則不無日月星也

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
周禮疏云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
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又知登火於宗彝者
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於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
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也
袞冕九章以龍爲首
畫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於衣刺藻粉米黼黻四者於裳王享先
王則袞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
鷩必列反卽華蟲華蟲卽雉畫華蟲火宗彝三者於衣刺藻米
黼黻四者於裳王享先公享射則鷩冕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
如公之服
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

毳虎蜼之毛也畫虎蜼二獸於宗彝之服也其衣三章畫宗彝
與藻刺粉米其裳二章刺黼黻凡五也疏云粉米不可畫之物
雖在衣亦刺之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
如侯伯之服呂案此下再有希冕三章玄冕一章祭傅畧擧不
備錄也今具如左希冕三章止希音希刺也衣刺粉米於衣刺
黼黻於裳凡三也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如子男之服玄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故玄冕一章仍以玄爲名明衣無文玄色而已也王祭群小
祀則玄冕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案揚信齋祭禮
經傳通解云林之奇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蓋觀古人之象繪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法乾
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者也使服其
服者當須有盛德爲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也爲君德之充

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務當繁早之數
耳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袞冕至玄冕說者謂周登
三辰於旂冕服惟有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于三代
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
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
飾文乃不足乎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
辰何害謂衣無三辰耶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
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况又謂上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
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歟郊特牲曰祭之
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鄭氏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
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
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理乎揚氏云周制大裘之上有玄
衣玄衣之上有十二章鄭說周止九章非是

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

六律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呂又名六同按周禮大師樂注黄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愚案建者謂斗柄所指也辰者謂日月所會也建與辰各自為合而陽律統陰呂之象亦可見矣子與丑合黄鍾統大呂也寅與亥合太蔟統應鍾也戌與卯合無射統夾鍾也辰與酉合姑洗統南呂也申與巳合夷則統仲呂也午與未合蕤賓統林鍾也又有律娶妻呂生子之說以類附于下周禮注云黄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賈氏疏云同位謂若黄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異位象子母謂若林鍾上生太蔟之九二二於第一為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為夫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而呂生子也黄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太蔟為人統律長八寸林鍾位在未林為地統者以未衝丑故也

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

周禮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竹匏木此謂有律而後有聲者如黄鍾既生十二律然後律呂旋相為宮徵商羽角用五聲五聲既具然後八音有所依據而成樂如黄鍾九九八十一以為宮而八十一絲為宮七十二絲為商之類是也

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

輯纂引蘇氏云五言詩也以諷詠之言寄於五聲也陳氏曰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以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

蓋射所以觀德

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

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

此天官司裘職文也大射者祭祀之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侯者其所射者也以布爲之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𩏑謂之鵠著於侯中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

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梓人冬官職也崇高也方等也三分周禮作參分鵠居侯中於高廣當三分之一也制弓長六尺以射故制侯以弓爲節天子大射侯道九十弓每弓取二寸二九一十八是九十弓得一丈八尺爲虎侯之崇廣熊侯七十弓崇廣一丈四尺豹侯麋侯五十弓崇廣一丈以三分之則一丈八尺者其鵠方六尺一丈四尺者其鵠方四尺六寸六分一丈者其鵠方三尺三寸三分此所謂參分其廣而鵠居一也諸侯之在國中者亦如之此祭祀之射也其次有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其次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也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三射之外又有鄉射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又有州長射于州序其侯並同賓射之法又有主皮之射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一是庶人之射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職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又梓人職云張皮侯而棲鵠此言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此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此言燕射也朱子中庸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大射則以虎熊豹麋之皮棲于侯中而又以其皮飾于上下惟大射用之賓射用五采之侯所謂畫布曰正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也又訓爲鳥名射義疏云齊魯之間名鳩爲正射人職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各從五行所克爲次三正損玄黃二正畫朱綠者三侯五侯王三正二正也皆倣此之其侯亦如虎熊豹之崇廣凡中央之赤皆方二尺以外之色分布之其外又畫雲氣以爲飾惟士豻侯飾以豻皮豻胡犬也天子以下燕射皆用一侯禮記疏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白質赤質皆以白土赤土塗之大夫士言布則白布不塗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所畫處皆丹質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天子以下其侯道同五十弓崇廣方一丈也又六藝五射一曰參連二曰白矢三曰剡注四曰襄尺五曰井儀是射法也

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

地官黨正云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族師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閭胥云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愚按閭二十五家也族百家也黨五百家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黨正族師閭胥皆鄉大夫所屬故蔡傳不別言之總稱爲鄉黨之官也

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

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

見前漢律曆志

奡盪舟

奡寒浞之子左傳作澆[illegible]多力能陸地行舟

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

此據孔氏疏文也在今淮西道臨濠府鍾離縣寰宇記云塗山在縣西九十五里太康地志云塗山古當塗國夏禹所娶也山西南有禹會諸侯之地今邑界有當塗故縣後廢

五千里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

五百里詳見禹貢篇末禹貢之制五百里甸服即自王之官城筭起每面五百里是穿心一千里即爲王畿故五服穿心止有五千里也周制則除王畿千里起筭通外九服穿心萬里也禹服五千開方爲方千里者二十五止得周制四分之一耳

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

如王制所載鄭氏以爲夏制每州二百一十國除十二國爲師外餘一百九十八國以十二師分治之則所掌各得一十六國半天下九州惟天子縣內九十三國通八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內除爲師者一百卅八國餘一千六百六十五國爲群后矣然傳言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槩言其多乎將通薄海內外而計之乎若以五千五服開平方計之止得方百里者二千五百必如周制九畿之數而後得百里之國者萬也然除山川丘陵之外亦不得以滿此數矣書疏云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又案孔氏古注以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用三萬人屬是爲十二師東萊謂一州一師十二州共立十二師如十二牧蔡氏俱不從者以如古注之說則州境有闊狹用功有多少例言三萬人不知用工日數且治水四年施工必多計日則不合人數計人則不合日數故不從也如呂氏之說則禹治水之時弼成五服之日又止九州不合十二州之數且經文州字居十二上是言每州有十二師非十二州故亦不從也惟注疏引鄭氏之說以爲每州十有二師然彼又謂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則州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圻內則又妄之甚者也蔡傳特取其每州十二師一語其外亦不從也

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

書疏引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是通內外皆五國立一人以爲長也而蔡傳不從者以十二師繫於州五長繫於海故知五長專在外所謂咸建者是指東西南北皆建之也

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盖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

朱子語錄云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文集云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猺略有四種曰獠曰犵曰狑而其最輕捷者曰貓近年數出剽掠爲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氏之遺民乎古字

少而多通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麿元善説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均州次在今之興國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爲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未及問其所據聊併記于此

戛擊者擊也

考扣也

搏至拊循也

説文云搏至也廣韻云手擊也然則至者言手之所至也韻會訓撫爲循訓拊爲擊然則蔡傳訓拊爲循者亦取撫摩琴瑟以成輕清之聲然漢趙充國傳拊循和輯則拊亦訓循矣古注及疏皆以搏拊爲一樂器之名以韋爲之實之以糠形如鼓所以節樂者而蔡傳不從者以戛擊是作用之名搏拊對之亦當爲作用之辭且所樂者不當獨見於堂上又非輕清之聲以合詠歌者故不從舊説也然蔡氏所據則按周禮大師云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鄭司農云樂或當擊或當拊疏云先鄭之意謂若尚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後鄭不從然則蔡氏實據先鄭司農之説也

升

升歌於堂上

升謂人登階也周禮疏云將作樂時大師帥瞽人登歌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鼓瑟以歌詩也知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

神之格思之格

朱子云格來也謂感而至也

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

微子之命傳云賓以客禮遇之也

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

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以祀天神孫竹之管以祭地示陰竹之管以享人鬼鄭氏注云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又按小師注云管如篪六孔疏云廣雅云管象篪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者蓋轉寫誤當從六孔爲正也鄭玄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如今賣餳所吹者爾雅疏云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愚按大師注云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

鞉

鞉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此小師注文也又按大司樂祀天神用靁鼓靁鞉祭地示用靈鼓靈鞉享人鬼用路鼓路鞉蔡氏既引陰竹孤竹等以證管而不引此以證鞉者以大師下管奏鼓朄小師下管擊應鼓朄與鞉皆鼓之小者注謂擊鼓者即事之漸先擊小後擊大鞉亦鼓之小者必先搖鞉後擊鼓故即引小師注而不復引大司樂之文也且後鄭謂靁鼓靁鞉皆八面靈鼓靈鞉皆六面路鼓路鞉皆四面則其器不爲小矣是以不取爲證也

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

愚按非如桶也正方如斗耳但不如斗上大下小此則上下皆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不存斗口六面皆用板平之底板有孔穿柄所謂椎柄正似斛槩耳造時先穿柄於底板然後合成故柄椎末得陷於內引柄撞之其椎木自左右擊也蔡傳所引即爾雅注文但彼注撞作挏爾雅又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云止者其椎名

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擽之

此亦據爾雅注文爾雅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云以木長尺擽之籈者其名籈者音真書疏云擽即戛也

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
笙師注云笙十三簧疏引廣雅云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宫管在
左方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注云大者十九簧疏云
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韻會引潜夫論云簧削銳其頭塞竅
嶰有口舌之類

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
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
爾雅云大鐘謂之鏞愚按大射禮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
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其南鎛
周礼眡瞭掌擊頌磬笙磬注云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頌或
作庸功也疏云東方是生長之方故云笙西方是成功之方故
云庸由是觀之則鐘磬俱有笙頌之名不當爲賁鼓維鏞之鏞
也然蔡氏取之者以經文作鏞且合二孔注疏及爾雅大鐘之
義故從之也頌戚氏音容又按郭氏注爾雅云書曰笙鏞以間
亦名鏞音博據此則鏞正爲其南鎛之鎛不當訓爲頌鐘之頌
也

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
朱子詩傳云間代也言一歌一吹又云笙詩有聲無詞舊古經
篇題之下必有譜焉輯畧引新安陳氏云聲譜之搏拊之以歌
詠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鼗鼓柷敔笙鏞皆堂下之樂管竹
也笙匏也皆在堂下以間此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
所謂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
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人之樂觀之亦如此耳
今諸解者徒見儀禮鄉飲酒礼燕礼並有間歌魚麗之文遂引
以證此章林氏倡於前蔡氏述於後其辭欠明蓋間歌魚麗南
有嘉魚南山有臺與笙由庚崇丘由儀相更替也與此以間初
不相干不過一間字同間代更替之義亦同耳王氏炎以爲堂
上登歌堂下間歌直引間歌魚麗之間以解笙鏞以間之間謂
以間即是間歌殊不知堂下安得有歌乎

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
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
左傳襄二十九年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注云象箾舞所執文王
之樂也箾音朔又云見舞韶箾者注云舜樂箾音簫然則箾有
二音於舜樂則音簫於文王樂則音朔然獨於象箾注爲舞所
執於箾韶不注而蔡氏亦以爲舞者所執何也蓋左傳既云見
舞韶箾者則爲舞者所執可知或云簫韶或云韶箾或音朔或
音簫其實一耳韻會入蕭注云舞竿也
先儒誤以簫管釋之
古注及疏皆然

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
所謂九變也
周禮大司樂疏云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
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
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
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
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
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祇皆出若九变
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变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
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
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
以崇其餘大濩以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
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

或曰笙之形如鳥翼

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五經通義曰簫編竹為之長尺有五寸博雅云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云笙形如鳥翼未詳[illegible]

鏞之簴爲獸形

冬官梓人云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贏屬虎豹貔螭之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簴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事見荀子注云瓠巴伯牙不知何代人

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

周禮磬氏疏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也爾雅云大磬謂之毊虛嬌郭璞云毊形似犁錧疏云犁刃為錧韻會云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簴謂之編磬周禮注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假令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愚按韻會誤以鼓作股又按編鍾編磬所以用十六枚者盖十二律當十二枚又有四清聲作四枚共十六枚也歌磬即上文鳴球是也

石音屬角最難諧和

角音不高不下太下則近商太高則近徵為清濁之中故難和也

記曰磬以立辨

見樂記磬聲磬磬然辨別也

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

孟子集註云玉磬也振收也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

考工記曰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

注云脂牛羊屬膏豕屬臝者為虎豹貔螭為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

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韻會云權輿始也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一下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二

後學東匯浮陳師凱撰
後學稼章朱萬初校正

禹貢

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

朱子云夏氏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

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

周禮保章氏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云星土星所主土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疏云古黃帝時堪輿亡故其書亡矣又云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者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吳越二國同次者亦謂同年度受封故同次也又案史記正義引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斗牛吳越之分野揚州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井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以九州言則為九野以十二州言則為十二野

壺口今隰州吉鄉縣

寰宇記云在慈州吉鄉縣西南五十里今改吉州隸平陽路

呂梁山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

寰宇記呂梁在離石北以東可三百餘里今隸太原路

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

今隸太原路

六壁城在勝水之側

勝水寰宇記在汾州孝義縣南一里六壁府後魏太平真君五年討胡於六壁郡北城也俗以城有六面因以為名在孝義縣西八里今仍為汾州

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

寰宇記為并州今為太原路屬河東山西道

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

寰宇記太岳在霍邑縣東三十里晉州宋改平陽府今仍之霍邑今改為霍州

山南曰陽則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

岳陽縣今屬平陽路

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

今案汾河在山西當云西南入河地志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

覃懷地名今懷州也

今為懷孟路屬河東山西道

涞水出乎其西

地志涞水出代郡廣昌東南行五百里至容城入河今案容城屬涿郡在幽州之境去懷孟南北懸絕涞水不應在懷孟之西涞字恐是漳字之誤

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

上黨今潞州也沾字誤地志作沾師古音它廉反韻會亦作沾

寰宇記音丁念反
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爲清漳
寰宇記云少山一名河逢山在縣西南十里清漳水出焉平定
完顏金改爲州今屬河東山西道
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
長讀爲長短之長
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爲濁漳
寰宇記發鳩山在縣西南六十五里濁漳水出[illegible]
谷山非鹿谷即發鳩也漳水一名潞水今潞州爲平陽路支郡
東北至阜城入北河
地志東北至邑成入大河
鄴今潞州涉縣也
涉縣今屬真定路

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
今並有阜城東光二縣皆屬景州爲河間路支郡
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注壤土也釋云此十二壤即上十二土注云十二土分野十二
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疏云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殖
之種遂即以教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藝其黍稷也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
亦大司徒文也注云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騂剛赤緹
之屬疏云制天下之地征者言天下則并畿外邦國所稅入天
子而言也五物即上山林川澤之等是也愚按上文云辨其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
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厓曰墳下平曰衍高平
曰原下濕曰隰

草人糞其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地官草人云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
剛用牛赤緹音體用羊墳壤音扮用麋渴澤用鹿鹹潟音昔用貆丸
勃壤用狐埴壚音盧用豕彊㯺反用蕡扶云反輕爂匹照反用犬
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也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
緹縓色也縓七絹反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貒也貆音官勃壤粉解
者埴壚黏疏者彊㯺強堅者輕爂輕脆者鄭司農云用牛以牛
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賁麻也疏云案禹貢冀州云白壤青
州云白墳兗州云黑墳徐州云赤埴墳揚州荊州云塗泥豫州
云墳壚梁州云青黎雍州云黃壤與此騂剛之屬爲九等不同
者以禹貢自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九等者無妨一州即有
此九等之類故不同也
土會之法

大司徒云以土會古外反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
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音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
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
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
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
物其民豐肉而庳注云阜物柞栗之屬膏物楊柳之屬理致白
如膏玄謂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櫜韜
天子所自治并與揚州圃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
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
地官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
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
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

郡二十而三尙稍縣都皆爲過十二唯其涿林之征二十而五

常山郡

今眞定路

定州曲陽縣

定州今改中山府曲陽隸保定路中山屬眞定路

東入滱水

地志應劭曰滱音疆驅候反

瀛州高陽縣

瀛州今爲河間路高陽縣今隸安州屬保定路

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

行唐今隸保定滋水去縣三十六里

衡水東入滹沱河

寰宇記滹沱水在槀城縣西南二十里

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

鉅鹿卽邢州今爲順德路鉅鹿爲屬縣寰宇記云廣阿澤一名大陸一名鉅鹿一名大麓一名沃州在縣西北五里其澤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

澶相

宋澶州今改開州隸大名府相州今名彰德路

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班馬王横皆謂載之高地

此西山指太行山也迤北連綿直至趙州以上接恒山皆在河北之西其地常高於河

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

貝州今改恩州爲廣平路支郡冀州爲眞定路支郡書程氏禹貢圖古洚瀆自邢州來過貝州北至冀州之東禹河自相州來經貝冀之南過洚水

及其已過信洚之北

信字下脫都古二字書此段自程氏曰以下皆禹貢圖叙說之文傳寫脫二字耳信都冀州也古洚卽枯洚也其北則趙深二州之境

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澤縣

寰宇記昭慶本漢廣阿縣大業末改爲大陸縣天寶十三年又改爲昭慶縣唐舊書謂天寶元年改爲昭慶唐舊書又云深州陸澤先天二年分饒陽鹿城界置陸澤縣至德二年改鹿城爲束鹿寰宇記云陸澤本漢廣阿縣地隋象城縣地唐開元中置以大陸澤爲名貞元中以饒陽立深州至長慶已後移深州理於芙已今㝛饒陽改隸晉州而深州理靜安其大陸鹿城至未詳沿革然皆不出漢之廣阿也蔡傳本陸澤多誤爲陸澤非是

邢趙深三州爲大陸

邢州則有廣阿澤趙州則有大陸縣深州則有陸澤縣故總言之

阿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

地志作驪成無河口之地四字碣作揭師古音桀寰宇記今平州理盧龍縣本漢遼西肥如縣也碣石山在縣南二十三里碣然而立在海旁太康地志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又平州石城縣在盧龍西一百四十里有碣石始皇刻石漢武登之當山頂有大石如柱號曰天橋柱立於巨海之內平州今改名平灤路仍理盧龍西至大都五百五十里驪城光武時省廢今無之

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

遼東西今屬遼陽北平今為平灤漁陽今為薊州上谷今為薊
州易州
其水如遼濡滹易
地志云大遼水出塞外濡乃官反在遼西肥如縣滹、沱河在
靈壽易即南易水
去岸五百餘里
地志言離縣二十三里此云去岸五百餘里者蓋去滄州岸五
百餘里非去平州岸也程氏叔說云平州之南即滄州之東北
也平滄陽交之間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可望而見其山
蓋近平而遠滄也夫其從平視之則為正南從滄視之為東北
也滄州即漢勃海郡北境與平州相接相去五百里
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
為九門無此山也
前漢地志九門不言有碣石後漢郡國志常山國九門縣碣石
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寰宇記亦不言有碣石今無九門縣
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注云此兖州之濟也其從水從
齊者說文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當以古文為正
說文泲字下注云沇也東入海子禮反據此即合導沇水東流
為濟之文故當以古文為正地志常山房子贊皇山濟水所出
東至廮陶音□鉅鹿縣入泜牐師古曰濟音子詣反
許商云在平成
前漢溝洫志鴻嘉四年何河隄都尉許商言古說九河之名有徒
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
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師古注云此九河之三
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成平東光屬勃海鬲屬
平原鬲與隔同成平今漈傳本多誤為平成合乙

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
地志成平滹沱河民曰徒駭河
滄州清池
縣即州治今隸河間路
成平
後漢及晉皆屬河間隋改景城今河間無之惟景州有故城縣
恐是而滄州亦稱景城郡
德州安德平原
今二縣仍隸德州為濟寧路支郡寰宇記云馬頰河在德安縣
南五十里甘津枯河在德安縣南七十里
棣州滴河北
寰宇記云山頰枯河在縣北二十里今無滴河縣初隋以縣南
滴河為名而今有南河縣恐即滴河改名
河者寰宇記云漢許商所鑿故以商為名後人加水為滴然則滴
不音的當讀如商鄭氏佩觽云滴河從商式羊反
篤馬河
前漢溝洫志韋昭云在平原縣地志云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
胡蘇
寰宇記云臨津古胡蘇亭在縣西南二十三里在古胡蘇河邊
漢書地理志云東光有胡蘇亭即此也
滄之饒安無棣臨津
饒安臨津今並廢無棣改隸棣州
東光
在今景州東光
鬲般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
樂陵屬滄州寰宇記在縣東南五十里平昌今為德平縣樂音洛

鬲津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

在樂陵縣西三里

許商云在鬲縣

高齊天保七年併入安德縣

漢出近古止得其三

許商所指是

唐人遂得其六

馬頰覆鬴鉤盤并許商所云爲六

輿地記又得其一

簡絜

鄭氏求之不得以爲齊桓公塞其八流以自廣

爾雅注疏云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謂齊桓公塞之故蔡氏以爲無稽也

夫曲防齊之所禁

孟子注云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也

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

此段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至論終皆程氏叙說成文惟鄭氏一段非故此以程氏更端下云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愚按程氏本意非謂去平州岸五百里乃去滄州岸五百里耳盖去平州岸只二十三里無許遠也

漢王横言

溝洫志王莽時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上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

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

地志作成陽寰宇記作郕陽此作城誤

今濮州雷澤縣西北

今無雷澤縣澤在濮州鄄城縣[illegible]屬濟寧路

汳水

說文注臣鉉曰今作汴非是皮變反業寰宇記陳留縣下云雎溝在縣東南五里與地志云汴水自滎陽受雎水東至陳留彭城南入泗水自後開通濟渠此渠廢今無水據此則蔡氏以汴爲灘以雎爲沮皆合其滎陽則會同之地也雎雖音灘歎音汳返音汳

沛國[illegible]芒縣

地志若莫郎反光武改爲臨睢隋改爲永城即今歸德府永城縣也

沮有楚音

韻會在呂反丘名

祭之地地墳

見左傳僖公四年

西北多山東南多水

先天之位艮爲山居西北故西北多山兌爲澤居東南故東南多水

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

兗承河濟下流徐承淮泗下流揚承江漢下流

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

地志云行千二十里東武陽今濮州朝城縣也千乘今益都路樂安縣也

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
未詳其地也
案程氏貢道圖云漯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漢後受河於武陽縣
東南大抵東北行至千乘入海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愚案程
氏意非指漯爲漢河蓋言今自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
所從頓丘之河非禹時瀆相以北之河也其漯水仍以東武陽
爲是斜河水未徙之前其自漯入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
也即無與漯殊異之文故不別言漯所在耳
岱泰山在今襲慶府奉符縣
襲慶府今爲兖州完顔金人於奉符縣置泰安州並屬山東濟
寧路
嵎夷今登州之地
今登州爲般陽路支郡在東海之濱東北西三面皆距海
濰水出琅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
完顔金於莒縣置莒州屬益都路
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
地志作昌都今濰州屬益都路
淄州淄川縣
今淄州改爲般音盤陽路仍理淄川而泰安州人自有萊蕪縣
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
齊地志作沛青州今爲益都路屬山東壽光仍隸
錯蓋別爲一物如磨錯之錯
韻會云錯鑢也又云鑢摩錯之也朱子云礪以鑢鍚蔡傳從云
磨錯治磬之錯也
即今萊州之地般
在東海之濱隸般陽路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
萊蕪今改屬泰安州
鄆州中都縣
鄆州今爲東平路無中都縣有汶上縣
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
蓋地志音古盍反今沂水割屬莒州
南至于下邳西南入于海
地志作六百里下邳今邳州也
水出尼丘山
在今兗州泗水縣
武陽之冠石山
在今濮州朝城縣地志云行九百四十里至下邳入泗
有鄉
說文云水在魯若邦又寰宇記云源出費縣東南連青山下西
南入徐州滕縣界
沂沭
沭食聿反寰宇記云沭水出沂州沂水縣西北沂山東南入泗
水
沂州費縣
寰宇記云蒙山在縣西北八十里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
海州朐山縣
寰宇記在縣西北九十里縣所極崖下有羽淵今海州名海寧
州仍理朐山爲淮東淮安路支郡朐音渠
大野在今濟州鉅野縣
濟州今升爲濟寧路鉅野爲倚縣寰宇記云東西百餘里南北
三百里

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
乘氏舊屬曹州今廢寰宇記云漢乘氏縣在鉅野縣西南五十里劉宋時廢程氏禹貢圖云水經既於封丘分南北濟又於乘氏分為二必有一誤封丘今隸汴梁路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
今亦稱東平路
摶埴之工
摶音團拍也埴時職反黏土也出考工記
埏埴以為器
出老子十一章埏始然反和也
周書作雒
此汲冢周書第四十八篇也下文本見度邑篇古書誤以二篇合為一耳
其壝
本書壝作𡐨孔晁注云𡐨壝壘塗眾此書傳刻訛舛正如晁注四字亦不可解又眾𡐨若指其壇耳壇之五方以五色土各隨其方壘塗之也壝則四旁起坼如墻無置黄土之處當以𡐨字為是壝以醉反
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
孔晁云其方土謂建東方諸侯以青土也苞覆苴藉土封封之為社也
葛嶧山
寰宇記嶧陽山在下邳縣西六里西征記下邳城西五里有葛山禹貢所謂嶧陽山也下邳今邳州
西北陪尾山
寰宇記在泗水縣東

西南過彭城
彭城今徐州屬河南省
襲慶府泗水縣
今為兖州泗水縣
下邳有石磬山
石磬當乙作磬石寰宇記與地要覽皆作磬石山在下邳西南八十里寰宇記云泗水中無此石其山在泗水之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其山出石大小彈之其聲清亮恐禹治水之時水至此山矣
濠泗楚皆貢淮白魚
濠州今為臨濠府泗仍泗州楚為淮安路
及期而大祥
及當作又
中月而禫
禫徒感反說文云除服祭名也鄭玄云澹、然平安之意文公家礼曰大祥後中月而禫中月間一月也二十五月祥後便禫
以之為裳所以祭也
左傳疏云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袞是玄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
以之為端所以齋也
春官司服云士之齋服有玄端素端鄭司農云玄衣有纁裳者為玄端鄭玄謂端取其正也
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
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
許慎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雝水東入于泗則

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灘至于泗也

自淮入泗至彭城入灘灘之上流即汳水也至浚儀入陰溝自陰溝而後北入河也

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沂泗水而北至匯為滎瀆入河滎水即泲水也泲古濟字

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

東字誤地志作西漢彭澤今南康之都昌江州之湖口彭澤皆其地也彭蠡在三縣之西南

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

豫章今龍興路也此湖南至龍興之新建東至饒之鄱陽西至南康之建昌吳子北至都昌

夏少正

夏時之書子貢傳

松江

寰宇記云松江在蘇州吳縣自太湖出海凡曲七百里又名吳江又名松陵又名笠澤

併松江為三江

愚按以此為三江固質於衆說然亦不合東為中江東為北江之文蓋松江出於太湖之下已與大江不相附近而要江東江又為松江支流不過為太湖水口耳其於岷江漢邈乎其不相關也若以漢江在荊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為直捨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也唐氏之言未敢遽信然蔡氏主之者以其地有三江之名且合吳越春秋之語捨此他說愈屈故取之耳然導水所謂中江北江則不在此也愚又思之

恐三江有二不可合而論之三江既入一也中江北江二也本不相合

震澤太湖也在吳縣之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

蘇州今浙西平江路也太湖縱廣二百八十里周迴六百五十四里為地三萬六千頃其中有洞庭山夫椒山洞庭即包山山有洞庭寶穴入地下潛通五嶽見寰宇記

如三川震之震

三川震國語文

楩梓豫章之屬

楩皮連切豫章木名吳都賦作楩梓

蕉越木綿之偏

吳都賦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注云蕉葛葛布之細者升越越布之細也說文云絺綌草也顧曾云越草名蒲所以越草布也

瀆

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

寰宇記云揚州江都縣合瀆渠在縣東二里本吳掘邗溝以通江淮之水路也昔吳王夫差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邗河干切

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

據禹迹圖自江漢合流至海洋一千八百餘里

長沙下雋

地志雋字兖切寰宇記作攜郡國志作雋

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

洞庭湖記云沅澧之交瀟湘之會九江之間

岳州巴陵

今隸湖廣行省

沅水

郡國志云出牂牁且蘭縣地志云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東南至益陽入江說文云出蜀郡由牂牁至長沙入洞庭湖且子閭切且蘭今播州境也益陽州屬潭州路

漸水

地志云武陵郡索縣漸水東入沅索縣光武時廢未詳其地

元水

漢志在武陵郡無陽縣字或作沅原出牂牁郡故且蘭縣南入沅或名巫水又曰元水又名㵲水㵲水舞水舞之訛也今蔡傳作元亨之元者字之訛也

辰水

地志出武陵郡辰陽縣三山谷行七百五十里入沅寰宇記作三嵎山谷在今辰州路溆浦縣

叙水

地志云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鄜音敷寰宇記作叙水鄜梁作郙梁在今辰州路溆浦縣

酉水

地志出武陵郡充縣酉原山行千二百里入沅今辰州路沅陵縣有小酉山酉溪

澧水

地志出武陵郡充縣歷山行千二百里入沅今澧州路澧陽縣也

資水

地志出零陵郡都梁縣路山行千八百里入沅都梁今湖南武岡武岡縣也

湘水

地志出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入江零陵今湖南永州路零陵縣也

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

地志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大江案漢之尋陽縣治在今蘄州界內地名蘭城在江北而地界當至江南今江州之德化德安二縣皆其地也

九江之名

今自蘄州而下至尋陽小水入大江者固不一然並無一名如舊說之九河遷徙不時至漢尚有可考者大江南北山隴界限千古不移而反無一名存焉可知其說之妄而不足信也

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

謂九江之尋陽亦誤尋陽在漢屬廬江不屬九江九字恐誤秦置九江郡在壽春今安豐路有壽春縣而臨濠府光州和州皆其地也漢之廬江郡則今安慶無為皆其地也無為有廬江縣今之江州在漢則為尋陽縣及豫章郡之柴桑縣王莽時劉歆誤指彭蠡為九江遂使莽改豫章爲九江郡改柴桑爲九江亭而又改壽春之九江爲延平郡於是九江之名始遷於江南矣東漢九江仍治壽春廬江仍治舒尋陽仍隸而柴桑仍隸豫章晉改九江爲淮南郡惠帝元康元年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初理江北岸地名蘭城在今蘄州界內後溫嶠移於湓城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置尋陽郡屬江州元帝渡江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入尋陽安帝義熙八年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爲郡尋陽縣即今德化也柴桑即今瑞昌也而今之德安則又尋陽柴桑之二境也寰宇記云九江在江州西北二十五里名曰白馬江則又以爲一江而無九名矣又史記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

東陵今之巴陵
屬岳州
南郡技江縣
今江陵路屬湖北
華容縣
屬岳州路
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王氏炎曰梁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即古潛字今松滋亦名潛
江縣屬江陵路
江夏安陸
江夏郡領鄂州安陸古郢州也今爲安陸府而德安府亦有安
陸縣雲夢亦在其南
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
定四年
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
昭三年
别而言之則二澤也
江南曰夢江北曰雲朱子云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
砮者中矢鏃之用
今江西吳城龍廟中有東城所藏石砮一枚色青而質堅長可
四寸東坡自有注也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事見國語
董安于之治晉陽
事見國語
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
疏云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
見左氏僖四年
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
見輕重丁篇
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
見寰宇記今麻陽縣隸沅州
組綬類
崔豹古今注云漢舊制綬與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爲圭
大龜尺有二寸
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
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
捨舟而陸以達于洛
程氏圖荆貢陸行向洛在襄陽北光化鄧州之間
熊耳在商州上洛縣
商州今爲陝西奉元路支郡
弘農盧氏之熊耳非是
今嵩州盧氏縣屬河南府路
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
北山即名穀城山瀍水出其下
澗水出黽陽山
寰宇記云一名澠池山
河南府河南縣
今理洛川縣
澠池縣
今割屬陝州

濟水自孟州温縣入河
今之懷孟路
滎在鄭州滎澤縣西
滎澤今屬汴梁路
敖倉者古之敖山也
蒙字記云書言仲丁遷于囂詩言搏獸于敖春秋云敖鄗之間
漢書云秦據敖倉即此地秦時築倉於山上故曰敖倉
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
蒙字記云古者濟水出河北截河南流而為滎澤自王莽末濟
水但入河不復過河南
鄭康成謂滎今塞為平地
見春秋傳閔二年注程氏云春秋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然則
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矣
引河東南以通淮泗
河水溢出為滎東南流為濟為汳南入泗泗入淮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
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
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
程氏禹貢圖云受河之水至滎陽武縣分流其一派南下者自
中牟原圃之東趍大梁者則為官渡官渡亦名沙水沙讀如
蔡即蔡河也班固著莨蕩渠於滎陽而曰首受泲東南至陳留
入潁者即此派也亦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分境者也既至陳
留蔡河正派之外支脉散布遂為三名其在開封浚儀之北者
為浚儀渠稍東為汳又東行至蒙為獲至彭城北遂入于泗
此從大梁之北而數之為北來第一水也
其浸波溠
溠側駕反
菏澤在定陶縣今濟陰縣
今二縣皆屬曹州菏澤在濟陰縣曹州即興仁府也
東過宛句縣
句音劬今濟陰縣地
孟諸在睢陽縣東北
今歸德府即宋之南京宋州古之梁國仍理睢陽
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
今虞城割隷濟州屬濟寧路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
湔子千反氐丁奚反道者出徼之路縣之領夷者名曰道如剛
氐道平陰道嚴道僰道之類徼吉弔反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
西南謂之徼
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
今為成都路支郡地志云江水出岷山東南至江都入海行二
千六百六十里
青城天彭諸山
青城天彭二山皆在今灌州天彭亦名灌口山蒙字記云李冰
以秦時為蜀守謂汶山為天彭闕灌州舊名永康軍
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
案地志不云嶓冢在氐道但言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於西縣
下却云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又於武都下云東漢
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据此則有西東二漢水
其嶓冢則不言出漾而即言西漢所出其氐道則又即言漾出
而不言有嶓冢分而為二則不合經文故蔡氏合而出而並言
之

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乎兩縣云
寰宇記西縣本後魏嶓冢縣也又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又云漾水一名漢水一名沔水源出嶓冢山今興元路屬陝西省西縣三泉皆無之未詳沿革
江沱在成都府郫縣
郫音疲今仍爲縣
永康軍導江縣
今軍名灌州並廢州隷成都路
巴郡宕渠縣潛水
宕徒浪反今東川達州地也
渠州流江縣
流江今廢渠州隷四川東道
灊水出洋州眞符縣
洋州今隷興元路縣廢
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蒙山在雅州名山縣
二縣並未詳沿革當在今嘉定路之西三百里
沬水
史記音妹漢書音本末之末
蜀郡太守李冰
秦時人
和川
在雅州嚴道縣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
羅巖州
寰宇記作羅繩巖古黎州
巴郡魚復縣
地志復音服

很山縣
地志屬武陵郡孟康曰很山音恒
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
周禮云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一易者間一歲耕百畝也再易者間二歲耕百畝也
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
史記蜀卓氏即鐵山鼓鑄富至僮千人擬於人君程鄭亦冶鑄富埒卓氏俱居臨卬
氂氏織之可以爲罽
氂昌苗反毛之細者罽居例反按說文織皮爲罽毛布爲罽
並居例反
西傾在洮州臨潭縣
今爲臨洮府俱陝西鞏昌路縣革
葭萌
地志屬廣漢郡宋屬利州今爲廣元路綿谷昭化二縣皆其地也
潛沔
地志如淳曰沔陽人謂漢水爲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
晉壽
宋名利州今爲廣元路屬四川南道
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
地志扶風郡武功縣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至南鄭入沔斜弋奢反衙音牙郿音媚褒城斜谷南鄭皆在今陝西興元路武功今屬陝西乾州
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
事見史記河渠書

南陽上洛入襄
史記正義云南陽今鄧州案今自有南陽府
弱水在張掖郡删丹縣
地志云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後漢志云張掖在雒陽西四千二百里寰宇記云東南至洛陽三千三百里今為甘州路又有山丹州即删丹也後魏曰山丹並隸甘肅行省
删丹山名一名焉支山
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
柔然即蠕蠕如兖反事見通鑑宋文帝元嘉六年
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
出蠕蠕傳云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來至徐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

望刻本望

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其說非是
程氏云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類著若凡六西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删丹本桑欽說以為西至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貫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媯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為其地里不與經合也經曰弱水既西桑貫班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西州之間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為經證其水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該及四海者槩之故敢主其說
原州百泉縣岍頭山
漢書作开頭山寰宇記作笄頭史記作鷄頭在今陝西涇州界
內西原州今為鎮原州

永興軍高陵縣
永興今陝西奉元路
渭州渭源縣鳥鼠山
渭州今為平涼府渭源屬臨洮府
船司空
縣名地志云本主船之官遂以為縣名今廢
華州華陰縣
今隸奉元路
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
今為鞏昌路
漆水自耀州同官縣來
耀今改輝州
沮水在坊州宜君縣
今宜君割屬鄜州
坊州昇平縣
坊州理中部縣今州廢中部㨾屬鄜州而昇平亦併入宜君縣
耀州華原縣合漆水
縣今華寰宇記云合漆水入富平石川河
至同州朝邑縣入渭
同州今屬奉元路
又漆水出扶風縣
今鳳翔府扶風縣
岐山普潤縣
鳳翔二縣也今岐山仍隸鳳翔普潤革
灃水出永興軍鄠縣
永興奉元也鄠音户

至咸陽縣入渭
縣屬奉元
耀州富平縣掘陵原
縣屬耀州
終南在永興軍萬年縣
完顏金改萬年為咸寧今為奉元衛縣
扶風武功縣
武功今屬乾州
地志古文
古文者班固時古地理書也班固引之故稱古文
原隰在邠州
屬陝西
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
屠音除故匈奴休屠王地也古今當作古文
涼州姑臧縣
今西涼州屬甘肅行省
三危在燉煌
燉徒門反今沙州路屬甘肅省輿地要覽云三危山有三峯俗
名昇雨山後漢西羌傳注亦云三危在沙州
崑崙虛
虛音墟爾雅疏云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即崑崙山也
琅玕石之似珠者
爾雅注云狀似珠山海經曰崐崘山有琅玕樹注琅玕子似玉
積石在鄯州龍支縣
鄯州在長安之西一千九百九十三里龍支縣在鄯州南一百
三十五里積石山又在縣南宋時鄯蘭二州俱廢今復置蘭州

屬陝西者鄯在蘭西四百九十里
龍門在河中府龍門縣
河中屬河東山西道縣革
熙河路
宋神宗改鎮洮軍為熙州以熙河洮岷州通遠軍為一路
會州西小河
會州在長安之西北一千一百九十里今屬陝西鞏昌路
興州
今四川南道沔州也屬廣元路廣元古利州也今河北亦有興
州管宜興興安二縣未知孰是
小河鹹水
其地生鹽去州一百二十里
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
西安即靈州在今甘肅者地面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
此據地志也臨羌漢屬金城郡山在今甘肅者肅州路境內寰
宇記云肅州酒泉縣崑崙山在縣西南八十里馬岌言禹貢崑
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
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
河關縣名地志屬金城郡寰宇記云即涼州也
渠搜近朔方之地也
地志中部都尉所治屬朔方郡
隴州吳山縣吳嶽山
寰宇記云秦都咸陽以為西嶽故稱吳嶽山在古縣西南五十
里隴州今隸陝西縣革
隴州汧源有岍山岍水所出

岍記皆作汧在縣西六十里案寰宇記以吳岳與岍山為二山
晁氏以為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
據上文有二說故引兆合言之寰宇記隴山在隴州汧源縣西
六十二里天水大坂也張衡云欲往從之隴坂長其坂九迴不
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得越絕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容十
萬戶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墟宇桑梓與雲霞一色人
上隴者想還故鄉悲思而歌有絕死者秦嶺寰宇記云在隴州
隴安縣西南

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

寰宇記云在縣南三十里此山有九名謂歷山首山薄山襄山
甘棗山渠豬山獨頭山陑山等之名人名雷首又名首陽

底柱在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

今屬河南府路寰宇記云禹理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通河
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門故俗號三門又案文苑英華趙冬
曦三門賦云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之所開
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謂三門也次于其南有
孤峯揭起峯頂平闊夏禹之廟在焉西有孤石數丈聞如削成
復次其南有三峯東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湍水從黃老
神前東流湍激聲于蝦石折流而南激于三門苞于廟山乃分
為西流淙于三峯之下抵于曲隈會流東注加以兩崖夾水壁
立千仞盤紆激射天下罕比

濩澤

地志濩烏號反蘇林音胡郭反非是

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

今澤州爲平陽路支郡寰宇記云在縣西南七十五里

王屋今絳州垣曲縣也

今為平陽路支郡寰宇記又云王屋在澤州陽城縣南五十里
有僊宮號小有清虛洞天山高八千丈

太行在今懷州河內

今懷孟路寰宇記云在縣北二十五里太行山首於河內北至
幽州凡百嶺綿亘十二州之界有八陘連山中斷謂之陘也

恒山今定州曲陽

定州今改中山府曲陽割屬保定路

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

愚案河北之山皆從白登山來白登之南為管涔山汾水出其
下管涔汾水之東為代為忻西為嵐石山之支分從此始白登
在今河東山西道大同路白登縣管涔在今大原路管州界內
白登之東諸水東趨于海西爲大河其山脊正東西分水處也

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

自龍門受汾水入河北至慶州之西以及古東受降城一千六
七百里皆受山脊西流之水

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

南自趙深河間以北至平州如滹水滱水沽水易水等皆東趨
于海桑乾音干河在今朔州鄯陽縣冀疑當作薊

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

案禹迹圖壺口在汾水之西太岳在汾水之東則壺口太岳不
同一支

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
為雷首

自管涔東趨太原又南為羊頭山迤西為太岳又南為析城汾
晉皆在其西迤東為王屋別折一支西為雷首抵河

又次一支乃為太行

自羊頭山分而之東在沁水之北潞水之南沁千浸反
又次一支乃爲恒山
自白登山正東而來與真定府相近數十里
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爲未當
王肅鄭玄也王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鄭以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朱圉在秦州大潭縣
秦州今屬鞏昌路縣革
太華在華州華陰縣
今屬奉元路
潁川郡嵩高縣有嵩高山古文以爲外方
地志云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嵩古崇字
西京登封縣
今河南府路登封縣嵩高山也
桐柏在唐州桐柏縣
唐州今爲河南府路支郡縣革
陪尾今安州安陸
今江陵路德安府安陸縣也
荊山今襄陽府南章縣
今作南漳
内方今荊門軍長林縣
今荊門改州屬江陵路
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别山
今爲岳州路散府縣革
衡山今潭州衡山縣

今洞庭之南湘水之西資水之東衡州之北
敷淺原地志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傅易山
師古曰傅音敷易音陽
今
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
在廬山之西
晁氏以爲在鄱陽者非是
鄱陽又在彭蠡之東今經文止言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不更言
過彭蠡也故非是
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惟廬阜最高且大宜當
紀志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
案江州圖經南康郡志皆言周成王時有匡俗結廬隱居此山
之西北後因名其山曰廬山或曰匡山又曰匡廬當如此說則
周以前固未嘗名廬山安知其初不名敷淺原及既稱廬山之
後而舊名得專之於支麓小阜乎
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
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
湘水間斷
自岷至敷淺原論其山脊綿亘道里甚遠今直曰其北一支爲
衡山亦未也蓋岷山之南爲沫若水所限東北又限於涪墊大
江諸水其間脊支脉乃迤行而西自西而南至雲南之境又東
趨夜郎已四千餘里乃越五溪之尾至湖南爲衡山則又二千
五百餘里矣其南一支自桂嶺至零陵爲九疑山下郴州迤東
北而行經袁州筠州之間筠今瑞也又下爲幕阜白藤高良諸
山乃至南康江州之境大爲廬山小爲傅易抵于江而止其自
桂而來又二千餘里矣其去衡山則信乎爲湘水所隔而不通
也

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
即今甘州路也弱水亦在其地寰宇記云合黎水一名羌谷鮮水案隋志不云亦名羌谷惟寰宇記有此名又以為水不以為山恐言山則獨名合黎言其下水則兼名羌谷也漢志有羌谷水

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
即今江浙省沙州路也案五代史晋天福三年高居誨使于闐還記其山川云自靈州過黄河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黒堡沙沙尤廣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出玉門關至瓜州沙州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

又案山水皆原於西北
先天卦位艮西北兌東南故水聚東南而尾西北山聚西北而尾東南所謂山澤通氣也

黒水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
犍音乾犍為故夜郎國也黒水地志名符黒水犍為今敘州等處宣撫司所轄為湖路富順州長寧軍等處地也今嘉定府亦有犍為縣

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黒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
渃字字書所無惟唐李華弔古戰場文中有此一字而讀者無定音寰宇記宋江軍導江縣下有此字音如夜反然非瀰渃也程氏為貢圖皆作瀰諾恐蔡傳誤書言為三點當從程本程氏云唐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阯得其水道曲折載之蠻書其大川南流而入于南海者四曰西珥河與蘭倉江合一也麗水與瀰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其謂麗水者特指言其水正為黒水而邏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也四水與蔡傳同異

西珥河者却與漢之葉榆澤相貫
葉榆屬漢益州郡

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黒水舊祠
滇音顛漢池縣地志云屬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故滇王國也滇池澤有黒水祠舊先案從滇國今雲南行省所治地也

其地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
北史云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

孟津今孟州河陽縣亦名富平津
河陽孟之倚縣古書多作盟津盟亦音孟寰宇記云或謂之富平津又謂之小平津

洛汭在河南府鞏縣之東
河南即古洛陽

山再成曰伾
爾雅云山再成英注云兩山相重書云至于大伾疏云山上更有一山重累者名伾

張揖鄭玄臣瓚云云
此皆按爾雅疏文又本漢書注文

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
此亦據禹貢說寰宇記云在縣南七里又名青檀山通利今為濬州屬大名路支郡

修武武德
古懷州二縣武德今革
成皐
今汴梁路鄭州汜水縣故虎牢之地也
洚水今冀州信都縣枯洚渠也
今冀州爲真定路支郡信都爲倚縣
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
鄴今彰德路也
古洚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宫貫穿信都
貝今恩州也南宫信都皆冀州屬縣
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决齧流移水陸變遷
水高於地故爲隄以障之隄壞則河决此所以有水患也輯纂
引兮氏云建炎紹興後黄河决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
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
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决而入渦河以入淮一
淮水獨受大黄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絶于王莽時者今其
源出河北温縣猶徑枯黄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
遂成虚論矣
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
唐神龍三年置在雲中之地有東西中三城今皆廢
漾水有兩源
程氏謂東源正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其西源乃嘉陵江自利州
已上數百里不爲東流與經不合以漢高帝置廣漢郡而因誤
目嘉陵之水爲西漢水也蔡傳則畧不及嘉陵水而以東漢爲
漾之下流西漢爲沔之下流二漢復合流東行以入大江也程
說非是

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
縣屬均州今爲襄陽府路支郡寰宇記謂水在均州鄖鄉縣即
漁父棹歌處
三澨郢州長壽縣
郢州今改安陸府屬荆湖北道
復州景陵縣
復州今爲沔陽府屬荆湖北道
番陽澤在江之南
番音鄱在南康之東南饒州之西北
去漢水入江處已七百里
自南康至潯陽
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贑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龍興
南康數州之流
饒信徽在江東餘十郡在江西饒有餘干水鄱江水信有弋陽
水貴溪水徽之婺源有婺水撫有汝水臨川水吉有吉水贑有
章水貢水南安之南康縣有盖漿水封侯水良熱水建昌南城
縣有盱水臨江之新淦州有淦水袁有宜春水筠瑞州也高安
縣有蜀水龍興富州有豐水南康建昌州有脩水已上諸水下
流皆入鄱陽湖
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
西則廬阜之麓名江基東則湖口之傍石鍾山相去一呼今名
唐石渡
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
今湖在淮西無爲州廬江縣北三十五里一名焦湖大江在縣
東南百九十里
合東滙北匯之文

愚謂以巢湖當彭蠡信合東陵北匯之文不如瀦湖之爲絶然
二湖之下均爲一江以達于海必竟無中江北江之分也諸家
惟知求彭蠡而不知求中江北江䓁傳辯論邦是雖未見其的
姑亦傳疑而已

濟水絳州垣曲縣
屬平陽路

東出于孟州濟源縣
屬懷孟路寰宇記云濟水在縣西北三里平地而出有二源皆
繞以周墻

虢公臺
在孟州温縣俗名賀酒臺

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
爾雅䟽云丘形上有兩丘相重累者名陶丘廣濟軍即今曹州
定陶縣也

濟陰縣自有菏泒
亦屬曹州

合汶水今青州博興縣
今博興州隷益都路

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于海
鄭州滎陽郡也隷河南行省滑州隷大名路曹州隷濟寧路鄆
州今東平路濟州今濟寧路齊州今濟南路青州今益都路

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
見寰宇記孟州濟源縣下淄川今般陽路也北海今益都路也
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

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
名曰趵突之泉
歷城縣今屬濟南路趵北角反廣韻云足擊也釋音蒲音方卓反
非是

濼水
音鹿

舟之通于濟者
曾氏讀濟作齊

東阿
縣屬東平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
平氏縣廢山在今唐州界內地志云淮入海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
案地志隴西郡首陽縣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
東至船司空入河行千八百七十里不言鳥鼠爲同穴之枝山也

盧氏之熊耳
嵩州盧氏縣也

九州之山栞木通道已可參告
案益稷言隨山刊木此言九山刊旅必隨其山而刊之導山是
其序也其所行有九節導岍及岐至于荊山一也壺口雷首至
于太岳二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四
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六
也導嶓冢至于荊山七也內方至于大別八也岷山之陽至于
衡山至于敷淺原九也是蓋施工次第九節非論山脉也亦非
以配九州也

九州之川滌除泉源而無壅遏
九州之川非一而其所滌之源有九施工次第因而序焉導弱
水一也導黑水二也導河積石三也嶓冢導漾四也岷山導江

五也導沇水六也導淮自桐栢七也導渭自鳥鼠同穴八也導
洛自熊耳九也亦是施工九起非以配九州也
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
九州之澤非一其雲土夢作乂及大陸既作皆可耕治不待陂
障餘爲陂障者亦有九焉雷夏既澤一也大野既豬二也彭蠡
既豬三也震澤底定四也九江孔殷五也滎波既豬六也導菏
澤七也被孟豬八也至于豬野九也此特言其已有陂障者耳
非若職方氏分爲九州澤藪之比也
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
十二土分野十二邦各有所宜也
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
致當作教注云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
藝則言壤

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輯纂引林氏云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姬有土有
姓昔固有矣至是徧錫之唐陸淳春秋纂例云姓則百代不易
唯天子廼得特賜姓故曰因生以賜姓舜賜禹姓曰姒伯夷曰
姜武王賜胡公姓曰嬀是也又曰胙之以土而命之以氏舜賜
禹曰夏伯夷曰呂是也又天子之子例以謚配字僖伯文伯宣
叔襄仲之類是也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爲氏示所出不亂所
謂別子爲祖也自餘則或以官以邑爲其氏族以自分別凡此
皆如近代之論居也鄭夾漈氏族畧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
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
姜嬴姚姒嬀姞妘㛛姶妊嫪之類是也凡言姓氏皆本左傳然
左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官以邑五者而已

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一曰以國如虞夏商周魯
衛齊宋也二曰以邑如崔盧鮑晏臧費柳楊也三曰以鄉如裴
陸龐閻也四曰以亭如麋采歐陽也五曰以地如封土以地居
命氏如傅說潁考叔桐門右師樗里先生介之推燭之武之類
六曰以姓如姚墟嬴濱姬水姜水故曰因生以賜姓也七曰以
字如鄭子駟之孫曰駟帶宋子魚之孫曰魚莒八曰以名如魯
公子展之孫曰展無駭展禽鄭公子豐之孫曰豐卷豐施王子
朝之後爲朝伍員之後爲員九曰以次如伯仲叔季是也十曰
以族如丁氏癸氏祖氏禰氏第五氏第八氏之類十一曰以官
如司馬司空庾氏錢氏是也十二曰以爵如皇王公侯公乘公
士是也十三曰以凶德如黥氏梟氏十四曰以吉德如冬日氏
老成氏十五曰以技如巫者匠卜屠龍御龍十六曰以事如后
緡逃出自竇爲竇田千秋乘小車爲車十七曰以謚如文武哀

繆莊僖康宣是也十八曰以爵氏如王叔王孫公子公孫是也
十九曰以國係如唐孫氏滕叔氏是也二十曰以族係如季孫
氏叔孫氏是也二十一曰以名氏如士季氏伍參氏韓嬰氏臧
會氏是也二十二曰以國爵如夏侯氏息夫氏白侯氏是也二
十三曰以邑係如原伯氏申叔氏沂相氏是也二十四曰以官
名如師延氏史晁氏呂相氏侍其氏是也二十五曰以邑謚如
苦成氏二十六曰以謚氏如臧文氏二十七曰以爵謚如成公
氏成王氏是也二十八曰代北複姓二十九曰關西複姓三十
曰諸方複姓皆夷狄二字姓也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如侯莫
陳是也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如自死獨膊是也右鄭氏之說
甚詳具載通志略姑節其目以明姓氏之多門焉
甸服畿內之地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分
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

古者以長六百步爲一里一步六尺計長一百八十丈也王城
四面皆五百里是䆠心一千里而王城亦在其中矣孟子所謂
天子之田方千里周禮所謂方千里曰王畿皆謂是也以開方
法總計之則爲方百里者一百箇也以此百箇百里分爲五等
貢賦則在內四箇百里納總次外十二箇百里納銍又次外二
十箇百里納秸又次外二十八箇百里納粟又最外三十六箇
百里納米

侯服者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分侯服五百里爲三等

若併甸服是䆠心二千里也侯服之地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
三百分爲三等則四十箇百里爲采地五十二箇百里爲男邦
二百舟四箇百里爲諸侯

綏服者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分綏服五百里爲二等

若併侯甸是䆠心三千里也綏服之地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
五百分爲二等則在內三百里爲二百七十六箇百里揆文教
在外二百里爲二百二十四箇百里奮武衛

要服者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分要服五百里爲二等

若併綏侯甸是䆠心四千里也要服之地開方計之爲方百里
者七百分爲二等則在內三百里爲三百九十六箇百里爲夷
地在外二百里爲三百舟四箇百里爲蔡罪之地蔡素達反

荒服者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分荒服五百里爲二等

若併要綏侯甸是䆠心五千里也荒服之地開方計之爲方百
里者九百分爲二等則在內三百里爲五百一十六箇百里爲
蠻地在外二百里爲三百八十四箇百里爲流罪之地也合五
服五千之地總爲方百里者二千五百除山川丘陵之類三分
去一之外可建百里之國一千六百餘然禹會諸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蓋并蠻夷君長言之舉大數耳

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
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之地則反棄於
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

案禹迹圖堯都平陽今平陽路也甸服五百里其北則石州太
原也南則陝州號州也東則澤州潞州也西則鄜州坊州也侯
服五百里北則朔州也南則鄧州之北也東則濮州也西則涇
州也綏服五百里北則雲州之北也南則房州也東則淄州也
西則秦州也要服五百里北則在大漠之北南則在江陵之南
東則登州西則熙州荒服五百里南則至湘潭而未及衡山東
邇海西逾積石而及流沙北則去雲中一千二百里矣凡此所
指皆以里數至其境爲

周制九畿亦五百里而王畿不在其中併之則四方相距
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

相距萬里是百箇百里開方得萬箇百里禹服止有二千五百
箇一百里僅當周服四分之一乃是周制三倍於禹也

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

武帝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東西九千
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

寰宇記云秦改爲鄠今縣有扈鄉復有扈谷亭又有甘亭是也

嚴其坐作進退之節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冬
教大閱羣吏各帥其民質明弊旗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

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曰不用命者斬之鼓人三鼓羣
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
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行鼓進鳴鐲車驟
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
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此可見
坐作進退之節矣弊仆也

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

杜預左傳注云觀國今頓丘衛縣觀陸氏音館姺邳二國商諸
侯邳今下邳姺西典反徐奄二國皆嬴姓

六鄉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
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
馬所謂軍將皆卿也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六鄉在焉二百里為州六遂在焉每
鄉萬二千五百家鄉一人長之每遂亦萬二千五百家中大夫
一人長之每軍萬二千五百人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軍六軍
共計車千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通七十五人則千
乘該七萬五千人也夏官司馬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

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
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朱子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
皆可以為歲首又語錄云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
萬八百年為一會當初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在子會又一萬
八百年而地始成在丑會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在寅會邵
子於寅上方注一開物字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皆可以為
正

左射以菆

菆音鄒矢之善者

折馘

折其左耳

詭御

孟子作詭遇謂不正而與禽遇也

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
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
矣疏云遷廟主新遷廟主也齊車金路也主木主也天子一尺
二寸有遷主者以幣告神而不將幣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
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

祖左陽也社右陰也

禮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秋官司厲其奴男子以為罪隸

周禮其奴作奴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

五子之歌

窮國名羿窮國之君也

左氏襄四年魏絳曰昔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杜預注云鉏羿本國名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
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
所遷也

或曰羿善射者之名

說文一曰射師羿羽之羿風謂羽箭乘風而疾也

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
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

左傳注云羿有窮君之號
小弁之詩父子之怨
周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
逐宜臼宜臼之傅知其無罪而憫之故述其情以作小弁之詩
言其自怨慕親之意也
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
三百五篇之詩
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
都冀州
寰宇記云帝堯始封於唐在太原郡平晉縣北二里有故唐城
堯所築也及爲天子都平陽平陽即太原注疏云堯都平陽舜
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
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
周禮天官云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
典六曰事典又云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二曰法則三曰廢置
四曰祿位五曰賦貢六曰禮俗七曰刑賞八曰田役
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
五權者銖兩斤鈞石也黃鍾律管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
爲兩故一兩重二十四銖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
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
見前漢律歷志權與物鈞者孟康云謂錘與物鈞所稱適停則
衡平也繩直生準者韋昭云立準以望繩以水爲平也規矩繩
權衡謂之五則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
執玉以翼天子故詩云東國之鈞四方是維此法度之所以自
出也

胤征
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
經世書以征羲和爲仲康元年事則是即位之次年也古者逾
年改元
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illegible]也乃在相之世
左傳注云羿逐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卒子相立羿
遂代相
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
南北軍之類
漢高后崩呂祿呂產欲作亂絳侯周勃誅之大臣迎立代王王
至代邸即天子位是爲文帝其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
軍領撫南北軍漢衛宮之軍在南爲南軍京城之軍在北爲北
軍南軍者衛尉寺郎衛期門府羽林府都尉是也北軍者中尉
府城門校尉及八校尉是也仲康遭羿廢立之際權本在羿
而危疑未定文帝承大臣迎立之時尊卑已定而權已歸已則
仲康之命胤侯也難文帝之命宋昌也易由是觀之仲康殆勝
於文帝遠矣祿產尚存文帝未必能有爲也
官以職言師以道言
非師保之師如求以大夫師長之師
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
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日蝕在
仲康即位之五年
一行日度議曰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
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
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

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說羲同日月嘉會而陰陽離離則陽不沒于陰以當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肇位四海復脩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職則王命徂征處廟以爲元年非也

古者日食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唯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

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注云正月正陽之月夏之四月也

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月之矢夜射之注云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朱子詩傳云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君不用善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

輯纂陳氏云政典有司馬掌邦政可據胤侯爲大司馬故引之玩其辭意其出軍旅之辭

諸侯敵愾

愾苦愛反左氏文公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注云敵猶當也愾恨怒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二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三

後學東匯澤陳師凱撰
後學張章朱萬初校正

湯誓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
契帝嚳之子爲唐虞司徒史記索隱曰堯封契於商今商州也
爲陝西今元路支郡湯國號商盤庚遷殷之後又號殷

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
史記索隱曰湯名履書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稱天乙者譙周云
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
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凡十四代故號曰成湯皆字也諡法曰
除虐去殘曰湯皇甫謐云商家生子以日爲名其母以甲日生
子則稱其甲然周以爲死稱廟主曰甲愚按古周書諡法解一
百八十二諡並無堯舜禹湯桀紂爲諡者鄭氏通志略云周人
以諱事神故卒哭而諱將葬而諡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人乃
人名非諡法也如云乃亨如淡曰野闢于四門曰稽首文在手
曰文乃聖乃神曰武持盈守成曰成此皆採經傳之言大不通
理皆愚謂諡法當以周書所載爲正其餘諸家皆後人增附之
文如除殘去虐曰湯之類皆不足據只以湯爲號爲是今史記
首卷有諡法一篇多周書一十二字皆後人所增者也

亳
今河南府偃師縣也

仲虺之誥

仲虺奚仲之後爲湯左相
左傳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
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

出師以立先後刑罰
先後音去聲猶左右也

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
在今淮西無爲州巢縣

慚德之不古若
[illegible]引陳氏云慙湯之慙湯之本心始見矣以君萬世君臣之
始幾也呂氏曰此心之慙此誥之得皆不可少

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
支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孟命謂分也富貴貧賤各有其分
先王制禮不可踰越苟無聖人以主之則人人各縱其氣質之
性以極其欲而各求所不當得者則必犯非其分而爭且亂矣

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
索隱云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是也陽翟元屬許
州今屬均州

懋茂也
左氏宣十五年伯宗曰酆舒恃其儁才而不以茂德

葛國名
在今歸德府寧陵縣去京百里

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
新安陳氏云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以義方外則
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
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則此德具衆理之全
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是矣

湯誥

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亳字記云殷湯之南亳亦帝都之穀熟今廢按注疏云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皇甫謐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衷中

朱子語錄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孔安國以爲降善便是無意思衷不是箇只是中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又云看得衷字是個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又云此衷字義本是如左氏所謂衷甲以見之它只爲其在衷而當中也愚按說文云衷裏褻衣增韻云方寸所蘊也蓋是天以此理降付於人人受而具之於心無少偏倚本謂之中爲其蘊之方寸若衷衣之在裏故謂之衷也其發則中也皆天下之大本也故於民直以中訓之

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當作屈原傳曰本太史公辭也云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簡閱一聽於天

朱子語錄云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數過相似簡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

伊訓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歲木星也一年行一次十二年而行一周祀祭享也一年而徧年禾一熟也

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

正正朔也王者易姓受命而改正朔夏正建寅取人生於寅之義商改而建丑取地闢於丑之義周改而建子取天開於子之義此之謂三正又名三統又名三微

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

建寅之月日之正月也其月爲孟春天時人事成與維新之時也故其月稱正月商周因之以起數以夏稱歲故以建寅之月爲正歲周禮凡稱正歲是也

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

愚按商秦二代不改建寅之數固爲明甚惟周則建寅建子並有左驗故諸儒紛然迄無定說謂周不改月數者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也謂周改月數者禮記有五月日至七月日至孟子有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朱子注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左傳正月日南至據此則周又似改月數矣朱子於豳七月傳引呂氏云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並舉而迭用之此說蓋是

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

湯三子太子太丁未即位而卒次外丙在位二年而卒幼仲壬在位四年而卒外丙仲壬皆無子惟太丁有子太甲伊尹立之爲仲壬後繼仲壬而王也

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

爲之服爲之子二爲字並音去聲太甲爲仲壬之子服仲壬之喪斬衰三年是爲仲壬之後而爲仲壬之喪如子之居父喪也又按程氏云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愚謂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弟若謂二年四年非在位之數豈有兄乃二歲而弟反四歲乎此其在位之

歷年無疑也

鳴條夏所宅也

疏云今安邑有鳴條陌孟子云東夷鄭玄云南夷或云陳留平丘皆非在今河東解州安邑縣也

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

按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朱子引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補氏曰楊氏眞得湯與伊尹之心是以洗世俗之惑甚謂孟子此章楊氏此注亦見湯之克忠處

巫覡

女曰巫男曰覡

十愆

恒舞一酣歌二殉貨三殉色四恒遊五恒畋六侮聖言七逆忠直八遠耆德九比頑童十

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以敗官爲墨

左傳昭十四年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杜注云昏亂也墨不潔之稱忌畏也三者皆死刑

太甲上

顧常目在之也

朱子語錄云古注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夏都安邑

今河東解州安邑縣也

虞虞人也

掌山澤之官

括矢括也

括矢末也

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欽者肅恭收斂之謂安汝止者自然而然欽厥止者使然而然欽有理會之別

桐成湯墓陵之地

史記正義曰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太甲中

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

疏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愚按天子六冕祀昊天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祀天之冕無旒餘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十有二就皆五

采玉有十二玉笄朱紘冕之爲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凡冕以板廣八寸長尺六寸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周禮疏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朱衣之於冕之上下延者即是上玄者紐者綴於冕之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使得其牢固也冕前低一寸得冕名冕則俛也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紘者用朱繩一條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笄上繞之蓋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也穎達以此爲冕者蓋據身先王言耳其實周冕文勝於商孔子云服周之冕可見也

太甲下

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無輕民事一也無安厥位二也慎終于始三也以求諸道四也求諸非道五也

咸有一德

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

朱子語錄云横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善亦是大段說或在此爲善或在彼爲不善或前日不善今日則善惟須協于克一乃是爲善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

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張敬夫語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毁

注疏引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劉歆馬融王肅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爲三昭三穆耳中庸或問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或問又云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 又云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盤庚上

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

自祖乙至盤庚居耿者七世史記索隱曰河東皮氏有耿鄉史記正義曰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有耿城殷今河南偃師也

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索隱曰邢音耿

由古文作𢎘木生條也

說文𢎘從马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𢎘枿马乎感切𠃓木之華未發也徐鍇曰今尚書只作由枿古文省马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臣鉉等按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用枿之語不通愚按枿字今又作蘖通五割反

盤庚中

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
中者無過與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
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各設中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爲準
而不爲浮言所搖動也

盤庚下

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
注疏之說如此而本傳立政又與此不同者從彼出疏文此爲
鄭氏說而復爲皇甫謐說蓋蔡氏有疑故互舉之耳疏又云古
書亡滅無證未知誰得旨矣成皋春秋之虎牢也轘轅山名在
河南府緱氏縣

說命上

亮一作諒陰古作闇
諒據釋文又力章反本作梁一變爲諒再變爲亮

鶺鴒之鶺
烏南反

柱楣所謂梁闇是也
柱知主反楣音眉楣兩是梁闇即是廬梁闇者廬之有梁者也
禮疏又謂拄梁而柱楣則楣與梁又似二物未知孰是

翦屏柱楣
翦當作剪翦者誤朱子書說云諒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
餘至是改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
乃拄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不可作戶也愚
按朱子謂至是者既虞之後也

宅憂亮陰言居喪於梁闇也
居喪二字今董氏輯纂誤書作宅憂

先儒以亮陰爲信默
見無逸傳

語復而不可解
復音福重也

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
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輯纂引范氏云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
高宗之覆誠之形而心之神也

傅巖在虞虢之間
史記正義云傅險即傅說所隱之處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
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愚按河北縣唐天寶元年陝郡太
守李齊物改爲平陸今屬解州

方言

揚雄書名輶軒使者

說命中

治亂曰亂
亮軒湯氏云治之與亂其義相反古治字作亂經文誤寫作亂
傳者宜云亂當作亂與治同凡經中訓亂爲治者倣此

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爲亦不可及
既云凶德又云有過人之才者何也才稟於氣夫愚不肖隨其
德之所成吉德而有才則所爲無不善凶德而有才則所爲無
不過才者有能之謂能之所爲或良或不良也德而有凶有吉
者蓋亦得於所稟之初聖賢得剛柔之中氣故清明而純粹其
餘剛善柔善亦可以沈潛高明勝之而就吉若夫剛惡柔惡之
氣則必強梁險譎自暴自棄而就爲凶德矣然未必無才也如
桀紂智足以拒諫文足以飾非濟以凶德則無不爲矣

說命下

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
東坡云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遯去使人求之迹其所在則居于河潦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所宰輩乃相說也古注謂武丁遯于荒野使為太子而遯則為吳太伯豈復立哉學者徒見書云高宗舊勞于外乃小乙使之劬勞以知艱難耳決非荒野之遯也朱子語錄云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台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

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糱多則太甘
麴酒母也糱米也

斅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
朱子語錄云惟斅學半蓋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温得此段文義是斅之功亦半也合終始與于學始之所以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

或曰受教亦曰斅斅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
朱子語錄云因說斅學半或舉葛氏解云傳說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先生曰近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呂伯恭亦如此說某舊為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見他說得新巧大喜之先說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此是人君且學且敎一面理會敎人又一面窮義理後面說得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數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翻空一句如此深險如斅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依古注

高宗肜日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
爾雅云繹又祭也孫炎云繹者相尋不絕之意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何休云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祭禮經傳通解云禘祊于外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又周頌絲衣繹賓尸也箋曰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疏云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繹昨日之祭以賓事所祭之尸須云兕觥其觩曹氏注云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祭禮通解陳氏云所以醉飽尸也其飲至於無算其罰至於兕觥則繹祭可知矣劉蔡引陳氏云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昵者禰廟也
以親昵言之故知禰廟

豐於昵失禮之正
豐於昵則必儉於遠厚於父則必薄於祖故云失禮之正

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
時祭處也秦文公作鄜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秦靈公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漢稱為雍鄜密上下四時高祖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有四帝青白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也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

祠帝不親往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外有
西時畦時不在五時之數時有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
上尊之謂數百歲人也武帝始遍多祠祀皆祈年請命之事

西伯戡黎

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
今潞州壺關縣也又有黎城縣史記稱西伯伐飢國又云敗耆
注云飢耆阳黎

羑里之囚
史記正義云羑一作牖音酉羑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今彰
德路湯陰縣也

獻洛西之地
史記正義云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丹坊等
州也

或曰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
史記不見所出武成疏引帝王世紀云武王軍鮪水紂使膠鬲
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殷也膠鬲曰然願西
伯毋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
日膠鬲去而雨甚軍卒請休王曰已令膠鬲報其主吾雨而行
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

微子

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父師太師三公箕子
也少師孤卿比干也
朱子云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注疏云微箕二國皆在
殷圻內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

色純曰犧
殷人尚白祭天地宗廟用白牛

體完曰牷
牛羊豕之未體解者

牛羊豕曰牲
總名曰牲獨用曰特羊豕曰少牢總用曰太牢

用相容隱
古注謂器實曰用疏以爲簋簠之實則以容二字不通故蔡氏
不從

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不從卒立紂
正義引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
尙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
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
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

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
於神明而已
張庭堅才叔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
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
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至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
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愧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
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三

元校校訖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上

後學東匯澤陳師凱譔
後學孫章 朱萬初 校正

泰誓上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

史記后稷封於邰公劉子慶節國於豳古公亶父止於岐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其南有周原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愚按周室王業之興始於太王大於文王成於武王故蔡氏截自文王言之耳古公即太王也詩言太王實始翦商是也邰在今鳳翔府扶風縣豳在今邠州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史記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即太王城也武功今屬乾州又按文王作豐邑自岐下徙都豐武王徙都鎬在今奉元路鄠縣奉元古京兆也

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

釋文序錄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此云武帝時者據注疏云司馬遷在武帝之世已見泰誓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不可信故蔡氏不從之疏又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内有女子壞老子屋得古泰誓三篇然宣帝無泰和年號恐本始之誤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

或問伯夷叩馬之諫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說則於蔡傳不能無疑豈有十三年而不葬其父者乎愚曰不然太史公之妄耳伯夷聞西伯善養老久與太公同歸之聖人遂事不諫伯夷獨不能諫之於平日而乃卒然發於事不可已之時乎孟津之會文王之葬久矣故知扣馬之諫必無此事也

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

合爲十有三年

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而九十三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以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

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據

三代有正朔有正月正月皆以寅起數是爲孟春之月百王之不易者也正朔者又謂之正歲商用十二月即建丑月也周用十一月即建子月也前此諸儒分別未明故有紛紛之論然謂之不改月數謂之改月數則皆有據且所以證改月者如左氏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夫南至即建子月也而左氏見之正月二月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又禮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凡此皆足以爲改月數之驗其不改者則如蔡氏之所引然七月篇云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曰爲改歲朱子引東萊呂氏云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故朱子折衷之解之於改月不改月迄無定說惟蔡氏立說甚確又按古周書周月篇云維一月既南至日短極是月斗柄建子又云四時成歲歲有春秋冬夏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愚謂正月則以

寅起數所謂百王所同也其正朔則各不同惟朝覲會同用之
其農事自依夏正也考之經傳又似東周以來始有以子月起
數者恐末世周衰改之所爲在東周之前固無之讀是書者自
當以蔡傳爲正不必爲他書所惑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
輯纂引林氏云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
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
百萬曰億
輯纂引余氏云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
韋昭注楚語六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
合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爲億未見所本
貫通盈滿也
孔氏曰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貫已滿
家土太社也祭社曰宜
家訓太社土神也故知家土爲太社孫炎爾雅注云宜者宜求
見福佑也
泰誓中
次止徇循也
疏云左氏莊三年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
次字直取止舍之義非左氏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
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
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徇者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
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也一說取撫循師旅之義
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武成傳是建寅月所以知戊午爲二十八日者以武成云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爲初二日則此月朔辛卯也數至

三

泰誓中

戊午可知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
韻會云豐在京兆杜陵西南鎬在上林苑中豐東二十五里今
並在陝西奉元路
古者去國爲喪
朱子云喪失位去國也
元良微子也
知爲微子者以殷王元子長且賢而又去之周也
諫輔比干也
知爲比干者以剖心爲賊虐之事也
知伐商而必勝之
輯纂引胡氏曰按蔡傳言伐商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林
氏曰戎大也如曰殪戎殷曰殪伐大商恐按康誥傳云乃大命
文王殪滅大殷是以戎訓大也而此訓伐者盖本孔傳云以兵
誅紂必克之占疏云訓戎爲兵是以兵誅紂也
亂臣十人
採孔疏謂先儒鄭玄等皆云然
文母邑姜
文母文王正妃是爲太姒邑姜武王后也
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
于湯有光此光字屬成湯非武王光光於成湯也故蔡傳云湯
之心爲益明白又云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武王弔伐所以有
光於湯者盖言成湯公天下之心經六百年其心未解至武王
而始得明白如云在今日爲他發潛德之幽光耳非武王之夸
辭也
泰誓下

四

泰誓中

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
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周禮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
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
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愚按天子之國六鄉出正軍七
萬五千人六遂出副軍亦七萬五千人司馬法十井八十家共
出車一乘一乘計七十五人內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萬井
八萬家合出車千乘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其時武王
未立六鄉六遂之制不應先爲六軍且孟子言武王之伐殷也
革車三百兩亦不合六軍兵車之數牧誓止言司徒司馬司空
每一卿爲一軍將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該車五百乘孟子止言
三百兩者蓋兵士雖有三軍之數而其兵車尚闕二百乘以見
聖人之不恃力也如此然此經文言大巡六師周礼以二千五
百人爲師則是六師共一萬五千人蔡氏不以此制者明知一
萬五千人上不合大國三軍之數下不合小國一軍之文文王
武王相繼爲西伯今日大擧必不止一萬五千人也故直以六
師爲六軍武王雖敵紂其時未備天子之制不應有六軍且有
牧誓三卿爲質故以爲史臣之詞也以三百計之爲二萬二千
五百人孔疏不計甲士三人只得二萬一千六百人也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
典常之理即仁義禮智信也此皆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謂
之顯道猶言明命也天以此命之於人其義類甚明如父子有
親仁也君臣有義義也夫婦有別智也長幼有序禮也朋友有
信信也以五性而合之五品之倫義各有當所謂厥類惟彰也
斯理斯類出於天而侮於人紂乃狎侮荒怠而弗敬焉所以自

絶于天而結怨于民也
正士箕子也
知正士爲箕子者經言囚奴正士即箕子爲之奴也
郊所以祭天
古者天子於國之南郊築圓丘之壇冬日至而祭天之上帝者
是爲昊天上帝於郊故謂之郊
社所以祭地
社土神古天子諸侯於公宮之右爲壇以祭之
淫巧爲過度之巧
淫訓過淫巧過於巧者也
祝斷也
公羊傳哀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見左氏傳宣二年
商周之不敵
見左氏傳桓十一年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
衛州今衛輝路也屬河東山西道云在朝歌南又云州治之南
者非朝歌即州治蓋州治正牧野地武王陳兵在其少南相去
不遠而紂都朝歌則在州之東北七十三里是州治在朝歌之
南而陳兵又在州治之南也
甲子二月四日也
以一月爲辛卯朔大盡則二月當辛酉朔而甲子在初四
王無自用鉞之理
古注云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疏引太

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蔡氏云王無自用鉞之理者以史記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此事必非聖人所爲而徒爲武王萬世之累故特於此因左杖之文直書曰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破司馬遷之誣況經無其事乎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爲諸侯故未備六卿

司徒掌敎司馬掌兵司空掌事如冢宰宗伯司寇雖無其人事不可廢蓋三卿兼攝之而不備官也

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

此據注疏蓋專主從軍而言大司徒職曰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大司馬職曰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冬官缺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其治壘壁亦匠人之職也然按蔡氏以此三卿即爲三軍之將而孔疏所釋又各掌一事非若軍將之所爲何也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每卿一人統一萬二千五百家大軍旅則卽以爲軍將所謂軍將皆命卿者也蔡氏於甘誓言之詳矣蓋大國三卿其三卿率其三軍之衆而總屬於大司馬大司馬自與司徒司空總治三軍之事故司徒治徒庶司馬治誓戒司空治營壘如疏所云也所謂軍將在亞旅之中矣

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

周禮師氏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愚按此師氏卽周禮師氏故古注及疏皆引以爲說而蔡氏乃曰猶周禮師氏則是本不同何也蓋周禮乃天子制度武王此時未宜有此雖設師氏亦未盡如周禮之制故蔡氏以猶字言之所以著當時之實迹發後世之新義有功於名敎者皆若此

然論師氏之職則文武時已有之後來周公修六典始備天子之制也

千夫長統千人之師

周之軍制無專統千人者惟有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皆中大夫故古注以千夫長爲師帥

百夫長統百人之師

周禮云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蔡氏不拘之者以周禮爲天子之制恐不同耳然六軍三軍雖不同而各軍之制自軍將以下至五人爲伍則皆同也

庸濮在江漢之南

寰宇記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也今爲襄陽路支郡羅氏路史國名記云濮熊姓在峽外爲楚害楚滅之杜預云建寧郡南濮夷地建故縣今爲鎭隷石首以多曰百濮

羌在西蜀

詩疏云氐羌之種漢世猶存在秦隴之西愚按今之西和州卽故氐州其地亦古西羌地今屬鞏昌便宜都總帥府韻會云後漢光武紀注羌有百五十四種在西蜀者疏云羌在蜀西故云西蜀蘇氏注云羌先零罕开之屬

髳微在巴蜀

疏云巴在蜀之東偏漢巴郡所治也愚按巴郡今重慶忠州合州涪州萬州等處皆是諸家皆未能詳髳微之所在路史國名記微在扶風郿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卽微也

盧彭在西北

疏云在東蜀之西北也蘇氏注盧卽左傳羅與盧戎兩軍之之盧寰宇記襄陽郡中盧縣春秋盧戎之國縣今廢輿地要覽云襄陽路同穀鄧郢盧羅鄀之地也蘇氏又云彭今屬武陽有彭

山愚族即今眉州彭山縣也八國惟蜀地後世甚明故古注據
以爲向餘皆難考故蔡氏亦因古注成文解之
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
疏云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
婦妲己也
疏引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
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
古注云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也按紂有同祖之弟又有
同母親弟故經言王父母弟同一弟字省文也蔡氏言先王之
胤則包之矣疏引爾雅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春秋
之例母弟稱弟母弟謂同母弟也
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
坐作進退大司馬文也車徒皆坐車徒皆作作起也進車驟徒
趨也退鳴鐃且卻也
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
如車三發徒三刺之類
武成
死魄朔也
漢律歷志文也朔日日月相會二象合爲陽上陰下月體不明
故謂之死魄然又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有死而復蘇之機
也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孚近也朔後
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
翼明也
輯纂引王氏云翼輔也以此日爲主則明日爲輔翼此日者故
以明日爲翼日
周鎬京也
牧誓

九

時武王已遷都于此
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三輔黃圖云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周匝二十一
里蓋地三十二頃長安縣今屬奉元路即安西路古京兆也
豐文王舊都即今長安縣西北至靈臺豐水之上
三輔黃圖云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回百
二十步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
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
華陰今屬陝西華州寰宇記云潼關即左傳晉侯使詹嘉守桃
林之塞是也按潼關是自函谷至於潼關高出雲表幽谷祕邃
深林茂木白日成昏
華山之陽
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
蚌
許乾反疑當同 贊
豆木豆籩竹豆
籩豆形制一同名以竹木而分也
生魄望後也
十六日爲哉生魄此言旣生魄未知的爲何日故止以望後言
之輯纂引陳氏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旣字以望與
旣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旣生當是十七日也其實十七日受
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倒耳
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
追尊爲一代之始祖郊祀則以配天故謂爲先王無謚有謚者
自文王起然親廟追尊爲王者止三世文王父也王季祖也太
王曾祖也自組紺以上仍稱公故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武成

十

權父加謚固稱文王祖無謚不容兼稱王故以字配之以取別
然字不可加於爵上故稱王季曾祖亦無謚公然亦加大字稱
太王也王業自太王起故追王始太王也
后稷始封於邰
纂字記云武功縣古有邰國堯封后稷之地故斄城即邰城在縣
西南二十二里前漢爲斄縣後漢省入武功武功縣今屬乾州
乾州即唐奉天爲陝西奉元路
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
邠與豳同地志云扶風栒邑縣有豳鄉公劉所都今有邠州屬
陝西道岐今鳳翔府岐山縣也
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詩魯頌閟宮之辭朱子云翦斷也太王自邠徙居岐陽四方之
民咸歸往之於是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
十一
至于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自爲西伯專
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
朱子語錄云問文王不稱王之說曰此事更要考說文王不稱
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
者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
二亦爲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
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
爲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爲自虞芮
質厥成之後爲受命之元年也又云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
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于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
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又云文王之事惟孟子識
之今按孟子集注云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武成

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敬夫曰此事間不容髮
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
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
之哉
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土正曰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
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疏云即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
社也
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
周禮注云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
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
朱子書說云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乃緣當
時恁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歸咎武王故說此然看上文自
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
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十二
封比干墓
纂字記在汲縣北十里後魏孝文太和中親幸其墳刊石曰殷
大夫比干之墓辭尚功古文法帖云唐開元四年游子武於偃
師耕耘獲一銅盤上有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玆
焉是寶人以爲武王時物也故之即比干之墓
商容商之賢人
疏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
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
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
是以知之
武成

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疏云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
賚予也武王既勝賜之
疏云紂所積之府倉名曰鹿臺鉅橋其義未聞宋子記云鹿臺在衞州衞縣西二十里帝王世紀云紂造爾以美玉七年而成大三里高千仞餘址宛然衞縣今廢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
愚按此列於邦國之爵也若朝廷之爵則公孤卿大夫士亦五等也
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愚按此亦頒於邦國之地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亦三等也謂之內諸侯王制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嘗考之孟子論諸侯地方之制雖諸家之通論而周禮大司徒獨異焉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云其食者半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有蠻貊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此非百里之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諸家說合耳愚按周禮成於武王崩後恐周公具此制度而未見之於施行也孟子又言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伯禽既爲侯爵合受百里費誓亦言魯人三郊三遂計七萬五千家合百里萬井之數然以理推之方里而井井占八家百里

十三

武成

萬井占八萬家豈唯國百里之地皆爲田井而略無山川城郭陂池園囿之所侵乎如以三分去一除之則又不滿萬井之數而無以容三郊三遂之民而况可容泰山龜蒙之大乎其實田與地不同田則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限而地之封域則當如大司徒之制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專以田爲率夫田非有千百里之地如棊枰之可布也但以田井計之耳八家共一井而爲方一里爲田九百畝也八百家共百井而爲方十里爲田九萬畝也八萬家共萬井而爲方百里爲田九百萬畝也十井八十家出車一乘百井出車十乘千井出車百乘萬井出車千乘故公侯皆謂之千乘之國是蓋百里之田提封萬井也大國三軍三鄉三遂三鄉爲正軍三遂爲副軍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其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倣此愚故謂蔡氏所釋分土惟三者以田論也論其疆域所包者不止此也
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
愚按長幼即兄弟誤重書而遺朋友當改正
喪以送死祭以追遠
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武王周公之事而重民喪祭之驗也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
劉氏原父貢父王氏介甫朱子語錄云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先生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爲命諸侯之辭以爲誓師固是錯以爲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其看却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

十四

武成

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比前篇只差此一節解蔡云近歲括蒼鮑
氏復有定本謂右竹簡一行十有三字偶當句斷處差互四月
至豐一節撥王若曰至萬姓悅服在厥四月哉生明之前或以
爲然愚按此說甚善惜先儒不及見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上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中

洪範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
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
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
也

唐孔氏曰此經文旨非有問荅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
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孔傳特云箕子作之又云商
曰祀周曰年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此篇蓋箕子所作
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書皆云商書是箕子所作明矣愚按
左傳襄二年云商書曰無偏無黨意夫子未定百篇之前此篇
雜商書中自經夫子之手然後定爲周書以繼武成之後歟今
觀箕子有不可臣之節豫言罔爲臣僕一也紀周之年而稱祀
二也對武王不稱王而曰而曰汝三也特以斯道之在己舍武
王無可傳者不得已而授之此武王之問固難其辭而箕子之
荅亦難其辭也武王之訪即孟子所謂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
就之者新安陳氏曰箕子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其
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也歟

朝鮮

漢樂浪郡故朝鮮國也周秦時與中國絕武帝元封三年始開
寰宇記云平州盧龍縣有朝鮮城即殷箕子受封之地今平
灤路盧龍縣也

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

朱子詩傳云秉執也彝常也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
自百骸九竅五藏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
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

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也愚按武王所問箕子所
對其指彝倫蓋合一本萬殊之理言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義近而五常之性散而爲事萬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皆
在其中矣蓋五行五紀在天之彝倫也五事八政三德在人之
彝倫也皇極在君在民之彝倫也稽疑在事在物之彝倫也庶
徵福極天人感應之彝倫也推之而彌滿六合卷之而退藏於
密達之而亘古亘今一散爲萬萬會于一其大無外其小無内
體用兼該顯微無間此其所以爲常理此其所以爲洪範歟
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
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
鯀治水九載不能順水之性而疏導之乃以土塞其下流夫水
性潤下不得其性則必横流逆决而爲害甚矣夫五行之序水
居其首而土居其終當鯀之施工而水土湮塞是汩陳其五行

廿七

也蓋水得其性地平天成然後木火相生金土呈露而稼穡以
成焉今五行既亂則萬物失宜民生不遂衆凡彝倫之當然者
皆斁敗而不叙矣夫以鯀之方命圮族斁敗彝倫得罪于天宜
上帝之震怒也羽山之殛舜固誅之然舜之誅之也可怒在彼
已何與焉故鯀之殛理之所當怒也理之當怒即上帝之所怒
也然觀箕子之論謂之彝倫攸斁可言也謂之帝乃震怒亦可
言也孰從而知九疇之將畀而不畀哉蓋於禹而後知之也禹
使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而畀九疇則汩陳五行者之不得畀從
可知矣雖然當陶唐之盛於變時雍之際又何彝倫之斁哉此
無他非言朝廷也蓋言水患之甚爲民害也五行既汩九功未
叙獸蹏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甚憂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豈
必綱常絶滅而後謂之斁哉
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别之以爲洪範
九疇此彝倫之所以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故君子以人治人則治水者亦當順水之性也先天之位山澤
通氣凡天下之水皆出於山而天下之山皆起於西北蓋艮居
西北而兌居東南則天下之水必源發於西北之山而委趣於
東南之澤者是水之性也天地定位去古未遠神理継作財成
未備是以水之在地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當唐堯之
際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泛濫衍溢懷山襄陵四
海一壑不人之所惡而帝堯之所憂也舜使禹治之禹知水勢
所激在龍門呂梁之間乃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下流之勢然
後治梁及岐鑿龍門疏底柱使大河西來盤束於山峽間千數
百里不致横流逆决然後逆還東行各循其道河水既定餘川
尚多禹之施工皆自下流疏瀹其壅遏分别其枝泒故自兗而

廿八

兗而青而徐此自北而之東也自徐而揚荆由東而南也自荆
而豫由南而至於中土也自豫而梁雍又由中土而後至西北
也蓋天下地勢西北至高東南至下芒芒禹迹必先經理其下
流而後浚滌其泉源此所謂順水之性也豈若鯀之陻塞汩亂
之爲哉禹也能行其所無事以益前人之愆善矣大禹且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惟能生殖而不能成載故盈天地之間者必麗乎土者也洪水
爲患貢不得塈今也水患既去地勢已平而天之所生者可以
成遂矣如六府孔修三事允治皆是也莫大於天地使天不成
而地不平天地亦無如之何也一禹之功上極乎天而天者成
下蟠乎地而地已平窮高極遠而深厚測推而放諸而四海準
垂之萬世而永有所賴是則功侔造化道通神明固能使天不
愛道地不愛寶嘗示勃靈而川嶽貢珍者也昔者伏犧在御龍

禹已審賢圖出河矣伏羲因之而畫八卦禹之功業充塞天地而無諸無形者如此寧不有感而致盛時之嘉瑞乎故洛水之涯天地之中也陰陽之交也風雨之會也有神龜焉乃能於此負書而出許氏說文云書者如也又云著也蓋天地之理與數著見於此而又克如禹之志也伏羲仰觀俯察不待河圖而畫八卦而龍馬出河之數自合於先天之圖故謂之河圖大禹地平天成不待洛書而叙九疇而神龜出洛之數自合於洪範之書故謂之洛書箕子乃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夫既非人力之可致也則不曰天錫而謂之何哉洪範之訓是爲大法彝倫之訓是曰常理禹之所以爲大法者其存神過化亦已久矣於今而有覩於龜背之數自一至九是何神也天不言豈有世人之字以爲書哉特所具者數而已數之所存理之所寓也聖人以常理寓諸法天以常理寓諸數理同則道無不合矣是故禹也

別龜之數叙書之範龜有九數範有九類九類既彰彝理咸備故曰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九疇叙於聖人九數顯於洛龜倫既叙於疇而數實寓於書故後世即謂九疇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也吁是豈可以易言哉

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即洛書之數也

此採龜體記之數九九數近首也後尾也近尾有一數也左三右七三近左脇七近右脇也二四爲肩二近前右足四近前左足也六八爲足六近右後足八近左後足也又有五數居正背此當補五數居中一句始備本數實詳言之自一至九而五數居中五者數之宗也一者其始而九者其究也龜背之文分居九位而五爲之宗則五九者龜書之大數也自一至九積而計之凡四十有五則爲五者九爲九者五也然則九者九疇之所以分而五者又九疇之所宗也五不著則九不叙故汨陳五行則彝倫攸斁也何以言之道之大原出於天彝倫者天命之所付也天道之運莫過於五行五行者造化功用之原也在洛書具五行之全數在洪範貫五行之宗旨其一六者水也二七者火也三八木也四九金也五居中土也此具五行之全數也一五行五氣運於天而五材生於地也二五事五行之發於人也五皇極五數之御於君也稽疑卜五事物吉凶之先見也八庶徵天人休咎之感應也此貫五行之宗旨也洪範九疇而貫五行者五位爲故初一曰五行而不言用無所往而不用也是孰有大於五行哉且九數之位崇陽抑陰一爲陽之始故居下九爲陽之極故居上五爲陽之中故居中三在五前爲陽中之陽故居左七在五後爲陰中之陽故居右一三者水木之生數自北而東陽生於子誠之通也九七者金火之成數自南而西陰

生於午誠之復也二四六八是爲陰偶分居四隅不敢抗陽也六居一西八居三北四居九東二居七南陰隨陽後各從其類也水一加火二爲三三加木三爲六六加金四爲十十加土五爲十五十五則無以復加矣故洛書一二三四五之積爲十五義畫以一極兩儀四象八卦合之亦十五然洛書之十五陽之積也義畫之十五陰之積也陽則周流而無窮陰則一定而不易故洛書縱橫錯綜皆十五而爲十五者有九以橫計之二九四四九二各爲十五一也七五三三五七各爲十五二也六一八八一六各爲十五三也以縱計之二七六六七二各爲十五四也九五一一五九各爲十五五也四三八八三四各爲十五六也以斜計之二五八八五二各爲十五七也四五六六五四各爲十五八也以錯計之正之一三隅之二四以及中五又虛中而七跨八九跨六各爲十五九也愚故曰五九者龜書之大

數也雖然十五之數雖有九而其參五數者止五位其二九四六一八二七六四三八則未嘗有五豈土居於中而不及四隅乎曰不然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亦為五土固無所不在也一六為水數六退五即生一加五即成矣是水之生成不離乎土也二七為火數七退五即生二加五即成矣是火之生成不離乎土也三八為木數八退五即生三加五即成矣是木之生成不離乎土也四九為金數九退五即生四加五即成矣是金之生成不離乎土也土得一四亦生二三亦生合一二三四為十而後成也水火金木生於土之先成於土之後土生於四者之後成於四者之先所謂土得一四亦生二三亦生者一四合五金生水而金枯也二三合五木生火而木燼也金枯木燼皆為土矣洛書無十數一二三四之積是為十不待更著十也此洛書所以具五行之全數而洪範所以貫五行之宗旨也朱子易

學啓蒙云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四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又云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天九之象也又云洛書之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又云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盈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參伍錯綜無適

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又云聖人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又云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大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

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也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西山蔡氏云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不合並無明驗漢書劉歆云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關子明云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方者洛書之文禹其敘之而

作範也禹又按蔡氏謂皇極內篇數爲一書以爲易更四聖而
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有範數圖八十一章章八十
一變其六千五百六十一變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
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
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所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
其所之妙

此九疇之綱也

朱子語錄云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
又云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又云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
畫恐自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
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
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

二十三

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君五蓋能推
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
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
福極其善惡之効至是不可加矣又云初一次二此讀宜也全
讀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
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王太古見易
云範疇有九合乎河圖之綱數蔡氏以爲河圖範之子自五十五合
乎洛書之目數蔡氏以爲洛書五行有五事有五政有八紀有五皇
極居一德有三卜五占二休徵五咎徵五福極共十一總五十
有五疇有九而五行不言用虛一者應猶太極也目五十五而
皇極不言數虛一者理猶太極也昔禹之謨九功其六府以水
火金木土穀爲序自上剋下河圖九宮之文也及叙九疇其五
行以水火木金土爲序依天一地二之次洛書五位之文也其

序禹貢又準洛書以北東南中西相生爲序先冀州於北次兗
青徐於東水生木也又次揚荊於南木生火也又次豫於中火
生土也又次梁雍於西土生金也若此者非覩規求以合之也
合乎理故合乎圖合乎書無往而不合也

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

輯引蔡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
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窮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
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
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
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
視聽則昏且塞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
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愚按以五事參五
行者言人之貌言視聽思正與天之水火木金土相配合也詳

二十四

見本疇

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

一曰食主於稼穡必因春之發生夏之長茂秋之成遂順天時
而施人力然後稼穡可成焉二曰貨以五金爲富必因天地之
所産而人取以爲貨焉三曰祀必因天地鬼神爲物之體而不
可遺故祭祀以報其本焉四曰司空主平水土必因天時地利
而使四民各得其所焉五曰司徒教以人倫必因天叙天秩而
教民明善以復其初焉六曰司寇掌邦禁必因天討有罪而施
刑焉七曰賓必因天地之蕃庶而後有會以合礼焉八曰師必
恭行天罰以誅鋤暴亂焉此所謂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
民以食爲天故以食爲首而又曰農用焉

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天之爲象以日司晝以月司夜以星辰司位次南北二極示人

以樞機東西升沒示人以運動日月之會示人以晦朔晝夜長短示人以寒暑閏餘示人以朞歲中星之移示人以躔度斗杓之指示人以月建天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矣在乎人之所以推測而合之耳故聖人制爲曆數之書詳步占之法以求其所以合乎天者焉故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

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

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當以一身爲四海之標準無所不用其極使民皆仰望而取則焉故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

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

聖人之德有常凡民之德則無常也無常則多變惟聖人爲能隨其變而應之必至於治而後止故曰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

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

人心不能無惑惟天可以爲人心之準天皆理之所由出也理明則惑祛矣然天不言理無迹聖人必假蓍龜以前民用而使民聽命焉以爲之準故曰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

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

雨暘燠寒風五者皆天之所爲也人君必因而反之於己以省吾所以感召之者如何蓋聖人無一時而不戒無一事而不戒天人感應之機必有攸在也故曰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

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五福者人之所嚮也故因以爲勸六極者人之所畏也故因以爲懲人君而能建其有極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凡民而能錫汝保極則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人之間有感必有應者如此

夫

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本之以五行則承天意以從事敬之以五事則身修而道立厚之以八政則萬事得其宜協之以五紀則四府得其序此皇極以之而立也又之以三德則俗化日以厚明之以稽疑則事理日以著驗之以庶徵則戒懼日以謹勸懲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不可誣矣皇極之行其備於此矣

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太古王氏曰五行之生成以奇偶爲天地也以先後爲一二也太極渾然初無象數因氣成質先後可紀生之類水最先故曰一數奇而陽故曰天火之生次水故曰二數偶而陰故曰地木金土又次之故曰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語其生則土最後蓋有水火木金而後土有以爲質語其成則土才具而四者皆因以成土又因四者之生以爲成本無六七八九十之序也原其生則有是先後之序耳生之者奇則成之者偶生之者偶則成之者奇蓋獨陽獨陰不能以生成也夫所謂水最先者物靜而動氣以潴瀾呵而雨噓而凝態而詎愧而汻牝牡之交感累實之包含其初皆水也濕之氣鬱於陰則熱故火次之熱與濕相持特則凝故木次之脆而堅強不撓故金又次之四者俱備相與冲和故土居其中故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也水火木金非土不能以行成故生成之數水之一加於土五則爲六火之二加於土五則爲七木之三加於土五則爲八金之四加於土五則爲九土之五不待加五也以土加土如塗附塗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土之成數當爲而成十哉全水火木金之生即土之成數蓋一二三四之積即十數也愚按此論甚精

可以發明九宮與十數也又參傳引疏文微著爲坎之說亦可與此互相發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

東齋集傳云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曲與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種曰稼斂曰穡

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

輯纂引夏氏云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鎔土之始稼穡亦然

五行有聲色氣味

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羶金腥土香也

二十七

以性言也以德言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而謂之性者是就水火木金之體而言蓋四者形而後有此氣質之性也稼穡而謂之德者稼穡本言五穀五穀乃養人之具非言土之爲體於土而有五穀之可稼可穡焉是土有此養人之德也故不可以爲性也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

其次敘與五行同動容貌發言語視色聽聲思其所思皆人事也故謂之五事

貌澤水也言揚火也

精之潤澤者爲貌如水之浸潤故屬水氣之發揚者爲言如火之炎上故屬火又貌者精之榮也故爲水言者心之機也故爲火

視散木也聽收金也

目內實而精散於色故屬木色之華彩者莫如木也耳內虛而氣徹於聲故屬金聲之遠聞者莫如金也故木實則色茂眼實則視貴金虛則聲揚耳虛則聽收

思通土也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心者思之體思者心之用五事之有思猶五行之有土也水火木金皆不可無土貌言視聽皆不可無思故論語云貌思恭言思忠視思明聽思聰思於貌言視聽無所不在故土於水火木金亦無所不有故以思屬土也勉齋黃氏云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

德者所得之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貌自得恭之理言自得從之理目自得明之理耳自得聰之理思自得睿之理皆天性之本然人事之當然也

二十八

肅乂哲謀聖五德之用也

恭從明聰睿本得於天故爲德之體由是作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則德之用也蓋貌本具恭之德而乃不能作肅是有體而無用也用不行則體亦無自而立苟貌而作肅言而作乂視而作哲聽而作謀思而作聖則恭從明聰睿五者之德無不備於我而爲有德之人矣顧在所以作之如何耳作字是用之行處又按五事貌居其首蓋貌總一身其德主敬是敬又爲五德之原也故曰敬用五事如下文農用八政以食爲首故曰農用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

愚按八政皆爲民而設故五事指名三事指官而不及冢宰宗伯司馬民莫急於食貨故首列之在周禮則食貨掌於天官祀掌於宗伯此分言食貨則不及統率百官之事獨言祀則不及

朝廷禮樂之事司空安居四民司徒教民五典司寇禁民姦慝皆切近民事者肴如鄉飲鄉射之類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本屬司寇今析言之則不及朝覲會同之事師如五人爲伍守望相助之類不言司馬則不及陳師鞠旅之事蓋民生日用食貨既足然後修祀事定居室教以孝悌恭其賓旅會賓及尚往來然後能親其上死其長也治民之序固如是者王朝廷布政之職則有不盡於此者禮樂大事而不舉者思固以八政官爲民而設也汪既亦云如鄭王之說曰司皆與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蓋八政主農而言非謂公家之事耳

歲者序四時也

歲者天時之一周故正其歲在於序四時四時得其序而後歲功可成也

月者定晦朔也

歲統時時統月時有三月故三月爲天道小變之節不可差也在於定晦朔而已晦爲前月之終朔爲後月之始每於日月所會之辰定之則十有二月不差矣

日者正躔度也

在天爲度在歲爲日躔者日行於度也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每與月會則爲一月一會之期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十二會而成一歲則日行之度尚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謂之閏餘積之三歲則置閏月以貯之故日行惟在於正躔度躔度既正則日月之會無先後之差而餘分之積兜夫閏之歸由是曰月曰歲皆可協矣

星經星緯星

經星貼天不動凡內官外官二十八舍皆是也緯星麗天而行如杼之緯帛水火木金土五星是也夜則仰觀而識之後倚北極南定參旦二中伺察五緯晨夕遲疾順逆伏見甚者流隕皆謹視之以奉天戒

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自玄枵至娵訾各有界限夜考中星知日月之行度以追討其所會而定晦朔弦望以於辰推之則歲月日皆可定矣詳見堯典

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返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占步之法歷代不同三代不可考矣後世作者莫善於唐一行大衍曆法其詳具載唐史今之授時尤精焉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即

經文而但謂皇為大謂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
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
四方輻輳而內面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
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
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
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
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
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
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
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
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
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
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

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
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
而化所謂敷錫也
朱子又云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
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以與其民也愚按極本於理福原
於氣極建則福集者蓋理順而氣亦順耳記曰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人君以皇極為訓而庶民行之則庶民亦受其福
矣君人者豈他有所謂福以付畀之哉

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人君為之極而使
之有所取正耳
下文言有猷有為有守此庶民之無淫朋者有能有為此正人
之無比德者人民二字分言甚明諸說要以叅傳為正新安陳
氏曰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略相似不建不作則斯
道廢隳矣

帝念哉之念
言人君於有猷有為有守之人念之而不忘當如帝舜之念皋
陶也

歸斯受之之受
言民有未合於善不陷於惡人君所當受之蓋如孟子所謂逃
楊墨而歸儒者有可與為善之機也故歸斯受之

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
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
朱子又云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
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
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新安陳氏曰而康而色傳辨皆作民言
孔氏謂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而兩字皆指武王言假容色
以俟說誘掖人則人心感發共德於君曰我所好在德君則先
當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蓋攸好德為五福之一實福之本也
愚按此說雖善而朱蔡並不從孔從者蓋經文此一節本說庶民
有此三等所當念之者是中人以上有可見之德者也所當受
之者中人之資可與進德者也彼安和其色自謂好德者中人
以下者也朱子所謂革面從君者謂如論語是與君子者乎色
莊者乎汝則錫之福者與其過而棄之寧若過而與之人君於
此三等或念之而不忘或受之而不拒或錫之而不吝則時人
斯其惟皇之極而無不勉為善矣如孔氏之意止言念之受之
兩等總以謙下之而錫之福也如此則中人以下之資皆棄於
聖人陶冶之外矣下文尚言無虐煢獨況於革面而知以好德
自名者乎此朱蔡不從孔氏之旨也

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至尊顯者也各指其甚

者而言

煢獨微賤無善可錄又出於上文三等之下人之所易忽者也高明貴顯聞望又著又出於有能有為之上人之所易畏者也於此無虐而無畏焉則抑揚予奪之間其必有道矣在三德之疇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此一節兼言民人又以煢獨為庶民之微者故以結上章之末高明為有位之尊者故以冠下章之首也朱子辨中併下文至而邦其昌解之謂君之愛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與蔡傳不同

此言有位者也

此亦分三段者第一段言在位而又有才智施設使羞其行則是為其己善而益進其後効也第二段言富則方穀貧則簡罪是中人而在位者必養其恒心而後責其善行也第三段言無

德而錫福者是謂用咎蓋爵固及惡德之義也誠以列于庶位之人善惡有未易先知者必考其實而黜陟之也詳此民人兩章各分三節其論人君升降予奪之權既明且嚴誠以居上御下威福在己一失其道則下不得所其將何以建其有極而使民人皆錫汝保極哉又按其作汝用咎朱子謂至於無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蔡氏謂則為汝用咎惡之人愚謂作起也咎歸怨也如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之意謂於無極之人若錫之福祿則人皆起而歸怨於汝矣

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

性字下當補之正二字性與氣雜情與欲流未必皆正故皇極之君以彝理為訓惟欲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耳愚又按此章有戒辭有勸辭上六句用無字者所謂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也下六句用王字者所謂割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也前言無偏陂好惡禁止之意重復言無偏黨反側禁止之意輕盖人慾之萌能遏之於心則及其既發自然中節而無事禁止之嚴矣方會其有極也必指其所當行者故曰尊義遵道遵路遵而不失則自亡其偏邪狹小之念矣及歸其有極也莫不識其正大之體故曰蕩蕩平平正直如行者之赴家而自達於公平廣大之域矣始而行道終而造道皆以人君為標準而自求至極之理於吾心也故在君曰建其有極在民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所有者各有其有其非人有之而己獨無也又非得他人之所有以為己有也合而求也各有其有求而至也同有其有此皇極者民所以相與之盛歟

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

春官太師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

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愚按太師教詩而本之以六德是固可以融會性情而興起志意然三百篇之多一言之要在思無邪而已曷若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使人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油然而得者故比之六詩雖同一機括而尤為切要者也

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

凡民之所以有生者父母也父母有我合天地之氣以成形具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父母之所以恩育我者其初惟能保此天地之氣而使形體之長成爾其賢不肖固未可必之於後日也有聖人焉繼天立極是彝是訓能使天下之民皆有以明天地之理以全其固有之性則其教誨式穀有父母之所不能備者於是時也服膺皇極之訓親近天子之光皆曰生我者父母也而能脩教育之恩者吾君又為一父母也則其歡欣愛戴之私

不極其歸往之辭不止也故曰以為天下王夫自古未嘗一日
無王也而得民之尊已者為難惟以德行仁者而後天下以為
王也蓋生我者一家之父母也而建其有極者天下之父母也
為天下之父母則天下之赤子皆往歸之不謂之王而謂之何
哉箕子之為是言以天下之公義而推望於武王者深矣

正直剛柔三德也

三德一曉損分君民之别然後義明

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
用也

此三德之在君者所謂為政以德德者出治之本也人君道全
德備剛柔正直各殊其極隨所遇而應之爾
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
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

廿五

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

此三德之在民者并正直為三德人君能建其有極故三德皆
吉凡民有氣稟之殊習俗之異故正直之德甚少而剛柔過不
及之德甚多皇極之化所以抑揚進退者皆欲過不及者之歸
于正直也

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

正直卽前所謂王道正直是也平康卽前所謂無反無側後所
謂家用平康是也在下者無反側在上者惟正直夫何為哉恭
己正南面而已矣

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也

正直用之於平康剛柔用之於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習俗
之偏言習於彊而偏於剛習於燮而偏於柔氣稟之過謂所稟
沉潛而過於柔所稟高明而過於剛

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平康彊梗弱有舉世而然有一家一國而然有一身一時而
然聖人抑揚進退威福予奪所謂酬物制宜者也

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

三德在君皆主於治民在民各從君所治民所習者剛或所稟
者柔則君皆以剛克之民所習者柔或所稟者剛則君皆柔克
之陽以舒之者言燮友柔克沉潛剛克皆人君之所予也陰以
斂之者言彊弗友剛克高明柔克者皆人君之所抑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
此

兩端用中皆借說聖人稟中和之氣三德備具其為治也全體
立於此而大用行於彼如鑑之照物妍醜在彼隨物應之而已
或以剛克或以柔克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而平化天下於平康

廿六

所謂用其中於民也兩端言剛柔也中言正直也聖人豈不欲
天下之人皆正直而無所事乎矯拂哉不可必得故盡其撫世
酬物因時制宜之妙會極歸極而終得以歸于聖人之天也故
曰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

前皇極傳云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此云作福作威亦以威
福加人之意如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類孔傳云玉
食美食也釋文云珍食也

臣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禮始諸飲食蓋飲食乃日用之切身者凡臣下僭上威福之外
未有不玉食者故以切近者為戒

頗不平也

頗普多反與無偏無陂同訓不平舊本作無偏無頗唐玄宗以

顛不協我字韻語改爲俄事見郭忠恕佩觿
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
不安其分小民亦僭忒而踰越其常
而家而國與皇極疇而邦其罔好于而家同而字皆訓汝後而
邦指周言此國字指侯國言大夫之家諸侯之國而謂之而家
而國者蓋王者一統天下諸侯大夫不敢有其室雖寄治於諸
侯大夫其實無非天子之家國也天子不能作福作威而使權
移於下是自害汝家自凶汝國耳魯用天子之礼樂其流之弊
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陪臣執國命是其驗也
龜曰卜蓍曰筮
輯纂引東坡傳云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
神靈者卜筮者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
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掛揲扐凡十
有八變而成卦又西山蔡氏云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
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
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
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
細事也
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
爲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
兆爲土
此五者雖無一二之次然立言自合五行之生序蓋龜兆隨時
而見不如五事有先後之倫也絡繹孔氏作落驛疏云布疏之
意愚按五兆蔡氏與孔氏所釋大同但孔氏不知爲五行之兆
耳又疏云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
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又

史記龜策傳其兆有首仰首俛足開足肣䏕也擧橫吉之類是漢
太卜法其文雖存而今之學者亦罕通之又周禮太卜掌三兆
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疏云體者謂
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經兆之體者名體爲經也占人云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
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亹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
有微明尊者視兆象卑者以次詳其餘也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朱子語錄云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者是事過後方有內卦
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一貞
八悔如重乾渻天夬火天大有雷天大壯風天小畜水天需山
天大畜地天泰內體是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
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
疏云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
上疏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
爲貞外卦爲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
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
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體是其終
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爲始二名互
相明也
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晉語云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韋昭云筮之辭也得貞屯悔豫皆八
也韋昭云內曰貞外曰悔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按朱子啓蒙云三爻
變則占本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晉
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
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

云皆八而司其事子曰皆刺建侯
舊説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
疏云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又周禮疏云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田之璺罅謂破而不相離也原〻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伏羲歸藏黄帝鄭玄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皇甫謐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黄帝曰歸藏西山蔡氏曰恐非是而叙洛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

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
卜筮有六條第一是大同最吉第二是吉從第三卿士從第四庶民從此皆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為次吉

廿九

龜從筮逆則可作内不可作外
是第五條為次凶

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
是第六條最凶

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猶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
僖公四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預注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又朱子語錄云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筮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扐揲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

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
按朱子太極圖解水陰盛故為雨火陽盛故為暘木陽穉故為燠金陰穉故為寒土冲氣故為風此序亦與五行生序同

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
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引左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金行在西是謂之寒釋案引新安陳氏曰雨暘燠寒吴氏引證甚為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其證當如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證之風為土氣豈不章〻明矣乎又孔氏疏云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吴初王氏曰吴平南以雨暘燠寒風偏水火木金土引證甚明但風土與所證今以孔氏陳氏之説補之極合造化愚按五事思曰睿睿作聖休徵曰聖時風若益思無不通曰睿有八風宣暢之象

中

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
一曰水在事為貌在徵為雨二曰火在事為言在徵為暘三曰木在事為視在徵為燠四曰金在事為聽在徵為寒五曰土在事為思在徵為風皆自然之合也

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應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
愚按蔡氏既曰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是其失得感應之條緒有不可紊者矣然又以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者是何言之相反也此與他蓋言理不可爽事不可泥以深懲漢儒穿鑿之弊以解後世之惑耳前言

自然之應者以其理有不可爽故也後言滕固不通者以其事有不可泥故也且經文明言念用庶徵又曰王省惟歲且以五事之得失詳著其効驗如此是固人君之所必當省念而克謹天戒者豈妄為虛文以厚誣天人哉朱子語錄云今人讀書麄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乂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愚按漢儒以五行論災異正為不知五行五事皆有自然之序而恣為穿鑿之說其言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

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孼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孼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奥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孼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孼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孼時則有牛旤時則有

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孼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唐孔氏曰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漢書五行志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迄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朱子語錄云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

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卻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西山蔡氏云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與衆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與不應矣鯀陻洪水水失其性潤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妄為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强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復齋董氏曰仲舒劉向五行傳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至於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行其一則於咎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箕文之外別立此以遷就其說其失箕子之意遠矣愚謂洪範九章五行居首而其相貫者五事庶徵而已漢儒分析六極甚無謂也蔡氏知其牽合穿鑿泥於災

異將以防人君之失而適以啓世主之惑故深闢之而又以其理有不可爽者故以自然之應論之可謂深切著明者矣今以經之成文事之定理係其感應約為循緒遵學氏之旨正漢儒之謬曰天有五行散為五氣順則時若逆則恒若人有五事具為五德修則徵休過則徵咎天人相應理氣將焉大君受命欽若昊天建其有極惟謹厥德反躬克念休咎靡忒天一生水水性潤下在事為貌在氣為雨貌德惟恭貌澤為水恭而作肅時雨順之弗念而狂恒雨順之地二生火火性炎上在事為言在氣為暘言德惟從言揚為火從而作乂時暘順之弗念而僭恒暘順之天三生木木性曲直在事為視在氣為燠視德惟民視散為木明而作哲時燠順之弗念而豫恒燠順之地四生金金性從革在事為聽在氣為寒聽德惟聰聽收為金聰而作謀時寒順之弗念而急恒寒順之天五生土土德稼穡在事為思在氣為風思德惟睿思通為土睿而作聖時風順之弗念而蒙恒風順之人主一身示天下準則反輔相惟明克允匪曰一動厥咎易彰匪曰一言厥休永臧試之於思視聽無違念茲應徵內外兩持惟德惟至惟義惟極居中御外孰曰罔克斂茲五福以錫萬邦求孚于休外順內昌上帝降監保茲皇極於萬斯年為民之式

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

王者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如歲統月月統日故王者之省念以歲計之卿士以月計之師尹以日計之職任愈卑則省念愈詳師尹上之於卿士卿士上之於天子天子反躬自省視吾之五事失得如何或有大旱淫雨愆陽伏陰之災關一歲之利害者王曰是吾之咎也一月之間陰陽不和卿士則曰是吾之咎也未及一月以日計之而亦為災害者師尹則曰是吾之咎也蓋災害之大者則上關於君其次則係於大臣其次則係於群臣上下之間交相儆戒不敢有一毫忽天之心則必和氣致祥休慶輯集歲月日時無所變易而稼穡治功人才家國無不各順其宜矣其或玩月愒日昏迷天象災害荐至若罔聞知自下至上互為欺蔽積日至月積月成歲師尹不致其憂卿士不爽其心天子不能反躬修德遂使日月[illegible]歲[illegible]其時若百度皆廢休咎所致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此兩字漢志作[illegible]）

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又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晉志亦言軫主風

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

此皆指漢志文愚謂天體至圓非有界限為日月五星之道路也惟有經星綴天不動可借之以識界限於是記取日所經歷之處周圍有二十八星名曰二十八舍又記取日行之路名曰黃道黃道貫穿二十八舍之間斜繞天腹一日行一周而不及天少許蓋天亦動日亦動皆自東而西天至健一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初不知其為一度也則見日行於內一晝夜恰一周而不及天所饒過者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行恰退過一周遂即其所誌二十八舍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蓋以日一日不及天少許之處為一度地位也其黃道既斜

繞天腹則去北極自有遠近所謂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者北至者夏至之時也南至者冬至之時也東井本在南方朱鳥七宿中牽牛本在北方玄武七宿中今以夏至日行在人間天北井度近於北極冬至日行在人間天南牛度遠於北極故曰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也東至角爲秋分日行所退之處西至婁爲春分日行所退之處此云東西者則按天圖言之角在東方七宿婁在西方七宿也又非人間之東西也日至牽牛而爲冬至在東井而爲夏至在婁爲春分在角爲秋分此皆漢曆然也天運於外日行於內每歲有差至八十餘年則差一度唐一行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及開元甲子却差三十六度自開元至于今又不同矣今則北至井四南至斗初東至軫二西至壁九與漢不同漢曆亦與周初不同也而蔡氏引之者亦示人以曆法大概使學者知日月之行所以

有冬有夏者如此耳

月有九行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

此亦据漢志文又按大衍曆云凡合朔所交冬在陰曆夏在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在陽曆夏在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在陽曆秋在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在陰曆秋在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有九行其去黃道六度凡日以赤道內爲陰外爲陽月以黃道內爲陰外爲陽愚嘗思之月有九行合洛書九宮之數分爲八節合洛書八方之數每一節四十五日合洛書之目數五日爲一候九候爲一節合洛書九數皆以五爲宗也故五九四十五日也一節四十五日八節各三百六十日爲一朞之數也洛書縱橫十五故月十五日而望也一六配黑道三八配青道四九配朱道二十配白道五配黃道六爲老陰一合五亦爲六在北爲立冬冬至八爲少陰三合五亦爲八在東爲立春春分九爲老陽四合五亦爲九在南爲立夏夏至七爲少陽二合五亦爲七在西爲立秋秋分

月行東北漢志無南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衍而字

朱子語錄云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叉網漉魚底

叉子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風者軫是東南方巽爲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

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人君建其有極而民人會極歸極者所謂理一也福有五而極有六者所謂分殊也夭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各有一定之分而不可移者今而嚮用五福所以勸善威用六極所以懲惡然則福極果出於人力而不謂命哉曰不然皇極之理與天爲一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道也天者理之所自出也皇極旣建是訓是行此天之所培也嚮用五福固有可致之理也背道滅德自暴自棄此天之所覆也威用六極固有可

召之機其禍福之本皆原於氣壽得氣之長富得氣之厚康寧得氣之安攸好德得氣之純考終命得氣之正凶得氣之暴短折得氣之促疾得氣之疵憂得氣之鬱貧得氣之薄惡得氣之沴弱得氣之衰無非氣之所爲者然氣非理無所主理無不善有生之後氣拘物蔽在乎善返其初與否耳理順則氣順〻〻則爲福盖理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化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皇極之君德盛仁熟斂福於身推以爲訓而與民由之所謂錫福也其或自外於聖人之天而無攸好德之實則鮮不陷於六極矣雖然有常有變爲善致福爲惡致禍此常也盜跖之壽顏淵之夭此變也君子語常而不語變盡惟於吾心之天求之

輯纂董氏曰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爲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盖天地之所以爲造化者陰

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乎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叙彝倫哉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中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下

旅獒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

周禮注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四八周之所服國數也爾雅注疏云東夷有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八蠻者李巡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

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

按汲冢周書王會篇所載蠻夷戎狄所獻有曰稷慎大麈曰穢人前兒曰良夷在子曰揚州禺禺魚曰發人鹿人曰俞人雖馬曰

青丘狐九尾曰周頭煇羝曰黑齒白鹿白馬曰白民乘黃曰東越海蛤曰甌人蟬蛇曰於越納曰姑妹珍曰且甌文蜃曰共人玄貝曰海陽大蟹曰自深桂曰會稽鼉曰義渠茲白曰央林尊耳曰廬戎闟耳曰渠叟鼩犬曰樓煩星施曰卜盧以牛曰區陽鼈封曰規矩麟曰西申鳳鳥曰氐羌鸞鳥曰巴人比翼鳥曰方煬皇鳥曰蜀人文翰曰方人孔鳥曰卜人丹砂曰夷闟木曰康民桴苡曰州靡費〻曰都郭生〻歎羽曰奇幹善芳曰高夷嗛羊曰獨鹿邛〻距虛曰孤竹距虛曰不令支玄獏曰不屠何青熊曰東胡黃羆曰山戎〻菽曰般吾白虎曰屠州黑豹曰禺氏騊駼曰大夏茲白牛曰犬戎古皇之乘曰楚數每牛曰匈奴狡曰權扶玉目曰白州比閭曰禽人菅曰路人大竹曰長沙鼈曰魚復鼓鐘〻牛曰蠻揚之翟曰倉吾翡翠正東所謂王會備焉者此也

犬高四尺曰獒
播爾雅
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而走
見宣公六年踏丑略反何休注云踏猶超遽不暇以次
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
史記註譙周云周之支族食邑於召索隱云召者畿內采地或
者謂文王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
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以元子就封而次子
留周室代爲召公至宣王時邵康公虎其後也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
新安陳氏云一篇皆自明王愼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
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ミ之一辭
諄ミ焉惟愼德所以自能致貢物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愼
德者奇玩之物非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
而愼德之意失矣
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無異物也
正義云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
蕩供器用也
如分陳以肅愼氏之矢
魯語云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
長尺有咫陳恵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
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
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
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
楛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
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
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之得之
金櫝如之
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
左定四年衛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
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
大呂殷氏七族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沽洗懷姓
九宗職官五正
不役於耳目之所好
不爲聲色所役也心箴云心爲形役乃獸乃禽
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狐當作狼
史記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從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
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
董氏曰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此古之
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漢文帝無太保之訓而却千里
馬其賢矣哉
金縢
藏於金縢之匱
王日休曰縢緘也以金緘封者今鈎然鄭氏曰凡藏秘書皆然
非始周公
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築土封土也除地平地也鄭玄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
存焉
詩書堊壁既卒
祭漢之辭既卒既盡周也

周禮祼圭以祀先王先公
冬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瓚如盤其柄爲圭也
林氏云植璧於壇秉圭於手愚案祼圭有瓚非所秉者所秉於手者乃桓圭信圭躬圭耳當如鄭漢綴爲禮神之玉若爲所秉於手者則非祼圭也故孔註以爲周公秉桓圭以爲贄蔡氏雖以爲祼圭而遂不容解秉字要之周公當時亦無酌酒降神之事當依古註爲是

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於天不可令其死也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
新安陳氏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未然惟下用師說所以疑于天之下有缺文朱子語錄云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

五十七

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
林氏曰旦多材藝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元孫能畏服四方則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

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蔡氏及古註皆不明指是字爲何物所并者何兆愚竊謂以三龜卜之見兩兆皆吉故云一習吉及啓籥見書乃云并此兆亦吉也

體兆之體也
薛氏曰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然證以詩之語則卜者兆體亦可通上下言之

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
林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孺子成王也
案稽古錄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于成王誦立成王年十三周公爲冢宰攝行天子事據此則武王克商二年病時成王僅八歲故不知卜事至此十三歲而即位聞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則成王已十五歲所謂五尺童子也故稱孺子中子自成王即位至周公復辟時凡七年而成王二十歲所謂六尺之孤也

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
詩疏云流謂水流造作虛言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

五十八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
見七月詩序下詩疏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需王之察已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婢亦反辟僻皆作辟字而借聲爲義鄭讀辟爲避故爲此說。朱子與蔡仲默書云弟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篡矣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

嚴氏詩緝云鴟鴞惡聲之鳥喜破鳥巢而食其子託爲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先已取我子食之矣無更毀我巢也喻爲惡者既陷管蔡於罪矣無更謀危王室也思愛勤勞鬻養此子誠可傷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巢乎程子曰鴟鴞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呂氏曰殷民流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誘染使陷於罪是害我兄弟矣又欲謀危王室則不可也

誚讓也

讓責也呂氏曰王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本也

新當作親

案陸氏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逆

大誥

三叔懼遂與武庚叛

東齋陳氏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舍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敢朱子語錄云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叛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之恩義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如此

紹介天明以定吉凶

韻會云紹介行也謂行人之副也書疏云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林氏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可見

反鄙邑我周邦

左傳宣十四年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預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武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

微子之命

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曰武王下車投殷後於宋是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未封至此始封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爲是且武王猶封箕子於朝鮮豈有捨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乎新安陳氏曰殺武庚始命微子奉湯祀者蓋紂以嫡子立爲天子武庚紂子實爲大宗子微子不過支子耳武庚在爲殷後奉湯祀者武庚也微子不得與也武庚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爲殷後歟

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

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

宋在東故曰東夏

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宋國即隋之宋州唐之睢陽郡宋升應天府今爲歸德府屬河南即高辛氏閼伯所居商丘也有微子墓

服命上公服命也

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康誥

武王誥命為衛侯

朱子語錄云五峯胡氏於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其弟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决無姪先叔之理

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

武王年九十三而終克商後七年而崩則克商時已八十六歲及至分封則近九十矣

五十五

衛康叔封布兹

徐廣曰兹者籍席之名諸侯病曰負兹索隱曰兹一作苙公明草也言藉草成器言苙見藉草也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新安陳氏曰初基定基址也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見士朝見而趨事也民大和會人心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播敷宣暢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以召誥考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料試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

云云之類參以召誥日月脗合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強附之此全不相應其為洛誥脫簡何可疑者諸家阿附牽強解之非矣

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

吳氏曰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

明德慎罰一篇之綱領

林氏曰按蘇忿生以溫為司寇立政司寇蘇公是也又定四年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公為之故并以詰姦刑暴之事告之

臬法也為準限之義

東齊陳氏曰臬門梱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法為律也累黍律即黃鍾十二律也毫髮不可差刑法亦然故稱法為律

五十六

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云云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未必然也

新安陳氏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為王朝之卿明矣為司寇與即衛封兩不相妨往來守朝廷邦國之間何往不可呂氏內事外事之說極當蔡氏何必疑之而乃添出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一句適以助後世成王封康叔之說何也權用殷罰有倫者正是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何必師用殷罰為哉味此語愈見得此為武王之書也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

東齊陳氏曰要者結罪之辭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留覆經年者

顛越人
疏云謂不死而傷
憂法也
新安陳氏曰蔡訓憂為法未見所本愚案釋詁以典彝法則律
憂皆訓常郭註云皆謂常法耳疏引下章大憂蔡氏蓋据此也
酒誥
妹邦即詩所謂沬鄉
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薛氏曰妹古沬字水名因水
名地愚按古文水名多從女如嫣水婁水是也毛詩傳云沬衛
邑也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
新安陳氏曰按昭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以穆考爲穆穆
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如何訓耶穆穆之證
非也
天始令民作酒
疏云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爲之今言天
降命蓋人爲亦天之所使也
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耳
新安陳氏曰天降命與天降威尚對亂說酒之初意本爲祭祀
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用以祀
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
酒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
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史氏漸曰吾切喜衛人
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
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
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爲禁防者傳爲

子孫法焉
肇敬
葉初王氏曰肇訓敏未可曉愚案釋言云肇敏也郭云肇牽車
牛蔡氏正据此而葉初妄識甚矣學不可不博
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都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
于酒
林氏曰康叔爲諸侯長故劼毖及侯甸男衛
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
太史內史在周官爲宗伯屬而六典八法八則則冢宰所建以
治百官而太史又建六典以爲王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
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太宰既以八柄詔王內史又居中貳
之以詔王治六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八法官屬
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也八則祭祀法則廢置祿
位賦貢禮俗刑賞田役也八柄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
曰廢曰誅也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
君賓友之地陳氏傅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
之內史是周之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爲友者也愚案此章冠之
以汝劼毖殷獻臣當如陳氏說
位三卿者
大國三卿也
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
圻詩作祈毛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釋文云封圻當
作畿古作圻圻畿同大司馬云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
大司徒云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
土之名物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

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乃經土地而井牧
其田野凡此皆農事既富而後教先王之政也
宏父事官司空也主鄉地居民
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義云諸侯三卿以上有
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宏大也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
國家之父
羣飲蓋亦當時之法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史記註云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故賜酺得會聚飲食
酒諸羣飲之執其類此歟

梓材

大家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
正義云卿大夫任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
夫所治亦是也還案定四年云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
錡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也
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
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資給之貲當作資以
貲資之也
漢律所謂疻也
疻說文云毆傷也諸氏切
此章文多未詳
新安胡氏曰蔡傳僅訓字而云多未詳信當缺之愚以意解之
云汝若常言及曰我國有官師為師三卿及正官之長及衆大
夫然必自曰我不可厲虐殺人亦以為人上者當率先恭敬勞
來故在下者無往而不恭敬勞來矣惟其有欽恤之心勞來之
意其用刑也故於往日為姦宄或殺人或歷人宥之故亦
於見其君事而有毀傷人者亦宥之往日紂在時也見厥君事
亦紂事也蓋商紂之時其民多有為惡者康叔於此不當追咎
於既往而與之更新可也
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
受封也非授受之受東齋陳氏曰康叔孟侯故稱之為監
敷菑廣去草棘也
敷廣也爾雅云田一歲曰菑郭璞云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
畎通水渠也
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
塗塈泥飾也
說文云塈仰塗也
茨蓋也
穀梁傳註云茨謂茅蓋屋也
梓良材
梓木名
雘采色之名
正義云雘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鄭玄引山海經云
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樸斲以喻制度
陳東齋云具粗曰樸致巧曰斲
肆今也
新安陳氏曰蔡氏訓肆為今未安愚案釋詁云肆故今也郭云
肆既為故又為今今亦為故故亦為今蔡氏正據此陳氏未考
耳
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蔡梓材有自古王若茲
監罔攸辟之語而編書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
茲監之語以為意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

文義之本不類也
新安陳氏曰已若茲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而實不同上文之監乎聲三監之監此之監去聲監觀之監已乎君其監觀于茲臣所祈於君惟曰欲自今至于萬年當爲天下王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已其人臣祈君永命忠愛無窮之心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下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五

後學東匯澤陳 師凱 撰
後學豫章朱 萬初 校正

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見左傳桓二年又宣三年云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塗作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史記索隱云杜預曰三塗山名大行轘轅崤澠也在陸渾縣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愚謂顧詹有河謂回視河水在後也粵詹雒伊毋遠天室史記正義謂粵者審慎之辭言審慎詹雒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爲天室也愚謂粵與越同及也及視雒伊二水之傍若天室之所在宜爲王者之都毋捨此而遠去也天室猶天府也

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故二十一日爲乙未

戊申三月五日也
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愚案二月小盡故三月得甲辰朔五日得戊申

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

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旁三門則四面通十二門也國中城内也九經直路九條也九緯横路九條也涂路也九軌言路之廣也軌車轍也乘車之轍六尺六寸兩旁加各七寸通八尺九軌之廣七十二尺也左祖宗廟在王宮之東也右社社稷壇在西也面朝者面猶鄉也布政之朝廷在王宮之前也後市市在後也市朝一夫市與朝各方百步也阿棟也高一丈長三丈謂之一雉王宮之門屋脊高五丈也隅者角上浮思也疏云浮思小樓也上刻畫雲氣蟲獸宮隅之制七雉者王宮之四角高七丈也城隅之制九雉者城角高九丈也環涂者遶城下路也七軌廣五丈六尺也野涂國外之路也五軌廣四丈也○又案周書作雒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湊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農業以六尺爲步算之則九里之城計方一千六百二十丈汲書云七百者古本字訛耳郟山即郟鄏之郟史記正義云郟山名鄏邑名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内也

郊

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

孔氏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疏云記及公羊皆曰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呂氏曰郊祭天社祭地惠棟上三說皆是也古者爲天地合祭之禮所以郊用二牛者一爲上帝之牛一爲配帝后稷之牛祭傳謂祭天地故用二牛此說誠誤社爲土神即祭地之禮朱子言之詳矣祭氏不用何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

見昭公十二年即周敬王十年

揣高低仞溝洫物土方

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也

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

邦伯諸侯之長也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夕當作多陽風當作日西景夕朝當作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穎川陽城地爲然馮氏子亮云土中之說蔡氏引王氏所論而今本多訛曰東景夕多風誤爲景朝多陽日西景朝多陰誤爲景夕多陰宜正之又案王氏據周礼而鄭註不明蓋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日景所以求地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日南云者是立表於晝日之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短於圭而其地多暑是偏於南矣日北者是立表於晝日之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長於圭而地多寒是偏於北矣表立於晝日之東則日至夕而表影方與圭齊是又偏於東而其地多風矣表立於晝日之西則日方朝而表影已與圭齊是又偏於西而其地多陰矣凡此皆非地之中也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蔡步占之說以爲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爲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千里當晝漏方半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

表其影適與土圭等定此爲地中也又案寰宇記云河南府登封縣測景臺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一丈周廻十六步周禮地中在此也縣北有陽城山

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

新安陳氏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虧哲不爲哲則爲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

洛誥

復如逆復之復

逆復出周禮已見龍作納言下

復命于王

葉氏曰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

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

古註云周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新安陳氏曰王莽篡漢孺子嬰爲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僭此以文其姦也

洛師猶言京師也

京大也師衆也

河朔黎水河北水交流之內也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黎陽漢縣今大名路濬州也地有黎陽津亦名白馬津

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

史氏漸曰澗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爲洛而王城殷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爲洛澗瀍自爲澗瀍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貫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吉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居定郊社宗廟是爲郟鄏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十有八里

下

違胞程之賊亦皆有孚顒若

發槐云夫祭有昇煙遷胞處程闇者愿下之道也煙者甲史之賊者也胞者內史之賊守也程者樂吏之賊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易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程子云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爲誠歆誠熟之時居上者正其表儀如始盥之初勿使神意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其管洛之百官使從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教詔之也

宗周之四輔漢三輔本諸此

朱子云四輔猶四隣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蔡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未嘗設四輔官時公旦任太師在三公列不聞爲四輔故止引漢三輔爲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爲郡輔如朱子四鄰之義耳

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

此言曰其自時中乂蔡召誥云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周公固嘗與召公言之此又舉以答成王也

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也鬯鬱金香草也

正義云以黑黍爲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徐鉉云稃米殼也晉孛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郭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詳此則一稃二米名曰秠蓋以字得統名秬鬯則不必其皆一稃二米也

六

卣中尊也

爾雅文也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云卣不大不小者爾雅疏云是在罍彝之間即周礼犧象壺著大山六尊是也罍者尊之大者也案礼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毛詩說金罍大一碩是也彝卣罍三者皆爲盛酒器也

着當作著

見明堂住

酒請人宿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聘義文

享有體薦

見左傳宣十六年

敬之至者其礼如祭

新安陳氏曰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敬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礼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

宿進爵也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

蔡氏於康誥篇首以三月哉生魄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則此十二月亦在七年也康誥篇首乃洛誥脫簡又召誥洛誥月日皆第七年中事今以漢志考之云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召誥言二月既望十六日庚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也三月甲辰朔惟丙午朏三月初三也越三日戊申初五日也越三日庚戌初七日也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也若翼日乙卯十二日也越三日丁巳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十五日也此接康誥三月哉生魄十六日己未也又召誥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洛誥予惟乙卯即召誥三月十二日也戊辰王在新邑十二月三十日也唐孔氏謂此歲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

七

烝祭之礼

冬曰烝

周尚赤故用騂

騂赤色毛也

宗廟礼太牢

合用牛一羊一豕一

此用特牛舉盛礼

文武各一牛故爲盈
逸史佚也
時太史名佚古字通作逸
太室淸廟中央室也
明堂中央曰太廟太室樂記註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周頌云
淸廟祀文王也疏云天德淸明文王能象天之淸明故謂其廟
爲淸廟然則淸廟者洛邑文王廟名以其制如明堂故亦有中
央太室此蔡氏所以訓太室爲淸廟中央室也
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歷七年自
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兩經七年新安陳氏以爲惟七年即攝
政之七年者非是
多士
弗弔未詳
大誥引不弔昊天與此同
旻天秋天也
爾雅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
肆故也
弋取也弋爲之弋
論語曰弋不射宿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
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與此固字同義盖能自種其德者天因
以加培之自傾其德者天因以覆滅之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聖
人豈容心哉惟天所命耳
降猶今法降等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
戮
如今云減死一等也
來自商奄
孟子註奄東方之國史記註云奄於檢反兗州曲阜縣奄里即
奄地東萊陳氏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
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
管蔡霍也
邑四井爲邑之邑
四井三十二家也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宅
爾邑也
興逸
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
田舍翁得此亦過矣
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毁壞高祖所居陰室爲玉燭殿牀
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袁顗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
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又經世
書高宗祖庚祖甲世次歷年皆與書合又周公言自殷王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
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西山眞氏曰祖甲爲太甲明矣蘇氏以享國多寡爲次得之新
安陳氏曰祖甲爲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三及字皆不足援以
爲辨太甲爲商賢君萬萬不可磨何苦極力援從來無人齒及
之帝甲以排太甲乎○愚案眞氏陳氏皆不取蔡氏說今且平
論之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爲次則高宗五十九年之後便當到
文王五十年何必逆取太甲以厠於其間此蘇氏之說非也陳

氏謂經世書三及字皆不足援其意然取蘇說以破蔡傳然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為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言生則逸罔或克壽耶既云不論世次則不可言自時厥後矣以兩自時厥後詳之則蔡傳所考不可破而孔氏蘇氏真氏陳氏諸說皆非是

昃日昳也

　昳徒結反

春秋貢於霸主

　左傳昭十三年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爭承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

唐有送使之制

　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君奭

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

　疑至臣扈湯時二臣名韓卷陳氏云湯至太戊百三十年必二人而名同也

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息齋余氏曰不言傅說即下文不言尚父之意愚案周公以君奭為經歷之舊臣而留之故歷數商周之老成是以武丁時不言傅說文武時不言太公傅說太公非若甘盤虢叔之舊也

陟升遐也

　如陟方乃死之陟

通徹三極而無閒

貫通天地人之理也

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尓

　卷阿召公所作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蓋衆人之所聞見喻大賢處高顯之地召公既言之矣今乃求去故周公云我則鳴鳥不聞也

震撼擊撞欲其鎮定

　言所以感人心之未服者

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才細

　言所以感人情之未和者

槃錯綦結欲其解紓音舒

　言所以感人事之未靖者

類閒污濁欲其茹納

　言所以感人言之未順者

患失乾沒者

　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沒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為小吏乾沒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乾音干

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

　詩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誅戮兵器斷壞之時也

超然肥遯

　肥遯乃遯卦上九爻辭也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飄然遠逝無所係滯之謂

蔡仲之命

此篇次序當在洛誥之前

　蓋以事在周公攝政七年之中不在留洛七年之內也

蘇氏曰郭虢也

當將發誆以貌爲鄒如韓爲何陳爲田之類

管霍國名
今河南鄭州管城縣古管國也左傳閔二年晉滅霍杜預云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今山西平陽路霍山也

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内圻内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
知非魯國之卿者以左傳定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周公未嘗居魯旣曰己卿士是圻内之卿士也孟仲二卿猶言上下二卿皆命於其君若周公以仲爲己卿士則是自命之卿也

蔡左傳在汝淮之間
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㝎案汝南上蔡今汝寧府上蔡縣也新蔡舊亦爲蔡州屬縣今廢下蔡宋爲壽州荷縣今廢在安豐路界内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
伊尹曰克敬曰有仁曰克誠此語深且詳矣此以惟德惟惡言之則所包者廣不如敬仁誠分别之切蔡氏所謂淺也蓋太甲敗度敗禮之餘仲則邁迹自身彼則以臣而告君此則以上而訓下故其深淺詳畧之不同如此

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
中者本所以狀性之德今經言率自中是循而由之之義故五以心之理訓之若論其未發則在中之中無所偏倚是爲天下之大本及其旣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無不及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多方

光武成功若建瓴然
建音蹇瓴音令漢書云居高屋上建瓴水註云建翻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而翻瓶水言易也西漢之末王莽簒逆公孫述據成都隗囂據天水光武以漢宗室起兵南陽破莽兵海内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更始殺王莽光武破隗囂擊殺公孫述天下復爲漢者二百年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
新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之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成王歸自奄此書曰成王來自奄乃奄之第三叛王滅其城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筭之則次年正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即二十一日也
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三月云

奄不知所在
觧在多士褒字記在曲阜縣奄中古奄國也

衛孔悝之鼎銘
見祭統孔悝衛莊公蒯聵時大夫也鄭注云周旣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悝音恢

時鎬已封秦
史記犬戎殺周幽王酈山下秦襄公以兵送平王遷都雒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豐之地

克堪者能勝之謂也
新安陳氏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爲己任之弘毅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

眞積力久之力而後可
神天之主
東齋陳氏曰可爲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
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
贊服
龍膺涉反漢書云羣臣庭位著贊中自服也
賓介之介
相副相助者
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
如大胥小胥冢胥宗伯宫伯宫正酒正之類胥有才智者也伯
與正皆長也
立政
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
天官有司裘有内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
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蔡氏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按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
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宫有大故則守王門無執射御之事又
有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準
人
吕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
别名歟官有别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
亦三代輔政大臣别名耳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
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
天下之本一也新安陳氏曰吕說得之宅事常任所職必廣凡
任事之大臣也宅牧常伯主牧養之大臣也宅準準人主平法
之大臣也又按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
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岳統十二牧周六卿倡九牧立政所
謂常伯宅牧必長牧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
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井牧者按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什伍其民者大
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
州爲鄉又小司徒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
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又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
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凡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
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井牧什伍之大綱也
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
新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爲長伯者愚案
康叔爲司寇是宅乃準者封於衛爲孟侯詩序言衛不能修方
伯連率之職是三宅爲長伯之證
趣馬掌馬之官
趣七口反周禮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攜僕攜持僕御之人
周官有太僕下大夫祭僕中士御僕下士隸僕下士大馭中大
夫戎僕中大夫齊僕下大夫道僕上士田僕上士馭夫中士車
僕中士
庶府若内府太府之屬也
周官有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
大都之伯小都之伯
畿内之都大都爲公之采邑小都爲卿之采邑
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

卜如太卜卜師龜人華人簭人占夢眡祲是也祝如太祝喪祝甸祝詛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神士是也匠如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工皆是也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

傳意謂庖人爲庖尹內饔爲饔尹而膳夫則兼二者而爲之伯也蓋庖饔各治其事而又統於膳夫也然此二句以下文比之必有脫字

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

太師及司樂爲鍾師磬師之伯此二節特舉例以解尹伯以是求之尹伯固不止於此二者矣

太史令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

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所書善惡以實錄所謂公天下後世之是非也諱先王名也惡忌日也先王死日及子卯不樂周官云小史詔王之忌諱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教司馬主政司空主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愚案康誥言圻父農父宏父三卿亦與此同可見此爲諸侯之官蓋大國三卿兼攝六事傳謂名通天子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

亳見史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

此據正義所引皇甫謐說也寰宇記考城縣有北亳城今睢州考城縣也蒙縣名今廢又云宋州穀熟縣亳城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宋州今歸德府也穀熟縣廢偃師縣屬河南府地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

湯冢己氏有伊尹冢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

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

案地志中國四夷皆有都尉治在徼夷謂之中部都尉東部都尉南部都尉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又有屬國都尉宜禾都尉騎都尉農都尉江關都尉匈奴都尉等數十處悉與奚徼盧丞三亳阪尹相似皆王官出治外地者

蘇國名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

地志云溫己姓蘇忿生所封左傳語見成公十一年溫今孟州溫縣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五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六上

後學東匯澤陳　師凱　譔

後學豫章朱　萬初　挍正

周官

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

周礼未嘗不言公孤之名但不載其專職耳如位次之高下未嘗不顯然可考也如云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九命為伯是與朝覲尊於此者而外朝之位三公在前三槐之下孤卿大夫在左公侯伯子男在右是惟三公可以面天子天子之所礼也孤則亞於三公故其位與諸侯之公相對六卿莫敢先也其六卿之職曰太宰卿一人大司徒卿一人餘皆然其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則卿亞於孤又可見矣但公孤之任坐而論道者也六卿之職作而行之者也周公六典專為治事而設故以公孤為鄭重而未及言之非周礼與周官二書逈絶也

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

師氏僅中大夫保氏乃下大夫豈有三公之尊而貲級如是之卑耶周礼註謂周召兼此官必無是理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猶後世國子先生之儒耳故列在司徒之屬

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

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註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

新安陳氏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未吻合處姑畧之可也○王莽時劉歆置周禮博士司空篇亡購千金不得以考工記充之○臨川俞庭春曰司空之篇為逸書漢人以考工記附益之相傳之久習以為然雖有鉅儒碩學不復致思研慮後世遂以考工之事為六官之一司空所掌曰衛譌誤併與其官屬蓋嘗細繹是書伏而讀之司空之篇實未嘗盡亡也六官之屬識有顛倒錯亂而未盡正者編次而辨正焉周官三百六十未聞有溢員也小宰曰其屬六十則六十之外皆羨矣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宜少不宜羨今天官之羨者三地官之羨者十有六春官之羨者九夏官之羨者九秋官之羨者五從其羨而求之冬官不皆亡矣又云詩之逸不可復考獨周禮司空有可得言者反覆之於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是正稿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一一摘其要者議之識有罪然當於人心者不害聞王大弓之得而鄆讙龜陰之歸也

庭直也

釋詁文

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

新安陳氏曰巡侯甸即六服而畧言之也六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五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為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畧外四服耳無不同也

周制無萬國大言之耳
周禮王畿千里外有九服每服五百里則每方五九四十五百合之爲九千里通王畿爲方萬里以開方法計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方萬里者爲方百里者萬矣以百里爲諸侯之國率之是九服之内可容萬國然周初會于牧野者八百諸侯王制所計亦止千七百七十三國故孔氏以此爲大言之非實數也然史官例以萬紀萬國言一統之廣其來久矣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
新安陳氏曰文王時太公已爲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爲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没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爲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爲司寇毛公爲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
古者王佐之才上有以參天地之常道下有以修國家之常典惟其論道則講明精至必能推天而達之人而天下之常經不紊矣惟其燮理陰陽則調和消務必能存心以事天而天地之常道不變矣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道謂太極之理也元亨利貞萬古周流而不息故曰恒而不變者也其不變者此理而已若論陰陽一氣者燮理之不至則有常者不能不爲之變日月之薄食星緯之錯行山川之崩竭年穀之凶荒札瘥之夭折皆陰陽之變耳如朝廷之上三公得人則必講論精密内有以修其身上有以啓其君經綸有要燮調有道在造化則使三光全而四時和在國家則使三綱正而九法叙而後無愧三公之職焉然豈可以易言哉故曰惟其人而已

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
天地之化雖曰無迹如四時之行六氣之運皆造化之妙用不言而示人者也範模也圍匡郭也聖人範圍天地之化其參贊之樞功能使造化囿於聖人精神心術之中如物之得其模範匡郭而不違也張而大之如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育也敬而明之如欽若昊天以授人時在璣衡以齊七政是也

天官卿治官之長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皆攝役歸于一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燮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皆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摠至簡也所謂劑者非人人而損益之也大與之爲大小與之爲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損益無餘蘊矣

馴擾兆民
呂氏曰擾者馴者而熟之猶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新安胡氏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
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陳氏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之意蓋禁民使不爲惡而非以虐
民也

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
以考工記當之也

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曰周官司徒掌邦教數五典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者也世傳周禮闕冬官逸考其書而質其事則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顛倒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耳○俞庭椿曰司空古官也舜以水土命禹而共工則咎繇然則司空之官實重而百工之事無與焉周官曰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大宰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王制尤詳焉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至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凡此皆者見於經而粲然可指者也後人徒以司徒之爲地官土地之事地官之類也故司空之屬皆汨乎其中蓋自大司徒之職已皆譌誤太宰皆司空事也土地之圖土會之法土宜之法土均之法土圭之法大司爲九畿之籍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乃均土地乃經土地等者天官以九職任萬民皆司空事也百工特司空九職之一耳

五

冢宰掌天子統百官乃併數之爲六者綱在綱中也

呂氏云冢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綱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

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

康節曰乾坤縱而六子橫蓋先天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乾坤爲六卦之父母比於六卿之冢宰六卦爲乾坤之男女比於五官也

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

六年一朝與周礼不合十二年一巡狩與周礼大行人合

考制度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

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一年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按此則制度已預飭於前至巡狩特考之若曰言語諭與辭命協與書名諭與聲音雅與瑞節達與度量同與牢礼成與數器同與法則脩與凡此者或否與

諸侯各朝于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

孟子趙氏註曰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宣王欲毀之漢時遺址尚在郊祀志云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是也

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

林氏曰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

未

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

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呂氏曰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礼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與衞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親會通以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林氏曰此皆斟酌舜事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衞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衞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鄭子產鑄刑書

見左傳昭公六年

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律令而已

鄭夾漈通志略云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李悝撰諸國法著法

經六篇蕭何定律益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世有增損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

君陳

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

王城方九里謂之王國國外曰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之地也然則頑民亦在六鄉之數矣

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

九

有二馨者也

物之精華固無二體者精華不離於物也形質指犧牲粢盛也止置於此而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羶薌達於彼者也上者有方言物在俎豆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陽達於墻屋所達無界限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言至治之格天亦如氣臭之達於上下也聖賢以德爲政故至治不離於德假黍稷以爲馨非黍稷之氣可以感神明也蓋有明德本於內至治成於外上帝監此馨香之德已久矣今以黍稷之馨感于神明雖有黍稷之氣皆在於明德之馨也明德之馨至治之馨與黍稷之氣合而爲一故曰非有二馨者也至治之有明德猶黍稷之有氣臭至治之馨在明德黍稷之馨在氣臭皆精華之可以上達者也然氣臭與黍稷非有二體明德與至治亦非有二體黍稷之馨至治之馨尤不可離而二之也爲人上者不恃其黍稷之有氣臭而恃其至治之有明德則精華達於上至治成於下神明尚可感何有頑民而不可化哉

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愚按多士篇商民自言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此意蓋恕周人之不用己也成王言予一人惟聽用德今命君陳曰簡厥修進厥良者成王欲踐舊日之言所以簡拔有德而置之在庭百僚也

顧命

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八

正義云百官冢宰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此言召公本居太保之位又兼領太宰之職也

司徒第二芮伯爲之

芮姬姓之國今同州朝邑縣芮鄉古芮國也時芮伯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司徒

宗伯第三彤伯爲之

王肅云彤姒姓之國時彤伯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宗伯

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畢公名高文王之庶子也武王封之于畢在今奉元路咸陽縣時畢公以成王之叔父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爲太師又兼領大司馬之職也此後康王又命保釐東郊亦所以繼周公也而康王稱之曰父師則在太師之位無疑矣

司寇第五衛侯爲之

左傳定四年云康叔爲司寇而此書列在第五與周禮敎官司寇第五同次故因可推此六人爲六卿也詳見康誥

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毛公名鄭亦文王之庶子時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傅兼領大司空司空爲古官之長在諸侯惟有司徒司馬司空立政亦云然王朝既以冢宰爲第一而太保領之則是六卿之冢宰猶王卿之司徒也餘司馬司空故亦以三公領之畢公既繼周公爲太師則此毛公當任太傅矣正義云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故知此三人是三公也此六卿次第參得皆據孔傳成文又案周公佐太師時爲冢宰周公既沒召公亢先當居冢宰而太保則如故畢公以太師領司馬盖太公望嘗以太師領司馬故畢公居此位不爲畢兼分掌東伯則與召公實相並云

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盖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

西山眞氏甲記云左氏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朱子云這幾句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喚得都一般必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其傳猶未泯如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語理甚精眞氏云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於外者言又烝民之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朱子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法盖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以至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皆是也

孔子所謂知幾

下繫云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子思所謂謹獨

中庸章句云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於此尤加謹焉

周子所謂幾善惡

通書云幾善惡朱子云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盖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慾亦已萌乎其間矣語錄云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說豫字又云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

綴衣幄帳也

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帟

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

正義云王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將欲爲死備也庭路寢之庭也

喪大記云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墉下

縣樂縣也鍾磬之在簨簴者天子宮縣諸侯軒縣非謂幄帳也

墉音容記一作牖

於其明日王崩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成王十三即位壽五十也

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

唐穆宗中尉梁守謙王守澄所立也敬宗爲蘇佐明所弑王守

澄復迎立文宗文宗以敬宗子成美為太子宦者以為立不由
已廢之而立穎王瀍是為武宗武宗疾篤子幼宦官立策禁中
立憲宗子怡是為宣宗宣宗崩宦者立鄆王溫是為懿宗懿宗
崩宦官立其少子儼是為僖宗僖宗有疾宦者立壽王傑為太
弟是為昭宗昭宗遇弑朱全忠立幼子祚為哀帝而唐遂滅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

時分天下為左右以三公領之曰二伯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
公左召公右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故召
公為西伯周公卒畢公繼為東伯也

狄人設階蓋從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

据禮記狄人設階蓋設掃升屋號復之事也此設黼扆綴衣是
典設張之事也

設黼扆帳帷如成王生存之日

正義云經於四座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
於前又施帳帷於上愚謂四座雖當皆設帷帳惟黼扆當止設
户牖間一處餘三座不當設也

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坐

此据古註而古註則据周禮司几筵云大朝覲設黼依加次席
黼純左右玉几故知此亦然也

天子之席三重

周禮文也正義云此四座皆言數重但舉其上席而言知其下
更有席也牖間之坐即周禮扆前之座莞席之下二重其次是
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其餘三座礼無其事可推其為三
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

篾席挑竹枝席也

此据古註也竹枝字當乙周礼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黼純註
云次席挑枝席有次列成文者爾雅云挑枝四寸有節疏云竹
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挑枝戴凱之竹譜云挑枝堪為簟文竹記
云挑枝竹皮滑可為席南越志云出南海縣緣海而生

黼白黑雜繒

雜言白黑二色相雜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

純緣也

純之尹反緣于絹反

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司几筵文也吉事祭禮凶事喪禮也變更也

旦夕聽事之坐

亦据古註正義云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
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

底席蒲席也

正義引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

綴雜彩

正義云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色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

文貝有文之貝

正義云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蚔黃
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餘蚔以
白為質黃為文名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

養國老饗群臣之坐

正義云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礼同
故知之

豐席筍席也

筍字必誤下文西夾南嚮自有筍席此不應又訓豐席為筍席
也据古註訓豐席為莞此筍席亦當為莞席傳寫誤也正義云

釋草云莞苻蘺詩云下莞上簟莞周禮音官爾雅疏云本草白
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斯干鄭箋云莞小蒲也莞蒲一草之名
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蒲有大小之異為席有精有麤故得
為兩種席也爾雅疏又云鼠莞纖細似龍須可以為席

親屬私燕之坐

正義云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是隱映之處私屬輕於燕饗故
夾室為親屬私燕之坐也

筍席竹席也

古註云筍蒻竹正義云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
筍是筍為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

牖戶之間謂之扆

爾雅釋宮文也郭璞云窻東戶西也

天子負扆朝諸侯

書十

如上文牖戶之間是以地言此又云負扆皆是以器言也正義
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為扆故先儒
相傳黼扆在戶牖之間愚謂据爾雅則扆自是戶牖閒地名以
屏置其地因亦名屏為扆以所畫之色言則曰黼扆以所畫之
形言則曰斧扆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扆以天子之位而
言則曰當扆而立

赤刀赤削也

考工記云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註云今之書刀也
正義云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
刀赤為飾周正色也

文武之訓亦曰大訓

以前成王顧命言嗣守文武大訓

琬琰圭名

見考工記琬圭琰圭皆長九寸東齋陳氏云琰有鋒芒琬無鋒
芒

夷常也

大玉常玉皆玉璞未琢故不以禮器名之

球鳴球也

益稷傳云鳴球玉磬名也正義云玉色如天故曰天球

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
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

謂馬負圖必有文在其背不應別有一物想如今之點數具於
馬背毛色耳時必著之竹帛謂之河圖也一六位北北方者水
之數一生水六成水也二七位南南方者火之數二生火七成
火也三八位東東方者木數三生木八成木也四九位西西方
者金數四生金九成金也五十居中中央者土之數五生土十
成土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劉歆皆言
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之位其據圖則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其圓圖位次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
巽西南艮西北所謂四象者老陽金象居一含九少陰木象居
二含八少陽火象居三含七老陰水象居四含六然以此象數
考之河圖則火金易位不為脗合故劉牧以洛書九宮四十五
數為河圖而以此河圖五十五數為洛書蔡西山朱夫子皆不
之從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其詳說具啓蒙矣自來先儒傳說
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神禹則洛書而敘九疇夫子於大傳獨
載五十有五之數而不及四十有五之數則足證五十五者果
河圖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子曰此一
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
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一與
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
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
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而已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
屬乎天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積五奇而爲二十五
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也
虛五與十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
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
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大傳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十有九朱子云大衍之數五十者皆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
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數家之說多不合此

廿五葉

說如分豁又云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
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五十之所以
爲五十也

大貝如車渠
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
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
車罔故比之也

王之五輅 佛路 周礼
見春官巾車之職玉路金路象路謂以玉以金以象飾諸末葷
路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輓莫干反

成王殯在西序
禮記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弁士服冕大夫服

正義云垂旒爲冕無旒爲弁弁冕廣皆八寸長尺六寸前圓
後方揚信齋云冕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俛而名曰
冕弁制無旒又前後平故名弁用布升數取冠倍之義朝服十
五升冕用三十升

雀弁赤色弁也黍弁以文鹿子皮爲之
正義云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
十升布爲之通謂文鹿子皮者其皮有文如今鹿皮赤質白文
者也既以鹿皮爲弁其制必不用㪅安國亦以雀弁爲韋弁蓋
以周礼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也

堂廉曰圯
正義云廉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惠三隅矛劉鉞屬戣瞿皆戟屬
正義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孑戟劉蓋今鑱斧鉞

廿六

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
數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

周書曰一人冕執鈗
說文所引書皆古文之舊故從之然其餘所引不同者尚多有
之

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
古語坐不垂堂以切近階也

側堦北陛之階上也
正義云堂北惟一階側猶特也

右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
吕氏云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

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又句周廬陛楯
衛宏漢官舊儀云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郎中令秩皆比二

千石左車將右車將左戶將右戶將皆比千石屬光祿勲與大夫諫議大夫同列皆侍宿衛其中班固西都賦云陛戟百重周廬千列李善引漢書云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史記云周廬設卒甚謹張晏曰直宿曰廬

推埋罵悍之徒

前漢趙敬肅王傳云推埋攻剽師古曰推殺而埋之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絣[illegible]布之麻

朱子云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愚案麻冕用三十升布上染玄下染纁以衣其版

康王吉服

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正義云王麻冕者盖衮冕也周禮序先王則衮冕文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衮者以裳之章色黼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錫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

十七

蟻玄色

正義云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如蟻

太宗宗伯也

時彤伯爲之又稱上宗即周禮大宗伯之職

彤纁也

祭服皆玄衣纁裳

太保受遺

受成王臨崩前一日之遺命

太史奉冊

成王顧命之言先已書之於冊於此奉之以進康王

太宗相禮

宗伯掌邦禮

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

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

考工記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奉符寶以傳嗣君

符指瑁寶指介圭

受同以祭宿進爵也

祭祭成王也進爵以爵進成王神座之前也

咤奠爵也

新安陳氏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爲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爲至齒不飲與嚌同義初疑咤字從口竟蘇說爲是及考字書方知咤與吒同叱怒也禮記無咤食亦怨也詫與咤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詫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

十八

酢報祭也

新安胡氏曰報祭者亞祼之類即今之亞獻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六上

康王之誥

一曰臯門
在外第一門建臯鼓詢事斷訟朝士掌之
二曰雉門作庫門作雉門
自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府藏之所
三曰庫門作雉門作
自外入內第三門也畫雉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旁有兩觀後
有明堂
四曰應門
自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
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
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
昔於
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作內朝 作外朝
路門之外即應門之內實外朝所在也又謂之治朝經言王出
蓋出路門也內朝在路門裏傳文不得言應門內有內朝也傳
寫誤耳
自陝以東
陝於周時在虢國封內今河南府路陝州也
羑里
在相州今彰德路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
新陟後世謂之大行
好惡在理不在我
程子所謂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又言顏子之怒在物
不在己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
後世墮先生之業忘祖父之讐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
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
蔡氏此言蓋有感而垂戒周幽王爲申侯犬戎所殺晉文侯迎
立平王於申遷於東都西周故宮鞠爲禾黍而平王以申侯立
己爲有德而忘其弑父之讐當誅反其錫命文侯則曰其歸視爾
師寧爾邦未遑能遠慮卑小民則其口不言兵可見矣蔡氏固
有感於此其意又在於建炎紹興之事也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
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子猛在喪春秋書曰劉子單
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冬十月王子猛
卒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
廿二
而冠
見曾子問疏云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
朱子語錄潘子善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爲禮之
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
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
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
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
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辨中丈執竝肆順可棕賛
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
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礼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
矣○朱子又云康王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礼爲非孔子取之又
不知如何設使制礼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畢命

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鄭玄云有冊霍侯之事皆妄作也愚案妄作者但記聞畢命篇首數句有自宗周至于豐之文謂康王在豐命畢公彼其書曰畢命豐刑非畢命篇又別有豐刑篇也

成周下都也
在瀍水之東處商民之地

十二年曰紀
既歷三紀三十六年也成王即位七年而周公始留治洛治之七年而周公薨成王命君陳繼周公之後成王在位凡三十七年則在成王時君陳治洛凡二十三年在康王時又治十二年而後命畢公則通周公君陳治東郊以來至此時四十二年矣言三紀者舉大數也

畢公輔導四世
四世文武成康也以年逆計之康王此時已在位十二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武王十三年伐紂克商後七年而崩通二十年則畢公自武王即位以來已歷六十九年矣又加之以在文王之時已為大臣則此時必九十餘歲可謂國之元老矣

君牙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
昭王名瑕穆王名滿

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事我
成康之時為伯為司徒此云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又曰由先正舊典時式則君牙之祖父必嘗為周司徒矣然則君牙或為伯之子孫歟不然下文何故曰追配于前人後世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亦如此類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
即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之意

司徒兼教養之職
即既富之而後教之之意小民怨咨而自傷其生之艱難則救死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冏命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
史記云蜚廉之後有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繆音穆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對楚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呂刑

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為甫歟
顏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孔穎達云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云不與我戍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荊與楚殷與商

蚩尤始開暴亂之端
古註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史記註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瓚

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云此紀云諸侯相侵
伐蚩尤最為暴則蚩尤非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
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

苗民承蚩尤之暴

正義云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

此承上文言帝舜之事知乃命為帝舜之命又据楚語先復育
重黎之説遂依古註訓重即羲黎即和也史記索隱曰据左氏
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

按國語曰少皡氏之衰九黎亂德

見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
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
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於是乎有
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
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及
少皡之衰也九黎亂德(九黎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
人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
(夫人人也)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氣受命之氣)顓頊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以會群神使各有分序不相亂也)
則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正當為北正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
(民土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
之德(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堯復
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
(天地之官羲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
也

火正黎

新安陳氏曰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
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祕註揚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
北正對南正為是愚案月令孟夏其神祝融鄭註云祝融顓頊
氏之子曰黎為火官陳說是也

禹平水土以定民居

愚案主名山川者即爾雅所謂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
是也

命皐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
德也

新安陳氏曰鰥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蓋可知表記引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為
舜明矣夫舜不輕於刑用也先命重黎絕地天之通瀆之亂次命
伯夷降天地人之權又命禹除民害殺與民利夫然後始命皐
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則民以祗德勸德刑之本必主
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
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于
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
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
即所以為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世非法家

賜震之孫宴見寃傷蓋吝之也註云吝恥也

格至也

正義云格訓至至命不知何命新安胡氏曰下文有敬逆天命
此則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

戒聞者心也而用豈可以或戒也哉

言欲其無時而不戒也苟或戒而或不戒則不勤而刑不當矣
及逮也
逮連捕也蘇氏曰罪非己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
周官以兩造聽民訟
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
呂氏云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周禮所謂色聽
小司寇以五声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
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
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
則眊然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
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
正義云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
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
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先刻其額爲瘡以
墨塞瘡孔令變色也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
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椓去其陰事亦同
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
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
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
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
辟周禮注云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
足也周改臏作刖周禮音義云涅乃結反

百鍰六百兩也倍二百鍰一千二百兩也倍差五百鍰三千兩
也六百鍰三千六百兩也千鍰六千兩也正義云古人贖罪皆
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
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
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注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
畧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
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其道義而
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畧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此
二千五百罪之目畧也輕罪比舊爲多者墨劓舊五百今一千
各多五百也重罪比舊爲減者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減二百
大辟減三百也
讞㧞
讞逆結反說文云議罪也
此章文有未詳者姑闕之
愚以意詳之云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者謂治民之道惟
在於聽其兩辭而得刑之中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不可
以私而亂獄而圖利其家於兩爭之人也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者謂鬻文得貨非所爲寶不過自積其枉法之罪狀也報以庶
尤者言罪大貫盈則天必降之百殃也永畏惟罰者言深長思
之所可畏者惟刑罰之事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言非天不
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殃禍惟天所命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
令政在于天下者謂獄貨之人天若不極罰之則庶民不得蒙
令善之政于天下也此章盖言有忠厚之德而後可以聽訟舞
文弄法刻剝以取貨者亦必自受其禍也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

自穆王之後歷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胡無道國人畔之王出奔晉之彘二相共和十四年而王崩於彘宣王靜立周室中興崩子幽王宮涅立嬖褒姒爲犬戎所殺汲冢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來至此凡二百五十七年吳氏棐曰武至幽凡十二世王室三亂穆之遠遊厲之監謗幽之褒姒周室之微其所由來者遠矣宗周豐鎬之基以至岐邠之地上自后稷下逮文武千有餘年興王之業平王一旦捐之以畀秦自是以後關西之封駸駸爲東國患不可復制君子固不待王赧之稽首而後知繼周之爲秦也○夏氏曰古今詞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廢柰何至隱之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

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

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按周禮有鬱人有鬯人鬱鬱金香草也鬯黑黍之酒名曰秬鬯取和鬯之義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詳此則秬酒本名秬鬯加鬱金煮之則名曰鬱鬯蔡氏於洛誥直訓鬯爲鬱金香草蓋亦因和鬯得名也鬱人注云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疏云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又按本草云鬱金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生大秦國四月五月採花狀如紅藍花郎是香十二葉爲貫捋以煑之用爲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

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

左傳閔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戴公卒文公立文公徙居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子勾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越及吳平伍員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二十二年越伐吳棲吳王於姑蘇之山自殺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賜勾踐胙命爲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申侯實啓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

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抱酬恩之
舉則其絶滅天理而得罪於民又益甚矣又云申今鄧州信陽
軍之境也甫許皆姜姓許今潁昌府許昌縣也甫即呂刑之呂

其地未詳

費誓

費地名

愚按伯禽建國今兗州曲阜縣也費今沂州費縣也寰宇記沂
在兗州之東三百八十五里費在沂之西北九十五里曲阜在
兗州之東三十里是自曲阜至費邑約二百六十餘里也春秋
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郎後爲魯季氏之邑
僖元年傳曰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論語使閔子騫爲費宰
是也然則伯禽時費決非魯地況魯爲方伯費在屬國之中耳
孔安國謂費爲魯東郊之地頗達附會且言未出魯境皆非也
伯禽之誓乎費如湯之誓乎亳武王於牧皆臨敵境
而後誓所以申令吾將士其時徐戎必寇費故伯禽征之耳

淮夷徐戎並起爲寇

徐州名魯亦在徐州境內淮夷蓋自古有之禹貢於徐州有淮
夷蠙魚之貢徐戎亦其類也雖居中國自爲戎夷之俗歷代帝
王亦以戎夷待之如後世之羈縻州縣也伯禽分封於魯實與
爲鄰故此戎乘魯之新造稍挺而動遂連商邑近結奄民周公
故嘗征之成王故寧毀之不知與此事先後如何耳誓辭首以
淮夷徐戎並稱甲戌則惟征徐戎則此誓專爲征徐戎而作也
然蠢茲戎夷爲亂必非一次周公既沒又復爲亂禮記曾子問
篇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
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有
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則在成王之十四年也蔡氏於此引

呂氏之說則謂伯禽初封之時而洛誥傳又謂費誓在周公東
征之時則伯禽就國已十年矣終不可指其的年月也

敹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

古注甲鎧冑兜鍪正義云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
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
爲之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絶當使敹理穿治之

敿猶當有紛繫持之

楯即干扞敵之物紛即紛帨之紛讀如旌周禮注紛如綬有文
而狹孔穎達云繫紛於楯以爲飾蔡氏謂繫而持之也

擭機檻也

正義云擭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其上防其躍而出也
穽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則必不能出上不設機也穽以穿
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

馬牛風逸

正義云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
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逸因牝牡相逐至於放逸遠去
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
魯三郊三遂也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王制注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
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愚按王國百里之
郊六鄉在焉二百里爲州六遂在焉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
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
此一鄉之民數也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百家爲酇五百家
爲鄙二千五百家爲縣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此一遂之民數也
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

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比一軍之人數也凡起軍無過家一人王國六軍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軍大國三軍三鄉出正軍三遂出副軍次國二軍二鄉正二遂副小國一軍一鄉正一遂副凡六遂之職皆降六鄉一等副亞於正也凡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皆下士在鄉為比長亦下士也在遂為鄰長兩司馬五百人皆中士在鄉為閭胥亦中士也在遂為里宰下士也卒長百二十五人皆上士在鄉為族師亦上士也在遂為酇長中士也旅帥二十五人皆下大夫在鄉為黨正亦下大夫也在遂為鄙師上士也師帥五人皆中大夫在鄉為州長亦中大夫也在遂為縣正下大夫也軍將一人皆命卿在鄉為鄉大夫亦卿也在遂為遂大夫中大夫也此鄉遂軍制之大數也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秦誓

僖公三十年九月晉文公秦穆公圍鄭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文公使燭之武見秦君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師亦去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百里奚之子孟明視蹇叔之子西乞術及白乙丙使出師伐鄭過周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杞子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天奉我也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何施之為遂興姜戎晉襄公墨衰絰三十三年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秦三師以歸文嬴請三師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秦伯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復使孟明為政文二年秦師復伐晉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猶用孟明增修國政冬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試甚木既扶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

秦師出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注云旅力衆力也張氏曰衆力如日力百力手足之力既愆已皆不能及人也蓋言番番然老貌者其衆力雖不能及人前日譏以中壽識之今日思之其良士也蹇叔得不怨我庶幾尚為我有乎

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謂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此蓋言仡仡然勇敢之夫善射善御而不違於法者雖有超踴升車之力然輕而無禮不如旅力既愆者之善謀也自今以往自悔自艾庶幾我不以此為欲乎

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

此蓋深悔為杞子之言所惑而失不用蹇叔之言也故杞子奔齊而不敢復此三節雖皆悔過之辭然曰我尚有之我尚不欲尚之辭緩辭也非決辭也故卒用孟明而不見終誹於蹇叔彭衙再敗而猶未已焉是蓋知悔而不知改者也

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蹇叔後一

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唐書云玄齡當國夙夜強勤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聞人善若已有之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玄宗將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或斥已即建言請委尚書省試問御史監總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林甫居相位十九年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無敢正言者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國家強富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帝然之因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卒蕩覆天下帝之幸蜀也裴士淹以辯得幸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為將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

書序

小序雖出孔壁然非孔子所作蔡氏固不取之猶存於卷末者以其具百篇之目故爾隸古本文自堯典第一至秦誓五十八中間禹貢湯誓泰誓不復更端今虞夏商周各有第一者後人所次爾今因小序次第其目庶可一覽而見百篇之舊因以知存亡之相半云

虞書

堯典第一	舜典第二	
九共一第四亡	九共二第五亡	九共三第六亡
九共四第七亡	九共五第八亡	九共六第九亡
九共七第十亡	九共八第十一亡	九共九第十二亡
稾飫第十三亡	大禹謨第十四	皐陶謨第十五
益稷第十六		

夏書

禹貢第十七	甘誓第十八	五子之歌第十九
胤征第二十		

商書

帝告第二十一亡	釐沃第二十二亡	湯征第二十三亡
汝鳩第二十四亡	汝方第二十五亡	湯誓第二十六
夏社第二十七亡	疑至第二十八亡	臣扈第二十九亡
典寶第三十亡	仲虺之誥第三十一	湯誥第三十二
明居第三十三亡	伊訓第三十四	肆命第三十五亡
徂后第三十六亡	太甲上第三十七	太甲中第三十八
太甲下第三十九	咸有一德第四十	沃丁第四十一亡
咸乂一第四十二亡	咸乂二第四十三亡	咸乂三第四十四亡
咸乂四第四十五亡	伊陟第四十六亡	原命第四十七亡

仲丁第四十八亡　河亶甲第四十九亡　祖乙第五十亡
盤庚上第五十一　盤庚中第五十二　盤庚下第五十三
説命上第五十四　説命中第五十五　説命下第五十六
高宗肜日第五十七　高宗之訓第五十八亡　西伯戡黎第五十九
微子之誥第六十

周書

泰誓上第六十一　泰誓中第六十二　泰誓下第六十三
牧誓第六十四　武成第六十五　洪範第六十六
分器第六十七亡　旅獒第六十八　旅巢命第六十九亡
金縢第七十　大誥第七十一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歸禾第七十三亡　嘉禾第七十四亡　康誥第七十五
酒誥第七十六　梓材第七十七　召誥第七十八
洛誥第七十九　多士第八十　無逸第八十一
君奭第八十二　蔡仲之命第八十三　成王政第八十四亡
將蒲姑第八十五亡　多方第八十六　立政第八十七
周官第八十八　賄肅慎之命第八十九亡
亳姑第九十亡　君陳第九十一　顧命第九十二
康王之誥第九十三　畢命第九十四　君牙第九十五
冏命第九十六　呂刑第九十七　文侯之命第九十八
費誓第九十九　秦誓第一百

右百篇　存五十八篇　亡四十二篇
虞書十六篇　亡十一篇　今存五篇
夏書四篇　今皆存
商書四十篇　亡二十三篇　今存十七篇
周書四十篇　亡八篇　今存三十二篇

陑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

正義云桀都安邑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湯放之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明矣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今安邑見有鳴條陌上黨壺關今潞州壺關也河東安邑今解州安邑也古安邑城在今解州夏縣寰宇記雷首山一名陑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此下序中地名見前經文内者兹不重注

帝告

新安陳氏云帝告即帝嚳也

三朡國名今定陶也

今曹州定陶縣也有三朡亭

大坰地名

正義云未知所在當在定陶向亳之路

桐湯葬地也

史記正義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又云尸鄉在偃師西南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寰宇記云蒲州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三里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寶其陵下先有石誓以銅為鏁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為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其物多是鐘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懼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泄為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其銘銘曰吾死後二千年餘困於恩由是執事者不復深加其罪劉向云湯無葬地蓋不肄其處也意者此事不經但其地則著見耳

囂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

正義云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或云河南敖倉相即

相州今彰德路也河亶甲所居故殷城實在今滑州內黃縣內黃元屬相州改隸魏州今又改隸滑州也史記索隱河東皮氏有耿鄉蒙字記云蒲州龍門縣古皮氏縣也縣南十里故耿城殷王祖乙所都

傳巖

在虞虢之間今名聖人窟

武王觀兵

觀猶示也古亂反

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

輜車又名輦人輓以行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二版二築十五人輓之

司馬法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

李衛公兵法云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者以二十五人為一甲一乘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也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即輕車也前拒一隊一隊二十五人左右角二隊二隊五十人守車一隊即輜車也二十五人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即一乘所謂一乘也又云諸家兵法唯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

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

顧顧前後序也武成序言武王伐殷此序言勝殷殺受分器序言武王既勝殷是三序自相顧為文也

宗廟彝尊也

彝謂尊也上有虎蜼之狀取其孝也分與諸侯如錫秬鬯二卣之類

史記作薄姑

正義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今按博昌改為博興舊屬青州今改為博興州為山東益都路支郡

肅慎

後漢東夷傳挹婁古肅慎之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所極五代四夷附錄云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

榮伯

史正義云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士

畢

即畢原之地在奉元路咸陽縣文王武王周公墓皆在

曲阜

今兖州曲阜縣其地古炎帝之墟有大庭氏之庫其阜委曲長七八里故名古魯城凡十二門上東門鹿門稷門萊門石門子駒門餘失不詳

崤

正義云在弘農澠池今河南路陝州澠池縣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六下終

至正乙酉歲四月

余氏勤有堂印行